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八冊目次

皇明大事記五十卷(原缺卷四十三卷四十五卷四十八)(一)

〔明〕朱國禎輯
明刻本

.....
一

皇明大事記五十卷（原缺卷四十三卷
四十五卷四十八）（一）

〔明〕朱國禎輯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大事記目錄

第一卷

淮右起義

江南定鼎

第二卷

韓林兒

附劉福通

命君正

田豐

劉忠

毛貴

白不信

吳天保

平陳友諒

第三卷

平張士誠

平方國真

第四卷

平中原西北

平福建兩廣

平夏

第五卷

平雲南

附諸夷

諸甸

條劉太僕演論

張純銅漏銘

王奎自銘并撰尊宜可銘

生靈黎黎王祠堂碑

碧本五接縣王廟碑

張統撰弔國使王翰林文

雲南水路

李元陽黑水辨

董難百漢考

孔明

傅公父子

標僧

紀水

第六卷

祀典

皇陵太廟

第七卷

樂章

第八卷

學校

追祀

諸功臣廟

旗幟廟	城隍廟	忠臣廟	馬神	五祀之神	外郡各廟	無祀鬼神	第九卷	祀事	封建	高皇帝御製及纂輯諸書	第十卷	封賞	選舉	第十一卷	朝鮮	第十二卷	平西南諸蠻	第十三卷	諸夷朝貢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兵	開設貴州	第十五卷	安南叛服	第十六卷	北征	平高麗	喜峰口外破虜	第十七卷	撫勦叛氓	附 盧陵縣 大宰桂林 鍾均道 陳未定 唐紫兒 章微曉 松江縣 鍾家壩 浙江家壩 豐山縣 陳才 新陰縣 南溪諸縣 銘成言 三縣 蕭茂卿 顏復 裕 游僧 復設廣安州千戶 朱南勝 夏九旭 曾法良	平閩寇	平浙寇	蜀寇叛服
----	------	------	------	------	----	-----	--------	------	------	--	-----	-----	------

第十八卷

雲南府府沿革 附車里 孟獲 八百大甸

突 南甸 芒市 鎮康 潯甸 大候

達 干達 老撾 孟艮 景東 沅江

江 蠻莫 孟連 茶山 里麻 保山

人 貢道上路 下路

平麓川

平緬甸

第十九卷

北狩

復辟

曹石伏誅

第二十卷

安撫流民

改斷藤峽

石城土達

平都蠻

第二十一卷

注直事

開設糧窖

蔣琮驛獵

平昔安賊

平清平苗

第二十二卷

召對

第二十三卷

平蜀寇

平江西賊

平三省剿寇

平彬桂賊

第二十四卷

平安化

平寧藩

宗人構逆

第二十五卷

平河北寇

劉瑾之變

第二十六卷

江彬亂政

錢寧

第二十七卷

大禮

第二十八卷

更定郊祀

顯陵合葬

第二十九卷

世宗召對

第三十卷

甘肅兵變

大同兵變

大同再變

遼東兵變

南京兵變

榆林兵亂

井陘兵亂

太原兵變

定海兵亂

蘇州打行

第三十一卷

平田州蠻

龍州

憑祥

平潮貴苗

第三十二卷

李福達之獄

張容

陳沈 附李鑑 張福

張廷齡之獄

夏言之獄

王聯

第三十三卷

俺答入寇

追殺仇鸞

郭勛繫死

第三十四卷

外城

薊鎮邊防

第三十五卷

宣大邊防

陝西四鎮

邊儲	第三十六卷	嚴嵩	陸炳	第三十七卷	青州礦賊	馬祖師	閩廣賊	韋銀豹	黃中	吳平	魯一本	葉丹樓	礦賊	第三十八卷	閩臣	第三十九卷	神宗	第四十卷	國本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十一卷	平府江	杭州兵變	國表	二素	豐溪	建昌	肅乃	第四十二卷	寧夏之變	平播州	連義建陷	第四十三卷	第四十四卷	楚事	礦稅	第四十五卷	第四十六卷
-------	-----	------	----	----	----	----	----	-------	------	-----	------	-------	-------	----	----	-------	-------

紅丸

第四十七卷

移宮

第四十八卷

廟制

第四十九卷

謚尊

第五十卷

謚尊

六五書

目錄

二

皇明大事記目錄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一

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臣朱國禎謹輯

大明太祖高皇帝家世屢屢與起兵渡江梗概已見御製大政記及滁陽王傳中第天授雖奇有神雖在擁護而中間辛苦頓挫與危迫存亡之際上紉虞辛較漢祖不啻過且倍之此亦自來創業之主所未有蓋時方未至神龍潛淵猶可言也將至未即至之間瀕于泥淖困於魚鯨其可奈何事既絕異語又絕多國莫見其大凡諸家不無小異爲再采摘冠於大事之首乃若延攬英雄褒卹忠義則太祖氣魄精神全注于此又事記

不得以一時一事論也

淮右起義

皇大父 熙祖太后王氏既遷泗州二子長壽恭皇帝次仁祖太后陳氏四子長南昌王其後大肝昭王欽臨淮王 上其季也 仁祖年五十遭鍾離之東鄉其後生已三年矣甲申 上年十七早蝗民饑大疫四月六日 仁祖崩年六十四九日南昌王薨二十日昭王薨太后崩年五十九肝昭臨淮二王亦他徙其後主無所依從隣國婦人其後議遷先志託身皇覺寺想爲其少儀物得禮寺僧高彬爲師僅五十日歲餘乏食各散

去 上西遊見大凡三年復歸寺中壬辰二月郭子興

據濠州寺被焚僧又散去 上亦出避上僞爲吉

猶未信固守以待未旬日有故人自亂中以書來稱曰

今四方兵起人無寧居非田野間所能保守時也蓋從

我 以自全 上覽畢即焚之數日復有來告曰前日人

以書招公傍有知者欲覺其事當奈何 上慨然大息

曰吾惟聽命于天耳後三日其人果至與語辭色無相

害意乃謝遣之復旬日又有來告曰先欲覺者不欲自

爲今屬他人發之公宜審禍福決去就是時元將顧里

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爲盜微

又事記 卷一

實民愈洶洶相扇動不自安 上以四境逼迫詭言日

甚不獲已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

以爲譟執之傷面欲加害聞于郭子興召見奇而留之

命長九人謀于其妻張氏配以養女即 馬皇后也軍

中號曰朱公子時與子興同事者四人一日孫德崖其

三日俞魯清四人性處慧智識皆出子興下子興易視

之謀事多不合四人怒協謀傾子興子興時多家居荒

出外庭每視事四人常先至以待比子興至又悻悻輒

起去四人乃專決之自是會集日簡或數日始一出

則四人睜目直視子興不自安謂 上曰諸人若此奈

柯士曰此無他乃簡會至是耳子與曰然明日即出
同視事未數日復止自是積疑猜防是歲九月元丞相
脫脫攻破芝麻李于徐州其黨彭早任趙均用率餘衆
奔濠脫脫命賈魯追圍之事急解嫌防禦城得不破
人本以窮蹙來歸然素有名德德崖等與子與反屈已
下之遂爲所制早任頗有智數擊權自用均用唯唯而
已子與禮彭而輕趙趙銜之德崖等遂與均用謀伺子
與出執之通衢械於孫氏將殺之上奮死救得出
與其冬賈魯與月哥察兒復圍濠力拒之明年癸巳春
賈魯死五月圍解城中乏食上謁友人得鹽數引易

人事記

卷一

三

米于懷遠可數十石瞻子與家早任自稱魯淮王均用
稱永義王上見兵衆死傷多六月歸鄉里糾得七百
餘人還子與喜以上爲鎮撫時彭趙暴橫日甚上
慮禍及以七百人歸子與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
雲陳德頤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
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桓謝成李新張赫張
鈐周德興凡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中途遇疾歸甚危凡
半月乃甦僅三日子與扶筇過門噴噴若有所受且歎
者上聞之向左右問答曰有民兵號驍悍者孤
軍困乏且無所屬欲來降未決王帥將遣人招之念無

可行者故婉悵耳上矍然曰此機不可失即強起詣
子與請行曰吾固知非爾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奈何
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稍遲將爲他人所得問用幾
何人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
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復病三日而起未幾
行又六十里至大橋再病三日而瘳即日又南行至寶
公河隔水望其營中見上至勒兵以待步卒懼欲
走還上謂曰彼衆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躡我
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去就頃之
營中遣二將出舉手大呼曰來者爲何上遣人答曰

人事記

卷一

四

來與王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上下
馬以久病步甚艱前阻水費聚見彼疑處有他欲代
上渡而往上曰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
同往既至其帥出迎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上曰
我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
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諾請留物
爲信上解所佩香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謂上曰
請先還俟諸軍趣裝即詣軍門上將還慮其不誠留
費聚伺之後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謂曰汝爲人所凌怨尚未

獲今從我而北恐不能舞械於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
帥且諾且疑設備甚至 上觀其情狀非可言諭謀以
計取之邇里人有勇力者過其前 上謂曰吾欲用爾
能乎曰惟命乃密告以計使性誘其帥來會澤約我鑿
俟其至則聚而觀去即開而縱之如是者三使彼不疑
遂就縛令五十人擁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
遣人喻曰爾帥已前往觀管地可移軍來就於是其衆
皆出即焚營悉驅以還得壯士三千人 後七日率之而
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入之老張棄軍避降其
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公又泰把頭者聚衆八百

八事記

卷一

餘結寨定遠路鼻山招降之定遠繆大章初聚兵爲元
攻濠賊不克元兵潰去大章率衆二萬來降時吳復海
國用丁德興胡淵備與皆聚衆保鄉里各率所部歸附
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上率諸將往取之丁德興獨
麾所部百人先進一鼓而下擒其帥衆皆降 上集諸
軍諭之曰各寨兵非不多一旦盡爲我有何也士無紀
律不訓練雖多何爲今空一聽節制步伐止齊無不如
式勦力成功幸在此時衆皆羅拜曰諾七月往取滁
州李善長來謁留掌書記時掌者已數人特命爲替且
曰兵爭方艱非消智者不可與謀吾觀翠蘿中持簪磨

者衆及謀事多毀左右將士將士進不得盡其才退而
憤憤腹心羽翼漸成乖舛相繼敗亡勢所必至汝宜鑒
之務轉和諸將以收成功遂與俱攻滁州下之餉世隆
來降并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
月彭越挾子興往泗州遣人來邀不赴未幾二人爭權
部曲乘而鬪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
故部曲狼戾益甚銜子興必欲殺 上憂之使人說曰
公昔困于彭城南趙濬使郭公開壁不相納死矣得濬
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
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不若善遇之姑借其力拒元兵

八事記

卷一

六

伺間圖之未晚均用悟乃得少寬 上又賂其左右曰
郭公居肘腋間旦夕恐有變不若縱去之爲便子興乃
得將萬人至滁州、上所部已數萬人軍容整肅悉歸
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感謔言悉奪 上兵又欲
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 上曰主人
之命不可違也終不肯去久之亦勿召乃止自是征討
之機 上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既元兵圍
滁有任某者忌 上謂云戰不肯力子興信之令與任
俱出戰任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 上直前奮擊衆皆
披靡徐還弓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三伯人出城

顧聞鶴鶴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
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 上所至禁擄掠有得即
分部下無所獻子與甚不悅故煩言得入 馬皇后悉
所存遺子與妻張氏張氏疑蒙漸釋甲午七月滁大旱
上憂之滁人楊元杲曰滁之西南豐山陽谷栢子潭有
龍祠水旱禱之輒應既禱武魚躍或龍龜浮皆雨兆也
上聞即齋浴往禱禱畢立潭西崖久之無所見乃攀石
注矢祝曰天早如此吾爲民致禱神食茲土其可不懷
吾今與神約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視畢
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大雨 上卽乘雨詣祠謝是歲

人事記

卷一

一

滁大旱十月元丞相脫脫圖高郵分兵圍六合其帥使
人請救使者與 上有故夜半至請開門納之子與素
與帥有隙怒不應 上曰六合破滁不獨存唇齒也可
以小嫌債大事乎子與意少解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
兵號百萬畏之皆以禱神不吉爲解 上自請行子與
令禱于神 上曰事可否當斷于心何禱爲遂出師與
耿再成掠瓦礫壘爲聲援元兵急攻壘垂破日暮去之
明日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 上以計給之欲兵入
舍備糧糧道婦女倚門執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
不敢逼遂剽陣而出半畝婦女居丁壯異之徐徐引

去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
乃設伏調餉令斯成伴走誘之度澤伏發皆下馬走城
中鼓譟而卽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戰勝然元
兵尚強恐益兵來攻 上謀款其師乃具牛酒款所獲
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鴛
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加兵欲獨戮
民固畏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
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舍寇分兵攻良民乎其
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卽日解去滁城以
全 上以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又旱蝗相

人事記

卷一

八

仍人民饑饉死者相枕席心甚憂之乃禱于天曰今天
下紛紜羣雄並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于塗炭不有
所屬物類盡矣願天垂降大命以靖禍亂苟元祚未終
則羣雄當安蚤息某處其中請先自某始若元祚已終
羣雄之中當膺天命者蚤歸之元貽生人貼危某存亡
之機驗于三月及期 上日益盛趙德勝來歸矧子保
兒亦至時子與名稱尚微且無意遠舉欲都滁自王
上謂一山城舟楫不通商賈不集非形勝不可居乃止
乙未正月戊午朔糧竭諸將謀所向子與言計多失
士數諫不聽鬱鬱致疾再三日乃死因命定計 上曰

惟和陽可囑然城小而固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曰如何正曰尙攻民寨得其青號衣曰廬州義兵今擬製三千領選勇敢士各惟髻左袒衣之以四素腕戴實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千餘里侯青衣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取之必矣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取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戊寅天祐等至陡陽關和陽人聞之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侯之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遽率眾抵城下城中人始

大事記

卷一

九

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開城門以飛梯蹙壯士出戰無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牽橋而登大呼衣服相詬反據城拒外兵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竟不知也敗卒歸報謂天祐等皆濠子與大驚智上失策俄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臣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與諭之多失辭上每冀之眾欲殺使者上曰與出城處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

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遲從之元兵乃却時和陽信猶未至命上以二千人往收敗卒再謀進取中途遇再成復得千餘人少息期初昏人燃十炬爲疑兵而自率徐達等乘夜直造城下始知天祐已據城使謝成呼之天祐至左右舉火上免胄示之乃入明日撫定城中初天祐雖勝懼不能守欲收子女財物歸滁及上至人心始安乃與諸將爲城守詎已而元兵來攻自西門踰陞轉北上開門擊之元兵阻墮大敗走子與遂命上總守和陽檄至不發時諸將皆比肩惟湯和率所部聽命甚謹餘皆未肯讓乃

大事記

卷一

密令人撤去姬事公座惟置木榻俟旦會以觀衆情及五鼓諸將皆入上獨後至時坐席尚右諸將坐已滿惟虛左未一席上卽就坐不爲異遇事衆但直視如木偶人獨上剖決如流咸得其宜衆稍屈服乃先覽城分工刻期上所分地與徐達等已告成餘皆泄泄未就上作色宴座向南出所命之辭陳于上令諸人前拜曰此主帥命也非我敢擅且總兵大事當嚴約束自今敢違令者正軍法諸將皇恐始帖服不敢犯初城破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爾爾何爲兒曰候我父曰爾父安在曰在官

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宮門下與父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稱我不敢入故竊候之、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搜此聚州治前令婦女居內男子列外門兩傍縱婦女相隨而此令其自認去於是室家得完民大感悅辛巳元兵十萬來攻上以萬人拒守連兵三月屢出奇破之及夏乃解城中乏糧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仔馬民兵元帥陳望先各遣兵分屯新塘高望及青山雞籠山道梗不通上卽往攻之振其傍寨明日進抵雞籠山側方解較少息忽有異風來觸上疑和陽有急分兵還

文事記

卷一

十二

之子與聞怒來視師上度其夜至命侯者來告躬迎之其人有舊隙故不以報子興至館上亟往見子興怒瞋目不言久之已而曰汝爲誰答曰某子興曰汝罪安逃上曰罪有之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議門何事上曰仇人在此彼衆我寡禍且立至于興嘿然德崖果遣人謂上曰若翁至吾將它往上驚急報子興爲備而過德崖留之不可然察其無它意卽謂曰兵多請分爲二部曲先發公爲後繼德崖聽之其半已發有錢者邀上與俱因出城二十里報城中軍亂急呼耿炳文吳禎策騎而還孫軍中大呼來追未能及頃之遇彼軍出城者抽刀扼道上倉卒無兵器挺身入其中一人直前忿曰城人賊殺我軍汝寧不知上曰送友出城何自而知勿聽持上馬銜擁而行上曰爾衆我寡何用如是傍有勸者乃釋銜上得脫疾馳追者箭集于背甚多透甲微傷如麥粒轉展十餘里復爲短兵所及墜馬顧路有乘馬者與上有舊呼與同載遂奔躍乘其馬背負而行復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某者素嘗受德解之曰孫公在城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先害朱公子則孫必不免得無兩傷姑少待吾往視馬張入則子興鎖德崖項與之飲酒張歸告且曰

文事記

卷一

十二

幾宮兩命榮怒猶未釋張恕切管救夜與同寢明旦復
編入麻湖中來明日徐達等奉子興命來易知得歸飛
亦釋歸子興性暴急實欲殺德崖聞上被留驚憂亡
不得逞悵悵發病死歸葬滁州李如事上爲惠妃四
月常遇春來歸用爲前鋒德崖聞子興死欲來統其衆
子興之子甚懼遂上共守以拒上方與元戰不能
及諸將亦不悅乃止時劉福通奉韓林兒居寧遠人來
招張天祐往上盡平和陽西南民無天祐還救命以
子興之子某爲都元帥天祐及上爲右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爲人所制不受命未幾和陽食盡謀
去事記

欲渡江者無舟楫時巢湖趙勝騰號雙李一曰李廖永安俞廷玉等結水砦自固爲廬州妖賊左君弼所困欲來附王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湖中水軍至吾事濟矣五月親率兵往會就觀水道時銅城關馬勝河諸隘口皆爲元中丞蠻子游牙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水涸不通大艦已而注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深丈餘王喜曰天贊我也遂乘漲發巢湖舟魚貫而出至黃鰲黃勝有異志示安等密露其機上以兵募不能驅衆講脫歸以衆資取之及聲言歸募兵攻湖牙遂以商辦參戰徐達繼到黃鰲黃勝已叛去弼舟衆歸經潯陽

楊榮疏謂大不能渡比至總餘分寸悉泊河陽方降舟
未至遣大驍海軍互布執之得中流八廿清操舟者
令教諸軍水戰海牙扼略漢口上應諸將合擊敵舟
高太不利進退我舟如飛左右並奮大破之得艘和陽
遂定渡江之計

第三葉十六七行

張龍飛
龍飛江
淮人初
名龍飛
避諱改
有勇力
好擊毬
習騎射
心欲取
將軍位
遂得數
百人從
之龍飛
江之師
敗徐平
將軍軍
於杏山
敗安慶
人即先
鋒龍飛
江之師
又從常
將軍拔
長興大
捷斬鄭
邀擊江
江表經
大事記

[illegible]

親喪，朝廷遣官祭之。曰：穆將軍平生端直，在諸府中，未嘗有過。今不見矣。惜哉！塋於徒隸西。

[illegible]

胡淵淵字子淵定遠人才識精練有勇力自橫山鎮出與常姑前部每戰必捷昇山外蘇尤著自百戶

積至指揮使十四年南征既平留鎮軍政悉舉境內寧
蓋生部酋妻也前資德入朝中宮榮賞賜子琇字

廷貴好學有丰度掌金齒司事與學訓農

諸典與鳳陽人魁梧有勇力兵農與二弟珍通先象歸

皆在行局屈指揮會事中原大定造指揮同知尋進中

都王留任十餘年威惠並著軍民安之卒二弟皆

纂朝龍里衛

第六葉三行

何世隆世隆湖州人信義爲衆所服太祖兵至羊所部歸附授將

入善言

心蒸輟軍民以安壬寅卒于官

第七葉五行

楊元杲元杲字文素世業儒勉學以文稱有明一

年遷渡江充金陵擢江南行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其後

勞勛主寅二月金華苗軍作亂殺守將命往總理軍務

今世裴鉞未幾疾卒于館常儀貌博學淹貫工

第九葉六七行

長天右天祐涇州人，婦妻郭子興，有方力，用事，且有丘

張天祐導皆與上同行汝穎奉詔請還前王葬日公自喪能率衆禦元兵乎不然公當往達行霄

其都元帥左右副元帥而還渡江戰死

趙祖在尊尊掌兵柄祖慎心以上特觀

之命戰必從取銀江阻詞元帥克常州防備
望山拒我師力大會大風雨張兵奔潰我師
寨山翌日達克其城後與邵榮同謀亂謀

江南定鼎

乙未六月乙卯朔上車徐達馮國用鄧榮湯和李善
長帶遇春鄧愈耿君用丘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將出
汴會日暮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
遂止丙辰黎明將渡雲分兩道右由西南左由東北俱
覆牛渚磯時西北風起船楫齊發軍士皆躍躍上與
永安聚戰前行永安請所屬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
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備今往攻之必克乃引艦
向牛渚風力稍歇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上
麾甲士先登遇春應聲奮戈躍而上諸軍繼之鎮兵驚

大軍言

天一

潰遂拔之采石兵亦潰去緣江諸臺亭風迎附諸將以
和陽久已餓乏見糧奇各欲擅取而歸上登諸軍無
進取意乃謂徐達等曰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
徑取太平若聽諸軍掠財物以歸再舉必難江東非我
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斷舟楫推置急流中東下諸軍大
驚問故上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
此不取將何為眾聽命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眾自
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
達魯花赤普里孛忽里開城拒守上縱兵急攻遂拔
之完者孛花與食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哈出

太平路總管新義出東門赴水厄。上聞之曰：「義士也，其棺殮葬之。」舊備李習知安等奉父老出城迎。上見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具檄戒軍士，比入城，解張之，城既克，士卒欲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廋獻金帛，即以分給。丁巳，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真太平與國翼元帥府諸將奉。上爲大元帥，上命李善長爲帥府都事，補廷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濠濠以固守禦。

大事記 卷一

辛酉元右丞阿魯灰副樞紐住馬山，永蠻子海牙等以巨舟載采石，江開，姑孰口絕，我歸路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壁先以衆數萬來攻城，其鋒甚銳。上按兵城上，營其無他奇謀，乃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復命別將潘師由間道繞出其後，遂轉戰至城，必忽有雙龍見，陣上雲霧，敵衆方仰視驚愕，我師因夾擊之，鎗先腹背受敵，大敗生擒之。上釋不殺，與之語，壁先性諳詩，謂：「上曰：生我爲何？上曰：天下大亂，家餘並起，彼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入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衆條自負，必能識達事機，立不知生爾之故。」壁

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上曰：然。壁先曰：此易，賜軍之，將就皆我親，欲喻之，卽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阿魯灰歸于海牙等，見壁先兵，堅不敢復進，率其衆還駐略溪口。甲子，徐達克深水，州秋七月，甲申，朔，攻集慶，路留陳壁先於太平，令元帥張瑄率諸軍及壁先故部，由以行兵至集慶，攻之弗克，而還。八月，甲寅，朔，復議攻集慶，初壁先以書招降其衆，實激之，別爲計，不意達瑄自念失計，心恒不自安，及聞再出師，恥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努力戰，使我得脫還，當與元合，有以其謀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衆，條心乃召壁先，謂曰：人各有心，識見不同，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壁先指天自誓，乃縱之還，既去，我師亦止不行。克深陽縣，戊辰，壁先既歸，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隔善合，而陽報于。上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過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池三面環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正濟造戰船，謀之累年，而龜峻王敦皆非壁戰，以取勝，南取江東，實若爾自揚州，韓擒虎自廬井，楊素自安陸，三道戰，無同時俱退，然復克之，今形勢如此，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

大事記 卷一

立寨則糧不能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若
進兵南緣深錫東海鎮江也險阻絕糧進示以持太可
不攻而自下也 上知其語以青報曰歷代之克江南
者皆之珍梁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堑
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我大軍既渡江
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舟
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進步足以克捷自與晉隋殊
事異足下效勦宜方正宜乘時進取其建勳筆奈何舍
全勝之策而爲此紆迴之計也丁丑遣裨將習伯容攻
蕪湖縣克之實永昌縣以伯容爲萬戶九月癸未謝陳

入事記

卷一

三

楚先既得書知其詐不行復謀以計致 上密約左密
納識里至其營伴言生得之給 上臨軍受俘 上曰
此賊多詐最巨信姑許之不往丁亥 皇長子生戊戌
命元帥張天祐攻集慶已亥天祐等至方山破左密納
識里營走之楚先遂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于秦淮水
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死郭元帥之子興之子也
已酉楚先追襲我軍于溧陽經葛仙鄉鄉寨民兵百戶盧
德茂惡楚先反覆謀殺之道祖士五十人衣青衣出迎
楚先既過口後擊仆地橫擲死其下復推楚先從子
兆先領其衆納哈出者本華黎裔孫也 止初獲侍之

甚厚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 上遣侍將萬戶苗壽賢
其去就納哈出曰苗主公不登誠難爲報然我本北人
終不能忘北情以告 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謂魯達
等曰彼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乃召
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況
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令汝歸仍從汝主因資而遣之
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阻絕南北欲伺間攻太平
上知之乃命治石礮截以巨礮選精兵守要害待之內
申二月 上擊海牙于采石設疑兵分其勢而以大兵
薄之及戰遇春衝其中敵舟分爲二縱擊大破之作獲

入事記

卷一

三

萬壽海牙奔集慶三月辛巳朔 上水陸並進癸未至
江寧先破兆先營擒之降其衆三萬六千人擇驍勇者
五百人賞麾下衆頗疑懼 上覓之至暮令悉入衛屏
舊人于外獨馮國用兄弟侍臥榻 上解甲酣寢達旦
衆始安且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敢不盡力及
攻城必先登臨陣廣寅 上進兵集慶行臺御史大夫
福壽出戰擊破之閉城拒守將士以雲梯登入之壽
猶督兵巷戰其潰坐伏點樓前指麾左右更拒戰或勸
之趣壽死而射之皆戰不已遂死于兵平章阿魯灰希
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恩等皆戰死獲

其御史王璽元帥李寧等二百餘人海牙走投張士誠
水寨元帥龐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刺不花
海軍元帥葉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來降凡
得軍民五十餘萬 上入城悉召父老人民慰諭見大訓記
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 上周覽城郭謂徐
達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
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協力以相左右何功
不成達曰成功立業要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
集慶路爲應天府與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
永安爲統軍元帥趙忠爲典國翼元帥守太平得備士
人享記

卷一

三

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眞上元江寧二縣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
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寬縱士卒之過欲寬之法李善
長懇救乃免于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
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兵往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
日毋殺戮毋焚掠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
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瑄林瑄永安
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牛將
院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
晏然民不知有兵七月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

御奏臺爲慰置江南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李善長
宋師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候原憲
楊元昇南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愷爲
部事王瑋爲照磨夏煜孫子魯爲博士長拾元帥謝國
璽據寧國寇廣德鄧愈擊敗之擒其總管武世榮獲兵
千人丁酉四月徐達常遇春攻寧國謝國璽棄城走守
臣別不華楊仲英拒守不能下其將朱亮祖出戰遇春
中流矢前後喪士卒七千人 上親督師登高望曰如
斗之城敢抗吾師造飛車編竹爲敵數道並進仲英等
不能支開門降自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朱亮祖
大享記

卷一

三

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皆降七月戊寅鄧愈
胡大海取績溪庚辰進兵徽州守將八思兒不花及建
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擊敗之遂拔其城訥與守臣阿
爾灰退守遂安縣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縊丙
戌元帥熊公權等取黟縣丙申胡大海克休寧進攻婺
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城
瓦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木完者遁去九月婺源州元帥
汪同等來降命仍其官十月辛未朔 上聞軍大捷江
命元帥綱大亨取楊州戊戌正月乙卯鄧愈遣部將王
翽孫虎來迎國璽茂先等取婺源州兵至城西與元將

德本昆系龍點目且至暴殺傷五百餘人不下於金門
追之獲是敗壯擄至爾孫脫改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進
重德獲殺三千餘人連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復遣
原來國寶改新湖舉克之至月兩歷克連德路先是行
權密院劉鄩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胡大海
率兵由徽州暨婺源進攻建德追出遂安未及三十里
長槍元帥余子員以兵來拒鄩等擊敗之獲馬百餘匹
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二十餘里獲其戰船三
十餘艘降其兵三千人遂安守將洪某率眾五千援淳
安大海復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馬三十餘匹至

大事記

卷一

五

是軍繼建德元參謀石花院判處壽長槍元帥謝國寶
連屠龍赤葛伯都剽總管楊瑞素城道父老何良輔等
張家驊王以政建德路為建德府先者來攻鄧愈擊之
殺其將李副樞眾潰降其漢洞兵三萬人四月完者以
舟師攻建德謝國寶其萬戶羅壽元者遁去幸屯烏龍
鎮親馬鄧愈解走淳安西來文忠率兵取婺之浦
江縣縣有鄧氏舊自朱聚族同居至元旌表為義門復
其家於是家眾避其山谷謝文忠訪得之悉送還家禁
嚴未無探聽報聞元汪浙同食員成道苗軍元帥秦石

范奉書來納款時楊完者已見殺眾皆潰散部將員成
等欲為報仇遣秦石花來請降且言所部元帥李福等
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效順上乃命朱文忠往撫之
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眾送員成于建康十月
辛未胡大海取蘭谿初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
顏不花雲完都等率其五屬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
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立聞越
翼元帥府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壬午克開化生擒
達魯花赤脫帖木兒十一月甲子上以婺州未下
親帥師十萬往征之庚辰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

大事記

卷一

五

訪民事禮待之悉從其言見大謂記壬午至婺命樞吏周得
遠入城招諭不下督兵圍之先是元參政石林玄孫守
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發與參謀胡添章盜謀為守
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林厚孫守婺令添等
為援自率眾萬餘出縉雲應之洩至松溪聞上至觀
望不敢進上謂諸將曰參政石林玄孫故未肯即下
固彼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
可行令精兵衝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城中絕望可不
勞而下翌日命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皆
縱擊破之擒前鋒元帥李福章并獲所製驚馬器伏

齊通去湖之東也晨起見西北有黑雲東南有白氣其
其草悉燒之旬餘為器器所薄洵知不吉恐其為雲
露母余自有發氣應變應臣而戰露賊中壽遠澤雲
釋臣書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食寧安與都事
李相開門納大兵廉訪裴觀惠委州達魯花赤備整宿
戰死執其南堂骨御史柏木想恩院判石抹厚孫廉訪
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上入發冊下令禁戢軍士劉
探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按堵某未破
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氣如益城中望遠以為所
及城下乃知上駐兵之地丙戌其書分省於發州

六事書

卷一

二

調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夢庚郭景祥為分省左右司
郎中中書省都事王德為分省都事中書省博士夏煜
為分省博士中書省管勾樂鳳為分省管勾以汪廣洋
為總磨備土王粹翰苗楊通趙明可蕭克章史炳宋某
為樞密立金華翼元帥府以表貴為元帥吳德直副之
受邊州路為寧遠府以儒士王宗顯為知府張新德常
關從尊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戌之義兵元帥呂某
明某朱某兼總兵前總管王道同為義兵知縣編管為武
義知縣命鄭安慶仍同食樞密分院學處管推遷以李
相為提督探獎月給米千石賞其勸降之功也詳儒士

臣相幹等會食省中曰今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選
寧越七縣富民子弟宿衛號曰御中軍民間女魯氏自
言適夫宋談福福感宋上以為亂民戮于市已亥正
月乙巳上既撫定寧越宋義政所金華府集諸將諭以嚴紀
律取浙東未正州縣毋得擄掠殃民已亥正月籍雲諸
生謝進德亦上書言時事上覽而善之儒士許環王
剋來昂應對稱旨留環幕府署見諮議參軍命寧越
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
正與亢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較久廢至是始聞
茲誦之聲無不欣悅五月辛亥上將還應天召胡大

六事書

卷一

三

海于紹興諭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守須得人吾將歸以
爾為才特命爾守之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
宋伯顏不花在衢州其人多智衛右抹宜孫守處州善
用法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皆與寧越密邇宜與
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勦敵不可忽也
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
錢糧罪務六月壬戌朔上自寧越還建康七月壬辰
朔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遣呂公
事仙人橋長木梯賴龍爪梯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
登遇春美飾門東南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伯顏不花

筆悉力備禦以東華溪油燒呂公耶駕千斤秤鈞懶龍
爪用長斧斫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弗克乃以奇
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燒燬其架砲圍凡兩月餘攻擊
無虛日元院判張斌處不能守密遣其下納降是夕引
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猶未
知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軍已入城眾議總管渴浩
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朵等得糧八千石敗
衢州爲龍游縣以武義知縣楊荀知府事初上既定
婺州卽命耿彥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元守
將石林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恭謀林彬祖屯葛
濤鎮撫陳仲賢照磨陳安屯德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
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關志深知宜孫必敗間道
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喜出軍抵樊嶺與
兩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十一月
壬寅薄城下石林宜孫戰敗走葉琛章溢走建寧遂克
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庚子二月庚
申元行省參政守福寧州袁天祿遣古田知縣林文廣
來納款初乙亥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米里下據
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群
盜乘勢竊發關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勢日衰故遣文廣

納款來廣以葉琛石琛由海道出溫爲方國瑛所得至
是脫身得達時福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
李世忠來請降以書厚賞之遣還招諭三月徵青田
劉基龍泉章溢嚴水鄭瑄金華宋濂至建康初上在
婺州既召見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瑄者止
素聞其名卽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以書
命請基至是四人赴建康入見上甚喜賜坐從容問
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
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upper喜其言甚禮貌之六月壬
午樞密院判耿彥成敗石林宜孫於慶元縣初upper克
婺州獲其弟石林厚孫并其母令以書招宜孫不至及
克處州宜孫遁去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因歎曰處
州吾所守之地今已失之無所往矣城可復則復不
復則死死則歸爲處州鬼耳遂攻慶元縣知縣曾壽不
屈遇害俄而縣成兵至擊敗之宜孫走竹口遇鄉兵集
得新接戰兵潰敗還福建經桃花坑又爲鄉兵葉月
嚴等所邀擊宜孫力戰死其部將李彥文收其屍于龍
泉縣都事孫燾以聞upper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
處州民所遺書upper許以上已大破陳友諒丁龍潭取江
州降龍興及葉琛諸郡縣漸次平大海鎮浙東朱文忠

鎮嚴州屢破土賊兵皆有次第而先楊完者降卒分置
金華等處頗得其力顧野心難服至是請亂在金華者
孟當四月癸未其帥潘英等殺胡大海耶中王愷總管
高子玉脇同簽衛安慶院判張斌從已典史李斌懷印
綬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達元帥何世明楊史郭彥
仁帥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驅掠城中于文西走降張
世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復來降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
鎮撫乃定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等聞潘英已殺
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
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文忠聞亂遣元帥王佑等率兵屯

大事記
卷一

三十一

緡雲以圖之。上遣平章邵榮往討既至分攻燒其東
北明軍士登城李佑之自殺處州平于是設浙東等處
緡軍書省陞同僉朱文忠爲左丞相楊憲胡深爲左右司
郎中開省金華總制衢處廣信嚴諸全軍馬明年瑄陳
友諒手郵陽湖還討張士誠

臣國禎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朱子以德位時當之臣
謂王者時爲最重時者天也德非聖人自不能秉時而
天意所屬又因地因人嘿敬而瞞其機以居其位漢唐
以重其地連在關中帝王應運歷歷可指自弱宋被金
元蹂躪其地氣漸移于南故太祖生于淮甸地勢平

衍非用武之國江左上控湖湘下臨吳會自金陵而宣
而徽而發首枕長江遙連瀛于海上乃東南之脊土與
民淳又多耆宿及山溪勇悍善戰之士得其地并得其
人橫截以守則上下二寇皆不得通而我撫循教訓足
食足兵滿流而上決一死戰建瓴而下謀出萬全兼天
地人衆之大勢已定長驅而北批吭掃虛漠南既空西
極底定然後分列大藩屯種相望學較學與休息垂三
十年重地復完文皇遂徙都燕京南北並峙紮矩而
天下平由此觀之太祖直是整頓三重還之造化先
天而天不違千古一君于斯爲盛未可以古今南北兼

大事記
卷一

三十二

併之概泛論也

續論曰朱子生新安萬山中當宋末造其學派周程繼
孔子修身爲本正家爲則循循善誘由新安沿浙東及
建南皆其熟遊敷教之地諱籍門下者三百五十人篤
信謹守卽有僞學之禁覺得愈煉愈堅其時胡元取宋
二王入海獨此數郡不被兵革世家大族雖不免遣子
弟從俗出仕以支門戶而率其宗黨確守朱氏之學毫
髮不失當是時普天陷溺獨于此留得一畝渾淪不散
之豚自相授受真儒輩出金張何許皆卒于發墓濂師
吳淵穎親得其傳設席受徒益盛太祖首取金陵凡

大正

卷一

明者明此不講不明不行天有四民言耕工言

勢窮買官貿易士不言學所言何事固曰膠州亂然
選謂其明崇真可以祛厲滅厲可免侮真以胡元所不
能斬絕公然肆行曰脉曰衣鉢曰門戶多立名色以陷
巫覡種子附效章殺真儒卽此輩亦不料禍至此極矣
其野納之坑塹中也 聖主龍飛擴然反正名其爲逆
罪乃可定免之攻擊者幸免于僂尙爲孝子慈孫所譴
則太祖餘怒諸儒千百年通傳精神終不可磨滅也

第卅以禁其行

通忠
忠
國
初
從
大

不顧其

卷一

張德林 舊林鳳閣人有廟學書舉元末爲義兵長
取滁州來歸授千戶渡江屢功陞分院元帥擊

第四卷二二行

宋師顏師顏議師議師薦初薦初金仕金仕元

李善長爲參議建大都督府兼參軍事屢

謹言見大訓記後參河兩接察司事

委任丙曳置江南行中書省爲左司郎中典領

治車職紀兵政二年加秩參軍諫用典守

遇害後祭半雞鳴山時侯原善爲金

孫惟世纂所錄世
孫惟世纂所錄世

郭景祥委署勐開茂潞州縣治城津從政和陽領兵營

嚴肅盜來養道爲華河陣中重
可致受帝恩有肺病悔之罷且
乞養恩許其請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p>見親信進狀奉命... 阮弘道... 二十行</p>	<p>孫虎... 孫茂先... 大事記</p>	<p>第二十五葉四行</p>	<p>朱國寶... 第二十九葉十七行</p>	<p>表天祿... 第三十一葉四五行</p>
------------------------------	-------------------------	----------------	------------------------	------------------------

<p>高子玉... 何世明... 丁未</p>	<p>王道同... 朱文剛... 皇明大事記卷之一終</p>	<p>九十月行</p>	<p>...</p>	<p>...</p>
-------------------------	--------------------------------	-------------	------------	------------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

朱福順輯

韓林兒

林兒陶大威記樂城人父山童世以白蓮教燒香惑眾

至山童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河南江

淮之人翕然信之而賴川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

素韓政住等素殺黠謀起兵奉山童爲主先是元政不

綱順帝至元二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椿胡首發難光卿

增城縣人合石昆山鍾大明聚眾作亂國號大金改元

赤符惠州民聶秀卿稱兵與光卿合捧胡陳州人鄉教

又事記

自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于杏岡四川合州人

韓法師稱南朝趙主尋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

縣人李志甫圍州城殺守將楊思監袁州人周于駐稱

周王改年號亦敗感五年己卯花縣人范孟殺河南平

章廉訪官謀拒黃河討誅之又明年辛巳元以海內多

故思復世祖之舊改稱至正元年冬道州人蔣丙何仁

稱順天王湖廣河南山東兵起者至三百餘處六年丙

戌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徭人吳天保殺湖廣

右丞沙刺班眾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幾遍

是年戊午台州方谷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喚之十

一年辛卯羅田人徐壽輝稱帝于斯水國號天完改元

治平與倪文俊鄒普勝等以紅巾爲號攻城畧地建都

設官屬而民間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說

傳之已矣其年四月元遣賈魯大集丁夫沿河山童等

陰鑿石水止開一眼于滌處密埋果掘得之民相驚從

鄭福通遂號稱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

主中興建旆亦紅巾爲識僞詔有云韞王軍于海東取

精兵于日本貴極江南富誇塞北初宋帝昀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自占城還

云入獻証此說以勸宋主昀五月元使福國公于趙完

名又曰虎賁三千直榜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

八事記

之天澤營官捕山童殺之其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福

通陷潁州及汝寧光州衆至十餘萬壬辰潁陽王起兵

潞州于皇祖始入甥節乙未二月福通自楊山夾河求

得林兒稱帝軍中呼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

其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道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

章尋殺遵道自爲丞相林兒徒肆虛名事皆決于福通

凡起兵者皆附麗之潞陽王卒檄其次子爲都元帥張

天祐爲右副元帥皇祖爲左副元帥用其年號上

既渡江取太華郭張俱戰死遂併統其軍內申元將密

失大都魯摩與主許福通迎戰于長葛大破之會谷刺

不花來援福通敗走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皇祖克金陵丁酉二月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爲察罕帖木兒所敗三月毛貴破膠萊八月福通犯汴梁分軍三遊關先生破頭濬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趙晉冀曰不信大刀放李喜喜趙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十月白不信破興元圍鳳翔爲察罕所敗與李喜喜遁入蜀戊戌毛貴引兵趨益都元以道搏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不蘭奚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搏霄赴之大破貴兵於城下搏霄俄以諸辭官請以弟昂霄代許之未幾復命搏霄守

大事記

卷二

長蘆方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守竟爲毛貴所陷搏霄方駐南皮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貴兵猝至諸將請避當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力屈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賊愈熾田豐破濟寧貴自河間破薊州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青亦退走五月福通攻滑梁守將竹真出奔乃自安豐迎林兒都之元將多敗州郡或陷或復察罕兵最勁各路兵聞之皆震然勢益熾五月六月分兵一出潞州一出沁州踰太行費畧且及塞外諸郡關先生破上都英官闕西畧大同與和陳向至高麗界陷遼陽己亥四月趙均用殺毛

青尋爲續繼祖所殺八月察罕還兵南下復汴梁林兒福通復走安豐庚子三月陳友諒弑壽輝帝辛丑八月察罕兵下山東田豐王士誠勢威皆降即用爲前鋒進攻濟南降之諸州郡皆下獨益都堅守王寶察罕聞之至五月豐士誠復刺察罕入益都泰子擴廓帖木兒代將攻益急福通來救不能進城遂破執陳孫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心祭泰山東悉平劉武崔德降于李思齊安豐之勢日蹙會擴廓歸河南與李思齊等相疑阻不即進兵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呂珍攻安豐福通來求救上自將以往未至安豐已破福通

大事記

卷二

敗死三月上擊珍大破走之廬州左君弼助珍亦敗去上挾林兒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欲崇奉之則劉基言乃止然猶稱龍鳳年號其年甲辰二月太祖建國號曰吳即吳王位下所在稱皇帝聖旨吳王令吉丙午十二月林兒殂庚子歲始改明年爲吳元年又明年即皇帝位朱史氏曰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兵威脅法度不修蓋其新設成性射獵爲生原無遠略請宋亡便無他患疑忌中國人防之甚密以其屬爲臺省郡邑正官西僧用事貪婪瀆慢殆無紀極豪家勢族與此輩互交結恣并

谷奸民附麗又其時賦稅甚重徭役極苦後汰狂惑驍
成臃腫之勢于是羣盜疊起幾遍天下而徐壽輝劉福
通爲之魁禍通雖以韓氏父子爲名實用事倡始黨類
雲集毛貴諸人乘虛四出自河而北以及塞外遼陽無
不蹂躪卽太祖亦稱其年號藉其聲勢蓋比之李密
竇建德則不足視勝廣實有餘而壽輝以虛名推奉爲
陳友諒所殺以并于明帝王之興必生羣雄爲之先驅
三代以下莫不皆然惟此際濁亂荼毒慘不可言皇
祖自丙申而前神龍雜于鱗甲稍見頭角僅僅躍淵渡
江後西陳東張恃彊驕睨用力其難龍鳳年號用之凡
八事記

卷二

五

十餘年乃克剪滅迄于平元都盡西北自川及滇飛龍
在天橫貫混二回視羣雄灰消霧冷皆不足齒然其氣
餒亦可畏矣名號所僞爲次而列之既見其人并者其
實亦千古剝復之大交也

毛貴

毛貴至正十八年陷膠州脫歡死之又陷萊州益都及
濟南守將愛的戰死陷般陽路攻郭州至棗林樵密副
使達各喇戰死貴走據濟南建賓興館置屯田三百六
十處甚有紀綱

關先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三王士誠等陷遼州
虎林赤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
進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又與破頭潘等陷上
都焚官闕轉畧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
敗遂陷晉寧路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尋俱敗死

白不信

白不信太刀赦李喜喜至正十八年趨關中陷興元遂
入鳳翔攻鞏昌李思齊等擊破之走入蜀

吳天保

吳天保故徭賊至正七年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命湖
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寇沅州陷靖州命湖廣江西

卷二

六

二省合兵討之尋死

俞君正

俞君正安陸人至正十二年聚衆陷荆門州知州聶炳
死之別將覺仲達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
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義士范忠荆門僧李智固率
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

田豐

田豐初爲黃河義兵萬戶至正十七年聚衆陷濟寧
復陷東昌益都廣平太掠退保東昌自固二十一年

敗降逃而刺殺察罕帖木兒其子擴廓帖木兒力攻復
警豐復誅

芝蔴李

芝蔴李卽李二蕭縣人燒香聚眾起兵至正十一年與
彭早住趙君用攻陷徐州據淮安趙稱永義王彭稱魯
淮王脫脫征徐州破芝蔴李等遁去尋死君用奔毛貴
尋殺貴據益都其黨又殺君用早住奔濠州

羅添麟陳積萬

羅添麟陳積萬連城縣人至正六年聚眾攻陷九江江
西浙江兩省兵討之其黨羅得用殺添麟積萬以降餘

大事記

卷二

黨悉乎泉州賽甫丁據福州尋敗死

李武崔德

李武崔德等至正十六年聚眾破潼關參政述律杰戰
死同知樞密院事定住等引兵復潼關未幾復攻陷之
豫王阿剌忒納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復陷商州
後奔李思齊皆被殺

周全

周全元懷慶守與別將伯顏帖木兒有却殺之降于劉
福通時察罕方駐兵洛陽福通使全攻之察罕登城責
以大義全愧退師福通殺之

鄧忠

鄧忠臨川人起兵陷建昌路宜黃塗祐與鄧武應必達
等攻陷鄧武路總管吳接撫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淳
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

朱史氏曰以上數人皆劉福通之黨而雲授之渠魁也
焚劫直前不別生死不論進退如乳虎奮牙鱷魚掉尾
貪人爲快大都自相戕賊并碎于所在守將之手惟毛
貴禮士屯田若有可觀而大命未集草創不終且所事
何如志而可望成功天挺真人隱隱伏于濠梁東方漸
升漸曙而謂衆星飛動能爲光者未之有也郭子興亦

大事記

卷二

在輩中其力氣更減孫德崖等益靡靡不足道而子興
卓識救皇祖危難收入甥鄧雖中間疑忌委任不終
三子猜嫌遂致殞滅而王號之追濟陽之祀至今不替
豈非天所假乎以資稽聖王成億萬年之事業乎
述所始另自爲篇

平陳友諒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達漁子也友諒生而多力優武藝嘗爲書獄吏不樂其職元至十一年辛卯泰州慈化寺僧瑩玉以稱勸佛教鼓動湖湘從者甚衆麻城人鄒普勝大唱其辭羅田布賈徐壽輝一名洛鹽塘有毫光普勝見之驚惶共推爲主舉兵紅巾爲號攻陷蕪湖壽輝以斬水爲進臺省卽帝位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普勝爲相黃陂人倪文俊爲將文俊亦漁家子善沒水多槩船橫行江上衆號百萬友諒皆泊磯下有鳥喚曰陳皇帝自負與弟友

大事記

仁友貴聚衆應壽輝繼文俊麾下時元兵政不一沿江郡縣大都爲文俊所破壽輝戰敗出奔文俊迎居漢陽壽輝庸人不能主權文俊驕恣甚欲圖之計不行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江州壽輝不能割時上克金陵已二年先果湖水軍元帥趙普勝叛歸友諒丁酉五月常遇春遣兵攻池州之青陽縣普勝來援敗之克其城

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四月友諒陷安慶元守臣余闕死之普勝進陷池州執院判趙忠達破龍興路瑞州攻吉安東破建昌贛州汀衢西破襄陽六月友諒遣王國奉

攻信州元廉訪昉斤來援大破其兵友諒弟友德益兵至遣使說降昉斤斬之晝夜急攻城陷死之遂陷彬關及邵武諸郡上遣趙德勝畧石埭縣敗友諒兵擒其將錢清

十九年己亥三月普勝寇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擊敗之復寇樞陽石埭又爲趙德勝所敗四月徐達遣俞通海等進兵攻之連捷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陸走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舳艫數百艘遂克池州上方在浙東深以江上爲慮報至甚喜陞諸將官慰勞之卽還應天通海等進攻普勝不克上以普勝勇而

大事記

卷二

寡謀友諒扶主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用計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畫策尊爲謀主乃使辨士陽與客交陰間之又致書于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自安遂來歸厚待之大喜過望傾吐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再委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又恃功見友諒使者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兵旣數敗憤甚更疑歸款于我潛至安慶馳報約與議事普勝驚欲辭以病然出不意又方與騎角覓太平度無它具燒羊出迎至廐又登舟執殺之并其兵初壽輝聞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不能至是自發

漢陽南平江州友諒陽出迎伏兵城西俟伏發盡戮其部屬獨存壽輝住江州自稱漢王

二十年庚子五月友諒攻池州初上知友諒驕甚必窺江左召雍將軍于杭州脩徐將軍性池州令以五千人守城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友諒趨而覆之兵果至方逼城下鼓譟伏兵緣山而出沿江而下絕其歸路夾擊大破之殺萬餘人俘三千餘人友諒佯遣使來告曰戰非我意乃巡邊者偶戲耳其矜許如此

卷二

十一

以鄒普勝為大帥張必先即所謂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汪岸草次行禮備大雨暑無威儀仍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共攻應天引兵東下金陵大震或請先復太平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所親筆潦整深固陸路水攻必不能克賊前乘漲以舟乘城乃為所陷今彼兵游順流來寇舟師十倍于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上自將禦之

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殺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瀕流而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至同百里應驅兵法所忌蓋非良策也劉基獨請決戰

上大喜遂

遣胡大海據信州制其後而召鄭茂才謂曰汝與友諒舊識能達誘致否

李善長以為疑曰方以寇來為憂奈何速之

上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聞者遂行友諒信之引兵直下上聞其兵分為二當犯新河口亟命趙德勝跨河築虎口城守之常遇春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小伏石戾山側徐達陳兵南門外楊瑄住大勝港張德勝等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親總大軍駐廬山偃黃幟于山左赤幟于山右令曰寇至舉赤幟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之

卷二

十一

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衝江東橋知中計即與弟號五至者率舟師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勞酷暑至衣紫韋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泉飲戰上田因且雨果食畢乘雨擊之時天無片雲聚莫之信忽雷起東北須臾大注赤幟舉諸軍旋前後楊皮鼓來爭戰方合雨止上命伐鼓鼓震黃幟舉伏兵盡起徐達兵先至張德勝虎口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過丹湖溺斃者不能退殺溺死者無算俘萬餘人其將劉德輝等降

錢俞興等皆降獲巨艦名龍江龍寨斷江撞倒世江
海驚等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果別舸脫走于所乘舟
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遇至此可嗟也張
志雄言于上曰友諒盡併安慶兵以來今賊敗其卒
盡降城空可取也遂遣徐達迨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至
采石又與大戰廖承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驛
馬擄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
戰益力流血淋漓旋回三匝獨所殺傷過常賊大敗張
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于觀渡擒亦敗之獲其將士十
三人馮國勝又以五翼軍感之友諒出皂旗軍曰黑旗

大事記

宋一

一三

卷五

風者迎戰又敗友諒晝夜不得息收餘兵棄太平遁去
達迨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前所遣胡大海橋
信州欲遣元帥為後率兵往都事王愷至金華謂大海
曰信州友諒門戶彼既傾圍入焉寧不以重兵為守非
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非獨信不可下吾備
先驛驢矣大海從之親往力攻眾潰據其城守禦益固
七月浮梁來降友諒復取之九月徐壽輝舊將袁國公
歐普將以袁州降十二月友諒遣弟友仁來攻普解力
戰敗之獲友仁仍與約和歸之

辛丑五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據其

華鎮過浙東胡表海援兵德濟遠夏德潤爭之戰死
月明道圖廣信益急大海遣其將楊美復玉山督兵由
宣溪進合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送于李
文忠令漢三招其兄建昌守將王溥來附送應天土
俗皆仍舊職壬寅張定邊復陷安慶余元帥奔還之
後賜弓弦自盡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下光克樂平州
李明道至應天止問陳氏如何具言友諒弑逆後將
士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號將如普勝又忌而殺
之雖眾無濟上嘿然度勢不並立決討伐之庚寅論

大事記

宋二

一四

諸將曰友諒弑主僭號侵我太平犯及龍江今又陷我
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止爾等各勵士卒以從徐達曰
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劉基亦曰昨占天文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必克之兆上曰吾夜觀天象正
如爾言遂督諸將發龍灣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
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遡流而上有鳥數萬
來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蟠于舵視其狀
甚異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于急流中旋繞
然後竟日眾喜謂有利物之助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
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上以陸兵疑之敵兵

動乃命廖承忠等精水寨破之遂克安慶風便以上
安慶著面爭得何足爭江州可也長驅至小孤中將
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王寅次湖口敗其還兵乘勝至
江州友諒來戰上分舟師爲兩翼擊大破之友諒夜
半率妻子走武昌癸卯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
萬石復遣徐達進兵追之聞友諒欲出沔陽戰繼來拒
達遂屯漢江之沌口退之連下南康蘄黃廣濟等處吳
宏以饒州降九月王溥在建昌聞其弟漢二被執又以
書來招遂降皆友諒平章仍任守其地溥復以南豐臨
川等八縣來附十月克興國路石橋山寨十一月命吳

六事記

卷二

宏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招之克明
意欲緩師款裁聞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乃遣人
請愈請臨其地納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間道夜
襲之黎明至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
至倉卒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奉省印歸愈
留之軍中使其弟志明還新淦收放部曲尋以兵護克
明見志未承九江中途逃還新淦十二月龍興守將胡
廷瑞求降賜書慰諭之

三十五年壬寅正月戊申朔上以廷瑞降發九江幸
龍興也宋濂告諸降將悉以官印及重民糧儲之數

來獻辛酉至城郊諸降將皆出迎得仍舊官職
軍令肅然民皆安堵謂孔子廟遺鐘柱觀復出城矣
至陽諸儒咸賦詩爲樂存卹窮民放鹿于西山戊辰築
臺城北龍沙之上召諭城中父老改龍興路爲洪都府
以堯琛知府事獲鄧克明克明述歸新淦便收捕
徐復降志見鄧乃請降乘小舟至新淦城下親率
兵去誠有識者來報被執上責其反覆因遣達康辛
未寧州土豪陳龍以民兵三萬降癸酉守吉安土軍元
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降本立廬陵人值紅巾
亂起義兵從元守臣納達見下守吉安時萬中兄弟亦
聚兵吉水友諒遣其將熊天瑞來攻納達見丁戰敗過

六事記

卷二

十一

去萬中兄弟與本立迎降天瑞使其婿徐指揮與本立
萬中等共守吉安本立居徐下心常不悅及上至龍
興即欲歸附慮爲徐所覺乃詐與徐謀請假徧師各往
龍興覘兵勢徐不疑從之遂見上納款上以本立
爲江西行省參政萬中爲都元帥粹中爲行軍指揮還
守吉安乙亥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二月孫本
立等既還吉安秘納款事及之徐指揮覺其謀邀本
立飲就縛徐有愛將泄其語王濂遂以告本立速
就死徐遂殺于家令其屬登樓燔燬之本立來
時濂亦召召廷瑞納款其將胡宗賢

信軍建和令二公將所部往劉廣商

兒潘遂叛通遇布商船探為旌表

下發燬火攻破新城門鄧愈倉卒出走知府葉琛都事

思誠死難上命徐達還軍討之四都甲子師抵城

下攻破之祝宗走新淦為鄧克明所殺秦君廣信被獲

以廷瑞甥特宥之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

勝恭政鄧愈鎮洪都八月癸巳熊天瑞寇吉安孫本立

敗走永新天瑞復破永新執本立殺之友諒使知院饒

瑄臣攻吉安文正方遣兵救之未至而陷十二月文正

復取吉安鼎臣出走以恭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

中等其半之朱華知府事

二十三年癸卯正月常遇春克池州之神山寨斬叛將

羅友賢子作龍十二月都昌盜汪爵引友諒將張定邊陷

饒州守將于光出走友諒忿其疆土日蹙作大艦來攻

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棚下設板房為

蔽置弩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櫓楫皆裹以鐵為

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號六十萬四月壬戌

直抵洪都城下圍之文正與諸將分門拒守自將精銳

丑子往來策應丙寅攻撫州聞其兵各戴旗首

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水鏡擊退

之隨整本柵敵爭樞戈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

城完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和潛萬戶

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巳巳李明道在吉安與曾萬中

不協遂潛通鼎臣約為內應兵至開西城門納之遂陷

萬中被殺籍中兄弟亡走為怨家所獲亦死脇降劉齊

朱華不屬又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麒送友諒以三人獨

于洪都城下癸酉陷無為州知州董曾禱沉于江丙子

攻新城門薛顯率銳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副樞

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友諒益增修攻具

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以長禦從柵內刺之敵反率更

進乃煉鐵鈞更刺敵復來牽手皆灼爛不得進又攻官

步士步二門趙德勝中弩腰臂死文正遣千戶張子明

赴應天告急又許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

友諒信之緩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縛王城下殺之張

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從水關出晝伏夜行半月達應天

上方征安豐還子明入見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

其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

火糧乏援兵至必可破也上曰歸語文正堅守一月

當自取之遣子明先還至湖已被執友諒曰若能誘降

卷二

卷二

六

且得富貴不則立死子明作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城中開守益堅時上方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右弼于廬州凡三月未下後上亦悔之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至是趙還京師忠勤樓焚炮藥藏其中過火聲激如雷下兵兆甚急七月六日蔡瑁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萬赴之舟過新河有大魚二鱗鬣異常出沒波浪中夾上舟洶流直過小孤人以爲龍云壬午風發馮國勝舟覆還都癸未至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涇江口別一軍屯南湖營遇其歸路又調廣信兵守武陽渡防奔轍丙戌友諒聞大兵

大事記

卷二

十九

四

至解圍出湖進戰時洪都被圍已八十五日矣上率諸軍由松門入湖丁亥遇康郎山上諭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兵爲十二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相及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先諸將破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二巨舟命通海復乘舟發火砲焚其舟二十餘艘殺溺甚衆我指揮韓成宋貴陳兆先亦戰死火及達舟撲之更戰土急遣舟救之力戰乃脫其號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士奮格陷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始卸會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滯上舟乃

脫遇春和恐飛艇追之定邊被矢百餘士卒多死傷已遇春舟復膠上座兵救有吹舟順流而下撞遇春船亦得脫日暮軍中藉藉懼不敵上鳴鉦集諸將申約束誓以死戰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上鳴角舟師畢集親布陣與敵敵以巨舟連鑼旗樓檣臺之如山我師舟小仰攻士以鐵盔抵船破裂多退縮上親麾之不前右師小却斬隊長十餘人猶不能止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槓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橫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酉鄭余景陳瑄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鎗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作足戰死未肯屈見開國趙德勝等

大事記

卷二

二十

四

傳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小大不敵也諸人攻乃可上命常遇春等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若戰狀今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過瞞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內湖水盡赤舟焚至尾掉者猶大呼不已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普略卽新開陳也既死友諒氣奪與寅友諒復率衆來戰上所乘舟備白冠覺欲併力來攻上知之令諸櫓盡白敵莫能辨自辰至午戰不解時劉基符上側忽疾呼云難星過拉上袍

請急入它舫前舟已碎友諒方遣人乘高見一土舟已碎喜甚謂大事已定俄上麾舟更進甚厲敵皆失色披靡收衆而退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僉通海沮與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我師望無所見意已沒矣有軍六舟繞敵船勢如游龍翩然而出諸將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曠敵兵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拒不得出我師泊柴棚去敵舟五里日往挑戰不應諸將以戰苦欲退師少休上曰兩軍相持有進無退僉通海曰湖水有淺濞舟難迴旋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

大事記 卷二

上請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亦出泊湖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容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軍勢相拒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我師精多尚堪力戰何至自焚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敵退失所據一敗塗地悔何可及友諒猶豫未能決至是戰多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傳遂以果來降右金吾亦降既失二將兵力益衰上貽書曉之且言公乘尾大不掉之舟正當親決一戰奈

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怒留使者不答猶見金字旗周圍巡察且命盡殺所獲我戰士上乃悉出敵俘視有傷者棄瘞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弟佐若諸將士戰死者遂出湖口督諸將橫截湖南再一軍合前江口軍立柵于岸伺便協力凡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再貽書言公之土地吾已取之縱力驅殘兵再來城下亦不可得設使微幸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言却帝名而待真主亦不答上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與國友諒食盡掠糧于都昌朱文正遣人燬其舟軍中

大事記 卷二

益附至八月二十六日壬戌友諒窮蹙悉兵突出湖口上麾兵擊之與敵舟接比隨流而下自辰及酉力戰不已方達涇江口岸上守兵合擊張鐵寇大笑賀曰友諒死矣上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待乃遣樂人持牲酒往祭以視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死決矣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奏言友諒坐艙外昂首觀擊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諸將聞之大呼喜躍直前爭奮敵兵大潰擒其太子善見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五萬餘人惟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璉奔還武昌復立理爲帝

改元德壽九月丁卯朔上振旅以赤舟黃甲白旂乘
士過湖岸旆齋奏上歎曰德士爲我死辭而祭之復
以纓繞三湖魂之鬼者能爲厲神其說曰樓三舍人舟
行齋爲士申上至南京告廟行賞主午後率卿過春
等征武昌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城又于江中聯
舟爲長寨絕其出人之路十二月丙申朔上發武昌
命常遇春總督營柵論復猶孤豚又當自服若來衛安
慎勿與戰甲寅至應天

二十四年甲辰正月丙寅朔上卽吳王位二月乙未
朔復往視師其丞相張必先自岳州入援至夜渡山

本事記 卷二

上命常遇春率兵五千破擒之狗城下其東有高
冠山俯瞰城中上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傳友德應聲
直上一鼓奪之其驍將陳英傑知必敗持驍馳入中軍
帳下郭英橫刺之立死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
降曰理若來當不欠富貴復仁入諭告發丑理衛壁與
張定遠等出降上憐其起之傳命慰前友諒父母兄
府庫悉令隨自聚禁士卒不得入城百姓宴然城中饑
困給米賑之友諒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汝一捕漁兒
欲圖大事吾不願也何不守汝故業友諒答曰昔有警
若視我世葬地請戰後當富貴今正其時及稍貴遣夫

迎其父父曰汝不聽吾言而從事至此吾懼不能免至
是果敗漢沔汚荆岳郡縣皆降友諒兄友才潭州亦降
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瑄爲泰政守之三月乙丑朔
上至應天丙寅封理歸德侯後徙高麗命善待之友諒
稱帝凡四年死年四十四八月常遇春討新淦諸寨平
之執羅志明與其兄克明皆誅之乙未徐達拔行荆湖
等處時熊天瑞尚據贛州未下遇春進討大吉安饒鼎
臣方爲守遇春遣人諭曰我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
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來兄遇春坐而食之又贈以
衣遣之曰歸語而父客過城下匿不肯見將欲何爲吾

太耳記 卷二

往吳不能復得可善自爲計鼎臣夜棄城走安福遇春
遂復吉安引兵趨贛州天瑞固守不下上命平章彭
時中以兵來會又命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軍事諭曰彼
爾處孤城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必多當以保
全生民爲主遇春乃浚濠立柵守之徐達連師江陵次
沙市義旺以城降遂取夷陵潭州沅州天瑞子元震竊
出脫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不知也遇之遇春怒
元震始覺復來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
搥以拒且戰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止勿追十二月徐
達克辰州衡州

二十五年乙巳正月克賴州天瑞與元震并其兵焉

揮尹堅皆出降送建康元震姓田氏天瑞泰子反降徐

達取寶慶路遇春兵至南安達麾下危止踰嶺招諭部

州南雄諸郡皆來降平章湯和討永新諸山寨鄧愈還

軍討鼎臣于安福破之上以湖湘悉平命徐達分諸

將經理各郡兵師通京四月復與達遇春討襄陽勢

譚安陸襄陽必爭命遇春往取之五月乙亥攻克

安陸已卯兵至襄陽守將葉城遁俘其衆五千殺城來

降湯和兵克七十餘寨友諒左丞周文貴既走湖南其

黨復寇辰溪殺官劫印總制詹兗升遣兵討之文貴率

大事記 卷二

刻船三百餘艘攻辰州千戶何德使別將與戰千石門

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追擊遁

入廣西并平沅陵盜阿珍入鄧愈取竹山縣愈留鎮襄

陽常遇春召還上集諸將謀伐張士誠

第十葉五行

胡惟賢惟賢國初從取江左諸郡縣授元帥提江右總

第十葉十八行

朱真真定人和州歸附漢渡江從取婺州縣令陳瑄

征賴州授其副軍百戶洪武改元從征廣東明年調

征中原歷正千戶代屬征沙漢討擒叛賊復北征歷

知未幾卒于星集

張志雄志雄越普勝人征沙漢討擒叛賊復北征歷

安慶賊兵剿志雄乃與廖永忠擊其山寨破敵舟入

餘慶縣縣二十有七與安慶連取江州據行樞密院

開安遠大將軍元帥鄧愈等

第十三葉七行

王銘銘字子敬和州人從徐通海籍寨果湖失歸建

康兵于太湖失中左門以刀割傷戰勇氣滿兩腋雙

刀越于敵陽從上府安遠連取江州據行樞密院

大事記 卷二

還交泰州下淮安張兵屯于寶應常忠武簡健士由大

全港援來所出其背鎗越戈先登無敵當者又欲徐義

于為後降信館連取湖州進取蘇州擒士誠分守松

江衛後海上獲數百人相繼降泉配民士誠分守松

食專鎮溫州進海舟數十艘獲取歸寇舉城陶覽以初

從延平侯討平之台老歸卒

九行

周顯顯合人帶刀先鋒歷有膽氣上在和州歸附漢渡江

懷報臣等得有謫界所至毒害人等飭饒大將與鮑天
鑑古附陳友諒天孫既破吉安鼎臣以知院來守朱文

卷二

[illegible]

萬以兵船降大雨如飛雲蔽之機舟不能遠行
 乃仰天說曰若廣州歸順王所當有則天瑞瑞
 遍視觀曰天果降乃歸觀氣象者謂將有外兵至可
 不德四月以兵之南前往湯山查探復得建王
 旗克歸還天瑞始得還元宸祭臺天宸祭臺係後周
 片王廟至額間城振生常備寺都倉次陳天瑞幸亦
 但請五閏月天瑞巡遊者近于元宸明年役吳船出
 使諸將曰吾欲還天瑞行爲吾問也澤非本意心懷
 鄂克志明謝益人自無憾安懷德鄉里及紅巾寇陷
 與友族兵至元明性憤加古云轉輸州近諸州賊迫
 賊目族彭顯逃建昌不克還州領倉役皆失其法
 過去焉獲于洪德逃過茶葉人以盜賊呼之可謂
 業仁人竟明既逃數年三千人分置無州爲五監使
 以物爲內求其者爲所稽率因門孽被之境內幸甚
 人事記

卷二

有同安永新人和而還中順立安重慶各處與
 管祥共推永新紀而還永新立山著重慶各處與
 民使各人出兵自復又抗王師各處與
 論內應縣唐以縣民入又與唐李象拒戰和急急攻破
 李明道曾拔人家亂起兵與唐李象拒戰和急急攻破
 又見復于前大落不相能明道復叛唐武山也有李象拒戰和急急攻破
 中等守于前大落不相能明道復叛唐武山也有李象拒戰和急急攻破
 武明道遣武昌上數其反叛之罪明道無以對遂殺
 干然魚

平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小名九四第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少有膂力連重鎗言笑市鹽諸富家多易之每肆凌侮或負其直弓兵丘義尤甚屢加害學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凌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且見汝桓兵起官軍不能討亦起兵入傍近各場招集少年時元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也先是有

大事記

卷三

王克柔亦泰州人謀不軌下獄其黨李華甫將募出之知府李齊招爲泰州判士誠與相結未幾殺華甫并其衆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拒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士誠憤怒攻子仁破走之兵勢始振三月一日陷泰州元遣李齊招諭初請降願授民職自效時初析河南地立行省於揚州以廉訪使趙璣爲參政已而移達鎮泰州璣乃促士誠治划船總淮泗士誠疑璣不肯發又覘知璣無備遂執殺璣獨留李齊會其黨自相戕始經齊歸士誠進陷興化結寨德勝湖宅日行省以左丞使初薦鎮高郵出泰州經此湖俄有數賊呼譟入城僕哲

爲及其屬倉皇走免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討復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錄行省不虞其欺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授士誠拒不聽拘舟中尋殺之後行省再遣使往諭士誠始言仍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奔往至則下齊于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聽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汝屈耶遂椎碎其膝而剛之然元猶冀士誠有降意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而用濟寧路錄事孫鴻輔行揭入城反覆諭之終不聽時有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有軍功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請行省丞相達識帖

大事記

卷三

本還面陳破賊之策丞相壯其言與兵萬人以行次汜水寒日未冬普令軍中具食入夜令徭牧趨寶應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寨斬首數百將抵高郵賊兵分三隊普將中軍攻北門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捍皆恒怯驍即普兵遂爲賊所蹂躪悉墜水中普奮擊直入賊陣與從兵三十人俱死之六月元以士誠終爲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擊之福壽方被寇厄還不能行也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六月攻揚州丞相達識兵潰會左丞阿魯灰引苗兵至

乃退尋陷肝胎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衆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被謫出領兵俄有詔削官爵安置淮安士衆乘隙擊之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淮東大饑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氏相仇殺遂爲盜降而復叛元兵來討窮蹙過江見士誠求救且謂吳中富庶可以建國遂遣士德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擄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二月壬子鄒兵抵齊門鎮將脫實率兵禦之郡大事記

卷三

三

人楊椿力戰死其門人陳普亦不屈死守臣貢師泰遁去兵入城卽承天寺毀佛像據爲府改平江曰隆平以郡中寺院及富家第宅分給諸將用蘇昌穎爲學士遂迎士誠三月癸巳士誠奉其母曹氏來自高郵服卽假乘輿以陰陽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立樞密院弘文館所親信徐義徐堅無親軍李伯昇並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爲參軍分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于太倉收元臣郭良弼董授爲賓太賓州楊乘獨經死孫搗爲士誠所拘從從吳二月與部將張瑄先謀復高郵語漫並被

殺此乃出議攻桃州破之丞相達識帖木爾遁去在丞相嗣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有軍十萬自嘉興引其黨攻萬戶普賢擊敗士誠復其城達識乃還時上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下鎮江矣六月降人陳保二叛降于士誠誘執唐李二將以去上遣儒士楊憲通好士誠貽書比之隗囂示睦睦通使之意士誠不悅留憲不遣遂誘我斥據以舟師攻鎮江徐達與戰龍潭破之上遣人諭達曰士誠起負販粗詐多端其交已變當速出兵攻見陸先機進取沮其狡謀達等乃督兵攻常州

卷三

四

薄其營壘且言賊已窘迫請濟師上發三萬人助之士誠遣弟德領大衆來援達設伏以待分總管王君用率鐵騎爲游兵親督師與戰君用橫衝其陣陣亂退走士德遇坎墜馬爲先鋒乃國寶王虎子所擒并獲視湯下將軍上聞之喜曰士德智勇爲其兄謀主今被擒張氏之族數可知矣士誠遣孫君壽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五十萬石布萬匹及金銀等物永爲盟信上復書數其開雲召兵之罪且謂納我叛人拘我信使景之與海亦豈得臣此已許給軍糧中更與約卒若果能再堅前盟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卽罷而

端承絕衆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密俾降元
獨助遂不食死諡曰忠十一月上復益達精兵上萬全
澤鎰守將誘我降人鄭金院以七千人叛去我國師四
而去其三直攻徐達營遇春來援內外合勢大破之擒
其將張德又遣呂珍來援入城助守

廿北年丁酉二月遣耿炳文劉成攻長興其將趙打虎
逆戰敗走遂克其城改爲長安州以炳文爲元帥成爲
副守之三月常州食盡呂珍宵遁諸將入城以高復權
知州事湯和爲元帥守之并克馬駝沙其淮安守將史
梅知士誠無遠計且徐義譜毀密來約降士誠知之僞

大事記

卷三

五

死發喪以士信權國事潛引兵至淮襲執殺之來攻長
興敗去張鑑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擊敗之擒其將楊
文德遂克其城俞通海以舟師畧馬蹟山降其將鈕津
等直抵東洞庭山呂珍率兵驟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
田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進遂敗我何以前身先士
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爲物徐今侍者披已甲冒立船上
潛戰珍不利引去六月趙繼祖攻江陰等泰望山克其
城會吳良守之七月徐達取常興士誠再攻嘉興屢爲
擄掠者所困乃以書請降于元請多不還完者欲納之
達識以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瑄

恭政招諭之士誠始要王尊達識不許又請爵爲三公
固要八月遂授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
院事因徙省丞相達識鐵木兒于嘉興代其位伯瑄被
留士誠爲造第宅厚廩給因亦志歸始遷入府治雖奉
元正卿而錢穀甲兵專據自如

十八年戊戌正月上命廖永安等攻江陰之石礮守
將樂瑤出降希世傑戰死士誠寇常州湯和擊敗之追
至通州獲其戰艦而還二月命吳順副其兄周守江陰
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杭大江扼姑蘇通
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能縱而西得江陰

大事記

卷三

六

則舟師不能越江而上于是侵軼路絕六月士誠寇常
熟廖永安與戰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又破之獲其
戰艦而還徐達卻榮進兵圍宜興未下八月士誠與達
識合謀攻楊完者營完者自殺其將員成等以餘衆三
萬走桐廬求降上命文忠往撫之又諭徐達等曰宜
與城小而堅西通太湖倘道所經必斷絕乃可下達受
命分兵急攻破之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呂珍與戰
不利爲所擒

十九年己亥正月邵榮破張兵于餘杭辦大海取諸暨
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復亂大海又擊

敗之擒四子餘人遂改爲諸全州進攻紹興三月張士誠復寇江陰戰艦蔽江而上其將蘇同愈者駐兵君山指揮進攻吳民禦之戒勿輕動敵兵陣江濱命弟禎出北門與縣鋒交還元帥王子明以壯士出南門合擊破之擒陶元帥以下二百餘人鄧榮攻湖州不利還屯臨安譚知張兵來攻設伏以待李伯昇果奄至伏發驚駭死者盈野伯昇憤甚復整衆來攻再敗之乃遁元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楊方谷珍具舟送譚督之往來遊說僅送十一萬石恭軍俞思齊惡士誠驕橫不臣棄官歸三月復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等處皆敗去陳保二寇

大事記

十一

宜興守將楊國興破擒之伏誅六月呂珍圖諸全州討大海自寧越來救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欲反灌之珍勢促馬上折箭求解兵許之遂引兵還再犯江陰吳良分兵出無錫三山邀其後懼遁去復遣夏陸二元帥據分水之新城寇韓元帥何世明擊之斬陸元帥焚其營乃潰去

二十年庚子常遇春攻杭州不克九月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寶戰死呂珍等自太湖分三路寇長興我總管湯泉張瑄被殺劉成力拒一晝夜未決耿炳文以勁兵合戰大破之

三十六年辛丑八月朔大海攻紹興不克總管張瑄被執李伯昇寇以與衆十餘萬圍甚急注在江州俞都先鋒陳八等六將軍往援被劫皆潰副將軍劉成出西門擊破之追至南門敵反兵力鬪成戰死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闕城中攻益急改命常遇春往救伯昇遁去追敗之

二十二年壬寅二月金華處州苗軍亂殺守將胡大海等士誠聞變遣第士信同諸全副軍進晝夜戰守二十九日未決設伏城外自出挑戰引入伏大破之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與處不能支求救于朱文忠遣胡德濟往

大事記

十三

援兵少不足用時鄧平章策方討處州將至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宜借此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乃揚言大軍已至嚴州刻日進擊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見之果驚謀夜遁德濟聞知之與再興發壯士夜半叩擊大潰走士信驕倭不能撫循將士軍中常載婦人系器自隨日以榨蒲蹴踘酣宴爲事諸將往往致之故至于敗

三十四年癸卯正月士誠遣呂珍攻安豐殺劉福通孫其琳注月一上親率兵援之珍立柵甚固注元帥拔其甲塹據之會左右軍敗注不得出死戰上命遇春橫

第三戰三勝珍大敗走左君弼助珍又敗去 上乃還
四月諸全守將謝冊與殺知州蔡鳳龍參軍李慶庚等
奔紹興降于士誠朱文忠聞詔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
下備之冊與引士誠兵犯東陽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劉
子賢郎中胡德濟等鋒過于義烏戰方接文忠精騎憤
出其後大敗之胡德濟諸全係浙東藩屏守備宜堅乃
度地距諸全五十里于五指山下築城戍守 上使至
軍中議事亦勅別築城相表裏使至新城已完李伯昇
大舉來寇號十六萬預城下攻不可拔引去 上嘉胡
深功賜以名馬是時 上方與陳友諒力戰未暇東顧
太耳記 卷三 九

士誠脅建議求王爵不許遂自立爲吳王尊母曹氏爲
太妃元人微溥不與
十四年甲辰正月諸將奉 上爲吳王士誠逐連誠
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御史大夫普花帖
木兒在紹興仰藥死連誠聞之亦自殺士信建第東城
號爲丞相府信任左右日縱酒爲燕樂 上聞曰吾起
民間具悉情僞凡事親臨猶有差失此輩沉溺任情民
何以堪士信侵長興取炳文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
信怒益兵來圍湯和往救合擊又大破之
二十五年乙巳三月士誠大發兵圍諸全號二十萬造

室處舍庫爲必拔計李文忠來林大敗之詳李文忠傳
自是喪氣不復能出兵矣十月 上與諸將議討士誠
遣徐達常遇春率諸將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時士誠所
據州縣南至紹興與方谷珍接境北有高郵通泰淮安
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濟寧 上欲先取通泰諸將士誠劉
翼然後專取浙西至是遣率兵出江口 上遣使諭以
王保保降息戒以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彼中將校
遣來吾自處之徐達兵趨泰州遇其兵擊敗之駐軍海
安壩上聞其新城士誠援兵來自湖北擊敗之獲其元
帥王麻淮安李院判來投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

大事記 卷三 十
吳聚等遣人諭降其僉院嚴再興拒守不下閏十月乙
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來報士誠以舟師出大江
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疑有他謀
上遣使諭達曰近得唐茂才報吾處此寇非有文江陰
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
寨我兵既分彼將無我水軍疾趨陸寨擒吾之寇此寇
一計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不遇萬
人安能抗我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遠彼必
潛師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自尾衛夾不及
救據此文冠一計也兵法教人而不教于人爾宜審處

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邀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秦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勿輕出若彼來攻則當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候無出兵餘擇便可戰後四日已未又諭達曰吾度寇兵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卽上其詐益明然其計不過欲分我勢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日 上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開爾等與寇相去甚

大事記

卷三

上

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辛酉上遣建康庚辰達等遂克泰州報捷復以城守事宜爲諭上諭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餘城乘勝進取達分兵徇興化士誠守將李昂戰敗陳元帥來援又敗去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上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卽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達還軍泰州圍取淮安遂再諭達曰爲將貴于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至重地此甚不可若常平軍獨以偏師備寇江上卽有緩急誰復爲應宜

還師泰州兼魏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動叶和諸將一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乙未 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守而觀望未決曰濠爲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是月士誠寇宜雖勅達命馮國勝圍高郵常遇春守海安自以精兵渡江援宜與擊敗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卻之達自宜與還攻高郵未下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大事記

卷三

三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歇涉海流窺江陰 上親督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州掠西津而遁乃命廖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達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力戰大敗之二月達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援報可復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輕重不一及會平章請軍甚急益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是以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濟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請

達曰降將秦德等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秦州高郵已遣兵渡江其號將軍莊亦與徐義趨淮安矣高郵海安宜慎方畧勿墮其計又諭曰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致死未如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孤子營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火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大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狠複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秣馬

大事記
卷三

厲兵以俟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三月諭達敵兵在高郵者僅五千在淮安者六千與化民自爲守當自泰州以兵二萬直搗高郵別將取淮安與化民機處置慎無誤一又命韓政取濠州先是達授宜興令馮國勝圍高郵士誠將俞同俞許遣人來降紗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版閉之皆被殺上聞怒即詔國勝回捷之令步至高郵及是達還并兵圍勝憤甚令軍士齊力登城一鼓破之戰俞同俞等上諭達選精兵並進取淮安遇春守泰州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驛港夜性襲之義泛海去

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鼎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仙華雲龍宇之何政興化初上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孤子營爲興化要地令達以兵扼其隘至是遂取之淮地悉平因會議淮安城守事宜李濟亦以濠州降徐宿二州皆降上諭達元將竹貞領兵在安豐韓清陳州宜令正陽兵絕其糧道督兵進取無失事機遂進圍之力攻破其城竹貞帥都左君弼皆出走追獲忻都日聯竹貞復來戰大破之立衛守以唐勝宗再諭達王保保欲侵徐州察其軍勢以間達遣傅友德進兵至徐保

大事記
卷三

保兵大敗而去遂班師七月丁未上以淮安諸郡既平遂議攻滅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士誠叛始蘇數侵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李善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近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士沃民富又多儲蓄恐難卒拔宜候隙而動上曰彼昏淫益甚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盛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叛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遂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聚爲富貴之衆至居中用事

者黃發集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
威德率精銳之師就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
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八月庚
戌朔以伐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偉達爲大將軍
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行御戰門集將佐誦
之曰古人立大功于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立其志如
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
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
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
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

大事記

卷三

二五

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于此不過貪富貴爾
數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
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往討克取兩
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
宜戒飭士卒毋肆掠毋妄殺毋暴虐毋廢虛金
聞士誠厚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
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
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勛樹德者
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叩拜受命遂爲成約
軍中事令人給一紙仍榜諭其民告以伐罪救民之意

且別其八罪遂等將發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
先遇春曰逐最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
直搗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上曰
不然士誠起鹽徒與張天驤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
爲手足士誠苟至竊賊天驤輩懼俱斃必并力救之今
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驤出湖州原明出杭州
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
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作色曰攻湖州不克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失利吾
不放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上屏左右謂達遇春

大事記

卷三

二六

曰吾欲遣衛天瑄從行俾爲吾間也天瑄之降非其本
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瑄知但云直搗
姑蘇天瑄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則墮吾計矣
丑達等發龍江辛酉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于湖州
港口擒其將尹義陶旺遂次洞庭山葵西進兵湖州之
里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士信駐軍湖上不敵
戰而退龍天瑄果叛去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張天
驤兵分三路來拒叅政黃寶當南路陽子寶當中路天
驤自當北路唐傑爲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
宜戰遇春怒曰爾軍相當不戰何待于是達遣遇春攻

大事記

卷三

上

竇王弼攻天驤達自中路攻升賀別遣驍將王固竇軍長槍軍直扼其城竇敗走欲入城城下鈞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驤子贊皆不敢戰歛兵退士誠又遣李伯昇來援由荊港潛入城被圍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引大軍繼之城出兵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朱暹王晟呂珍及其五太子平城某士誠養子名昭短小精悍能平地躍施文餘又善游泳率兵六萬來援竄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第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于東阡連築十壘絕舊館之援士誠塔濬元紹時駐兵于烏鎮之東為珍等聲援東夜擊之遁

平壤

大事記

卷三

八

洪武五年五月 上遣翰林侍制王禕蕭詔至雲南招諭曰惟爾梁王把都罕章段光都元帥段摩訶鎖雲南管遣人告諭不意鴛鴦壽等扼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去年與問罪之師明昇出降生擒戴壽遂平其國再令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入復遣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禮卒破殺八年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再使未至被殺時方擒虜征土蕃未暇討也十四年八月癸丑朔 上諭廷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罪在必討於是令諸將簡練軍士先給布鈔治葦凡二十四萬九千餘人九月壬午朔命顏川疾傳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征雲南 上諭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今者攻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拒我出奇取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

友并遣扇明以下入朝紹興與海寧州皆降癸卯連
軍至姑蘇城南鱸魚口擊甯義走之廟茂才至尹山橋
遇敵兵又擊敗之焚戰船千餘艘積聚甚多遂圍其城
連軍封門過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妻門華雲龍軍胥門
湯和軍閶門王師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
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列
長圍守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
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在上又設襄陽礮以擊
之礮如霹靂其風扇人無不立死有楊茂有無錫莫天
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人城與士誠相聞適卒獲

大事記

卷二

二

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
天祐又阻兵無錫為聲援連圍縱茂出入往來得其便
此所遺囑書由是悉知天祐士誠虛實攻圍之計益備
士誠方久就伏樂謂可長守既被圍忽忽惟造大船載
金銀曰事急下海不失作富家翁有從吏者曰琉球日
本皆可居或曰以兵襲而殺之即據其地為國主此亂
鬻之事其說如此連方督兵攻妻門士誠出兵拒戰
指揮紫成左脇中又死止的長壽等王建康上命有
司給廩餼歸于元誅病矣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為前
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上曰

謝番盡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悉磔于市
以肅原明全城歸附投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忠
節制松江嘉定州等

吳元年丁未二月徐達來請事上慰勞便宜行之

三月命通海戰滅凌樹蓋其營軍傷歸金陵先月
中松江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令立中就攝府事既而
上命荀玉珍代之達令徵磚築城上海民斂鵝單不奉
令四月作亂攻府治剽掠通判趙徵華妻子十八人赴
水死玉珍出走被殺鵝單自福左水令其子遵義走蘇
州求援達遣指揮葛俊討之兵至連陽湖望見遵義所

大事記

卷二

三

領皆鄉兵操農器者連發十餘砲即驚潰進下松江擒
鵝單送大將軍斬之餘黨遁去後欲屠城華亭知縣焉
第初為賊所執不屈下獄至是始出爭之得免上海知
縣祝從當猝發時懷印欲走府治聞府官被害匿僧舍
冠執之欲脅降焉曰編民敢爾不問卑駟入瓮鑿嘗屠
渠帥祝奉使乎吾不畏死也冠不敢逼從乃與諸巨
盜曉以順逆禍福會然應之有顧正福者賊舟渡抵至
黃浦與主簿李從吉等合義兵復邑治斬僞元帥姚大
章等獻于俊曰事定矣母勞大軍凡三往返俊怒猶未
已時鵝單攀誣百千人俊逮捕甚急因窘挺挺潛以狀

白達轉以隔山土皆得釋餘黨突入嘉興府切近擊盡擒之五月士誠被圍久論以書不答六月丑士誠突出西門掩襲轉至間門將奔常遇春營覺之分兵北濠截歸路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哈刺把都率兵千餘人來助自出兵山壙為提塘路狹塞不可進遇春無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爾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徑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入馬湖死沙盆潭甚衆有勇勝軍號于條龍者皆倉夫善戰士誠每厚賜之令披銀鎧錦衣出入陣中人不能勝一時俱溺死萬里橋下是日士誠

軍中衆木若屋狀承以竹篾軍伏其下冀以攻城衆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封門遇春亦破關門新寨諸帥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棚以補外城俾知不敵投誠降周仁徐義滿元紹等皆降時士誠軍大潰城遂破時九月八日辛巳也是日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降兵二二萬親率之戰萬壽寺東街復敗劉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妻劉氏曰我敗必死若曹何為劉曰君勿憂妾死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促自盡令妾子辰保衆大焚之遂即縊死士誠獨坐室中達遣李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縊伯昇失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滿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出封門途中易以尸扇至舟中不食及至龍江堅臥不肯起乃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槨之年四十七子皆切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媼令負之而逃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中分軍撫定先集將士申明上意各應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析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解

卷三

所缺謂養

附錄

楊乘乘字文載

疏三

劉成成靈璧

八行

史 28-53

蔡則心痛自焚如慶年云至正十二年壬辰陳青輝起

李、文忠撫之，導謀叛，破焉。

方國真初名國珍。二曰谷珍。後避廟諱。更名真。去口之。

方園真初名國珍。曰谷珍。後避廟諱。更名真。台之黃巖人。世以販鹽爲業。身長面黑。性頗沉勇。父伯奇。素柔儒。生五子。每爲鄉人所侮。數曰。吾子必有與者。無久苦我。其俗佃戶見田主拱而立。不敢施。得伯奇故佃富人田。執禮甚謹。與見之。怒曰。彼亦人。平事之。何爲父沒兄弟。修方家漸裕田主。至其家習舊態。醉而殺之。同里蔡亂頭。嚙聚行劫海上。官兵逐捕。多所株連。真有怨家。陳氏訟與盜通。真怒。戕殺陳氏。陳之屬計天官來捕方。倉左手舉凡白祿。右手握門闕格殺捕者。遂與兄國璋

卷三

弟國瑛國瓚在亞初及隣里之懼禍避難者亡入海時爲至正八年旬月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糧執海道千戶事聞詔浙江行省叅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珍引而東元兵追至福州五虎門珍勢促將焚舟燬元兵忽驚擾及爲所蹙朵兒只班被執賜請于朝招降元主從之授慶元定海尉珍雖授官還故里而兵聚不絕出沒海上攻温州不克焚掠而去十一年三月浙東副元帥董博霄來討敗之僅以身免六月攻黃巖百戶尹宗巖死江浙左丞孫羅帖木兒率兵來討次于慶元遣元帥和丕華赴盪以圖夾攻既至值興復往攻溫泰丕華以火

後禦之乃引退初李羅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進兵李羅先期至大開伴與逐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元兵不覺而潰迨海軍者過半李羅及剌萬戶皆被執囚之舟中使招安剌故出元主高麗奇皇后位下請托公行卒人得脫詭言于朝元主亦慮其爲海道梗復下泰不華招諭之兵飽浹江道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拘不遣以小船二百突入海門犯馬鞍諸山泰不華率舟師進甚銳與又使其黨陳仲達僞請降泰不華乘潮往逼之將及呼仲達與語目動氣索手刃斬之前搏戰殺五六人賊墓至擁去賊目大罵奮起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攢

大器

鼎刺之士項廷是時汝根兵起海內大難江淮南北諸郡土豪各聚衆割據元不能制八月與文台州元浙東元帥也起逃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相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真復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不可赦執政多受真賂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劉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興信州路治中督建寧官餼糧不受擁船千艘掠海道出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相兒溫沙率兵討之又開府慶元以納

大事記

卷三

三

麟啓判爲元帥會與並進皆賤元無如之何復招安從其所欲以與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路總管先是趙王止諸家每與方氏戰于姓多嫌不沾元一命方氏云冊招輒進高官于是上下解體甘心從亂方氏益橫矣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州達魯花赤朱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保元命遂據台州台人潘省中元進士亦爲真所切屢以大義折之真不從其黨郭仁本謂之使盜殺諸隘是月前御史高山兵襲黃巖不免而逃慶元路與公相接學錄王剛甫被微寄東門方氏深憐不敢寬者久之十五年乙未剛甫解

大事記

卷三

三

情者不附方氏事被執磔之梅溪劉公寬積禦盜功官涇都事亦不附方氏聞子清死不勝憤九月夜率衆襲鎮海門入千佛寺明善脫走公寬退明日復入城築砦天寧寺以居國璋聞變至溫使方文舉立砦淨居寺助防守十月元院判趙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圖慶元敗還再申春明善等攻剽公寬壁險拒不能克七月元經略使李國鳳至溫拜明善爲院判明善協留之悉官其黨然後得去冬公寬兵勢益盛明善部下陳瑛舊與公寬善因使瑛圖之瑛一夕與酣飲密令公寬僕金典殺之取其首以獻妻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典叛主不忠斬之以德丁酉春真造舟益多或問之曰公舟已足用今更造何爲真曰倘有兵至吾即乘舟浮海去耳聞者歎曰若但爲走計其何能爲于是豪傑士往往去之戊戌春黃巖童子善好縱橫術說真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終人皆知之今所在分勝公若奮臂一呼戰艦數千艘衆數十萬可立至浙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滯聚舟師四出則餘青閩廣遠海皆惟公所欲審能行此人心有所繫屬霸業可成真曰君言遠矣智者不爲禍始朝廷雖無道尚可以遷延歲月吾按兵保境徐待其定爭衡非吾事也善善謝去張士誠據姑蘇元患之欲藉

真收士誠因投真浙江行省叅政兄國璋等皆轉官令擊士誠與亦聞吳中富饒率兄弟諸侄等以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士誠遣其將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趨之步騎夾岸爲壘策曰海濱非平土今參用且露吾知其無能爲也進兵自率壯士數百趨蘇子橋奮擊殺其兩將軍餘皆敗去復前接戰其步騎訖不得成列而散并殺五將軍死者數千人凡七戰皆捷士誠請和與所領皆舟師不能登陸久相持士誠亦納款于元願奉正朔元從其請命真還治慶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明善居溫留弟國鼎自副永

入群記

卷三

三

嘉承達海前鄉進士趙惟恒皆不從並沉于江其年十二月上親帥兵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剛招諭真與其黨謀曰天下大勢可知元亡必矣江左號今嚴明所向無敵今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徐觀其變乃遣使奉書獻金帛願合兵共攻士誠上亦報以書隨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請次子開名明後改爲質上曰交質此衰世事今既真心來歸須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質爲厚賜遣還真又以金玉飾馬鞍爲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庸需者文武材實所用者義舉有景珍玩非

所好也却之復上言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給軍費上許之遣博士夏煜授真行省平章庚子正月煜還言真奸詐不可信而真受元官餘備海舟抵張士誠所漕海至元都加官太尉爵衛國公上方與陳瑒交戰未暇討也仍遣都事楊憲諭之不省且北逼察罕父子南逼陳友定以觀成敗上既破友諒于龍江十二月又使夏煜諭之真懼遣人謝過辛丑壬寅苗兵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真拒不納進師合討國璋中流矢死上遣人祭之給察罕平定山東江南震動上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真海舟至燕通好元遣尚書

入群記

卷三

三

張瑄等來諭俄而察罕死上兵威日盛元改詔父子君臣羣兵不降因欲取之絕其使真以視等聞不答懼轉送入關上召至誅之獨留和授官察罕命王時往市馬甲辰九月方明善攻溫州土家周宗道平陽甚急歸降于我明善恐益兵以圍胡深出師擊敗之遂下瑞安乙巳六月胡深取樂清獲其將吏送應天釋之戊常州初真約杭城下即納土來降下未幾元年王師克杭據境自若時遣問諜視我虛實屢通使于閩閩將寇上怒索糧土書三再責之數其十二罪真大懼集諸將就縣姑蘇未平弟侄諸將多言獨氏游嚴金陵

兵未必得志且步騎無如海舟何衛丘權爭之勸歸命
保官費不聽惟多集大船運珍寶爲泛海計九月朱亮
祖討之其月士誠就縛亮祖師駐新昌遣部將嚴德破
平關嶺山寨至天台縣守臣湯盤以城降丁酉攻台州
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亦戰死國瑛將遁會都事
馬克讓還自慶元言其方爲守城計乃復集兵以扼我
師急攻不能支遂走黃巖亮祖入城徇下仙居諸縣十
月追至黃巖復走海上 上又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
禎副之合討真于慶元檄諭三郡之人十一月亮祖進
兵溫州軍于城南明善引兵拒戰破之克其太平寨至

六事記

卷三

三十五

賊下明善先已懸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
東門柴虎將游女策應時克溫州獲其員外郎劉本
善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追襲明善于樂清海口
又破之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
圍慶元與乘海舟先逐府判徐善等率其屬出降真爲
追兵所及戰敗率餘衆入海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再命
廖永忠自海道會和討之國瑛遣其子文信詣朱亮祖
納款部將徐元帥李會亮皆降真欲揚帆遠去風輒不
利窘迫不知所爲亦遣郎中陳永奉書湯將軍求降又
遣其子明完等納省院諸司印章亮祖送國瑛于應天

十二月明完先奉降表至京師表曰臣聞天無所不覆
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
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於天地切念臣本庸才
處於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命曩者陛下震
轟電掣至于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時
固知陛下有今日矣日月中天幸依未造而陛下開誠
布公賜以手書歸其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
之間與中吳角安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
嘗上書謂朝廷杭越幕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
攻頓成昏昧兄弟子侄輩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

六事記

卷三

三十五

之難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無
所出雖遣使再三顧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
開城郭以俟正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汎海計者皆孝子
於其親也小校則受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雖
然臣對奔草莽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欲面簿待罪圖
處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
謂陛下不能容臣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謹昧死奉表
伏俟嚴誅表交真幕官詹鼎之詞也 上覽表曰孰謂
方氏無人哉是可活其命矣賜書原有真調湯將軍
手軍賜元昌國州守臣亦來降改慶元路爲明州府

爲尋從其僞官劉庸等于漳州明完獻二郡水手數萬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上卽大位真入見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食行省左丞祿以其子禮爲指揮僉事明完爲鎮撫佐明謙亦指揮僉事七年真卒年五十六初海趣有山不生草木名楊巖諸云楊巖青出海精無何鬱然其年真生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丘楠輩楠永嘉人頗廉儉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管私無深慮遠略其兄弟子任分治二郡改刑租賦率任意爲輕重任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國璋因瑛居台惟以買田造舟鹽貨爲

八五記四

卷三

三

富家訖及降參佐皆杖死惟赦楠仕爲詔州府知府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

朱國禎輯

平中原西北

吳元年九月平姑蘇十月庚申召諸將議北伐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爲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日上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因召將士諭勉之丙寅檄齊魯河洛燕趙秦晉之人丁卯大將軍兵至淮安明日遣人至沂州諭王宣父子已戒飭廬州等處嚴備王保保弟腦因帖木兒等辛未王宣子王信納款且奉表

八事記

朱四

齊平張士誠上遣使授信行省平章聽大將軍節制二人陰持兩端上密諭大將軍宣父子詭詐宜勤兵趨沂州觀變十一月丙子大將軍次下邳遣都督同知張興祖往徐州進取山東已卯大將軍至榆行鎮元會院鄭毅等皆降初上遣徐唐臣等諭王宣從征宣不飲行令信密往苦密募兵爲備俾來擒師大將軍受而遣之既還即叛唐臣走脫大將軍即日進兵討之連梁鎮撫性論不聽權水急攻宣出降今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信被殺信與兄仁走山東大將軍以宣反覆戮之諸縣皆降唐實諭大將軍向益都分精卒扼黃河斷

援兵庚子克滕州至臨朐克將丁玉明遁去尋來降兵至益都因遣王明入城諭平軍老保等不下辛丑據城力攻拔其城執老保等魯顏伯花不屈死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密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十二月淄川等縣皆降張興祖至東平元平濰爲德棄城遁追至東阿元參政陳壁等以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督迎見兗州以東州縣皆降戊申來迎使山東還言孫興祖所降將士數萬皆令領舊兵與俱進取上慮臨敵生變凡降將及官吏可用者悉送京師大將軍至章丘守將右承王成降已酉至濟南平章達朵只兒進巴以城降

八事記

朱四

專送京師張興祖至濟寧官吏先遁入守之元將鄧禮以密州俞勝以樂安降命中書省榜諭山東仁將散卒及歸正人鄧平蒲臺皆降大將軍自濟南復還益都分兵取益萊諸處皆下之洪武元年正月萊陽守將杜家寶納款丙申大將軍復如濟南已亥遣使至登萊諭祭海神庚子以鄧愈爲征戍將軍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三月癸丑副將軍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己巳遣康茂才從北征樂安愈勝復叛遣兵討之勝遁去城降元丞相也速來戰大敗之三月丙戌大將軍至濟寧衍聖公來見送京師是日

開尉半嶺引舟師由郭城趨汴梁丙申郭愈進兵南陽克之擒蔡國公史克新等大將軍至陳橋左君弼仲昌迎降遂入汴城守將李克彛遁去甲辰大將軍自中河取河南陳德守汴梁四月大將軍由虎牢關進至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水兒以兵五萬來戰大破之平章梁王阿魯溫以城降之察罕之父左丞趙庸守之壬子副將軍至嵩州降之察罕之弟許陳汝皆降遂取陝州康茂才守之甲子上諭諸將已克潼關勿遽西是日上發京師召大將軍等來會謀取元都馮宗異進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皆遁引兵而西華州自庚五月大將軍至陝州

六月

益兵以郭子興守潼關大將軍書諭撫郿帖木兒遣兵至虢州取毛胡蘆山寨遂與馮宗異俱還河南檄郿報書及馬庚寅上至汴辛卯副將軍入見勞之乙未辭還河南丁酉以何文輝守河南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入見勞之定計取元都癸卯辭還河陰遣任亮守嵩州副將軍至軍中發兵大陳橋七月己巳郭愈至隨州守將王誠等皆降壬申書遣征國賜大將軍糧餉俱集濟寧饒運乙卯勅會兵東昌北征己丑康茂才自陝州渡河歸皆降之辛卯大將軍等自陳橋入辭丙申駕發汴梁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山賊劉士原寇汝州

何文輝遣兵討破之丁酉大將軍檄諸將大會東歸分布士馬渡河閏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將士庚子大將軍發汴梁狗取河北道薛顯傳友德取箱輝元平章龍二走彰德降將喬院判叛於濟南指揮陳勝討平之癸卯師至彰德龍二復出奔降其甥右丞楊思祖守之乙巳至磁州丙午至都鄆守將遁去丁未至廣平元平章周昱先遁去是日薛顯獲元竊郭保部將侯愈院等郭保為王保保所殺妻子在趙州者悉被虜已酉大將軍次臨濟遣人往東昌促張興祖樂安撤華雲龍皆以師來會庚戌傳友德獲元舊將李寶臣等為鄉道遂遣友德開道通步驛顯

六月

時渡關過舟師壬子副將軍取德州癸丑大將軍自臨清會師至德州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戊午下長蘆遂下清州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浮橋濟師並河東西以進元丞相也速捍海口皇風遁去癸亥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迎戰大破之擒知院答剌孫進至通州夾河而營乙丑元國公知院卜顏等來戰大破擒之丙寅遂入通州華雲龍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開建德門北走八月二日庚午大將軍進師元都至齊化門填壕入城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林賽因不花右丞張瑄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

前殺宦孽鎮南威順諸王子公入汲玉印璽寶器開卷
封故宮殿指揮張瑄以千人守之如主官人令官寺護
視人皆安堵明日順德守將來降獲前樂安叛將劉勝
分薛顯傳友德曹良臣顧時廷選古北諸隘口遣故元
尚書九住還太原告諭撫慰蔡晉大將軍以鎮撫吳勉
攝大都路府事檄韓政自東昌分兵守廣平陵川華雲
龍經理故元都城楊鎮撫守直沽傳友德守盧溝橋而
前七月辛酉襄陽指揮王遇成進攻元石磨寨破其五
棚知院何真退保光石寨又明日攻破之擒其樞副張
拔等六十人斬之薨葬陽魯山等縣相繼降辛巳大將

大事記

卷四

五

軍獻捷表至京壬午稱賀改元都為北平府徵元故官
送京師駕發京師幸汴梁改為開封府稱北京蔡未
詔大將軍置燕山六衛于北平留孫興祖郭雲龍守之
進兵取山西湯和為偏將軍與平章楊瑒俱從西征薛
顯至古北口獲元濟卒戊子薛顯傳友德等畧大同壬
辰指揮曹諒克裕州泉白寨擒元平章郭雲故元留守
迺里迷失謀亂捕獲之甲午右副將軍孫宗異從征
九月張興祖下永平傳友德至大同獲元稱左丞等甲
子副將軍發北平下保定中山府十月戊辰朔駕發
北京大將軍徵劉聚守河間己酉副將軍克真定元平

大事記

卷四

六

車孫克義來降達魯花赤納納喀先開都城破其朝
服登城西崖上再拜投逆下蔡馮宗異湯和抵懷慶守
將白瑣住遁去入其城壬申至大行山斃于城破其驛
琴西取澤州守將郭宗哲等皆先逃留兵戍守撫順部
將韓孔兒來攻子車楊瑒來攻張彬往援之趙韓店大
戰不利甲戌元左丞王基自河中攻潼關郭子興擊却
之下丑上京師詔吳和取潞州大將軍分兵守雄
州霸州蔡已傳友德下平定州十一月四日辛丑大將
軍發北平未會副將軍於廣平遣趙庸守保定趙興
貴守通州王成守趙州辛丑守真定蔡顯追元脫
因帖木兒于石州大敗之仍與傳友德暮平定州丙辰
大將軍自真定下井陘戊午康茂才克河中大將軍師
度固關至平定州獲太原偵騎十五人分兵扼榆太泰
政傳友德守平晉各遣醫士往寧州晉馮宗異會師卻
愈討潞河蔡張獲之全而均房之地悉平定十二月丁
卯朔大將軍克太原初元主北奔命撫原帖木兒自太
原復取舊州兵出鴈門將出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
平大將軍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遁出太原必虛北平
孫都督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
其巢穴則彼退不得恐還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虛也若彼還兵來救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撫鄆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寨必亂主將可縛也會其將竊鼻馬約降且請爲內應遂伏兵營側分道夜掩之撫鄆方然燭坐帳中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變擾亂撫鄆倉卒不知所出悉納靴未及竟跳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追旦竊鼻馬遣其子來報大將軍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受降得人馬各四萬撫鄆奔大同副將軍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撫鄆遂走甘肅庚

八月

午薛顯等擊賀宗哲于石州諸山寨以次降定因遣兵守石嶺天門二關壬午馮宗異克絳州大將軍會兵太原遣兵取榆次開以通潞州分兵介休平遙陽曲等處討捕山寇皆克孟州復振據乾河口寨
洪武二年正月丁酉指揮曹崇等討紅蓮山寇平之大將軍遣指揮張煥以萬人取孟州山寨檄何文輝於河南從從遣傅友德巡太和嶺之西北顧勝超嶺之東北甲寅副將軍自太原還師征大同兵至守將竹貞棄城走大將軍令已獲軍士不許殘虐人民皆與完聚母得擾害孟州平乙丑韓政攻下鐵尖寨

在彰德府
二月

大將軍集諸州勑糧于大同以觀與祖鎮守副將軍自大同如太原沂州逃將王信等執送京師以寬諸大將發太原庚辰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曹良臣設疑兵驚駭之遁去追至薊州而還大將軍自霍州至平陽薛顯來會辛卯發平陽大河中造浮橋副將軍先渡河趨陝西三月乙未朔大將軍自蒲州渡河蒲城將士皆遁入守之并守鄜城進次棣陽自鹿臺趨奉元初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駐鹿臺以衛奉元及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遁去大將軍追鄒子興直搗奉元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遂拔兵令左丞周卨先

卷四

入撫諭明日整兵入城改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總潤署府事
師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謝奉元走盤屋爲民兵所殺平章劉德壽治書府卿史玉武遁去後哈麻之西臺御史徐瑄次早守固安湖進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相泰不進入終南山鄒守王可仰棄死哈麻失不左丞相泰兄三原縣尹朱春開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死也安宜不能盡副將軍進兵鳳翔李思齊全部西奔辛亥大將軍遣咸陽衛以瑛炳文守陝西引兵繼發承制命楊瑋征唐州亂兵四月二日丙寅大將軍在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岷鳳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大將軍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

表北界河津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威之思齊不北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朐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乃留湯和守營金與旺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龍州上遣使即軍中召副將軍還北平取迤北餘軍丁卯大將軍慶龍州大固關以王敬祖權龍州庚午進至秦州守將呂德等遁去追獲之遂入伏羌取宮遠至鞏昌其平章孫子中總帥汪瑩真保等皆降移輶子興守之馮宗興征臨朐丁卯李思齊來降之上初以書諭之有降志其子趙時與應下結思齊遂與王友大兵王出降時亦相繼來歸宗興遣宣使張永中龍捷京師大將軍趙宗正及趙琦等皆降

卷四

龍顧時征蘭州克之已卯大將軍入安定州癸未至會州甲申臨洮捷奏至上遣使諭大將軍李思齊已降未知慶陽寧夏攻取何如劉思道兄弟請許若其未降善防之乙酉大將軍至靖寧州守將遁去旬下隆德縣明日師度六盤山至開城諜報元豫王駐西安州襲走之盡獲其人馬五月四日丁酉大將軍出蕭關下平涼盡收未附山寨進克延安初張思道在慶陽聞克臨洮懼而走寧夏使其弟良臣代守既至寧夏為楊瑄所執良臣聞之遂以城降大將軍發平涼至涇州戊申張良臣復叛大將軍謂諸將曰上明是萬里外今日之事

果如所料會兵討之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偷通原界其西顧時畧其北傳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六月寧州邠州皆降遣指揮陳壽守原州黃旺守涇州涇州獲慶陽小元帥謀者戮五十九斬之已卯大將軍圍慶陽張良臣開西門出募恣人馬馳驛大將軍怒督宗異進逼西門明日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獲裨將九人斬之是日副將軍克開平初上命副將軍北征以平章李文忠輔之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開平道三河徑鹿兒嶺過會州敗故元將江文清兵於錦州得士馬數千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

卷四

又大敗之遣攻太興州文忠謂副將軍曰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為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達率兵遁新開堡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薊北悉平辛巳大將軍攻慶陽別將李德明遁袁州獲其謀將竹符思道理問也自辛夏來屢獲而斬之分兵守彭原張良臣自西門出兵挑戰我兵少却遂薄指揮張四營堅壁禦之馮宗異兵至乃退遂命陳德守西門傳友德會兵慶陽城下庚寅慶陽大雨霍山水石崩良臣出戰大敗七月良臣戰屢未降不許已亥副將軍

常遇春還師大柳河川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平袁
王保保部將輪扎兒破原州指揮陳壽等俱沒大將軍
聞之以驛馬關當衝要遣右丞徐禮守之指揮谷真守
彭原甫正守邠州海宗吳西臨驛馬關扼原州去慶陽
三十里而軍札兒復陷涇州丁千戶退保靈臺縣辛酉
海宗異出關討札兒走之八月甲子海宗哲寇鳳翔從
征降將衛文明潛以機事報宗哲伏誅丙寅慶陽小元
帥降其黨劫出之來降上命李文忠濟師合攻慶陽
行至太原聞虜衆攻大同甚急還兵援之由代出馬門
至馬邑遇其遊騎敗之晴天而雪文忠疑有伏引數騎

八軍記

卷四

一

往謁時已駐營去敵五十里亟前阻水爲營間道報大
同元將脫列伯盡銳來攻先以兩營誘敵死戰度其饑
囊分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釋與
其食追至東勝州而還別部斬孔興來降甲寅遣吳祿
勅諭大將軍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海宗異掌總
兵印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長規措無致
傷民章昌臨洮蘭州諸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之如
河中四外已寧則以都督同知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
之茂才帥其二往鎮山西凡太原諸城悉聽歸制其一
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遣偏將軍阿

京定議功賞俟朕與大將軍葬鄂國公畢日大將軍當
復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詰命悉領其家可諭朕意
都督僉事吳禎就會同宗異駐慶陽平章李伯昇同都
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庚辰陳德獲張思道部將王諱
等八人送大將軍時思道以慶陽反破關知良臣已去
行至環州破獲未克慶陽初張良臣之復叛也自以
其城高險而上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
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
兄張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等爲羽翼
姚輝葛八之徒爲爪牙故欲據字以圖大功反王師列

六軍記

卷四

二

營城下困之良臣不得逞數由戰皆不利又遣大將軍
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犬汁
九泥燕之平章姚輝熊左丞胡知院葛八等知事不濟
爭獻門納師大將軍約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
中命指揮宋呆引出斬之奏捷明日誅良臣之黨柴知
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以都督僉事陳德
守之賀宗哲遁去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全興旺據守不
能近乃以剗爲龍邑每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城中投
葉焚之敵輒以鐵鉤攫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興
旺諺曰彼謂我援兵未至不能出戰也突出擄之敵稍

退有頃卷營去衆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退伏兵誘我也乃止往覘果然敵復還攻益急衆欲棄城趨長安與旺略叱止之守益堅至是乃罷已丑大將軍至原州遣副時諱顯以萬人追賀宗哲有勅召還大將軍留馮宗異總軍事九月賀宗哲略蘭州聞王師至渡河走十一月壬辰朔大將軍入見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襲蘭州招禪張溫會諸將曰彼衆我衆難與爲敵然彼遠來乘暮擊之可挫其鋒不退則固守待援逃出戰保保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圍之數重堅守不戰鞏昌守將于光來援卒遇敵戰敗被執敵使諭降光大

大事記

卷四

三

呼口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嘗夜二鼓敵兵將登千戶朱祐醉臥不覺巡卒擊却之溫又乘急擊破其兵攔鄜管夜驚又聞大軍且至解去溫執朱祐欲殺之知事朱友聞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今虜退行法疑于額殺溫悟扑而釋之上聞嘉友聞直言諫長官賜絹帛錄溫功陞秩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復命徐達爲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鄧愈爲左副副湯和爲右副副征沙漠上聞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

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冠邊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急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由居庸入沙漠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服應援況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此是也諸將皆曰善癸卯王保保駐兵安定縣之西殺畧邊民二月金朝興取東勝州左副將軍至興和降其城進兵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

六事記

卷四

四

三月丙辰與祖克武州朔州戊午大將軍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曉大將軍進至沈見路遣鄧愈直抵其壘立棚逼之四月大將軍兵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殺交戰保保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壘中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帶大將軍率親兵急擊之乃退斬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明日出賊諸軍爭奪大獲之川北亂塚間擒王公以下千八百六十五人將士八萬四千餘保保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德濟送京上以前守諸全救信州及父死事有之勅大將軍當

正軍法毋請朝廷議功過以致威範激令不行五月乙丑朔大將軍分遣鄧愈招土酋自將取興元于西左副將軍敗元太尉鑑于白海子之路駝山進火開平平章上都等來降都督孫興祖等兵次三不刺力戰死指揮副使孫虎至茶馬河與元太尉買驢戰皆死之辛丑右副將軍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胡驕問之曰四月二十七日元主已殛由應昌往開平報喪左副將軍即督兵兼程以進奈那遇元兵與戰大敗之遂圍應昌明日克之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諸王省院官及宋元玉墨金寶等物無算惟太子愛猷識里達達遁去親追至北慶川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及紅羅山又降六萬餘人大將軍自撤州南出一百八十里累陽擒元平章燕琳遂入河州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攻興元守將劉恩中迎降留興旺鎮守自還西安鄧愈進克河州招諭吐蕃六月壬寅興祖巡大同北口與元將速哥戰大敗之獲王保保弟金剛奴四大王復寇武州亦敗走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金興旺擊却之明日復來攻興旺復戰而中流矢拔矢急擊斬數百級入城固守大將軍聞之還軍先遣傅友德克超黑龍江攻斗山入捺儿將卡炮列龍山上友仁大驚遁去九月故元宗主

大事記

卷四

主

札木赤自官山來降詔中書厚加宴勞十月命大將軍副將軍班師十一月至上平定沙漠表丙申大封功臣故元主子失篤兒國舅鯢馬等來降各賜第宅五年大將軍魏公出中路左副將軍曹公出東路征西將軍宋公出西路兵十五萬十九年大將軍宋公征金山兵二十萬降納答出二十一年大將軍藍玉兵二十萬至捕魚海兒擒虜管覆之虜主遁去獲次子地保奴俱見北虜記

第三葉十五行

大事記

卷四

二六

任亮在任元為同金至正中據兵據守安陸頗以威自馭倫伯在任安陸遂擒亮以歸關于其壯教可用

第四葉四行

陳勝在任元為同金至正中據兵據守安陸頗以威自馭倫伯在任安陸遂擒亮以歸關于其壯教可用

第五葉二行

張煥在任元為同金至正中據兵據守安陸頗以威自馭倫伯在任安陸遂擒亮以歸關于其壯教可用

大將軍征中原洪武元年取元都鐙以兵千人守官
驛者張五十九送二年國慶陽縣卒後處陽州元帥
將軍之事平受賞

第七葉十五行

曹崇 崇國初累功官指曹金李從大將軍克元督駐太
興指揮鳳賢玉將兵往擒未幾官平之二年二月從
取汝西李思齊奔降遂入京曰克慶陽明年從征沙
至定西襲破賊巢林木兒等皆取重
是至察罕驛兒及東勝等州皆有功

第九葉六行

王敬祖 敬祖國初亦面百戶從總督西陲與同翼分
州之南陽縣趙普勝出兵來不戰以數十騎衝陣降
亂衆兵乘勝疾擊遂破之克其寨八月取馬欽沙十月
從常將取東池死八月及九月克復池以謝將取
之從上現取獲明罕克濟濟平五安安慶克江州
不事記 卷四 十二

有功

第十葉三行

陳壽 壽國初以智勇肆除大將軍歷官指揮僉事繼行
中原洪武二年從克關隴等處守順州懷孔兄來
死之

第十二葉十五行

朱果 果國初預征討官指揮交取中原山西陝西破慶
陽叛將張良臣擒獲湯文被之果首入城良臣父
子方投奔馬引山之
送大將軍正法遂留戍守

王宣 宣化縣人元末爲司農林會貴河決集民丁陳
官自德門馬都事至楊市竹篋丁太鼓月間得三萬
餘人銳領治河數月工成時徐州芝麻李坡州東宜烏
都討使從後徐州被義兵都元帥于馬陵關縣州樂業

還樂源州投宣及子備俱爲平章攻豫州州大敗源
城大北後上以告諭之未降連徐居臣等往慰源
張氏義子委降候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許之
外令宣爲書招之不從與凡仁走山西大將軍以宣反
殺之

八事記

卷四

二人

平福建兩廣

吳元年丁未十月甲子 上命徐常二將軍北伐即日命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參政楊瑄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十一月壬寅廷瑞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丁巳廷瑞師至建陽元守將曹復嚆出降留指揮沈友仁守之時湯和廖永忠等已克方國真卽命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取福州 上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諭各處大事記

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旣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旣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人往徐郢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初陳友定據福建乙巳二月侵我處州參軍胡深往援遁去深追至浦城守將岳元帥拒戰擊敗之遂拔其城四月進攻松溪克之獲其將張子王其餘衆走崇安深請益兵併攻因規取八閩 上許之漸進攻建寧陷伏被執見宮丙午十二月建寧守將阮德柔來納款諸將請乘勢進取

上曰姑蘇平議之至是出兵矣定在福州環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以守至是聞我師已入杉關乃留同僉叅贊正孫副拒謝英輔院判鄧益以東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出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幽出領衆開南門逆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于臺上環附登城遂破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

六其記

卷四

三

鄧侄中丞鑑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望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孕耳麻不屈下獄死時金樞密院相鐵木兒居疾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和遣人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

洪武元年正月楊瑄遣兵擊永州破其援兵圍之元興化州守將趙萬戶等詣福州降指揮俞良輔守之莆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 上諭和當以德服人而先已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皆置血酒塞

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是時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西門約定謀于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兵巡蒞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發怒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心卽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至是凡十日連城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勢窮覺與副樞謝英輔泰政文殊海牙談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建魯花赤月哈麻具服北望泣拜與

八事記

卷四

三三

謝英輔皆自經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昇出水東門外值大雪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于海關其父兵敗自將衆來降遂併執送京師皆斬之傳檄至漳州元建魯花赤迤里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斫印章引刀自刎處總制陳馬兒以城降而朝廷美既降建陽即前延津沐英亦克崇安會兵進攻建寧元守將迤里麻恭政陳于琦謀曰東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皆望風瓦解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儲蓄尙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因而乘之可以得

志衆皆困然用是傷衆甚鑒焉美等進聞之數挑戰不出我師環四門急攻之迤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窮降詰其總管稱也先不花亦降于文輝走美悉徵其妹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城降欲以君爲殺今可平乃止執陳子奇送京師招諭汀州等處皆降之三月牙沙召選湯和普海運餉指征軍士令摩永忠爲征南將軍制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廣龍諭曰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入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

之郭北

卷四

三三

旅儻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陳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衛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瑄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進肅靖南服杜此一舉復遣李文忠總兵往福建而楊瑄兵由西路進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瑄遣左丞剛德與迎擊破之遂擣永州楊瑄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德與又擊敗之祖勝大城固守瑄等圍其城聞文貴引兵來援德與又擊敗之瑄自廣西來援者往東輟橋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

盛呂琛袁子明襲敗之百戶周迎戰死遂遣千戶王廷
取寶慶敗其兵于榮更難追至城下傅文貴遁去城潰
留兵守之并克常寧武岡二州洪武二年勅贛州指揮
陸仲亨等會師永忠進師三月楊璟進攻全州阿思蘭
遁走降其城廖永忠自福州趨廣東先以書諭其左丞
何真真已遣人求降既抵潮州真別使詣軍門上其印重
圍藉進至東莞縣面率官屬迎見陸仲亨等略定英德
清遠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守將張鵬程遁走遂引兵
會于廣州永忠次虎頭山張元帥以所部降至龍溪廬
左丞納款遣兵破斬偽蔡政邵宗迂初宗迂聞王師入
大平記
廣州遣其黨羅元帥佯言投降說軍勢而實無降意永
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迂遷延竟不
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
旦破之宗迂據三山寨兄弟俱殘暴害處近境頗被其
虐當再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
民往觀之爭唾其面遂與其徒背棄市新會縣士愛前
彬河源縣曹文昌及州廖仁等復聚眾作亂自稱元帥
永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魔魘蠱毒殺人父
捕斬之凶魔撤諭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
煩兵自下惟海南崖州萬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後賊大

壁擊破之又招諭諸寇廣東之境悉平遂進兵取廣西
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分命指揮胡瀚許等於各門築
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福勝
屢戰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鎗率
眾拒守百戶夏昇總城詣璟降因言福勝死狀夜三鼓
環宵兵四面攻之胡瀚洋等膽城入子賢復率眾巷戰
天明眾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
於是來陽等州皆降五月己卯廖永忠朱亮祖至梧州
守臣拜住等迎降進逼藤州元史部尚書張瑄首顏帖
木兒以便宜行省事王師至募人迎敵無應者聞藤州
守臣吳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曾
顏帖木兒戰殲張翔赴水死王師駐藤州其澤貴鬱林
容州寧縣及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皆降楊璟既克
永州引兵抵靖江城周德興先已拒險絕其聲援瑄屯
北門張彬屯南門六月亮祖復帥師自廣東來會攻之
二旬未下瑄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乃遣指揮丘廣
引輕兵攻開口殺守陉兵夾其退濠水掘填土五道與
城接遂克北門月城及水陸復攻其西門不報我軍死
者三百餘人相持兩閱月攻之益力其總制張瑄以書
繫矢射營中約降而瑄麾下裴觀二鼓縱城出見景備

言城中空虛可取狀璦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讖約
 四鼓入城命指揮吳興寧赴之其平章也兒吉尼出走
 被執廉訪僉事帖木兒不花以下皆自殺張彬初攻南
 城為守者所詭至是欲吊之墮下今禁約乃止眾心遂
 安戊辰永忠進降南寧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銜右江
 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來降戊子阿思蘭以象州降初
 恩蘭敗於全州率餘眾退保象州永忠遣兵討之師至
 賓外其部將李左丞來戰擊敗之思蘭度不能支遣其
 子備保納款至是率所屬詣永忠降廣西悉平楊璟還
 京而其月永定舊部將金子隆馮谷保復作亂攻將樂
 勢甚猖獗千戶宋國成固守賊黨日眾攻益急援兵不
 至國成棄城遁子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馮源等眾勢
 冠延平指揮羅德聚擊却之不旬日復突至索縣指揮
 蔡玉奮擊大破其眾追至沙縣子隆等負險拒守建寧
 指揮沐英遣兵夾攻擒馮谷保時 上在汴梁命平章
 李文忠率兵往討閏七月連破清流寧化諸山寨獲子
 隆誅之又陳總管者集餘眾陷同安指揮周淵在泉
 州往擊馳馬直入其陣斬之復同安南海賊馮蘭作亂
 縣人聞敏倡義擊賊捕百餘人以獻願永忠遂以敏權
 起餘賊帥之聚徒復聞其鄉敏力不能支為賊所屠永

忠遣兵討蘭斯之贈敏兵馬指揮表其鄉曰忠義閭地
 悉平

洪武三年二月遣阿思蘭楊完者不花等持詔諭雲南
 日本等國各賜冠帶衣服

附錄

第一葉四行

張彬一名敏歷功臣指揮會事從李文忠鎮浙東破
 賊德義降及漢是又圖沅州克其城歷湖廣奉政使取
 既平復取福建連勝連勝連勝連勝連勝連勝連勝連勝
 省空風降既降連勝連勝連勝連勝連勝連勝連勝連勝
 良辰并克平遠連京受意卒
 追封正郡伯世指揮會事

第五行

六五記

張彬一名敏歷功臣指揮會事從李文忠鎮浙東破
 賊文資進走資慶召還從楊璟取廣西梧州攻下湘鄉
 兵殺年九子五百餘部將六人遂軍其城連下諸州縣
 建政靖江凡二月始克之師還調征中原下山南縣
 府夫林上日太原之捷得此功其勢亦奇二年從大
 將軍取陝西分兵取唐
 將敏功被賞文之卒

第五葉第一行

周迪從取江南征湖廣功授巨元丁未冬從征廣西
 自勝西水接駐東即停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致遠
 撫日深指撫劇子男及迪等擊之迪戰死封贈致祭

第六葉第二行

吳興寧一名永寧國初環攻官制州南指揮從楊璟取
 武岡既克永州直抵靖江城下凡月中有內應
 者率眾登城而入獲其守將廣西悉平論功被賞

平夏

明玉珍一日與珍隨州人世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

信義爲鄉黨所服至正辛卯汝潁兵起珍團鄉兵屯青

山推爲屯長一日乃召兵從倪望于明年徐壽輝起斬

黃僭號都漢陽來招玉珍歸之授元帥諱倪文俊部下

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人稱晃瞎

子歲饑乙未春將斗船上夔府買糧已滿府已屬時元

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募兵義兵元帥楊漢聞之

帥部下五千至城外單騎入謁酒飲酒欲殺之漢覺脫

身走放船下峽一日漢渡殺部下遇玉珍訴其事且言

一城並有左丞相林禿不相下可取玉珍未決萬戶戴

壽史曰分兵半載糧還汚半攻重慶事濟進據蜀不濟

歸無損也從之進克其城完者都夜遁生獲哈林禿父

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宴然降者相繼獻哈林禿

于漢陽進爲職蜀省右丞相戊戌完者都自果州來攻屯

嘉定之大佛寺使義弟明二擊之明二黃陳人智勇遇

好語兄弟復從又密遣猛士夜服陳劫烏斗山寨均嘉

定城皆破之平章禰友輩遁去惟大佛未下相持半載

玉珍親濟師旬日城潰完者都參政趙資走龍州與耶

反草等被獲皆死之人稱三忠道出瀘州自訪元進士

劉禎瀘州人爲大名府經歷廉幹時有劉禎喜曰吾

得一孔明也信用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專政又殺壽

輝玉珍遂守夔關絕不與導自稱龍鳳王壬寅三月即

皇帝位于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徵周制設六卿又

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立妻彭氏爲皇后子

昇爲皇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定臘後十取其

開廷試賜重慶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祀之

祭癸卯命司馬萬勝司徒鄭興及芝麻李三道攻雲南

勝獨進梁王宗雅遁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宗雅復集

兵來攻勝敗于關灘引遷甲辰萬勝攻興元不克而還

劉興獨克巴州乙巳九月興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

壽萬勝爲左右丞相遣江傑來通好且獻良馬十月上

遣都事孫養法往報貽以書又聞征南兵多殺掠再以

書戒之萬勝取興元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太玉珍頗

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昇即位纔十歲改元開歷若彭

氏爲皇太后其都察院官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

義子明昭矯彭氏旨殺之劉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移檄

與兵昇命劉壽討之友仁曰不降昭國必不安昭者朝

誅吾當死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四月遣其學

士張某來聘上命侍御史茹哲報聘張以史圖其出

川險易且衆大宋洪武二年己酉七月關陝平定蜀聞之懼遣使來貢、士各書引公孫述李特孟知祥爲言勉以善守十月遣湖廣平章楊璟使蜀招諭不從璟還復以書曉之終不聽洪武三年五月大將軍自將取興元又遣裨將金興莊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進攻守將劉思忠出降即以興莊龍守之七月遣使獻木牒賚之其將吳友仁寇興元擊敗之明日復來攻守兵纔三千於蜀兵三萬固守發礮石敵多死傷大將軍得報還屯益門鑲先遣傳將軍來援乃遁、上曰此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用兵今有各奏明年正月三日丁亥

六事記

卷四

四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陳瑄時爲右副將軍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鳳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宴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讒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劬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噉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

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又命宋國公卿陳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劉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進取歸州閬三月楊璟兵大捷州大潰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等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繩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章權率兵出赤鳳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

六事記

卷四

三

岸以攻南城寨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阨江之衆環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四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陞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窺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擊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

去遂克階州湯和亦克歸州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
庸宜寧侯曹良臣江夏侯周德興悉平諸洞寨庸至中
塗而還友德進至文州昨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
以阻我師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貞等復集衆
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督
兵急攻破之世貞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上以湯
和等出師數月未有功復遣朱亮祖來助友德遂克隆
州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選精銳直趨綿州都督監玉夜
襲其壘守將向大亨驚擾揮兵大破之遂克綿州五月
兵至漢江不得渡乃命軍中造船百餘艘已卯船成將

大事記

三

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通江水漲乃以木
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蜀牛者見
之皆解體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悉
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衆乃留郤興
飛天張守瞿塘而自與親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
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何大亨悉兵戰城下友德遣
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日彼勞師遠
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滿海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
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隔江虞陳德追擊又
敗之獲其卒五千馬五百虞陳德走古壩友德乃以顧時

守漢州自荆擊古壩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
通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
進師恐其逗遛失事遂隆州接至賜璽書促之毋傳
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郡兵已越險次平州蜀
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
蓋平之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機
事且前日所語爾者猶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廖永忠
聞命率所部先進和循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
白鹽山伐木開導由新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
廖卿興等出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

大事記

三

爲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
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
橋橫據關上舟不得上遂遣壯士數百人小船踰山度
關出其上流人持檣帶水筒以濟餓渴衣青紗衣象草
衣色魚貫出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
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
最置火器而前黎勝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
突然而將士昇舟出上流若揚旗鼓譟聲于舟人此不
意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火擊大破之卿興
中火前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裨達等八十餘人斬

首于餘溺死無幾飛天張鑄頸等皆遁去永忠入樊
州明日漢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
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兩申傳友德進兵成都茂茂文
州復爲丁世真所陷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友德調兵
來援世真棄城走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恩中率官屬
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已亥永忠舟師抵重慶
次銅鑼峽昇等大懼石丕劉仁勣昇奔成都昇母彭氏
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且奈何益仁曰然
則奈何曰大軍入蜀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
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以免生靈

大事記

宋四

三三

于鋒鋒昇遂遣使請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
不受努卯湯和至會和忠兵駐朝天門是日昇面縛時
壁與母彭氏及羣臣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
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歡喜何大亨等家令其
子昇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遠昇等并降表于
京師宋亮祖兵亦至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
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衆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
以弩矢火器衝之衆山矢還走反蹂壽岳死者甚衆友
德亦中流矢會重慶捷報至壽等得報書聞昇已降而
室家放定皆無聞悉乃轉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蜀

丁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
三萬士咸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清拒
戰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軍民降初保寧城中有韓氏
年十七遭明氏兵亂處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處民
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
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
異之稱爲韓貞女上復命曹公按行四川城池撫輯
軍民分設衛所乙丑明昇等至京師命禮官定受降禮
禮部致孟昶入宋故事擬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
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上曰昇與孟昶

大事記

宋四

三四

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
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
稱賀制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丁
世真猶率餘衆寇秦州潘楫據堅守五十日既而援兵
至擊走之世真逃山谷自以嘗拒官軍懼不敢出夜宿
梓潼縣爲帳下小校斬首來獻中書省奏請行賞上
曰殺本管不義何賞爲時吳友仁尚據保寧上諭湯
和曰全蜀已下保寧偏旦夕之命乘勢而取無有不克
將軍裝徊不進何也和乃遣副德興會傳友德其攻克
之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月諸將班師還京各上

所佩印綬并全蜀金印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枚銀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八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疋以與友仁始寇漢中起兵端誅之餘發成徐州劉基獻策上親爲文紀功低昂諸將稱傳一廖大厚奏金幣願時以下遞減湯和十五表憂楊瑄朱亮祖趙庸不賞仍召和及三人刻其過皆頭首謝汪興祖贈東勝侯

第二葉第二十行

大事記

參四

三五

蔡哲哲字思賢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爲幹史歲辛丑上討友諒拔江州壬寅下南昌哲來歸授江南行省理問厚右司郎中辛卯命往鄧州招諭賈天瑞天瑞遣子入朝上書之書省奏致朝昇遣使往諭命哲等因兵革事歷浙江行省恭疏復入爲中書參政以所舉御史犯法爲廷臣所劾坐貶官卒

第三葉第五行

金興旺興旺從伐中原拔建康功最著會事通指鄧向知前建興至辛丑三年征玉解兵守之指揮使統兵取陝西出八百八流至略陽入汧州克興元領其地陝西都督金興明別招吳友仁來寇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與興明戰而中流矢援失復還斬數百級城中守兵雖取友仁仁乃歸城友仁復還斬數百級城中守兵巨股石敵兵多氣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德先令韓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

顯本傳關漢平山嶽下之今軍中人持十德松山友仁等見其起大驚來使逃去自是蜀人不復敢侵漢元十一月中原既平論功行賞賜文綬及帛四十匹四年征蜀取成都擒丁鑑于青州賜白金綬良

第四葉第九行

韋權權合肥人少好騎射善兵法元季從軍淮西爲副將南餘且慶取江右浙西征中原代西蜀統向有攻由指揮程德普僉事

第十一行

王簡簡字州人從漢江歷功陞都督僉事征明昇受賞以老歸家十三年卒追封霍山侯子彪爲指揮使

第七葉第十五行

萬德德字初從征討以戰功官指揮法武四年從湯將軍征明早連破慶城諸險要具出降部送至京賞

大事記

參四

三五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終

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那之十六世為曰張樂進求
隋開皇中為太平公史萬歲所破唐高祖武德七年韋
仁壽兵至徙治南寧州諸將皆降遂遜位于蒙氏張氏
或稱昆陽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其年系莫可詳 蒙氏
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焉之三十六世孫也耕
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尊牧繁息部眾日盛代張氏立
國號曰封民蒙氏偽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龍
玕岡山高宗時遣子入侍授巍州刺史死偽諡高祖
以爲高祖又稱奇王傳至皮羅閣賂節度使王昱求合六
詔為一許之封雲南王賜名歸義天寶七年死子閣羅

一五五

卷五

三

鳳慶懷太守張虔陀淫虐攻殺之節度使鄒宇仲通來
討大敗于西洱河閣羅鳳因僭號太蒙曆十三年留後
李宓兵復至敗沒其後連土蕃入寇神策都將李晟擊
破之歷十三世凡三百十年詳唐書其臣鄭買嗣奪之
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為蒙氏清平官詳之三傳歷二
十六年為節度使楊于真所奪推立清平趙善政凡十
月于真又奪之凡二年節度使段思平與師問罪于真
走死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倫魏者佐蒙氏有功
賜名忠國權清平官六傳為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于
真忌之使人索漆恩平避匿得奇錢于品甸波大村又

得神驕於葉鏡湖雲南縣正南大渡鎮逐楊氏有其地收國號曰
大理高氏世輔之三傳至素暉宋太祖立王全斌于四
川請取大蠻鑒唐之禍以王全斌大渡河曰此外非吾
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遂得長世焉凡數傳其主
正明為僧國人奉清平官高昇太為主凡數年臨終復
囑其子求段氏後正淳立之又數傳曰興智元憲宗二
年壬子遣大弟忽烈分三道遣自臨洮過大渡河經
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華囊及筏以濟進攻興
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興智奔善闡四中之別都也太
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

六五五

卷五

四

元異之白忠臣也虜興智滅其國得五城八府蠻郡三
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留大將兀良合帶戍守改善
闡為中慶路立分省宋度宗咸淳四年忽必烈已立封
第五子忽哥出為雲南王鎮之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
土統與智封為摩訶羅薩管領忽哥出死封其子松山
為梁王元季託中原多故段氏分據之於是有十一總
管出焉九代總管段功初襲舅為蒙化知府明玉真兵
三萬來攻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記功往救
敗蜀兵于開灘江再戰不利大驍萬戶蜀屯古田
寺段兵交濟夾其寺蜀兵死者大半追至回燈關又敗

之梁王深德段功妻以女已而忌功殺之從官員外楊
淵澤亦仰藥死于寶嗣職梁王七往攻不克因與謙和
自趙氏至段凡二千餘年雖通中國授官私改元稱專
號自爲一國國號曰南詔曰大理至元始稱雲南大理
實錄之

洪武五年正月 上遣翰林侍制王禕齋詔至雲南招
諭曰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
等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拒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
去年與問罪之師明昇出降生擒戴壽遂平其國再諭
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

六事記 卷五

人復遣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
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既至又
留不遣卒被殺

七年八月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賁詔諭曰爾乃元君
遺胤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達天命猶未臣服以若所
爲貽禍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其手何也彼自唐宋以來
皆受王封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彼特劫于勢力不敢
輕動今元祚既傾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
將不旋踵特遣爾親族宜諭如順天命奉貢來庭皆仍
舊官不然朕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俟唐宋故事賜以號

今與兵加討內外夾攻勢同拉朽爾其思之又遣故元
官趙元佑張進論大理宣慰使左丞段寶許以舊封還
其臣段貞來奉表歸款然以梁王尚強兵不能至寶持
兩端後大軍既至不克應又不即降以至於亡

八年湖廣行省參政吳雲被逮至京 上素知其才釋
之問曰雲南未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
人卿能爲朕作陸賈平雲頓首受命并遣所獲虜使鐵
知院等二十人與俱未至被殺時方捕虜征土耆未暇
討也

十四年八月癸丑朔 上諭廷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
六事記 卷五

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
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罪在必討於
是令諸將簡練軍士先給布鈔治裝凡二十四萬九千
餘人九月壬午朔命頰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
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征雲南 上諭曰
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如山川形勢朕覽圖咨衆
得其阨塞今者攻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
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
靖向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拒我出奇取勝正在于此
卽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

大軍直搗雲南彼此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徑趨大理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不煩兵而下師行上出錢龍江仍勸播州宣慰楊鐸以馬三千兵二萬爲先鋒又勞金筑長官審定獻馬丁未友德師至湖廣進都督僉事胡海洋以五萬人趨烏撒十一月平涼侯黃璽師趨普定十二月大軍由辰沅趨貴州攻克普定羅鬼苗蠻犯德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雷兵戍守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大軍既至沐英諸倍道出不意合擊友德是之疾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衝霧而行

大事記

卷五

七

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雲南連里麻望見大驚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宜速戰然急則反爲所扼宜整衆臨流俟之達里麻果擁兵拒水上英別遣軍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達里麻急撤衆以整衆亂夷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次接戰縱鐵騎搗其中堅大敗之生擒達里麻盡俘其衆繼進之遂平曲靖友德自攝烏撒分遣左右副將軍趙雲南梁王度不能交通入羅佐山再奔普寧州焚其龍元驛妻子赴滇池歿夜入草舍自縊癸酉兩副將軍兵至雲南守將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舊寨

丑開登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王等整師入城秋毫無犯并下臨安諸路友德兵循格孤山而南通永寧之舟遂臨烏撒其右丞賈卜遁去命軍士築城寇復大至友德屯山岡持重以待軍士固請贖度其可用下令曰我兵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合心必不一并力進剿一鼓可破若使掾險自固未易克也鼓譟薄之其酋長多中掣墜馬必我兵益奮疾進蠻潰走城遂舉工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諸蠻皆震懼未降十五年正月元征行元師張麟等各詣兩副將軍降得其金銀銅印七十四萬一萬二千餘匹壬辰捷

大事記

卷五

一

表至先是上已獎諭曰內使羅信到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肯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如何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于敵軍可不必回也至是又勅曰止聞雲南既克然屢書布章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首長爾兵守禦禁民勿挾兵乃至如爾輩不盡服之罪有雲南亦難守也又詔諭烏蒙烏撒東川人民苟能洗心效順當一視同仁無有所聞

金朝典舉兵臨安右丞兀朮等來降章宣慰司立臨
安府衛及各府十四衛置雲南都司以都督謝德
茂陳馮誠署司事二月命都督府選致仕武臣五十七
員分守雲南諸城勅播州楊鑑護送論水西諸酋長隨
此定疆界蓋郵驛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乙卯置雲南
布政司改中慶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濟
原明署司事戊午勅遷道官長及爲舉入朝已未以張
統等爲參政參議等官賦詩二章送之勅諭諸將曰自
古雲南諸夷叛服不常以其地險而遠民富而狃也馴
服之道必寬猛適宜事之委曲不煩朕慮朕當以古人

卷五

九

相期在漢武時始得西南夷終兩漢之世叛者十起光
武時將軍劉尚擊之路曲越雋其酋長多醺毒酒勞軍
因而襲擊尚知之分兵掩捕乃定諸酋亮討平其地因
資軍用終不復反亮沒後凡四反張疑一討之軍回復
反再討平之唐太宗時雲南自守高宗時入貢待之至
重反生侮慢前後九加兵屢戰不勝終不能馭元世祖
親下雲南親王鎮守終元之世幾至于七將軍觀此可
熟察其情詳處置爲今之計非准制其不叛重在使
其無叛耳閏二月霽罕至京賜衣帽及欽造還復賜各
土酋冠帶給以詔命使任本州知州等官仍諭諸將進

計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甸土酋國世開王師
至扼龍尾關以守藍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由洱
水東趨上關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乘
夜渡河遠出點蒼山後攀崖而上立旗幟昧爽我軍望
見踊躍譟譟會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
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山上軍馳下合擊敵大敗拔其
城段世就擒分兵取鶴慶麗江下金齒諸夷悉平置
平緬宣慰司以土酋思倫發爲使三月遣兵攻拔三管
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
征南諸將遂放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三百

入五

卷五

十八人至京賜衣鈔徙居軌羅先是上命友德等雲
南既平雷兵控守要害考元時所置兵數并計歲用及
稅糧徭役之法典事之便宜者以聞至是奏云雲南自
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國籍不存兵數無從
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戍守其賦稅則故元
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占今准
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嚴諸衛所查有見糧一
百八萬二十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
糧并放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
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具奏四月烏撒諸蠻復叛

上命留大軍討之。繫寇皆定。守將顧成擊敗之。六月。置大渡河千戶所。吳忠領兵造船。以渡往來之人。丙戌。上諭征南諸將曰。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竊舉動。靜曹定亦留兵如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暇。尙暇。我空城耶。不然。則士卒饑。何以取。摩又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兩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岩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于嶺上。當分兵直

第五

大事記

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修雲南志書。成滿英自大理還。滇池會傅友德進擊烏撒。七月。諭吉安侯陸仲亨。選到驍勇。留七星關爲先鋒。諭諸將。既克烏撒。留兵戍之。餘士馬悉討擊。未服諸蠻。俟其懾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七星關之南。烏撒之北。中爲一衛。其餘隨使立衛。無事。則分兵駐守。有事。則令兵勦捕。若分而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非便也。俟各處悉定。方可班師。乙亥。大破蠻兵斬首三萬。級餘悉遁去。追捕之。八月。制書褒美曰。欲勞以尊。酒

遠不能致。以朕心勞。之九月。雲南諸夷復叛。先是諸將軍分討蠻寇。未下者。雲南城中兵少。土官楊苴最桀驁。給其衆。曰。總兵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各料衆至二十萬。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熊馮誠拒守。修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千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急出兵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營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禮。江川等處。據險樹柵。

第六

大事記

欲圖再舉。英至。與誠等合兵勦捕之。生擒四千。衆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十一月。置雲南鹽課提舉司。楊思祖卒。陞吳印。張統爲左右布政使。十六年二月。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事。里不花及酋長。陞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衣服。以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穆。三月。友德等攻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岩。并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俱平。及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皆來附。七月。勅友德等討處習字九寨及五村大壩。下池等處。諸蠻明年三月。友德王班師回京。沐英留鎮守。

十七年雲南諸酋長來朝貢授官賞賚有差三月兩將軍至論功及德進類國公祿三千石藍玉仇成王新先為疾者加祿至二千五百石都督陳桓為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皆世襲餘將校皆連陞大賚加厚士卒悉陞小旗召吳印還京陞張統左布政統請以金銀折糧從之十二月沐英平普定蠻寇移兵勦廣西維摩餘孽通四川糧道、上喜曰英能如是朕無南顧之憂矣

十八年正月東蘭州韋富挑作亂討平之英在滇父仍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

入耳記

卷五

三

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為指揮統兵以守

十九年二月臻洞諸蠻叛復命賴公討平之十二月巨津州土酋阿奴聽叛襲劫石門關千戶滿果戰死吉安侯陶仲亨討破之賊遁山谷聞拘獲伏誅

二十年仍舊中鹽則例詔以耕牛萬頭精兵二萬五千

湖廣軍五萬陝西軍三萬三千屯種備征命耿炳文陳

桓弗昇往督之

二十一年正月羣蠻入寇英遣將擊敗之三月英大破思倫驤之衆諸酋論英核軍漸逼景東寇若月至去之

速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阻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方可決勝若悔軍納款議以太義賞令價費進馬方許罷兵陳桓師駐畢節、每分佈耕種六月東川諸蠻復叛賴公會兵討之九月請降越州土酋阿查米幾復叛討斬之置越州馬隆左衛統兵衛賴公還兵湖廣改普安軍民府為指揮司并王越州西南古魯昌之地置西涼衛于是雲南大定沐公世鎮其地

三十年置雲南提刑按察司初以荒服未設命布政司兼理至是始置司移陝西按察使張定為之御史姜滯

入耳記

卷五

四

楊山為副使監生馮子恭賈興牛廣訓竊溫為僉事其軍民重事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國朝置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在右分畫左曰進康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

西南曰蘭澹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澹自南入南海幅員

平越萬里官軍從夾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成武

以從或以僞黨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

四種番屬本之裏曰桑、本、安、色人在昔時為前軍

之五番總以兵民相混世為蠻蠻教時習俗有異桑桑

黃巢僞號取作詔史漢許平之思以巢居黑水之表
賊王爲南寧州刺史理石城即今曲塘也
日楚地半屬唐下故以韓以人漢之西裔韓連契夷
思等言主人也軍馬有數十萬少不下數萬思錄亦
萬餘人實謂皆任思昭顯千人是歲至十人近蠻屬郡
作立名者亦領數百六兩連非數千人來思
縣楚屬屬摩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
夷楚人三之蠻人七之各府州縣土官至多官巡檢典
史主簿皆世襲加銜至知縣知州指揮權在有司居平
衣食租稅卒有騷擾之事則發兵書令帥其部曲以從
然皆夷種編氓也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其地
南控交趾北接土蕃西擁諸甸東以曲靖爲門戶與蜀

六事記

卷五

一五

黔鎔壤麗江瓶角松番烏蠻與雲益知大牙然生官安
元爲南端宣慰使其後有諸番受買上與哲罕安九龍
府戶長烏蠻土知縣等按宣慰土知州等至安九龍
經妻安妻儒漢州專員以烏蠻安經縣轉七世
轉妻太子烏蠻安經縣此蓋經而烏蠻也
龍爲烏蠻土知縣此烏蠻絕而爲益羅也
諸夷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夷自相君長 本朝受錫梁
段以武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章其昭綱昭錄之舊稱
授以宣慰宣撫之新號葉文通于銀臺象馬陳于闕廷
版章設于職方紀綱之司屬在行省按籍所載不啻斤
地數千里併華所使並入提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已然

高廟惡諸夷數報賜之刀鬘斧罕四好今惟斧妙無存
其它相仍未替至土流並設之法自漢世已然天寶後
守長不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喬斬奸
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
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
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
以淫虐被殺辭于仲通福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
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

諸甸

其地多土司用事自宣慰宣撫而下長官司巡檢司尤
多以其甸某甸諸甸皆藏匿山林羣聚難處喜人怒獸
一言不合則慘等引弓相向死則以財物償之非德化

六事記

卷五

一六

所能懷柔各長官俱本土羅羅和泥人原無姓名各從
族豪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
相呼弘治初知府陳展以百家姓首二句司分一姓加
于各名之上唯納樓未受其地在郡西南遠者不下二
百里近者百里沐西平入安南蓋取道于此今蓮花灘
之外卽交夷而臨安無南面之虞者諸甸爲之蔽也惟
是流官憚瘁又不履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冠帶且始相
犄角而漸相傾危遂日尋于戈數十年來廣南沙儂以

征戎竊據其地高泥弱而無謀爲所并吞官兵討之不
得志各長官寄食如樓耳

貞論

劉太僕曰名文敬號石吾堂南右衛指揮人矣未進士歷太僕寺卿施羈縻于夷
狄非終首穿鼻之術查授之爵賞被之章服俾自爲治
而用夏之變與焉全滇諸夷其屢不侮而提其綱領則
自土知府而下數等列寇帶者百十人或給符與銅墨
雁行或捍圍與游徼旅進或沒齒不與期會或經年不
釋介冑深山荒服朋獸角以奉版章棘矢桃弧賈龍怒
而敵王愾無遐擇史置之勞有奔走禦侮之効此羈縻
六事記

之善物也其或負三苗之凶雄夜郎之太跋戾病于指
脛懸疣扼于喉吻潰癰必決而存亡係之矣

銅漏銘

張抗

雲南古西南夷地勢既偏晷度必差故觀天之器當極
精敏則民事早晚所歸始免疑滯更兼銅漏先總兵官
黔寧昭靖王屢嘗致意而工不稱事嗣侯襲總方面既
得良冶遂繼先志克成茲漏銘曰義和授時以象觀天
天有二曜與天周旋太陽主晝太陰主夜盈縮承短策
暑代謝何以則之置此嘉量水注箭淨時乃無妄勿輕
杪末歲功所起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支干縱橫陰陽消

息夫人昭合視此爲則內民之蕃各守程矩利爾出往
安爾寢處東作西成不愆不忘庶績成厥家用平康藩
臣施政能知其要九功斯勸茲器之妙

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王奎

洪武間景章任山西參政宜可山西布政無何俱以累
謫戍臨安王魯謀於韓曰吾二人白首相弔以至於今
天將崇茲土爲吾堂若封歟不豫銘之懼世之弗白於
遺又懼道之弗白於志也生名奎字景章太原生自號
括之松陽人銘曰箕也不可以簸揚斗也不可以挹酒
漿根適其逢而繫其庸不規而方惟秉以常將項質而
大耳記

第五

一八

連袂抑來天而握芒又何必說諺而較其短長徵以銘
章繁彼之藏韓作而言曰公豫自銘不豫吾銘可乎宜
可吾各伯時吾字號五雲趙之會稽人與公同出處也
乃銘之曰惟韓之原本於姬國以爲世懷鴻基未續聲
啟系相璫二王繩繩以丕緒歷元不競世弗隱先生機
德執不倚摘姦秉忠神其機致君有道沛以施載厲載
棘氣不萎達生知命壽乃壽我銘其藏永厥期

都御史王啓讀王韓二銘系以詩曰世弗白焉用銘天
將崇茲土死欲畱其名道別各有成男兒當自明君不
見齊有太公望挽竿遇主依周葬又不見晉有陶元亮

業官不仕自作恭我欲滅迹返太初漢陽安女皆吾居
風塵南北揀不得不作賢臣卿亦無封禪書

黔寧王祠堂碑

王 奎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
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天張弧撫機搶助 帝肆伐基隆
平氣壓崑崙邊滄溟出入星緯無留行勁涉滇海歷長
鯨長鯨既藏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橫噓陽吹陰孰敢
嬰文經武緯光晶瑩手揭元會歸廣庭上騎箕尾爲列
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昭堂堂遺像夾
兩楹神光夜夜飛爽靈瞻雲布鳥通音冥琴麗嘯香從
八尋記 卷三

雨旌修焉如雲搏紫清八衝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
千齡

黔寧王廟碑

程本立

主帝有赫降令我 明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
乃奮以冠龍興雲從日出機息勇奮其力智角其能焯
有聲烈則惟黔寧黔寧始生丁元之末乳我稚年天其
我剗匪回剗之實將啓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母之長
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 皇曰汝來汝
積其寔爲朕腹心爲朕股肱朝夕事朕食大都督繼陞
同知景階榮祿柱國懷獻西平是封建侯襲爵崇德報

功赫參升舊金匱石室子孫保茲世世無教隄平南巢
既定西陲北滅胡虜成行四夷惟彼滇南古之六詔元
有遺孽阻我聲教 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綿爾
劉爾龜樓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聲濤湧悠悠
群萌畏我格孤羅鬼化徒後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
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雷如雷大戰白石
手縛其魁戴厲我兵載林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
之遺孽破那覆巢父老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擒罔有
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散摩步施廟望稷芒河尋傳漢
蒙婆羅婆妻烏蠻白蠻東蠻西蠻穿鼻長繫黑齒繡面

八尋記

卷三

三

麗水金甌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區三
十六郡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修大開
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
遠邇詔汝西平其填撫之以撫其衆以飽其饒西平奉
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摩拊吹煦於懷之孩
艾夷蘊崇於田之衆於羊於狼以膺以礫於稼於苗以
膏以澤以興庠序以教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夷夷人
有言我亦人類遠於恩化弱肉強噬今也吳幸昔也奚
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耦我廬西平哺我
西平緒我西平日吁茲豈在子維 皇之命維 皇之

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一日哀聞，驚動輟朝，論祭以文，數備禮祭，有誄有謚，王以黔寧侯，其家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懷。江寧之隔，有鬱其兆，夷人不志，滇則有廟，金馬左立，碧雞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平國使王翰林文

張統

皇明建統之五年，洪武壬子，羣雄者定光祿，混冷乃騰西南，獨阻漸復。詔翰林侍制臣韓爲正使，往諭之。遇害又八年，辛酉，天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統備員政聞，再聞十五年爲歲，丙子第二千，紳仲緒來訪。

大事記

卷五

三

公願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莫考，無以致其情愴。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統弔于次，仲緒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以去。家後有書自書定來，以續大事記爲囑。乃此行絕筆，情惻在心，竟不得接其應，誓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于此極也！統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卽遠而志于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至孝者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子迎神以返于義，爲盡兒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時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緒因以公之家乘見。

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內，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內介而外方，有齟齬焉。其遭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卽行，與顧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艱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爲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匿，而義不苟免，卒慷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于臨難而其平時固已判然于胸中矣。嗟乎，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不幸焉。若遂以成敗爲優劣，則蘇屬國有規于陸賈，顏魯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言矣。其可哉！統卽弔祭，遂申之以文曰：訪前修之遺烈，今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修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惠希與桂醑兮，集眾美以爲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真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浣千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蔽。瞻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共在手。顧食焉而弗遑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節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今遇豺虎之信狴，彼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

大事記

卷五

三

新人固有一死今死固各以其仁惜之蘭之見推令終
腐朽于荆榛委蠅蛻而不顧令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
以飄忽令引彼煥爛之霓旋逐飛廉而東驚令歷倒影
以憑陵道蒼梧之曠今謂重華而是止愛傳說之有
託今亦徘徊于箕尾望故鄉而掩涕今予豈能獨睨夫
山鬼吁嗟歸來今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今兩
浩蕩而難儔將速返于故居今寧爾宅之深幽有子有
孫善繼而善述今長致享于春秋

雲南水路

武定尋甸姚安楚雄北勝安寧或瀕金沙江或有小溪

入江

卷五

三三

流入江皆可行舟以爲馬頭立統間王靖遠驛曾議開
金沙江嘉靖間毛會憲願部力主其說皆爲武定土酋
所阻而隆慶間陳都憲大賀再議踏勘以江中一處有
石橫亘可焚鑿爲報又以所費不及萬兩三月可以畢
功蜀商販犬木者近又多自姚安北勝順流東下略無
阻礙時又有阻者中止夫滇蜀俱古之梁州昔人謂南
中爲蜀之旄節兩省原自相通宋將狄青曾辟廣西追
儂智高至大興則雲南與廣西亦非阻絕異域欲安滇
以制夷則陸路通廣西四川者當開一開則滇夷無可
恃卽有變動我分道可以進攻川貴夷瘴有備亂犯順

者滇兵亦可以拊其背而襲其後矣水路通馬湖大江
順流直達兩京各省者當疏一疏則不惟滇夷失險不
敢跳梁卽有干犯我舟運糧源源而來士免枵腹之憂
亦可盡力然水源及支流其雜夾岸皆高巖叢葦下渡
如經饑釜炎熱多瘴終不可行也

黑水辨

李元陽

書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
黑水至于三危人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原出某山
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堙滅或
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麗三苗不應復在南夷之地當

六三

卷五

三三

何所據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
北麓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江路江二水皆歸
吐蕃西北來益與雍州相連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
豈所謂黑水者乎然瀾江西南趨蜿蜒細中內外皆夷
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縣西南迤邐向東南
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
外卽爲夷細則禹之所導干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江
足當之孟津之會曰湄人焉在北漢人焉在南以今考之
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
南中山曰昆彌水田洛山海經曰潯水西流入于洛故

滄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

勅農官張立遣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

則滄江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卽不在麗江

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

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

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

地形但謂麗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

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

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埋澗曾不知麗蜀滇三省鼎足

而立麗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麗蜀則尖

入滇滇麗之間正如三足檐然黑水之源正在檐頭

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

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

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

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

然皆枝水而流又不入南海諸鳥亮等所謂朝發南鄭

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元道都實因河之

流以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于前而明于後者今

能因滄江入南海之流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

知也

百濮考

董難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

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

百濮雋雅南至于濮鉛鄒語叔熊逃難于濮而蠻楚蚡

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已濮楚鄧吾南

土也又云濮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

濮折腹濮赤口濮黑焚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

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哀牢卽今

永昌濮人卽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鹿

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文面言其飾

也木綿卽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縹言其居產被

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也赤口

濮人調舌爲音如鸚鵡然言其舌聲也黑焚其色多黑

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諺爲蒲耳或以全濮

之地其人百種繫名百濮甚謬濮白所居連壤以白音

按之濮字在白音合于一屋謂蒲字在白音合于七寔

韻白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濮是一證也又濮俗截

大竹爲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耶筒之得名以此驗之

益明今之論百濮者既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訛以傳

訛如此

孔明

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關隘諸葛武侯南征不得入乃熟謀澤澤而北破佛光駐軍大理盡覽形勝以定規畫後有壇壝名祭天臺父老相傳爲武侯祭天畫卦之所遺跡宛然初南征時後主賜金銀一曲蓋一前後葆羽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備有王者儀衛遂得攝以祭天按封畫陣圖自南中始圖成神光燁然蓋武侯遺蹟在滇者最多廟祀處處有之

傅公父子

顏國公傳六德祠于雲南顏曰報功凡四子第三子添

八事記

卷五

三十七

錫字佑之元末大亂與父相失貌雄偉善經生業家杭州爲張兵所執尋得脫李曹公兵至投之授明州訓導傅機先引俟來襲先以詩通覺其誘言于州將設備誘縛機先以功陞知大名府元孽犯城住甫七日備未具出走下獄赦出安置雲南之永平擢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叛督兵與戰不利死之土人羣驛後立祠以祀平寬寬生璋璋生澄教諭江安生工科給事中良弼益

顏公之酌派也

傅公之酌派也

僧廣度原名曾傳中雲南嘉靖甲子鄉試知楚之盧溪

縣致仕歸精研禪理號卓然于一旦忽有悟視髮棄家住香林水月兩寺萬曆庚子杖錫禮貌眉普陀諸勝至杭之雲棲寺依沈蓮池受度今名過盧溪邑人以舊令故攀留供養忽感微疾預知逝期條然而化黔撫郭子章替其像曰僧而帝創業之明主帝而僧建文之寄寓僧而侯虎丘之廣孝令而僧滇池之廣度蓋自古王侯皆然而何分于玉輅韋布公起儒紳出長民庶已趨寂教忽焉頓悟普陀加輓雲棲解屢遊遊五老至止三顧雞足卓錫大酉軒翥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盧溪而仕盧溪而任將華藏海會之赴而何心于金馬碧雞之駐

八事記

卷五

三八

紀山

雲南另闢一禾至國朝始入職方山水至多至寺不可勝紀惟著在人口若記載者稍稍摘出備考

碧雞山在省城之西滇池之外一統志云蒼巖仍仍綠波千頃月印澄波雲橫絕頂可觀其大都矣金馬山在省城東二十里蜿蜒幽異綿亘數十里至於古城乃爲息壤有泉出於山根嘗有金馬隱現故名又曰呼馬相傳前代取經以馬負經至此馬逸呼而得之故曰呼

如左思賦曰金馬聘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羅儀又似
指馬色雞羽者顏師古曰金形如馬故曰金馬碧形如
雞故曰碧雞 距金馬山三里曰鳴鳳山舊名鸛鳴後
改之許其勝曰山光靈異景物歲變遠之九龍奔朝近
之雙鳳翔舞玉泉環帶碧潭綰轂 嵩明州東二十里
曰秀嵩山頂如偃月環州之山皆在其下俗稱搖鈴山
孟獲嘗立寨于此 國初尚書吳雲死難處南一峰曰
小秀嵩 點蒼山在大理府之北倚山而城有峰十九
有溪十八界在兩關之間條岡百里周迴萬步五月積
雪皓然人取以食山腰白雲如帶蒙氏封為中嶽漢書

卷五

三九

注山似扶風太乙之狀上有馮河中多白石穴而取之
如切肪白質黑章片琢為屏有山川雲物態唐李德裕
平泉莊醒酒石即此產也嘗有人咄地得石上刻三字
曰靈鷲山又他山曰青巔曰雞崑白玉凡曰羅笈曰曩
意曰龜山若拱若揖西向點蒼皆多石窟 東北一百
里曰雞足山名山記為九重巖岡巒奇詭三支如雞距
上有華首門袈裟儼然闢戶有如城闕入定之所人莫
能通佛刹非一其大者七十三寺仙靈所居世傳佛大
弟子迦葉波中佛衣于此以待彌勒 實錄 趙
州南西平里曰雞欄山即白崖山西平侯更為定西嶺

浪穹縣東北四里曰蒙次和山三面險峻四面臨
河六詔時施浪詔居焉曰蓮花山其狀酷似山麓有浮
圖傳云唐三藏法師所建以鎮紅孩兒之怪 南二十
里曰畢鉢羅窟山在白崖山西一名賓波羅窟巖巖聳
拔千餘丈其下林麓蒼鬱南詔時有杜老蠻者即崖而
寺上有得木仙橋其本非常每月十五夜橋木自換又
有奇樹名菩提樹亦名思惟樹西陽雜俎三畢鉢羅樹
出摩伽陀國 佛光山在臨安河西縣西十里形圓如
佛于此立誓巖然險絕山半有洞可容萬人 巖山
在蒙化府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自哀牢將其子

卷五

三九

細奴邏徙居於此築巖野圖城自立為奇王號蒙舍詔
上有浮屠 徵江府路南州北曰開索嶺嶺有關索廟
生接玉筍山下瞰撫僊湖湖週三百餘里北納諸溪南
若德人東會鐵池蠻江而安里河玉筍山其上有銅鑪
連南海星湖周八十餘里相傳開漢壽亭侯之子從武
侯南征凡鑿山通道多用其力歿而祀之在尋甸者稱
英烈侯在江川者稱龍驤將軍 漢化八年有虎為患大
其蜀志稱關公與子平同夜難于臨沮子與關宇安國
少有令恩丞相諸葛亮深器之弱冠為侍中監軍數歲
卒南中平所祀當即是與今黔中安莊營亦有關索嶺其
西有驢甲巖下有馬跑泉晉昔時遺蹟尋甸新興徵江

江川所在皆稱開索夷語呼索華言父也

紀水

滇池在省城西南周五百餘里又名滇南澤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其池源廣而未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鑿池于長安習水戰倣此也池北受水而傾西南爲海口北入富民縣灌廣趙塘赴金沙江西湖在上流又名積波池周可五里東五百里曰盤龍江發源自嵩明州故邵甸縣山中九十九泉合流西注曲折而南入滇池西南八十里曰海口以滇池諸諸州之水至西惟此一河泄之若咽喉然沿海財賦歲以萬計其利害繇於

八耳記

卷三

三

海口之通塞歲一漚之西洱河在大理府城南一名昆瀾池亦名瀾海卽水經所稱古葉榆水也源出浪穹縣麗谷中山下世傳黑水伏流別派自縣西北來匯於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抱珥之狀故又曰珥河達縣西南縣石穴中出又會蘭滄江而入南海水中有三島曰金梭曰赤文曰玉几水涯有四洲曰青莎曰大鵠曰鸞鶯曰馬蕉凡九曲皆可田可廬而大鵠洲隨水升沉如世稱鸞鶯洲然又有十八溪源自點蒼山椒懸瀑注而成同入洱河河多奇石往往覆舟如神進退若履屬不安蓋運去歸屬聲曰是法住法住安從遇明日水浮死鱗百餘其處乃息因創羅空寺寺西有觀音閣應

崖特嶺源如白石江在曲靖府北八里地多青石幾又名天鏡湖惟此獨白蘭滄江在蒙化府城南一百五十里源出

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滄江後訛爲瀾滄今又訛爲浪滄南流入永昌雲龍州順寧景東元江交趾達南海蒙氏四潰之一潞江在永昌府城南一百里又曰怒江水經注云瀾江訛爲露源出吐蕃流經芒市兩崖陡絕瘴癘甚毒秋夏不可行至木邦地名哈嘿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蒙氏四潰之一盤江有三其一在雲益州蓋雲貴必由之路江有二源北流曰北盤南流曰南盤環諸山各千餘里至平伐橫山

八耳記

卷三

三

寨合焉州據二江之間一在阿迷彌勒二州分吟處源自新興州經建水衆流所匯瀾漫浩蕩一在宜良縣曰大池江從潞江府舊邑市縣北流入縣境盤折六十里遇鐵赤河至蓮花灘入交趾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龍州犁牛石下謂之犁水說爲麗佛經云板提河一名金河池山海經曰黑水之閭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卽其地也滇江產黃金綠玉琥珀之類東至巨津寶山三面環麗江至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秦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縣受龍川諸江水又東至武定元謀縣

受其寧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開基武
七三消始創蝗川後甸松坪祿勝兩屯龍父石門五道
河羅敵大石壩富民赤舊壩普渡河廣翅塘諸水又東
經會禮州受寧遠越溪雙橋長河溢沽打冲東河幾池
諸水又東經川齊慮部過烏巖山受尋甸牛欄江壁谷
川齒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受尼溪太
小紋溪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入於岷江此爲北金沙環
繞雲南境中至于南金沙源出崑崙山西北較北金沙
瀾滄潞江更流遠上流已濁澄若重瀉驟然深碧夏秋
漲溢江色不變近大宛國百里麻來山至孟養極北不

$$f_{\text{eff}}^{\text{eff}} = f_{\text{eff}}^{\text{eff}} - \frac{1}{2} \frac{f_{\text{eff}}^{\text{eff}}}{f_{\text{eff}}^{\text{eff}}}$$

聞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楫
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殆西羌之域今只就流養
以下可見者言之合大車江大盈江方名金沙卽王靖
遠追麓川戰處南入甸海北金沙乃元取大理章筏所
渡處自四川行都司會州建昌烏蒙馬湖入江惟支流
入雲南益南金沙入海爲大北金沙入江爲小截然兩
江非一也楊升菴宿金沙江詩曰往年曾向嘉慶宿驛
樓東畔欄杆曲江聲徹夜攪離愁月色中天照幽獨豈
意漂零瘴海頭嘉慶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詠腸
斷金江萬里樓

西五

百壁山在州之列鵬林直上六十

江漢水脈源出岷山經秦州而東至咸陽
 漢水又東南入江爲鄧州之南境也
 金馬其南有縣焉曰江陵即秦州之南境也
 城東鳳凰臺劍門自保寧府東至合州約民府西南二
 百里至金沙灘則軍民皆曰漢水矣東川經歷諸至敘
 形勢宛然下置樓台三江觀之則升府之詩方有一在
 沙江之裏委亦同 詳祠江在臨安府蒙自縣一曰在
 烏蒙界有祥鄉太守陳立以金城司馬建威帝河
 與句町王禹淵以兵會加攻誅平二年爲牛跡夜郎王興
 解不從立至討典殺之二人降莊躋留王滇量且蘭祥
 狗國漢立祥鄉郡史記正義曰崔浩云祥鄉繫布城莊
 華陽國志曰莊躋伐夜郎軍至且蘭 所築在省城北
 十餘里又 楸船於岸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柯
 大舊已 卷五

三、

處仍改土名爲牂牁牁者立兩櫓於兩岸中繫以繩
舟循繩而渡蓋其水迅急不容持楫今貴州盤江崇安
江皆然 昔渡河在勸祿州東北渡處形如獅子又名
獅子江 大渡河源出鶴州至黎州九十里東注嘉定
入于岷江雅州有大渡水在蘆山縣北四十里叩縣
山必由之地故曰大渡舊設大渡縣東南入南安縣羅
平州西南二里亦曰大渡河 可渡河在四川烏撒府
出山谷中清而駛羣以巨木橫溪上曰可渡河 七星
關在烏撒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頂有七峰自周泥山
趾陟巔窮日乃至水注于陸廣河爲滇蜀要津 建昌

會川衛中道曰綠廠有銀井西北至抱松管船邇孫水

孫水亦金沙江之別派繞水孫水淹水瀘水大瀘水諸水沿流通爲一津即若水也東流注馬湖江諸葛武侯

南征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臺登即瀘沽會無

即元謀也夷岸皆崇山羊腸百轉邇流而北高下因山

紮曲因水陵谷間絕者爲危橋以渡水蝕山趾石齒碎

瘳者不可通輪蹄或行水中夏秋瀑漲則道斷山水稍

衍之地爲營哨環重垣塹深隄爲草屋以居戍卒恒有

水災水之東爲猥西爲養猥屬皆椎髻被氍毹持刀盾

番屬居硎房髮頂拔弓矢出掠無時北至白水歷觀音

半站營有橋曰小高橋河西有德昌所差美材賈人販

之版十金者至江南可百金又中產不燒木其物得

於山谷石脉中掘深丈許非石非木堅而且白鑿之綿

綿不斷如絮緒以爲輅投火不燼名曰火毳漢桓帝時

梁冀作大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詩伴爭酒

失杯而汗之冀僞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燦然而熾如燒

凡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如水滯即此神異經曰南方

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本晝夜火燃得

烈風不侵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

熱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積其

毛織以作布若汗以火燒之即清潔也建昌衛有卅

池即古卅都一曰卅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魚長

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李膺益州記云卅州都

下踰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地頭上戴角在

林間姥憐而飴之役稍長大遂長丈餘縣令有駿馬地

吸殺之令大忿責姥出地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

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姥乃感人以靈言曉令

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老雷若風四十

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女頭那忽化爲是夜方四十里

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陷河惟姥宅無恙迄今

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保宅側恬靜無

大風靜水清猶見故郭樓櫓晏然冷水淺時彼土人沒

水取得舊木堅真尤黑如漆好事者以爲枕相贈湯

泉甚多在宜良縣西三十五里者酷熱如百沸之湯又

有可燂羊豕者龍泉龍潭龍井有一府至十數處爛柯

山孔明遺蹟在在有之其秀鍾爲珍寶爲仙釋爲人物

而不勝瘴癘產爲異種也

宋史氏曰天下大矣神禹平水土九州內外度無所不

適然只畫爲荒服後王各差其德力爲廣狹既盡人

工亦終聽天數故自夏殷而後萬國縮爲八百兼并既

多儘有遺于王化之外者春秋時伊洛有戎決非侵而

透入當由威而內遷事不可攷風亦漸移聖人始下謹
嚴二字視太古之任任條條何如哉秦混六爲一所謂
三十六郡者半屬羈縻漢有中原至武帝始廣逐苦虛
耗由唐迄宋北西南三方之落日蝕內地至元胥
天下陸沉而後我聖祖興焉驅逐有漸包舉無遺而
又截然畛限煥然文明西北非郡縣之地只有固圉雲
南有山川之奇編同內服傳之二百餘年事變屢更英
烈不替雖金沙一帶鞭長難及而十二郡與各軍州尚
遵聲教且從此整頓舊跡可尋卽不爲王靖遠獨不可
爲王三原乎故稍詳之以補地理之缺云

大事記

卷五

三七

皇明大事記卷之五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六

朱國禎輯

祀典

高皇帝渡江用兵遂成大業丙午十二月群臣以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制作今應天新城既建宮室制度亦宜早定上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營建甲子上親祀山川之神祀冊曰維神盤礴江東氣運凝會之處人莫能知予自乙未渡江丙申駐師金陵撫安黎庶於今十有二年拓土廣疆神人翼贊茲欲立郊社建官宇於舊城之東鍾山之陽國祚綿長惟

八耳記

卷六

山川是從敢告謹於是日肇工事明年

丁未八月圖丘方丘及社稷壇成圖丘在京城東南正陽門外鍾山之陽倣漢制爲壇二成第一成廣七丈高八尺一寸四陛正南陛九級廣九尺五寸東西北陛亦九級皆廣八尺一寸壇面及趾甃以琉璃磚四面琉璃闌干環之第二成周圍壇面皆廣二丈五尺高八尺一寸正南陛九級廣六丈二尺五寸東西北陛亦九級皆廣二丈一尺九寸五分壇面趾及闌干如上成之制甃去壇一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磚四面爲雲星門南爲門三門門廣六丈二尺五寸左門一丈一尺五寸

八耳記

卷六

五分左右門九尺五寸東西北各爲門一各廣九尺五寸去壇一十五丈四面爲雲星門南爲門三門門廣一丈九尺五寸左門一丈二尺五寸右門一丈一尺九寸五分東西西北各爲門各一各廣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四面直門外各爲甬道其廣皆如門爲天庫五間在外壇北爲雲星門外南面廚房五間西向庫五間南向宰牲房三間天池一所俱在外壇東雲星門外東北隅牌樓二在外橫角道東北繚牆在外內壇外東南兩地高九尺洞七尺開正南出戶方丘在太平門外鍾山之北爲壇二成第一成廣六丈高六尺四陛各廣一丈八級第二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陛南面陛廣一丈二尺八級東西北面陛各廣一丈八級甃去一十五丈高六尺四面爲雲星門正南門三門門廣一丈二尺六寸左門一丈一尺四寸右門一丈六寸東西西北各爲門各一各廣一丈四寸周圍爲外牆四面各六十四丈皆爲雲星門正南爲三門中門廣一丈六尺四寸左門一丈二尺二寸東西西北各爲門各一各廣一丈二尺庫五間在外牆北雲星門外廚房五間宰牲房三間皆南向天池一所在外牆西雲星門外西南隅瘞坎在內壇外壬地社稷壇在官城之西南皆北向社東稷西各廣五丈高

五尺四階每陸五級壇用五色土色各隨其方上以黃土覆之壇相去五尺壇南各栽松樹二壇同一境地方廣三十丈高五尺甃以磚四方有門各廣一丈東甃以青西甃以白南甃以赤北甃以黑瘞坎在壇西南甃以磚砌之廣深各四尺周圍築牆開四門南爲靈星門三北戟門五東西戟門各三東西北門皆列二十四戟神厨三間在壇外西北方宰牲池在神厨西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銳立於壇上半在土間近南北向甃不用主器漆爲中都皆建後修十一月上出觀園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上曰古人於

大司馬

卷六

三

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祀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壇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二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真兩代之所未及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因命循歷農家加訓厲焉十二月上御新宮卽位祭告上帝明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

上南郊卽大位見大英記建元洪武元年二月上初部司院諸儒臣曰禮部尚書崔亮學士承旨閻安侍講學士朱升直學士兼太常卿范常學士

士詳編修宋濂傳制唐書帝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同王神太常卿楊訓文昔帝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致誠敬外備議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興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願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學長等奏有國天祀曰圓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上聞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事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馬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素人燔書

大事記

卷六

四

滋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祖因之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於武帝有雍五時之祀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及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未嘗舉擬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尊元始之制而先正之禮變易盡失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強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圓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歲生帝於夏至之月祭於南郊四月

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祭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肅說軋封中復從鄭玄議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國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合或分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

卷六

五

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祭方丘之說曰按三代祭天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祀之於澤中之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天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

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感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壇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祭自漢武用詞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禮如祫祀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闕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

卷六

六

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貞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久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一社稷之說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接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於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群姓而立者曰

大社與自爲立者曰王社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
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
祖降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大
社大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月及臘一歲三祀
唐因隋制重建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一歲
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管社稷于和議門
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
仲月上戊日皆從之 上親祭大社大稷大社設正位
在東配以后土面向大稷設正位在西配以后稷面向

六事記
卷六

各用玉兩卽幣黑色特用犢一羊一豕一邊豆各十
士后稷位並同不用玉祭畢賜群臣享胙于奉天門復
議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學士陶安奏考諸禮天子太
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
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
宮望祭 上是之十一月初三日庚子冬至祀南郊
並先詣太廟告曰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茲
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懼有
責焉況去年上天垂戒早暮兢惕恐無以承 上帝好
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 祖神與天通恐 上帝

有闕願以此言敷奏帝前善惡無隱惟 上帝覽之候
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詣殿庑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圖丘第一成設 上帝位南向玉用簠簋
帛牲皆蒼色遵章重簋各十第二成設大明位在東星
辰位次之夜明位在西太歲位次之位用純犧一幣各
一大明用赤夜明星辰太歲皆用白遵豆各十先二日
上省牲至期進俎初獻亞獻終獻畢還詣 太廟告成
上御奉天殿行慶成禮翼日大宴 皇帝太子親臨
祭五年居守停
洪武二年二月 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祀畢耕籍
田于南郊先農壇在籍田之北高五尺濶五尺四陸籍
田在皇城南門外御耕籍位在先農壇東南高三尺濶
二丈五尺四陸其神位先農正位南向后稷位西向正
配位幣各用青色其餘器物禮儀並與社稷同但不
用圭仍加登三禮部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
受職沈括機唐制云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遣祭告惟
太廟則 皇帝親行祭告今擬圖丘方丘大祀前期
上親告太廟仍遣使預告百神如祀圖丘則曰某年某
月日 皇帝有事于圖丘春爾百神以相祀事方丘亦
如之仍增天下神祇壇于圖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
皆題曰天下神祇壇祀之 上謂崔亮曰先賢有言見

六事記
卷六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孝今
祭祀省牲於神壇甚邇撝之人心殊爲未安於是亮奏
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三百步 上喜曰必如是而後
可亮復奏大祀之牲 上宜躬省若中祀小祀請俟舊
典令太常卿禮部官往 上曰朕既齋戒以事神於省
牲朕豈憚勞於是凡親祀 上皆躬省又諭禮臣曰凡
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蒼生祈福宜
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
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_{可以}感格_臣曰朕每祭
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_臣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

六五記

卷六

嘗敢自微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惰今
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乂大抵
太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
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者爲令五月癸卯夏至
祭皇地祇於方丘正壇第一成設皇地祇位正中南向
玉用黃琮幣用黃色第二成設五畝位在東四海位次
之五鎮位在西四海位次之 用純犢一五畝五鎮帛
五四海四清帛各四隨其方色敬齋之日 皇帝備法
駕至天玉神祇壇祭其正祭儀物禮樂並與闕丘同入

月 上以每歲祀天地社稷嶽鎮海瀆靈星諸神皆設
壇祭有定期然祭之日或爲風雨飄頓而升降出入之
際奔走百執事之人宛服沾濕非惟不便行事又因以
褻神乃論禮官考前代有卽壇爲殿可蔽風雨便於行
事者至是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議南郊壇祀
天或值雨雪則就太尉齋所望祭元經世大典載社稷
壇建外垣之內北垣之下亦嘗建屋七間南望二壇以
備風雨曰望祀堂請依此制於闕丘方丘壇南皆建殿
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遇風雨則於此望祭焉 上
從之亮又奏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諸神卽周

大事記

卷六

十

禮幽祭之際漢嘗立靈星祠以祀之然星之祭所以壇
而不屋者將以通天地風雨霽露之氣也屋而祭之似
乖於禮故唐宋不用然諸壇既爲殿屋則靈星諸祠亦
用爲便 上曰風雨星辰之神其氣流通其神無所不
在且祭壇有屋所以棲神靈風雨便於行事何不可也
靈星諸神其准漢制於城南爲壇屋以祭亮又奏壽星
於 聖壽日致祭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示與民
同受其福也八月望日記靈星建官行禮以爲常從之
明年同中司命司民司祿又按禮記郊祭器用陶匏瓦器尚質故
也周禮遵土凡祭祀供簋豆之實疏曰外祀用瓦簋今

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盤盂之屬與古之簠簋登豆制異今擬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倣古之簠簋登豆惟邊以竹節從之初南北郊之祀群臣屬請舉配典上議議未許且曰俟平慶陽議之八月慶陽平冬至將行郊祀禮群臣復固請乃從之禮部因言先時郊祀以未舉配天之禮故禮成復詣太廟奏謝今既議舉配天廟謝之禮宜不用惟先祭三日詣太廟以享告從之十一月乙巳冬至祀圓丘始奉 仁祖配先三日 上詣 仁祖廟告曰惟我父母德應上帝實生眇躬今代前王穆理天下爲億兆主已經二載凡兩祀天地未敢舉行配天耳記

卷六

天之禮者蓋功業未就故也今疆宇既廣民生稍安敬用今月十四日冬至恭祀圓丘謹請 皇考作主以配至日行禮 仁祖配位設正壇第一成之東西向陳設同上帝但不用玉行禮如上帝儀

三年建齋宮于圓丘之西方丘之東十一月命禮部改作天地等房壇牲房先是 上以郊祭之牲與群祀之牲混養不足以別事天之敬乃因其舊地改作而加飾飾中爲三間以養郊祀牲左三間以養后土牲右三間以養太廟社稷牲餘屋以養山川百神之牲凡太祀牲儀前一月 駕躬視滌養繼命群臣更日往視歲以爲

常

四年三月改築圓丘方丘壇 圓丘壇二成上成徑四丈五尺高五尺二寸不成周圍壇面皆廣一丈六尺至寸高四丈九寸上下二成通徑七丈八尺高一丈一寸壇址至內壇牆南北東西各九丈八尺五寸內壇牆高五尺外壇牆高三尺六寸 方丘壇亦二成上成面徑三丈九尺四寸高三尺九寸下成周圍每面廣一丈五尺五寸高三尺八寸上下二成通徑七丈四寸高七尺七寸壇址至內壇牆東西北八丈九尺五寸內壇牆至外壇牆南北東西各八尺二寸內壇牆高四尺三寸外壇牆高三尺三寸

卷六

五年六月將有事于方丘賜陪祀官及樂舞生以下凡執事人明衣布 上御齋室謂省臣曰朕前數日心中弗寧夜不安寢若有所警者忽聞中都皇城萬歲山雨雹甚大其是在乎據占書冰雹乃兵象宜遣人戒飭守禦官嚴加防護以備不虞省臺官因奏各州縣冰雹傷禾稼鳥雀亦有死者 上曰漢宣帝及石勒時亦有雨雹損禾稼斃飛鳥事人若能恐懼修德則天災可彌朕乎此不敢不謹

六年九月鑄太和鐘成建樓于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

祭社祀候 駕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 駕又
登之

七年七月增圖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圖丘第一成設
昊天上帝正位 仁祖配位如舊第二成東設大明位
西設夜明位內壇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設于
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壇西則風雲雷雨及
五鎮壇內壇之外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大
下神祇二壇設于海濱之次方丘第一成設皇地祇正
位 仁祖配位如圖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五鎮
位內壇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山

大耳記

卷六

三

川壙二分設于海濱之次內壇之外東西各設天下神
祇一壇 上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爲未嘗命學
士詹同宋濂議乃改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即分官行初
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
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罷之

十年 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命舉合祀
之典即圖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 上
既改建太廟于雉闕之左惟壇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
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制欲更建之爲
一代之典遂下禮部尚書張壽詳議奏曰按通典顓頊

祀其工氏子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子柱爲
稷田正也高辛唐虞夏皆因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
祀之此社稷之祀所由始也商湯以旱而遷社以后稷
代柱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謂社稷勾龍稷
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神而陳氏禮書又謂社所以祭五
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社爲社土總
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祀祀之
稷以有播種之功故配祀祀之二說爲不同漢元始五
年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唐宋及元則又以
勾龍配社周棄配稷蓋本鄭氏之說此配祀之說緣於

大事記

卷六

十四

古昔初無一定之論也至於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諫言
社于新邑孔氏註曰社稷共牢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壇
註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如是則當時社與稷固
已合而一之矣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
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共同功均利而養人
也而山堂考索則曰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爲九土之
尊稷爲五穀之長稷生于土則社與稷固不可岐而二
之矣又曰祭主乎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是則社
稷之祭合而一之於古自有明證至於壇位則考之周
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起大事勳大

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門
而親之與先祖等漢遵官祭大社大稷先武立大社大
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唐因隋制建于含光門之右大
抵皆本成周左祠右社之意社主之言屬禮大司徒設
其社稷之壇而樹之主各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小宗
伯立軍社鄭氏注社主用石爲之蓋以石者土之原生
最爲堅實故也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
后氏以松楸人以柏周人以栗朱子云觀古人意正以
樹爲主如今人稱神樹之類又曰社有主而稷無主此
不可曉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唐神龍中議立社章叔夏

六事記

卷六

一五

引鄭玄議以爲社主用石韓詩外傳云天子社主長五
尺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
以象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宋初祭社稷正配位用神
位版大社又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刻其
上培其下半其中植槐是則木主石主前代蓋兼用矣
今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
于壇上祭畢收蘇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
于以勾龍配社以稷配稷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
氏之子也祀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水果漢嘗易以夏
禹而今已刻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農請罷勾龍

與稷配位謹奉 仁祖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
典以明社尊而親之之道 上覽奏福善遂命改作社
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
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丈四陸築以五色土色
如其方面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甃石上五丈埋壇
之中微露其末外建牆各甃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
黑外爲周垣東西廣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廣八十
六丈六尺五寸垣皆甃以紅甃以黃琉璃瓦垣之北設
靈星門三間外爲祭殿以虞風雨凡六楹深五丈九尺
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祭殿之北爲拜殿六楹深三
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拜殿之外復設靈星
門內近南爲神厨六楹深二丈九尺五寸連延七丈九
尺五寸又其南爲神庫六楹深廣如神厨西靈星門之
外爲宰牲房四楹中爲滌牲池一井一十月工完張等
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故書稱成湯顧諟天
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後世刻爲
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朝之初仍刻
中祀而臨祭之服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
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
奉 仁祖祀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

六事記

卷六

一六

是之至是行奉安禮 上見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祭行一獻禮畢執事起石主昇之具儀衛作樂百官前導 上乘輅至新壇執事奉安石主于壇上別設木主于神位具牲醴庶品行奉安禮升爲上祀奉 仁祖配十一月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于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易取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

大事記 卷六

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庭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十一年十月大祀殿成十二楹中四楹飾以金餘施三采正中作石臺設 上帝 皇祇神座于其上每歲正月月中旬擇日合祭 上具冕服行禮奉 仁祖配享殿中殿前爲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爲大祀門六楹接以步廡與殿廡通殿後爲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名曰天庫皆覆以黃琉璃設廚庫于殿東少北設宰牲亭并于廚東又少北皆以步廊通道殿兩廊後緣以周牆至南

大事記 卷六

爲右門五洞以達天祀門內謂之內壇外周垣九里三十步石門三洞南爲月道三門曰神道左曰御道右曰王道追之兩傍稍低爲從官之道齋官在外垣內之西南東向于是勅太常曰天命三公事工部役梓人于京城之南創大祀殿以合祀 皇天后土冬十月功成特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歲止一祀古人祀天于南郊蓋以義起故曰南郊祀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不知至陽祭之于陰月至陰祭之于陽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蓋言祀地尚實而不尚華後世執古而不變遂使天地之享反不及人之享若是人志事亦執古而亦變則當汗尊而杯飲茹毛而飲血巢居而穴處也以今言之世界可行乎斯必不然矣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正三陽交泰之時人事之始也其後大祀殿復易以青琉璃瓦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命魏國公徐達及公侯等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濱山川諸神凡七壇正殿三壇 昊天上帝皇地祇壇俱南向 仁祖配位壇西向丹陛之東爲壇曰大明西向其西爲壇曰夜明東向兩廡爲壇各六星辰之壇分設于東西星辰之次東則亢巽天五嶽次四海西則風雲雷雨於

次四續天下山川神祇爲壇陳設仍舊儀制 仁祖配
位玉用蒼璧本歲獻雲霄雨酒盞各十東西歷名共設
酒尊三爵一 亦於壇之前期 皇帝致齋五日
祭二日太常寺同光祿寺官詣壇省牲至日奠玉帛進
俎三獻酒俱先詣 上帝神位前次詣 皇地祇神位
前次詣 仁祖神位前餘悉仍舊儀其祝文云嗣天子
臣敢昭告予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時維孟春三
陽交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庶品恭祀于大祀殿備
茲燎瘳 皇考仁祖配祀禮畢詣巨駕還御 奉天殿
百官行慶成禮次宴是祭也自齋誓百官至將祭之夕

本傳

卷六

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慶慶雲光彩燁煜

二十年正月甲子南郊天氣清明聖情悅豫明年三月
增修南郊壇遷於大祀殿丹雘內壘石爲臺四東西相
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壇之外亦東西相向壘石
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爲磴道臺
之上礫石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爲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 有歷代帝王之壇
壇之後樹以松栢外壇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
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
雷雨嶽鎮海濱山川月將城隍之神並停奉祭每歲八

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旦夕月祭
星之祭悉罷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禮儀者爲常
式

本傳

卷六

皇陵六廟

上渡江後豫梁一帶惟孫德崖等竊據連歲荒旱乏食死徙其衆多歸于張士誠劉福通扶小明王據安豐元兵數來攻衆日離散士誠亦自福山取常熱據蘇州自王高郵其初起之地稱重鎮率兵進攻安豐殺福通上親率諸將救之敗其兵扶小明王歸獨李濟爲士誠守濠梁觀望成敗不肯即歸上東西用兵方急未暇顧及祖父墳墓地也卽命中書省定宗廟祭饗及月朔薦新禮儀時時款賴祖宗之佑化家爲國二親不及養追思痛傷并錄皇考妣忌辰歲時享祀爲常既攻張

六事忠

卷六

三十一

士誠圍高郵上功業益盛謂相國李善長曰李濟不降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命以書招之其辭曰近聞退兵泰州固守濠梁子爲同鄉又同宗深惟成敗禍福之計不可不告以此啓聞於主上奉命致書主上之意若曰曩因元亂起兵我與李濟皆致甲冑彼此猜疑迭使鄰同食棄妻子率濟走常州盍反間生變事在謀首於濟何預此主上之意也竊嘗聞之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士能之蓋豪傑乘亂起兵相爲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賓誼之於漢李訥之於唐是也豪傑吾

六事忠

卷六

三十一

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謁陵之心無時或忘今徐相國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徇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杜三獻計左右願審時度事獻納濠梁使吾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陵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功不在二子下況我主上寬仁神武纖芥小憂不足爲累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爲俘虜或骨塗草野妻子爲俘貽天下之笑豈不可惜竊又籌之今日所爲不如果爲元賊爲張瑄如爲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將跋扈百姓荼毒天絕其命久矣如爲張也則彼驕淫悖

平近者安東淮安守臣梅在丞蕭參政等封府原籍
 兵全城募歸也今官復其職民復其業惟爾宿州實我
 親戚將士故鄉安得不取以其爲父母桑梓之邦不忍
 卽興師攻殺是用遣使告諭宜體予情毋爲自絕元徐
 州守將陸果乃以徐宿二州請降 上至濠州退念
 仁祖太后始喪禮有未備謀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
 等改葬典禮當何擇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總麻菲
 畢除之今當如制 上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
 恩豈能盡報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寬布爲之
 起居注王粹曰比總麻爲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
 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啟世增土培封陵
 旁居民注文劉英與 上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至
 隣黨二十家以侍陵墓各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經濟
 等來見與臣與也寡和賜示以不得久留之意 其
 冬作新宮先建廟社明年丁未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
 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廖
 同符制再三慰解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
 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五日亡兄六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
 偷死其何以畢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
 皆不能仰視手以祭以無忌辰 自是歲九月 太廟

祇四祖各爲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
 祖居西第二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廟在官城東南皆
 南向每廟中奉神像陳設兩夾室兩廡二門門皆戟戟
 二門外爲都宮道南爲別廟齋次五間齋次之西
 爲饌次五間俱北向門之東爲神厨五間西向其南爲
 宰牲池古同南戊申
 正德太位服諸官奉廟追尊四代考妣 其詳并見
 孝思備祖建 宗廟之說曰傳謂萬物本乎天入本乎
 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
 薄故制有隆殺曰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有天子七
 廟而商書僉并曰老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
 即商有之亦稱周爲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
 穆以迄世親盡當祧其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
 睿宗成皆別立 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
 遷漢高祖承秦之製亦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
 國立廟而祖以五無間焉愚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
 宮爲高祖廟房陵旁立竊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
 原祧舊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
 帝爲世宗皆世世不遷先帝始罷郡國廟及竊園廟光

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帝及文武宣元五帝廟于觀奉禮
長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帝及文武宣元五帝廟于觀奉禮
於南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
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
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之廟由
是祠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
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
創制立九室世支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
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
合祧遷至稱裕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

卷六

三

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順
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
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主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
通不祧者並崇崇寧中陳王肅說請二祧在七世之外
建建始廟高宗時徽祖九世至于寧宗始創建四祖廟
而正太祖東向迄理宗世祖中統二年初建崇寧廟于燕
京以爲祖居中爲不遷之廟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
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五月及歲除凡五
享其春特祭于各廟五夏五秋五冬歲除則合祭于
高祖廟從之因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禮古

省輪祀系實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祭于各廟
者惟春爲然自漢郊而不廟皆同堂異室四時皆合祭
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
無煩遺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
宗廟月朔薦新禮正月以韭菁生菜雞子鴨子二月水
芹薑蒿蠶菜子麥子三月茶笋鯉魚鮓四月櫻桃梅子時
魚雄五月新麥黃瓜桃李來禽雉子六月甜瓜蓮子冬
瓜七月菱雪梨紅棗葡萄八月茨新米茭苳薑臘魚
九月紅豆柿橙蟹鰯魚十月木瓜柑橘菜臘兔鴈十一
月蕎麥甘蔗天蓴鵲鵲鹿十二月芹菜菠菜白魚鯽魚

卷六

三

上斂畢謂群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
後不若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
祀其意謂爲兄侍膳下之日早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
爲父弟親存又未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已
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命著常典俾子孫
世承之三月丁未祫享太廟德祖考妣神位居中南
向懿祖考妣居東第三位西向熙祖考妣居西第
二位東向仁祖考妣居東第二位西向每位用犖羊
豕各一第一白色登三饗三邊豆各十二簋各二當
製饗禮記以古今異宜悉照常時所用塗以金
見大

三年六月 每廟壹一盞二盞三盞四盞肉樣十
條七案四匙二筋二茶壹二香爐二香盒一袍
視二燭臺二計金八千八百八十餘兩片樺槐枕簾
筵
荷帷幔之屬皆象其平生焉

二年製四代 帝后紗服 帝服用玄色畫紗袈衣太
紅紗縷裳 后用青紗袈衣大紅縷金緣絡慶時 太
廟祝文稱孝子不稱皇帝遺皇太子親王稱達第幾子
不稱皇太子某王薦新太常寺移光祿寺先上 太廟
方進御立鳳陽陵碑初禮部尚書崔亮奏歷代諸陵皆
有號今 仁祖陵宜加以尊名 上定曰英陵亮復奏

以尊名

卷六

三

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博士孫吾與以爲山陵之制莫備
於漢凡人主卽位之明年將作卽營陵地以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爲槨時
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又唐太宗昭陵之
號定於堊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
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餘祭告之禮
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
祭告不可或必上冊諡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
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
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爲非禮之宜亮曰加上陵

號專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之上先陵曰昌宋太
祖加上高祖陵曰唐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
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諸緣人
情如先帝陵號不告豈情也哉廷議皆以爲然命鑄英
陵碑石太常行祭告禮畢改曰 皇陵前後數命太子
諸王展陵 上間一行阜災 上念微時艱苦祭告太
廟曰惟祖宗積德百靈祐助朕定禍亂上帝爲天下生
民任以司牧使厚民生惟恐弗勝日懷憂懼伏見去年
四方旱災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念微
時 皇考妣凶年艱食取草之可茹者糲米以食艱難
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
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
答天譴敬告知之

卷六

卷六

三

三年正月定太廟朔望薦新及獻新儀各廟共用羊一
豕一遵豆各八置豆登餼各一尊三及常饌等儀一
月太常少卿陳昧奏周禮孟冬祀司民司祿獻民數穀
數則受而藏之蓋民食皆命于天故民故有拜受之禮
今而丘郊祀宜以戶口饋饗之籍陳于臺下禮畢藏之
內府以見拜受于天之義從之其天下城池山川地理
形勝亦皆繪圖成書藏之內庫以垂久遠初太廟時享

定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七月^望冬以冬至至是崔亮奏古者天子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者四時之因時之變致其孝思至仲季之月不過薦新今用清明端午七月望冬至既與古制不同況冬至日既行郊祀又復廟享難以兼舉宜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清明等節各備時享從之十月崔亮等奏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神鬼以肆獻裸享先王灌以鬱鬯謂始迎於求神時也禮記郊特牲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地故祭有求諸陰陽之義殷人先求諸陰是也祭統云祭之屬莫重於灌凡大祭有三始宗廟以樂為致神始

大事記

卷六

三

以裸為飲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按說文裸祭也從示果聲酌鬯以灌地夏氏曰灌者謂以主特酌爵以獻尸尸受酒而飲因灌于地故謂之灌也鬯說文曰鬯以秬秬金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餘氏曰秬黑黍也服膳事也周人尚臭裸用鬱鬯以秬黍攸鬱金草取汗而用之和釀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秬鬯陸佃云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主瓚禮書云主柄也瓚杓也餘氏曰瓚亦主也主狀刻上邪銳之於其首為杓形謂之瓚於其柄為注水道所以灌瓚之言進也以進於神今定擬宗廟之祭奠帛之前宜舉用裸禮所

用圭瓚宜依周禮以圭為之瓚口徑四寸深至圭二寸通長一尺二寸博二寸五分厚五分鼻一寸作龍形流通空五分瓚用金為之口徑九寸深五分足徑七寸高九分其鬱鬯用糯米代黑黍為酒以鬱金汁和之其冬唐行宋入禮明十一月命建奉先殿上以歲時致享則於太廟至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前下考論以聞於是尚書陶凱奏古者宗廟之制前殿後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廂無廂有室曰寢廟是棲身之處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故在後自漢以來廟宮城外已非一日故宋建欽先孝思殿於宮中崇政之東以奉神

大事記

卷六

三

御今太廟祭罷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備祭用常饌行奉先禮四年四月奉先殿成在宮門內之東製四代帝后神位衣冠每日王上及皇太子詣王三朝皇后率妃嬪日進膳每月朔薦新太廟新及時品獻新太常寺奏之開移光祿供饌生方如臨澤還行禮祭告改遷八年七月王上以太廟在皇城東北地勢少偏改建于關左為正殿同堂異室殿東西為兩廂後為寢殿前為正門左右兩門前為露臺門

九年十月廟成自舊廟迎至 德祖帝后居中 三廟
東西向皇伯考壽春王并王妃二十一位侑于東廡功
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配于西廡享祭禮畢次第
奉神主於寢殿各室自是四時之祭皆行合享之禮
十一年改立 皇陵碑 上裁製文勒之先 上以古
人父母既歿生日當倍悲傷臣下致賀又何忍受故卽
位以來俱却

十三年四月李善長等表請今年 聖節受百官朝賀
不許明日又請 上手詔答曰父母劬勞昊天罔極生
辰之日惟有痛心朕于是日清晨奉祀靜居終日者念
劬勞莫報耳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平朕復年高徬
咨不遑群情勉從所請尚從中制惟當禮而已在外諸

司五品以上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帝北年軒貽人朱貴以泗州陵園來獻命禮部製 德
祖 懿祖 熙祖三代帝后袞冕服命 皇太子往
修繕袞衣冠祭告起祭殿薦號曰 祖陵

皇明大事記卷之七

朱國禎輯

樂章 洪武永樂嘉靖

南賀

陸殿奏聖安之曲

乾坤日月明。八方四海慶太平。龍鳳樓中扇開簾捲。

帝王興。聖感。天地靈保。萬壽洪福增。祥光王氣。

生。陸寶位永康寧。

丹陛百官行禮奏萬歲朝天于之曲

雨順風調昇平世。萬萬年山河社稷。八方四面千戈。

大事記

卷七

右萬歲樂

息慶龍虎風雲會。

右萬歲樂

聖德聖威洪福齊天地。御階前文武兩班齊。擺列在丹

墀內。舞蹈揚塵。山呼萬歲。統山河壯帝畿。禮儀肅穆。

慶龍虎風雲會。

右朝天于

還官奏定安之曲

九五飛。聖龍千邦萬國敬依從。鳴鞭三下同公卿。

環佩響玎珰。掌扇護。御容中和樂音呂濃翡翠錦。

繡襦還。華蓋赴龍宮。

中宮朝賀

天香鳳韶

龍樓鳳閣彤雲曉。開綺簾。天香芬馥瑞階春。暖千花。

簇壽。聖恩齊。策祝。御筵奏獻長生曲。坤道寧。品。

類咸宜。和氣四時調。萬萬年太平福。

東宮朝賀。陸殿奉還宮。

百官行禮奏千秋歲。

堯年舜日。勝萬曆慶雲生。綠繞鳳樓風調雨順。五穀。

收。萬民暢歌。萬歲。

大宴。洪武定。萬歲。

一奏後精閣連之曲

真精閣連。萬生。聖皇。大明御極。遠紹康唐。河清。

海晏。物阜民康。威如夷獫狁。被戎菴。八珍有薦。允鼎。

大事記

卷七

左

樂。鐘鼓鏜鏜。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

遐福。地久天長。

二奏皇風總曲

大皇風。德太素。熙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閣。繡。

龍。袞。曜朝。金爐。昇祥煙。濟濟公與侯。祿服麗且鮮。

列座侍丹晨。器折在周旋。羔豚升宰俎。玉饌充方圓。

初筵奏南風。繼歌廣。篇。瓊觴欣再舉。拜俯禮無愆。

同樂及斯。反於皇千萬年。

奏舞。清海宇。

拔劍起淮土。東馬定。震。王氣開天統。百勝應。亂。

武畧文謀龍虎風雲翔業嗣將軍星繞堯勇士月彎
孤還騎平南楚結陣下東吳跨蜀驅胡萬里山河壯
帝居

三奏卷皇明之曲

赫赫上帝春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支榮厥本
伊何育德春宮厥支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
被群生及時爲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

奏舞 小將軍

大明君定宇寰聖恩寬掌江山東虜西戎北狄南蠻
手高擎寶貝盤

本事記

殿前歡

五雲宮闕連霄漢金光明照眼玉湛金水聲潺湲頻
顚觀趁瞻看俄鑒嚴肅百千般威人心膽寒

慶新年

虎豹關文武班五絲間慶雲朝霞燦黃金殿喜和增
丹墀內仰聖顏翠連紅圓錦繡班高樓十二欄生
簫越紫袖僊音韻瑞篆按拜舞齊歌語讚吾皇萬
壽文

門子

定宇寰掌江山撫百蠻謳歌拜舞仰祝謙萬

萬年帝業安

四奏天道傳之曲

馬負圖今天道傳龜載書今人文宣義畫卦今禹時
叙皇極建分合自然綿綿曆數歸明王祥麟在
郊威鳳舞九夷八貢康衢謠聖子神孫繼祖武
垂拱無爲邁前古

奏舞卷卷階平

乾坤清寧治政告成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郊則致其
禮廟則盡其誠卿雲在天甘露寒風雨時若百穀登
禮樂雍熙政刑肅清儲嗣既立封建乃行護佞屏

四奏賢使立朝廷

玉帛鐘鼓陳兩楹君臣康歌揚頌

奏

五奏振皇綱之曲

周南詠麟趾卷阿歌鳳凰萬福稱多士爲楨振皇綱
赫赫表大明德尊踰漢唐百揆修庶績公輔理陰
陽我冠正襟佩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
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饒歲禮過三豎歡娛良未
央

奏百戲承應

六奏金匱之曲

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千今歸。聖
王。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
南北。英雄豈但唾曹劉。我皇昔任濠梁屋。神遊天
錫真人服。提兵乘勢渡江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
陵。進珍饈。諸八音。繼三歎。請觀漢祖用兵時。爲嘗馮
異。淳沲飯。

奏百戲承應

七奏長楊之曲

長楊曳綠黃鳥和鳴。曲呈舞紫燕輕盈。千花泥露
日麗風清。及時爲樂。方尊在庭。管音嚶嚶。絲韻泠泠。

八奏

奏

三

王振金聲。各奏爾能。囑囑國老。載勸載懲。明德惟馨。
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名。無已太康。哲人是聽。

奏百戲承應

八奏芳醴之曲

夏皇厭芳醴。商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
惟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晏不遑餐。布德延群
生。天庖具豐膳。鼎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
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
行。

奏隊舞承應

九奏駕六龍之曲

日麗中天。漏下遲遲。公卿侍宴。多令儀節。九奏
獻。爐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蹈。天顏喜。歲歲民康
長。若此六龍。迴駕鳳樓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呈
瑞慶雲多。兩曜增輝。四序和。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
年年奈樂何。

奏隊舞承應

進膳 水龍吟

寶殿祥雲紫氣深。聖明君。龍德宮。氤氳霧縹緲。栢
間青松。龍樓鳳閣。雕梁畫棟。此是蓬萊洞。

太極樂

奏

六

太清歌

萬國來朝。進貢仰賀。聖明王。一統華夷。普天下。八
方四海。南北東西。託聖德。勝堯王。保護家國。太平
天下多歸二。將兵募銷爲農器。旌旗不動。灑旂揭仰
荷天地。

上清歌

一願四時風調雨順。民心喜。攝外國。將寶貝。攝外國
將寶貝。見君玉來朝。寶殿更珊瑚。瑪瑙玻璃。進在
冊乘。

開天門

託長生日月光天德萬萬歲永固 皇基公卿文武
來朝會開玳筵捧金杯

殿內俯食 永樂定

奏上萬壽之曲

龍飛定萬友受天命振紀綱舜倫攸叙四海康普天率
土盡來王臣民舞蹈嵩呼載揚稱觴奉 皇聖壽天
長。

奏舞 四邊靜

威伏千邦四夷來賓納表章顯祚承乾象 皇基

大事記

卷七

永昌萬載山河壯。

刮地風

聖王邁堯勝禹湯立五常二綱八蠻進貢朝 今上頌
首誠惶朝中宰相契理陰陽五穀收成萬民歡暢賀
吾 皇齊讚揚萬國來降

二奏仰天恩之曲

皇天眷 聖皇五辰順四海寧風調水順百穀登臣民
鼓舞樂太平賢在位邦家永壽吾 皇仰洪恩夙夜

存誠。

奏承應 豆葉黃

雨順風調五穀收成倉廩豐盈大利民生託賴若
皇恩四海清鼓腹謳歌白叟黃童共樂咸寧。

奏舞 小將軍

順天心 聖德誠化蕃邦盡朝京東夷歸伏舞於龍
廷貢 皇明寶貝擎。

殿前歡

四夷率土歸 王命都來仰 大明萬邦千國皆歸
正見 赤庭朝仁聖天階班列衆公卿齊聲歌太平。

慶豐年

和氣增霄鳳鳴紫霧生祥雲朝霞映黃金爐香味馨

大事記

卷八

列屏輝 御駕盈絃管簫韶五音應龍笛間鳳笙。

渤海令

金杯中酒滿盛 御案前列群英 君德成 皇國

慶嵩呼萬歲聲。

過門子

聖王與 聖王與顯威靈靈聖靜至仁至德至聖明萬
萬年帝業成。

三奏感天地德之曲

皇心感地靈順天時德厚生含弘光大品物亨鍾奇鑑
秀產俊英河清海晏麟來鳳鳴陰陽永和平相我文

明。

奉舞 新水令

錦衣花帽設丹墀。具公服百司同會。麟至舞鳳來儀。文武班齊朝賀。聖明帝。

水僊子

八方四面錦華表。天下蒼生仰。聖德風調雨順。昇平世。遍乾坤皆讚禮。託君恩。民樂雍熙。萬萬年。皇基堅固。萬萬載江山定體。萬萬茂洪福天齊。

四奏民樂生之曲

世間的萬民荷天地感。聖恩乾坤定位四海春。君

八事記 卷一

臣父子正大倫。皇風浩蕩。人心載醇。熙熙樂天真。

永戴明君

奏舞 慶太平

姦邪渴亂朝綱。構禍難煽動戈戕。赫怒吾皇。親征

壩上。指天戈敵皆降。

武士歡

白溝戰場旌旗雲合。迷日光令嚴氣張。三軍踴躍齊奮揚。掃除殘甲如風蕩。凱歌傳四方。仁聖不殺降。望河南。天搖地

滾繡毬

肆旅拒持力強。一心構殲氛。滄州百尺城墮。淫兒姦恣虎狼。詎能禦當順天心。有德隆昌。倒戈却甲齊歸降。撫將生還達故鄉。自此仁聞愈彰。

陣陣贏

不數孫吳兵法良。神謀睿筭合陰陽。八陣堂堂行天上。虎畧龍韜龍敢當。俘四十萬皆降。放感荷仁恩載上蒼。

得勝回

兩衛四方展鳥翼。風雲厲行出奇兵。敵難覓。士強馬強。過百里眠旗卧鎗。勝兵回。樂洋洋。

八事記 卷一

小梁州

敵兵戰敗神靈喪。擁貔貅直渡長江。開市門。肆不殺宣。聖恩如天曠。編音頒降。普天下。仰吾皇。

五奏感皇恩之曲

當今四海寧。頌聲作禮樂典。君臣慶會。齊太平。衣冠濟濟宴彤庭。文臣武將共荷恩。祭忠心盡微誠。仰答皇明。

奏舞 慶宣和

雨順風調萬物熙。一統華夷。四野嘉禾。感和氣。一輪百穗。一輪百穗。

窄觀兒

梯航萬國來冊陛。太平年永同洪基。正東西南北來朝會。洽寰宇。布春暉。四夷咸賓。聲教美自古明王在懷德。不須威武服戎狄。祥瑞集鳳來儀。佳期萬歲聖明君。王華夷。

六奏慶豐年之曲

萬方仰 聖君。大一統撫萬民。豐年時序雨露均。穫穰五穀貨財殷。酣歌擊壤風清俗淳。四夷悉來賓。正統 皇仁。

七奏集禎應之曲

大事記

卷七

十一

皇天眷八明五星聚兆太平。騶虞出現甘露零野蠶成繭嘉禾生醴泉湧地河水清乾坤萬萬年。四海永寧。

八奏永皇圖之曲

天心眷 聖皇。正天位撫萬邦。仁風宣布禮樂張。戎夷稽首朝明堂。皇圖鞏固賢臣贊襄。太平日月光地久天長。

九奏樂太平之曲

皇恩被八紘。三光明四海清。人康物阜歲屢登。含哺鼓腹皆歡聲。民歌 帝力唐堯至仁乾坤永清共樂太平。

續定大宴樂章 嘉靖

陸座

萬歲樂

五百日期嘉慶會啓 聖皇龍飛天位九州四海重華日大明朝萬萬世。

百官行禮 朝天子

滿前瑞煙香遠達東殿風回韶律鼓淵淵列陛上旌旗綢日至朱輿陽生赤旬氣和融徽上玄歷年萬千長慶天宮宴。

上護衣上花 水龍吟

六事記

卷七

十二

寶殿金爐瑞霽浮。陳玉案列珍羞。天花炫彩照耀翠雲裏。聖歌鳳舞虞庭樂奏。萬歲君王壽。

十一奏上萬歲之曲

聖主垂衣裳典禮樂通虞唐。黃韶九成儀鳳舞。日月中天照八荒。民安物阜時和歲康。上奉萬年觴。祝無疆。

十二奏舞 四邊靜

天啓嘉祥 聖主中興振紀綱。領海洋功滿海國。運隆昌萬歲 皇圖壯。

鳳鸞吟

維皇上天佑 聖明景命宜。五雲輝二台。潤七緯。光懸協氣生嘉祥。見正萬民用群賢。垂袞御經筵。肯衣勤政殿。禮園丘。大祀精虔。明水湛。蒼璧圓。秉周文。永殷薦。春 皇家億萬斯年。

二奏仰天恩之曲

皇穹啓 聖神。欽乾運祇郊禋。一陽初動。寓先春。萬福來同仰。至仁祥開日月。瑞見星辰。禪樂協神人宇。

宙咸新。

迎勝 水龍吟

春滿雕盤。獻玉桃。霞管動。日輪高。嘉微霽色。邊映袞。

八事記

六一

龍袍。千官舞蹈。鈞韶迭奏。曲度昇平調。

進膳 水龍吟

紫禁瓊筵。煖應冬。駢八螭。乘六龍。玉厄瓊竿。餼座獻重瞳。堯天廣運。舜雲飛動。喜聽康歌頌。

進湯 太清歌

長至日開黃道。喜乾坤佳氣。陽長陰消。素鈞韶音。詞鳳軫。律協鸞簫。仰 龍顏。天日表。如舜如堯。金爐烟

暖。御香飄。玉堦晴。霽祥光繞。宮梅苑柳。迎春紅。燕巢蓬萊鳥。

上清歌

九重寶日轉 皇州曉。燕天家共歌。魚藻龍鱗。雄尾高祝。聖壽慶清朝。

奏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

御鸞歌

雅奏樂昇平。瞻絳闕。集瑞京。黃童白叟。各氣盈。謳歌鼓舞。四海寧。金枝結秀。玉樹含英。聽康衢。擊壤聲。

帝力難名。

三奏感昊德之曲

帝德運光明。一陽動。萬物生。升中大報。蒼壁陳。禮崇樂暢。歆太清。星懸紫極。日麗璇庭。乾坤瑞氣盈。海宇安。

八事記

六一

二

樂

奏舞 賀聖朝

華夷一統。萬國來同獻。方物修庭貢。遠慕 皇風。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望天宮。佳氣鬱重重。四靈畢至。麟鳳龜龍。

風龜龍。

殿前歌

瑞雲晴。霽浮宮殿。一脈陽和。轉禮成交泰。開周宴。鳳笙調。龍輦展。天心感格。人歡欣。四海謳歌偈。

慶豐年

願 皇天錫豐年。勤禹稼。力堯田。喜慰三農。願嘉禾。

香瑞麥鮮賦九州貢八埏神倉御廩咸充濟養民以養賢。

新水令

聖德精禋格是穹。大一統。四夷來貢玉帛捧文軌同。世際昌隆共聽輿頌。

太平令

聖明禋天監元后光四表惠澤周流來四裔趨前擁後獻萬寶充庭滿園稽首頌首天高地厚祝聖人多男福壽。

四奏民樂生之曲

六事記 卷十

十五

大報禮初成象聖德遵皇誠神州赤縣永清寧靈雨和風樂太平陰陽交暢品物咸亨元化自流行允殖群生。

迎膳 水龍吟

五色祥雲捧玉皇開闢闔生明光鈞天樂奏冬日御延張文恬武熙太平氣象人在唐虞上。

進膳 水龍吟

玉律陽回景運新燕錦京馮皇仁光昭雲漢氣沸韶鼓錦瑟和聲瑞琴清韻瞻仰天顏近。

進湯 太清歌

萬方民樂時雍鼓舞荷天工雷行風動喜今逢前登北嶺夷夷西戎來朝貢大明宮星羅斗拱九重天上六飛龍五色雲間雙彩鳳普天率土效華封九暢河清頌。

奏舞 新水令

五雲深護九重城感洪恩一人有慶陽和長禮方行帝德文明表率邦家正。

水僊子

萬方安堵樂康寧九域同仁荷聖明十年撫運承天命露垂甘河獻清見雙岐秀麥連並喜靈雲隨冬。

六事記

卷一

十六

應觀祥雲拂曙生神與化並運同行。

五奏感皇恩之曲

雙闕五星光霓旌樹紫蓋張璇臺玉曆轉新陽鈞天廣樂諧宮商恩深露湛喜溢霞觴日月煥龍章地久天長。

奏舞 慶太平

維天眷我聖明禮闈丘至德精誠誠乾元永清洪膺景命休徵應泰階平。

千秋歲

聖王乘龍御萬邦慶雲翔化日重光群臣拜舞稱青陽。

載歌天保章

滾繡球

五雲屯度九重利見飛龍耀袞章火藻華蟲擊虎鼓
考鳧鐘鼙鼓達達八珍列九鼎豐隆建眉揚彩舞重
瞻萬國咸熙四海雍齊歌頌聖德神功

殿前歡

萬年禮樂中興日大化觀重熙河清海晏臻祥瑞五
行順七政齊超三邁五貞元會既醉頌鳧翬

天下樂

萬靈朝拱接清都享南郊欽天法 禮願 聖人承

大事記

卷二

乾納祐中和位育龜獻範馬陳圖

醉太平

禮樂萬年規謳歌四海熙衣冠蹈舞九龍墀麗正仰
南離紫雲高捧唐虞帝垂衣天下文明治錫島岐
鳳呈嘉瑞真箇是人在成周世

六奏慶豐年之曲

聖人懋承乾統萬邦屢豐年神倉御廩登天田明棗

鬱鬯祀孔虔與情咸豫協氣用宣萬古帝國億萬合

珠聯

七奏集順應之曲

天保泰階平寶露降渾河清嘉禾秀麥集休祿遐既
絕域嘉氣盈一人有慶百度惟貞萬國頌咸寧鹿
正重明

八奏永皇圖之曲

鑄燕集天京頌魚藻歌鹿鳴邊陲安堵萬國寧重譯
來庭四海清咸池日曙昧谷雲征帝座仰前星澤
大豐亨

九奏樂太平之曲

皇極永登祥乾符啓泰運昌玉管回春動一陽金鑾錫
燕歌九章虞庭獸舞岐山鳳翔日麗袞龍裳王聖

大事記

卷二

臣良

迎勝 水龍吟

香霧氤氳紫閣重仰天德瞻帝宸星輝海澗甘雨
間和風樂比鳧魚瑞呈麟鳳永獻卷阿頌

進勝 水龍吟

萬戶千門啓建章台階峻帝座張三垣九道北斗
玉衡光元氣調和雅運鏗鏘昭代慶明良

太清歌

萬方國畫來庭稽首歌帝仁仰荷生成振乾綱陰
陽順正民物樂生逢明聖萬年春永膺休命華夷

贊發咸歸正蒼生至老不知兵鼓腹含哺固太平。九有享清寧。

奏舞 萬歲樂

太平 天子興隆日履初長陽回元吉禮泉芝草休徵集會聞道五星聚室

賀聖朝

一人元良百度維新握赤符凝玄應享太清大禮方行祀事孔明感天心億載恒承慶 明王慎德四夷咸貢

奏纓輟得勝蠻夷舞承應

大事記

卷七

辭太平

星華紫殿高雲氣彤樓遠九夷重譯梯航到 皇國

尤八表玉宇無塵明月皎銀河自轉扶桑曉平平蕩

蕩歸王道百獸舞鳳鳴蕭韶

看花會

普天下都賴吾 皇至聖看玉關頻款天山已定夷效順歸 王命天保歌聲黎百姓

天下樂

九重樂奏萬花開聖龍樓雲蒸霞靄仰天工雅熙帝載臣民歡戴薄仁恩遍九垓

清江引

黃鐘既奏陽和長德盛天心昭人文日月明國步山河壯衛室民謠頻擊壤

奏致語

萬民安樂

天下太平

嵩呼萬歲

再勦樂聲

清江引

鈞天畢奏日方中既醉歡聲動雲霓旁袞龍蹕勢翔威風萬方安樂與嘉頌

千秋歲

大事記

卷二

于

上下交歡燕禮成一陽奮萬彙咸亨風雲會合開

明運紫極轉璇衡

宴畢百官行禮

朝天子

文班武班歡動承明殿禮成樂備頌聲喧真咫尺仰天顏日照龍庭威同雉扇羣旋旋奉傳鸞雲間半開五色金章燒

還宮 萬歲樂

天回北極雲成瑞望層霄重華日麗九垓八極共禱雍熙祝 聖壽萬萬歲

小宴 永樂間定

一本本太初之曲 朝天子

混兮沌兮。水土成元氣。不分南北與東西。未辨天和地。萬象包涵其中。秘密難窺。造化機是陰陽本體。乃爲之太極。兩儀因而立。

二奏仰大明之曲 歸朝歌

太極分。混沌方始。見儀形。清浮濁。偃乾坤定。日月齊興。照青霄萬象明。陽須動。陰須靜。陰與陽皆相應。流行二氣。萬物俱生。

三奏民初生之曲 治美酒

乾坤清宇宙寧。六合靜。四維正。萬象原來一氣生。定三才五行。民與物共成羣。

太平令

爲一類不分人。品竟生。食豈曉庖烹。避寒暑。巢居穴處。披樹皮相尋。趣如何是愛親。世情治生。雖混然各安其性。

奏百戲承應

三奏品物烹之曲 醉太平

黎民生世間。萬物長塵寰。陰陽交運轉循環。久遠時庶繁。相傳氣候應。無間品物交錯憑誰鑒。至聖人出。

世登江山。至萬民得安。

四奏御六龍之曲 清江引

人心久仰生。聖君天使人生聖聖人。受天機體天居中。正御六龍。聖明登九重。

碧玉簫

君坐神京。海嶽共從新。民仰君恩。聖治有人倫。人品分。萬物增聖承乾。百福臻。垂法明。導天命。與後朝皆從正。

奏百戲承應

六奏恭階平之曲 十二月

聖乃有言。天天是無言。聖聖人臨正。萬物亨通。恩威盛。社稷安仁德。感江山定。選用英賢與王政。分善惡。賞罰均平。三公九卿。左右服膺。庶事康寧。

奏百戲承應

七奏君德成之曲 十二月

皇基以興。聖帝修身奉天體道。聖德愈明。敬天地勤勞萬民。立法度。上下咸寧。

堯民歌

風俗靡。樂厚壽倫。愛興學校。進儒經。賢臣良將。保朝廷。四野人民。頌敷聲。用的是賢英。賢英定太平。寰海。

皆歸正。

奏百歲承應

八奏聖道行之曲 金殿萬年歡

三綱既定九疇復興聖道如天嘉禾齊奏樂壽和平
聖威無遠 皇基穩勝磐石慶雲生景星長現三光
輝耀百穀收成萬姓安寧。

得勝令

聖德感皇乾甘露降山川萬邦來朝貢奇珍擺布全
玉階下鳴鞭仰 聖主陞金殿丹墀列英賢讚吾

皇豐稔年。

大壽記

卷一

三三

一奏百歲承應

九奏泰濟寧之曲 普天樂

萬邦寧。皇圖正父君母后天下咸欽。君治外永
聖明。后治內長安靜。後聖從乾乾皆從正德相傳聖
子神丹天威浩蕩江山永固洪福無窮。

沾美酒

和氣生滿玉京祥煙起映 皇宮 明聖開基整萬
民風雲會 帝處泰蕭韶九韻成。

太平令

紫霧隱金鑾彩鳳祥光早良將賢臣玉案列珍羞美

聖寶鼎燕龍涎香 至尊永寧備廟宇成賀瑞昌
歲一人有慶

東宮宴 永樂間定

一奏喜千春之曲 賀聖朝

開國承天聖感極多總一統封疆開百姓快活萬物
榮光共沐恩波傳音韵合讚昇平咏歌齊朝拜千千
歲 東宮清國春和。

二奏永南山之曲 水調子

洪基永固海波清盛明世時禮樂興華夷一統江山
靜民通和樂太平讚 東宮仁孝賢明秉鈞衡端正

大壽記

卷二

三三

廟乾坤泰亨坐中華萬世昌寧。

三奏桂枝香之曲 曉官曲

曉光融燕喜 春官日朗風和喜氣萬萬領台榭
規宏綱憲禮節至公事聖上柔聲婉容問安寧勤幸
虔恭果斷寬洪剛健文明 聖德合同。

四奏初春曉之曲 小梁州

端拱 嚴宸事 紫微表運璇璣四時百物總相宜
仰頌明君德大業勝磐石 皇儲仁孝明忠義美遐
方順化朝儀幸能歡慈愛心敬篤上尊卑意禮上和
下睦民鼓舞樂雍熙。

五奏乾坤泰之曲 滿庭芳

春和玳筵安邦興國欽聖尊賢文英武烈於民便禮樂成全享大業中庸不偏順天常節儉爲先達文獻殿儀訓典萃敬億千年

六奏昌運頌之曲 喜秋風

文武安軍民樂宴 文華會班僚五雲齊動鈞天樂賀 春宮講 皇朝

七奏泰道開之曲 沽美酒

布春風滿畫樓對嘉景鳳凰洲高捧金波碧玉甌設威儀左右分品儀列公侯

大事記

卷二

太平令

效 聖上誠心勤厚王宗器嚴備春秋諸律呂德音齊奏欽王政 皇天保佑拜舞頌首頌祝進酒千千歲康寧福壽

迎膳 水龍吟

方響笙簧鼓樂喧排寶殿開玳筵鸞儀旌節錦繡呈相連簪纓趨進皆來朝見春滿 文華殿

傳制

同

通祀之曲

簫鼓滿庭香八音絲竹弄笙簧金石音韻彰烈土華木虔經鐃高捧降明香吾 呈誠合靈兩神方神不佐禍淫福善理之常

郊祀 洪武十三年合祀

迎神 樂奏中和之曲

荷蒙 天地今君王奉夷欽承踴躍今備運而祭誠惶無已今寸衷微仰瞻俯首今惟願來期想龍翔鳳舞今慶雲飛必昭昭穆穆今降壇境

大事記

卷六

奠帛 樂奏黃和之曲

天垂風露今土雨澤鮮黃壤氤氳今氣化全民勤獻助今東帛舞臣當設宴今奉來前

進俎 樂奏和之曲

庖人今列鼎肴羞今以成方旬今再薦願享今以載初獻 樂奏黃和之曲武和之舞

聖靈今皇皇穆嚴今金赫臣今樂舞今是敬酒行初獻今捧觴

亞獻 樂奏黃和之曲文和之舞

載斟今再將百辟陪祀今具張感聖情今康已拜手

帝首今願享

終獻

樂奏中和之曲 文德之舞

三獻今樂舞揚有羞具納今氣藹而芳祥光朗朗今上下方況日吉今時良

徹饌

樂奏雍和之曲

粗陳菲薦今神喜將感聖心今何以忘民福留今佳氣昂臣拜手今謝恩光

送神

樂奏安和之曲

旌幢輝輝今雲衢長龍車鳳華今駕飛揚遙指冉冉今上下方必烝民今永康

不舞

樂奏

望燎

樂奏時和之曲

進羅列今燎瘼方炬燭發今煌煌神變化今東甬將感至恩今無量

知祀 嘉靖九年分祀

園丘

迎 帝神

中和之曲

仰惟 玄造今於皇 昊穹時當摩陽今大禮欽崇臣惟蒲柳今蟪蛄之裏伏承眷命今職統群工深懷愚昧今恐負洪福爰遵奏典今祝嘏敬也遙瞻 天

闕今寶輦臨壇臣當稽首今祇近恩隆百辟陪列今

舞拜于前萬神罔備今而西以東臣俯伏迎今敬瞻

帝御願垂歆登今拜德局窮

奠玉帛

肅和之曲

龍輿既降今奉禮先爰有束帛今暨瑤琨臣謹上獻今

進 帝前仰祈聽納今齊 蒼乾

進俎

肅和之曲

饋饈珍饈今薦 上玄庖人列鼎今致精虔臣盡誠

獻今馨醑醴願垂歆享今民福淵

初獻

肅和之曲

不舞

三

禮嚴初獻今奉觴臣將上進今 聖皇 聖王垂享

今穆穆臣拜首今何以忘

告亞獻

肅和之曲

禮觴再舉今薦玉漿 帝顏欲悅今民福昂民生有

賴今感 上蒼臣惟鞠躬今荷恩長

終獻

肅和之曲

三獻今禮告成一念微衷今露個臣情繫張樂舞今

聲銓鉉仰瞻 聖容今俯賜恩私

撤饌

肅和之曲

祀禮竣今精意禱三獻簡今誠以申敬撤非遑今肅

恭寅恐多弗備今惟賴洪仁。

送帝神 清和之曲

禮祀訖終今百辟維張 帝垂歆鑒今沐澤汪洋
龍車冉冉今寶駕旋雲靈風鼓舞今瑞露清涼
恩浩蕩今無以爲酬露陳非薦今已感 歆嘗香氣
騰芳今上徹 帝座仰瞻 聖造今賜福群方臣同
率土今載歡載感祗迓寶華今鳳嘯龍翔誠惟誠恐
今仰懇彌切願福生民今永錫亨昌

聖燎 時和之曲

龍車寶輦今昇帝鄉御饗非帛今奉燎方環佩鏗鏘

八耳記 卷一

今羅壇壇炬焰特舉今氣輝煌生民蒙福今 聖澤

霑臣荷眷祐今拜謝 恩光

皇天上帝上恭號儀 嘉靖十七年

迎帝神 中和之曲

於昔洪荒之初今混沌五行未運今兩曜未明其中
挺立今有無容聲 神皇出御今始判濁清立天立
地立人今群物生生

昇冊表 元和之曲

帝闢陰陽今造化張 神生七政今精華光圓覆方載

今兆物康臣敢祗報今拜薦 帝日皇

奠玉帛 清和之曲

帝垂聽今義若親子職庸今無由申冊表荷鑒今 奉
號式尊敬陳玉帛今燕賀 洪仁

進祖 清和之曲

大庭弘開惟聲如雷 皇神賜享臣裹河埃大鼎炮
烹餗饗馨哉 帝歆今兆民之福臣感恩今何如主
哉

初獻 清和之曲

大禹降恩鑒微情何以承臣愚端拜捧瑤觥堅壽無

八耳記 卷一

極升

奏祝 清和之曲

帝皇立命今肇三才中分民物今惟大偏該小臣前
會用光帝陪殿承配於 皇考哉

亞獻 清和之曲

群生總總今悉蒙始恩人物盡固今於 帝仁群生
荷德今誰識所從來於惟 皇今億兆物之祖其

終獻 清和之曲

寶宴弘玉几憑瓊液陸樂舞翩協氣凝民物初臣衷
寒寒今報無能

撤饌 成和之曲

大奏既成撤饌莫傾 皇德無京聞此群生
群生刻小臣之感衷兮罔整惡情實弘涵而容納兮
賜生成

送 帝神 清和之曲

禮祇冊薦兮 皇神垂享萬舞畢舉兮九成已行
帝賜洪庥兮天我家慶金鳴玉振兮聲鏗鏘群
佩兮響玕璫神人交賀兮贊 帝皇寶稱 恭號兮
易有寤豈永固高厚兮宰御久常微臣頌首叩首
攸沐恩光

大奉詔 來

奉燎 成和之曲

瑞簡拜書兮 恭號成奉揚 帝前兮寶離明珍幣
嘉禧兮與祝誠均登巨庥兮達 玄清九域四表兮
悉蒙 洪名

方澤

迎神 中和之曲

俯瞻兮鳳輦來靈風兮拂九域川嶽從兮後先百辟
列兮襄陽臣拜首兮迓迎願臨享兮幸哉

奠玉帛 成和之曲

祀禮有嚴今奉虔玉帛在昔今來前 皇靈垂享兮
以納蒸民平土兮樂豐年

進俎 成和之曲

館饗聲兮氣芳庖人奉役兮和湯奉進兮 皇祇歆
慰臣稽首兮敬將

初獻 清和之曲

酒行初獻兮樂舞張齊隨明潔兮馨香願垂享兮以
敬生民安兮永康

亞獻 安和之曲

載獻今奉觴 神顏和懿今以寧功隆厚載兮配天

大奉詔 來

民威德兮無量 成和之曲

終獻 時和之曲

三進今玉露清百職奉統兮佩環鳴鳧鐘寶鼓兮韻
鏘錫願留福兮群生

撤饌 成和之曲

禮告終兮徹敢達深惟一念兮誠意微 神垂博容
兮藹納恐未滿兮唯慈依

送神 成和之曲

禮成兮誠已申 駕還兮法從陳靈其列兮以隨且
辟拜兮恭望 神官今奉辭願普福兮蒸民

望塵

開送神

朝日

迎神

熙和之曲

仰瞻兮 大明從尊兮 王官時當仲春兮 氣融爰遂

祀禮兮 報功報誠兮 祈 神昭靈厥未享兮 迓神聰

莫玉帛

熙和之曲

神靈遠兮 肅其恭有帛在篚兮 赤琮奉 神今祈享

以納于躬 莫兮 祈以賜

初獻

熙和之曲

大章記

卷一

三十三

玉帛方莫兮 神歌酒行初獻兮 舞呈祥芳馨兮 饗

色樂 神容悅兮 鑒于情

亞獻

熙和之曲

二齊升兮 氣芬芳 神頤怡和兮 喜將予 令樂兮 具

張願垂普照兮 民康

終獻

熙和之曲

愍愍三獻兮 告成群職在列兮 周盈 神錫休兮 顯

民生萬世永賴兮 神功明

徹饌

熙和之曲

一誠盡兮 予心懌 五福降兮 民獲祿 仰九光兮 誠也

申終三獻兮 徹敢遲

送神

祀禮既周兮 樂舞揚 神享以納兮 還青和于 肅拜

首兮 奉送願恩光兮 普萬方 永耀嘉明兮 攸躬 庶民

咸仰兮 恩光觀六龍兮 御駕 神變化兮 鳳翥鸞翔

來帛飾饗兮 肅燎方 祗我 皇明兮 基緒隆長

夕月

迎神

熙和之曲

神其來止有嚴其誠玉帛在篚清醑方盈奉而莫之願

大章記

卷一

三十四

鑒微情大庇兮 云何所佑兮 群民

亞獻

熙和之曲

一觴再斟樂舞雍雍 神歌且樂 祈禱惟供 願順軌

今五行所民福兮 惟 神必從

終獻

熙和之曲

一誠以申三舉金匱鐘鼓鈎鈎環佩琤琮鑒于之情

願永保我生民

徹饌

熙和之曲

禮樂肅具精意用申位坎居歆納茲蕤蕤微之弗遐
儀典肅陳 神其鑒之佑我生民

送神

保和之曲

禮備告終今神喜族寧聖澄輝今泰寧舞星辰
從今返神昭露氣清今霓氣臨饗飭饒今來鼎膺
之子燕今罔敢怠于拜首今奉送願永祝今民樂豐
年

嘉靖十一年元

迎帝神

中和之曲

於穆上帝爰處瑤宮容爾穆穆覆憫曷窮祈
展止委蛇雲龍靈澤斯溥萬寶有終

英角

中和之曲

神之格思莫茲文德盛樂斯舉香氣氤氳精禋孔熾
微于紫宸龍祈膏澤渥我嘉生

進俎

百川奏潤名山出雲忽賜孔熾膏澤斯屯祈年於
天載牲于祖神之林思報以甘雨

初獻

青和之曲

有嚴宗祀日吉辰良酌彼醴流椒馨必香玄功溥
濟時雨時暘作神是聽經以多穰

亞獻

青和之曲

皇皇祀孔昭孔明瞻仰來敬拜有終承有

有河維我雲和備獻肅雅和鳴聖靈有赫容享精

誠

終獻

青和之曲

雲承無敬駿奔有容嘉玉以陳酌鬯以供禮三再稽
誠一以從備物致志申薦肅恭神昭景貺佑我耕

農

徹饌

中和之曲

有赫早暘民勞瘁斯于牲于醴載舞載歌禮成三獻
敬徹不違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英角

送帝神

清和之曲

爰迎寅清昭事顯考仰祈并雨惠我三農既欲既
格信歸太空式霑下土萬方其同

望燎

太和之曲

赤龍旋馭禮洽樂成燔燎既畢嘏嘏嘏嘏帝降康
雨施雲行登我黍稷溥受厥明

雲門之曲

祭畢使道重耕農之

景龍精今時元測鴻緯今宵懸肆廣樂今鑄鉶明皇
舞今臨饗前工乃社今不真薦主慶今孔虔靈靈今
六漠需甘澍九玄慰我農今既渥錫明昭今有年

大社稷 洪武二十六年定

迎神 廣和之曲

予惟主穀今造化功爲民立命今當報崇民歆且舞

今朝雍雍備延率職今候迓迎想 聖來今祥風生

欽當稽首今告拜年豐

初獻 廣和之曲

氣氣合今物遂蒙民之立命今荷陰功予將玉帛

今獻微衷初料醴薦今民福洪

亞獻 廣和之曲

六事 廣和之曲

予今樂舞今而林觴願 神昭格今軍民康思必稽

穆分靈洋洋感岸恩今拜祥光

終獻 廣和之曲

于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旛平今稽首

參忻且惶 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廣和之曲

相陳後禮兮 神喜將現然絲竹今樂舞揚願祥普

降今遐邇方泰民率土今盡安康

送神 廣和之曲

氣氣氣氣今祥光張龍車鳳翥今駕飛揚遙瞻稽首

今去何方民福留今時雨賜

望瘞 時和之曲

捧觴饌今詣庭方鳴鸞率舞今聲鏗銷思 神納今

民福昂予今稽首今謝恩光

大廟時享 洪武定

迎神 中和之曲

慶源發祚世德惟崇致我耿躬今云耶我開基建攻

京都之內 親廟在東維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

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崇 皇靈顯融

六事 廣和之曲

初獻 廣和之曲

思皇 先祖耀靈于天源衍慶流跡尚逮玄玄孫受

命追遠其先明膺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 廣和之曲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如見其形

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 廣和之曲

承前人之德化家爲國母曰予小子基命成績今云

人之先受命天曆是欲報其德昊天同極慈艱三

我 心悅懌

微饌 雍和之曲

樂素備肅神其燕娛告成于 祖亦佑 皇妣敬微
不違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還官 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驚取適適安其所適其靈在天
其 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時祫 與前祫同

嘉靖十五年定

孟夏 迎神 太和之曲

序屆夏首今風氣薰南嚴時祫今鐘鼓發殷迎 群

二事並 卷二

主駕紅雲合享交欣於皇 列聖正南南崇報皇熟

初獻 雍和之曲

瞻瞻色方昕仰 列聖在上玉琢爲儀幣綬有粒小

孫執盈今敢不慎愍

亞獻 雍和之曲

思 皇親仰 聖神來 列王會太宸時祫修循古

倫惟 聖鑒歆愿孫悅恂

終獻 寧和之曲

齊禮肅兮黍熟新運豆深兮孝念申仰 祖功今

宗德願降佑公後人

微饌 雍和之曲

樂終兮禮成告玉振今記金聲微之弗違以肅精誠
還官 安和之曲

三獻就今 祖宗鑒享一誠露今念惟長思弗盡今
思弗忘深荷德澤之啓佑小孫惟賴以餘光 神返

官永安保家國益昌

孟秋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秋火西流感時茲祀今爽氣回喜金風兮飄
來仰 祖宗今永慕我秋祫是舉今希鑒歆小孫躬

近今捧素裁

二事並 卷二

初獻 雍和之曲

皇祖降筵 列聖靈聰祝事恐愼樂舞踴躍小孫捧盈

今敢弗虔

亞獻 雍和之曲

再酌今玉榮潔淨今馨香 祖宗垂享今錫胤昌萬

歲今此禮行

終獻 寧和之曲

進酒三統歌舞雍猷鑑鼓轟鐘 皇祖 列聖永享

思誠

微饌 雍和之曲

秋嘗是舉。徐忝音。二獻既畢。聖靈顯容。小孫時思恩德。今追崇。

還宮
安和之曲

仰 皇祖今聖神功。祀典陳珍報莫窮。膏祿告竣
駁旋宜。皇靈在天王在室。萬禩陟降何有終。

益冬 迎神

時今益冬。禦以凄感。時誌。祀今氣潛回。逝朔風。今北來。仰祖宗。今永慕。歲冬。裕是舉。今希鑒。歎。小孫恭迓。今捧素裁。

初獻亞獻終獻徹饌

還官

大胎

迎神 太和之曲

仰慶源兮大發祥。惟世德兮深長。時維歲發。大臨洪張。祖宗聖神。明明皇皇。選瞻兮頌首。世德兮何以忘。

初獻
奇和之曲

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卮挾來前兮懷懷何
敢納兮是幸已而

亞獻 陳之曲

再奉瑤漿樂舞群張。小孫在位。陪助賢良。百工羅從。
大禮肅將。惟我祖宗顯錫恩光。

終獻
寧和之曲

恩祖功兮深長景 宗德兮馨香報歲事之旣成兮
典則先王惟功德之莫報兮何以量

敵饌 難和之曲

三酌既終。一誠感通。仰聖靈兮居歆萬禩。是舉兮庶乎酬報之衷。

還宮

大事記

冬之

顯今幽兮 神運無跡 神運無跡兮 化無方
返天兮主返玄 願神功聖德兮 啓佑無極 玄孫拜送
今以謝以祝

升祔

迎神

太室巍巍。九廟嘏祀。皇聖居歆。惟昭假只。昭假維何。欣天倫攸叙。宗祏有嚴。開萬禩伊始。

初獻 齊和之曲

的彼鸞。玉璫是將。敬哉捧盈。有饒其香。鑽皇廟

在上。小聖在旁。合享交欣。天容洋洋。

亞獻 永和之曲

樂奏既和。禮嚴再獻。黃流載觴。玉露斯湛。忝昇祖考。式衍以宴。神其醉止。用嘉我明薦。

終獻 軍和之曲

玉齊維爾。舞盈庭尊。祖享親樂。奏應行式。序式和祀。事孔明於赫。聖靈今饗。我思成。

徹饌 軍和之曲

饗豆有踐。敬徹不遑。禮儀卒度。分既敕既匡。神之聽之。昭格洋洋。保我子孫。今惠錫無疆。

送神 永和之曲

雲輿肅肅。今靈駕歸闕。官仙今瞻。侯我其夙夜。分敬敢連願。言願歆。分俎豆光輝。

太祖 帝后及上監饗樂章 升 成祖皆嘉靖十七年

迎神 永和之曲

繫中夏之遠。艱今汗履。皇天厭亂。今春求大君降錫。元命今捷生。聖神惟我。太祖今首出人倫。戎衣卷四海。今爲帝王真。

奉冊寶 鴻和之曲

皇祖受命。今開乾坤。驅逐異物。今復中原。立綱陳紀。今佑元元。克配彼天。今功高業尊。寅薦冊寶。今鑒我晉孫。

初獻 永和之曲

茲彼玉璣。今酌黃流。敬而將之。今見凝旒。有赫在上。今儼圖丘。保我子孫。今永荷鴻庥。

亞獻 永和之曲

於皇祖。今帝中華。廊清氛祲。今一統爲家。除克雪耻。今功茂以加。視湯武。今德音不瑕。

終獻 永和之曲

爵三獻。今旨酒嘉樂。和鳴。今萬舞肅陳。率百辟。今偕敬。齊衍我祖。今神忻。

徹饌 永和之曲

孝享畢。今禮弗愆。羣牲俎。今徹豆。遷於昭對。越今神在天。益篤皇祐。今萬斯年。

送神 永和之曲

萬鴻號。今大禮成。仰瞻威赫。今陟降在庭。列聖左右。今惟忻。合肅鐘鼓。響答。今祀事孔明。粵有太德。今必得其名。天地同極。今欲報美。能廣幾筵。草今草。

微誠承顧福社今用保我後人

成祖改上諡號

迎神 泰和之曲

天眷不運誕降我 皇祖夙秉文德聖昭 聖武懷

除姦兇戢宇寰宇維典章未備朕率孫是禡大號海

名卓絕千古寶冊攸歸精應斯舉將降休今 聖靈

騰爐煙兮燎炬尚來格來歆以篤天之祐

率冊寶 泰和之曲

於穆 文祖貽我不基昊天罔極永言孝思愛薦微

稱以協民彝勅貢琬琰紹哉厥辭以詔千萬世神其

聽之 泰和之曲

初獻 泰和之曲

制帛孔純潔牲腍肥黍稷醴羞調羹分饌穆穆孝孫

敬德淵微獻享初陳仰 威顏其靡違

亞獻 泰和之曲

干戚武成於昭神功文致太平沕穆皇風崇舞既還

禮儀肅雍美獻載將致其孚顙願申佑我孝孫萬福

攸同 泰和之曲

終獻 泰和之曲

虔率孫之德孔明錫 皇登於昔天奠邦家今永寧

微饌 泰和之曲

古禮之經有儀有節將享既終登歌以徹祀事利成

神人胥悅維孝孫之衷情猶縈綿其糾結

送神 泰和之曲

高皇懷烈我 祖是成誕垂裕於後昆孝孫是億稽古

酌今恭薦茲 尊彝奕奕闕官歲事有恒子子孫孫

百世其承

皇明大事記卷之七終

我祖章 泰和之曲

皇明大事記卷之八

朱國禎輯

學校

世定鼎金陵之年卽如江淮府今江蘇謁孔子廟尋自將
取發設儒學以崇儀宋濂吳沉爲教官又徵劉基等人
京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之授世子經胡廷瑞來降
生如龍與路今河南謁孔子廟宴滕王閣命諸儒賦詩時
諸名儒集都下上與論經史及容以時事甚見尊寵
復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收用益多已
置國子學以故集慶路學爲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
事六事監六事丞六事典六事樂典書典膳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丁未十二月大
將軍至兗州偏將顧典祖分徇各縣孔子六十六代孫
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尹孔希章柳縣主簿孟
思諒等迎見典祖於軍門典祖禮之於是兗州以東州
縣皆來降未月定國子學官制有仁爲祭酒劉基爲司業
洪武元年戊申二月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
使詣曲阜致祭使行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
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
典朕今爲天下主期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周
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幸以國學規制未

廣謂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古帝王建國君民以
此爲重朕承罔弊之餘自建太學招來師儒教育生徒
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必高
明軒敞俾講育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望
焉希學父元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上召見優遇之
見大八月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初禮官奏周禮凡始
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師四季如之漢儒以先聖爲周公
若孔子以先師爲禮樂詩書之官其後若禮有高堂生
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蓋四時之
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
之六事書六事典六事樂六事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是則漢賡釋奠亦
廖可見魏正始中使太常行禮于辟雍晉于國學東晉
成穆孝武皆親行隋制國子監每歲四月丁丁釋奠
先聖先師州縣學則用春秋仲月唐初儒官自爲祭主
垂書博士姓名敢昭告于先聖許敬宗奏請令國子祭
酒爲初獻丞爲亞獻主簿及通爲終獻詞稱皇帝謹
遣仍令司樂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則令爲初獻丞
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武德貞觀中皆以二月親
幸國子監釋奠開耀景龍中皆皇太子開元中詔以三
公攝事若遇大祀則用伴丁縣州用上下宋元曰古禮

而損益之今宜定制以仲春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于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十二月考定襲封之制先元仁宗授孔思晦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賜四品印奉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孔子之後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非所以尊崇先聖之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至是上謂禮部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待其後嗣秩之三品弗稱莫崇其授希學衍聖公二品階給銀印希學思晦之孫也孔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祭曰知印曰奉養曰書寫

大事記 卷人

魯六人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孔

漆淵三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

列孫衛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諸

陳吉之聖人自義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

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

雖不得使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

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闕者求

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

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厥恭儉焉當臨取之初訪世襲

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發行禮以致褒崇

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
豈不偉歟可嘉善太未襲封衍聖公授希大勅曰朕惟
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于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
至舜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絕無且
泰楚之後立於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下上澤
敦育內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
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
代以闕里之邑藏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族以賢推
惟孔希大最今特以希大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
阜縣事汝往欽哉

大事記 卷人

洪武三年遣克堅祀闕里出內府香幣并白金百兩俾
其祭物仍命通贊舍人張漢英次之 上諭克堅曰先
師孔子扶持世教功德廣大萬世帝王之師也朕今命
爾往祭蓋以爾爲子孫祭以款饗宜致誠潔以副朕懷
希博止孔克任授諸子經功臣子弟皆令入學賜國子
生夏泰崇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
以教導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遵古制
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
學人材所出欲本常茂必培其根欲水長流必源其源
欲人材成就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

譬猶塞百川而欲水流拆決長而求大木可得哉召國
國子生習射與否於文武爲憲之說時國子生至者
甚衆上銳意作典謂春月三年必世孔子因時制宜
魯兩生迂典禮樂何必百乎下中書普立天下學較詔
向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較自胡元入主
中國夷狄腥膻汚華夏學較廢弛人紀蕩然加兵亂
以宋人習國學鮮知義禮今朕統一天下復我中國先
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近雖內設國子監恐不
足以盡延天下之後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較以作
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

卷八

五

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
設教諭二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
去半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
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生年典簿周循理請擇經明行修之士充學官而增置
其員民間子弟俊秀年十五以上願入國學者聽復其
身京官子弟一品至九品年十二以上入學者定其出
身資格太學生員舉進士俱聽優等擢用如此則在內
國子生漸增廣在外有當貢科舉進士不思無人矣
上是其言命申善養增廣太學生定其出身資格仍擇

文儒性行端潔者充學官八月遣官聘奠孔子于國學
某曲阜廟庭官給牲帛俾衍聖公主祀事歲以爲常十
月御史袁凱言國家邊圉四方國資將帥之力然今天
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皆棄有警備
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
之士或五六或七八每於諸將朝望早朝後俱赴都堂
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
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群臣
太無廉耻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
誤宜加矜恕養成以收它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上

卷八

六

嘉慶初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外番道與諸將說書
親復孔氏子孫二十六戶徭役凡國子監官滿三考者
監史秩仍任以四方來學者益衆再增國子學舍徵孔
寬濠爲修撰先宋南渡衍聖公從而南家溫之平陽宋
亡歸墓子孫甚衆克表其裔也博學篤行善屬文尤長
牛史以薦授官

宋年禮部奏增廣國子生上曰須先擇國子教官師
得其人則養有効非其太增廣徒多何益御史中丞陳
寧兼領國子監導儒臣製釋奠孔子樂章初用大成登
歌樂元振易也未用仍用宋舊國初亦因之至是始命

更製學士承旨詹同撰上禮部尚書牛諒復定禮儀進
劉基等失陪祀受胙奪俸一月衍聖公希學來朝莊臣
事丞相六部今班希禮部致儀務從厚辭歸奉銀
百兩納帛各五匹宴光祿寺翰林官餞送希學言先師
廟堂廊廡圯壞祭器樂器不備先世田產兵後多蕪廢
而歲輸稅額尚從實徵納乃命有司照式修治其田產
荒蕪者悉蠲稅仍設孔顏孟三代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仍加以勅

八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
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
天下各處八

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
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亡何命御
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曰致治在於善俗本於
教化教化行雖間間可使爲君子廢則中材或墜於小
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學問之士甚不易
得今太學生中年長學優者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
教庶使人知務學賢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
三百六十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擇國子生年少聰
敏者入文華武英二堂讀書謂之小秀才其見寵遇等
皆昇清職俱爲御史等職爲給事中兼齊相府錄事先

是孔希大知曲阜縣爲人所告上以先師之後穆不
問父志免官特以孔克仲代賜勅勉以整前車之失無
奉聖旨以後代者皆詔國子生於諸司歷事有未娶者
賜錢婚聘更賜女衣二襲月給米一石贍之

中年命大都督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讀書諡曰武臣
從朕定天下以功臣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父兄早歿
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
庶幾得其實用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
擊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
位極大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
大義也八

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宜率衆大止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縣國子學官李思建馬懿默然不語上惡之勅諭國
子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誠實無僞有悖于
國氣書名立于兩間則無愧于所學者懷詐自私自上無
助子君不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建馬懿朕以其
學若孫召同遊期在嘉言善行朕朕未明而輔朕不足
乃終日緘默無一言索有講說經史者因而問及不
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一言稱所未知豈朕昏昧
不足與聞耶抑朕之禮未盡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

也又遣侍東宮欲發明先帝王之道臣獨刺諫以成其德器亦無異事朕之時其扶許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爲生民福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邈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處殿廷之上人君躬就問之此正行孔孟之志之日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邈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汝等自今爲師者必盡其師之職學者必盡其學之道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二人之爲也置天下學校師生

卷八

五

廩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類皆官給之

十四年起致仕尚書李敬爲祭酒侍郎劉綬爲司業顏延之經四書于北方學較四月丙辰朔詔改建國子學雞鳴山下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賜國子生布帛各一疋時於諸生中選才學聰俊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群音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曰老秀才恩遇甚厚九月禮部尚書李叔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以賢良等科薦舉至京以致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上曰學教人材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爲憂而有司又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材之意其即禁之者爲令時松

江府華亭縣儒學教諭曹宗儒屢爲府縣差遣宗儒以爲言上諭禮部臣曰教宜訓導所以作養生徒爲國儲材通者有司往往委以公務使不得盡心訓教甚非所以崇儒重學之意其禁止之

十五年新建國子學成改爲國子監本六朝辦遊苑地東半爲小教場西半建學延宋可四里殿堂壯麗廊爲橫街直南曰成賢街號房射圃傍列餘爲茶園自經相以來上敦臨視比落成遣官致祭命學士宋訥記其始末仍以舊國子學爲應天府學時天下普建儒學而先師祀典尚未舉至是始命通祀凡各學田租入官者

水澤記

卷八

悉歸主學俾供祀及師生俸廩分爲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設吏典司出納師生月給廩米一石教官俸如舊上將幸國子監行釋菜禮論儒臣曰議者謂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任論昔周太祖斷然再拜不惑左右之言今朕君天取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禮部尚書劉仲質乃定議五月十七日己丑駕至大成門外御帳具皮弁肅入前宿衛先師再拜進爵上獻又再拜百官皆陪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上復御輕易服

乘輿詣學宮祭酒果臝司業博士助教等四人以次升
堂坐講侍臣東西序坐講畢上勉以循道儒行儒教
振尚書大禹皋陶漢洪範親爲講說及覆開論群臣問
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
謝人賜衣二襲仍加粉飾頒示學規遵守以釋奠儀注
舊行天下府州縣學各以正官主祭有布政官則以布
政司行其分獻則本學儒職及老成儒士充十哲兩廡
一數新製祭服則主祭陪祀官與凡執事者用之陪祀
儒士深衣幅巾每歲以春秋二仲月上丁日行事下各
按察司選府州縣學生員年二十以上質厚貌端有志

八事記

卷八

上

學問類人國學者送京師既而至者十餘人禮部者其
家中式者留之不中者遣還御史趙汝博言學校之設
用則精實而冷太性員多不遵初制出仕者非無
用則精實而冷太性員多不遵初制出仕者非無
用則精實而冷太性員多不遵初制出仕者非無
三條一曰生員事非平已之大者毋輕訴于官二曰父
母有過必懇告至於再三毋致陷於危辱三曰軍國政
事生員毋出位妄言四曰有學優才聰深明治體年及
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並通論治述爲文辭先由教
官奏報果有可取以資參考有司然後赴闕以聞五日

爲學之道幽微善敬其師且講誼須誠心聽受毋恃已長
妄爲難難六曰爲師者當體先賢竭忠教訓以導其家
志曰生員動情有司嚴加考覈獎其勤敏斥其頑惰斯
爲稱職又曰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主道
許其赴京面奏九曰民間冤抑等事自下而上陳訴不
許躐越十曰江西兩浙江東之民多有代人訴狀者員
除不許十一曰有罪充軍安置之人毋妄建言十二曰
中惡之事有干朝政實跡可驗者許密以聞其不遵者
以違制論仍命以所頒禁例鐫勒臥碑置於明倫堂之
左十月諭禮部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進非老

八事記

卷八

二

戒第學之誼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儒學學官
不通經術者送吏部別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滯於下
僚者悉以名聞冷生員講讀剴切說苑新序十一月諭
禮部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
觀書輒覺有益當以論餘遠達亦好學想儒生叢書自
隨茲勸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
所衍不至差謬書之有益於人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
板毀殘願其命諸儒考補命工部都匠修治之庶有資
於學者

洪武年恭簡翁閣美祭酒

崇尚儒術春秋祭享先師內針費至巨萬尊師之道可謂隆矣天下生員歲給廩米亦數萬石養賢之禮可謂厚矣今新建太學聚天下英才教育之期爲國家用奈何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平居教養既無其法及至選貢能不混淆至有缺員又或府選於州州選於縣致使爲師者不能各任其責甚至布按二司將俊秀有學問生員選充承差甚乖朝廷育才之意今宜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如考試中式則實及所司否則教官訓導傳其廩祿生員訂爲吏如是則士有勤德學有成茲從之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

卷八

三

勅諭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諭曹國公李衷忠曰國學育材之地公侯子弟咸在難諱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范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鄭泰並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立
七年孔子誕辰世代孫總襲封衍聖公初納入朝上問其宗族子弟多寡賢否納奏對詳明動合禮度命館于太學至是服闋襲封襲誥文賜之章入朝賜宴及鈔六月命禮部製大成樂卷分天下儒學勅曰天下學較通祀先師孔子而樂器未備無以昭其聲容感于神

明實典禮之缺也亟命靡音律之人集工製之又曰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質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入爲智巧之私天時於地氣不審人聲於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古之氣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不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審于此俾樂成頌之諸生得以肄業庶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以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翰林院侍制孔希善言

卷八

一

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宥之即命遣還仍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及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衰滅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係例釋之頒四書五經于北方學較
二十二年上謂工部左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絲之始皆重其所由出也孔子功與天地並故朕極崇報闕里又啟

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何以安神靈昭來世而及時修用副朕懷以類于五十八代孫禮為深陽縣丞先是上命戶部嚴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役往往以田產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脚詭穿父之相背成風神里歟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龍等於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上聞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名使其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其傳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文獻

卷八

二五

嘉祐六年詔祭酒胡季安選國子生年三十以上能文華者三百四十一人命吏部除授教諭等官凡二司科有缺者用分許至手性六月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諭印耕為衣食之原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潦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預防溝洫之法遇災民不為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迭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之設與焉朕嘗今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陂可濬蓄以備旱熯宜

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無妄興工役括充吾民給道里費而行

二十八年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敘九法為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眾至於春秋鮮有能明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二十九年命國子學正吳敏署祭酒博士楊傑署司業學錄張毅署監丞事上諭曰太學國家育材之地天下人材所聚為之師者不專務記問博洽在乎檢身

文獻

卷八

二六

飭行守道尊嚴使之敬慕日化于善則賢材衆矣蓋師嚴則道尊道尊則德立昔胡翼為太學師嚴條約以身先之此最可法先後賜大詔三編督訓行人司副楊祇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臣事賊莽然則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華于名教甚為衆鑒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吳敏言國子師生例以學優劣分隸太堂邇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禮部翰林院官同諸監考試仍令吏部以次錄用毋使濫濫

祀事

洪武元年正月以大率祭三皇明年遣中書參政蔡哲
行禮以勾芒祝融力牧風后配享各有祭文儀同釋奠
上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遣
編修蔡玄侍儀舍人李震章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
仍令各行省同請所在審祀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尋
以圖上諸陵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功德昭著者曰伏羲
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虞舜禹商湯中宗高宗周
文武成康漢高祖文武宣光武明章後魏文帝隋高祖
唐高祖太宗憲宣周世宗宋太祖真仁孝理凡三十有

六各製衣服由香幣造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中

六各製衣服由香幣造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中

六各製衣服由香幣造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中

有宋理宗永穆陵圖歸其頂骨上嘗與侍講學士危素
上嘗與侍講學士危素
以神農嘗百草立三皇廟祭以醫官上以不親祭委
祭牲用大牢、上親製祝文三皇羌雍各一自元以來
之陳者完業之廟之故者因舊而葺之無廟者設壇以

之醫藥之流其體且郡邑通祀藝賓令諸儒詳考定應
祀者三十五年于是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陵寢所
在有司禁民百步內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
之數於其上設陵戶二人守之為常式御史各廨與權
言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我朝繼正統有天下社稷
宗廟之神皆得享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宜肇舉成
一代之典上納其言命參考立廟以祀尚書牛諒言
三皇京都廟有祀享掌于太常漢高祖光武唐高祖
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行春
祭以少牢商中宗高宗周成康漢文武宣明章帝唐玄

六各製衣服由香幣造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中

六各製衣服由香幣造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中

六各製衣服由香幣造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中

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真仁亦宜令有司就
陵廟立年祭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
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元世祖已立廟北平
今當併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每歲春秋祭於陵廟
羣臣師廟成望袞冕生像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
之制已之仍舊又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太
下祭太宗力可弗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自伏羲至元
世祖凡十五帝為五室上親製祝文三皇曰惟大昊
伏羲氏書八卦封以明天道造書契以開人文惟炎帝神
農氏飲耒耨教稼穡嘗百草以為醫藥惟黃帝軒轅

氏作居室衣服以法易象創律曆宮制以宣政治皆德天立極開物成務有大功于生民後世者也御諱非德荷天祐人助君臨天下繼承中國帝王正統伏念三聖去世悠遠神靈在天萬古長存崇報之禮不可不至是用肇新廟宇于京師列序聖像及歷代開基帝王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爲常典令禮賓之初諱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鑒享五帝曰惟帝金天氏金行應運因原紀官道繼三皇爲五帝首惟帝高陽氏靜淵有謨靈通知事潔誠祭祀治教萬民惟帝高辛氏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威惠信天下咸服惟帝陶唐氏帝德廣運聖神武

天祥記

卷八

一

文執中傳心道統斯著惟帝有虞氏玄德既昇恭已而治世躋泰和樂奏夙儀皆盛德被于生民大功昭于後世者也三王曰惟夏禹王勤儉家邦平治水土天錫九疇彝倫攸敘惟商湯王聖敬日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表正萬邦惟周武王于昭武烈拯救生民建皇極續英之緒皆盛德被于生民漢高祖光武隋高祖曰惟漢高祖皇帝除靡平項寬仁大度威加海內年開四百惟漢先武皇帝延稷英雄勵精圖治載典爰運四海咸安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息賞功弗吝節用安民雖祚平治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唐太宗宋太

祖曰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俱宋太祖皇帝順天應人統一海宇祥延三百采下文明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餘文並同三皇但攸攸遠作已遠元世祖曰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被人民者夫何傳及後世不遵前訓怠政致亂天下雲擾莫能拯救于本元者農民遭時多艱憫黔黎塗炭建議聚兵圖以保全生靈初無黃屋左纓之意豈期天祐人助來歸者衆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師北征遂定于一通不接非德繼承正統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且自古

天祥記

卷八

立君在乎安民所以唐虞得人禮受湯武用兵征伐因時制宜其理昭然神靈在天不昧想自知之今念歷代帝王開基創業有功德者乃于京師肇新廟宇刻序聖像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爲常典御製樂章迎神初獻亞獻終獻送神者爲式并武七後去隋文帝仍五室後去建于雞鳴山之陽
元年遣官視各陵申前禁以時封土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諸郡邑祀典所載忠臣烈士祠宇傾頽有司亦以時葺治仍嚴防守鄉州有美姬公劉二廟美姬后稷之母也德淑永聖后稷義民稼穡澤被萬世公劉后稷

之皆縣初疆西成遂於郇能修后復之業有功於民遂入祀典

二十一年停各廟春祭皆于八月中旬舉行帝王廟從祀名臣凡三十六人 上以趙普負太祖厚恩不忠不可祀元臣四傑本華穆爲首安童其孫也宜去孫而奉祖既祀伯顏何本可勿祀又以陳平馮異潘美節義善始終皆宜祀於是定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昇郭子儀書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俊本華黎博爾忽

大事記

卷八

一

一

功臣廟

甲辰上取武昌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又建于南昌府詳前國臣傳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革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于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國中書其議行之議王卽命塑功臣像于十臺及將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康郎山處州府取等金華府取等太平府取等

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期致祭不棄暗者論功定擬以開立劉成廟于長興 洪武元年命築壇于雞籠山

祭故功臣劉大海等文臣歿于王事者恭奉李夢良郎中王僧都事孫炎等附祭卽其地建功臣廟廟成定位太徐達爲首凡二十一人政記見大歿者塑像生者虛其位賜額曰英靈坊設宰祀正九品圖徐常二王戰蹟于廟中各指揮神祭兩廡 三年定功臣守墓墳戶其冬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諸將之功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原祿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父母子妻復命禮部凡武

大臣

卷八

一

一

一

臣有遷葬者皆備祭物這里遠者給其費因品秩次第定給羊豕酒果立開平王廟于北平定功臣已沒者謚號以七年命書雞籠山功臣廟附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製神主行三獻禮都督官祭堂上惟六王各衛指揮祭兩廡永爲定式 八年增祀淮安侯華雲龍采章李思齊等八人又日一 九年加贈趙德勝等七人封號增都指揮食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又增何文輝等凡有功者一百六人 十二年增海國公吳頤等一百九十三人 十三年改雞籠山爲雞鳴山增釋寧侯顯赫等二百八十八人又日二 北平中立坊 立開平王廟

旗幟廟

旗謂牙旗皇帝命大將避日出師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臨牙必祭以剛日祭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謹請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軍中營建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蒼牛尾爲之在左驂馬首泰置旗頭騎以先驅漢武帝置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請所伐孫權作黃龍大牙旗後齊天子親征建牙旗唐宋及元皆有牙旗纛之祭今立廟春秋遣官致祭春用鶩鷩日秋用霜降日廟立于京師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

大星記

卷八

十三

所立于公署後七年詔皇太子率諸王詣閱武場祭旗纛其儀衛執事者捧旗纛于馬上以序前行凡七壇各用羊豕各一帛色亦皇太子先行禮次諸王禮畢諸王詣皇太子行幕進胙奉旗纛還宮

城隍廟

先儒謂既有國社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廟唐太和申李德裕所建張詠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得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

齊慕容儼築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已來其祀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遂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皆以爲祀信龍興縣即前朝表江吉建昌臨江南唐皆以爲灌嬰張說祭京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仁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毗康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國初因元之舊廟洪武三年上以卑隘詔度地營築改東嶽行祠爲之修飾既備禮臣請如前代建六曹上罷之止稱左司神右司神送主入廟用王者儀仗上親爲文以告先二年

大星記

卷八

十四

唐禮部臣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靈先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爲承天鑒國司民升福明靈王其在北平開封府者爲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臨濠州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太平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皆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爲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爲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爲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表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封王及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撰

制文頒之喪年去諸神前代封爵止稱本號曰都城隍
恭府州縣城隍之神其用王禮各府州縣稱公侯伯與
用袞冕如故

忠臣廟

吳元年 上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
而名存以垂訓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
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
祕管李輔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陣死義與闕同難自
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也宜令有司

其事記

卷八

三十五

建二祠肖像歲時祀之尋以元御史大夫福壽能秉節
死義立祠以祀議贈官禮部言元已贈為浙江行省左
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宜仍其舊 上是之
令每歲春秋二仲月遣官致祭後福壽子陳彝以中書
宣使為海州同知坐胡黨當刑 上以忠臣于特宥提
太僕少卿轉兩浙運使後坐前事放不誅謫居雲南勅
西平侯善遇之應天故有歷代忠臣漢林蔭尉蔣忠烈
侯承文晉王忠貞金南唐劉忠肅仁瞻宋曹武惠彬元
衛忠肅福壽凡五廟 上以瀾處間巷改建雞鳴山之
陽漢壽亭侯關羽廟在玄津橋西亦改作與歷代帝王

功臣城隍諸廟並前五廟通稱十廟帝王廟擇日另祭
祭功臣之日並祭八廟應天府官行禮水旱諸大臣分
禱下劉曹三氏子孫歲亦來祭

馬神

周官牧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祖
冬祭馬步馬祖天驕星也孝經說云虜為龍馬先牧始
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柏士作乘馬
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制祭以春仲月唐宋
因之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為宜於是即後湖遣

其事記

卷八

三十五

官行禮為壇四牲用羊一豕一鶩其色白樂用時樂
獻官齋戒公服行禮先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色正白
身長十有六尺首尾高九尺足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
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脰承流動轉動不可近近
之輒人立而吼 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
命太常以少牢祀馬祖復囊沙四百斤壓馬令人跨其
上日遊行苑中久之性漸馴服四年 上夕月于清涼
山乘之而出如蹕雲乘風驅馳甚適 上大悅賜名飛
越峯後止于仲春
祭司馬一神後邊將言西域產一馬甚異 上遣
使諭其酋長新惜陰傳其足來獻 上命祭馬神牧馬

所善養之尋馬足逾進之上爲良馬就復命儒臣爲文以述其事

五祀之神

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條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門左同門主之孟夏祭司寇之神設壇于御厠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雘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於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五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之祭則於土旺之日牲

用少牢

卷八

五

外郡各廟

洪武八年三月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禮部奏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

八

卷八

三

出神垂休像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山蜀邦人祀志南陽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諫爲彭澤令奏免田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安張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諂之於朝流建州卒羣既寧後見夢於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輔之姪秉昭臨難死節安從備廟食九江義兵萬戶李宗珂從余闕守安慶城陷悶死宗珂自刎闕既立祠安慶立以宗珂配享鄱州知府王世安奏請修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陝西乾州同知

史孟通言唐忠臣潭城在德宗時遷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晝夜攻城經月城中食糧俱盡城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寧有闕甚非報功勳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皆從之者在祀典

無祀鬼神

洪武三年 命祭無祀鬼神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禮官奏祭淫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謂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謂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謂古諸大夫之無後者又土

大事記

卷八

十一

疫癘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民家皆秋祀厲則此祭又達於民也春秋傳曰見有所歸乃不爲厲然則鬼神祭享無所歸則必爲害古者七祀於廟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皆祭後世以爲涉於淫詭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此等無依之鬼乃武侯附土木爲民禍福以遂享祀益無足矜今欲舉其祀宜於京師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無所歸附者不失祭享則天厲不興是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然之乃命京師祭壇於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則皆設壇於城北其各里社又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

及十月朔致祭

洪武十一年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有鬼民人暮驚 御製文選祭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此前聖格言然國之

有祀以爲畏也祀不爲民則非禮也若庶民之宜祀者宜於祖宗之祀非禮之神亦不享也今蘇鎮海濱止州之廟祇祀祝與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定禍胎禍福制量不愆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尚焉得謂之神乎朕思鬼神之神聖人雖毫髮不可僞特其變化神妙而人不知測耳今永嘉朱亮祖遣人奏二縣民入幕驚謂鬼有持倭炬者數百武列行或四散巡檢逐之無有聲之者有厲之者朕不能盡信特遣人致祭禮會鬼神而問之中原之地自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諸不可勝計有絕宗覆嗣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葬會諸爾特炬者豈無主之孤魂而欲人之祀歟或有司愚於歲祀而有忿欺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朕自即位以來事神之禮未嘗缺然非當祀者亦不敢妄爾特炬者豈免禍而有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休患

大事記

卷八

十二

皇明大事記卷之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九

朱國禎輯

祀事

上嚴祀事考歷代祭祀齋戒日期黃帝受圖錄齋七日
夏禹受山神書齋三日周大祀七日戒三日齋今觀祭
天地宗廟齋五日日月以下齋三日降香齋一日後齊定爲
三日論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省始無所放令禮部鑄銅
人一高天有五寸手執簡曰齋戒三日凡齋期並朕前
示警諭中書省臣曰齋戒古人所以致潔於鬼神也朕
大異記 卷五

每祭盡誠不敢少忽尚慮諸司不體此意褻慢弗謹惟
幽有鬼神司察其罪不若預爲戒飭使知所警乃命諸
司各置木牌刻文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每遇祭祀設
之定神帛織文二丘及配享曰郊祀制帛太廟曰奉先
制帛親王配享曰展親制帛社稷歷代帝王孔子及諸
神祇皆曰禮神制帛功臣曰報功制帛其色天用蒼地
用黃日用赤月用白徽鑲四海各隨方色四清諸水用
黑皆幣下 帝后加下 上命考登壇脫烏之禮前期
一日有司以薦籍地設御幕于壇東內門外及執事官
脫屣之次于門外設側祭日 駕入幕次脫烏升壇陪

祭官脫屣檢律部祭舞生脫襪供事祭畢降壇納烏其
日月太歲星辰海清風雲雷雨天下山川原合祭於城
南諸神享祀之所初建於城南門外中祭五柱廟內東
西爲廟各七楹西北爲廟庫各五
庫各三間又廟中書省下郡縣訪求應祀神祇名山
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國家及惠愛在民
者俱核實以聞著祀典有司歲時致祭然在京師者尚
未有壇壝車祀先後下禮官考古制以聞按周禮大宗
伯以實柴圭璧五寸祀日月星辰禮記曰王官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
考之古者日月其禮有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大異記

卷五

日以配月也玉藻鑑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統曰祭
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兆日
而東郊兆月于西郊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
宗日月之類四也親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及祀方明禮
日于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則祭日月六也
義者謂因郊社而祀之者非正祀也類然而祀之與親
諸侯而禮之者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
分祭之于西門之外春祀之正與常有也蓋天地至尊
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方秋分
陰氣傳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若其式則大

次小太重幣重按其牲醴得實樂其服則玄冕玄纁其圭之纁籍則大米小米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祝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凡見于周禮者知此秦祭八神六日月主七日日主雍有日月廟漢郊太乙東向揖日西向揖月又于殿下東西拜日月宣帝于神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東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月于國城東西宋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元于郊壇以日月從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慶中議建立而不見施行今既以日月從祀郊壇當稽古者正祀之禮各設壇專祀爲宜其壇制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

六耳記

卷九

三

八辰夕月壇宜築于西門城外高八尺俱方廣四丈兩壇壝各二十五步燔壇方八尺高二丈闊上南出戶方五尺神位以松栢爲之長二尺五寸闊五寸跌高五寸朱漆金字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于月壇上日月既皆設專祭而星辰乃附祭於壇非禮宜別設壇祭周天星辰禮部議於城南詣神享祭壇正南向增造星九間朝日夕月祭周天星辰日月仍以春秋分祭星辰則於大書節前日致祭上朝日于東郊牲用赤犢一羊一豕一玉用圭璧五寸幣凡赤色設大尊着粢山鬯各二在壇上東西北面象尊鉶尊

山鬯各二在壇下實以醴齊益齊清酒其明水玄酒各實于土尊遵豆各十重簋各二加實與社稷同登三簋實以大羹餼三實以和羹西郊夕月儀牲幣用黑太歲者十二辰之神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歷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雜才亡時所直之神若天乙亞太乙功曹太衡之類雖不經是歷代用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于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又增雷師于雨師之次

六耳記

卷九

四

毋升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嶽鎮海瀆之祀唐舜以四仲月巡狩而祭四嶽東曰泰山四嶽之所宗也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而宋言五嶽主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四瀆之稱蓋以中嶽嵩山並列也又周官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爲五嶽四瀆四清者江河淮濟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無閭詩序又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則又有四海之祭蓋天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鎮皆領於祀官

及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天子無預焉武帝時諸侯多廢五嶽皆天子之郡宣帝時四瀆始有使者持節特祠之禮由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卽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祠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祀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爲五道其天下山川之祀虞書曰壑於山川徧於群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割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鼈塗音祭

八異記

卷九

子

惡池齊祭配林是以秦罷封建則皆領於祠官焉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不獨嶽瀆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大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天下山川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考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城東北立春後申日祭雷雨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祭之以雷陰陽之幾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祀本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各爲一壇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

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後之遂定以爲常秋分日祭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壇據高阜南向四面垣圍壇高二丈五寸方濶二丈五尺四寸陛五級東西北向階三級祀天神則太歲風雲雷雨五位並南向位皆用大年一邊豆各八簋簋各二尊三帛三用雅樂未幾上以分祀時日與品物各不同復以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皆陰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雲雷申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

八異記

卷六

六

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北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麗山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六轟大神旗幟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鉦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上躬自行禮先祭日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上稱名餘者令禮官代署上曰朋友書牘往來尚親題姓名况神明乎必親署及登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處上力倦頗簡祝薦之儀禮畢上問故以忠贊對上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改當悉朕意後勿復然

以忠頓首謝

三年定嶽鎮海濱城隍諸神號詔曰自元失馭群雄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濱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千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能加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依古定

八五記

卷九

七

制凡嶽鎮海濱並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祭名正言順於禮爲常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曰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

八五記

卷九

八

嶽鎮海濱各從其方色

九年上以嶽鎮海濱祀典所重其所祀祠宇宜致尊嚴以稱神居於是分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往修祠宇各賜巾衣靴鞋俾所至齋沐而後行事併下禮部嶽鎮海濱之祀京師春秋二祭自有常期遣官行禮并所在有司之祭勿與京師同日因命大臣十八人分祀嶽鎮海濱韓國公李等長祀中嶽魏國公徐達祀北嶽曹國公李文忠祀東嶽宋國公馮勝祀西嶽江夏侯周德興祀南嶽吉安侯陸仲亨祀東鎮延安侯唐勝宗祀西鎮江陰侯吳良祀南鎮濟南侯顧時祀北鎮平涼侯

封建
漢武三年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三年造冊實皆用金寶依周尺方五寸三分厚一寸五
分與篆文曰某王之寶印實座雕造螭螭餘同皇太子
冊寶制并定國邑冊封禮儀以封建告太廟宴群臣
于奉天門及文華殿上諭廷臣曰元失其馭群雄並
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皇天
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樹藩屏上衛國家下安
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分封鎮國朕非私非親乃
建封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計群臣對曰陛下

大事記

卷九

君親符則祭名山夫川於各方岳之下今朕國家新造
民生始遂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封建
漢武三年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三年造冊實皆用金寶依周尺方五寸三分厚一寸五
分與篆文曰某王之寶印實座雕造螭螭餘同皇太子
冊寶制并定國邑冊封禮儀以封建告太廟宴群臣
于奉天門及文華殿上諭廷臣曰元失其馭群雄並
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皇天
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樹藩屏上衛國家下安
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分封鎮國朕非私非親乃
建封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計群臣對曰陛下

大事記

卷九

封建
漢武三年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三年造冊實皆用金寶依周尺方五寸三分厚一寸五
分與篆文曰某王之寶印實座雕造螭螭餘同皇太子
冊寶制并定國邑冊封禮儀以封建告太廟宴群臣
于奉天門及文華殿上諭廷臣曰元失其馭群雄並
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皇天
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樹藩屏上衛國家下安
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分封鎮國朕非私非親乃
建封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計群臣對曰陛下

子諸子之封本待報實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
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樛爲秦王第三子栢爲晉
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櫟爲吳王第六子慎爲楚
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潁王第九子杞爲趙
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
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咸有定制冊秦王文曰昔君
天下者祿及有德貴子必王此人事宜然然居位受福
國干一方並簡在帝心第二子棣今命爾爲秦王永鎮
關中豈易事哉朕起農民與群雄並驅艱苦百端志在
奉天地享神祇張皇師旅伐罪救民時刻弗怠以成大
業今爾有國當敬慎守禮祀其宗社山川謹兵衛恤下
民必盡其道體朕訓言尚其慎之諸王文同冊靖江文
曰朕稽古帝王撫有方夏必茂建親支所以停族固本
其來尚矣朕既爲天子追念吾兄以爾守謙兄之孫也
俾王靖江以鎮廣海之域毋忽訓誥益修厥身尚其慎
哉因遣使頒封建諸王詔于安南高麗諸國置大宗正
院秩正一品後改爲宗人府

卷之六

四年建諸王府王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官城宜各因其
國擇地請奏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
楚用武昌玉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

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峰前報可以明年次第營之仍令
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官餽朱紅室飾大青綠若不爲
過上曰惟儉養德惟修德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以
典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寇去朕左右豈可靡
麗蕩心命陶凱等采摘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
者爲書會說出衆行有編輯未成於是召泰府右傳文
原吉修撰王傑等續修之書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昭
穆頒賜諸王定王府官制左右相正二品文武傳從二
品後改爲長史司正五品首領官參軍從五品錄事
正七品內曰承奉外曰儀衛審理等皆備官

卷之七

武年上命皇太子晉王楚王靖江王出遊中都以護
武事詔太子替善大夫宋濂泰府長史林溫晉府長史
朱右楚府長史朱康靖江長史趙瑄等從旣行上閱
輿地書得濂梁古蹟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官且題
其外令廉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也河驛得上所
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啟曰臨濠古塗荆二山最著塗
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
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
山間民獲免阻修之難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皇太子
既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撰文記之其他古蹟濂歷歷

舉之因事進謀甚有規益事畢還京師

九等 上以諸王將之國先告 太廟群祀畢始告祀
天地于園丘遣使祭各國山川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帛四十疋絳絲王
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縐三
千兩鹽二百引茶一千斤馬疋草料月支五十疋其駝
疋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賜米二萬石鈔一
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疋草料月支二十四郡王每
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帛一十疋絳絲五十疋
紗羅各二十疋絹一百疋冬夏布各一百疋縐五百兩

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一十疋公主郡
王以牙有差 上以秦晉燕三王將之國 命先往鳳
陽觀祖宗筆基之地俾知 業所由興且命皇太子
率之祭開國功臣然後行

十一年冊皇子棟爲蜀王栢爲湘王桂爲豫王棟爲漢
王棟爲衛王改封吳王棟爲周王 詔秦王棟晉王棟
遼國其義衛軍士秦府三千七百四十八人晉府三千
八百十人及文武官軍匠雜役各賞養仍詔燕王棟周
王棟楚王棟齊王棟還駐鳳陽工部奏諸王國官城縱
橫未稍定制請以晉爲東周園三里三百九步五十東

西千五百五十大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
分制田可戍子 勅秦相府官曰王府設官本古之道
然昔者惟以文章之士爲輔朕封諸子兼設武臣於相
府者秦欲藩屏國家禦侮防患無事則助王之治所以
出則爲將入則爲相今靖江相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協
甚有欺凌指揮之意由是命武相有警則出而爲將護
衛指揮副之歸則勿與金穀刑名之事軍務則文武議
之道王以善勿乖朕意

十二年燕府營造訖繪圖以進其制社稷山川二壇在
於城南之右王城四門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南曰端禮

六事記

卷二

北曰廣智門樓廊廡二百七十二間中曰承運殿十一
間後爲圓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間承運殿之兩廡爲左
右二殿自存心承運周迴兩廡至承運門爲屋百三十
八間殿之後爲前後三官各九間官門兩廡等室九十
九間王城之外周垣四門其南曰靈星餘三門同王城
門名周垣之內掌庫等室一百三十八間凡爲官殿室
屋六百一十一間

十三年三月燕王之國給賜燕山中左二義衛侍從將
士五千七百七十八人鈔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一錠
十五年八月八皇后馬氏崩秦晉燕周楚諸王奔喪

三十一年壽節秦晉等九王來朝凡七日歸

二十三年周王素園來居鳳陽謁還雲南命豫王桂居

其地尋召還以世子有燬監國事明年王仍復國考定

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獄鑒即以獄爲主

次海次鎮次遺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李原名爲

圖以進使頒諸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

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所在城隍不稱地稱

曰某國

三十四年冊皇子櫛慶王權寧王榘岷王榑谷王松韓

王榑濟王榑安王榑唐王榑郢王榑伊王榑衛谷慶寧

大事記

岷六王往臨清訓練軍士并設護衛召秦王還京 皇

太子巡撫陝西將改封秦王、皇太子既還代爲請乃

還歸

三十五年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榑爲肅王衛王榑

爲遼王

三十六年詔肅王榑遼王榑慶王榑寧王榑之屬初

命肅王都甘肅遼王都廣寧慶王都寧夏寧王都太寧

至是甘肅以陝西各衛調戍功力未集命肅王且駐平

宗廣寧以宮殿未成命遼王且駐大凌河北寧夏以糧

餉未敷命慶王且駐慶陽右韋州城以就延安綏德祖

賦惟寧王就國十五年後肅王之國青州遼王之國

今肅王以下明年之宜附岷王原封 是年

三十七年命韓王松潘王榑往省秦王晉王燕王周王

齊王 上以二王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悌

之情故有是命二王之行從官各十一人翰林編修王

府紀善各一員掌侍從講議經史撰文字禮部郎中一

員掌祭祀所過名山大川及祀與神祇序班二員掌稽

相禮儀良醫二人扈從二王同日啟行至宿州分道韓

王由周歷燕齊藩王自齊歷燕晉抵秦事畢皆至八月

而還 上以雲南土曠民稀輸餉勞苦復加典造財力

大事記

榑岷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財富力紓作之

未幾又以遼東軍務物情尚未寧貼高麗言多不實

榑暫營遼王止立棚結屋以居俟十年作之

三十八年四月秦王榑薨上諭禮部尚書任事曰

秦王既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泰

軍會議諸臣奏遣使者拜嗣子爲王玄冠衰經素服

奉詔享訖以喪禮又諸侯受天子命亦宜服其命服使

若出及喪服既訖哭既合于禮且協人情詔依命服

禮行封世子尚嫺爲秦王八月更定皇太子親王等封

冊寶之制皇太子親王俱給金冊金寶至太子妃王

妃公主授金冊不用寶皇太子嫡長子爲太孫次嫡子并庶子年十歲封郡王授塗金銀冊銀印親王嫡長子年十歲授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次嫡子及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塗金銀冊銀印凡王世子必以嫡長如或以庶奪嫡則黜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若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王世子若王庶子襲封及王世子并郡王娶妃郡王子授鎮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其有文武才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考驗陞遷如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其實奏聞輕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爲庶人但明賞

朱乙

十七

不事記
蜀不加刑責著爲令九月更定親王歲支祿米先是主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給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甚多俸給彌廣其料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并庶子襲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

已封郡王者同女儀及祿然後歲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王世子是重定其祖訓錄名爲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篇戒章爲祖訓首章上以是篇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皇明祖訓賜之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處有重禮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上一十字每一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

大事記

朱乙

十八

王世九年命靖江王世子贊儀往省督撫周楚齊蜀湘沅肅遠慶谷諸王先自楚湘入蜀歷陝西出河南山西抵水同東至宣府北平由大寧至遼東轉至山東擇文武忠厚之主以從上以贊儀年幼欲其知親親之義因令涉山川險易以成其德器故也
嘉十年八月丁未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諭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勒期赴役每有興造應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于民可也朕聞元時處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

冒暑昇木監司版圖見其苦卽釋之又如威懷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卽釋之此二千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保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各守定制不可私有興造勞苦民匠若有應須造作必不可已者須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高皇帝御製及纂輯諸書

御製文集題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治中英華發舒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沐辭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燦然成文此楊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睿訓詳復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壁照耀層霄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虞皇財解慍之歌也夙夜修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盂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于方策溫潤深醇貫乎斯道光芒氣餘蓋獲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几硯仰瞻渾灑之容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烟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殷鑒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發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且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暇是見於侍臣之所錄

老得若干篇臣竊以爲日星昭回于天下飾於萬物無不仰照、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于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歎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德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太史臣朱藻拜手稽首謹書

聖祖以天縱之聖生于元季貧困流離雖少壯當達鄉塾而稍長未暇詩書不得已從戎展仄淮左三四年間若遇若逢若明若晦全難既號而狐跳騁星曆明而雲天耳記 卷二

述覽整劍戟安事毛錐渡江之後 神明頓耀視儒生如故交拆微義若宿解從心所欲燦然昭回常謂儒臣曰朕每有所授夜半注思釋然自順豈非天乎文章關乎氣運而人心風俗隨之漢唐宋以來文體代降迨至胡元流于詞曲其敝已極 聖祖挺生直追太古既紆獨得兼集衆長其著作其諧微其纂輯諸書朴茂渾淪則三代以上古帝王之法物也明白正大又三代以下諸大儒之格言也緣而飾之以乾健不息之體以布酌古時敘之規模中間道之以德禮齊之以法刑乎之以二義既凋既臻復遇于堯振出既陷之靈靈洗淨又塵

之明鏡天藻所垂光于千古 臣東海暨儒稍加纂修爲大政大訓二紀復再揭出以宋學士所遇刻于前庶稍詳本末其大明直解律令大誥三編別見各從其類云 臣朱國禎謹識

上以丙申三月都應天 庚子三月宋藻劉基等來歸 辛丑八月代陳友諒克江州 御製西征記基母憂賜手書慰之申引徐庶爲比言庶母尚存故劉先生放

歸先生之母壽八十餘道遶路更生之路當加意自寬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止于禮助我功成遣官同鄉里薦封勳勞豈不美哉 壬寅二月苗軍之亂基助守備賜書有我焉

枕無憂之言三月 上自洪都歸舟與基書云自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幸獲珍藏好黨疆域少安收兵巡畧遣人專詣先生虔求一來又得墨諭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勦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現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爾發所向無敵今不敢遽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再差詣前望以生民爲念德幾爲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卽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 甲辰正月 上卽吳王位視師武昌再與基云去歲先生行言湖廣

事一去便得然不即得須候至二月賊果詐降又堅壁

不出果應其言下

以上皆署名頓首未書指溫光先止問上與備臣諸將臣多用手書賜還

公者尤多其家至今尊奉頗見大訓記除可類推即

漢文集所載尚未能盡今只就年月可攷自問機事及

大體者補出附乙巳春宋濂臥病上謂侍臣曰宋

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侍予五年猶一日也

何有斯疾數問未愈命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

同聚疾必易愈且速求國家文翰庶幾有賴陸辭出

大府金籍以束帛賜之方駿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不

敢用特造安車掄健丁六人以載尤異數也皇太子

以舊學加賜既至家表謝并致書太子寓箴規之意

卷八

二

上覽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宜日誦一過御答書

御撰親筆花押綴內外者其日月復出綺縠命太子署

名即家賜之六月七日也丙午訪求古今書籍藏秘

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

傳於世後鮮知其行幸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衣

章六經開闢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

觀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

子之言誠萬世師也方徵儒士熊鼎朱夢炎至都下命

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書諭公卿貴人子弟雜讀書多

不能通曉與義今集古忠良奸惡事實以恒勸戒之

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觀戒

民間商賈子弟亦不讀書宜以所當務者直辭解詁作

務農技藝商賈書使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十一月

書成頒行之

洪武元年二月御製紀夢因與學士朱升等論周禮

六夢曰近觀周禮見有所謂六夢者因思去秋嘗夢在

鄉里遊舍南訓大忽然驚覺若此者其思夢耶升對曰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誠陛下膺命之兆所謂正夢

也昔皇帝夢遊華胥而天下大治已有之蓋帝王之興

大事記

卷九

三

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三月命翰林儒臣修

安戒見大四月上幸北京至邳州自爲文祭山川

召知州李相出御筆一道諭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

處以俟選用相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

以遇之上曰稽其人數赴京者日子米二升還故鄉

者給一斛遂登御舟著黃河說至汴梁觀書進征勸示

大將軍上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微戒或怠則

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社宗廟山川

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監戒者爲書以

進四年七月賜名存心錄十一月手書召還劉其行封

實見其

二年八月 詔儒臣修纂禮書其書以吉甫軍賔嘉冠

服車輅儀仗各符字學樂爲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日

祀天日祭地日宗廟日社稷日朝日夕月日先農日

太歲風雲雷雨師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日旗纛

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日祭厲日祀典神祇日三皇孔

子嘉禮五日朝會日冊拜日冠禮日婚禮日鄉飲酒賓

禮二日吊聘日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各符字學各一

樂三日鐘律日雅樂日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

八事記 卷九

悉備其通五十卷

三年九月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又命儒士魏俊民黃麓

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

降附始末爲書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

爲大明志書送秘書監鈐梓頒行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親刪定刊行

九月 御製平西蜀文示劉基末曰中國清寧論將之

功傳一廖二低昂定焉又曰天產名將兵出農間非朕

有能實由天鑒有臣在南家居括蒼生而能文舉筆何

難謂我採摭黼之斑斑基獻平西蜀頌并序臣聞天命

六合必尤有以爲之

學同必授矣是故秦之極必有秦之極也元帝既崩光武

命漢光武皇帝書武成代伐不道一伐而東南歸漢

命漢光武皇帝書武成代伐不道一伐而東南歸漢

命漢光武皇帝書武成代伐不道一伐而東南歸漢

命漢光武皇帝書武成代伐不道一伐而東南歸漢

命漢光武皇帝書武成代伐不道一伐而東南歸漢

命漢光武皇帝書武成代伐不道一伐而東南歸漢

命漢光武皇帝書武成代伐不道一伐而東南歸漢

大器記 卷五

五年八月申明誠諭書成頒天下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上房謙製以賜翰林修撰臣

之義治漢之政一法乎古衡慮經古略而人不外是
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况表
通際其處微化而孔氏曰誦述者實事諸儒爲五經
天子至今傳而編之不廢今上屬勸勵民之心遠
於太宗在起集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不遺人矣
是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壽等采撰漢唐以來
玉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輯未成於是
纂王傳文原吉翰林編修王傑國子博士李叔允助教
朱復泰府錄事蔣子杰等續修之書成凡二卷宋濂爲
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頒賜諸王 四月重刊律令憲
綱頒諸司 五月祖訓錄成 大賜詹同方竹記同侍
上武樓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偶及於竹 上曰竹之

太喜記

卷八

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
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
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唯吳越山
中有名方竹者最爲僂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
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筠 上
曰信有諸乎同因取一杖以獻 上摩掌觀之恍曰臣
同其亦信人哉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
致之難及其亦也謂同爲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智過
百人曰豪千人曰俊殆其近之俾給事中繕書以賜同
將趨拜捧下 上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

六月 上幸大本堂室乃太子講道之所諸親王肄
業於左右當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
開平忠武王子鄭國公常茂斬國武義公子祈春侯康
鐸列于階下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皆八字云謹承
祖業愛爾勤功帖傍書康二子以別于茂鐸凡鑑食廣
西護衛指揮司事 九月編起兵以來日屢徵義烏舉
人黃景綽書景文獻公潛之從曾孫也見 上問得其
家世喜出尚方表履以賜復見 皇太子十一月望日
劉基詹同宋濂侍宴乾清官之便閣被酒還史館同愛
景有俊才賦一詩贈之俄而召同等赴右順門 上適

八喜記

卷九

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
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
曰在史館中 上顧濂急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朕即
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景日曆書成凡
二百卷 見宋
七年五月編 皇明實訓 見大 九月孫貴妃薨 勅
禮官定喪服之制編孝慈錄 見大 十二月 御註道
德經成自爲序 見大 是年宋濂編 御製文集 見前
八年正月洪武聖政記成 見大 皇無遠慮而荒之
帝雖備尚如此則其餘可知 皇上以布衣受天
命

曰其義云云曰臣聞之於師俊美之謂奇曰爾之入仕
儒即吏耶對曰習刀筆之吏考功監令郭傳在側奏曰
士奇雖吏頗誠懇自持 上因命奉御取筆以進書曰
夫吏之爲奇公以事法以當如律天下他所不及乃曰
奇凡二十二字學士宋濂解曰皆私之謂公當理之謂
法行法當理則不謬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正
苟能是雖律之天下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

十一年立 皇陵碑 上以儒臣恐有文飾自爲文命

江陰侯吳良督工立石

見大

十二年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

大事記

卷二

欲究其終始則難于考索乃命東官文學傳薄等纂錄
分列國而類集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以尊正統次魯
侯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吳所以內中國而
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敘六月書成賜名曰春秋
本末

十三年胡惟庸伏誅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
則恃恩肆焉姦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儒
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
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曰臣戒錄頒布中外俾
知所警

十六年先是 上將幸 太廟齋于武英殿召大學士

吳琬等謂名曰朕聞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

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

則人遺教矣然其旨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

以類編輯庶便覽覽 一月書成以進 上善之賜名

精誠錄 命浚爲序用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

卷 十三卷詩十七章禮記四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

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後書書四十六章詩十章

禮記十四章左傳六章周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

二章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

大事記

卷三

卷三

章論語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

章 十七年 上以大明清類天下分野書成其書以廿七

分野分記天下郡縣於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

沿革起用通鑑志中圖表

其尤能詳載沿革創製通鑑圖表以衆災異之應於臣

服者勸爲善書其目錄於後 上以爲然命錄其目

南巡者目餘事胡璉等撰書

三十七年 上命撰歷代書

三十七年 上命撰歷代書

三十七年 上命撰歷代書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實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珪
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奉奏貴公紹古今
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歸字因以其書楚
覽而善之刑行

三十五年八月頒醒會簡要錄於諸司上嘗諭廷臣
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為勞士貴者何讀書明進出
為君用坐享天祿農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
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
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舉家遑遑無所望矣
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

大事記

卷五

三十三

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祿米之數以米計其用
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為之書至
是編成名歷會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
民

曰十六年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著
成法恐後之難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命吏
部同翰林官做六典之制自府部以下諸司凡其設官
分職之類類編為書名曰諸司職掌行之事頒功臣
制錄七月遣禮部員外郎潘希應司務譚孟高往盛
山祭周顓像上自為文並得十二月永鑒錄成其

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敘其事
賜諸工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為書名曰世
臣總錄

二十七年四月詔徵儒臣定正蔡氏書傳上觀蔡
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諸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
與鄧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
正之太子少保唐鐸舉致仕前編修張美和博士錢宰
等徵至語以正定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此乃文
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黑氣始消文運自此興矣

大事記

卷九

三十四

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遂命學士劉三
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禮遇甚厚各賜以
綢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班於侍
衛之前宴享次生殿中府酒樓成上以海內太平恩
作十種干江東諸門之賜今民食酒肆肆以換四方
賓旅其樓有欄櫺門之賜今民食酒肆肆以換四方
又增作五種皆成詔賜文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武百官鈔命宴于薛仙樓上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章泰諭旨諸臣有年老願歸
者先遣之衆皆願留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
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名
曰書傳會選賜宴及鈔俾馳驛而還修寰宇通志書成

安陽之東南八東距遼東都言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
節西極四州極濟南又西南距雲南金嶺南距廣東崖
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太寧衛又西北至
陝西平肅縣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
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
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
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以十八年九月朔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勅
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
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

八

卷九

三

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後世守成之君生長
深宮未諳一切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
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
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
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
事盡改其法逮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
朕必遵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
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率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
爲祖訓半編並爲家法俾子孫世守之備禮部其
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

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十一月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卽位以來
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
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
有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僭用黃羅帳幔
飾以金龍鳳紋違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
飾金龍又鑄金爵爲飲器家奴至于數百馬坊廊房悉
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額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
寶石僧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其重加考定以官民服
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僭冒僭

大事記

卷九

三

用者必寘于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曰禮制集要
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衾蓋床帳弓矢鞍轡儀
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十
二月洪武志書成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官關
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
不具載詔刊行之
三十年正月頒爲政要錄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會書
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
有三條
皇明大事記卷之九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

朱國禎祥

封賞

吳元年九月平吳師還論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賜絲幣有差即拜信公大將軍鄂公爲副將軍北伐

洪武元年平定中原明年六月鄂公殺關平還軍卒于柳河川信公方攻慶陽上遣都督食事吳禎勸諭曰事平副將軍馮宗異掌總兵印駐慶陽節制各路軍馬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之茂才率其二往鎮山西其一

大事記

卷一

三

增守陝西大將軍偏將軍湯和同京論功行賞侯會蔡鄂公昇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尋克慶陽時征南兵已還以大將軍未至先賞將較指揮人綽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較入謝上諭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所積皆民所供是謂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下故出此以酌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界地戰開矢石之下勤苦固多今日成功受賞可謂榮矣咸感悅而退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賜之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商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焉其制如瓦第爲七等公二等其一高一尺廣一尺六寸五分其一高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侯三等其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其一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其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其一高六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

大事記

卷十

二

信仍以舊券還允一賜而遣之十一月大將軍至京慰勞甚至副將軍馮宗異亦至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關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勲舊不問已丑上御奉天門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鄂國公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諸州郡又自率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疾蹙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亦如之

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瑄安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兵時當隆冬擅自班師致士卒凍餒不在實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諸郡將軍與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有浙江叅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珍已聞風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珍逃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放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入郡復叛失陷指揮徐瑋張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比至南澳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

大事記

卷一

天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諸處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將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從大將軍南北征討屢有

戰功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瑄叅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平章哈爾右丞梅思祖叅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王濬文幣七表裏叅政陸仲亨文幣二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鎮撫各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其各處守城有功官員平章楊瑄胡廷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叅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文幣十表裏各衛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同其傷船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實物等第各稱功過隨將士無不悅服

大事記

卷一

三年大將軍率諸將分二道北征大破王保保克應昌復元封的孫十二月班師車駕出勞山諸將奉

大封功臣丙申 上御奉天聖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丹陛左右 上詔諸將論功徐等其聽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徵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馭下故功皆不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祐有非人力之所至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

六事記

卷一

五

自定至公無私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閭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安殺不由法度越廣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處承忠戰都陽時會身起難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親朕意獨邀封爵沛會食事郭子魚不奉聖將宅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世封爲侯爵章事文忠總兵應昌遂前元太子遠遁漢北獲業皇孫蛇嬭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太御史大夫鄧愈自功相從屢受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

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舊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刻公爵宜進封太國以示優異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實不酬勞卿等宜延論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銀青榮祿太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太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

六事記

卷一

六

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未傳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石琚進推誠宣力勳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楊國華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鄭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惟常茂如後無嗣兄終弟及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中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和文長與係陳德臨江侯

郭子興書昌侯贊聚平寇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
趙庸南雄侯廖壽恭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楊瑄營陽
侯康茂太子鐸斯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潯川
侯胡美豫章侯韓政鳳平侯俱賜號柱國榮祿大夫祿
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黃彬宣春侯曹
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祿俱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六百石賜號勳階並同華高嫡子許承襲
食祿五分之四康鐸嫡終如無後庶長及之並賜諸命
鐵券仍賜文錦及帛李善長徐達各百疋常茂馮勝各
八十疋李文忠鄧愈各六十疋湯和唐勝宗傑仲亨周

德興顧鼎耿炳文費聚各四十疋華雲龍陳德郭子興
王志鄭遇春吳良吳禎各三十疋趙庸廖永忠俞通源
各二十四疋華高楊瑒各二十二疋康鐸朱亮祖傅友
德胡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
疋食都督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奉政戴德曹興才各二
十四疋平章李伯昇十六疋征北回兵復征興元指揮
二十四疋千戶衛鎮撫二十疋百戶所鎮撫十六疋征
定西興元應昌指揮二十疋千戶衛鎮撫十六疋百戶
所鎮撫十六疋備賞守禦未出征指揮文綺及帛十六
疋千戶衛鎮撫十六疋百戶所鎮撫八疋諸軍士除在

迥不賞外人賞銀十兩錢六千仍詔諭天下封中書右丞汪廣洋忠勤伯祿三百六十石弘文館學士劉基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皆賜諡資善大夫叢軍右丞薛顯封永城侯祿千五百石三分之滿海南

詳本傳

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橫肆召諭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勛匪朝夕所致比聞所蓄家僮恃勢驕恣不可不治小人無忌他日或生黨隲爲其所累速去之辭如治病當除其根庶無後悔

五年六月作鐵榜申誠公侯略曰朕觀古帝王紀及功臣傳其君臣或有始無終使忠良股肱不免受禍誠可
大孝記 卷一
憫也間有聖主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姦臣不能離間
故得優游終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享富
貴之極朕甚慕焉卽中主未嘗不切切加意奈何跋扈
之臣恃功作過不得已而誅戮此臣之自取也又有中
間各少察斷而不明何也蓋功臣奴僕倚勢欺壓良善
爲臣者不能察其所爲致使縱橫刑官執法其君不察
將謂大臣使之姑息不問含忍太多及法司屢奏却疑
大臣欺罔一旦不容卽加殘害此君不明之所致也當
時功臣難曰忠良却不能檢束其下有一罪責卽怨其
君往往有之積久猜疑致還刑戮此臣不能察之過也

君臣兩失其悔曷追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
既已論功封賞傳及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
僕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
除親屬別議外但奴僕一犯卽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
敢有恃功藏匿者比同一犯折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
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之意其目有九一内外各
指揮以下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奉命征討與
者受者不在此限二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
軍三公侯家不得強占官民田地以前三款違者初犯
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免死一次四内外各衛官軍非奉

大吏記

卷一

九

三

命出征不得輒於公侯門前侍立聽候違者杖百發烟
瘴地而五功臣家管庄人等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
朝面剃鼻家產籍入官妻子徙置南寧六功臣家屯田
佃戶管庄幹辦人奴僕及親屬倚勢奪產並依欺毀律
處斷七公侯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戶已有明額雜官
敢私托門下隱蔽差徭者輒八公侯家虛錢實數侵奪
人田地房屋孳畜及受人田土與朦朧投獻物業違者
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任俸祿一半三犯盡停三犯四犯
者與庶人同罪

後隆慶元年議定人犯違章所賜公田

中都凡六公二十七侯儀仗戶公二十侯十五佃戶三

八千餘戶字墳戶韓魏鄭宋四公各一百五十戶衛
公并劍侯各一百戶

七年 上念功臣屬族多命增歲祿列侯自中山侯以
下十三人舊祿千五百石加賜公田千石榮陽宜寧宜
春河南四侯舊九百石增爲二千五百石鄧督藍王王
福都指揮郭英各二千石都指揮徐司馬章正各千五
百石同知都督何文輝丞相胡惟庸各二千石御史大
夫汪廣洋陳寧並千九百石指揮以下有差 上原與
魏公布衣交先後用兵平天下多事征勦勞最重卽京
中賜第曰大功坊數召達并諸將入宴其惟又以達年

大吏記

卷一

十

三

漸高空休沐諭免侍初固辭不許 上命都督府凡開
國以來功臣自公侯而下至百戶有未食報而先卒及
身膺爵祿未及嗣者各查實上聞得其子孫凡二百
九人皆陞用之士卒丙申歲以前克大號軍者二十九
人皆授官

九年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各衛指揮嫡長次子爲敢
騎參侍舍人其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凡一百四人庶
子以流官後有悍大患禦奸侮者仍入世襲不在流官
之列或有不恭怠事律有常憲

十年沐英副鄧愈征土蕃大捷封西平侯祿三千石

宋一年以上以湯和舊將惟守昆陵有懷念相從之
臣特將謂之忠威福不專謂之智進封信國公祿三主
石世襲明年再錄西征功仇成爲安慶侯藍玉永昌侯
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
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
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世指揮使

十三年鄧鎮襲封申國公

十七年論平雲南功賴川侯傅友德進賴國公祿三千
石世襲總兵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

大事記

卷一

二

先以功封侯今功者南征加世襲祿二千五百石都督
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開國以來屢效勳勞今從征
雲南功勳尤著當加封爵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
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令世襲祿各二千五百石仍
加祿帛目二十疋至八疋鈔各百錠

廿九年李景隆襲封曹國公

三十年封朱壽輔驍侯張海航海侯

卷二

卷二

其月封拜

往在親族內親製喪部主律一篇頒之俾知守紀律
軍十五勳業林爵位承爲遵守是足湯和太對從容言

天下已平臣屢經戰鬪筋力已衰乞骸骨自便時公侯
皆在見和之請亦次第以爲言 上春秋漸高聞之喜
各賜鈔萬錠俾廷第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瀕
海之民卿雖老健爲朕一行視其要害地築城增兵以
固守備和奉 旨卽行自閩越並海之地築數十城而
歸

二十一年六月新第成和率妻子陞爵賜 勅敘起兵
共事艱難三十餘年爾年還歸鄉追思往事歎歎不能
自己惟勳者形庭功成名遂爾我同心丈夫至此垂名
不朽特賜白金二十錠黃金六錠鈔三千錠綵段四十
大事記

卷二

卷二

表裏粉和夫人胡氏賜金銀三之一鈔五百錠綵段半
之八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破虜還朝 上青
其無禮仍論功行賞賜玉銀二千兩鈔千錠綉五十疋
左右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銀一千兩鈔
四百錠綉十疋定遠侯王弼銀十兩鈔八百錠綉四十
疋右參將都督孫恪銀五百兩鈔三百錠綉十五疋都
督徐司馬等六人銀各四百兩鈔一百錠綉八疋指揮
蕭瑋等銀各三百兩鈔一百五十錠綉六疋指揮同知
陳鏞等十人銀各二百五十兩鈔一百四十錠綉五疋
指揮僉事張敬等三十五人銀各二百兩鈔一百三十

欽命四處巡撫鎮撫使等各銀絹鈔有差戊辰寒
征北諸將於奉天啟上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余
三十餘年殘胡無知情立王庭欲為不靖故命爾諸將
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遠北連空遠圍無書民
息轉輸之勞軍無戰爭之苦四海晏然爾等可坐享富
貴矣諸將頓首謝曰自漢唐以來夷狄嘗為中國患盛
衰和親或索貨實其心諂詐反覆終為邊害今皇上
威德遠被區夏仁義所感用有不懷況神謀妙算包拯
無遺故臣等得以汛掃腥羶效犬馬微勞陛下不以
慢師為責而重加賞賚臣等仰荷恩寵無可報稱上
大書記 卷一 三

欽命平胡詩主章命群臣和之封都督僉事孫格為全
寧侯祿二千石世襲御製武臣勅一日守邊之將撫
軍士以恩並日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日修築城池養
理以漸四日操練軍士晝夜開暇五日軍士頓舍勤於
戰戰不日禮急軍出毋得加害七日事機之會同僚盡
忠為國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封故樂浪公漢英子粵西
侯侯祿二千五百石世襲頒武臣訓諭錄集中鳴鉦慶
典會堂臣傳張鼎鍾會封進教德薛仁貴王君廓侯固
倫恩烈贈王莽章所為善惡或稱釋以直躬俾武臣講
保徐勿恭錄 卷一 三

三十石石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欽徵發江西指揮耿忠愛
賄縱賊皆坐罪集武臣守禦之方享富貴福乎孫之道
為保身勅仲之誦習進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玉有劾
當進封部擬梁國上怒其無禮中止終念其勞改封
涼仍錄其過于券

二十二年凡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
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司造謀據
今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民
財違越禁例於是申明武臣不得與民事凡在外都司
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司轉達都督
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
違者治罪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上勞之曰
自汝在鎮苦無西南之憂錫宴奉天門賜金二百兩銀
五千兩鈔五千錠緡一百疋別賜鈔一萬錠令起第鳳
陽爭遣還鎮東川侯胡海等還京詔靖寧侯葉昇獨擒
賊首吳德忠賞鈔千錠金百兩銀三千兩緡三十疋海
與普定侯陳桓等賞次之

三十三年賜公侯鈔各三千錠令建先堂神道碑徐
常三代皆追封至五月詔遣公侯還鄉魏國開國
曹國宋國申國穎國六公各賜金三百兩銀二千兩鈔

千錠綺三十疋以銀元公通銀布賜之俟金二個
百十二人為從曰奴軍至是年老賜還鄉設百戶一人
領其軍給屯戍之印俾自耕食賜錢冊曰曩者朕與群
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群者為帥當是時發號施令
所至摧強撫順罔敢以五十步笑百步是令既行三軍
奮發聞有違者法必不貸自渡江以來平定天下今三
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等為百夫
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護衛之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
兵皆入衛罷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

太常記

卷一

十五

十五

國額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
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京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
定瀋陽航海全寧西京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號鐵
冊軍先賜功臣田土牛坊及僕僕凡李善長解盡奉上
還吳伏況福以京衛軍士沈之李徐二十戶諸公
十九年八月封桑世傑千敬徽先伯祿一千七百石世
襲十月封張銓為永定侯祿一十五百石世襲雲南皆
賜鈔八千錠起第

二十四年三月封劉基孫為誠意伯增祿三百六十
石共五百石世襲宋國公馮勝子諱人同謀殺入
囑縣官勿舉事覺法司論死連坐徒二十一人上以

諒功臣子特免死餘論如律九月養天下致仕武臣凡
正辰梁至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為官者指揮
總領主百兩鈔三百錠指揮同知九十兩鈔一百八十
錠指揮僉事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正千戶儀衛正七
十兩鈔一百四十錠副千戶衛鎮儀衛副六十兩鈔
一百二十錠百戶所鎮撫五十兩鈔一百錠壬辰年至
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為官者指揮使以下銀
各減十兩鈔如之己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年以前
為官者賞同乙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為官
者指揮使以下銀再減十兩鈔如之先是上念諸功

太常記

卷一

十六

十六

臣多歲幸其有者欲如思齊建諸天下致仕武臣入朝
凡三千五百餘人咸資之命上諭曰元末兵爭中原鼎
沸入不自保爾諸將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
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若官任事子孫世
襲承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皆少壯今朕年老爾等
耆壽老矣外不相見思之至切故召爾等來見所賜薄
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臣叩
謝上曰同經艱難至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
榮爾則爾等若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
戴望有傳後者

五世孫李特都督軍事命通淵爲越舊侯諸曰朕昨使
以未嘗聞之有悉通古制爾通淵父是王及長兄通海
當繼開創之祚以母師率時從度未定所向克敵報功
之典未及舉行而爾父兄相繼捐軀朕甚憫焉嘗天下
未定論功行賞特贈爾父商問郡公爾兄號國公仍封
爾仲兄通淵爲南安侯以報前勞登意爾仲兄黨阻權
竊資發惡義有身沒後奸謀始露稽之於古按之於德
在朕亦宜然立功者前人造罪者後人以後之罪廢前
人之功朕庶不忍今特改封爾淵爲越舊侯其前郡公皆改爲縣正曾五百石世襲命仍歲給公侯之祿各歸
其賜公租王官立王自即位以來封賞功臣皆稽前代
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依唐宋之制其間因時
損益者適其宜然諸功臣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
檢越禮分其祿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藉
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備修驗制乃頒稽制錄于功臣
云云六年申歲公係制度備修之禁勅曰歷代聖君賢
臣恭謹禮節循法度者所以畏神明也蓋知畏神明則
若禮節節節不謹神且鑒之將假手於人其禍立至朕
即位之初益貴矣制使臣世守朕親前代受封皆爲
虛號其於禮儀世給綽有表朝賜以厚祿及膏腴土地

所以待其功者不爲不至尚有不知分限以逮罪侯者
已命翰林院歷考漢唐宋故事輯爲稽制錄頒示令再
申明仍將公侯食銀及服舍器用等殺者爲定制俾不
至違越亦保全勳舊之道也
自功臣外制繼祖以徵時捨葬地是封義惠侯管
孝陵功都督李新崇山侯駙馬李貞思親侯歸順何
真東筦伯降王陳理歸德侯明昇歸義侯俘歸王于
買的里八剌崇禮侯降虜納哈出海西侯卒子察罕
濟海侯其功臣庶子得官與賜米賜田時有之又定
功臣不得建享堂墓具皆自備歿于戰陣者官給
其葬

選舉

主漢洋即迎泰從龍召陳遇等議論并奏政務比親征
要州駐兵最火得范祖幹葉傑王冕等而宋濂劉基章
澂葉琛王禕最著蓋鴻碩之儒無不搜致其間風采是
者甚衆即令府縣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
地理其兼通書算法律亦並薦舉舉得賢者賞過舉及
庸賢者罰復命知府知縣有濫舉者候來朝治其罪未
嘗朝覲者歲終逮至京治之甲辰既平武昌勅曰古帝
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
守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

卷一

十九

林或藏於土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則在下者無以自
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宜治道武畧出衆者參軍及
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而識見可取許諸
屬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
事而精力漸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五
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大
鉅老後老耆休致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
賢使得人悉令知之

吳元年田府令設家武科場取士令曰蓋開上古帝王
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弊講武以威天下至

於經綸權治則任文臣三春不再偏用古人生八歲學
禮樂射御書數十五學修齊治平周官選舉之制因六
德六行六藝收羅文武擢用賢能此三代治化所以隆
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
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
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
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
勇之人以時施學候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
各有出身十月選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求賢于四

卷一

二十

方尋詔天下守令詢舉學識德行之士禮送京師
洪武元年所徵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遣之上曰
國家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才智之士新授
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責成功洪範曰既富
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下詔求賢詔曰朕惟
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
干戈擾攘疆宇彼此求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
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
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急疎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
足殫臻賢歟將有位者應徵賢者有上達歟不然賢

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甘沒世而已金
天下甫足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欲沃朕心以臻至治嚴
求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
擢用焉尋命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訪既取山東河南
有隱士俱下大將軍徵送

三年詔設科取士詔曰朕開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
賢者在職其民有士君子之行風淳俗美固易爲治教
化彰顯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費詞章之
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
勢要每納奔競之人貪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
太事記 卷十 三

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德之賢雖與並進甘隱山林而
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
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
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
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
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
有求學出家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得
與官役游食奔競之徒並行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八月京師及行省開鄉試初九日初場後三日二場
又云廣東場京師直隸府州縣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

西陲西北平福是江西湖廣各四十八廣東廣西
各二十五太若人才衆多處不拘額或不能及數者亦
聽考試法損益前代之制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尚
書各一道二場論一道末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
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射觀其材武書通六義
算通九法律觀其決斷

四年令設科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二月十九日策
貢士俞友仁一百二十人于奉天殿明日張榜授職
賜吳伯宗郭神吳公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賜伯
宗朝服袍帶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二日宴中書省明日
六事記 卷十 三

諸先師廟釋菜高麗入試者三人惟金濟登第授縣丞
林實柳伯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還之徵天下儒士下
第隱逸者陝西儒士趙晉浙江儒士張羽至京晉字孟
隱博學善談論於全太見所言深合上意詔賜裝衣
授奉府說書兼以老致仕賜錢遣還初日卿學孔孟
之道抱濟世之術而元卒能用隱居鄉里及朕平六海
內旁求俊彥卿乃請願俾親王朝夕啟沃而年老疾
作難以久勞特命卿致仕俾得安養優游餘年羽字來
儀應對不窮言直歸儒士趙新爲開封府知府梅珪
爲北平府知府張瑄爲濟南府知府餘爲知府者又十

簡人時天下新爲參錄員會令處各處鄉試取中舉人俱免會試悉赴春用

六年天下舉人至京者多上欲造就其才擇年少俊異者得張唯王璉李璫張紳等擢編修賜冠帶衣服令入太華堂肄業諒贊善大夫宋濂等爲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主衾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遇甚厚未幾以科舉所取多後生少年文詞可觀未能措之實用暫停令有司察舉德行兼文藝者以進

十三年設四輔官徵王本杜祐等任之詔郡縣舉聰明

大事記

三

三

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之士上諭廷臣曰天下未嘗乏賢謂輩變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生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國之盛衰善以中人之才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定是以有薦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有五六千餘人上命各授以官論曰人之求職少得全備如寬厚慈惠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才能授官庶有成績若彼才不稱職位不達

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

十五年行人齋勅訪永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遣送至京其見任教官職專訓士不在舉例八月命禮部設科取士期三年一試者爲令御史趙仁言近徵天下人才列置郡縣受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令將一考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等第量才受職代彼舊官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考覈就爲稱職孰爲不稱孰爲平常送部分別黜陟

大事記

卷一

三

如此則官得其人其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被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然後任職開濟等議爲七條其一文武之臣政暇延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明達治體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二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奏本內各舉所知舉中者陞擢不當者罰及舉王其三役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選可留

下顯等為翰林院修撰第_三甲擢進士出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_{廣為承直郎陳廣為中書舍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獻為衛府紀善李鴻閔為渾府奉祀正楊靖為吏科庶吉士黃赫為承直郎塞穆為中書舍人鄭仲實為國子監助教後賜名義其諸進士止以未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諸司給以出身祿米俟其諳練政體然後仕之在翰林院承勅監等近侍衙門取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為庶吉士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八月_{乙酉}以二甲進士方昇胡昌齡三甲梁德遠李矩等九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六事記_{卷一} 三十一

各縣丞下第舉人以為教官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有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郎中鄭嘉貞曰達之老有難不任以政至於諮詢諍議則老耆閱歷多而見聞廣有可咨者是員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_聖請六十以上者不遵上曰政為此東有司不體朕意_江南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狄生雖老猶足傳德豈可棄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備顧問四_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_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_後後_{十一}併_在中書

年二十七年廷試_制大三十年春秋二榜_見中_語間徵召時時行之科舉禁例始嚴歷朝遵守_{祖制之}存者惟此獨重

今禮部登科錄猶存洪武四年一本考試官侍讀學士唐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前序出宋濂又有主文官禮部尚書陶凱侍講學士潘庭堅而知貢舉則中_書省有右丞相汪廣洋中書左丞相胡惟庸也皆註其字第一場先經後四書疑各一篇春秋用格題授官吳伯宗外郭翀滁州壺關縣人吏部主事吳公達麗水縣人戶部主事二甲楊自

六事記_{卷一} 三十二

立等十七名皆主事其二主計三甲姚宗敬等一百人皆縣丞俞友仁仁和縣人三甲書三代曾祖祖父仕宋元者皆書有民籍軍籍儒籍之分百二十人中浙江二十九人江西二十五人福建二十二人見于史傳者吳伯宗袁泰葉砥輩錄十八年後試錄無存蓋壬午死難諸臣多出其中一併革除矣

第一場

易

法象莫大乎_大變通莫大乎_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_崇莫大乎_富貴備物制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書

日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
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
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詩

釐爾主鬯秬鬯一白告千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春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首子盟于踐

大事記

卷十

一

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僖公二十八年

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首子子齊世子光

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公三年

禮記

比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

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

澤恭敬而溫文

四書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

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臯陶湯於堯

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子

又言伊尹樂堯舜之道中唐言仲尼祖述堯舜

夫伊尹之樂孔子之祖述其與見知聞知者抑

有同異歟請究其說

第二場

論

射禮論

詔

擬漢光武封功臣爲列侯詔

建武二年

表

擬唐太宗以馬周爲中書令詔

貞觀七年

貞觀十八年

表

擬唐魏徵謝除侍中表

貞觀七年

策

古昔帝王繼天出治立經陳紀爲天下後世處至

第三場

深且遠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來尚矣

自是以下漢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

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

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

定新樂祖孝孫奏雅樂房玄齡修律令李衛公
明兵法論者謂唐其目舉其果有合於先王之
道乎 聖上奉天承運混一天下于戈戡讐紀
綱既正然猶日與二三大臣講求政理 詔興
科第博采羣言誠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關
較藝請以立經陳紀之事相與講明之夫禮樂
治之本也其創制可得而開敷政令治之具也
其立法可得而論乎學校所以正俗也家塾黨
庠術序國學何以臻其效乎農桑所以養民也
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設官所以
莅政也任法之與任人孰爲經國之遠謀乎取
士所以任官也選舉之於資格孰爲銓曹之要
法乎鹽鐵國之大計也何以除奸而去弊乎漕
運國之大計也何以足國而裕民乎 國家惟
求實效不尚虛文幸稽諸性古驗之當今使言
必可行而行之可爲天下後世法其悉心以對
毋有所隱

廷試策以敬天勤民爲問且云所謂勤民者空莫如自
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
者果何爲耶豈勤於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空莫

急於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
三代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超宋之倫理差少漢議
果何道而致然歟蓋必有可言者矣空著于篇毋
泛毋略

大約題皆宋廉奉 旨撰上 上又親自改定

原文人筆氣而奮勁處又自迥別一代文運之
始天豈偶然其初會錄登科錄并爲一並無錄
文至永樂十三年始分爲二有錄文然殘缺之
後亦未可據惟以前 廷試策題稍帶行書似
大臣親筆不托中書官蓋其慎重簡樸如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一

朱國禎輯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本稱侯箕子胥餘既陳洪範避地朝鮮商之遺民從者五千人武王因封焉乃教民禮義田蠶爲約八條俗員潔夕戶不閉飲食以遵且有出水出焉地邊燕自立爲王東略地將并朝鮮會齊來伐燕乃止或曰朝鮮亦稱王非也又有三韓之說韓者東北夷專稱曰呼韓曰單曰汗曰濊語聲略同字書或異故倭亦曰中韓今朝鮮諱言之秦屬遼東築長城自此起漢

本傳記

卷一

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并有其地三傳爲魏所滅音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麗建國據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後亂復還之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開地益廣并新羅百濟爲一歷代所紀甚詳元史遺漏多其國自有史牒而存之王居松都有東西二京姓王名職者享國人號爲高宗元世祖之十九年爲王職之十二年元使者徵國賸還渡江爲盜所殺元人疑之絕高麗者六歲元太宗三年爲王職之十

本傳記

卷一

八年遣將撒禮塔往征至鐵州虜其將朴文使呼連降文叔呼勿降元斬之聞急判官朱希勛自剄死至龜州守將金慶符率死士十二人出戰射元先鋒流矢中慶孫臂拔出氣彌壯進戰却走之元再至益攻城副將朴顯與慶孫力禦元焚掠既憐王度不能支遣世子傾詣元謀和慶孫等固守不下數以大于浦擊其攻城雲梯人謂大牙也明年世子促諭降乃降而慈州將崔椿守城不下促諭之亦不從王召至將斬之椿辭色不變元將曰此爾家忠臣釋之既約和許買黃金七十斤白金千三百斤棉衣千領馬百七十四元乃置京府縣以

詔王入朝遷居松京而崔瑀子沔爲相任其父說止王行文至年憲宗使其弟野窟王率兵一萬人東界阿母侵洮福源趨北界屯大伊州麗人入保山城海島先是王以族子紳爲己子質於元野窟使之隨軍締結沔書請王出迎沔報不許野窟陷西海道王遣使致書祈哀與爲期期六日王又請以明年野窟尋得疾還留阿母仇洪福源守之時憲宗方入和林其臣多剛進曰比諸逐獸持弓矢當食獸敢出耶憲宗乃命珙師又二年遣將軍羅大伐之曰王來我回兵王入朝永無後患王曰大軍回世子即朝乃許之明年王病使其世孫備及其臣金寶鼎如車羅大所元將余達秋請寶鼎曰必世子世子竟不往達縱兵侵掠車羅大焚燒廬舍殺掠益甚和州迤北皆降元明年王誅其相瑄使世子僕奉表如元而車羅大暴死瑄者崔沔子皆世官父祖子孫高麗相而皆不忠僕車羅大裨將松吉大吉盡壞江華內外城高麗人皆悲泣憲宗崩元順帝即位方南攻劉福源世子往見驚喜曰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不能服今自來可與俱至開平會款卒命僕歸爲王入我朝至高麗者謂高皇帝即位之元年遣符璽郎契斯奉詔書賜額曰自有宋失取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

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頌世華夏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作僕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藩北逐胡寇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以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與高麗接壤其王臣或寓蓋慕中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二年正月額表賀卽位願世世備外藩遣使冊賜書賜大統曆還其國流人命三歲或二歲遣使朝貢則王則世一見其秋王遣尚書成惟德將軍金甲良表貢方物謝并賀天壽節請封隨以方物獻中宮及皇太子又請祭服制度上召使者問其國中政事風俗額素奉佛使者言狀上曰佛法非所以治王之國北接虜南近倭而不自爲備朕私憂之仍遣使斯封爲高麗國王馳紐金印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使者言王額有文遣祀設軍中上令中使訪歸本國厚賜衣餼三年正月遣禮臣徐師吳杜旻王國山川之神上出

宿齋官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二月朔文武羣臣皆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乂之方持香授師

吳置絳輿中熈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送之五月甲

子至其國再甲子爲壇三壇於南門外攝行祀事當祀

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日回旋上下宛若神

靈來格云并繪地圖以還命宋濂爲之記仍頒科舉條

式凡經明行修之士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

額數選取是科高麗貢人試者三人性金濟登第授東

昌府安丘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

費遣之五年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百五十餘人充師範

等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與百十三人至表賀平夏

且請以子弟入太學略曰乘彘奸德無古今禹知之殊

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臣國雖僻陋偏居東隅自

昔皆遣子弟入學于中國豈惟習君臣父子之倫抑亦

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

之童得齒庠序之曹不勝慶幸上嘉之且郵死者而

朝鮮見繪地圖疑中國用兵內懼密爲備上覽圖知

陡絕海上有倭患不復措意即遣東已入版圖止立衛

不設郡縣匪直首先納款入貢之故也尋以高麗貢使

頻繁且涉海艱虞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之母執

八事記

卷一一

五

而高麗使者門下贊成事姜仁復來悉遣還因謂中書

省臣曰方諭高麗無繫今一歲間復數至旣田畝其民

又使者艱涉海卽如鄭夢周輩幸免覆溺能歸言故不

然遂成疑端矣夫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

聘九州之外世見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

文物其令邊三年一聘禮所貢方物第以地產布十匹

安南占城西里瑣里瓜哇淳泥三佛齊暹羅真臘等國

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告朕此意願遣其尚書吳季南

子溫等表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

人畱居其國蘭秀山遁近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賜璽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有愆此古昔王者之

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寬而不急斯爲美矣

使者至齋王表陳耽羅事宜朕甚感焉因小隙而構成

大禍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旣

爲王屬國其中生殺皆得專之今以暮爾之衆蘭秀山

遁逃之徒用朕詔示以威福一呼卽至何疑忌之深也

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急變濟爲邊民患人情無大小安

于樂土急則事生况衆多乎王宜熟慮烹鮮之道審而

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是年徙

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賜王羅綺四十八匹

八事記

卷一一

六

又事記

卷十一

七

俾善待之六年使金甲良等復貢馬五十匹言道亡其
及進如數詰之蓋足以私焉問馬何以有私則云欲
自進於東宮者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
非春秋義賜顧璽書自後無遺浮言人爲使七年王遣
周諠鄭庇等表貢方物表五通其二謝前後所賜璽
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貢由遣入陸無涉海其一謝
闕恤失風人上返其貢賜書曰使至覽表事大之心
甚著朕觀上古之君旬候綏服之外不治所以不寶遺
物不勞夷民聖人體天弘仁之心如此朕寶王之巨忠
却今之美貢欲王自今以往薄來而情厚王宜聽之周
諠者上官人兄也官人幼育元宮中號曰高麗妃至是
中使携歸故高麗使諠來是年顯卒蓋其權相李仁人
弑之顯無子子其寵臣辛脫之子禍於是仁人立禰明
年遣判宗簿事權原告家言遣計盜阻之又有貢使義
遇朝使城主事實週于只坂與之構義殺斌執實週
還王命誅義籍其家上已聞顯爲權臣所弑怒其害
朝使拘原詢王顯所以死狀而遣使往吊祭十年顯被
弑三年矣使來請諡勅省臣曰高麗私殺其君詭害朝
使豈能長奉邊郡焉守憲章將假朝命填服其民且掩
逆跡姑徐俟之其冬使復來請勅省臣曰高麗事詢之

又事記

卷十一

八

未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并原遣歸
上又曰高麗使至却之復來如是者乃彼自漢至今挾
詐構禍爾中書其遣人詰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守
前規則當令歲貢馬千匹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
金百斤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所留我
遼東邊民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
否則弑賊必討明年貢如約陪臣皆至詭曰發臣洪倫
弑顯仁人誅倫立禍也上遣歸初曰殺中國命使罪
深矣非爾朝貢如約不免問罪之師十二年高麗屬夷
龍州土官鄭曰等率男婦至遼東請內附守將潘敬葉
以聞上勅曰奏至知鄭曰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
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
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
爾與東夷接壤慎勿妄生少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
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吾正而彼邪彼果不懌
則師出有名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
而啟矣十三年貢不如約詔問之居有頃數貽邊臣金
帛復遣周諠入遼東計事上勅敬曰諠數入我邊
難曰夷性輕薄亦添有機自今無令彼入擅入來者止
之首將無與相見自貢毋得獻召諠來吾處之及諠至

居之京師曰毋使得以我官人故輒使來掩惡於我十五年遷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兒爾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居高麗之耽羅命市高麗馬萬匹索聞人三百十六十七年使兩至修賄諸朝臣甚厚賄有等上得其籍惡之復論遣東守將唐勝宗絕之然高麗終不敢不如約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上諭諸臣曰朕即位以來高麗王額首先臣順朕推誠待之大要欲三韓之人舉安豈意被執而囑其臣諱匿輒來請命朕數却之益動不憚索彼歲貢豈富天下哉試其誠偽耳既聽命宜約

大事記

卷十一

元

前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二十年指揮高家奴市馬高麗遣言禱辭馬直論唐賜宗愷直如初二十一年正月入貢乃賜禱諡曰恭愍封禪爲高麗國王二十二年高麗千戶陳昇來降言是年四月王禪欲寇遼東使其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景屯文州以糧餉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子成桂率兵還攻王城囚王及瑩景懼不敢歸是以降國人來告王瑤嗣位曰王氏裔勅禮部曰三韓之地其君臣慘死二紀矣然國中晏然今遣使勞瑤而觀之是爲二十四年其明年高麗知密運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平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

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禰王國事昏暴多縱至欲典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返軍禰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其子昌國人不勝願欲請恭愍王妃擇立宗親定昌國君瑤權國事已及四年亦復昏迷信讒離間勛舊其子興復痴騃縱酒色與禰黨玄罔實等潛謀復禰守門下侍中鄭夢周者以前欲攻遼東爲李成桂及趙俊阻止以此諸瑤欲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戮羣臣國人謂瑤不足主社稷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命退瑤私弟禕宗親與望平公謂成桂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謀主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上以高麗

大事記

卷十一

十

僻夷非我所治事情回隱未可爲信今禮部移諭聽其自爲聲教但取毋僻邊使命往來而已王氏自建開國歷四百三十餘年而絕成桂李仁人子也其父成桂請夷國號上以朝鮮古號名最美用之遣儀制郎熙光宣賜明年請更名且從之徙居漢城自驍勇善騎射自恭愍時已爲金吾衛上將軍東北南上萬戶是以其國人皆畏服之且後入貢表有犯上字上怒下使者更言此表鄭集一曰所摺詔還所貢追索換表者卽以集來獻矣置雲由仍申論遼東都司禁邊人不許通朝鮮人往來界上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亡何遼

東都指揮使司謀知其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以奏聞上遣使勸責曰朕有天下蠻夷率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詭詐慢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金帛誘之王顓被殺及朝使往歲請令王冒入朝朕不之許後主國遂使了與來朝棄還而瑤已廢矣爾篡臣也朕聽爾爲君封爾王號爾表至稱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遣王寧王所逾月方朝朕何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約束旋陰誘女直入渡鴨綠江夫爾自漢以來爲寇不已自取誅夷朕聞金世宗時爾國未嘗解送王帶啓爾但小石數枚世宗由是

大事記

卷十一

十一

興師破爾城數十爾北入貢復雖十數空絕爾表函中以小事大禮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師水陸畢備俯視爾國不啻彈丸與兵伐罪何待朝食誠欲全庶所覆示爾福幾開爾新路爾重違天則不可悔旦懼陳謝幸遣子入貢二十九年請詔印不許終高皇世委心臣朕而高皇著祖訓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子其待之建文初且光請以子芳遠襲自尋卒賜諡康獻永樂元年給金印詔命冕服九章圭珪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給象牙犀角及書籍東南夷中藥物二年上欲屯田遼東索

牛萬頭卽獻分給將士每頭酬絹一疋布四疋賜其王文綺表裏六年使其世子禔來朝及歸上製詩送之遣中官假護行明年上在北京朝貢加厚賜養并及其妃若正別諸使臣是時朝鮮納女後宮得爲妃嬪者四十七年芳遠老請以禔襲此時國家遷都北京朝鮮益亟而亦益恭中國慶典遣使表賀貢獻其它慶慰謝恩無常期或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朝廷亦善待之二十一年征阿魯台蹕沙城禔遣陪臣崔雲奏事令還京以俟歷仁宣間每有大事頒詔其國告哀請封遣近臣右行人往優禮賞養它夷不敢望焉芳遠卒

大事記

卷十一

十一

在宣德議亦定遣翰林官端本孝思往祭并賜嗣王稱書籍五年初遣人獻海青使還上賜褥磁器諭中國多珍異獸後勿復獻英宗卽位賜袍服玉帶奏乞弓材特許歲買五十枝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適居朝鮮界尋亡歸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侄童倉逃匿處與李滿住同謀生覺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拘阻爾部落六年初復想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仇難失所撫恤備至近徙東陲忽潛依李滿住誰爲迫阻滿住居婆猪江屢引忽剌溫掠掠臣邊

今凡察與司惡背恩已甚。上勅福國家倚王爲東藩。如凡察滿住異類言之無與較。七年以建州朝鮮構殺命錦衣衛指揮吳良等齎勅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審去。番戒凡察無妄索會。茂刺密令女直詣部誘賜朝鮮。拒之。白其事。上勅邊徼忠誠賜綵幣并諭朝鮮。寧等衛諸通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擒解。無貽累爾國。八年倭犯朝鮮來獻俘。九年聞黑龍江七姓野人將侵朝鮮。納爾嚴爲備。景泰間。衛卒遣編修陳鑑往封其子瑯珞。卒謚恭順。子弘。弘當襲。幼弱。讓其叔瑯。請命七年封瑯爲王。天順初。王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問罪。先遣

大耳記 卷十一 十三

給事中張學。往內北都指揮武忠與俱。既行。遼東奏兩夷方構禍。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往宣。上德威示禍福。諭君臣輸罪聽命。隨請寧忠。聞兵忠取其弓矢挽之嫌。並張兩子皆折。既有鷹橫空而過。國人請射。忠援弓應弦而落。國人大懼。服使陪臣謝復遣子入學。引咎解兵。未幾。謀報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遼東巡撫程信察之。信廉得王所授董山爲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偽制書還。上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衛譯者往建州。急問之。皆不承。出偽制書以示瑯。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建州。表瑯遣

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鴨綠。發猪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酋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三百餘級。獻俘厚賞之。五年瑯卒。謚惠莊。子鼎嗣。始冊封。率遣內臣時遠左薦饒御史侯英疏稱中使釋驛朝鮮號秉禮。乞簡廷臣往。上是之。著爲令。六年瑯卒。謚襄。淳熙子病廢。其兄子如嗣。娶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十一年建儲兵部主事稱順行人司副張廷玉頒詔將還。盡却其餽。行至鴨綠江。再遣參判李克堅致紹裘復固辭。王喜其廉介。建却金臺。十四年貢使還。被寇掠。官較捕獲都御史土越。彰國法仍還原劫以慰遠人。

大耳記 卷十一 十四

初。舒修撰分詳南。被杖謫福建市泊司提舉。夷人至者撫處得宜。俱感其德。朝鮮使者金天爵漂至。撫之尤有恩。芬以父憂去。天爵等率諸夷送之。無不泣下。後舒再出。再丁母憂去。當起服未行。或勸之出。應曰。惟再往。福市船可耳。問故。曰。夷人雖不知禮義。亦知是非。前離任。諸夷墮淚相送。若得仍任。爲朝廷導揚恩意。招徠各國。以彰王者無外之仁。固所願也。或言于吏部笑而應曰。已復原官矣。此戲言。謂中國士大夫不如夷人浮海之意。占地步耳。從前中朝使臣彼國。陪臣往來出入皆從遼東連山關。一名鴨鵝關也。至是使臣奏言。每遣使

來被女直建州夷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之南
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者
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國
初即防朝鮮詔勅具存貢道自鴨綠關趨遼陽過廣寧
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回三鎮戍此祖宗微意
今雖恭慎豈可遽弛若渡江越遼陽徑趨前屯入關則
路太狹恐貽他日之憂且諸夷效尤紛紛求請將何以
禁又繁北虜之觀望遂不果從朝鮮大僑許報遠東來
與民平易仍給倉儲十萬石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等
復盜邊詔朝鮮夾擊遣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擒巢
穴耳記 卷十一

多稱斯明仁春來次捷賜宴禮部弘治七年朝鮮屬夷
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得半板無死漂抵依嚴
都地名巡海官軍遇之載入浙以聞命給衣糧送至遼
東示以歸路夷自陳即歸本國還米既失罪必死詔遣
通事伴歸仍勅王赦其罪王諱德命十七年娶卒諡
康靖封子體爲王正德元年侍讀徐穆頒詔十二年體
請搜還下海民戶遠東守臣亦奏軍民逃聚海島宜及
時解散從之體病風無子遷其弟澤嘉靖元年修撰唐
舉頒詔諭以親藩入繼大統意始 毅皇帝時體請冊
世子中使金義陳浩黃緣內降性賜俸等金幣拈取異

物及童男女至是以禮官言復報罷倭使宗設之亂其
黨有飄入朝鮮者執之來獻上嘉其忠順勅褒諭賜
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使臣成洗昌及領兵官
蘇泚讓等五人各賞二十兩內臣張欽本朝鮮人正德
中爲太監世宗即位有推戴功權掌司禮監加祿米
三十六石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同知欽泰同與義
男李崇許之給事中安盤疏諫不聽八年諫言臣國祖
李旦系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世祖韓仕新羅爲司空新
羅亡六代孫統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爲達魯
花赤世基巨元季大興安社曾孫春率子成桂遷地東
八耳記 卷十一

還至正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
却之授武班始知名成桂非李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
吏長庚之裔也先祖訓載弑逆之言蓋忌者所傳乞
以世系付史館改正許之顧未及行十三年使臣蘇洗
讓等告稱本國祖識禮儀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國使
到京不復防範因弘治十三年五月女直帝哈殺死一
夷酋之繫禁出入其後提督陳主事名邦迫來愈嚴違
舊行之規失累朝優待之意乞依常自便以慰遠人禮
部尚書夏言酌議每五日出館游觀從之十五年皇子
生太子修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頒詔十七年上

皇天泰號各廟號 聖母號侍讀華察給事中薛廷龍
頒詔復命後國王刊所遺詩文爲皇華集史曹恭判都
總管成世昌爲之序遣使謝恩贈二使二十年停卒盤
恭億子崙襲明年卒行人王鶴諭祭謚榮靖亦刊皇華
集弟崑立一日 二十三年朝鮮民洪贊等航海深入
通州海門界傳詣京師給表糧護歸明年漳州民李王
乞等通番漂朝鮮送遠東都司二十六年嗣獲福清道
番人馮淑等并貨物解遠東容稱閩人向無汎本國者
頃前後獲千人皆市易日本關出火藥軍器恐起兵端
上令查勘海道賜賜金幣旌忠順三十一年崑以國初

大事記

卷一

二七

所賜樂器破壞奏求律管仍乞遣官赴京肄習以遵朝
制三十六年大內災咂上表奉慰封于顯清爲世子三
十八年倭犯朝鮮擊之盡殲因賀冬至奏闕并歸所掠
獎賜有差明年賀使至遠直府傷從官一詔自今朝鮮
貢使並迎護出境四十三年復疏世系事詔于續修大
明會典改而賜之隆慶元年賀 肅皇尊謚以舊無此
禮嘉其意賜銀幣給事中魏禔亮行人訖天琦頒詔使
臣丁應斗朝賀將回而病遣醫診治免其謝辭其冬 恒
卒謚恭憲從子朥立萬曆元年檢討計國行人 頒
詔自後信使不絕與遺者以爲給至萬曆十九年四月

倭酋清正行長兵至遼陷郡縣朥棄王京今次于光海
君璵權國事奔平壤又走義州將入中朝倭遂據平壤
第一子第五子及陪臣皆爲所執遠東發三千人救之
敗績二十年大發兵五萬人兵部侍郎朱應昌督軍左
都督李如松總兵以十二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明年
正月初八日攻平壤克之斬二千餘人益進兵敗于碧
蹄時寧波人沈惟敬通倭說自效往來軍中二酋本畏
關白之過白亦欲遠之使與朝鮮爲難又天寒不耐戰
且借惟敬緩我軍我氣銳驟戰得志倭亦棄王京歸王
子陪臣走釜山山在朝鮮極東濱海故有舊倭父居爲
大事記 卷一 一人

巢者朥復踞王京中國亦深信惟敬謹封貢爲倭所給
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事大夾擊復用兵至八萬兵
部尚書邢玠總督左都督麻貴總兵金都楊錫爲總理
二十六年南原失守王京幾陷鎬疾馳往得定進兵圍
清正于島山救至驟退失亡多贊畫丁應泰以聞 上
怒削錦職代以萬世德委總督專任分三路與倭相持
並有斬獲二十七年七月關白死清正等皆渡海去諸
將亦尾而擊之以大捷聞而先應泰奏朝鮮通倭力證
且誓于神 朝廷亦不聞留兵以守朥卒謚昭敬子璵
立至四十七年 叛大軍討之出萬兵爲助敗

沒豪義論天啟元年我別將毛文龍破鎮江城擊殺叛臣佟養真收餘民萬餘守之城與朝鮮接壤資其糧餉相表裏數來攻互勝負三年理爲其任綜所殺綜必長子璉之子也被後所虜璉得立至是綜引其黨李賈入弒之自立朝廷方以廣寧之陷不能討請封亦不能往令其使自費而去初琰日與大臣沉湎不恤國事倭乘隙而至各道幾盡沒中國兵入援供給煩費重以驟踐大田兵久不解倭尚走海邊潛伏中朝大臣議卽其地設兩營臣附和者因設郡縣琰大懼上書言殘弊狀說者謂朝鮮恭謹爲外臣祖宗以來優待等

卷一

子內地二且有急發兵往援名義甚正遂欲掩而取之不義倭非人類恃其疆界直取王京得二子尚不殺責以稱臣入貢堂堂天朝乃爲此并吞之計不仁發兵後遠左亦甚置之微及川湖浙直所費不貲上亦倦勤有請不應乃欲爲開疆闢土計不督河南丁酉鄉試至命題刻于程策衆傳爲笑未幾并遣左失之蓋中國止尚口角重以攻擊以至失事朝鮮君臣僅僅保守遂以復寧五年皇子生編修姜曰廣給事中王夢尹頒詔至兼察鎮江軍情崇禎二年毛文龍被殺無返顧意邊匪犯京城蓋自天啟元年遼陽失守使我編修劉鴻

訓等不能歸取海道陸路經海行爲文龍被殺劉愛塔戰死其弟興賢盡統鎮江兵築營有巢志爲其下所殺在中國免剝膚之憂在朝鮮亦去心腹之患蓋先後三十餘年國之不幸夫幸也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其東南並濱大海北半接海礁石不可泊東則日本南通登萊西北鄰契丹女直西南自鴨綠江入中國分八道以統州郡曰京畿曰忠清曰慶尚曰全羅曰黃海道曰江原曰平安曰咸鏡設官舉士略倣中國因田制俸俗柔讓以躡蹠爲恭崇釋尚鬼惡殺多所諱忌士人喜讀書工詩文儒品悉擇嚴室號扁堂未婚者曹處訓

卷十一

經習射歲以季秋歲高年吉凶悉遵家禮釀用杭廣棹蕞折風中茅居亭本色尚白法無苛條其敗常犯昧及再錄書名三司子孫不齒人首無枕骨背扁側境內山川九部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太又有江曰大定曰大同而漢江最勝自鴨綠東流入於海回環曲折至漢城滙爲巨浸南卽古百濟又東爲古新羅近惠龍津都督府土產金銀銅鐵水晶鹽絀苧布指屈龍文康席白磳紙狼尾筆紫花硯果下馬長尾雞邪獬海豹皮八稍魚杭柰松檉意防伏冬人參其入中國原取海道太祖末年禁遼東人不許與朝鮮人往來則鴨綠江之禁必

嚴江路之通起于永樂二年蓋索牛萬頭來獻此豈海中可行然猶紆迴三四大鑊而後至迨後海道之通劉二百二十年

葉文忠曰隋唐之際高麗勁矣觀其勤萬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明興濡沐仰流皇風淪被祖豆詩書爲冠帶之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携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成高皇前言微于左券神聖之所豫讓有國家者曷可少忽乎哉

六事記

卷十一

三十一

三八

茅伯符曰世推朝鮮封始箕氏及讀黃少詹洪憲輜軒錄乃得所謂檀君檀君者其傳堯戊辰歲有神降太伯山檀木下國人君之至今奉祀不廢檀君與箕子並都平壤史稱衛滿都王險王險亦平壤也漢取爲樂浪郡范曄東漢書敘東夷特詳曰夫餘曰高句驪曰東沃沮曰濊曰馬韓辰韓并辰其言濊及沃沮句驪本朝鮮地而夫餘屬玄菟韓有三種馬韓最大而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將餘衆數千人入海攻馬韓目王則諸國當通系朝鮮其後併入高句驪兼有新羅百濟拓境亦侈大已乃以隋唐師武臣力頗抗前旌就爲勁敵頃歲海波

稍警弱焉幾覆強鄰虎視不遑回國何今昔強弱逕庭哉或以向習華風轉趨文弱摩厲自強無孤卵翼亦有士自完之哲也攷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於百濟前後凡傳祚千一百二十餘年三代受命未有若斯之多歷春用夏變夷於今爲烈吁嗟盛矣

朱史氏曰朝鮮強弱馴暴先後迥異然不難于敬事我明而難于事宋不難于抗隋唐而難于抗元宋之奄奄即停渡海之使其余之何執禮不廢科女直如指掌隋

大事記

卷一

三三

三八

兵黠適以自斃唐兵驕不能久特元以蓋天之勢切近攻之數十年不能舉此豈地利人和之足恃獨有忠臣爲之死抗所謂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立以此也即倭難有權操李元均元翼等各自奮立功懷欲東奔志在糾合與復清正行長終不得肆若謂非中國然必折而入于倭則元與隋唐何以退聽至今其國依然一一反觀了然不必贅也

附錄

朝鮮設官曰議政府左右議政即中國之宰相也曰太曹判書參判即中國之尚書侍郎也曰承政院都承旨

卽中國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館大司成奉常院僉正卽中國之祭酒太常卿也其餘各道觀察使府留守卽中國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聲律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亦同中國

便程渡鴨綠江義州諸山迤邐東岸行數百里江曰大定又數百里江曰大同橫浸平壤牡丹諸亭下厥江游天使館在焉館之西稍北崇岡廣莽松木鬱蔭中爲文廟右祠箕子左祠檀君東明王文廟弗稱要皆備物爲位而不像講堂在學官後箕子祠新扁舊得甚多檀君東明王祠寂寂矣練光亭在城上臨大同江下城有風

不耳記

卷一

三

五

月樓同視城中四面蔥鬱江上爲浮碧樓九勝二水夾流爲殘難最遠望江北野湧一小墟廣可容席爲酒巖有酒流出其下又有白銀灘清流激湍輝光映帶其後則錦嶺山牡丹峰皆取其肖城東極候壁而之障邊洪濟乙密臺在城內相傳爲乙密先生遺蹟其餘如經麟齋祀源樓井田遺制可遊館內有懷哉亭出城不數里箕子墓封樹而不塋石碑止二尺舊傳不敢易考朝鮮舊都平壤已徙開城又徙漢城和蓋其國東西二部也城中會慶樓壯麗雄略亭臺池館花卉奇植靡所不具是漢江在漢城十里外源派五臺金剛二山西自鴨綠

東入於海環繞國中歷數千里至此無所不通臨江絕壁如船上有危樓高出雲表題曰朝鮮第一江山登山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梁椽桷丹青炳耀四面皆嵌江南畫船如屋乃今以屋作船凡十餘里至楊花渡乃各道餽餉所聚之處又東自安城行十餘里山曰慈秀童圭峰學士有記對翠屏山鶴學士定名有記其景尤勝蓋國之園囿于此放獵者使臣至亦循故事請遊遂移寶山安城二館于其地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雲翻能退萬里風生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旁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云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

不耳記

卷一

四

五

二十五年請改國號詔更曰朝鮮遣儀制郎熙光賜之修撰黃觀贈光詩曰東原來王荷寵愛適宜聖澤屬儀豐九重錫予皇恩澤萬里馳驅使節勞人仰中天紅日近星環北極紫微高來迎父老應相語風不鳴條海不濤
宣德間 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弔前王芳遠并賜嗣王禔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金匱攷贈孝

思詩曰會同載筆侍蓬萊文米煌煌映上日奉詔又從
天上出聖車還向日邊來新亭樹色連征如驛道梅花

四

點酒盃好爲吾王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
天順初張寧使朝鮮其館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寧爲百
韻詩每得句朴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前雪柳

折新黃夜半風朴開筆曰不敢庶免

成化十一年建儲命兵部主事祔順行人司副張廷玉
頒詔既就館謁先師孔子廟順與廷玉各賦詩以紀其
事而順爲之序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隅朝

鮮東面一藩如宛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詔書千

八事記

卷十一

三

四

里威儀瞻候節萬年臣妾荷宗儲茲行大抵關風化四
壯歌成意有餘

祔順序曰余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鮮爲稱
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匪直守箕子遺教而
已茲余奉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張廷玉來使其歸恩詔
既宣卽謁孔廟于成均之館館在國城東北隅地最高
爽其廟五間扁曰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後有明倫
堂堂後有藏書閣諸生肄業者三百餘人索其所習詞
賦策問觀之亦中華體製也宴生明倫堂中值雨良久
廷玉賦謁廟詩一絕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爲諸生

勉爲藩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願一言序作

之之意惟孔子之道偏于四方行千萬世而朝鮮能宗

斯道以雄于東亦爲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俗喜讀書

庶賤之家各于衢路置局塾以相講習而國人金行成

范罕玉彬相繼就學于國子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

熏陶已非一日我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尤近朝鮮人

士歲觀京闕耳聞目覩所得尤渾宜其文物典章不異

中華而遠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遠爲道

德發爲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于苟且卑陋

之習斯爲善學者矣若徒屑屑于詞章末技而弗究其

大事記

卷十一

三

四

本島則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勉以詩者意蓋如此諸
生擇乎哉

弘治初學士蕭越奉使歸作朝鮮賦自餘使者國初至

今無慮數十丘瓊臺集有送儒臣使朝鮮安南二詩結

句云好爲聖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然贈行出于

名公卽景題詩不能自已再錄于後

李東陽贈徐穆詩曰六龍飛御九重天天上文星下海

邊萬物發生新雨露景朝封錫舊山川賢共識中華

字鳳層初開正德年珍重登高龍賦手玉堂清簡待同

編

楊慎送戶臯詩曰玉馬朝周封壤舊青瑩（品瑞圖來）
鳳凰樓上星辰動鴨綠江邊霧雨開王會千年輝簡竹
皇恩萬里被蒿萊張騫湯作尋源使陸賈虛當絕國才
（皇未第遊學步身）
（衣騎說玉馬詩）

蘇用卿朝鮮太平館詩曰削壁凌空玉笋尖溪頭和露
草纖纖候迎鼓吹崇新曲奔走村氓聲具瞻送上日杪
雲母飯盤中時行水晶甌滿盤風月助歸興却信平生
也自賤 贈國王詩曰握符已久鎮東藩忠孝承家作
屏翰國度尚存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歌
鴻鴈在野無聞誦考槃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傍
大事記 卷十一 五七

長安 贈諸問侯陪臣詩曰國相諸官遠候迎更兼館
伴已多情賢藩戀關葵心切聖主敷恩書日明情遊百
川歸少海（時皇子）望懸列宿拱前星朝鮮秉禮由來舊
應識箕箒道敬聲 其國人素喜文學我使至必擇喜
詩者館伴有作必和莫若于皇華集館伴爲序詩多不
能述

倭患萬曆二十一年道行人司憲諭其王還國憲故狂
誕屬當考選自擬決入吏垣被命卽服麒麟袍玉帶馬上
招搖拜客出城盛儀從立中軍館一如撫臣體總至遠
遠撫韓取善來謁嫌其遲却之大不違言韓遣人隨渡

江凡一言謬受一果一棗密識無遺既還流劫受賂囊
重至五十擔辱命逮下獄竊憤甚又自以未盡者實之
蓋人參二斤也方行勘其父母皆死于案未久憲亦死
于獄然絕無他賄如取善言所受國王止扇楷磨研二
參亦故人官于遠饒其父母者囊重且多則江邊美石
拾而携之爲弄蓬碍人眼盡推于甕拷其從人索于家
得之相傳爲笑取善欲實勘疏將臚列文致其罪會死
乃小夫 皇華使者其人不簡亦宜以公論斷奈何以
小嫌逞志陷之絕地竊不足惜如國體何韓不足責如
通國之公論何

又軍紀 卷一 五八
朝鮮國號取朝日鮮明之義高麗亦如之前史有曰九
都所謂日月兩丸者此也其國有東坡館蓋亦因地取
名偶同而我使臣遂以眉山實之白學士曰惠飯湖歌
然猶疑之曰從前跨鶴真來此何不將此意模寫而景
景用許多實事耶一山人詩云 東坡仙骨與人殊倏
忽東來渡海隅欲試箕哨應到此好騎鯨背事寧無雲
移江館迎軒蓋影接渝眉入畫圖朝鮮至今傳盛事詩
人筆下莫胡虞

朝鮮禮義之國一以敬事中國為主故能長世中國亦倚爲東藩雖未入版圖宛如一家堂與大惟琉球其幅員其人物雖不及朝鮮十三而奉命之使必以待臣成均之優尚存別舍關國以來日加親加厚遠出諸夷之上惟隔在海外不得不從占臘諸國之列而一切詩文與奉使之刻名涉歷之艱險未能盡述再摘而書之附朝鮮之後回視安南效順終歸化外日本東倭不顧恩義義于爲仇者何如雖口荷表苟能自接不但沾天上之寵榮抑亦洗海波之腥血是當表而出矣

琉球自洪武五年楊載寶詔後有路謀之遺十五年有大事記

卷十一

三九

梁民之遺洪熙改元有崇山阮鼎之遺宣德二年獨遺崇山五年崇山再往海中感佛光之祥建大安禪寺答神祝入年山鼎同往以上皆復建十佛靈閣皆爲文正統八年遣給事中俞汴行人劉遜十三年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景泰三年給事中陳謨行人董守宏七年給事中李守葵行人劉儉天順七年給事中潘榮行人蔡哲榮爲國大夫程均作八景記蓋宅傍柳寺寺中之景均本中國人能文學者成化六年給事中丘弘行人王文李東陽有贈行文弘未行而卒代以管榮十五年給事中董夏行人司副張祥

李東陽贈吳詩曰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亦壯哉萬里風濤幾世日六年天使此重來麒麟有服真殊寵龍展流光莫浪猜歸憶皇囊封事在殿前風采尚崔嵬又送神詩曰鯨波淼淼接天涯海國塵空瘴癘消貢賦遠通中服地丹書元自太宗朝南船去日占風信使到日開門北關歸時望斗杓海外重但使行囊無意防鎖頭銅柱不須標

十八年遣行人左輔

李東陽贈韓詩曰尚方新報賜衣成玉節金書萬里行嶺外方言通異俗島中烟火望孤城由來使者關風化

五

卷十一

三九

親見朝廷錄姓名不用懸懸宣聖德遠人先賀海波平李詩願多蓋成化間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

侍讀屠應峻贈侃詩曰絕域天王使三年諫省郎星辰傳鳳沼冠冕見投蠻王展氣鴻濛合潮聲日夜長錦帆滄海土南望有輝光南荒饒霧雨窮島接風濤下瀨樓船過馳封使者勞夷官趨并服海色照艤袍若道唐虞際應瞻日月高帝遣斜青瓊乾坤屬壯遊九霄持漢節萬里赴炎州日抱蛟龍躍天涵島嶼浮還憐張博望銀清問牽牛

主事唐順之贈詩曰天王玉冊頒三潑漢使星佳下
存靈鬼國至今通象貢機解何處是龍關海迷南北惟
憑日雲起蓬壺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流應是計
程還

陳侃使事紀畧曰十一年五月至福州造舟如式以鐵
聚木爲柁餘琉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迎看針通事
一人率夷水手至代克役初洪永間使海外諸國者二
使造二巨舟各藏一空柁柁前刻天朝使臣之柁上繫
銀牌重若干兩倘遇風波知不免卧柁中以釘銅之舟
覆任其漂泊欲俾漁人見之取牌昇柁置山島俟後使
不事記

卷一

三二

者過載以歸一舟所費二千五百餘金主是并爲一舟
柁亦不勝十三年三月舟工畢其製上下適均長十五
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及分二十 艙艙口與艦面
平高不過二尺深至底以梯出入而開小牖如穴隙蓋
海中風濤甚巨艦高則衝低則避也艙外前後俱護以
遮波板高四尺許前後豎五桅六者長七丈二尺圓六
尺五寸餘以火而短後作黃屋二層上安 詔粉中供
天妃舟中器具無不備航凡四具用一置三以防不虞
櫓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助之大鐵櫓四約重
五千斤大桿八每緯圍尺許長百丈小划船二載以行

蕭之登岸水四十櫃消清不授用且防久泊也四周紅
布爲幔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多備刀鎗弓箭之屬
佛郎機二架水手一百四十餘人護送軍百餘人于月
一晨百戶二員領之通事引禮醫十識字人各色匠役
復百餘人給衣裝銀十二兩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
二十六日政行三司官送于南臺翌日至長樂五月朔
至大石 自五作及 潮神祭祀海登舟是日北風大作晝昏
如夕五日始發數舍而止海角尚遠八日始出口風微
順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船視之四顧茫然九日隱隱見
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

太江記

卷一

三三

釣魚嶼黃花嶼赤嶼夷舟柁小不能及十一日夕始見
古米山夷人鼓舞晝夜行徹曉忽風轉而東用
櫓進寸退尺矣其故處一日始至山有夷人駕小舟來
問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又轉北不能行欲泊山
麓下多亂石避之舟蕩不寧十四日至夜聞舟有聲若
欲迸裂者蓋太桅以五小木撐之束以鐵環衝風提據
環忽斷其一衆駭亟以釘錯之聲少息海水滲入舟數
寸齊呼天妃而號惟舵工乃渾人色不少動但云風不
足懼速求錦縫塞之衆知其然然舟蕩甚不能止有倡
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易若同舟從順舵工曰不可

海以山爲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然勢須從衆旋轉之後舟果不蕩耗燭尋鋒皆塞之附水不能入衆心遂定翌午風自南來舟不可東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四望惟水令人升桅以覘久之云遠見一山微露如角小山伏于其傍詢之夷人曰此熱壁山亦本國所屬但過東已三百里再過即日本矣申刻至其山泊焉十八日世子遣官來犒夷衆四千人駕小艦四十艘列左右分纜牽行晝夜可百餘里十九日風逆其難以人力勝泊于移山之嶼所遣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泊至五日風亦微息復行二十五日方達其國泊舟之所曰那霸港亭

大事記

卷一

榜威儀甚肅先祭後行冊禮請留詔勅益寶藏者已八世矣國有天界寺圓覺寺最鉅佛殿清潔不可容塵殿外鑿小池甃以佳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檉葉類鳳尾四時不改色王數造館致飲旬日不至曰日本人在此俟其去非敢慢也九月二日饒行布筵水亭中觀龍舟之戲皆效中華亦奪標以爲樂但舉棹人皆小兒與大臣子弟各具絲服簪金花雖濡于水不厭以示誇耀之意臨發賞金四十兩爲贈祥之十二日登舟看針通事夷役數人護行王親長史等官進表謝恩二十日開洋二十一日至夜颶風陡作大桅五木

樸者既折須更舵葉亦壞僅存其餘舟次大受驚天恐求救果有紅光燭照衆護問娘娘至是舟果少寧翌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同行夷舟遂相失至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復將作決計易舵忽風止得易易後風復如故二十六日忽一蝶飛而繞舟等一黃雀立桅上衆驚其夕風大作舟奔挾水聲如雷達曉已見閩山矣

本傳見

八日至定海所十月二日入城
大約去時風逆自不可行利則忍直至熱壁山反在琉球之東將近日本然有夷人守望轉轉無事來則歡盡冬初只恐颶風旋旋損折有救有不救一聽命于天也

大事記

卷一

以放光蝶雀爲驗至魚龍之異往往有之余同年夏中賜奉比差亦云夏與行人王士禎同使至陽爲撫臣徐學聚所窘兄三年始行還則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奏復臣王舅毛鳳儀貢謝并致二使所却餽金一百九十二兩有詔使臣廉得體仍與責問鳳儀又上言初賜漳人三十六姓知書者列名大夫長史爲貢謝之司價海者任以通事總管爲指南之儀今世久零落僅餘六姓仍染休備推結之習天語天空言賅不通外島外洋路常舛甚至貢期失候儀物差訛先薦廢此寸冠年若狗壽等進貢迷路入海被寇官兵擒獲屈斃微功僅存

審實解福建軍門金學曾還漳人阮國護送得回二十
八年復差長史賁表請封竟失歸路呈請福建衙門仍
遣阮國并漳人毛國鼎國鼎係被擄使得歸者送回今道接
天使仍差阮國給以都通事色目度海護行事竣令彼
列衙本國大夫差送天使還闕毛國鼎給以都通事色
目同臣奉誦惟是一切禮儀賜姓淪亡必須再賜展行
無阻碍貢不愆期下禮部行撫按計閩中人利于出洋
且視琉球在庭戶門應者必多又有出于所賜之外者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二

朱國禎輯

平西南諸蠻

甲辰 上卽吳王位視師武昌陳璘出降 羽友諒乘元亂以勇悍聚其黨橫行江湖間招引溪洞蠻爲助蠻之種類至多有地界各有長官性貪其但以寸寶尺帛招之無不應本寨不足乞之別寨報數名一千實二千三萬亦如之喜聞輕生自辰靖而上達於川廣皆是種也友諒雖無遠畧然其氣力能驅使此輩破城陷陣恣所擄掠故其勢大熾由江州直下目無金陵且靡捲大耳記

卷一

吳會吳既遇 吳王戰屢敗鄱陽之役蠻人見水勢洶湧砲聲震裂率跳岸而逃友諒既死武昌不守 六月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何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微律等以元所授宣勅及印章來上請改授官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爲之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向大旺什用爲之統軍元帥二以南木什用潘仲玉爲之抽欄不夜貴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沒葉什用大疊什用硬微律爲之幹坪洞元帥府設元帥一以向大旺爲之梅梓麻索三洞各置長官一以向志明唐漢明爲之利軍民

宣撫司以其土官單星夏克武爲宣撫使田重祿同如司事時星等歸順以故元所授奉政照會三道來乞改置官司 上從其請且俾因其俗而治九月潭州湘鄉土酋易華來降華自壬辰兵起集少壯據黃牛峯至是徐大將軍招之乃降未幾復叛討斬之十月慈利土官單厚來降置司以爲宣撫使使田重祿爲同知厚尋貢馬二十四賞賚之乙巳六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琛歸款 上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歸可嘉俾仍爲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州等處軍民宣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授之何大耳記

卷一

文輝平山尖塞擒盜萬宗等斬之七月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遣弟光受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以元所授宣勅印章來 上命光寶爲四川行省參政行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司事仍爲置安撫元帥治之彭世雄爲保靖軍民安撫使田升玉爲鎮南軍民宣慰使田光俊爲太平臺宣靖安等處安撫使墨色什用爲桑

直荒溪等處宣撫使田思勝爲守鎮邊境大屯等處軍民元帥府元帥楊妙典爲守鎮邊境等處元帥府元帥自除副使萬戶千戶等凡數百人皆以其初來歸附故也 上諭各宜慰諭曰谿峒互相控制必得世守之臣乃能盡撫綏之道爾自前代以來祖父皆受爵命以官其土今能保境安民效順來附良可嘉也 又賜勅曰國家以武定四方有能嚮慕効順者必授以官爵爾以所保境土歸附其餘谿洞民庶悉能撫治其益同心宣力繼爾前人之志其後辰州蠻叛 上諭指揮楊仲名曰兵以恤民爲重伐暴富先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旣不

六事記

卷一

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以致累世爲良民害今命爾相機進取以消民艱爾其深制人之賴以稱朕意

吳元年七月命左相國徐達按視湖湘 上諭曰武昌旣平湖南郡邑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馮恃險阻爾當撫綏招徠俾安生業于是所至望風迎降以楊瑔爲湖廣叅政諭曰湖南谿洞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安多方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結聚之徒旣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有從開釋收復鎮撫以綏遠人理率師由松滋至澧陽等處招

撫駐師三江口覃思等諸軍門謁見思沉兩界軍民安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指揮王遇成進攻石鵬茶芽諸寨悉破之于是土酋劉陽黃寧桑鄉譚悅道湘陰吳仁琮劉玉等皆納款別將張秉義招雷州諸酋皆降日暮間餘寇編發率千戶王清擒斬七十餘人乃定

洪武元年戊申廣東既平都指揮同知耿天璧取南安儋萬等州與生黎化黎小陽洞主汪官泰等戰敗之皆出降編籍定賦七月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銜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貢印章詣平章楊璟降九月湖廣保靖安撫司安撫彭萬里遣子德勝奉表獻

大事記

卷一

四

馬及方物詔改爲保靖宣慰司以萬里爲宣慰使十月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南建州爲定安縣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齋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以權至廣西衛鎮撫彭宗萬戶劉惟善以兵護送將抵兩江會朱賓湖人潘宗富寇掠楊家寨即督宗等擊破之安輯其地兩江由是懾服

二年正月湖廣行省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平廣西安撫使其天護百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攝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

爲慶遠南冊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知事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通判王毅爲副使六月思州土官田弘正遣萬戶張思溫貢馬及方物弘正仁厚子也是時仁厚卒弘正來告哀且請襲職詔俟其服闋授之賜綺帛鈔銳慈利人唐勇集兵據麻寮寨即其地置千戶授勇官守之七月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來安府岑漢忠向武州黃世鐵左江太平府黃英衍思明府黃忽都龍州趙帖堅各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漢忠爲來安府知府世鐵爲向武州知府英衍爲太平府知府忽都爲思明府知府帖堅爲

太平府知府

卷一

三

龍州知州兼萬戶皆許世襲中書省奏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上曰溪洞徭僚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其機全在守令今且以兵分守要害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十二月辰州永順宣撫彭添保遣其從兄敬保來朝貢馬及方物詔以永順宣撫司爲永順軍民安撫司添保爲同知總兵官兩廣既平丘廣等兵至上思州蠻寇黃英傑拒戰廣擊敗之擒從賊黃權等英傑走十萬山後以兵追及斬之上思州平湖廣慈利縣土酋叛殺千戶覃友仁命左丞周德興平章青良

臣李伯昇將兵討平之

三年庚戌正月遣使以文籍上尋賜來安府知府岑漢忠及其弟漢良其子振先是漢忠漢良自入雲南招諭定遠諸縣十有六處漢良因以兵守其土上嘉勞之仍詔漢忠以兵招諭未附之地辰州諸洞長官楊秀榮等來朝各賜冠服仍舊職立衛轄之三月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其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近南寧盜謀布政賓州盜黃即官等肆掠已遣兵討之然府衛之兵遠在靖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

太平府知府

卷一

六

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得安生而無奔竄失業之患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南冊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然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於殺河池縣丞益護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庶其民知官府之尊而不敢自恣諸蠻知兵重而不敢爲亂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悍動相讐殺因而爲亂一方皆警其始益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舉益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潯州紀慶

徐承祖亦以民兵爭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廣西邊境郡縣長官韓民丁之壯者置承祖等械籍之有司無事務農有事率之捕盜如此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命莫天護起肅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破賊有功者又置靖州衛命指揮同知劉才食事孫維劉福等築城戍守統湖耳等處土官四月單屋構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瑄以兵討之諭以驅逐不必窮追兵至賊巢下山迎敵擊敗之乘勝追至牛山山勢陡峻祝其寨三面

大誦擒

卷十二

二

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敢上乃即駐山取賊所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賊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環遂以兵逼之屋乃遣人詐降環不悟俟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屋所執由是盡知吾軍虛實拒守不取環欲爲持久計使人來請軍餉上議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申其誅詠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參政戴德以兵從赴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諸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環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七月以殿中

侍御史尋延爲廣西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啓胡子祺爲食事上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熟化況兵戈凋瘵之餘未遂生業恐有司不能撫卹又從而蠶食之茲特命爾等往司風憲須廉明以取吏寬裕以待民如有奸貪強暴虐良善者爾等就逮其人鞠問審決然後以聞若俟聞而後來道理遠遠往復不無滯滯又曰凡爲治無責近效若官守職民安業爾等但安靜以撫之十月單屋復出爲寇命江夏侯周德興討之并茅圃諸洞皆破

五年壬子正月

二月

冬十一

衣服置司仍舊職貴州宣慰使鄭彥文及土官宣慰使蕭翠等來朝賜文綺製衣皆仍舊職又置貴竹等十一長官司司皆定府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妻等來朝賜羅衣及文綺以適爾爲知府并各皆土官龍世昌等朝貢皆如之以上以古州田州澄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爲副將兵討之愈率營陽侯楊瑄宜春侯黃彬出澄州德興率南雄侯趙庸指揮金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蕭事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宜寧進忠宣撫使毋惟戴來朝賜襲衣文綺惟戴尋病卒勅有司具殮還其柩

以子茂長襲職二月潮州故盜豪何真入報其書部肅
分散者各走險與山獮海寇相結聚據揭陽潮陽二縣
指揮僉事王友等兵討之斬偽元帥三人獲賊一千一
百六十餘人餘黨悉定又有掠陽江者亦掃滅之左營
副在南寧養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
木傷多驚擾遂相構爲盜官軍討平之斬百餘級擒二
千八百餘人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四月
鄧愈兵至澄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林溪赤溪安福等三
十九洞平之七月已卯貴州宣慰使霽翠上言部落有
隴居者連結疍疍自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上

大事記

卷十二

九

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霽翠所激謂都督府臣曰
夷多詐不足信也申國之兵豈射夷報怨之具宜遣使
諭蠻中守將懷宇邊境霽翠所請不從將啓邊警宜
防之吳良等平五開潭溪古州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
籍其民十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八
九月周德興等討婁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遠
城州化州石龍懸餘寇結遠資泥山等皆擒蠻作亂
掠陸川北流二縣廣西衛兵討平之

本年癸丑正月四川特選州縣大案發首編張等叛
緝雲南兵據湖南長寧諸州縣餘皆擄掠交洪詩之謀

兵至叙州慶符縣攻破清平等關擒偽千戶李文質百
戶李布編張遁走後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文敗
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男偽鎮撫壽偽千戶徐官上
聞諭洪曰南中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
獲其俘宜悉編爲軍如再不服然後誅之所叛之境必
以威震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驅兵索之毋遺民患
昔人寇隆德縣陸涼衛指揮莊德等討捕擒殺七十餘
人編張復聚衆據舊寨洪再討之遁去洪追至小芒
部不及遂取得花寨降蠻酋阿管等自是編張不敢復
出其寨悉平廣東奏近僑州山賊作亂已調兵勦捕

大事記

卷十二

一

獲海船十八艘殺賊二千二百七十餘人生擒五百二
十四人其僑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衛鎮之詔置僑
萬二處守禦千戶所田州總管黃志威招撫奉議等
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戶皆來款上嘉志威之功命以
安州侯川陽縣屬之十一月給田州牛種仍蠲稅二年
四川龍渠洞宣撫使墨吾什遣子墨備司宜來朝納元
所授印詔因陞龍渠洞下崖太平三安撫司并宣化州
俱秩正三品思南永順保靖皆如之立四川龍州以土
官薛文勝爲知州置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前土官高
英爲正招討王燕玉爲副招討定四川之雲陽崇山萬

松州爲縣界開設各州縣分治已屬繼生並錄作亂稱
應天大將軍使佛圖關犯通遠南紀巡閱于尹玄補署
走之立重慶衛守以指揮阮驥

七年甲寅正月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以妖術亂指
揮僉事周誼討平之擒布及從賊黃寬等百八十八人斬
布餘誅戌三月貴州衛指揮僉事張岱率兵攻谷麻刺
向關擊蠻寇的令等走之追至的敖寨太破其寨三月
中書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宜收其賦稅論
令從起四月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獨發命金吾衛指揮
同知陸齡率兵討平之四川茂州諸土官來朝 播州

大事記

卷十二

十一

江度蠻王安等作亂討平之

八年乙卯正月陞副永寧長官司萬陽宣慰使皆爲
宣撫司置平茶邑梅麻陽石耶洞四長官司皆用土酋
爲之貴州衛指揮同知吳汝討蠻寇播桶等四十二餘
悉奪之貴州江力江松刺何等寨復與播桶等連結
掠二千餘人作亂圍旋永堡殺戍兵平逃安撫司乞兵
救授節命胡汝率兵討平之

九年丙辰夏以西南夷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躬朝聞
奉奉所部酋長因覲望恩恩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
慰田弘正播州宣慰楊鑑等皆奉朝賜宴嘉愛勉以敬

正授下仁智歸至九江卒遣官致祭還其柩左江太平
府龍州土官趙帖堅言本州地隣交趾所守關隘二十
餘里有警急須申報太平達于總司比報下已涉旬

月恐誤事機乞依本議酒坡二州隸廣西爲便從之雲
南人方德祖仕元世襲印州六番招討使明氏據蜀德
兄安復爲黎州招討使明氏亡夷民潰散德奉母還居
印州至是四川守臣招之德遂來朝貢馬且請置官司
詔以德爲黎州長官賜印及衣服綉帛播州宣慰楊鑑
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資甚厚 上諭曰爾先
人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繼世非難保業爲

大事記

卷十二

十二

難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
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留世祿于永久也貴州新添
蠻犯從融縣入潘宥作亂皆擊斬之命各谿洞蠻人出
沒處各擇要地立巡備司仍諭以議察非常不得生事
啟署皆屬有司節制

十年丁巳十一月四川威州等處土酋董貼里叛命御
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討之十二月兵至皆來降詔
置威州千戶所守之

十一年戊午正月立黃平千戶所初立安撫司饒而蠻
人屢劫略宣撫司不能治改置千戶所謂貴州千戶張

潮領兵守之二月廣茂州衛指揮使司時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天陶關汶川縣土酋孟道貴疑之集部落阻陶關道都司遣指揮胡洞童勝等統兵分二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蠻酋伏山間投亂石從兩崖下兵不能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入兩山後運明從山頂張旗幟發火炮蠻人駭走我師進至鴈門關道險酋復據之乃駢平野得漁舟渡兵至龍山鐵野寨擊破之其由石泉進者次泥池蠻酋悉衆拒戰千戶薛文突陣射却之士奮擊大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土酋楊大器記

卷十二

一三

者七迎降以者七牧其民乃詔立茂州衛留指揮楚華將兵三千守之洞等仍會丁玉征松潘等處三月四川茶蠻洞獠不供賦稅拒命重慶衛調兵征之俘其衆一百五十六人詔悉宥之置莊浪分衛於展北命指揮龔事李景守之四月命恩南宣慰收集各洞打手二千人併征用五月下沙木洞土酋以其衆叛湖廣都司督軍討捕之擒酋并其黨六十二人械至京師誅其首餘釋之戊邊六月五開洞蠻吳面兒等作亂指揮龔事遇與死之初面兒以和法惑人因聚衆爲亂與以兵三百往捕衆寡不敵父子爲賊所執俱被害 上命辰州衛指揮

楊仲名率師討破之面兒遁去論曰三苗不仁自當夷滅不必窮追置黔江千戶所時彭水縣知縣薛原澤言黔江地接散毛盤順苗陽諸洞蠻寇出沒屢爲民患宜設兵衛屯守詔從之十一月番族屢入犯西平侯沐英爲征百將軍率都督龔事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年己未眉縣賊彭普貴誘衆作亂轉攻州縣知縣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殺 上賜詔褒卹仍勅四川都司音亮等勦捕如力不支須煩大軍遣使來言毋失事機諱切責亮等老師失機 命李文忠分一軍由

卷十二

一四

棧道樓藏普貴焚掠十四州縣丁玉進兵盡殲之陝西四川都司審苗洞獠一百二十六人釋其罪發戍海南皆給糧賚之

十三年庚申正月廣西泗城州土官岑嘉忠之子振作亂討降之廣東右衛百戶翁顯討山寇房文廣戰于矮嶺死之文廣之衆爲衛兵所殲南雄侯趙庸鎮廣東剿陽春諸盜七月丙辰遣還廣西南江思明等府民入京聽差遣者 上謂禮部曰溪洞民遠居京師去土懷鄉多生疾或致死亡非桑遠人也其各遣還鄉里給鈔爲道里費九月大征雲南勦播州宣慰楊鑑曰爾世守播

州作股肱屏然經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今本
軍南征多用驍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爲先鋒
以表爾誠又勅金竺長官定密曰西南諸夷難日歸附
然不過暫入貢而已爾首獻馬五百疋以助征討其誠
可嘉故特遣使者往論候班師之日重勞爾功 福安
縣民作亂指揮僉事李會等討之賊求八千餘人拒敵
指揮張泰以兵來會賊懼遁入山谷適延安侯唐勝宗
總兵征處州平陽等處聞之分遣將士追捕獲賊二千
五百餘黨分散潛匿惠等尋討平之

大事記

卷一二

一五

文勝爲安撫使又置阿昔洞等十三族長官司及副長
官五月五溪洞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雙鑲狀
壯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
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
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歎美謂古有其人而今
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
命爾爾德興奮然請行朕獨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
請委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
崇禎癸巳七月丁卯 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靖州

大事記

卷一二

一六

作亂衛兵討平之八月南雄侯趙庸平陽春侯官縣警
寇奏捷勅諭曰嶺南民入籍既久屢叛征服朕非得已
肅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標掠久爲後患
卿以兵制平捷報至哀朕甚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
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卹以致作亂可會都布二
司取得四中有惡誅之協從釋歸田里庸得勅斬首賊
李佛隆數人餘皆得免十一月趙庸擊潮州賊禽賊首
偽萬戶饒海一百五十人斬四千級經船從千餘人
州海寇曹真自稱萬戶蘇文卿自稱元帥合山賊單士志
道李子李文李平於港葉大步小亭鹿步石灘銀場清遠
大羅山等處據險立寨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
縣趙庸率步騎舟師一萬五千餘人分道擊之進至鹿
步卒與賊遇山深道阻官軍與賊多陷沒者賊亦傷死
其多已而賊構大步車焚塘諸蠻急趨南雄庸率精銳
與賊賊勢稍怯會廉東恭政問鈍子戶張會率軍民來
援併力擊破之賊乃棄棄棄器械水中駕虛舟而遁我
軍乘快網追之擒一千七百餘人獲舟六百餘艘復遣
指揮徐贊等帥師攻鹿步葉漏石離清遠雷鄉諸寨轉
攻湛菜小龍水皆大敗之擒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
斬首五千餘招降縣民三千三百餘戶復業漳州龍巖

縣民作亂自立

侵掠旁郡指揮使僉事孫哈朱貞

等討平之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衛處溫山寇擒賊首吳達三葉丁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二百八十級餘寇遂平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周德興移兵討之仍命汝南侯梅思祖都督僉事張銓爲之副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命復討諸洞皆平之

十五年王戍趙庸進兵討東莞諸盜九克寨十二擒賊萬餘人斬二千級又破石鼓赤嶺等寨擒僞官百餘人其黨潰散海陽縣賊曹名用聚衆殺掠庸調指揮僉事

大事記

卷一二

一二

屠繼捕之追至崑崙山黃鶯禽擒名用并其黨悉誅之并擊乳源山蠻盡俘其衆因籍屬戶萬人爲水軍六月四川茂州土官知州楊者七謀作亂官軍捕斬之初大軍克茂州者七來降就以爲知州至是陰結生番約日伏兵陷城有小較密告于衛遂發兵捕斬者七生番不之覺如期入寇官軍掩擊敗之於是盡徙羌民居於城外海南會同文昌三縣蠻莫不祖等作亂都指揮王臻討平之八月萬備二州民陳鼎叔等作亂陷陵水縣官軍擊斬之十一月普安軍民府知府者額辭歸上諭

是日主者以天下爲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克普安請

親密邇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既還當諭諸酋

長凡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帶及織金文綺帛鈔選東元增城三縣降民三萬四千四百餘于泗州屯田趙庸既平羣盜俘其首逆王者至京遂班師

十六年癸亥九月命都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鑑濟寧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時廣東播賊作亂剽掠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

大事記

卷一二

一二

知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十月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爾黔中之地官皆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之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尊聲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

平視同仁之意於是并馬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已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府知府岑寧泗城州知州岑嘉志率其長兵討捕僞寇多樹功績臣欲令

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嘉忠之子振堅之子承通爲千戶統其兵伴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蠻夷攻蠻夷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屆瘴癘之患民免饋運之勞矣詔是其言行之

十七年甲子龍泉諸山寇悉平閏十月泉州主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僅二百人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上不許因論之曰兵種旣爲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卒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可以爾之一言格朝廷之令乎

大事記

卷十二

十七

十八年乙丑正月慶遠府東蘭州蠻寇章富捷作亂廣西都司黎兵討平之富捷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有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竄匿山谷迄故元富捷之父晏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二年富捷遣家人章錢保詣關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冒捷名以爲已物朝廷初不知因以錢保爲東蘭知州旣而錢保徵歛暴惡山民不服遂從冒捷作亂官軍討之擒其黨章公煥始言錢保冒襲之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乃定四月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獠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備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矢潛守隘口

卒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乞於畝出沒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勦然此雖賊盜豈無良心昔陳景來爲知縣猺獠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華方始復反側誠得良吏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亦當革心向化上嘉炳命吏部尼臨溪洞郡縣擇守令撫輯之思州諸蠻洞作亂命信公湯和爲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副從楚王楨討之蠻寇出沒不常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計擒渠魁餘黨悉潰留兵鎮之九月洞蠻吳面見等復寇古

大事記

卷一二

三二

州命楚王楨率湯和等進勦勦曰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湯和來總宿衛之兵以壯中軍凡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主知之至月和等兵至古州分遣將士討上黃諸洞誘擒吳面見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俘獲四萬餘人楚王還國和等仍駐兵撫輯其民十九年巨津州土蠻阿奴照叛襲劫石門營千戶浦泉戰死指揮李榮等討之賊敗走追獲斬首二十年六月廣西潯州知府沈信言府境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路險峻猺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恭議湯敬爲大享老鼠羅礫山生猺所殺官軍討之賊乃登陟巖崖

板緣樹木捷如猿猴追襲不及若又駐兵則瘡痍時發兵多疾疫又難追取及至兵退則復出爲患臣以爲平南二縣舊附僑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少壯十餘人免其差徭給與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拒之 上曰蠻夷梗化彼習使然使守土之官加意招徠自然向化何用殺戮若其無事但當謹防使不爲患苟爲患不已發兵致討何須團寨自困民力

二十一年四月廣西都司言各處洞播占耕內地嘯聚劫奪居民被擾調兵收捕卽逃匿巖谷兵退復肆跳梁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一

請於秋成之時統率所部會永道諸衛官軍屯駐賊境扼其要害收其所種穀粟彼無糧食勢必自窮乘機擒戮可絕後患從之九月越州土酋阿資與囉雄州管長發束等叛命沐英會傅友德將兵討敗之阿資者土官海龍子也越州夷言爲苦麻部元末海龍居之部屬俱囉囉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招諭來降卽以爲知州尋叛英討擒之徙遠東至蓋州死資繼其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覬公進兵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爾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侵軼遂遷山民往居早上村番千戶劉成等領兵十八樹柵置堡其地過

之斬其營主蒲巴達資遁去

二十二年正月傅友德等復擊走阿資土官普旦來將時阿資既敗退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以精兵感之蠻衆皆緣壁攀援墮死者不可勝數生擒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二月湖廣安福千戶夏得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吳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討之海等駐兵賊境昇獨潛兵出賊後掩襲遂擒得忠送京師斬之傅友德進平牛場叛蠻沐英遣都督竄正從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阿資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過也揚言曰國家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二

有萬軍之員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矣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捷至命諸將分屯近地諭曰西南蠻夷盤據山川高廣無際草木叢密毒氣薰蒸兵入易生疾疫所以功多不就今大勢已定然諸蠻易動生亂大軍一回彼復嘯聚跳梁再舉爲難且還軍分據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鎮定夷情凡七月友德以疾召還諸將皆還十二月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論思倫發服罪獻首逆者三十三年正月蜀王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厓關都督瞿能等兵萬三千人從涼公監玉往大渡河邀擊之獲

州山賊夏三連結諸洞蠻作亂胡海等兵三萬三千人討平之斬三千七百級獲萬三千餘擒夏三俘其黨三千五百餘人二月涼公猷捷臬土官副使觀者倖男女數千人并克散毛洞擒酋刺惹單大旺等萬餘人分兵破諸小寨殺獲又數千人施南土官單大勝作亂擒斬之其地悉平廣東都指揮使馬駿等擒龍川賊蘇文山等械送至京察於市脅從者宥之四月監王奏散毛鎮南大旺施南等洞蠻人叛服不常黔江施州雖有衛兵相去懸遠緩急卒難應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宜置千戶所守禦至是命千戶十山等領西

大事記

卷一

二

陽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於大水田鎮之五月已酉擒州貴州宜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上諭因于監官善爲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大慕學之心

二十四年五月指揮同知花茂收集沿海民兵茂在廣州嘗勦平陽春等縣叛賊及清遠英德翁源博羅東莞增城龍川興寧歸善南海香山諸縣及海南雷州等處山寨猖獗至是倭賊來寇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通逃蛋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爲寇不時出沒劫掠人民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爲

兵庶革前患又奏添設濱海依山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收集海民農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尋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銓等訓練廣州等衛所官軍以備茂仍出兵盡平潭源諸峒西山獠人盤踞腸爲暴擄其衆設立糧首統領猺甲河源縣民黃士柯作亂劫掠鄉村田多荒蕪知縣鄧文張奏除荒田糧米五十九百七十四石流者復業民皆安之瓊州黎自國初歸附以來土酋主郡主兵長子孫盡發爲民以峒管之至是惶首漸肆崖州多簡及千家村會同麻白等處僞千戶蔡斌安定光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四

螺木文昌白延等先後作亂花茂率諸將皆討平之茂尋卒贈官子英仍任守臣上言通番之弊詔嚴飭凡將違禁物貨私自下海潛往外國賣買巡海官軍不用心設法擒拿以致誘賊擅入內地因而被殺者全家解京重治罪十一月阿資復叛都督會事何福爲平羌將軍征之兵至越州官軍進攻連捷俘獲甚衆會淫雨不止山水汎溢阿資拔絕與其衆降何福擇曠地置柵以處其衆

二十五年正月何福討雲南都勻所部諸蠻克之誅叛酋安輯其民進兵征五開等處洞蠻福又遣人奏故宜

慰使雷翠妻奢香亦築營不暇請并討 上以非稔惡不許三月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 上命藍玉總兵討之復以王在甘肅道遠命都督聶緯權總兵徐司馬爲左副權能爲右副率所部及陝西步騎征之候玉至緯與司馬等皆爲之副能等兵至和興州月魯帖木兒欲遁去恐我追之乃遣人請降諸將皆曰此必詐也宜乘勢擊之能不聽欽兵以待遣使馳報賊果遁去追之不及王至軍中勅曰翟能等朕委以討賊乃失機敗事當實請注姑宥俾立功自贖彼月魯帖木兒等皆無父無君說詐萬私方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欽兵以待

大事記

卷十二

三

爲其所玩比又遣人到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塞柵已修糧餉已足草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於戰則難圖決勝非愚而何卽今彼塞中逃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縱還彼黨與最兇頑者一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賊若遣使羈之勿令復去來降密爲之防月魯帖木兒亂雖必擒之而後已其相與州賈哈喇境內摩娑等部須除其兇渠然後有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七月能進討至雙狼寨破之擒僞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并三十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攻破諸寨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遁入和

興州九月雲南會川土官知府王春作亂指揮僉事俞輔等擊降之先是月魯帖木兒叛沐英遣輔將兵攻討至金沙江卒遇蠻寇擊破之聞春已陷會川千戶劉成戰死輔遂引兵趨會川分擊逃易等處獲其黨三千餘人春敗走追至金沙江勸兵搜捕春結陣以待縱兵擊之春復敗走始遣人納降十一月藍玉兵次和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送京師其衆皆降玉因泰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長河

大事記

卷十二

三

西梁甘百夷地相連屬特其險遠又不入貢請兵致討上報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況克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犷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梁甘百夷之事朕惟兵又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備卽回京玉遂班師能凱亦還成都十二口都督僉事楊春討靖州殺寧蠻寇楊晟禮平之晟禮自洪武十八年拒命不供賦稅至是春督兵進攻斬蠻人數百俘男女千人其黨遁散

二十六年十一月

部奏會州宣慰司水東所統異種蠻民言不通難承納社賦而近年逋負益多逃走燒境無從徵納沐春亦言水西土官需索所納稅糧八萬石連年遞減至二萬石尚不能供上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不可以中國治之但羈縻之足矣其貢賦之通負者悉免徵迤徙者招諭復業

二十七年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都督何福等討之營於越州城北都指揮李得徐毅分道四面急攻又別遣指揮何琪俞輔領壯士伏於岐路以兵挑戰蠻寇悉眾以出伏兵四起縱擊大敗之阿資復脫走

大事記

卷十二

三十一

二十八年正月沐春何福等討阿資平之初阿資遁去時曲靖土軍千戶阿保張麟所守之地與越州相接其部屬多與之貿易春使人陰結阿保等令覘知阿資所在於其經行之地多列守堡絕其糧道阿資困急福潛引兵屯赤窩鋪遣百戶張忠等擒其寨擒阿資斬之俘餘黨越州遂平二月詔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先二十一年九月土官趙貼堅卒無子其侄宗壽襲爲土官知州已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居龍州貼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爲太平州土官李國泰妻而茂納其二爲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而堅妻猶持土官印與帝

大事記

卷十二

三十一

國泰專擅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闕者趙觀卿等亦肆侮宗壽宗壽乃與其把事等以計取土官印並封章言茂已死并械觀卿等至京於是貼堅妻惶懼使人告宗壽據掠又與國泰謀切茂妾并其奴俾往太平州及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實從下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上詔宗壽勿問止議貼堅妻與國泰罪既而以蠻夷遠人俱釋之至是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遂詔都督府榜諭如茂果存送至京師贖罪如復違令大軍討捕罪在不赦茂果死宗壽親率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四月廣西復言宗壽拒命不出又言奉議南丹等處蠻人梗化上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鏊督勦往諭宗壽不從命五月詔發湖廣江西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及諸衛達達官軍各資三月糧期以秋初俱赴廣西從大軍進征龍州奉議等處四川宋儒茶洞蠻賊田大蟲作亂都司發軍征勦賊走寶靖指揮楊錦率兵與寶靖民兵追擊斬大蟲等二百餘人七月廣西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等縣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僞夷王韋召僞萬戶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時盛暑官軍多病瘴疔正命親還軍廣西八月左都督楊文佩

征南將軍卽韓觀都督食事宋晟爲左右副將軍劉真
爲參將率京衛軍三萬人至廣西會各處軍馬討趙宗
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遣禮部尚書任亨泰御
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宗壽之故命其王陳日煚輸
米二萬石諭楊文調南寧衛兵千人江陰侯吳高領之
柳川衛兵千人安樂侯吳傑領之皆令從征先是高等
功以自贖唐鐸還京言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勿征
詔楊文移兵奉議等處仍命鐸至軍參議軍事九月宗
壽偕耆民億里等六十九人來朝謝罪貢方物征虜前
將軍指揮食事胡冕等進兵追捕柳桂西山養牛諸洞

大事記

卷十二

三十九

山賊擒賊首康節孫等斬之十月楊文等駐師奉議州
之東南分兵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脅從者賊皆憑險
自守文屢攻破之賊衆潰散韓觀等分兵追討都康向
武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
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蠻寇遂平唐鐸會諸
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
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守雲南都指揮同知
工俊至廣南築城建衛土官僉貞佐疑不自安因結羣
變據山寨拒守俊遣人招之不服潑伏兵劫掠親視官
軍進退俊乃與將佐謀曰貞佐小醜敢拒命者與諸寨

羣蠻互爲聲援故也今彼大寨馮險固守故各寨恃之
以爲官軍不敢近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宜出不
意亟取之彼各自救不服貞佐必擒矣乃遣指揮同知
歐慶等分兵攻各寨自將取貞佐又以兵扼間道絕其
救援于是諸寨悉破賊衆潰散貞佐窮蹙就擒械送京
師因命慶署衛事鎮守

二十九年征虜前將軍指揮食事胡冕率兵至柳桂征
勦山寇分遣指揮食事宋晟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
廣西平川雷益之地凡斬賊數千人生擒賊首呂法子
等八人械送京師上以法子等罪不可宥命戮於市

大事記

卷十二

三十九

胡冕宋晟等雖有平蠻之功縱殺太過戒諭之頗成擊
水西蠻功最著古州蠻林寬作亂詳前死事者龍里
千戶吳得鎮撫井字蒙贈卹平茶千戶紀達善戰蒙賞
其思倫發竟爲幹孟所逐詳前
三十年正月汚縣吏高福興及土民田九成等僭李普
治謀亂縣教授王瑋告于漢中衛衛遣兵捕普治獲之
九成等率餘賊入河後河及天門寨衆千餘人陝蜀間
番民因之作亂福興兵次陽平關賊黨大集有何如順
者號天王突出進戰官軍爲其所敗賊遂引衆入畧陽
焚縣治殺知縣呂昌執教諭呂銳復燒徽州治殺學正

顏叔彬詔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討之
勅秦玉尚炳練兵備不虞仍諭炳文英曰四川陝西南
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漢頑民多潛遁山谷間
不供征徭不懼法度近高福興等并山賊作亂爾等討
之大軍既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爲軍餘不順
化者必平之方可班師山深道險難以騎戰如軍中有
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列
以聞四月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謙討古州叛蠻來降者
多留之軍中 上諭曰爾招諭蠻民降者留實營中此
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
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此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
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帛賂其平
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不疑其詐賊逆乘其無備
夜入營生擒平章以去衆皆不知又聞而奴之以爲戲
笑此覆轍可鑒自今降者當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
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易
于勦滅爾其慎之尋以逗遛無功命楊文佩征虜前將
軍印韓觀副之姓代清平衛秦黔陽辰溪等處蠻民相
扇爲亂勅楚王楨討之九月炳文等進兵沅縣遣都指
揮同知吳旺俞瑄等領兵分道並入福興奔竄無所遂

就擒并獲其黨莊伯功等悉誅之有脇從者爲軍凡四
千餘人十一月命都督俞事徐凱指揮使黃中孫禕將
兵討叛首買哈刺諭曰賞罰明信行軍之要買哈刺雖
爲賊助實係逆裔以擒之革土有能斬首獻者賞白金
五十兩五兩斬一從賊者賞銀五十兩等語師往必申明
此令

正德六年二月楊政等奏克平古州林實何需并俘獲
吳十爾等處洞蠻王并人雅濃入山谷者未盡勦絕近
軍士多病乞分往近地戍戍等處就糧操練以俟秋成
進取餘寇 上以餘寇多脇從不必窮追詔文等還京

卷十二

三十一

徐凱等奏 上本瓦寨執叛酋買哈刺逆京誅之買哈刺
賄安主豪寇初五師克建昌投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
與舟魯帖赤兒叛走據小水寇寨其地峻險三面陡絕
王師大泚江流轉急舟行舟惟 道僅通人行官軍
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扼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
道困之竟不得水窮促乃督鄉士力咬寇不能支遂就
擒恩倫亦得還龍川西南皆平

皇明大事記卷之計三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三

朱國禎輯

諸夷朝貢

洪武元年十二月遣符寶郎侯斯奉 璽書賜高麗國王王顯尚有錦副使劉進簡咨詔往諭安南沒於南寧漢陽知府易濟伏大略言東南征討已定遂平西北萬里肅清復我中國帝王舊疆臣民推戴即 皇帝位建元洪武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四夷君長未報故特遣使斯泛海至高麗風順一日而至國人皆驚報于王顯自率兵來迎稱臣接詔拜舞奉歸國其年大旱忽霖雨大喜記 卷一三

人以爲瑞濟自欽州抵安南迎接如儀時皆未齎賞賜使臣諭意即行固留以上命止之且曰以爾順逆爲度非封國即用兵此特先試耳皆謝曰世世伏事中國况 皇帝創業非常敢不倍加恭順以永平安之福于是皆以次入貢請封禮部先定冊封禮儀就從前王議從新授使臣往賜一品服與王用平禮王稱臣其下皆稱陪臣著 祖訓以二國首先歸附子孫不得用兵征伐後安南篡弒作逆用大兵終淪化外朝鮮恭順永爲外藩各自有紀

二年二月占城國王阿答呵者遣使臣虎都蠻貢虎象

方物先已遣吳用頤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至是其貢使適至賜璽書曰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來獻朕已具悉然都蠻未至我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知曩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真倫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矣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纈金綺段紗羅四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正果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實監臨之王其勉圖大事記 卷一三

勿怠虎都蠻及從者亦齎文綺紗有差賜爪哇國王璽書略同惟云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捏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義離本土必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五月諭吐蕃詔曰昔我帝王以道德治中國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靜向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分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匡黎庶惟爾吐蕃未即歸命自外生成上達天運後悔無及專復遣陝西行省員外

郎許允德在招諭之九月定蕃王朝禮禮官攷殷湯之時氏羌遠來享來王太戊之時重譯來朝者七十六國周武王克商大會諸侯及四夷作王會圖周禮秋官象胥氏掌三龜六狄之國使而前詭焉漢設典客及譯官令丞以領四夷朝貢及設典屬國及九譯令武帝元鼎六年夜郎入朝自後外夷朝貢不絕甘露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三年呼韓邪單于稽居獨來朝並見于扶泉宮治平元年四夷來朝領於大鴻臚四年匈奴單于朝正月引見于白虎殿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葡萄官順帝永和元年倭奴王來朝皆有燕享賜予

大事記 卷十三

三

之制唐設主客郎中掌諸蕃來朝接待之事有四曰迎勞曰賓見曰蕃王奉見曰燕蕃國王其儀爲詳貞觀三年東蠻酋長謝元深等及突利可汗來朝皆宴饗以樂之宋朝奉貢者四十餘國皆止遣使蕃王未嘗親入朝朝見之禮載禮書者與唐畧同元太祖五年畏吾兒國王奕都護來朝世祖至元元年初高麗國王植令修世見之禮六月植來朝上都其蕃國年朝俟正且聖節大朝會之日行禮今定其儀凡蕃王來朝至龍江驛驛官具報應天府府報中書省及禮部禮部以聞遣侍儀通贊舍人二員接待遣應天知府至館以賓主接見東西

虛其宴次鎮送入會同館禮部尚書奉旨館中宴勞相見及宴享如龍江驛明日中書省奏知令官詣館如前宴勞蕃王及其從官其服於天界寺習儀三日朝見賜宴禮身殿朝皇太子賜宴文華殿十二月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資詔諭安南占城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遂承正統今年三月海內諸國人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觀之心有不安全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

大事記

卷一三

四

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遵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爲天下主治恥持危理所當行合遣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于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于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遣使謝恩等語因奏請遣使中書省管勾甘積會同館副使路景賢持節占城爾至阿答阿有爲王詔曰古稱占城

國王阿答阿者素處海邦定居南限惟爾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華恪守臣職朕今混一四海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管馳書以往報惟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一境之民朕茲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賞印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居中撫外朕方一視同仁保境安民爾當慎終如始永爲藩輔以勉令名今賜洪武三年大統曆一本及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復賜民間檢用曆本當勞其使蒲且麻都文綺羅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賜資

三年正月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至

六頁記

卷十三

五

期、上齋戒親爲祝文是日臨朝授使者香幣香一金金幣一文綺情二道隨其方色祝版 上自署勅書給白金二十五兩具祭物使者人賜白金十兩及衣物而遣之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纂錄其碑碣附籍附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于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濱之祭罔敢不恭適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與天子望祭雖不親臨然未聞有遣使至祭于其境者朕思普天之下咸仰大乎之治咸慕袞袞幣遣使告占城安南高麗山川俾其

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寧靜朕朕朕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祿詔諭日本安南

四年五月魏國公既破王保保分鄧愈招諭吐蕃先一年吐蕃入寇洮河審正擊大破之竟伺未已然震懼不敢動魏公曰先撫隨以兵無勿克者遂命愈駐洮州吐蕃院使馬梅遣管不失結等來降貢馬及方物至是偕字羅罕等來朝復貢馬及鐵甲刀箭 詔以梅爲和州指揮僉事字羅罕爲正千戶管不失結爲百戶及其部屬以下各賜襲衣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蕃仍圖山川

大事記

卷十三

六

地形以歸陝西行省土番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勅及鎮西武靖王卜納剌亦以土番諸部來降 以上皆三年事七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安南侵其土境表用金葉長一尺餘闊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曰大 明皇帝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昭臨阿答阿者等草木耳欽蒙遣使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欣悅萬萬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官吏伏願 皇帝垂慈賜以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自然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瓜

上農陞命書移咨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構兵害生靈既大事上之禮又乖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國王即日罷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于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爭奪而朝廷獨賜占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器樂人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言則有華夷之異難以奏遣若爾國有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選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浮泥國王馬合漢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表箋貢方物先是上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

六事記

卷一三

都事沈玠使其國至是其王遣使隨秩等人貢有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龍腦米腦糠腦西洋白布及棒香黃蠟等物表用金箋用銀皆刻書書字體彷彿回鶻賜其國王織金文綺紗羅及其使者綺帛有差浮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關婆屬國也去開安四十五日程產名香異物國王以金佩刀吉日八布遺敬之等辭不受遣佛麻國故民程有倫持詔往諭其國并諭雲南八番烏撒等蠻又遣工部主事王伯彥往河州賜山後七驛世襲土官勞哥等文綺銀碗九月三佛齊國王馬哈刺孔八刺遣其臣王豹力馬罕亦里牙思奉金表

來朝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兜羅綿被悉布等物先是遣趙秩等使其國告以即位建元平定朝漢之意至是秩還其國使隨入貢賜賚日本遣使朝貢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居之地民窮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

六事記

卷一三

人

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乎一月真臘國巴山王忽兒那遣其臣奔亦吉郎等進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賜賚十二月暹羅斛國王恭烈昭昆牙遣其臣奈思偃儕刺識悉替等來朝進金葉表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并賀明年正旦使還皆加賜賚上諭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崇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典奉私遣人出海行賈則渡海軍衛豈無如彼所爲者乎苟不禁止則人皆感利而卒於刑憲矣爾其遣人諭止嚴爲之禁犯者論如律

五年正月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搭嘉兒幹約亦刺毋八兒山奉金葉表貢馬一匹紅撒哈刺一連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銀米里布四疋白必布四疋珠子項串一副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前三年六月遣塔帖木兒持詔諭其國始與俱來 上謂中書省臣曰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賜之加厚侍制王禕諭雲南遣羅斛國遣其臣寶財賦等奉表貢黑熊白猴蘇木胡椒及丁香等物遣楊載論琉球國曰朕既即位詔諭外夷使者所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南東遠

八事記 卷十三

九

處海島未及遠報茲特諭爾知之瓜哇國王昔里八達刺蒲遣其臣八的占必等從常使胡克敬來朝上金葉表貢方物納元所授宣勅三道占城國王遣其臣陽寶摩訶入的弗祿等來貢方物琉球國中王蔡茂遣弟泰湖等奉表貢方物賜如占城_{以後有賜}土蕃略烏斯藏貢物鄧愈討大破之

六年正月置西寧衛初大軍取開陝元甘肅行省右丞朵兒只失結在青海來朝進馬 上賜以文綺令還招其舊部曲朵兒只班等不從遠遁只失結自率所部二千餘人還西寧遣弟春答等赴京言其抗命之狀及宋

國公馮勝西征遂以所部從行勝命只失結同指揮徐景進襲朵兒只班獲其金銀印及軍士馬駝甚衆遣其弟答麻送京至是立西寧衛令只失結爲指揮食事烏思藏怕木竹巴灌頂國師章陽沙伽監藏達酋長鎖南藏卜以佛像金字書舍利來貢詔置佛寺賜使者文綺襲衣二月置烏思藏朵甘衛指揮使司宣慰司二元帥府招討司四萬戶府三千戶所四以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指揮同知副使元帥招討萬戶等官九十六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先是遣員外郎許允德使吐蕃令族酋長舉故官至京

八事記 卷十三

十

授職至是喃加巴藏卜以所舉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來朝貢乞授職名省臺臣言來朝者宜與官職未來者宜勿與 上曰吾以誠心待人彼若不誠曲在彼矣況此人萬里來朝若俟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職名賜衣帽鈔錠仍遣詔諭朵甘烏思藏等處曰我國家受天命統馭萬方恩撫善良威武不服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所舉烏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誠達天命舉義來庭宜從所請以

級遣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給賜玉印南哥思母八亦監藏等桑甘島思藏武衛諸司等官鎮撫軍民皆給印自今爲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按一方爲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爲善以共樂太平初玉人造賜喃加巴藏卜印既成以進上觀其玉未美亟命工易之其制默鈕塗金銀印池仍加賜絲段末裏二十疋未幾辭歸命河州衛鎮撫韓加里麻等持勅同至西番招諭未附土酋幾元名師之貢項而監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闍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置洮州

大事記

卷一三

十一

黨陽十八族等處千戶所六百戶所九各族都管十七俱以故元舊官爲之海買回同以番香阿刺吉爲徽阿刺吉者華言舊後露也謂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故奢靡却不受置西平衛以故元來降知院撒爾禮拜爲指揮僉事洮州三副使阿都兒等以出獵聚衆約故元岐王朵兒只班駐大通山黑子城入寇河南二州西寧衛千戶所者公孫哥等擊之斬其知院蒲答立等百餘人千戶倫達力戰死寇遂散去九月占城國遣使上言安南以兵侵本國仗天朝威武敗之境

上謹使告捷上語省臣曰外國各守境土其來久矣前年安南表言占城犯境今占城復稱安南擾邊二國皆事朝廷未審彼此曲直其遣人往諭各宜罷兵息民毋相侵擾仍賜文綬及其使者遣還十一月田儼等使緬國不至而還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國占城接壤謂之緬甸元時最盛麓川平緬皆服屬之上聞其嘗通貢于元因遣儼與程斗南張禕錢允恭齋詔往使儼等至安南值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不得進有詔召還惟儼至餘皆道卒暹羅斛國王泰烈寶昆牙噠哩哆囉藤達其臣奈照瓊喀囉等上表謝恩

大事記

卷一三

一二

貢方物其使臣亦自有獻上命却其使臣所貢者國王女兄泰烈思稗貢方物于中宮詔却之後再進再却十二月三佛齊國王恒麻米沙那阿者遣其臣八騰足翰來進金表二賀明年正旦并貢方物七年三月暹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國本令其同祭思里儼刺悉讓替人貢去年八月舟次烏渚洋遭風壞舟漂至海南達本處官司收獲漂餘蘇木柺杳兜羅綿等物來獻省臣以奏上惟其無表狀詎言舟覆而方物乃存疑必番商也命却之詔中書禮部曰右者中國諸侯千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九州之外蕃邦遠邇則每世一朝其所貢不過表誠敬而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蕃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使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瓜哇淳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新附國土人貢既煩勞費大甚朕所不欲今遵古典而行不必煩數其務文使諸國知之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自西蕃采甘鳥思藏使還賜冠帶雜衣及襪五月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答兒千戶刺爾嘉來朝貢鎧甲刀劍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

大事記

卷十三

十三

東抵罕東西抵天可里北邇瓜州沙南界吐蕃尼無城邸以襪帳爲廬舍產多駝馬牛羊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卜煙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答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其酋長立爲四路銅印曰阿端曰阿真曰古先曰帖里詔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陞河州衛指揮使革正爲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陞朵甘烏思藏二衛爲行都指揮司以朵甘衛指揮同知瑣南兀即爾管招兀即兒爲都指揮同知詔諭之曰爾西番各族部屬聞我聲教安身納款已嘗頒賞授職建立武衛俾安軍民邇使者還言各官公勤乃職平民樂業

大事記

卷十三

十四

朕甚慕焉尚慮彼地廣民稠不立重鎮治之何以宣布恩威茲立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其朵甘烏思藏亦陞爲行都指揮使司頒授銀印仍賜各官衣物其餘來朝者皆封爲灌頂國師玉印御紐詔曰佛教興于西土善因薄及華夷雖無律以繩頑惟仁心而是則邇來西番入貢有僧公哥堅藏等深通典義志堅修飾日遠聞特加爾號統治僧徒教中稱首於嚴寂冥山房儻青燈而侶影跏趺磐石對皓月以忘情隨緣于錫杖芒鞋安分于草衣木食廣施妙利方契善符毋忽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勸卜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于塗勞民甚矣豈宜効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七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其弟奉期等奉表貢馬方物上皇太子箋貢方物如之十一月暹羅斛國王世子蘇門那王昭祿群鷹遣其臣昭悉里直上箋于皇太子于千秋方物禮部以聞上命引使朝東宮獻之十二月歲盛佛寶國師喃加色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揮同知鎖南兀

十年四月 命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將軍討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藏邊殺使者輩哥鎖南等故愈等討之師分三道進覆其巢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獲馬牛羊十餘萬遂還涼州等衛將士分成碾北等處而還曲先衛指揮沙剌殺故元安南王卜烟帖木兒其子板咱失里殺沙剌以報父讎後板咱失里復爲沙剌部將所殺遣使立三佛齊國王麻那者巫里

十一年四月開晏國王慶那陀南遣其臣浚岡把來朝貢苾布油紅布香苴菴等物益亨國王麻哈刺惹答饒遣其臣浚岡麻都等奉金表貢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

大事記

卷一三

十二

蘇木四千斤及檀乳腦諸香藥百花國王剌丁刺者遣其臣八智亞壇等奉金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哇哇倒掛及胡椒香臘等物

溫哥華

十二年正月洮州千八族番首三副使江舒朵兒嬰味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塘之地命征西將軍沐英移兵討之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等處督軍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遁去我軍追擊獲土官阿昌等斬之逮於東龍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明 片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 示緯等

額兵守之勅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恩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鐵城之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邊而行之事速宜成山西之軍即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再勅李文忠沐英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敗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州二衛之兵止留其一以一守洮州岷州守禦士卒不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遣還甚合朕意西涼寧夏之兵亦即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

大事記

卷十三

十八

士留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勢無至再三勅平羌將軍丁玉曰松潘僻居萬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民命爾討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即運糧于容州進取潘州若盡得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宜高城深池擇士卒勇鷙者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青州驛道無阻過者聽其出沒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朵甘都指揮同知實工監藏灌頂國師答力麻巴利遣使奏舉西番故官十六人爲宣慰招討等

官從之八月陝西都司械送番酋二十人釋之發戍海
南陝西都指揮使司奏西番首賊雖已遠遁未即擒獲
大軍還後恐乘間出沒爲邊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
臨洮彼若山沒卽乘機勦除 上報曰爾言是也但還
者天象數見不可輕動且以騎兵驍勇者就各衛操練
有警卽出乃爲全策勦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
碾北衛來報番將朵耳只巴部下來降備言朵耳只巴
與阿卜商三副使烏合之由未審然否然不可不爲之
備吾度其人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爾等宜慎防
之土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能
入耳

卷一三

十七

又居此不過恃其衆多欲擾邊境宜按兵固守尙隙然
後擊之既番寇來攻英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
萬人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九月占城國王阿答阿
者遣其臣陽須文旦進表及象馬方物中書臣不以時
奏內臣固出外見其使者以聞 上亟召見數日盡談
之官乃至此哉因勅責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
至誠來貢者吾以禮待今占城既至爾宜以時告禮進
其使顧乃茫然若聞聞知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
四夷者固當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皆叩頭謝
罪詔釋爪哇使臣還其國先是爪哇東番王勿陀勞網

結遣使蘇阿那西番王勿勞波務遣阿烈占壁等俱奉
表貢方物以其失辭留之至是遣之十月賜占城國王
阿答阿者大統屠銷金文綺紗羅衣服等物還羅斛國
來貢是年僧宗泐等使西域 別錄行至塞外遇一老僧
天夏經去此幾何日頭自行不到岸後自發耳爲我
致害天子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其遺所以 上發還
乃卽位時水陸兼手書未文 先是李文忠言洮州衛餽
運艱難非便 上勅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隴隴自
來要地若棄之不守數年後必復爲患糧餉租有旨常
并所獲牛羊分給將士可支二年阿卜商之遁必走黑
章咱之地就彼索之可得糧噍子不問陷于何所必擒
大耳

卷一三

三十一

送而後已至是皆俘至京斬之
十三年正月 勅文忠等曰大白見東方順行西征大
利宜順天時追擊番寇尋召文忠還二月故元國公脫
火赤等屯和林將爲邊患命沐英討之英師至靈州遣
侯騎偵知脫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率師渡黃河經寧
夏歷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穹廬五十里
分軍四道衝敵而進合圍之擒脫火赤等盡獲其部曲
以歸四月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襲虜故元柳城王等二
千二人兵一千三百餘馬二千餘并符印來上英復請
督兵略地開答梅里之路以通商旅賜璽書聽便宜行

戒以慎誅毋忽番酋紅腰塔族酋長亦上藏卜等來朝
別酋占歲獻馬三十四匹還羅斛國貢方物六月癸亥兵
至西石峪獲放元宵哥失里素 部下阿哈撒等八十
餘人占城使還賜文綺鈔帛璽書諭曰今年九月十
八日爾國使至爲朕上壽萬里遠道非王意誠豈能應
期若此然覽表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勿利朕嘗
戒爾兩國毋深構仇讐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
息果何爲哉十月丁丑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遣其臣
阿烈婆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還詔諭曰爾僻居海島
頃嘗遣使中聞雖云修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禮待前
次再記 卷十三 三十一

善行板的達死而古麻辣室哩等篤奉遺教敬如存日
可謂不肯其師者矣今乞歸本國且欲以所歷中國風
土人物論其國王使王不出戶庭坐知中國之盛其意
良善特賜僧號曰孝淨戒師俾西還凡經歷諸國及諸
酋長或問僧何來所歷者幾僧必具言使彼知之且彼
來時朕嘗詢其所歷之地聞其景物多異朕亦喜焉況
彼聞吾中國之大者乎爾禮部備錄朕諭俾僧持歸仍
令所至諸國及諸酋長遇僧至宜善送之
十五年正月瓜哇國遣僧阿烈阿兒等奉金表貢黑奴
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二月琉球
國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及其臣亞蘭曉等奉表貢
馬二千匹硫黃二千斤賞資并遣尚佩監奉御路謙送
其使者歸國
十六年正月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并織金
文綺帛紗羅凡七十二疋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伯尼
如之時國中三王爭雄長相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
遣其使亞蘭曉等還國勅諭曰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
之禮自朕卽位以來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
監奉御路謙報王如禮不期王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
監丞梁民同路謙齎符頒賜王印區區海中一國互爭

不已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并諭二王咸叩首從命二月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出賦如三千戶則三十戶共出一馬四千戶則四十戶共之定爲土賦庶使其知尊君親上奉事朝廷之禮召回同珀珀至京賜以衣靴珀珀明天文之學寓居鄭縣有以其名聞者故召之四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中國人亦有假而索賄者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過入貢咨文

大事記

卷一三

俱於各所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給來朝者凡五十九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賞賜并正副使廩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著爲定式定西番貢數關化等王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法王貢僧徒十人凡嗣封賜詔架裳僧帽數珠鈴符以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充正副使長河等番僧三歲一貢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小者四五人至京餘留塞上取道黎雅洮三州

十七年五月命涼州衛指揮使宋晟等討西番叛酋兵至亦集乃路擒故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吳伯

都刺赤罕章阿來等及部屬一萬八千七百餘人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政等先使海南諸國至是還貢臘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其臣坤思利海刺試職替等獻翠羽香物餘十二國皆有獻

二十一年四月禮部主事高惟善自長河西原魚通寧遠等處還上言臣聞安邊在乎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嚴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獨門黎雅西接長河西原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嚴州等處漢民往往

大事記

卷一三

爲使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於盤陀仁陽置立寨橋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來勢侵凌黎雅昂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獨門土酋歸附設嚴州雜道二長官司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恐其猖獗因襲弊套故也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服之且嚴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據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城無事則供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皆爲我用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焉思藏采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

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戶非惟繁雅之保障蜀亦永無西顧之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思圖之地土瘠人繁事務貿販礦門烏茶蜀之所有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餘特角招抹易馬收稅四事甚具從之詔更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爲武職令戍守邊界控制西番仍命景川侯曹震閱其土馬部伍之數蜀王椿泰西番蠻人作亂燒

里崖關遣都指揮聖能等從涼國公監玉討之

二十三年王擊破西番獻捷并奏蠻人攻圍大渡千戶所亦討平之臬土官副使觀者俘其男女數千人

大事記

卷一三

二三

二十四年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唐政使西域賜書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曰朕觀天下有國者莫如其幾雖限山隔海風俗殊異然好惡之情血氣之類未嘗異也皇天一視同仁使巨細諸物殊方異類之民咸歸仁壽有土者無論遠近小太順天事太以保國安民皇天鑒之亦克昌焉朕膺天命以主黔黎凡亂雄擅聲教達朕命者其偃之順命者推存之是以華夏莫不安惟元臣蠻子哈刺章等向帥殘兵于近塞生靈遭兵征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駢馬及部屬悉來降附其間有稱自撒馬罕等處來貿易者凡數百人遣使

送歸本國今又三年矣使者歸爾別失八里王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命使不絕豈不保國于悠久乎特遣使嘉勞其悉朕意

二十五年四月監王率蘭州諸衛將士追寇祁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王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聞大軍必鳥獸散去我衆雖多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王不從遣都督朱晟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哲等懼遁去又襲逆寇祈者孫弗及旣而有詔命王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王又欲深入番地取

大事記

卷一三

二三

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溢王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遁亡王不得已乃由隴右抵建昌五月尚膳太監聶遷等至河州市馬召必里諸番族以勸諭之諸族皆感恩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二十餘萬斤給之諸酋大悅遷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騎士二十六年二月遣使往西涼緣邊諸番頒給金銅信符物諭各族部落曰往者朝廷或有所需於爾必以茶金銅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虐害爾等使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族領一符遇有使者

徵祭比對相令始許奉命否者械至京師罪之西寧番
僧三刺貢馬先是三刺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勸佛剎
於礪白南川以居其衆至是始來朝因請護持及寺額
上賜名曰羅壘寺勅曰自有佛以來見佛有無不瞻仰
雖兜戾頑劣考亦爲之敬信化惡爲善佛之願力有如
是耶今番僧三刺生居西土蓮佛之道廣結人緣輒金
帛以勸佛剎比者來朝京師朕嘉其向善慕義之誠特
賜勅護持諸人不許擾害聽其自在修行違者罪之仍
分立僧綱司以其主僧爲都綱

二十七年九月撤馬兒罕駙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
大其記 卷一三

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 大明皇帝膺
運爲兆億主光明廣太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
臣僻在萬里外恭聞 聖德超邁萬古自古所無之福
皇帝皆有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
皆清明之今又特命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
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幽隱之中忽觀天日
站驛相通道路無壅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
豁然國中部落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德惟仰天祝
頌 聖壽福祿如天地遠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
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二十八年十二月遣內使趙瑋宋福等使還羅斛國祭
其故王賜嗣王蘇門那綽幣勅諭曰朕即位以來命使
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
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天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
于今遲爲最而適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嗣位有人臣
民歡懌特遣人加禮勅至承受用光前烈

二十九年二月陝西行都指揮僉事張豫言今陝西所
統邊衛人地綿雜供給儲糧惟籍內地轉運况各衛軍
士多由罪謫既有壯丁代役而老幼尚同在營盤食如
將此輩聽于黃河以南直抵陝西以北地曠州縣寄籍
入軍記 卷一三

屯種每歲供給正軍俟三年後與土著軍戶一體輪租
應役若軍戶有缺就于幼丁內選壯者補役爲便又言
各衛軍士年七十以上并老疾無可代者若畱在伍虛
費糧實宜令回鄉依親其因罪戍守者則令罷戍在營
自給所缺之伍別處調補 上並從其言惟老病無親
依者令送至京養贍

三十年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
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
占城真臘暹羅瓜哇大琉球三佛齊渤尼彭亨百花蘇
門答剌西洋耶喀刺等凡三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

齊乃生間謀給我使臣至彼哇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
佛齊禮送還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
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
益度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金簡唐給冬夏衣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論瓜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瓜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瓜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後古皆然表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奉

卷一三

三九

庭豈意胡惟庸造逆通三佛齊乃生間謀給我信使肆
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中
國受學皇上賜宴宴之永有疾則命醫診之皇上
之心仁義兼盡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
諸國肯大恩失君臣之禮據有一撮之土欲與中國抗
衡倘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廿萬衆越海問罪如覆
掌耳何不思之甚乎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
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
愚者能從義德三佛齊以義制之國而持奸于國中可
謂不畏禍者爾暹羅國王猶守臣節皇上所知可轉

達瓜哇俾其以大義告于三佛齊原係統屬其言必信
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初
徵寬爲黑的兒火者拘畱副使二人得還復遣使諭曰
朕卽位以來四方諸國商入入我中華互市邊上未嘗
阻絕朕復勅吾吏民不得特強欺謾番商皆獲厚利同
者撒麻兒罕商人在漠北者吾大將北征執歸朕命
居中國互市後知其故俱還還本國其君長感恩入貢
因遣寬徵等出使通好撫以恩信爾反拘吾使者豈禮
也哉近年回回入邊者畱之待寬徵歸然後遣還及回
利父母妻子朕憐其至情不待徵歸卽與放回是

卷一三

三

用再遣使賞書性諭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自
啟兵端初都督府曰古帝王必嚴夷夏之辨蓋戎狄
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必生邊患今朶甘烏思藏長河一
帶番戎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茶所謂貿易有無者也邇
因私茶出境馬入互市者少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
而彼玩侮之心漸生卽移文蜀府長史啟王發都司官
軍于松潘碭門黎雅河州臨邛及西番關口巡察朕豈
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
王梅曰秦蜀之茶自邊出者五千餘里彼不可一日無
大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盛于宋前

代非以此專利益制戎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我國權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得難物使番夷生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何以坐制遠夷巡察不嚴邊吏之罪無得輕恕勅兵部曰巴茶易馬又有定禁奸人私販且假朝廷爲名積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故違曹國公李景隆賞金牌勘合以傳朕命今各番領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訪不嚴致有私漏不可不懲于是兵部具禁約事宜論川陝半邊衛所仍遣備官着職上等往番中諭之私販既盛皆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難藩聞大吏皆畏威奉順時四

入耳記

卷一三

三十一

月農事方急駙馬都尉歐陽倫適有事陝西令布政使司移所屬起車數十輛載茶往河州給家人周保允縱暴罪迫有司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捶辱其吏吏不能堪以其事聞上大怒以布政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以河橋吏不避權貴遣使賞勸嘉勞之尋李景隆還自西番用茶五十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京衛騎士上諭兵部臣曰古人問君國之富數馬以對今統一寰宇欲安中國制四夷豈可不重馬哉守邊諸將初皆情勇又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理財罔知備禦如甘肅西涼守將宋晟莊德張文傑等

嘗征討邊夷多獲馬足牧於塞上又以所虜胡人爲家奴侍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力一旦家奴變生蓄群牧而掠去損國威廢軍實禍且不測夫邊將初意不過借此理財究其流弊或至亡財此果智者所爲乎爾兵部其以此事論知自今各邊守將不得以胡人爲奴所畜馬或千百疋或四五十疋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官給其直俟朝廷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其直馬少不願鬻者聽此外惟驛傳及太僕寺馬戶得買餘皆不許

大事記

卷一三

三十二

三十一年三月上謂禮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蕃皆以時朝貢至如烏思藏西天八剌國去中國極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刺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爲難然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聽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于是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酋長曰人無貴賤無夷夏凡有血氣莫不畏死好生畏禍好福然與其畏之孰若避之與其好之孰若求之我皇上受天明命東征西伐不勞餘力四海蒙保賴首歸心已三十年至如遠者莫若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亦

三年一朝不敢後時其故何哉正以君臣之分不可不謹事上之心不可不誠征伐之師不可不懼也是以朝覲之日錫之以金帛勞之以宴禮比其還國則一國之人同榮之今邇打煎爐長河西土酋染月魯帖木兒賈哈刺之汚不朝久矣豈避禍求福之道耶夫堂堂天朝視爾土酋大海一粟伐之取之盡戮其人猶如燎毛然而姑容不爾較者天地好生之心也今遣使諭爾酋長其思君臣大義以時來朝則爾汝生汝獲利爲無窮其或不悛犬將將三十萬人爾境問爾罪爾其審哉于是悉來朝貢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四

朱國禎謹輯

北兵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即夕小
飲次日頒遺詔辛卯 皇太孫即皇帝位 孝陵改
明年爲建文元年諸王各歸其國蓋皆 太祖臨沒時
所屬者燕王請入朝會葬則山陵事已畢發符止之時
已行至淮安勸哭而去雖以朝命爲重而逆莖拒絕親
王上下疑貳諸王皆憤憤尤甚 建文待諸父甚厚
賜費不可勝計與燕尤密遺問往來用家人禮惟周王
六事記 卷一四

而下形蹟嫌疑口語藉藉心憂之與齊泰黃子澄密謀
泰以燕主舅數將兵有威名欲先去之則他藩自懼子
澄以周王素多過失且燕之母弟去則則燕勢孤可圖
乃命李景隆襲執周王下燕議其罪巽辭以答 建文
惻然將赦之二人持不可廢爲庶人遷之雲南未幾代
王桂庵王栢齊王榑岷王榑皆得罪栢聞官自焚死榑
榑囚之京師榑降爲庶人流漳州勢且及燕 王居憂
憂懼成疾 建文念之謂事莫若且止二人聞之密語
曰縣官婦人之仁吾輩既受重托當以斷濟之明日共
入言曰周王既獲所當慮者惟燕王曩因出塞有功威

名日盛不如併去之便矣令不關後悔無及 建文猶
謀未決而遣人陰刺王府事無所得復諭二人曰彼罪
狀無跡可尋何以發之對曰欲加之罪寧患無辭今書
意管救周王指以連謀人誰不信日朕在位未久連去
數王何以掩天下公議莫如開懷待之使得相安子澄
曰爲大事者不顧小信況 太祖常注意陛下幾失大
位非二三臣察力爭則固已爲所有陛下安得至今日
哉形跡已露勢難中止又其病久未愈正天與之時先
人者制人不空因循也 建文曰燕王勇智絕人且善
用兵雖病恐卒難圖宜更審之泰曰今邊報北虜有聲

大事記

卷一四

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護衛精銳悉調出塞
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于此時取之更何所待建文
以爲然乃以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謝貴爲都指揮
使察燕動靜時天下全盛 建文寬仁人心愛戴四民
樂業道不拾遺精兵百萬設戈歸馬方孝孺以文學飾
太平雖謀燕日急直易視之謂一隅地候護衛分調後
疾卒不遇于餘旦夕可擒天下可長無事而京師變異
頗多有程濟者上書明年北方兵起以妖言下獄殊不
以爲意也

建文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

衛精銳俱選隸麾下又召燕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都督徐觀練兵臨清都督耿獻祿兵山海關密勅哥貴嚴爲之備都御史景清使北平覘變尋召還四月高皇帝小祥文皇帝世子兄弟三人入朝文皇帝行皇道不拜被劾不問尋辭還二郡王逃歸世子及三郡王亦得歸北平金事湯宗上變言按察使陳瑛布政曹昱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至京瑛安置廣西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告燕官較干諒周鐸等陰事逮至皆戮之有詔詣讓燕王王佯狂稱疾而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燕將舉兵狀齊泰等即遣使

大事記

卷一四

三

往逮燕府官屬密令青島圖燕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于是都指揮張信及司吏李友直密以其謀輸燕貴冑兵圍逼王城王與僧道衍等定計令張玉等集勇士八百人以待七月四日壬申召貴冑付以所逮官僚二人入伏兵擒斬之并殺都指揮彭宣盡奪九門次日癸酉誓師告以不得已起兵之意是日都督人起入不都督少焉東方雲開青天無片雲都指揮俞瑒走居庸關馬宜走薊州王上書自稱臣稱陛下遣祖訓訓兵侯密命討奸臣宋忠率兵至開知事不濟退保懷來留俞瑒守居庸甲戌通州指揮房勝榮

以城降丙子改拔薊州擒馬宜遣化密雲皆降已卯破居庸瑒走懷來依宋忠忠戰敗與瑒皆被殺餘衆悉降丙戌永平守著趙葵等以城降庚寅都督劉真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出松亭關將攻遵化壬辰聞燕兵至還守關門爲燕所間亨真執卜萬下獄籍其家建文帝書諭諸王削燕屬籍詔諭天下長興侯耿炳文方鎮遠東賜軍書拜征虜大將軍騎馬都尉李堅都督饒忠左右副將軍會兵攻北平安陸侯吳璘江陰侯吳高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數十萬並進檄山東河南山西合給軍餉置

大事記

卷一四

四

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編修程濟往軍中贊畫濟先爲教諭上言北有急兵以某月某日起繫獄至是果驗陸秩用之諫誠北征將士曰昔蕭氏舉兵攻淮南令其下曰一門之戍自極兵威不仁之極朕所不忍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上此後爾上不由是輕騎出入陣中無所畏長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然大陣混戰時矢石交至如八駿皆被傷獨不及上又殆天意也八月十二日己酉炳文領三十萬駐真定徐凱兵十萬駐河間潘忠楊松營鄭州先鋒九千人據雄縣忠松爲殿十五日

壬子 上帥師至涿州渡白溝河夜半至雄縣聞其城
黎明破之獲其軍獲馬八千匹十六日忠松來據令譚
淵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各取芟草一束蒙其頭
過鼻息又命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舉砲水中伏兵
皆起緣橋忠果至戰敗急趨橋不得渡夾擊生擒忠松
急趨鄭州盡獲其人馬明日回軍白溝河謀間道襲炳
文通炳文小將張保來降言炳文兵先至者十三萬半
管淳沱河南半管河北遂給保馬歸言雄縣敗狀橋其
軍俾過河合兵一舉盡取之二十五日辛酉至無極縣
次日進兵未至真定二十里擒其焦採問之言炳文惟
不遠定

卷十四

五

備西北其東南無備 上率三騎入其運糧軍中擒二
人問之知炳文合管北岸由西門直抵西山 上率輕
騎數十繞城西擊破二營時炳文出送客及覺奔回急
趨橋燕軍斫斷橋索炳文幾被擒有一人登城大罵相
拒二百餘步 上引滿射之應弦而斃城中大驚炳文
出戰前將張玉等奮擊 上以奇兵擒其背衝城夾攻
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路藉死者甚衆李堅爲騎
士薛祿刺墜馬擒之其忠顧成等皆被執斬首三萬餘
根獲馬二萬餘匹進圍真定城二日不下去之南兵既
敗微炳文還以李景隆爲大將軍督師北上召遼王植

寧王權還示寧王不至創其護衛九月戊辰朔江陰侯
吳高都督耿璠以遼東兵圍永平李景隆至德州會兵
五十萬進營河間 上曰李九江蔡榮之子寡謀而驕
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
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
雄爲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能而將五十萬趙
括之欺可待矣復詢景隆軍中事 上笑曰兵法有五
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疾
生離志一也今北地暴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
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養二也不益險

卷十四

六

易深入寇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懷仁勇
俱失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誼誼誼誼誼誼
誼喜倖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
在此聲勢重彼內怯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汝知我
出必來攻城固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
諸將或以爲疑 上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
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辨禦敵若全軍在城視自
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應周內外特
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誤九江來就擒耳
吳高懦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

九江也丙戌師行諸將猶請守蘆溝橋上同天寒水涸處可渡守一橋何足拒敵諺之猶恐不至世子壘堅城以待決勝在此舉矣壬辰吳高開兵至走山海關追擊破之議文大寧諸將咸曰取道松亭關關險且有守兵難猝下上曰今從劉家口趨大寧不數日可達拔大寧守關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撫而招之不降則潰北平守備完固勅世子堅壁勿與戰還師擊之如拉朽耳遂行十月二日戊戌至劉家口命鄭寧領勁卒卷旗登山潛出其後斷走路攻破之遂渡關壬寅抵大寧城中出不意大駭閉門拒守上引數騎繞城至西南隅

大事記

卷一四

城忽勝應勇士先登克之殺守將朱鑑獲都指揮房寬撫其家頃刻而定陳亨劉真等在松亭關遣家奴往報聞皆無恙亨來降劉真走廣寧上入城寧王出見執手痛哭告以舉兵之故求爲申雪仍以三衛歸之因密結其將士爲用時李景隆直抵北平築壘九門別將攻通州世子嚴守募勇士繞城斫營營中驚擾自蹂踐成者甚衆景隆文麗正門幾拔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驅退都督羅能與二千殺入彰義門後軍不繼勸兵以待景隆止之城中汲水灌城天寒水結不可交矣甲寅上拔大寧之衆及寧王回軍乙

卯至會州五軍各有正副以大寧之衆分隸之丁巳入松亭關十一月四日庚午至孤山訊景隆軍勦村壘我遲騎至白河還言流漸不可渡又聞景隆列陣河西是日大雪初霽上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今夜起營壘至河上冰已堅麾軍畢渡時景隆遣都督陳輝領萬騎來哨行道相左輝覩知我軍已過來追上率精兵破之餘衆奔渡河冰忽解溺死甚衆時景隆取軍嚴勅士卒晝夜立風雪中不得息餓及壓指者衆率不能執兵王申上列陣而前連破其七營諸軍繼之大戰自午至酉上益張奇兵左右衝擊大破之斬及降者

大事記

卷一四

皆數萬日曉收軍回營其夜景隆棄輜重南奔獲馬二萬時九門兵圍城者猶固守不退癸酉上進兵城中兵亦出合勢破其四營餘望風奔潰所獲兵資器械不可勝計乙亥上還北平休士馬復上書于朝甲申大齊將士十二月丁酉朔行間吳高削爵徙廣西楊文獨守遼東上移檄天下以復父讐爲言諫李景隆駐德州會兵來春入寇議征大同誘之乙卯出師庚申降廣昌

建文二年正月丙寅朔上至蔚州獲指揮李誠誠天李譯之李爲間若被囚得脫者城中不疑攻之以布囊資

土自敵臺推下與騎爭飛馳奔入守將王忠李遠等以城降二月十二丁未魏報國公趙服列于司徒趙仄降帖水兒來歸奏丑謀胡寇將侵邊諭可汗坤帖木耳并克刺王猛哥帖木兒等禍福皆退走師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來救上由居庸回京收景隆所棄器械理其殞死戰士癸亥景隆上書請息兵落書諭責之乙丑祭南北陣亡將士親製文勒石三月丙寅朔大因江南武臣被黜來歸者皆復職四月丙申朔李景隆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合謀北向庚子禡出兵禦之王寅次武清南軍漸逼朔白溝河會戰進駐固安待之乙

八月

卷一百一十四

七

郭申諭將士渡王馬河營蘇家橋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浸及臥榻上坐胡牀達旦兵端有火光如珠擊燐燐相下上金鑼鐸鐸作聲弓弦皆鳴已未上復以不得已舉兵之故祝告于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告畢向西北去上曰神命之矣率兵由西北循河而進令百騎于河東震砲日午軍畢渡過平安伏萬騎河側上曰平安豈于耳往從吾出塞頗識吾用與故敵爲前鋒今日破之要使心膽俱喪遂以百餘騎進薄將交鋒遠却以誘安軍動陣亂馳進力戰互勝負上率數十騎突出其後夾擊大破之斬獲過半統其指

揮何清景隆以全師來戰上直前薄之陣稍動上馳入敵人馬群易時已曠戰未已敵軍中舉火器時閃爍有光我師望見明甲輒擊之敵燕火器于地其所謂一窠蜂搖馬丹者人馬皆穿時夜深各收軍還營上親殿後從者惟三騎逃所營處上下馬視河流辨東西知營在上流遂循河稍增至七騎遂營白溝河北胡騎三百來降爲指揮省吉所殺上切責之庚申渡河南軍橫亘數十里上勅陣間合戰四敵疑未敢進命都指揮丘福將萬騎衝其中堅不動上率精騎突入敵軍右被衆皆披靡乃麾張玉等齊入虜寬將右軍陣

八月

卷一百一十四

八

動戰失利諸軍戰益急上遙見陣後塵起曰敵繞我後矣以七騎馳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敵稍却須臾復馳入又擊殺數十人互進退如是者凡百餘合衆請就中軍併力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方于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殆難破矣于是復連戰不已敵飛矢如注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稍却敵未退限以二壘上復馳馬趨堤逆之作以激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進陳亨徐忠被傷創方驟高煦見事急率精騎數千

至相持未決 上疲甚日午盡能復引眾蹕而前大呼
滅燕斬我騎百餘人前趙雋侯金通潮指揮膠聚復引
兵來赴陣勦、上以勁騎繞出敵後突入馳擊與高煦
合遂斬罷能父子來能等皆力戰平安敗却于是敵大
陣遂崩奔北之聲如雷追擊通潮與秦省死會旋風折
其大將旗景隆中軍亦大亂喪軍乘風縱火燔其營郭
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無算所賜璽
書斧鉞皆爲我所獲斬首數萬溺斃十餘萬追至雄縣
月保橋衆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
萬悉放遣之景隆單騎走德州王成乘勝攻德州五月
入夏記

卷十四

七日辛未景隆遁走濟南拔其城得糧儲百餘萬留陳
旭守之已卯、上進至禹城日騎詣道明旦抵濟南景
隆出戰大破之 上射書城中諭降生員高賢寧作用
公輔成王論射軍中請罷兵恭政鐵鉉等固守不下辛
巳吳水灌其城鎗來誘降 上親赴之中伏幾殆奪橋
而歸下令募忠義勇敢之士六月甲午朔南使李得成
來請和七月遣歸報書請去權嘉祭未南京召李景隆
還赦不誅以盛庸總兵謀報平安二十萬管軍家橋邀
我糧道肅世子令三郡王高燧出兵疑之安遂停軍不
敢出八月十六戊申解濟南圍還北平陳亨戰釋山爲

平安所殺遂棄德州南總兵盛庸至守之吳傑平安守
定州徐凱城滄州十月丙午下令征遼東明日至通州
密語諸將襲滄州覬凱專備青縣長蘆其塹兒窺見
被數程無水不爲備戊午移軍過直沽一晝夜三百里
敵兩營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鹽倉食時抵城下敵猶
未覺方築城倉皇不能戰 上麾壯士由東北登立被
之先遣人斷歸路生擒徐凱獲馬九千餘匹 上以所
獲輜重移直沽之舟載還北平自率兵過德州呼盛庸
不敢出 上獨率數十騎爲殿庸遣兵來襲擊破之王
申至臨清甲戌移軍館陶輕騎哨至大名焚其糧舟遂
大事記

卷十四

上三

自館陶渡河向東阿東平以引敵軍十二月四日甲午
移次上盛庸亦至東平其先鋒孫霖營滑口 上命朱
榮劉江襲破之乙卯、上至東昌盛庸背城決戰、上
以精騎衝左掖出陣後復衝中堅大敗爲庸所害親視
南岸稍薄躍馬突出得免諸軍爲火器所乘大敗張丑
死千陣失亡數萬人 上還營丙辰旋師 上以騎兵
毀後敵衆來追 上輒射殺之乃不敢逼丁巳、上館陶
盛庸飛檄真定等處水陸邀截歸
二年正月辛酉朔次威縣真定帥吳傑平安以三萬人
來邀引入狀內盡殲之乙丑次梁州復以三萬人來邀

破之擒其監軍內侍長壽等丙子至北平二月九月日
成祭陣亡將士親爲文祝御袍焚之慟哭盛庸等師漸
進乙巳出兵已酉駐保定上會諸將議所向咸請次
定州上曰野曠易以成功攻賊未可遽拔南軍甚寡
合勢來援勝負難決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
中敵必出迎戰隨所至擊之敗其一軍餘自破靡且百
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間豈能相顧
遂移軍棠園八方上御素紅絨袍忽白如雪色疑爲
龍紋麻質皆具如美女刺繡見者駭異權賀三月庚申
朔進軍綠溝沈河劉磐當敵衝多爲疑兵禦之辛未圍

大事記

卷一四

十三

盛庸至單家橋上由陳家渡渡河進之不見處與真
定軍合復往渡河者三過一虎咆哮河側格殺之已卯
覘盛庸軍夾河進師進之未至四十里駐兵辛巳會戰
上先以三騎視陣見其火器甚盛掠而過敵千騎來追
屢射盡殲乃却上以騎兵萬步兵半之攻右掖敵旂
盾自蔽不可入上預作長鑽釘鐵于端直前擲之連
貫其盾相牽陣動乘隙攻入之大器皆不得發橋中堅
譁渴戰死諸將益進上以勁騎擊其背貫陣中大戰
斬其驍將批得楚智皂旗張等追暮各飲軍還管上
以數千騎逼而綴之破圍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出敵

不敢近壬午復戰上軍東北敵軍西南日辰達未力
聞張奇兵往來衝之屢退復進戰疲各坐已起復戰相
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砂礫擊面軍中昏迷
尺不辨我軍乘風橫擊庸大敗走斬溺各十餘萬庸未
德州庸方恃東昌之捷謂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鉅
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廷痛飲至是盡破獲云癸未
報捷世子阻單家橋軍不得進甲申上自往擊破之
吳傑引軍出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敗走還真定
上料傑恃衆必易出伴散軍士四出取糧誘之傑果來
襲閏三月七日丙申渡綠沈河擊之或言于惡兵家所

大事記

卷一四

十四

忌上曰機不可失也水深應騎兵由上流渡下流遂
淺步卒輜重畢渡上先率三千騎循河西行果遇敵
軍敵退營葉城戊戌交鋒值晚各還營明日吳傑平安
列方陳于西南上曰方陳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
精騎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皆潰乃以兵虞其三面
悉精騎攻京北隅大戰上循河繞出敵後突入奮擊
矢集上旗如蟬平安于陣中轉機遠望上麾騎衝
之安下樓墜而走幾獲之忽大風起發屋拔樹我師乘
之斬首六萬追至真定城下殺及降者無算送所建旗
回北平諫世子曰善誠之使後世毋忘也已酉掠順德

辛亥壬寅平癸丑至大名獲譚者言齊泰黃子澄皆已
竄逃奏書于朝云云南使大理少卿薛巖曾詔且作宜
諭千餘紙令至軍中密散上見詔語甚怒巖匿宣諭
不派出諸將訪殺之不聽送還仍諭以歸謝天子移出
至誠巖歸見黜五月己丑朔真定兵復擾餉道昇道指
揮武勝奏書被執下獄六月戊午朔上聞勝下獄怒
遣李遠易南軍甲冑自濟至清縣焚糧舟數萬艘南將
袁宇來邀擊敗之七月二日己丑嬰敗彰德軍癸巳破
瓦尖寨丁酉遣劉江還北平備平安安果來襲至平村
離城五十里江出擊大敗之戊戌南千戶張安遣世子

大事記

卷一四

十五

老曹令歸朝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發并安送軍中上
歎曰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若臣哉乃囚安等王寅大
同守將房昭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
即日班師八月十一丁卯駐完縣命孟善守保定丙子
真定總兵遣將章謙領餉房昭上自邀之諒已入寨
遂聞之命朱榮圍定州九月親赴定州十月丙辰朔真
定諸將花英等以兵援水西寨上率精騎五千趨還
丁巳與圍寨兵合英等陣於蔚山下上縱火圍寨
旆出其後敵軍騷亂敗走英等皆就擒房昭章謙脫走
遂破其寨朱榮亦下定州丙子師還涿州大享軍士已

郭至北平十一月楊文自遼東圍永平命劉江往援大
破之生擒指揮王雄等釋之鬆粗河汙來輸款時上
用兵已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通薊等諸郡邑其餘旋
得旋棄戰死者甚多南軍分布頗盛時時告捷謂燕出
沒勞苦軍少不足處方大修文事先朝故將廢棄者
不甚省錄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投北告以金陵空虛
乘間疾進我輩為慮必內濟大事可定也上亦太息
曰頻年用兵何時是了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十
二月十二日丙寅上整師南征遊兵攻真定壬午次
蠡縣移營汜河度真定德州皆有兵來規命李遠以輕

兵前哨

卷一五

四年正月甲申朔李遠至葉城遇德州裨將葛進乘冰
渡泲沱河擊敗之戊子朱能復敗敵于衡水乙未大軍
由館陶濟河丁酉至東阿皆縣攻拔之戊戌拔京平庚
子拔汶上庚戌降沛縣癸丑至徐州二月甲寅朔騎
指揮欽台以十二人破敵饒卒三千何福陳驊平安聞
上直趨而南大懼悉其精兵自濟寧來追盛庸次淮安
甲戌誘徐州兵出城擊敗之震懼不敢再出軍行無阻
已卯遣都指揮李讓祭外祖徐王墳三月甲申朔自徐
州進軍宿州壬辰至渦河平安關我後兵河二十餘萬

銳甚。上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次泥河待之。去南軍百餘里。沿途求首級大戰。舉太尼數日。不至糧且盡。諸將因請回軍。不聽。又二日。欽台往哨。去敵軍四十里。聞其更聲。上喜。明旦伏兵路左。遣三將軍各領百騎。逆之。且戰且却。引入伏內。仍束葉為囊。令捷戰棄于地。連與平安遇。安曰。此遊騎也。馳馬來追軍中。先棄束葉。以誘衆。就取陣。亂伏發。敵大潰。王真戰南岸。威平安以三千騎駐北岸高坡。上以數十騎當之。胡騎指揮火耳。反持稍當。上前直進。我胡騎指揮童信射槍之。其麾下帖木兒來救。亦被槍安。受服遁去。是日釋二人帶刀侍衛。丙午。命劉江。臨宿州糧道。謹清佐之大敗。其餉卒燒舟車。無算。清毒被圍。上引兵援出之。鐵鉉來戰。我軍不利。再戰大勝之。遂下宿州。敵軍欲南遁。上以兵尾之行。止常距十餘里。四月癸丑。朔。綴敵至小河。令陳文于最衝處為橋。渡兵。遂分兵守橋。丁卯。敵軍布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上率騎兵與戰。敵騎兵敗。走步兵復前爭橋。陳文敗之。追奔渡河。敵後軍來援。文戰。上亦幾為安所及。安馬蹶。勿得前。奇將王麒躍馬入陣。援上。乃得脫。敵衆遂渡橋。張武率勇士由林間突出。擊之。與上騎兵合。大戰敗之。斬有二萬餘。

級溺水死者不可勝計。屍積于河水為之不流。生擒敵將丁良朱彬等數十人。于是敵軍據橋南。我軍據橋北。相持數日。敵糧盡。軍士采野菜而食。上曰。彼饑。吾與之抗。然彼居南岸。便饋餉。更一二日。彼稍集得濟。即未易破之。乃留守橋兵千餘不動。而潛移諸軍。輜重東行。去敵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捷出敵後。敵旦始覺。復整衆相對。甲戌。大戰。奔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各飲軍還。明旦敵收衆。通會大霧。迷道。旋繞山麓。午霧始散。上引兵追擊。不十里及之。敵大驚。深壑自岡丙子。諸將以盛夏蒸濕。疾疫將作。請旋師。上患之。令諸將欲渡河。歸者左不欲者右。有數人說右。餘皆就左。上怒曰。欲歸者任所之。乃無敢復言。何福引兵來會。安平北軍益懼。上策敵且分兵援糧。遣朱榮等輕騎截之。作闕引與漸近。福果移兵。上率衆縱之。晝燒樵采。夜切營。是敵衆饑疲。乃分兵護糧。時上行師不設營。備休息。聽便軍中甚暇。而上不解甲。數日矣。丁丑。敵移營雲壁已。邪報至。平安以兵六萬護糧。為方圓陣。陳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上分萬人遮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俟敵戰疲。即出與接。安平恃勇。驅兵直前。上率精騎夾擊之。步軍橫貫其陣。斷敵為二。大敗之。連糧。

者皆走何福復出壁來援與安合兵進戰我兵引却獲傷甚衆高煦引胡騎突陣上還兵力關福等大敗俘虜無算福等以餘衆入營堅守上策其欲通令諸軍嚴備是夜雨將下令期旦日砲三震即出走渡淮就糧辛巳上命諸軍攻敵壘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三震砲敵衆誤疑爲已砲急趨門練塞不得出營大亂遂破之生擒陳睢平安等三十七人內官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等一百五十員降者悉縱遣之何福遁走是日遼東楊文亦敗于直沽五月癸未朔己丑石州守將徐景初壽州千戶劉深以城降遂謁祖陵上大事記

卷一四

一

痛哭陳不得已起兵之故幸耶盛庸領馬步戰繼列淮之南岸上軍于北對陣兵欲濟南兵皆震別遣丘福等西行二十里潛濟近敵營突擊破走之庸股戰不能上馬拔之登舟走上遂渡淮整兵即克盱眙已會諸將議所向時鳳陽淮安皆衝道諸將議不一上曰鳳陽樓櫓堅完非攻不下且震及皇陵淮安有重兵未易用力若直取貞揚淮鳳疑懼未暇出兵我震耀江上衆舟決凌京師賊亂必有內應事可立定諸將頓首稱善己亥招諭揚州降之庚子至天長進駐揚州降將王禮等來見諭下高郵通泰諸城且集舟備渡江慶成

都主至軍中議和慰諭遣還六月癸丑朔集舟至浦子口爲南將盛庸等所敗上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遂起披甲仗銳見之撫其背令努力外死擊南軍小却次日上祀大江之神誓師盛庸駐軍高峯港綠江上下二百餘里列舟嚴備己卯上渡江近南岸肅整陣以脅上麾軍直進庸軍潰散脫身走陳瑄來援聞敗亦降戊午諸將南徑薄京城上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必爲後梗今所獲海舟懸黃旗往來示之其指揮重俊率衆來降庚申駐龍潭辛酉李景隆等至軍中以割地議和諸明日遣勅復偕諸王來

大事記

卷一四

二

議癸亥徐輝祖常昇分道來拒皆潰走甲子下令禁約將士入城不許侵擾南京四出促援兵皆被獲止遣諸王分守各門上冊書城中諭親王公主避居孝陵乙丑上至金川門各王總守門望見出迎招兵入城遣千人護周齊二王宮中火起呂皇后死焉建文皇帝遜位

北望見宮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不及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遂駐營龍江初告天上慰撫京師軍民有辛子市販民履者立斬之元是京師飛蝗蔽天者旬餘不息至足頓絕中外募召壯丁聞上入京師皆解散

遠近囑聚山林者亦皆歛葬 已巳 上謁 孝陵還

御 奉天駁即傳喚楊洪武三十五年復周王橚齊王

椿爵 庚午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仍舊制

首復殿門諸名 辛未諭具舟濟師功陞高郵衛千戶

胡濬等二百四十人揚州衛指揮同知陳昭等百二十

五人各一級賜鈔 癸酉陞指揮使丘福等俱都督府

官加賞 七月壬午朔 上郊祀禮畢謂刑部曰朕清

內難有罪者既已伏誅無罪者各安職業而內外軍人

屢被無罪之人希賞惡不可長遂諭止之違者抵罪

丙申 上謂兵部曰朕初舉義族清君側之惡罪奸臣

六事記 卷十四 三

數人而已 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爲

衆所推戴 承大親罪人皆已伏誅鼎與萬方同樂至

治比聞在京軍民尤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

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爲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

赤子豈有害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亟

出務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有復妄言惑衆

許諸人告首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

人同罪辛丑 上聞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者 勅

諭曰朕舉諸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實典未行

蓋由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 此豈一日所

能就哉昔中山武寧王從我 太祖高皇帝開拓疆土

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行不聞當將有

一語之怨今纔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憤不亦過乎爾

輩聞之際雖遇小捷咸即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

爾哉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

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爲謾妄以速徇尤庶幾公

道明而人心服 上以征討將士久效勤勞命禮部以

太祖高皇帝陞賞條例參酌行之 八月甲子奏定賞

格 奇功領隊將較陞二級指揮賞五十兩絲幣八表

裏鈔六百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三十兩絲幣六表

裏鈔五百貫百戶而下次減至旗軍十三兩絹三疋布

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 首功領隊將較陞二

級指揮賞二十兩絲幣六表裏鈔四百貫十戶衛鎮撫

儀衛正副銀一十五兩絲幣四表裏鈔三百貫百戶以

下次減至總旗十三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

百貫 次功領隊指揮賞銀十五兩絲幣四表裏鈔三

百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銀一十三兩絲幣三表裏

鈔二百五十貫百戶以下次減至小旗五兩絹三疋布

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 已卯陞賞奉天靖難

諸將丘福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石柱國左都督英國公祿二千五百石米能成國公官
號同祿二千二百石張武城陽侯鄭章武安侯火真同
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祿皆千五百石陳珪泰
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祿皆千二百石徐忠永
康侯祿千一百石王忠靖安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
侯徐祚固安伯徐理武康伯李膺襄城伯張輔信安伯
唐雲新安伯譚淵于忠新寧伯孫燾應城伯房勝富昌
伯趙彞忻城伯陳旭雲陽伯祿皆一千石劉才廣恩伯
祿九百石房寬恩恩侯祿八百石號同俱世襲本爵惟
房勝世指揮使劉才世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尚

六事記
卷十四

三

曹如瑞都督同知王佐都督僉事陳瑄有默相事機功
景隆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瑄忠誠伯祿一千石終
身佐順昌伯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瑄平江伯祿一千
石世指揮使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勢罹誣陷封永春
侯祿一千石世襲徐增壽而下皆追封贈諡

元年正月丁亥 上諭兵部曰朕朕平難將士已論功
陞賞朕念平九門者其功最先且難可再陞一級功小
不在陞例者亦陞一級未及數與未陞者遇陞於是陞
劉江許成譚書童信俱都督同知徐善曹隆馬瑛呂得
昇方敬周長真瑛王麒俱都督僉事其都指揮而下凡

百有餘人八月朔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
之人建文時爲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已勅吏部召
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缺矣令歸侯命其有老
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於親之遺物有不忍棄死人
才乎 賜建昌府同知馮士成等二十二人致仕物曰
朕念爾等事我 皇考久矣建文中罷黜爲民不當其
罪朕卽位之初思任舊人仍召用之而爾等眷顏皓首
氣力衰邁弗欲重勞以事特賜冠帶俾仍舊職還鄉撫
爾子孫優游暮年且率鄉人子弟於善行斯汝不負朕
命仍命禮部賜道里費 前後敘戚守功數次下及婦

六事記
卷十四

三

人最爲詳密文臣 北平二司及廣平真定郡守內官
挾錦衣往各省鎮守仍差給事中米亮御史袁綱巡視
蓋一時權宜之制云

朱史氏曰 文皇諒修之後中外躊躇不安可寧告誠
以慰臣民之心人同此心安則俱安 文皇內顧雖曰
無懈實亦大過過不可悔悔亦無及則有文告而已惟
其心非得已一怒而安天下不惜以數萬人隨之重以
獎技才賢勵精圖治全不爲一時一身計死者安命不
傷和氣蒼蒼之表亦若嘿亮故能身致太平享國長久
爲千古帝王極奇極變極奇之事大約我 明立國典

漢唐宋迥異彼皆暴亂荼毒之後因時制宜安靖仗武
功亦多疏後如寒暑晦明之相燭 太祖重開乾坤從
黑海中捧出日月散射磨礪凡洪纖鬼魅觸必焦犯必
碎無復顧惜留未盡者以與 文皇不可以常情論常
律拘故胡藍之獄革除之役非草菅人命直欲申必遂
之威必行之志用以懲前儆後也噫聖人豈不欲相安
無事共綏福履奈大定之後曲折多艱如河有龍門之
峽江有滌瀨之埽悉力與爭方度險成稍消萬里之勢
今承平二百餘年中間危疑震撼皆克戡定則餘烈所
留大運昌而民志定也

大事記 卷一四 三



開設貴州

永樂十一年二月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貴州古羅施
鬼國自蜀漢時有火濟者從諸葛亮討孟獲有功封羅
甸國王唐阿麻朱普貴元阿蓋皆有爵土號大鬼王其
地西屬羅翠為順元宣慰使即安氏又西通建昌東屬
田氏為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 太
祖破陳友諒田氏首納款田氏所據地最遠并容美鎮
南桑直各土官皆田氏裔也洪武五年羅翠從貴州宣
撫使鄭彥文來朝此時貴州之名始見朝廷為立貴州
長官司十三即其地設衛註額成為指揮使設都指揮

大事記 卷一四 三

使司處為都指揮同知隱然富開省之意特以雲南未
平事若有待者成威名素著與指揮馬燁築城建石門
五西南臨河東北渡一池四衛盡地守之 雲南五里南
出消長如迴旋石為池履以池中立一石以視消長
應百刻不差 楊川修至泉麓龍圖天生水囊山出
泉利便灌溉無虞自澤池年益潤在頃刻消息同坤乾
輪始終變易無窮約仙實雲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
方象益其象句應記連降得雨那雲雲雲雲雲雲雲
金文明華田碧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谷聖勝隆慶閣焚鼓動迴羅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遷成遂討平新添諸寨比雲南大征兵往來多取道
焉諸土酋供應甚謹成率兵隨行事定成改守普定衛

四十八年遣行人沈遵往貴州賜南征官軍鈔萬三千
餘錠二十九年分天下據察司爲四十一道貴州屬四
川黔南道陸炳都督食棗三十年三月古州上德洞蠻
林寬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龍里守禦千戶所千戶吳
得鎮撫并平議賊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
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賊城益急得曰我等爲
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
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
之得曰城破在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不能救
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

大業誌

卷一

三七

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死乎繼戰亦死城遂陷
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今
吳得并平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
得指揮僉事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
家得滌之全椒人李洎之盱眙人以齊讓爲平寇將軍
討之退還不進命左都督楊文佩征虜將軍印總兵都
督周知韓觀副之錦衣指揮何清鳳陽指揮宋忠爲參
將統京衛江湖等軍馬以往上諭文等曰凡用兵以
機期爲主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
分遣宿軍深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十里或二十里兼

卽還營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五關營人果
來連捷卽調兵會顧成同勦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
以事捷果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都督湯都督
寧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
今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
仍先徵思州宣慰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又初十日
月七日齊讓已遣指揮朱俊斌林寬及潭洞賊首楊通
秀至京觀其人皆庸懦人疑不能爲此亂計諸蠻中必
有桀驁者爲謀主特弄林寬通秀賊其倡亂事急則令
來降爲緩兵之計迺其狡謀也作亂之原實在諸洞蠻

大業誌

卷一

三八

酋今寬等具言諸蠻說詐狀衛等宜次第捕滅其令寬
等投降皆是虛詐意在沮我大軍遠行必於中途設伏
掩我不備慎毋散掠楊文至軍去齊讓營百里先令參
將何清等領步騎同指揮譚令敵騎舍人劉天錫等詣
讓營中宣詔收平羌將軍印卽送讓赴京其副將宋晨
胡景仍令從征立功十月兵至沅州伐山開路二百餘
里以抵天柱貴州都指揮程遷亦以兵來會遂涉南境
營小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衝牧夜餐
犒角以進文等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諸洞寨分道
夾攻大破之擒賊凡二萬一千五百餘人虜亦勦平臻

部六制旁解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北兵起召成從
征以譏爲都指揮會事守貴州 文皇即位封成鎮遠
侯守貴州永樂二年命貴州以官市馬二千匹悉給各
衛軍士時思南宣慰使爲田宗鼎兇狠淫虐生殺任情
與副使黃禮構怨累年互有奏討朝廷惡宗鼎然以田
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敗黃禮構爲辰州知府思州宣慰
使爲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禮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
琛數相攻殺禮既得志肆橫虐民甚苦之琛自稱天
主弟爲地主長官文得楊光海等構文武臣禮爲大將
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舉家走琛殺其弟髡其祖宗墳
墓戮其母屍盡掠人畜貨財所過殘害宗鼎訴于朝屢

文皇
卷一四

三九

勅琛禮赴京自辯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爲朝廷所容遂
有逆謀潛使奸人張勝依託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祇
應將伺使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召之勸顧成以兵五
萬壓其境亮黨叛散琛等就擒與相繼械送京師皆
引服琛妻冊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入苗
番亮等爲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罪 上聞之
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歸得末滅
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根本
上以其稔惡幸今免罪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

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怨言因
奏其祖母陰事謂始與禮姦實造禍本上而掠奪其衣食
欲殺之祖母亦祭宗鼎繼死親母實詎人倫等事 上
命刑部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
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
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燹屠戮善良抗
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爲兇惡絕滅倫理罪不可宥
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撫綏可更置府州
縣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稅悉仍舊凡當
行之事卿等詳議以思州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

文皇
卷一四

三

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鎮
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川縣亦各隨地分縣普安永
寧鎮寧安順四州全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
都均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
普市千戶所皆屬焉即以貴州爲省設布政使司總八
府仍與都司向管所屬宣慰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
官府官以下悉用土官從之遂命吏部選授布政司及
府縣官以蔣廷瓚河南左叅政孟驥俱爲右布政使改
河南叅政陳俊名爲右叅政山西叅議王禮河南副使
張翥江表俱爲左叅議副使鄒鑑金寧事丘陞進士周宗

仍俱爲右丞議進士崔彥俊王恭等爲府州縣官令廷
璽等率至普州隨缺定注廷璽嘗與榆田鄉之謀故
陞用之規制既定諸蠻皆帖服十三年三月廷璽言去
年北征班師詔至恩南麥川縣大巖山有連呼萬歲者
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効靈之徵禮部尚書呂
震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
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
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
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其
冬改貴州尊安撫司爲普安州十四年設貴州提刑

卷一四

三二

按察使減貴州中鹽米八斗爲二斗于是戶部刑部各
添貴州一訊其鄉試附于雲南正統中工驥征麓川悉
調雲貴兵以行連戰十年將士多死戍守寡賂貴州苗
乘間竊發還軍討之擒酋章富獲送京伏誅然苗勢
益熾道路梗塞驛等老病徵還候理代之駐雲南勢不
相及保定伯梁瑄自湖廣奉命入貴州尚未至諸將官
聚田禮軍立郵氣挫當推撫臣無敢往者修撰王恂慨
然請行陸大理寺丞以從崎嶇久之得達則平越新添
畢節龍里諸蠻圍困已經年矣景泰元年吏部左侍郎
何文淵言貴州總兵官生事邀費水西等處土兵共起

謀逆劫殺地方燒燬衙門塗擄人口官軍征討殺人盈
野米糧艱難人多饑餓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
不由于此公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行糧餉爲
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儲運供給勞苦萬端恐生
他變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奧雖有雄兵猛將急
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乞勅兵部會官計議
其被賊燒燬衙門弗復起蓋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
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
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衙門都指揮等官鈐束軍衛遣
大將鎮守仍降勅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招撫便宜

卷一四

三二

行事宜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寧息另行
計議復設衙門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於度針奉
聖旨該衙門看兵部尚書于謙題先因貴州苗賊攻圍
畢節平越等衛命總督總兵王驥等勦殺續貴州建按
黃銅趙城勢猖獗放池圍困及稱王驥老病取回代以
保定伯梁瑄總兵征討今侍郎何文淵奏云云切詳貴
州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于前
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
無虞比年以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遂致
各該賊寇乘機生發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賊

池雖被圍附而各處心皆方死及官親兵泰
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得要將入地方造臺并征進
官軍取回兗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
豈可輕易棄擲至出給賞賜則種類不一難以指名大
臣將撫必須得人又漏先曾奉使貴州備諸山川險易
夷情向背而從歷職請勸會同相度賊勢便宜行奉賞
賜銀布就彼官庫多給不必京師運發務使撫捕兩得
其宜地方不致失陷。景泰帝曰官不必差只着侯璉
梁瑄整理時王驥高侯代未行并勸協力于是副總兵
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侯璉調都指

奏十國

三十四

揮即傷攻都盧等寨宣慰使璡奮勦水西賊俱敗之貴
州路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于畢節等路調普安
州土官隆本樓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二
人斬七十餘級賊復集據柴塘等寨蹙破之遂犯彌勒
安南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璡等回兵
擊退之分哨七盤坡羊腹河楊老堡等處以解清平之
圍仍哨清平進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隆興抵
鎮遠路皆通至八月普定聞急璡自雲南還善射者為
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
州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蹙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

清平都勻諸洞俱解璡進向書田禮及參將方瑛俱右
都督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
璡得疾昇歸普安卒。例召還為右庶子管國子司業
驥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彭惠安曰雲南麓川之役盡調貴州兵以行先後十年
歷秋萬數而吳酋逃遁將士多死大師未班列衛空虛
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塞王驥
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遠泣陳其害皆
曰吾征麓川未受命征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殲我軍
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僅以身免諸城堡被圍歲餘乃
解饑死大半東南騷動璡等不得辭其責矣

永事記

卷一四

三十四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四終

安南叛服

永樂四年七月大兵征安南安南古交趾地記云南方日蠻靡題交趾其地通海吟以江相錯暑熱好浴平居不冠衣常以手席坐蟠膝因其地與人故名唐虞時曰南交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守敎民耕種制寇賊漸立學校始知嫁娶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限相傳在安南日南郡界

此漢文人所撰其下必指土石為限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後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唐亡土豪曲承美據其地為南漢劉隱所并尋愛州將楊廷藝奪據傳子緡洪其將吳昌胤復奪之傳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死族人吳虔序等爭立管内大亂有丁部領者討平自稱大勝王署子璉為節度使南漢平上表內附開寶八年詔封部領交趾郡王璉為節度使自此視為蕃夷矣部領與璉俱死璉弟璘立尚幼大較黎桓篡之宋遣兵討桓桓詐降宋兵不利召還桓上

表謝罪入貢以桓為安南都護節度使尋亦封交趾郡

王桓死其子龍提為大較李公蘊所篡宋授節度使封

南平郡王公蘊死日燁僭號傳子乾德寇陷欽廉二

州宋遣郭達討敗之殺其子洪真乾德懼納欽乞修職

貢還所奪州縣詔即賜以廣源州至孫天祚淳熙元年

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再傳至吳昫無子

一女昭寧陳日聖僭之日聖本名謝升卿長樂人傳後

美少年亡命邑州因入交趾王女窺而悅之得為僭王

死安王國事因以與升卿改今名李氏自公蘊至吳昫

凡八世二百二十餘年日聖再傳為日燁僭稱越皇帝

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九日燁

而然也其稱臣中國者一各自稱國中者又說一名元

世祖既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觀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

令其叔遣愛代世祖怒封遣愛為王遣兵千人送之就

國弗納遣愛懼遁去二十一年命鎮南王昫懼征占城

安南兵勢甚盛日燁遣使道王先屯險要以備十一月

帥至分六道以進與道復以兵扼於萬劫江戰敗二十

四年與道復與元帥將烏馬兒戰又大敗元兵遁未富

貴江日燁率舟師拒戰不勝師入其城度未能滅還屯

欲還思明州命咬都等先行安南以銳兵來追咬都戰死恒衛鎮南爲後殿左膝中藥矢至思明毒發恒卒恒善用兵同張弘範促朱于崖門者二十三年日恒弟益稷降于元立爲安南國王近親陳季岐封輔義公餘加爵賞以分其勢且欲傾之招其國人終無應者亦不能得其寸地二十四年置交趾行尚書省以與魯亦爲平章馬兒樊樞參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大發蒙古漢奔諸軍命張文虎等由海道進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撫陳仲達等出兵船以從雲南省右承愛魯亦引兵出次交趾木兀門安南將昭文王以四萬兵拒牛愛魯

大事記 卷一五

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脫懼次思明遣程鵬飛與魯赤等分道前破敵至界河交人拒守如堵皆擊破之其海道自玉門山至安邦遇其舟師日十七戰皆捷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薄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恒棄城遁入海二十五年師出天長海口謀求日恒不得引還交趾分兵破其諸寨二月脫懼兵至萬劫遣烏馬兒樊樞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先是文虎次雲中猝遇敵舟擊之衆寡不敵遂沉米於海殘瓊州餘船多漂還瓊士卒與船糧亡者十七諸將謀糧不至乃還謀聞日恒及其子分兵二十萬守女兒關及丘急搥以遏歸師

脫懼由單已縣趨盤州間道至思明命愛魯兵還雲南與魯亦以諸兵北還日恒歸國復集餘衆自衛敗將皆至勢復振遣使奉表範金入代已謝罪繼貢方物二十七年日恒卒其子仍日燐舊名日吾祖與日並明尊無上傳及于我乃天命也遣使入貢詔諭來朝不從又議征之會兵湖廣行省欽命大王益古烈勝平章劉金授爲都護益稷與烏魯世祖殂成宗命罷兵日燐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類爲藩臣自是貢獻不絕後封安南國王至大四年世子日燐遣使來朝尋入寇廣西詔湖廣行省發兵討之路遠未即至廣西左丞阿篤集民

大事記 卷一五

兵及屋戶逐之外洋乃去泰定三年世子日燐貢至順三年世子日燐凡諸子皆復貢使至皆不稱王日燐卒日燐得立洪武元年漢陽知府易濟領詔安南明年徧諭海外諸國日燐遣使周時敏等一日朝貢爲諸夷先上嘉之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印頒正朔以寧行至境上日燐已卒其兄子日燐嗣欲即求王印以寧不予使請于朝而待之境上時與占城相攻占城來告急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持詔兩解復仁却所佩黃金上爲進校安南使者杜舜卿來

告哀請命乃遣編修王濂爲吊祭使主事林唐臣爲領封使從以寧謫入其國子印成禮并祭馬伏波而還以寧卒于道時四年二月也日燧既立修職貢上遣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往報日燧居國荒昏不治其兄叔明日燧父又逼死之自立權問罪遣使貢馴象規上意表有禮禮部主事曾翥取視惟其非故王各即易世胡不告責狀得其情上日叔明王法所必誅宜正名致討連擇日燧親賢立之叔明益懼六年表謝罪上令且以前王印視事若能保安疆土更議七年請老傳政弟日燧日燧與占城播兵戰死復請弟日燧代署上以大

大事記

卷一五

五

遠夷不深較皆許之而實叔明願制國事其攻占滅如故下詔責戒叔明表謝連歲貢上服其數令三年一貢無後方物未幾叔明卒日燧爲國相黎李聲所殺立叔明子日燧李聲叔明婚也二十五年上以安南弑君不道絕其朝貢明年討龍州趙宗壽遣禮部尚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諫安南會兵二十九年日燧始以叔明喪來告舊例當遣使吊祭上日叔明弑日燧而有其國今季燧又殺日燧矣復以祖待是厚助亂賊也勿辱令禮部移文知之叔明嘗侵掠思明府地百餘里思明廣西屬夷也其酋來訴三十年遣行人陳祿昌議諫

還所侵地日燧以前朝舊疆爲詞讓貽書大略謂皇上神武各夷改過致祥爲龍州趙宗壽各過致焚爲南丹奉議地吟只論本朝勿得開獎自速夷滅亦不聽廷臣請討上日彼恃頑終必取禍姑待之日燧旋爲李聲所殺立其子嗣未幾弑顯立共幼子案在微澤中又聽之因大誅殺陳氏自謂旁裔胡公滿之後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日胡奎立奎爲皇帝自稱太上皇蓋實以太上爲重政皆自出而皇帝如皇太子之號爲之副也改元天聖國號大虞建文時朝貢永樂元年宋賀即位表言陳氏世絕已爲陳甥舉所共

大事記

卷一五

六

推理國事乞封遣行人楊渤往廉之節遣使隨渤入朝進其國臣民奏保狀命禮部郎中夏正善封爲安南國王二年表謝還思明侵地時陳之宗族臣僚略盡獨有天平春日烜之孫天明子日燧弟也久被逐在外其臣裴伯耆祖父皆安南執政死國難伯耆少事國王爵五品隸武節侯陳蠅真爲裨將代領兵出東海禦寇得免它亦有竄匿者且推天平爲主復舉難逐捕甚急并僂伯耆之孥伯耆爲商人負任出關天平亦從間道入老撾八月伯耆得赴關告難不赦日老撾亦傳送天平至引見賜第與伯耆同處十二月安南賀正且使至上

出天平示之使者議故王孫也錦標下拜至流涕伯者以大義責之皇恐不能對

三年使御史李琦行人王惲持詔切責檄上表謝罪請迎歸天平奉以爲君又使人入謁聰報之許以上公大都復使使從聰入奉曰諱遣陪臣阮景真迎還臣亦當率國人逆境上時中國震百竈斤紙所下風行電掣上不疑遂還廣西恭將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天平歸大理卿薛巖者有口辨方諱居悉諸夷事情爲輔行時李焯順化郡公

四年三月至丘濬聲遣使黃驛卿迎見牛酒犒師問

太事記

七

犛父子何不至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迎矣嘉林江名李犛所居也中等遣騎覘之迎者壹藥屬路信之徑進度雞陵隘雷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林密軍行不得成刻且遇雨潦忽伏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中等亟整眾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賊遂拜曰遠夷非敢抗犯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親屬敢肆巧僞上咸天聽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卽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不得進引兵還天平卽死機亦自經死上聞大怒曰小醜乃敢欺朕至此而不誅乎日養兵謂何會占城亦訴犛屢侵其

國通賜印服責朝貢語極不遜遂決意興師召威國公朱能問用兵幾何夷何時可滅對以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未老當爲陛下下一行身先士卒期月可平上以固知非輕不可卽飭雲南總兵沐晟練甲士以餉兵七萬五千益之廣西總兵韓觀運糧二十萬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議軍事賜伯耆冠帶隨軍南征先是太祖定天下以安南首先臣服者祖訓戒子孫無得征伐錄將印衛重西北日征虜日征西皆有賜印衛特曰大將軍後用兵雲南恭錄征南有勛至是錄征夷將軍副將軍印大集京江湖廣南廣各衛兵七月四日

太事記

卷一五

辛卯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晟佩征夷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充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恭將雲陽伯陳旭爲右恭將神機營將程寬等凡二十五將軍合雲南漢土兵八十萬成國新城出廣西西平出雲南兵部尚書劉燾贊之救中黎賊軍立功親幸龍江薦祭送之勅勅西平侯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其與大將軍協心成事毋違以敗師又戒諸將毋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而遣恭疏王平等次第論占城嚴兵防邊上初憂能不利南行嘗論新城侯如主將

一旦得朱即代總兵疾進十月飽卒于龍州輔發馮尉度坡壘關進攻監雷破之傳檄數其二十罪逮破雞陵至芹站諜兩傍皆有依道竊中以兵搗捕之賊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築堡道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驍騎朱榮往約沐晟威軍自臨安府蒙自黔經野藩斬木逼道攻奪猛烈棚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堡駐兵洩江北岸造船徑渡至白鶴江遣都指揮使俞讓來約同進其三帶州僞僉判鄧恩南策州人莫運萬遠等來見言賊恃僞東西二都及宣江洩江洩江富良江等處爲固緣江樹柵多邦隆增築

士約登城即燃火吹銅角爲警夜四鼓轉遣武中等節放界攻其過重濠至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賊果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號響賊倉皇皆跳下散走我軍送入城賊又於城內巷戰列衆當前遊擊本廣等以膏獅象馬神機砲翼而前衆披靡却賊人潰殺其帥梁民獻蔡伯樂等追至全團山酋獲人衆無算大兵循江而南賊棄東都走駐軍招撫進軍西都賊焚官室遁去餘黨有依天健山等處以兵由生鳳等江來犯者悉討破之州縣次第皆降

五年正月朔襲賊箐江柵大破之又攻萬劫江普順山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諭兩旬轉等進次魯江城五百艘犯我軍逆戰至木九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等擒黃世岡等百餘人皆誅之三月窮追至膠水驛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佯爲還師至賊子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轉回軍追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剗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起陸夾擊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爲赤乘勝追至閩海口李聲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又安僞吏部尚書范見寬等降五月輔追至海門涇溪又暗水泅賊棄舟遁比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沒輔率步

騎至茶籠柳升舟師亦至會兵奇羅海口升被賊得其舟三百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與賊遇賊膝其黨皆散走生擒李舜并其子瀝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等擒黎春及偽太子苗于永登海口高登山安南悉平訪陳氏子孫皆絕遂郡縣其地立交陞都指揮使以呂毅掌司事黃中副之布按二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夷伯着爲參議分立十五府四十一州二百八縣十衛二府市舶司一得戶三百一十二萬改澄海關爲鎮夷關九月獻俘闕下 上面詰李舜父子罪下獄初訪交陞人才禮送京師以明經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六軍記

卷十五

十一

同知澄善神鎗法赦而用之六年振旅還進輔英國公嚴毅國公升安達伯餘陞賞有差奇已交人簡定反定陳氏故官初出降復逃化州與偽官鄧悉作亂推定爲主借號改元出攻鹹于開諸州縣多患之而陳李據鄧景興尤猖獗黃福奉請益兵八月命熙公討之劉儻仍贊軍事十二月熙公敗於生厥江都督呂毅尚書儻皆沒定自稱上皇立李擴爲大越皇帝七年正月復命英公總師勦之六月進兵討賊慈廉州等處皆破之八月鄧景興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英公進伺鹹于開攻賊破之生擒偽將軍潘峨等二百餘人追至太平橋鄧景興

總管先遁去十月駐兵清化季擴詭言我陳王後也致書求封不許麾兵直進皆散走追簡定至美良縣定方萬民家望軍勢盛走入山搜得之以獻保諸召輔等還京八年正月復敗賊黨阮師槍於東潮州英公以餘賊未平請置黔公總鎮從之五月追敗李擴于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其冬李擴請降許之以爲交陞右布政使部黨爲都指揮參政副使等官右通政方素易勸勸賜資九年正月再命英公從軍中察變四月英公奏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師槍等逆狀顯著終無變心請進兵許之十一月緣海追捕大破之十年八月

大軍記

卷一五

十二

母戰神投海外相與鈞聯殊死鬪賊大潰斬獲無算械送鄧汝戲等赴京十一年十二月師槍等屯愛子江設伏英公列陣以進賊分三隊拒戰各驅象當前英公薄賊左隊衝入中堅射象奴仆之冊中象鼻遠退去踪賊陣陣亂諸軍齊進賊大敗都督韓廣當賊右隊塵戰敗之追至愛母江盡降其衆十二年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公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興擒之并獲師槍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揭都指揮師祐蹕之進克老揭三關蠻人潰散其妻妾於南慶之地生擒以歸賊黨悉平以所占地增設州縣八月班

師大加賞。十二年四月，英公復鎮交趾，加陳洽兵部尚書。贊軍務。英公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震西南夷中。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彌伏莫敢動。十四年，召英公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中官馬驥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饌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間，叛者四起。彬先後討敗之。獻俘京師，而豹利最劇。自稱平定王。連結老掘出沒十七年。交趾巡按黃宗憲言，交人新入版圖，而郡縣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以致無字乖左。若候九年黜陟，轉多廢弛，宜令到任二年以上，從巡按及布按二司嚴覈，廉汚黜陟，報可。十八年，叅政

人事記 卷十五

十三

侯保鴻嘗督戰死，彬勒歸以榮。昌伯陳智代，又以山壽仁宗即位，利自老遇復還寧化州，僞未降不出。方政與戰不利，黃福亦久勞召還，代以陳洽諸授利，清化知府。山壽主之也。然竟不赴而攻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壽既主前議，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陳洽仍叅軍事。宣德元年五月，敕交趾有罪者，十月黎利弟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城拒却之。十一月，叅將馬

瑛大破賊於清威，至石室縣，與通合兵進屯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宜遠斥，瑛持重不從。虜衆浸天雨泥濘，伏驍起衝，遂逐大敗。尚書陳洽死之。利遂乘勝招其弟自乂安進，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爲利請封，緩攻。十二月，召黃福復往交趾。安遠侯柳升會駱公進討。李慶贊軍事。二年二月，通敗賊交州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逐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顯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遂陷。任顯皆自刎死。中官馮智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衆。升進兵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

人事記 卷一

十四

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叅將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衆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泣，禮事之。而屬兵竟不助。通懼大賂，通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不聽。羣臣劾通并馬驥下詔獄。論死。通後竟得脫，利先送還。黃福表言前國王遣詞，屬今在老掘請嗣封。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墮成功。示賊以歸。大學士士奇等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

至深屢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計
大優漢軍珠庫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上曰卿二
人言是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榜表諭羣臣朕以
止戈為武即議者未同無庸恤羣臣頓首稱善于是命
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齋詔召安南文武吏
士皆來歸并覈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得道頭目黎公保
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成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
千二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算一云斬置三司以下
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送回所五月二使還利奉表言
死陳氏種絕上心知其妄然棄置之不問贈死事文

文事記

卷十五

十五

武復其家利又奏臣有女九齡失記兵中後知為馬騏
進充官婢陛下既赦臣幸歸此女其敢負德六年五月
利獻代身金人兼請封六月遣侍郎章啟通賚徐琦詔
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利表謝貢歲金五萬兩八年利
死子麟立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奏利死姦臣黎問
等構黨讐殺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
並避居龍州太平府詔飭兵嚴備世寧等善撫之麟旋
告哀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十月請封令權署國事正
統二年以麟奉朝廷謹封安南國王諭還所侵欽州地
及通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

訶貢該以歸占城來訴謹歸其王不聽天順三年濬為
庶凡琮所執自立四年遣通政參議尹曼給事中丘濬
封琮會故王濬弟灝率眾討誅琮事歸詔停曼璵行以
灝權國事五年命侍讀學士錢溥改授漕運初有賄賂
屬下欲殺見使臣禮溥七為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處
化中親率兵九萬開山為三道進兵破永安攻老樺
殺宣慰刀板雅蘭掌父子三人其李子怕雅賽歸依八
百宣慰刀攔那灝復精糧練兵且頒偽勅於車里宣慰
司會兵進攻八百其兵有暴死者數千傳言為雷所震
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交人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報

文事記

卷十五

十六

捷雲南守臣黔國公沐宗等奏灝昔嘗吞併占城皇
上姑賜涵容及肆惡無忌既指擒黃章馬之名劫虜鎮
守村寨復托解開正等之故窺伺臨安今刀攔那能保
障生民擊敗交賊請勅頒賞從之因下詔戒諭毋妄動
逆天然屢攻占城併其國太監汪直用事議討之賊方
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
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
宗永崇中調軍擊賊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
害告尚書余劬俊力沮事得寢幸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
紘與灝通聞結諸夷先釋髮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

發其姦賊乃弘治元年侍讀劉器行人董振顏譚
秋而僕入境宴畢即行爰入爲立都金亭十年顯卒凡
王三十餘年最爲桀驁子驪嗣貢使欲由龍州入南寧
并乞表見從朝鮮王制皆不許十七年驪卒子猷嗣未
封而卒弟誼嗣正德元年修撰倫文敘願諸誼在國母
黨阮神阮伯勝用事屠戮宗親賜殺祖母國人皆怨亡
何神通誼自殺且難立伯勝頭目黎廣等討平之立顯
庶子驪編修鴻若水往封驪多行不義人皆惡之一日
政在驪下諒山都將陳玄孫陳驪與其子壽昇作亂鄭
綽鄭惟代鄭惟鍾等攻玄孫誅之遂殺驪立譚鄭氏國

人事記

卷五

世臣譚母與妻之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頗政攻之
綽等亡走清華蓋鄭氏所萃居也而昇猶據諒山諸
府譚昇表貢且乞師不得達有莫登庸者本都務瀛人
也負勇力時時凌波而飛持劔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爲
樂詭言莫遠之後以武舉從玄孫官參贊有罪自叛歸
譚用爲宜陽參將將而與昇戰大敗之殺昇封武川伯
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既去譚倚登庸自進諸大臣皆受
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托因請以國兵盡屬之加封
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銷九鼎爲金鑄竊取庫藏
金寶潛使其弟燭燒官室人居殺傷吏兵若它盜者因

言寇急請自爲興安王鎮之謀殺譚兄奉夜率兵圍其
宮譚易服間行得脫至清華後侯鄭綽國中大臣嘉靖
二年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頤詔至龍州敦頤卒
承恩以路梗召還而登庸遂立黎氏疎屬應爲王已相
之易號令練兵積粟禁國人不得復攜黎氏等要應母
已又錫殺應立已子方瀾仍冒應名氏譚憂憤而卒衆
復立其子寧曰世子或曰登庸裝勇以勝楊發之國史無寧曰世孫益至是黎
子孫名號與支屬遠近真假皆不可考訂各互傳互書
而已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
下洪荆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諒諸大臣爲請者悉

人事記

卷五

發兵二十餘萬起鄭綽將進圍海陽一月不下登庸別
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諒即譚寧錯愕復走清
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子旗蓋卽張而還呼曰得世子矣
鄭綽兵大潰又之卒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央登
庸陰結土師郭連鶴使襲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實沉于
江寧與鄭綽子惟慶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九
年登庸遂僭稱太上皇帝子方瀾爲國大王改號曰太
正而黎之舊臣武嚴威武文烈武子陵等間寧尚在皆
據地與登庸抗我八寨長官副聯敵土舍張澤通把李
者來曰彼等與之交逼引使侵掠瓏嶺尋爲彼所執雲

南總兵沐紹勳奏稱微乃我中國職官豈可置之不究設欲舉兵進討由武庫庫保外國亡命避居南來之地勢難攻伐恐徒費兵糧卒難成功張澤本當逮問但恐持之太急別懷異謀釀成大患深爲後憂乞選委能幹士流官員無論取回曉諭從之十五年十月當頒詔安南哀州太禮部尚書夏言疏皇上登極改元欽遣二使國亂未遠而返若再頒冊詔徒損國體宜下兩廣鎮總勦本國叛逆事情奏歸又言據兩廣守臣所奏則黎譚黎應皆非黎嗣應立之嫡莫登庸陳玄孫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毅等俱屬篡逆之臣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大耳記

卷十五

七

人得而誅彼罪狀顯著無避天討乞遣錦衣衛官領勦令鎮巡查罪人姓名選將整兵以待師期至安南疆域東起廣東之欽州連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臨安元江爲界并勦雲南總兵沐紹勳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瑄即調度嚴備並舉上曰安南久不入貢非叛而何與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同議奏夏言會兵部尚書張璁議用文武大臣各一人司道恭遊更置擇用兼處兵糧以二年爲期滿日總兩廣起毛伯溫右都侯征戶部侍郎唐胄極言不當伐者五報聞然上意益銳而安南使者鄭惟儉至則十六年二月也掌居海助慶

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乃使惟儉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及登庸等不軌篡奪狀乞典師問罪亟救國難下禮部覆安南自正德十年黎嗣使阮仲達入貢後迄今二十餘年信使不至廢棄正朔方擬討伐彼國之奏遂至事屬可疑且惟儉等既抵中國不明言所司給文起送亦難盡信暫留夷館勸復具奏以待區處從之惟儉有志操能文章自言起文事略云海行死生難定世孫乃作二本封二筒并二批差惟儉朱頭各帶一人一筒分行二船防或一人死一人生亦得信通天朝既行國人皆謂十死一生盡海外浮沉一死事也到廣東不赴掛號即路上盤詰凡獲則外夷過海越關一死事也掛而不計前往送回本國逆徒接取殺之文一死事也或罪其越度關津前役後奏朝廷安知其是某人緣某事空死道路亦一死事也且引中胥張良瑛讓爲比讀者悲之三月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詔下推總督等官并議遣餉起侍郎胡璉等往督給事中李鶴鳴等紀功兵部侍郎潘珍疏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別今虜衆滋蔓釋門庭之寇速事殲焉非計宜所遣官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以征討之

命已下責珍妄言對狀開住藩且復以登庸求貢聞不許五月毛伯溫至京條六事議行尋以基逆真偽未審令鎮巡官從宜撫勦另寫勅給之伯溫視院事督餉犯功等官俱暫停旦取回南京尋罷之旦先疏莫固奸雄之魁黎亦叛逆之派二氏分爭兵甲不息彼既未定我誰適從蓋其意欲靜以觀變也伯溫恐其梗已請易之以山東巡撫蔡經代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僞知州阮景等行謁至納更山爲土舍李五光所擒併獲僞撰大誥一冊上怒復勅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丑等

大事記

卷十五

十一

往撫諭文淵遂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投寇藩賜四品武服養金幣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丁移于李李奪于陳陳篡于黎今黎又轉于莫互相爲賊此好還之運故今於安南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勢難窮追師難久駐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行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事機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休一年十七年汪文盛傳諭安南疏請正登庸之罪三月命仇鸞爲征夷副將軍總兵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參軍務四月蔡經上進兵事宜安

南水陸路有六計兵姑二十萬爲率責限一年糧用一百六十餘萬石造舟市馬犒賞器械諸費約用七十餘萬兩今嚴兵及顧募不過十二萬請庫所貯銀不過三十餘萬若兵未可期所費更不止此兵貴伐謀敵宜用間憑祥龍州歸順欽州及海洋西路皆接安南近境必須就近體察則彼之虛實可知人之歸附易致須量遣兵預積糧使之振威觀變黎寧尚有量授名職我兵一律賊且立平不則分崩之國參瘝之鄉轉調大衆終非完計欽州知州林希元反覆以登庸亂政及近日敗殞之狀上聞且謂藩籬已撤兵可徑進時不可失俱下會

大事記

卷一五

三十二

議議上率常談舊所已言者上不悅曰安南事必議體達道者乃見得分曉朕聞卿士大夫私相議論謂不必討爾等職司邦政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不協心國事其已之十八年十月登庸籍土地戶口之數上獻請降遂命禮部尚書黃維學士張治往詔諭籍展疏爲上所厭罷之且諭曰安南事一倡衆隨汕上聽夏言之言共起違慢此因應棄應討宜如何處兵部言篡逆罪所必討近雖乞降而夷情詭譎難信必臨以兵可以正法如束身聽命待以不死仍命鸞伯溫視師南兵部尚書湛若水進治權論謂治安南者宜以不伐伐之

激黎氏夾攻分地與之可以立定斯謂行權合道意言
滯而不通下督鎮知之十九年四月林希元復條上方
略目稱秘策爲御史所劾伯溫等既至大集兵糧廣州
惠州二府太守俞萬達張岳已陞浙江參政以詣曉夷
情請得改註留用還太平知府江一桂往馮祥審驗情
實一桂騰檄詣聞得其報書甚恭萬達留奏記幕府曰
今處其職有三文命而告成功上也陳兵朝旋臨之以
威兵不血刃中也三令五申必欲交表威則威矣恐非
聖天子好生惡殺之所先下也今宜總聚長兼群策俾
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緣不得上可得其中不得已就其
大事記

卷十

三

下亦當察覆轍師出以律無俾後悔從之分正兵爲三
哨奇兵爲一哨易雷山等處兵爲海哨又議雲南別集
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
以朝廷興滅絕繼之義非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
來降者卽以其地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
金官都指揮使又諭登庸父子來降一如前格赦罪伯
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乞降詞頗卑切伯溫
等承制許之築臺關內約十一月初三日來降時登庸
子力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侄文明并酋首
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請所設關處徒

跳匍伏稽首疏上降表復諸軍門劄伏再拜請籍國中
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明所奏
南寧留居之分與其子元時以殺漢功授世官人明
廣人魏堂及神作賊洞長劉金願以內屬補貢方物先
國臣僧號紀元一切革除仍奉正朔舊賜印掌謹護守
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咸德暫令歸候命乃
與諸守臣會疏以上許之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
以東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世襲別給印仍置
黎望果黎後則昇以所據地否則已鄭惟傳廣東安撫
給以田宅二十年制下登庸已死奏于朝因令授其孫

大事記

卷一

五

福海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
子敬與爲婿通方瀛妻二十五年福海死子宏濕繞五
歲宣撫使鄧文樟阮如桂輔之告哀請封阮敬已持其
國中事自恣欲立敬與鄧阮方不能制有范子儀者又
立登庸次子正中據海陽海東二府勢日逼賴頭目黎
伯驥等擁兵防禦宏濕得不死正中尋戰敗奔欽州乞
照達目例給養許之子儀避海東妄言宏濕已爲阮敬
所弒迎正中歸立爲靜海黎剌劫掠欽等州執指揮彈
正殺百戶許德嶺海驍動廣東都司僉事俞大猷用舟
師擊之俘斬千餘級子儀脫走大猷追至海東殺撤接

攝二十八年宏漢上表修貢請賜又擒獲于俄等由首
獻功并請歸正中以全親睦朝廷始知宏漢無惡命撫
鎮官再勘三十年勘明九邊正中事定遣歸弘漢立後
又復兵爭貢使黎光賁至京朝廷以偽官待查確許獻
進爵南寧十五年隆慶二年始放還宏漢竟為伯驥所
逐死于海陽 神宗即位宏漢子茂洽始入修故事得
襲四年九年並未貢請理故遷從邊吏議以哈那巴未
等四村給之而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蘭等共立寧子
龍于西都蘭惟悼之于龍死無子簡等共推立黎暉四
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渾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

大事記

卷一五

三二

復據安南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
恭竄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督未幾敬璋為黎兵所
殺維渾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開輸貢移文擅用
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渾飾辭封然請款愈堅固與約
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渾心難之素
為期敬開有日矣竟避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
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墓臣不宜以漆
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為墓避今日乃國家
之外臣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
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

彼此分定觀我諸上司亦毋敢擅亂以遺禍憂于開豈
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為維渾乃鑒二十四年四月
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
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况黎之復讐其
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
議如大科言 詔以維渾為都統使子莫敬用高平令
維渾毋得侵害安南復定一十七年維渾死子維新嗣
叛苗潘茂構逆維新與鄭松還保清化莫敬恭兵復振
三十年祿州夷官韋建禮侵思陵州諭鄭松嚴束三十
四年入貢改給銀印以維新襲都統使明年交夷七百

大事記

卷一五

三六

餘由龍州港突犯欽州嚴諭維新擒助回糧盜首武永
損傷殘莫燭聚執扶安等三人來獻總督尚書戴耀徵
總兵孔憲卿等分水陸進掃其穴維新亦調水兵六十
艘截新安海上兵不果退三十九年海風大作溫州獲
異船三譯審皆安南夷各給衣糧縱歸四十二年黎酋
朝祥等引烏合劫下石西州莫勦琳亦統眾索憑祥州
米馬入下石官兵討擒之四十七年維新死天啟元年
子維祺補貢六年再貢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
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統一千七百里與中土錯
壤凡界兩廣雲南三省輻輳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

南關龍州爲孔道由雲南臨安則經蒙自河蓮花灘可
四五日至其東都夷徼雜居獮悍君長尤狡僞舊
有愛州驛州之名內屬中國文學漸盛取中夏經傳翻
譯音義教本國人設十三道道實不及中國一縣自黎
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加
僞諡稱宗黎嗣之叔或云鄭惟錐爲之鄭宗雖亡黎復
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爲重莫以都督爲重邊海塗泥十
餘里駕木欄墻居之士馬精強器甲犀利歲凡再稻八
熟桑麻魚鹽最饒沃俗惟交受人僑僑驛濱人淳秀有
華風頗工文學其山川佛跡勾漏拿圖富良江龍門江
大事記 卷十五 七

宣光江爲太其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
椒蠟子鹽醃波羅密菴羅果鳥水蘇木羚羊角犀象兕
白鹿猩猩白雉翡翠蛇之屬甚夥而奇者有拂拂似
獼猴人面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獼猴似猿善捕
鼠別有戴帽魚貌首無鱗有骨若掉煎然味似河豚又
有桂蠹形如新生小鼠產於桂樹偷食蜂蜜人以入口
卽化爲蜜甘香甚近有雜用隨潮水上下墾其田者爲
雜民統其民者爲雜王副武者爲雜將皆銅印青綠號
文關牌
葉文忠曰秦海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

之外疆也季華之討彼惡已盈帝席中國廣大經用武
裁掃氛孽遠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書
夕至元戎三選旋旌旋旆昆明百粵之區戈船下瀾之
士驍擾相率困敵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牛粟之冊
憐然舍旆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無指豈非繼述之
善而 明聖之所圖與維時反側初安刑餘肆官徇
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本遂啓戎心卒釀成事故談者
有遺論焉黎莫相殘盛衰迭禪程凶較逆無所等差然
皆先後輸誠叩關請命王封永削國體彌尊威已加矣
然後辭之據縱有宜抑亦參伍於前事也昔成化特聞
大事記 卷十五 七

直倖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謝忠宣歷不與事
乃中寢鳴呼蓋蓋臣之用心哉
茅伯符曰國家拓境迄於漢唐而安南既得復失有遺
憾焉或謂英國庸功屢泰即置填如黔屬南人當不復
反而以刑餘荼毒際彼成續且計黎利縱橫英國尚要
驛令虎旅再發應如子儀之走回紇而竟引素珠崖爲
例蓋天子意既厭兵而伏波前車英國當亦籌之熟矣
自韓魏公謂交州險僻多瘴霧瘴毒得其地恐不能守
靡以戎索聽爲外臣是矣頃黎莫互爭悉我全力可乘
其敝而戍守單弱曾固圍不遑安問啟疆事王弇州言

國家地處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殆幾是哉

朱史氏曰安南事人皆以吳漢東晉兼併爲例不知古

今之事勢強弱便利不同宋末漸強勝國三破之而不

能存我明三定之悉郡縣其地而亦終歸於棄匪直

形勢之不便亦事力有所不給也兩廣僅隔一嶺川楚

江福環繞三而二百年中大征凡幾所經重臣名將凡

幾猶時躊躇不能盡化爲良民而況嶺外又數千里惟

滇廣兩路可入谿谷間連千迴萬疊窟穴窟其中致

化所不及需風雷之所不及迅者歲當時連兵二十年

只以討逆二字勢不得中止而最後宣皇決策三楊

大事記 卷十五 三九

佐議割此贅施纔得寧帖益中國之力十七注西北十

三注各山海而此荒荒者有之不爲利反爲害也至嘉

靖間建議征討虛聲恐嚇幸而集事傍自款聞稱臣入

貢削其王號僅復郡統之名頒以印文遂得特遣之使

自後分爭歸命詭云正谷略仍舊案不復以故事繩之

兩得休息斯爲盛已

附錄

永樂二十一年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匹漆三千
斤藤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貢自十四年始
歲有增益而是歲獨贏

萬曆六年莫氏貢儀 金銜爐 四司馬 二百本 九府 經
香六十斤 建香一百四十斤 漆香一百四十斤 漆香
五十斤 黑漆香八十枝 白漆二十枝 白漆二十枝
象牙二
牙漆

萬曆二十六年黎繼澤欵儀 遵奉本該國一封臣者一
受既貴等八名 府官目何 恭謹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此汪次宗等十五名 府官目何 恭謹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無一襲來牙十四雙 香二十 漆香 漆香 漆香 漆香 漆香 漆香 漆香
黑無香二萬 漆生 漆生 漆生 漆生 漆生 漆生 漆生 漆生
金人背 金人背 金人背 金人背 金人背 金人背 金人背 金人背
各府官目何 恭謹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黎其背 黎其背 黎其背 黎其背 黎其背 黎其背 黎其背 黎其背
這代身 這代身 這代身 這代身 這代身 這代身 這代身 這代身
新即至日進儀

天啟六年黎惟祺貢儀 補萬曆四十五年八年貢儀與
萬曆六年同 各府官目何 恭謹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大澤記 卷十五 三九

入安南海陸之道從海者二從陸者三海路一自廣東
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陽鎮伏波

以來水軍皆由之嘉靖中知府張岳又詢得廣東海
道自廉州冠山前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

海東府若沿海所行則鳥雷一日至白龍尾白龍

尾二日至玉門山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廟山

廟山三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熱社有石堤陳氏

所築退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只過天寮巡司庫至

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

藤而入經水旁東潮二陽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
徑平澤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
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望山
而入則取古亦又取安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
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口而入則由安老
新明二縣至四岐朔洪江至快州經臧子關以入多魚
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臧子
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 陸路一由欽
州天涯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抵交趾陸行止二
百九十一里宋時設砦二一曰鹿井堡在西南控象鼻

大事記

卷一五

三二

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一日三村砦在州東南控
寶蛤灣至海口東南轉海即至雷州連角場欽州西南
邊又有水口六諱家黃標藏浦西陽大灣大亭六水六
並入海之路皆置戍守焉 一由廣西至朱始關路分
爲三由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今行人
往來必取道焉由思明府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
思陵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陸 一由雲南至元
始關路分爲二由蒙自縣者繞蓮花灘入交之石津由
河陽隘者循泮江左听十日至平原然皆山逕難行張
輔發兵憑祥沐晟從蒙自抵白鶴驛皆不循伏波故道

用夾攻之策以決勝也 通鑑綱目云

穆氏自奉正朔過年差使臣往來常有文學之士則往
習學藝衛員經傳諸書并抄取禮儀官制內外文武等
職與其刑律制度將回本國一一做行因此風俗文章
字樣書寫衣裳制度并科舉學藝官制朝儀禮樂教化
亦自可觀科舉之制鄉試于午卯酉年秋間入場中三
場爲生徒中四場爲貢生會試辰戌丑未年春間入場
中四場爲賜同進士出身中五場爲賜進士及第又有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爲三魁第一場用九經之文次
二場用詔制表之文三場用詩賦之文四場用對策之
文 三二

大事記

卷一五

三二

文五場入殿庭在國王前用對策之文餘文武官大約
做式稍易其名曰不敢同中國也

唐沈佺期渡海詩曰嘗聞交趾郡南與賈曾連四氣分
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還捧檣漢將下看馬北斗崇山
樾南風漲海亭別離頻破月客影聚催年虛道崩城渡
明心不應天

元使與曠使安南題天使館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
臨江白日迴論蜀堂勞司馬徽朝周終見越裳來
國朝使朝鮮者有詩及廣和甚多使安南者大臣如羅
惟敬等詞臣如劉震等都未之聞要見自鎮夷關外驛

嶺榛莽雖有江山荒蕪不治且泰迎止于車馬絕無文物威儀已自淪于夷矣略摘三詩皆出中國名卿忠臣之手亦爲表方一文其陋也

平州知州何忠臨難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泰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關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金幼孜贈王行人使安南詩曰承恩曉出九重天王事驅馳念獨賢奉詔射他煩陸賈尋源西域得張騫車書自昔通南紀聲教于今遍八埏聖主綏懷恩似海慙駘

大事記
德意在敷宣

卷一五

三

劉忠愍贈安南貢使詩曰萬國提封總帝家安南誰道隔天涯金函舊錫周王鳳玉節頻浮漢客槎山盡歸波知雨露皇恩同藎極記年華諸君奉使承優渥驛路馳驅莫憚賒

登庸之父本廣東莞縣盧戶有罪伏水逃免流至安南海陽路空陽縣古齊社社長名之澤蓋戲語無跡之意也洋生登庸父子以漁爲業有勇力黎諫以爲郡力士信任之遂成亂階

孤樹襄談云永寧中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千皆隨入朝

孟口澄陽姓陳官爲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爲朝廷創神鎗後敗其官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仲曰基賜姓鄧亦官尚書後敗江陰縣佐未嘗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福其從今猶守世業季曰其官爲指揮父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爲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還葬於鍾山之傍

季犛募兵殺陳天平首叛勅大兵屢戰俘而下獄非降也赦其子孫澄善神鎗用之從本姓不聞曰陳後爲工部侍郎老而貧給尚書祿終身不折支未聞貶官尚書

大事記

卷一五

三

子何以世襲錦衣若念其功則文武不同途既改文階亦無世國子生之理澄有文學者前翁夢錫盛稱陳氏先德豈亦諱父之親逆而不忘舊王耶北虜無姓來降原有名號者不欲仍虜舊也立功當授職或列三等皆賜姓黎自有姓何待于賜又添爲鄧則一家兄弟賜二姓矣季曰其官歸祭墓自立爲王用兵十餘年終始何不一及鍾山之傍孝陵在焉禁地其中非元功不得賜葬葬是何人死而得與此書聞文端請修正史引之爲據適有所見偶因安南一節姑識于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五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六

朱國禎謹輯

北征

永樂七年二月命 皇太子監國 上如北京先是

上方渡江虜稍出沒塞外未敢大入尋立本雅失里爲
阿漢衆情未附 上遣寧陽伯陳璘左都督何福等出

兵爲吳答蘭等聲援答蘭者歸正都督吳允誠之子自
陳受 朝廷重恩願率精騎巡漠北以展報效之且

益以兵者也時方大發兵征交趾次第削平而 上重
念故都且虜時時窺伺非大征不能勦絕遂率禁衛北

上集西北騎士聽征九月壬午發京師戊子謁 皇陵

上親負土益陵諸大臣皆從之三月十九日壬戌至北

京丁丑遣給事中郭驥同都指揮金瑄卜友書諭本雅

失里賜彩幣六月百戶李咬住等歸自虜中言虜爲瓦

剌所敗殺郭驥哀散卒欲襲元良哈諸衛 上怒申飭

嚴備七月三日癸酉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
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騎十萬往討之戒諭相機而動

仍詰本雅失里殺信使之罪諭且親征八月十五日甲
寅五將軍敗沒臆胸河 上聞款曰福不從吾言以至

于此而將士何辜此朕不明知人之過郵死者之家書

諭 皇太子次親征仍詔瓦剌順寧王廣得我軍旗幟

器甲詐以攻王慎勿墮彼姦計命尚書夏原吉等措置

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論運然道遠人力

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官軍守之以

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于是原吉等議餽運自北京至

宣府各倉逐城支給宣府以北用武剛車三萬輛運糧

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每十日又築一

城酌量貯糧以俟回食留兵守之虜遁即躡其後亦如

前法築城從之名其城曰平胡殺胡謀報虜欲掠開平

勅成安侯郭亮等謹隄備遣人奏事須取聞進行朝廷

八年二月皇長孫留守北京夏原吉等輔之初十丁未

發京師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從十三日出居庸

關次永安甸五色雲見由宣府大同度德勝關上野狐

順亨督左右哈寧陽侯陳懋廣恩伯劉才督左右掖都督劉江等督前哨都督薛祿而下各統精兵聽諄初七日發興和 譚鳴鑾處指示諸學士曰此大伯顏山東北可至開子順寧王馬哈木貢馬謝恩初九日大間警師明日兵行次夜霄峰登絕頂顧諸學士曰此小伯顏山也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饒遷果何所持時少水夜大雪尺餘軍士足肝粉凡供具減半十六日兵行諸學士進迎發哨騎尋得之次五雲關野燒迫近行營 上親仗劍視之分二道繞營外而去十八日次錦水傍前鋒報見虜蹤跡下令軍中警備明日進兵

大事記

三

二十日次環瓊二十二日次金剛山二十五日兵行次小甘泉明日進次大甘泉二十九日次清泉源去營三里許平地泉躍出味甘冽士馬飲不竭賜名神應泉四月四日庚子夜營中刀戟皆有火光五日夜屯雲谷六日午次玉雪關七日夜次玄石坡製銘勒石于立馬峯日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立銘與之悠久晚有泉躍出於地賜名曰天錫八日次鳴鐵鎮掘井不可飲忽而作晚至歸化甸泉出于地名曰靈秀十二日至楊林皮泉出于營西賜名神肥以深入虜地免諸將勞十六日壬子次會胡山頂有巨白石刻會胡山靈濟泉大字銘

勅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十七日書節免領順寧王馬哈木使人來朝受勞之次廣武鎮山下有泉賜名曰清流半日靈顯翠泰山多靈聖登者必有風雲勅銘曰千鍊六師用威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所經多無水每有泉涌出或風雨得濟二十四日庚申次威虜鎮乏水以駝載御水分衛七日暮 上未食候軍士盡食乃食二十六日次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歸聞涼州土達叛命都督史昭勅之明日至長清寨賜泉名玉池夜漏初下 上立帳前觀星謂諸學士曰至此則南望北矣又明日

大事記

卷十六

四

至順安寨五月丁卯朔賜前高峯名白雲遙見臚勝河過山四望而下臨河賜名飲馬河駐河上名曰平漠錄三日順河東行至祥雲巖明日至蒼山峽哨騎獲虜謀五人來獻八日至察罕卓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知虜在兀古兒札河聞大軍出塞欲同阿剌台西走不從駭亂互相賊殺本雅失里將西奔尼剌阿魯台東走日暮 上命諸將悉渡河九日命王友勳才留大營河上築殺胡城駐兵 上率精兵賞二十日繼循河追蹙之十日發聞喜聞諸將以次前進十一日至平虜寨用健輜百戶為鄉導徑趨兀古兒札河 上策虜西走大

軍北行必至相左欲從西北要之百戶被中回寨將何所往至即可會 上從之十二日兵至果遷賜河名清聖夜倍道追之十三日至幹難河追及虜虜拒戰上登山布陣虜先奔逆擊敗之本雅失甲窮使以七騎渡河遁去俘獲男女輜重仍命劉江梁福追之遂滅胡山十五日諸將各以俘來見皆釋之旋師至五原舉祭幹難山川賜名玄冥河次河上與大營合發捷書報 皇太子下詔頒師二十一日命王友劉才李將士先赴開平勒郭亮速赴應昌高書吳中速赴會胡山速征河爾台二十四日火燭龍山二十六日次定遠銀道

卷二十六

保福論祭去年敗沒將士其陷虜人多得脫歸六月丙申朔次癸翠岡明日經渭梁海子周圍千餘里幹難等七河注之賜名玄冥池六日次清楊成戒將士無妄發八日次飛雲營兼程前進九日早哨騎報阿魯台聚聚前山谷中 上先帥數十騎乘高視軍勢曰已悉破虜之方矣麾諸將度山結陣左右相拒數十里虜出沒山谷間且迎且卻少頃諸將 上以虜多詐欲援我師初諭之阿魯台欲降為左右所沮又遣其甥梁兒只輪然上賜海遣使偕侍阿魯台太息終不能決 上知之嚴陣以待虜欲兵不敢發 上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我

軍大呼疾進阿魯台驚而墜馬死傷甚衆其衆遂奔百餘里阿魯台携家屬遠遁時熱甚少水收兵明日雷雨大作軍中足供十一日 上幸精騎前進諸將聚至長秀川兩岸輻重牛羊百餘里盡收之焚其餘十二日進至回回津發銳砲斬名王以下百數人十四日發廣漠鎮諭諸將曰虜雖潰散必有潛伏窺伺者須拊之命諸軍先渡伏騎數百于河曲步卒持銳後行而實土于臺戴以誘虜虜戒曰虜至伏中舉銳伏兵出應之 上接精兵最後發虜望見所載競進果入伏中銳擊虜兵盡出虜至回走 上所率兵隨至虜窮急復奔渡河馬脫

卷二十六

生擒數十人虜盡死自是軍行虜無敢窺後者凱所擒者兀良哈部下八朝受官復奏附阿魯台悉斬之十五日次罕武魯降者相踵接捷報 皇太子十六日次崇雲谷諸將皆會賀捷二十五日還至永寧成毛友等紆道不相及其軍士乏食多死者 上怒切責之二十八日至金沙苑勸張輔收王友等制諭就領其衆扶掖病卒一人者賞鈔五錠癸卯日乙丑 皇太子孫文武迎鑾表至行在虜七月二日丁卯次開平宴將士頒給所獲牛馬 上始肉食八日次獨石明日次龍門 皇太子遣尚書金忠進迎鑾表詹府丞陸中善進袍服 上諭侯

入關諸將俱易服乃易未晚十七日壬午駕至北京御
殿朝賀大宴陸賁有差安遠伯柳升進爲庶十月
發北京十一月還京師

十一月正月丙午克刺順寧王馬哈木遣使人貢多所
求請表詞悻悻且拘留粉使合黑撒答等上怒命中
官海童責粉條責其罪曰能悔過謝罪待爾如初不然
必舉兵致討三月發京師 皇太子監國 皇太孫從
四月至北京初大同寧夏甘肅會兵從征五月鞬粗太
師阿魯台來奏馬哈木弑其主收傳國璽立塔里巴爲
主請發兵順寧所部爲前鋒別部十顏不花等亦以爲
大事記 卷一六

言命姑侯來春十一月勅將士嚴兵邊哨騎守嚴有
失皆斬諸將先行邊大會兵北京
十二年二月命成山侯王通往宣太開所調軍馬已酉
上大閱近郊庚戌安遠侯柳升領大營諸將分領哨據
前鋒會和寧王阿剌台使至言馬哈木今遠乞塞五率
騎卒至興和偵朝廷動靜于是命劉江等先往興和營
于城之西出兵哨瞭又命譚青率右掖兵往興和據備
三月十七日庚寅 駕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壬辰駐
龍虎臺勅居庸關長安領守將凡從征官軍非奉令無
擅令出入丙申駐雞鳴山晉王濟煥以罪召至命暫宣

府侯回鑾處分戊戌至宣府庚子發寧遠鑾有鬼起于
馬前 皇太孫射之應弦而斃辛丑至萬全命忻成伯
趙彝建平伯高福尚書吳中郭資等督運四月甲辰朔
駐興和大閱已酉朔軍中賞罰號令壬戌至小甘泉以
砂磧大陣難行命疏隊循穴而前乙丑阿剌台遣使來
朝丁卯駐屯雲谷廣西字羅不花等來降送之北京已
巳駐玄石坡令將士愛惜戰馬五月癸酉朔駐楊林皮
僅糧運至會胡山因瓦剌在西阿剌台在東多詐走使
相結命前鋒劉江廣騎東西走者皆執以獻以官軍午
糧悉遣還民丁丑命各部尚書及光祿卿六科給事

皆爲督陣官已卯駐香泉戌命軍士各費糧以行辛巳
至廣武鎮遣指揮塔不牙往覲瓦剌戊子至喜川命劉
江先發精兵往飲馬河偵虜辛卯至連兒溫都兒有海
子水清瑯賜名曰蒙山海 將軍行 甲午至通泉海前
鋒報虜數十人東行 上曰此必瓦剌所遣命和衆視
之得實 上率精兵自開道趨之六月壬寅朔次清流
港以深入近度下令齊力奮擊甲辰駐雙泉海前鋒劉
江至康哈里孩遇虜與戰斬數十人來奔 上虜虜必
大至嚴備以待乙巳獲虜諜知馬哈木太平距此百里
下令休馬早發丙午兼程而進 皇太孫以鐵騎五百

護行戊申至忽蘭忽失溫僅虜來戰頓山巔不發上以鐵騎挑戰虜奮而下上麾柳升等腹之武安侯顧亨等追擊虜軍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虜之右虜不爲動都督朱崇指裨呂興等直前薄虜連發神機砲寇死者無算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疾歸聚被鎗都指揮滿都力戰死上遣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餘衆潰走大軍乘勝追之度而高山虜勦餘衆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皇太子孫遣騎四出視視知

五事記 卷一六

虜已遠走上始還帳中名其地曰髮胡城庚戌兵驅殘寇有桑高規望者分兵薄之皆散去戊午回蹕三峯山所魯台遣人來朝命上官王安往勞所魯台詔言有疾不能朝仍賜米百石部屬五千石壬戌駐飲馬河南岸命成安侯郭亮護將士有疾者先歸已巳次黑山勦諭皇太子頒詔天下七月五日丙子駐倉胡山命遼東總兵叅戰陣所部還關原所獲馬悉給軍士乘捷壬午次清水源令都督金玉等率將軍較尉步還京師庚寅以馬皆疲弱留興和休服諸將率步軍扈從癸巳至宣府已亥至沙河皇太子迎饗表至八月辛丑朔

上至北京壬寅大宴定功宴惟忻城伯趙昇權殺運下都督譚青受賂棟選不中穆都督朱崇擅給驛馬下獄坐罪十四年九月駕發北京十一月至京師十五年三月駕發京師五月至北京十九年六月薛阿魯台欲寇邊上遣將嚴備會兵北京仍運糧口外置運騎於古北口之北十一月漢魏運下尚書夏原吉吳中于欽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戮其屍侍郎張本都御史王彰等往山東西河兩直直隸大祭丁壯造車運餉集宣府

五事記 卷一六

軍後運次之共用藥三十四萬駝車十一萬七千餘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陸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梟總督三所戌寅發京師御升領大營餘仍分五哨辛巳次鷄鳴山虜之寇興和者聞上親征夜遣諸將請急追之上曰虜衆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勞俟草青追關遼應昌出不意擣之未曉癸未次宣府四月二日戊子命武安侯鄭亨以萬人修龍門道路故虜所遣馬二千壬寅大兵以次前進五月辛酉端午節次獨石宴從征文武丁卯大閱親製平虜三斷庚午召公侯將上馳射營中辛未次西亭故元

往來是遊之所於西大開塞下令樵採皆不得出長關之外大營居中外分五軍建左右哨左右樵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營外長圍各去二十里丙子大威勝錄丁丑初前鋒都督朱榮以哨馬五千何勝乙酉次開平六月三日戊子魏運至分給將士餘悉野開平命都督吳成等先赴應昌庚寅次長樂堡之北有泉數十眼此壬辰次清平鎮以地平曠特方陣而進於已次威遠川開平報勝攻萬全上曰此詐也聞大軍出悉掃果公故焉此牽制疾進兵虜果遁去丙申次祥雲屯時駐蹕有紫雲覆其上遂賜名甲辰次金

之而信召朱榮吳成等還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以兀良哈助阿魯台為患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令諸將進擊諭曰官軍至虜必西走朕以兵從西要之可以盡獲遂以精騎數萬赴之武安侯郭瑄等率大營次後行庚午上至風裂兒河虜寇數萬餘西奔崑崙山澤中遇大軍倉猝逆戰上麾騎兵為左右翼奔進寇望我軍勢盛欲突而走上率前鋒衛之斬首數百縱寇自蹂踐死者相枕餘皆潰散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陳上乘高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騎兵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陣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移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林間神機弩縱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驅馬疾行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急奪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拔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克等盡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賀辛未上復以兵循河而西搜捕餘寇甚眾降者釋之丙子駕至大營時在風以牛羊十餘萬分給將士命率賜侯陳璘等退餘寇

八月乙酉朔次清溪川都督馬興力戰被創還至黑山卒壬辰次威虜川寧陽侯先敗虜于山谷間再益精兵千餘設伏令武安侯收輜重先行誘虜大擊大破之死者過半餘皆遁去戊戌次玻璃谷諸將先入喜峯口侯駕庚子次武平鎮皇太子遣官來迎以班師書諭皇太子詔天下九月丁巳度居庸關壬戌至北京朝賀封前鋒左都督朱榮爲武進伯都督金事薛貴爲安順伯

二十一年七月戊戌諱阿魯台將復犯邊令諸將率兵駐塞外待命分布中左右前後諸軍寧陽侯陳懋等

大事記

卷一六

二二

居邸先攻虜之西壬寅發北京申辰次土木將士畢集設宴徵雨命內侍撤臺雨即止有軍士取田禾飼馬者立斬之戊申至宣府八月己酉朔宴行營積陰大霧九月己卯朔次沙城戊子次西陽河奏未知院阿失帖木兒等未降備言阿魯台爲瓦剌脫驛所敗授正千戶諭諸將臣撫督嚴備仍命恭順侯吳克忠以三千人探之申寅駐上莊堡陳懋等追至宿見少虜皆潰散遇其王子也先土干來降甲子次三城親獵已巳土干入見上慰賜之賜名金忠書諭皇太子下詔班師申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正月七日甲申大同開平守將并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上頗厭兵未許會報至諸大臣力請即日粉祿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命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各選兵以三月至北京其山西兵都督李謙統之先至宣府三月丁丑朔策進士明日大閱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威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寧副之武安侯鄭寧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

大事記

卷一六

四

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爲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上親諭諸將告以除暴保民之意四月三日戊申詔皇太子監國己酉駕發北京癸丑度居庸關丁巳次土木己未次長安驛宴諸將壬戌壽節免賀次赤城庚午自獨石次開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謀者言虜去秋開朝廷兵出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大餘孽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營蘭納木兒河邊荒漠以避所以遣譯者虛聞之不實軍上曰然寇去此不遠令諸將遠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

爲指揮僉事甲戌發西寧亭次閱安五月乙亥朔火威
虜鎮乙卯次開平甲申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帷中
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夢者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皇天居意此寇部屬平
榮等曰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心此舉同在降暴安
民然火炎昆陽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
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耶命草勅遣中官
及所獲胡寇齎往虜并諭部濬罪止阿魯台一人頭曰
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
賚仍授官職乙酉命安遠侯撫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
文事記 卷一六

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
警候遂命內侍歌之羣臣聽畢皆叩頭言皇帝深恩
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丙午
次翠玉峯初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精擇勇士
廣布偵邏知有所得星馳奏來次清泉泊癸丑次金沙
漂陳懋等得胡寇馬九匹來進初懋等益加防探戊
午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將嚴密已
未次龍武剛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
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卽皆
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鏡攻之長弓勁弩繼其
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處申次天馬峯上大軍
繼進十數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
彌望惟荒草虜影不見車輶馬跡亦多漫滅疑已遠
去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
前行覘賊駕駐河上以俟壬戌進次倉石岡張輔等
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
一騎之跡無時必其遁矣矣癸亥次連秀坡陳懋金忠
亦還奏曰臣等引兵自山中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
是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幽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遙棄一旦有風雪之

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次
翠雲屯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不可易遂命班師乙丑
分兵兩路南歸于是上率騎士東行武安侯鄭亨等
領步卒西行期會關平內與發翠雲屯七月甲戌朔乙
亥發寧遠鎮次迴流灣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
十丈令編築金砌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
到此也令所至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
丁亥次翠微園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
曰八月中戊子次雙流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齎
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已丑次蒼崖處上不豫

卷一百一

一

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發庚寅次榆木肚
上大漸召英固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承服
禮儀一遵太祖遺制辛卯上勅內臣馬榮孟聘等
以六師在遠秘不發喪夜召楊榮金砌攷入議喪事榮
錫爲碑一遵古禮含欲畢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
常儀壬辰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太監瀛壽奉遺命
馳計皇太子癸巳次連雲驛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
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度關于次雙塔甲
辰次威虜鎮楊榮等亦以是日至京師設几筵于宮中
遣皇太孫來赴仍詔龍輦入長安宮遺還西山大

同兵將守備乙巳次西寧平已酉次騰勢皇太孫承
命至發喪庚戌次懷來辛亥人居庸賜壬子及郊皇
太子親王以下迎至宮中奉安于仁智殿加飯新祥宮
頒哀詔

朱史氏曰太宗五涉虜庭三與虜遇以全師壓境冠
重以天威何所不勝然終不能掃之至盡蓋其時懲
洪國之敗亡將無可任者勢必親行親行矣聲勢隆重
虜皆震懼悉速輜重以精騎出沒山谷間可戰則戰戰
不勝便走勢固不能盡絕而我亦不勝勞苦且有榆川
之變矣夫太平天子年至六十加五高矣猶介饗與
太子已

卷一百一

一

于金戈鐵馬間驅馳絕塞不啻躬二將之任豈好勞逸
逸大達人情誠見兵將尚強及吾身用之可以恩威整
杜窺伺而它皆非所惜也宣皇親侍行聞克親祖武
遂成喜峯之捷英皇迎慕先烈親一啟行六師俱震
彈雖發于王振歸必決于聖衷相傳英皇在東宮
宣皇問曰汝能伐虜否應聲曰能蓋其志如此嗚呼是
豈可以易言哉

金文靖公北征記 第八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 駕出德勝門切攷與胡光大 由安定門晚次清河十一日次沙河楊勉仁 始至十三日度居庸關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臣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其夕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借送三鼓取去僅以氈衫覆而寢天明視之其上皆霜臥傍積雪

大華記

卷一六

一九

盈及十四日發永安甸且行且獵切攷觀騎逐兔不覺上馬過許 上笑呼切攷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聲刻霄漢現瑤瑤尤輝奪目真奇觀也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之則元時官酒務每歲幸上都于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曰此山昔順帝北遷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恭愍陽玄誤碑尚存西北崩處土石猶新下卽灤河亦出廣濟橋有

石柱數十比列于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常般造橋未成而止行里餘路甚窄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在更行二十餘里過劫見山路險如雞鳴石巉然下壓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拆裂畏人車馳馬騾毛髮栗然既過山漸平 上勅馬登高岡召三太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山陽賜食十八日次宜府二十日抵大同二十三日躡宜乎二十四日行數里度一河水及馬腹甚迅近岸冰未解水曲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

大華記

卷一六

二二

水漸而薄處僅盈寸度此股戰更行數里入山峽中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微雪二十五日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遠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果然入關南峽石壁峭峭如削時車馬輻集折關垣以慶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蹶時踣間度澗積雪未消徑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變凍滑甚上馬九難兩手攀轡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風沙殊甚細石擊面而爲風所吹皆

紫雲下山頂度關門爲車所塞從隄而下地滑爲參
仆者半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至惟都
督馬旺先來有帳房要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羹
既而上召獨光大徒曰足寒時不要即附衣只類行
足自煖又曰金初攷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道同至
僕者未來在候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復借送風
益急帳房不可設以行李堆起略蔽風用帳房覆于上
連衣靴而臥寒不可禁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蹕與和
上駐馬營前召三人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
又卑此卽陰山脊故衆遺此又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

大事記

卷一六

三二

山陰若因山爲壑因壑爲池守此誰能輕度初攷等頓
首曰誠如 聖諭 上分布諸哨旌駐興和者十月三
月七日早發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
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鴨鵝鴻雁之數滿其中又度
數山岡平大鳴鑾處 上指示山謂三人曰此大伯顏
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
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又曰道
所過沙城卽元之中都在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舉八
日蹕鳴鑾戌夜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
北辰正直頭上次日大開營師又次日早發山谷平曠

望東北有山頗高 上曰此卽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
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卽小伯顏山
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平矣漸近一山見諸軍于
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
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視并示三人觀之天
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鹹池又十餘里過凌
霄峪卽小伯顏山下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
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凡五日十六日五
鼓發 駕由東路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
不及三人由哨馬路進入羣驢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

大事記

卷一六

三三

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間無一
人但見鹿蛺蝶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有數卒驅
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
岡望川之迤北蕭然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
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師過見
三人亦下馬同立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醢
鵝餅同食軍師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三人由東北而
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附乃
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
峭削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

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松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勿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想也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銜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鮑忽寧陽侯至要三人同金侍郎至管午餐黃羊天鵝野馬飲殘酒兩杯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往探待回報相與同往飲畢又候報馬不至日已暮上遣中官二人來尋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予等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壞不堪

不審記

卷一六

二十三

驕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之少待勉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攜數騎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潞潞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遙望山外有火光以為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渡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過半值微雨予二人相顧慘慘俟天晴轉馬復

行雨雪交作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長戟圍列漸聞人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知果然蓋光大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宵亦回息于此去僅數十步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皆有怛然之色十七日早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滿山谷問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促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過都指揮孫霖與偕馬鞍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并至臨水磧見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上問故遂備言云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過方尚書云

太耳記

卷一六

二十四

昨一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將令者三十輩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無頃刻忘也十八日蹕錦水磧傳旨清遠侯取馬鞍付勿孜十九日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上指示曰此答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勿孜隨觀二十日蹕環瑯出塞皆沙茫至此漸見榆林鳥獸牛羊歷虜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上召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蓄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都故知之二十二日午次金剛阜二十五日午

大小甘泉有海子頗寒水甚清醱不可飲中多水烏胡
騎云此名驚春海子疑卽驚春澤也地理志云驚春澤
在宣勝此去宣府遠未必然二十六日發小甘泉上
召語房中山川指點遼東長白山去可千里午次大甘
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三人觀大
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
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疑
卽詩所謂躍躍兔免者也有海子出鹽色白瑩瑩疑卽
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大甘泉北七十里二十
九日次清泉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驛凡七月四月

大事記

卷十六

三

初五日午發曉至屯雲谷初六日早發霜氣甚寒皆衣
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午次玉雪岡見 上帳殿 上
目光大裘狐裘煖帽笑曰今日爲冷學士矣初七日行
十餘里遙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
示曰此寶寧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十有華言高山也
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罕登不則一覽
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勒大宇初八日午
次鳴轡嶺初九初十彈歸化甸十二日早發由山谷中
行地多員定馬行其上輒踣凡二十餘里見美石如琥
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彈楊林成十六日次翁胡

山頂有巨白石勒銘紀行十七日次香泉十八日午
至廣武錄中有土城基崗人云蜀初征和林時所築也
糧于此西南山峰有石 上命力賓與三人選最平者
書而刻之忽風雨至遂下山有靈異故然遂命之曰顯
靈翠秀峰 上登之三人皆從曉次高平陸載水曉炊
十一日大捷勝岡卽其名大書三字二十六日至玄
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隨 駕同行聽言瓦剌事
夜命寫粉無梟以璽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
十七日午次古荒場二十八日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
高廣峰巒聳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

大事記

卷一六

三

石元氏諸王璽其下晚至長清寒夜漏初下 上立帳
殿指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
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
者遂令畫工圖之五月初一日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卽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
上氣按地私念青山白雲于茲信然 上曰此山甚高
可觀幼孜以爲信然 上笑曰氣也非真山若誠爲山
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關遙見臚胸河又過一
關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
馬久之駐營河上名其地曰平寧營初三日順臚胸河

東行午至祥雲嶺初四日午次蒼山峽宿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同進初五日早發初九日 上以精騎逐虜止令尚書方濟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勿攷留管中清遠侯護軍十一日移營入土城中二十一日 上破虜屯叩見為平胡詔二十二日起營三人各牽一騎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艱難晚次威遠成無帳房采柳枝作窩箭長可五六尺濶可三四尺上覆瓊衫下以氈條藉地僅蔽風雨十與光大二人同臥于日昨讀足下逢高詩今復共此清致相視發笑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為雨所壓衣服皆濕雨止發

入襄邑

卷一六

三二

威遠成度臘胸河人馬駭集南過水漲淪及馬腹登岸緣河行數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被召侯立帳殿外馬驚幾失去二十四日午次蟠龍山大雨平地水流帳房皆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脫令皂隸承蓋鋪地用馬屐及氈席鋪之加毛裘于上略暖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氈裘皆潤二十七日發定邊鎮牛至河水稍深據鞍俯視供旅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腹以上及岸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河水益深傍河行十八里馬都督嘗治筏所採皆柳枝並無區

畫指使別處又行十餘里遇東寧指揮裴牙失帖木兒縛獲先渡于輩及行李訖然後自渡復炊飯食于三太再三辭謝乃以鮮魚為饌裴牙直入善騎射 上選其百人扈從輕財好義觀其所為勝尋常倍從矣晚次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問渡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筏先大備舉裴牙失帖木兒以對 上歎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後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復又無與臣言者 上笑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無懼否水大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命譯使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扎達華言雲祖風雨委虜中有

五事

卷一六

三八

此術也二十九日大盤流成六月初一日次凝翠閣初二日經關樂海子 上令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遙望無畔岸但見水高如山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于水嘗經江湖間無不然者獨此水遠見甚高近則極下此理殆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臘胸凡七河注其中故大遼賜名曰玄冥池號次王帶河初三日次雄武鎮明日大清湖原又明日大澄清河初六日度河穿入柳林中柳葉密不可行下皆汗泥行五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復起營夜至清楊底初七日發清

楊成凡四渡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箇山山甚險據繞河橫嶺松林上日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大蒼松峽兩岸坡陀間樹林蒼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草深數尺而草梢俱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問之知虜騎曾經過此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秋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度黑松林尤大先鋒子與勉仁隨後景物鮮好甚樂之下馬少憩復行數十里下營伺晷日沒復起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黑旌旗甲仗咫尺不能辨切攷等從實盡須臾莫知其

大事記

卷一六

三二

處但前騎皆不能行始下馬立半山間輪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路多泥淖且陷益難行鄉道亦惑迷止次飛雲整初九日行三十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騎馬已見初陣待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望地勢十等下馬披甲復上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上已豫料書勅一紙以待至是從陣前召取馳馬以進上曰虜以詐來朕亦給之乃以勅付去者又行數十里駐兵山谷中時甚熱日晏不食饑疲殊甚忽見隸載水一甕宿飯一盂至水洶食之甚甘俄陣動亟策馬前行聞砲聲左哨已與

房敵虜選鋒當我中軍上應宿衛卽推朕之虜勢被虜追奔不十餘里子三人同方尚書隨寶肅前進上已駐兵靜虜鎮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子數人驚曰何故在此至上上已入下營可亟回從之往返已百餘里入夜方至營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且又饑渴移時皂隸載水飯如前共食益甘之留一甕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里夜三鼓方歇風露頗寒以箭掃地覆毯衫于上傍風冷冷襲人難甚休目不交睫須臾五鼓起坐待旦初十日早發靜虜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子草間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

大事記

卷十六

三一

得米遂往飲馬子與勉仁馬多陷泥中時渴甚水皆成冰不可飲乃回營轅中官以冰一壺飲子三人從者稍稍至取水就然食畢卽行晚次駐蹕時十一日土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皆隨都督登至冀中所領馬步後進半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蹤輜重進次長秀川輜重彌望于二日隨川東南行虜無余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回營十三日光大斃三馬至廣漠成歸大營上逐虜山谷間復大敗之及方威德三人見于帳殿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十四日行數里渡河河濱泥濘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

上按兵河曲以計敗之虜由是遠遁晚次將藍山十五
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紫雲谷十七次玉潤山十八次
紫微閣十九次青陽嶺二十次清華原二十一次淳化
鎮二十二早發渡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乏予駐
馬先渡渡訖復以渡光太既渡以爲無水矣復入一水
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再渡兩河泥陷及馬腹
晚次秀水溪二十三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
其中路傾側臨水索回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
下低馬力疲倦三人下馬暫息盼望出峽杳不可到至
管邊次峽中二十四發淙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次

大興記

卷十六

三

永寧成二十六次長樂鎮二十七早發草間多蛟大者
如蟠蛇晚次通川甸卽應昌東二海子間上登山遙
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下山營西南曼陀羅
山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二十八發通
川甸晚次金沙苑二十九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榆
林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上曰此景猶小李
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流處稍深先令軍
士伐木爲橋以度軍馬晚次玻璃谷七月初一日次武
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初二次開平營于幹耳發幸
言官殿也元時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烟野草之

間矣初四日次張州初五次李陵臺今名威虜臺迤渡
數河衣靴皆濕初六次安寧等初七經元西涼亭故址
四面石牆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柏兩行仍在晚
次盤谷鎮初八早發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峭對如
行夾城中晚次獨石初九次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
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水泛時此處最險初十次燕然
關十一次長安鎮至此方出險十五度居庸關上令
勿放三太記關內糧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
次龍虎臺十六次清河上令勿放三人先入城十七
日駕入北京

大興記

卷十六

三

後北征記
大興記
初十日次歸廣實上親征馬步官軍五十餘
萬不與罕王胡光太庶子楊勉仁偕扈從辰時由安定
門出四月二十五日小滿次玉雪岡明日次玄石坡大
風明日次鳴轂錄果明初次清風整無水大風患瘡以
爲坐馬癰腫日騎早晚牛次歸化每五月一日祭爾次
穆林成初二年次會胡山次日瘡其王命太醫賜膏
藥初七陰太風寒晚次香泉成初八陰風寒大廣武鎮
卽路騎裝夜雨初九大雨雨下電如雪積二三寸初
十次懷遠塞次平出日次飲馬河至六月初一始發初

二日循河行二十餘里下營午炊再行暮次崇山塢無
水暗宿初三晨餐午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
午炊再行晚次可梁海印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
舊嘗建宮殿郊墟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開數十
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
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之處
也初四大雙泉海前哨馬來郭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
戰皆退去初五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孩無木是
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上
率精兵擊大敗之七月初一日同至玉帶川八月初一
大事記 卷一六 三三

桑民悍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
反正謂之定師師定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
謂之漫師師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
麗之伐謂之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切自是而後
若宋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則不
支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明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
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擒孽莽肅清沙
漠肅之繼武之師澤世之師功冠百王繼武之師澤流
後裔于嘗訝 文皇帝以萬乘之尊親勸率諸將不憚

逐虜之略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斥虜地
斥之除要經練已熟而于焚龍城犁胡虜之策悉已熟
于胸中且以正興師鐵騎百萬山嶺尚何虜虜之
敢犯耶系公從自有傳傳則允明所撰極言其難者
有規矩矱之則知
其爲人之大略也

朱史氏曰 文皇親歷窮荒大申提伐師武臣力各以
職事效勞不必言獨三儒臣單騎從軍相息一帳房每
每失去風砂飛樓冰雪侵凌夜半失道幾乎身膏草莽
當時死者給事中張益以子願貴求文于劉侍講得傳
他之浪浪者恐不少也 聖王英略憂勞天下掃淨胡

應不憚屢駕軍旅中時時顧問大書特書于此攸難諸
君子感激知遇委身行間意氣雄遠生死都置度外讀
北征記宛然在目又與國史相表裏前記自敘危苦頗
詳皮而存之有是君有是臣其不自 述如此太平日
久人臣養尊處優好謹先朝故事諒身處此當作何態
亦可顯然髮色矣

平高煦

宣德元年 上親征漢唐人平之庶人高煦 文皇帝
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郡王稍長者
學于京師高煦與焉 太祖本善注 文皇帝于其諸子
尤所加意世子厚惠焉好經史稱有人君之慶煦獨不
肯學日與晉恭王三子瀟灑周定王二子有勦遊嬉輕
躁無行且如世子母有輕傲之色不為 太祖所愛建
文初從 仁宗奔喪京師任情縱恣盜易氏徐輝祖馬
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北
兵起 仁宗居守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

本傳記

卷一六

三五

之戰北兵稍却煦適引胡兵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
往督戰世子久瘞事成賞以汝為東宮勉之煦力戰破
南師暨 上即位議建儲淇國公丘福驍馬王寧善
時時稱二殿下有大功非人臣相 上遲回久之辛以
世子乃 太祖所立且居守功高長幼分定又 世子
仁孝 王孫美武徐妃彌縫于內諸侍臣諷諭于外永
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煦漢王國雲南快快不肯去
上及 仁孝皇后遣 皇太子問故煦大言曰我何罪
黜萬里外 太子曰 父皇性嚴難犯只婉辭曰不欲
遠離其可煦曲聽復于 上乃得暫留京師遂請得天

本傳記

卷一六

三五

策衛為護衛矜詫曰天策上將唐太宗之號也此豈偶
然復乘間請兩護衛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三請狂受
凍之語 仁孝皇后崩 文皇北巡 仁宗監國煦益
橫歲收祿米別為大量率加三倍強奪商民財貨私造
兵器用漆皮船教習水戰別置軍三千不隸籍兵部陰
蓄壯士盜劫為兵馬指揮徐野驢所擒大怒縛至以鐵
爪撻殺之私憾支解無罪人投之江借用天子車服
監國屢譴戒不聽又數行誹謗 監國及及其官寮得
罪者甚多侍 上北京其世子瞻歷等皆從煦屢請還
京 上留之不從欲留瞻歷亦不從 上怒行時令羣
臣勿送而長史程石琚紀善周鼎等坐不能匡正皆斥
為交趾吏以蔡瑛周岐鳳代之岐鳳數諫觸煦假他事
送錦衣獄 監國以錦衣獄非王府得送為曲教諭以
解十四年改國青州曰春土又不肯行 上復北巡煦
益選各衛壯軍以應侍為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 上
益疑勅管府事都督歐陽青蓋發還之 上方留北京
深慮根本趣兩密訪煦舉動悉得其謀大怒肉繫西
華門內條其罪數十事命中官黃儀等守之將廢為庶
人 皇太子懇救解 上厲聲曰吾為爾計大事不得
不割爾欲養虎自貽患耶 太子跪曰彼誠無狀未必

有害臣之心

上曰吾爲父乃不能知子彼方以世民

自任自爾爲建成額我非唐高祖乎削其兩股制止存

一節執所押壓人誅之殺詔徒樂安州促即日行

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

可夕檢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悉竟不

悛太宗北征屢罵賊于瞻圻在北京尼朝廷事潛進

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照日亦遣數十人入潛伺京師

幸有變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

資萬計先是瞻圻賊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仁宗曰

爾父子何忍也至是照悉上瞻圻前後視報中朝事又

魏書

卷一六

三二七

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仁宗召示瞻圻且歎曰骨

肉間護攝至此殍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于是封

高廟嫡子瞻圻爲漢世子次瞻空濟陽王瞻城臨淄王

瞻肆烏樂王瞻墀淄川王瞻埤齊東王瞻埤住城王瞻

堀海豐王瞻邕新泰王末幾仁宗大漸太子自南

京奔喪賄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太子卽位賜二

叔視他府特厚照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

駱與之駱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材

料有使臣還言漢王已反四出劫掠軍民上告變者益

衆送駱馬者皆奔還上曰其果然耶時元年八月壬

戌朔朔遣檢校青滑米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夜繫南

開於輔密約山東都指揮新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

矢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高馬立五軍都督府

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

後軍諸子各監一軍勵率中軍世子瞻圻居守指揮韋

賢率典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府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

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

姓名問道詣京上覺言賊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關

陞漸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泰賜書曉言昨檢青

來言叔督通朝廷子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子所

大軍記

卷一六

三八

續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致露衷傷且傳播驚疑

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唯叔鑒之泰至樂

安高煦盛兵見微倨不拜勒南而坐跪奏大言曰太

宗信讒謂我護衛從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

又誣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

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皇帝急稱姦臣來徐議

吾所欲傍有言送駱馬者皆驚走踰大笑曰吾固知其

怙今中朝必大震無能爲矣泰懼唯唯歸上問庭餉

言泰曰無所言又問治兵如何對無所見上曰泰二

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事上大怒泰曰事

定必治申子照達百戶陳爾達疏言 仁宗達洪武永
樂舊制與文臣詰勅封贈 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
爲朝廷過斤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姦佞並索誅之文
書與公侯大臣驛言巧詆汗鎮乘輿 上夜召原吉等
入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受亂親藩罪當處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姦佞卿以典兵耳休戚與卿同之
命原吉坐屏左右語議遣陽武侯薛祿討之輔臣樂力
言不可曰昨見命將卽色變還語臣等而意在延如此
臨事可知且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
召張輔論親征輔對曰聰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
二六 卷一六 三十一
顯假臣兵三萬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爾朕新卽
倚小人或懷二心行次免令大家樂安姦謀乙丑勅遣
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
今指揮芮蘭守居庸關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
命定國公徐景昌彰德衛守是城安鄉伯孫安廣
寧伯劉瑄衛城伯孫榮是平伯高進分守京營每門各
增旗軍六百人已巳令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理孫家李
和督軍伯鄭王瞻爰襄王瞻堽留守廣平侯袁宏武安
侯鄭淳都督張昇山雲尚書王淮內閣李友直協守少
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

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率兵二萬
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蹕水河鍾馬山顧問從臣曰
武慶高踞許安出或對曰安樂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
巢窟或對曰彼量不肯離京師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闕大軍至亦不暇來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而南走賊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
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
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得幸成事今聞
朕行已蕭蕭放出戰乎至卽擒矣丙子 駕所過見有
司集民修治道路 上命散遣之且諭曰茲秋成之時
四十一
民皆急於收穫遠途通行者其免除沿途毋重勞民戊寅
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斬榮取濟南
山東布按二司官受之防禦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
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衆不從曰爾願赴家奈我輩何又曰照初開陽武侯
等將兵接臂言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投歸正
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照曰張敦
失爾本之貴高淮南受誅始于伍權今六師壓境王卽
將殺爾謀者族與王除惡盡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
以王爲奇貨爾來獻悔無及矣 上神武英毅詞旨明

赴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十里不絕庚辰、駕至鹽山廟
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庫食兼行
文大臣請候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
可 上曰兵貴神速彼倉卒舉事何暇深謀設伏且亦
無兵可分大軍直抵城下營中虛爪牙安寧烏合洶
洶且自潰矣遂行日暮過慶雲夜分至陽信二縣吏人
皆入樂安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
中黑氣黯黯分兵壁其四門賊猶乘城舉砲我發神機
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
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城中人多欲執獻胸者煦大

又議

卷一六

四二

懼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欲妻子明日出歸罪許之
是夜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火光燭太壬午移
蹕城南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禽煦
詭詞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爲邏騎所執見 上羣
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勅章示煦且命御史于謙數
其罪煦頓首言臣罪萬萬必惟 陛下命 上令煦爲
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服從者不問遂
執王斌等十行錦衣衛奏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爲武
定八月乙酉班師其時天久不雨班師之明日連雨道
途泥濘 上望見軍士衣皆濡濕曳輜重者多困下

又議

卷一六

四二

令休息復 蹕樂陵黃家店命中官領繫胸父子先赴
京師錦衣衛九月初六、上還京出 御製東征記
羣臣王斌朱恒盛暨典仗候海長史鍾英教授鍾寬自
戶井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繁以嘗諫免成鍾寬北
爲民朱榮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督張
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使楊誠河間衛鎮總兵英濟州
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普約舉城應者先歸軍馬糧仗
數目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
成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發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
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
及至熱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
卽扶起 上大怒亟命壯士昇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
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輒起積炭其上然逾時火熾銅鎗
庶人仄矣諸子皆死今南京織造機房卽聯舊邸人指
稱漢府云

喜峰口外破虜

宣統三年八月十四日癸巳 上御奉天門召諸武大臣諭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來擾邊今農務將畢朕將因田獵親歷諸關營飭兵應剿等整士馬以俟乙未命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神將京營及微到士馬悉行簡練其畿內諸衛及薊州以東悉選精銳俟屆從丁酉英公進官軍實數 上曰朕此行豈爲田獵國家雖安不可忘戰但以邊民患虜因此開武修備乃可無慮又曰天氣漸寒往復多至踰月士卒須得溫飽遂令戶部每卒給一月行糧更加三斗爲乾餼仍給胖襖輪鞋從

八事記

卷一

征文武准承樂例給腳力馬騾係從先與行糧勸所至勿得科擾進獻道路通行者毋集民修治都督陳鼎先修河橋可度馬軍而已既度即撤勿多費困民戶部自通州至遵化諸驛各備一宿糧每兵仗局各給將士介胄於卯命少師塞義少保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尚書胡濙吳中侍郎王驥疏禮部凌雲如太常卿楊溥等各率所屬扈從騎馬廣平侯袁容少師陸千侯張信兵部尚書張本等居守禮部奏定留守事宜勅將士申號令整軍容恤下無擾百姓丙午前鋒軍先發凡邊衛兵官雜犯死罪以下悉貶還職丁未 駕發京師

庚澤河駐 蹕紅橋驛師嚴諭諸將九月庚戌朔入薊州境見田疇獲後多有滯穗甚喜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所經州縣官耆老俱慰勉之辛亥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報元良皆之氣萬餘人大驚駐會別將至寬河 上曰天道此虜投戎耳進 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或請擊之或請益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但謂吾無備故敢此來若知朕至便當驚走須臾之不可縱也然此出峯口路隘且險驛騎可行若候諸將并進處幾事機虜聞風且逸去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可覆而獲也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

八事記

卷一

在多深入則不足遠戰則有餘矣壬子 蹕遵化縣簡精銳如敵入二驛各持十日糧糧以俟癸丑勅騎馬西望侯宋瑛武定侯郭珣豐城侯李賢都督真保曰今虜寇犯邊朕親往征之爾等率領在營官軍暨駐遵化須紀律嚴明晝夜詳慎凡事諸將同議停當而行軍士有侵擾百姓及盜取者悉斬以徇告人得實量給賞賚候別有勅汝移營前進其文臣扈從者悉留營中惟太子少傅楊榮從發遵化 蹕澤陽驛甲寅至喜峯口內是日定遼右鎗指揮滿輝遇虜力戰死雄猛都人總兵巫凱赴興和雄爲前鋒至瑯州山遇寇與戰被圍數重援

兵不至中矢亦已。即出口外夜潛師馳四十里。跡突至
寬河。距虜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成邊之舟。悉聚來戰。
上分鐵騎爲兩翼。矢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虜之
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支。繼而神機銳勇。虜人馬死
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
上親在軍中。恐下馬。拜謝。皆生擒之。悉獲其生口
馬牛輜重。丙辰。斬其聚。遂駐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
擒其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把台奏請自效。上從
之。有言于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來。上曰。去
營。亦任所往。朕爲天下主。顧獨少此二人耶。果欲去。雖

本一云

四三

四三

朝。遂置于左右。終去。臣能火。又曰。只道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復遣。留一人反。使之背。疑朕
待此二人素厚。大馬。議養恩。況于八乎。彼當有以見
報。遂遣之。物送所捕獲。入關。令西寧侯朱瑄等。核管前
進。驛舍。舟車。賜宴。文武大臣。諸將。捕虜。先後至。
上喜。大饗。親製詩。歌。慰勞之。辛酉。諸軍大會。阿剌台朝
貢使者。至宣府。遣中官往勞之。壬戌。發會州駐鐵將軍
店。以平虜奏。皇太后言。論諸王并勅。在京。羣臣。令虜
中所。稱止。諸首。冠。餘悉解。縛。給食。忠勇王金忠。獲虜冠
數十人。馬。驢。牛。羊。數百。上喜。命中官。賜內厨。酒。饌。

而飲以大金。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
半。悉至。賜亦如之。上顧侍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
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則下思保身。脫禍。誰復盡心。昨
者如殿下。人言。豈不失此二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
不可信任太過。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
審處得宜。漢用金日磾。何不可也。癸亥。上先命諸將
搜虜。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
之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命。留二萬人。候
之。甲子。班師。發會州。詔告天下。駐鐵將軍店。丙寅。入京。
峯。關。仍勅各邊。嚴備。毋謂已。遂可忽也。遣近臣。還關。

本一云

四三

四三

上與羣臣往觀虎入園中。上引弓一矢。中之。遂爲壯
士所擒。上笑曰。亦爲生民除一害也。丁卯。蹕。遼。化
縣。庚午。蹕。三河。縣。京師進平胡表。至辛未。仍。蹕。虹
橋。命。通。州。二十里。駐營。諸將皆以明日可至京師。
上以前奏。皇太后二十四日至京朝見。不可奏。命。尾
從臣以半先歸。癸酉。入京。謁告上壽。甲戌。羣臣畢。復請
將次第。皆至。所獲不可勝計。平虜之績。此爲最盛云。昔
賜筵宴錄。

四年 上聞武郊分五年九月乙卯 上巡近郊凡五日還十月以農事既畢將西巡 勅豐城侯李賢都督張昇兵部尚書張本右都御史顧佑等居守太監楊璘等守皇城內外一應事務與李賢等同心計謹毋偏執誤事丙子 駕發京師蹕玉河諭成國朱舅等今農維收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申令各營悉知之丁丑 蹕龍虎臺命軍士皆先出關光祿寺賜從官酒餼晚召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舅尚書鑒泰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至樞中問郊外民事及邊備久

本紀

四上

之復命尚膳賜輔等酒餼 上親酌而飲之卽諭道中見聞有當言者勿隱戊寅 駕度居庸關蹕岔道已卯獵遼中官進鹿兔於 皇太后且奏十一日出關大日肅和隨行將士欣悅禾稼有收邊備亦飭關外軍民足給皆聖母仁恩所覆無煩 聖念初恭順侯吳克忠遂安伯陳英武進伯朱冕太監劉順等備側出境燒荒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今歲肅煖然關外氣候且暮不一宜預備軍士衣鞋其卽遣人馳往北京運來給之庚辰 蹕岔道辛巳 蹕派來壬午 蹕雷家站召諸學士論曰明且度塞山 蹕道險隘車騎湊聚難進

卿等慎之寧緩勿遽遂賜果茗從容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待其英武而動遂畧然此行所費亦不少衆曰太宗後亦悔之惻忠閣所以建也真後世帝王之監戒 上笑曰因論此山遂及太宗又問此山屬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游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屬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癸未 蹕宣府之泥河都督譚廣入謁 上勞曰卿 祖宗時宿將自守邊以來安靜無事皆卿之功簡在朕心未嘗忘也

本紀

卷一六

四上

賜金織文綺衣 寶鑲鈔五千貫又諭廣曰扈從將士敢違法擾人者悉禁以來曉召鑒泰楊士奇金幼孜談曰朕明日前行兩程至洗馬林辦三人昔年高不任驅馳可暫留宣府朕往復只五日卽同歸矣又命行在吏部刑部都察院太常寺及六科都給事中各官皆留宣府楊榮楊溥胡濙等扈從甲申 蹕老鴉站乙酉 蹕洗馬林工部運軍士衣鞋至自北京 上命尚書吳中等卽日散給丙戌 蹕洗馬林 上親歷城堡營馬備閱士馬鎧甲旗幟皆稱 上大悅召見諸帥咸加賞勞丁亥 蹕洗馬林還勅諭太監楊璘等曰朕二十一日旋

師二十五日至京師等宜敬謹奉侍 聖母皇太后不得出城迎接是日獵馳 上御恆嚴楊榮等皆侍、上問人君馭世之權何者爲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戊子回鑾巳丑蹕泥河令都督郭義沈濤及太監袁琦率軍士留宣府等處圍獵諭之曰非以爲禽也慮虜寇知朕還京或爲邊患邂逅有警爾等協同備禦不可輕忽仍戒士卒不許擾人違者一體治罪庚寅蹕懷來辛卯蹕岔道壬辰駕至京師六年十月丙午駕往西湖庚戌還九年九月上臨朝諭羣臣曰武有七德保泰安民二也况天下既安不可忘武今稽事既成朝政多暇朕將親帥六師巡邊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癸未發京師乙酉出居庸關獵于岔道戊子次懷來出 御製詩示楊士奇等命仲庚辰蹕宣府陶魯台之子及其黨皆來歸撫納之庚子回鑾十月甲辰朔上次龍虎臺

丙午退京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七

朱國禎輯

撫勦叛氓 屬陝縣

文皇初即位江西廬陵縣民有嘯聚劫掠者二司奏請發兵討之上曰此無能爲急官軍一出必傷及善民但遣使特勸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諒賞勸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兵禍連歲有司怠于撫卹民不聊生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肯出於不得已也念其所自亦可矜憫朕卽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爲天下主嘉與百姓共樂平治特差行人賁勸諭爾宥備之罪其卽各復原業永爲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勸都督韓觀往招撫之皆散

大寧桂林

永樂元年四月勅北京留守都督府曰比大寧諸衛官軍多逃去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力効勞後出于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爲盜賊改過無由可卽差人賁勸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空率心悔過各復

職役庶保無虞

閏十一月兵部主事牟倫奏臣往廣東撫諭桂林諸賊皆已歸化竊謂此輩作亂未盡殲夷穴處巖居惟事剽掠今雖革面終然異心妙安定縣首賊章香等先皆向化今復爲非重勞官軍深入勦捕臣思賊衆別無技能惟倚恃險阻出沒不時兵至則散匿溪洞兵退則出劫鄉間官軍皆非本處之人不能探知勦靜且觸冒嵐瘴多致疾病難以有功惟使土兵熟知道路諳識賊情若資其力可以收効今後如遇竊發則命土兵與官軍合勢攻擊有得就以與之彼慕利爭先勇於用命可以傾其巢穴絕其黨類既免轉運供給之勞又無損失軍伍之患從之仍諭部院令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

鍾均道

二年五月勸諭廣東三司官曰往歲都督俞寧韓觀奏鍾均道已死朕不復究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勦捕事尚未明且勿遽動爾等但盡撫綏下人之道無爲多事以擾害之在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所之民民既得所自不爲患且人孰不願爲善聞爲不善亦有出於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此八果在能不爲非卽聽其安生衆輩不必推問今九夷

八蠻自昔不歸附者皆來朝貢隨其大小授以名爵苟鍾均道果不死能幡然悔過來歸朕謹遵 皇考待杜同子之道處之豈忍使其終身偷生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內哉鍾均道在建文中嘗作亂南雄韶州諸郡之聞聞 上即位遂潛伏無蹤跡其黨皆散相傳均道已死後有別報故 詔諭云然終無實驗

陳永定

十一年龍溪縣盜平 縣與廣東潮州接境山谷巖阻有陳永定者負險爲寇抄掠傍縣累歲不能制知縣劉孟雍初至或請聞于鈞一指揮將京兵數千至可立勦口

陳永定

卷一

三

師之所過荆棘生焉且此小寇奏聞必以爲事大上墮聖懷傳之必且驚疑遠近守土者將安民是賴而反擾動如此非吾志也或請約廣東兵合討曰賊在境內與彼何與彼執爲辭徒增觀望無益于事况賊間逃去更從何處蹤跡胎害隣境爲患滋大遂密以計擒捕獲之方陞安州知州士民保留以新衙仍縣事卒于官孟雍南昌人

唐賽兒

十八年三月山東濰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

敗事又云能窮紙爲人馬相戰聞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小民於是奸人劉信劉俊劉實劉董茂果各率衆從之擁至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掠鄉村驅脇良善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營官兵潰散鳳等皆陷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又慮賊據高阜梗不從命遣安遠侯柳升將京營兵五千往討三月已巳沂州衛奏莒州賊董茂果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縱火行劫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已分官軍助守莒州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速勦辛丑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

大事記

卷一

四

石棚寨遣指揮吳亮招之不應賊黨耿童兒下寨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木東門舊有汲道賽兒等議趨此霄遁升卽往據之薄暮應賊劫營令諸軍稍退夜三鼓賊來襲營與賊多被傷都指揮劉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及劉信等潛遁察明升等始覺追捕獲劉俊等男婦一百三十四人賊歷巖谷死者甚衆而賽兒等竟不獲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安大敗賊于安丘先是賊首賈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璠縣丞馬鴻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賊賊不能克復集莒州卽墨之衆男婦合萬餘人併力來攻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

騎晝夜兼行猝到城下奮擊賊不能支敗走復收餘衆
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
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而收其弩時城中已不支使青
空稍遲必陷於賊既而升至青迎謁怒其不待猝出之
青不爲屈是日指揮僉事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
敗賊於諸城盡戮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
戊戌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受命不卽就道及
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都指揮劉忠
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寨升忌其功成不肯校
致忠力盡而露賊遂得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

本傳記

卷一

二

所遇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衛青破賊後三日始
至反忌功權辱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遂下升于東
上以養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
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士逮至京語之又命在
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嫁爲尼道姑悉送京師後山東
俘養兒黨三千餘人至夏原吉入奏曰審之皆平人被
怨家牽引者上悉赦之衆遽道呼公生我胤吉麾手
止之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朱史氏曰聖人治天下要以生人爲主故曰一夫不獲
時子之辜又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害且不可

而況犯上作亂又挾妖術扇誘者乎文皇卽位于囂
聚之衆論之使解于赴匿之賊招之使來總總肫肫惟
恐傷之惟恐遺之至不難遣使領詔贖然天地之量至
今猶可想見獨于唐賽兒之赴窮之至盡彈章付之法
司通侯至于下吏甚者遍逮諸尼致詰不少恕何若是
烈哉蓋禍芽不可不折民志不可不定威在必申要使
絕形影杜疑似事定卽止決無蔓延由前觀之在于安
反側由後觀之在于纖渠慰操縱之間作用異而意則
同恭有自見其妙自極于神乃若劉孟雍以一縣令捕
劇盜如反掌與足當精兵三千人主聖臣賢人人得盡

本事記

卷一

六

其職嗚呼盛哉

羣敬曉

宣德元年先是慶遠麻宜山恩等縣民章教曉等作亂柳州獲響稍扇而起鎮遠侯顧興祖討之兵至柳州遣人諭之凡降者釋其罪令有司按撫敬曉等聞之率其黨男女三百餘人詣管歸款願改過向化至是與祖以隔上謂尚書張本日常情皆貪生懼死亂民之心豈異於人哉本對曰此由陛下聖德開導其生路不殊業死於兵矣上曰卿更體朕意遣人諭鎮遠侯及郡縣長吏令撫恤降附招輯流亡毋令失所

松江海患豪盜

八耳記

卷一

大理卿胡鑒執松江土豪及亡賴虐民者械送至京其
中有殺人取財奪人妻女侵盜稅糧因公科歛以一取
十老吏滑胥逞奸肆毒皆府縣不能制者未幾海鹽人
史慶真聚眾劫掠官兵至則逃入海不可踪跡兵退復
還多行賄掩蔽請錦禾兵逐捕逃至江西擒斬之其
餘豪橫甚多嚴治不少貸因平望而東蕩漾據為淵藪
出掠奏設秀水平桐桐鄉嘉善四縣

浙直豪頑

浙江及直隸松江等處遊軍劫吏遊囚與頑民之避役
者騷克恣暴凌虐鄉里扶制官府章覺彼獲輒造誣詞

雲山縣

令家人妄訴有詞連千人或三五百人者及逮至事多
誣捏上妨公務下戕良善其等甚于盜賊御史吳訥以
為言命果有冤抑須自下而上陳訴有越次者准洪武
中例發回應理衙門斷決其告百人以上料事有輕重
具奏差官同巡按三司究查懲治若違公差京官及方
面正佐及各府正官則先執事內人鞫訊果有干涉方
行逮問下溪州蠻古述父子作亂聖祖開九長官討擒之并焚寨四百餘人皆正法

廣西梧州及貴縣賊二百餘人入欽州殺靈山縣知縣

封真仲虜官民婦女財畜及官庫儀仗回至馴象衛境

二耳記

卷一

指揮張信繫之擒從賊數人賊首遁走命鎮遠侯顧興
祖捕之

陳才

六年浙江麗水青田等縣盜陳才等三百餘人屯聚建
安之湯洋山號將軍被甲持外建旗鳴鼓往來旁近諸
縣殺人掠財福建都司遣鎮撫董祥往捕官軍被傷者
十餘人神駁軍無紀律所過肆掠為民害有司以聞
上謂行在兵部曰官軍擾民甚于盜賊法不可廢神罪
命按察司究治遂降勅切責都司今量調官軍委都指
揮劉海率領捕賊毋遺民患仍勅福建行都司及浙江

都司各遣官軍同進必獲賊首不獲及擐軍擾民者悉治罪

新淦縣

江西新淦縣縣丞屬中有罪伏誅中與土豪同惡害民凡徵科必非法誑楚加數十倍取之所獲金銀綿絲不可勝紀民不勝毒虐遂集眾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聚中與巡檢張斌等率眾捕之民奮前殺斌而縛中詣京師訴之至南康官軍掩捕民械送京悉置于法上以激變由中命斬之梟首于縣以徇仍籍其家徙其屬成遠東

六事北

卷一

上

壬戌四州南溪富顯捷爲諸縣強賊白晝劫掠民財總兵官都督陳懷及都布二司俱遣人捕之被賊殺傷時副都御史胡鳳督揀木于蜀劾奏上勅懷等日率兵捕賊反爲所傷罪可過半其即會議設法捕之如再稽遲一體論罪

錢成言

深陽縣人錢成言其子質嘗病死復生見李老君謂其有禍可圖大事遂招集徒黨殺人焚廬舍謀反從者六十四人有司捕之不獲南守傅慕城伯李隆以聞上

曰此輩不欲爲張角耶初陸驤兵捕之悉就獲械至新諸市

三縣刀頑

巡撫侍郎周忱奏廣德州及溧陽溧水三縣邊湖近山人多頑梗有司徵稅糧勾攝公務多抗拒不服甚至聚眾劫掠近有被獲者其財物以萬計又得其僞造各衛倉及縣印一十七顆蓋用私造文書侵欺稅糧州縣官吏或柔懦無爲或受其賄賂反被挾制不能究治民之刁詐者愈多乞不拘常例選朝臣廉明幹能者數人賜之勅書令署掌各州縣與正佐官一同食書二三

奏一

卷一

上

案其弊盡棄則奉還哀份在吏部言內外郡縣自洪武承襲以來官有常員事有專責無京官署掌之例況牌悅職在催糧撫民民頑爲盜所當理者既無所施設徒欲變託舊制勿治其罪其生曰悅言不過欲得人理民非有他私問爾吏部須慎擇守令苟得其人安有是哉

蕭彥真

巡撫侍郎趙紹泰比者永新縣梅花洞賊首蕭彥真等劫掠僞稱將軍千戶吉安長沙兩喻皆被其害調江西湖廣二都司兵三千餘人勦捕屯聚鄉邑日出巡邏今已逾年賊未盡獲官兵所至之處由稅孽資一空居民

不堪乞撤停止令湖廣附近茶陵衛江西永新千戶所
各以官軍百太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曰古有
恒言盜賊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安從朝廷
悉令召還但督三司巡按下有司緝捕又勅江西湖廣
都司布按二司曰古人有單車論賊而降之者有用計
間賊自散者顧方畧如何不在與師動衆也今此小寇
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歸原衛所止留二百
人巡捕爾等協謀定策或推誠撫諭使改過歸正或招
諭不服以計殄滅悉從所便後彥真等赴官陳首有之
皆令復業

大事記

卷一七

顏福佑

福建永春縣典史王顯章奏縣民顏福佑等深居山谷
府險不供徭役竊聚衆歟血爲盟以抗拒官府請發兵
捕之 上謂尚書胡濙等曰古賢守令德化所感有壘
不入境虎渡河者豈有人不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
由而遽欲加兵非計其會三司及巡按同往撫諭且察
其所由如果民之頑嚚亦具以聞

禁游惰

七年湖廣荊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情民不顧父
母妄從異端私自落髮爾來有司文憑以雲遊化緣爲

名過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
以其爲僧不之查驗姦人得以恣肆因而爲盜乞勅天
下有司嚴禁但遇削髮之人搜送回籍治罪如律果是
僧徒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復設廣安州守千戶

復設廣安州守禦千戶所先四川副使朱與言奏重慶
府合州定遠等縣與順慶府廣安州岳池大行渠及夔
州府新寧梁山接壤諸山大谷延袤數百里往者廣安
盜起設千戶所守禦後以盜息革罷今所治尚存乞如
舊開設從之命四川都司分撥官軍戍守以遏盜賊保

衛屠民

卷一七

朱南鵬

八年贛州府會昌縣民朱南政及弟南鵬等五人糾合
亡賴劫掠軍民其父奉力止之南鵬殺其父鄉民劉伯
昂執恩賢擒南政等四人送于官南鵬逃率其黨二百餘
人圍劉伯昂家殺其母侍郎趙新招撫南鵬等皆降其
黨亦相繼復業已而南鵬復聚衆圍恩賢家盡殺其父
子兄弟劫其財復逃入山叛黨爲民患請發兵誅之勅
新與三司巡按但捕兇罪協從者俱釋之

夏元九

九年永豐縣民夏九旭世家里中與其隣爭田格鬪傷
爲飛瓦所中大怒集莊丁圍其家殺二十五人聞于官
逮治抗拒又殺數人縣尉以百人往未敢進招九旭論
以官法不聽執歸捷之隨醉以酒縱歸自稱都督署于
弟爲指揮等官上得奏曰此狂人耳遣官往諭必自
歸刑部侍郎魏源江西建昌人接境自請往許之或言
諭而不從且辱命使須臨以兵卽不聽可一鼓擒也乃
遣都督任禮率京兵二千繼往九旭果備疆拒源不得
入禮兵至分前後二枝以羸卒攻其前遇矢石奔退賊
大笑曰此紙人馬耳其精兵自後排柵而入縱火烟烟
漲天賊反顧奔潰九旭易服而遁追擒之并其黨八人
斬于市餘皆宥免

大事記

卷一七

一三

曾法良

英皇初立有大盤山之賊山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際
險與南贛相接民獲得多盜又連水旱艱食有曾法良
者因據險壘聚盜妖言僭名號逼脅近山居民爲亂衆
至三萬屢擒諭許終不散巡按陳寶督都指揮等官
進兵討平之同時河南賊李副畿內賊孫旭林皆伏誅
左僉都王翔鎮江西楊士奇所薦也崇善長抑奸貪手
栽孽然盜爲衰息

宋史氏曰以二祖蕩滌之後威震殊俗可謂盛矣而

中土數十餘年休養生息之民顧時時見告此豈經制
未明乎彙易作以致潢池之弄想當時兵權尚屬都司
布按覲爲武夫必不相下有司觀望不肯盡力都司亦
未必得人所遣衛所之兵素無紀律不用命而新設巡
撫行移體統聞尚多彼此齟齬故窺伺者易覲結果者
難除聚且數萬人聞于朝甚至大臣往諭大將領兵雖
夷滅甚易德音時頒其亦少煩料理矣今法網日密權
柄有歸似可無虞而所在潛伏倏忽不必有主名而實
有暗窩爲鄉里官賦稅之督責日煩官吏之侵漁日甚

大事記

卷一七

一四

此江南之大患而江北則流賊充斥辟血氣既衰之人
遍身癰疥爪刷肩撻其得幸安眠食長養精神否舍曰
康寧而欲求壽考元氣之與存幾何請以身喻賂大可
憂所幸聖天子厲精如日中天節儉身爲之先可以
足餉神武時用不測可以用兵是且計日待矣
自正統後小盜旋起旋撲四楊泰對謂積逋未蠲所致
是則然矣然僅有豪富自恣畏法網相激而起者故體
制用力剪除而後則忱得敷其澤然間作不靖者亦屢
屢見告矣至國初逃民甚多還家者十不一二開墾
之田有代賠之苦詔書數蠲終不能盡亂所由興不

數年閩浙廣益大起延及江西蓋其地崇山峻嶺相聯
比據爲巢穴時出劫掠州縣兵寡不能制又互相推委
官其地者反與賊爲市取利破城殺將豈不以聞按臣
耳目難周奏報互異前後用兵十餘年始定自後虜患
日棘中國悉力備西北內盜之起伏與用兵之勝負全
視守土者智愚清濁何如失守之罰既重固圉之策全
疎不得已用土兵其患乃甚于賊又不得已用邊兵紛
紛初無定着上既不能識破先事而圖下亦止于奉行
臨事互相變幻易亦返其本而思之本者何擇守令寬
代亦是也

六

卷一

一

平閩寇

鄧茂七本名雲江西建昌人與弟茂八故稱豪俠殺人
避仇變名走閩之寧化縣縣民陳政景素無賴留之南
人並假信義爲衆所推立爲社會長邑故饒田田家倒
于歲租分別取佃者難酒且侵辱之兩人不平謂輸穀
自其分別取何名倡衆罷之其田僻遠者令主家自運
有田者弗便也羣走縣言狀縣來捕格殺捕者縣以一
巡檢調官軍三百人圍之益鼓衆殺傷官軍殆盡遂反
時參政宋彰交趾人居京素交內官以萬金賂王振得
官抵任計營所管驗戶出銀貨者甚以爲苦聞之響應
勢頗猖獗劫上杭從者日衆攻汀州官軍悉力禦之推
官王得仁擒政景等八十四人俘京斬之論功陞賞茂
七逸去益嘯聚至萬餘人正統十三年進據杉關劫奪
行旅遂攻尤澤直抵邵武所至官民逃匿迨順昌據
之而是時尤溪有爐主蔣福成者亦乘亂號集據縣與
茂七爲聲援先巡按柴文顯匿不以聞賊攻沙縣且及
延平後巡按汪澄將按部留會城不出劄卷御史張海
被劾諭之且降澄忌之適御史丁瑄來察賊情澄附瑄
妄奏以押海瑄借澄臬至延平軍聞知鄧洪帥兵二千
人勦之官軍皆洩瑄覺過誤已且以調兵多爲所阻遣

六

卷一

一

使諭賊解散疏免其死茂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耶以吾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而下八閩誰能難我迺縱使者據沙縣偽稱刻平王設官屬復遣張都司劉指揮率兵四千人來勦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軍不能成初賊二十餘伏村店俟兵過突起排柵塞道遂鴟張都司并殺者前驅還格戰賊登山大喊官軍驚潰事聞先遣緝衣千戶劉壽兵部給榜招撫尋用都御史張楷同都督劉聚陳榮及諸副將陳誥劉德新討之楷以其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德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而自由浙入閩兵三千韃韃回各三下

水軍記

卷一

一

萬五首冠至常山請益兵一璽書屢下令持重相機毋墮賊計十一月至廣信會處州賊葉宗留掠鉛山道多梗江西巡按韓雍及二司官請兵防護以五百人往遏于黃栢鋪射死宗留餘賊奔散戊戌已順流至延平張海奏府臣與參議金敬等官登城諭以禍福內有衣紅者突出言我等俱是良民苦被富民擾害有司官吏不與分理無所控訴不得已聚眾爲非若奏聞朝廷悉與寬宥即當自散既而退去復來言我等家產被蕩已盡乞免差役五年庶可安生臣等許以奏聞即各舞路而去

去後賊輩奏諭兵部悉許之而賊知罪重終不肯散海

使使趣迎楷楷自廣信馳使招撫時處州餘賊見官兵趨聞出掠如故楷命指揮戴禮以兵往陳榮謂楷曰受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我輩逗遛不進僅遣一部將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更遣榮與俱榮軍無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賊既得勢拔寨往蒲城茂七方攻邵武楷遣兵救之遁去朝廷以楷兵少且賊已大聚決不可撫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浙等處軍討之以中官曹吉祥爲監軍既敗書聞切責立功時延平圍已久副使邵宏譽等與賊射殺賊

水軍記

卷一

一

百餘人我軍亡者倍之德新兵至建陽亦與賊戰殺千五百餘人并賊首魏宗得士氣稍振賊于近城五里斷橋爲守道阻楷使建安知縣胡欽招諭賊從黃琴等令復業禁民無得復營琴通降建陽路始通先此沙縣賊張由孫羅汝先等到延平自首復業至是引從賊來降詢之謂賊自敗後據險自衛未可力取請爲官從中說賊使出攻城而後官悉師扼之吾陰爲內應迺可擒也楷許之十四年正月賊大掠走龍泉偽將劉宗羅海郎七等候山而寨者爲黃琴所縛楷益兵趨延平擊殺賊千餘人賊稍却移軍建陽聲言往處討賊以誤之守建

寧者張璠素稱戰功加參政仍府事因是嚴死惜聞得
救金澤等軍亦至賊遂退三月賊復攻延平則張由孫
顯汝先所誘而出春相令德新等以精兵伏溪旁置機
器道賊素所易聞軍挑之賊賊乘勝度極險舉伏發大
破賊殺數百人擒數千人我七中流矢而死賊云為伯孫
之福州道始通餘賊復擁茂七兄子伯孫為主據沙縣
九龍山寨陳璘等攻破之獲茂七家屬偽都督黃宗實
等一百五十三人副使鄭宏舉亦獲伯孫等五十七人
歐寧民婦廖氏被賊擄去獻為妾多力效誨善鄭旋去
將軍兵敗歸母家為指揮王銀所擒請將各免後捕獲

卷十七

卷十七

一七

從賊遂邵武斬之賊書褒諭錄降賊黃其為生擒羅
汝先為縣丞茂北有將張關孫者極驍勇伯孫甚倚任
之千戶龔遂榮伴為書貽之令立功贖罪若未有約者
故使謀誤致伯孫所疑有私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危
竟得斬至盡賊之初起不過數百人山谷中鄉村僻陋
傳聲震駭畏死遇即投入後利擄掠從者如市冀以漸
寇聲勢益張又承平久兵衛俱廢自南漳以南連陽以
北城守皆虛盡為賊有延平一府旋失旋復賊不又嘗
官即得入然不敢以聞也指用兵七月勅書平者無
虛月月望至當時王楊已沒王振用事本兵部徐保

上事宜欲先頒賞切責所下 勅委曲精詳切中情實
上之英明可知惟與陳璘等回兵討處州賊平之其功
不小橋以詩句為給事所彈落職文顯澄遠治生野土
木虜蠻實亦不行

鄒疏云賊情變詐人心驚疑臣等猥與兵政偶有所見
不敢不言刻緊切三事一用兵賞罰為重福建征進官
軍多係山東河南及江北直隸衛所赴京輪操之數居
京日久衣裝敝壞其浙江江西調去者又皆運糧甫畢
未得休息彼此迫于貧困銳氣何由振作乞令所司借
置銀布預為賞犒以慰其心以作其勇一用兵必將帥
大事也

卷十七

三

得入簡復士率用命都督毛福壽勇鸞冠軍指揮郭登
素有謀略俱習經戰陣乞授副總兵參將等任選東昌
河間等處達軍六千太隸之令與陳懋等各合勢協力
庶幾賊徒易為殄滅一南京國家根本之地標軍已調
雲南福建等處征進所存僅二萬餘而附近浙福江西
多盜宜以由都留守司屬衛及直隸揚州高郵廬州等
衛所今次赴京輪操官軍暫令赴南京操練守衛倘聞
漸事急用以應援亦可就近調遣 上曰坐等皆掌兵
政不量事情官事朝廷賞功自有定格如何要先給價
既命總兵官統大軍勦賊又請選將南京已有重兵標

備又請留京操軍此等小寇尚爾設有大事何以處之姑記罪再妄言重治不宥

此正統十三年事新清謹上三楊俱沒必出獨斷真聖主也

福建賊鄧茂七等攻劫郡縣肆行無忌益因官軍驕惰臨敵退縮所致重煩

聖慮命將出師然福建郡縣多與江西浙江廣東地毗相接竊慮賊徒聞風逃竄猝難

殄滅堂令總兵等官分道而進預豫要害以絕其去路然後直取延平以擒其巢穴

彼或伏匿山林則持重以待之重圍以困之彼無資糧亦將自斃

上覽其言命總兵叅將等官知之

御史周鑑等言鄧茂七葉宗留

天喜記

煥亂閩浙江西地與相連恐有不靖請命大臣鎮撫遠

以侍郎楊寧往江西并命大理寺丞張驥往浙江寧至

奏諱報沙縣賊陳政景攻汀州甚急欲調兵援之然石

城瑞金賊亦不靖寧化賊首張伯堅巢穴去石城甚邇

聲勢相連故不敢遠出惟戒嚴守備候間會兵攻勦

上曰已勅總兵官陳懋等進勦矣寧整擲官軍民壯酌

量賊勢如可破乘其不備徑擒寧化庶賊無駐紮之所

不敢擾漳州境而汀州之圍亦可解尋政景就擒而茂

七勢愈盛舍汀漳而延平矣事平命錦衣衛遣人馳驛

往福建會同撫按等官查究賊徒生發劫掠之時都布

按等司拿印官分巡地方捕賊失機官并延平府衛尤

溪沙縣管事官悉械送京師其先候事失機并後撫捕

賊徒有無勞效亦從公查錄以聞

建陽縣耆民林惠言三事內言本縣武僊山銀坑年遠湮塞比因奸人虛

報額辦壹千三百餘兩俱是煎銀夫甲賄給乞于原額

減除什五以難民財下部議酌行

天喜記

平浙寇 附錄 永興陳銀 附錄 永興陳銀

蓋竊獨處之慶元人潘福之支山務溪與故多銀場溪
武陽縣歲課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
計餘兩永樂中歲進增至三千八百餘兩浙江增
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力竭民不能堪正統
元年歸封地民始蘇息而盜竄相繼殺者甚衆御史
孫毓補定奏致宋彰浙江參政會七悅各言復開銀場
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事下兩處三司令議福走唯
唯無異浙江按察使軒輊等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之
利然凡百器是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歛人心搖動
其患尤深為余之計莫若得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
息朝廷是親嘗得山已而給事中陳傳復請開場中
貴與言利之臣相附和乃令侍郎王質往經理各款增
課空牢而繼費反倍之于是盜者益衆或技疎有司云
留寶豐場縣就採取不然殺人未以竹揭抵罪題云
江馬大王領五百餘人定限某日大戰既而寧德縣丞
顏清護賊窩主詰之云賊首乃浙江處州人華宗留清
賊窩主以賄賂通賊數十人獲甲執刀將進清殺之清
獲夥婦婦就獲得免赴後廟是御史馬傑陳永靖招撫登
之宗留台橫其徒已數百人處掘請公所得甚微私相

卷之五

三

謂曰以吾之衆即索金千市易爾何至自疲山谷間常
苦不給也十二年遂掠政和還得千餘人復由浦城劫
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大掠建寧官民皆逃匿轉
犯江西殺永豐知縣顧爾時張楷方討劉茂七駐紮不
遠浙藩臬請楷以便宜務兵擊之楷猶豫未決江西還
按御史韓雍曰公奉命討賊賊寇近在咫尺又為道梗
皆因宋事豈可坐視會所部指揮戴應自陳願率一旅
為公先開此道楷壯而許之適遇賊于黃柏嶺殺兵擊
之死傷相半宗留中流矢死官兵不知也一日為其黨
一日為其黨賊果復奔入山擁衆八等為渠魁出
劫車盤盤欲回浦城都督陳宗師兵二千併應軍與賊
戰大敗宗師死焉楷以福建寇急取別道之聞賊盡奔
兵器復還劫浦城焚縣治至龍泉從者數萬人遂掠雲
和山麗水楊希龍村陶得二各率數千人歸之居數月
賊謂其黨山中兵出不便不若由米湖掠府城結寨
施村取貨于義烏略人于松陽官軍雖衆必不能赴焉
公嶺而獲我衆從之遂攻處州城守臣告急都御史以
都指揮沈麟奉議職定命事王展師兵四千人往既至
處州嬰城守月餘賊攻益急御史臨時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俞恭尚書石瑄南討恭師兵二千馳至

卷之五

卷之五

三

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告急于張楷先有 宣下
楷令閩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澤稱急遣師討處勝時賊
中糧且盡諸將相對泣五月官軍出營賊大奔沈鍊取
定王晟等死焉恭僊以身免復入城固守仁何楷來衢
州會事聞成往迎楷泣訴其事楷分兵水陸並進御史
黃英林廷舉會楷于蘭溪兵至金華楷令軍中製竹笆
三百五十面色如犀製棚以紙畫獸形遮兼程進至處
州界駐師銅山寺賊得遣人求撫質視我師楷亦得計
之時官軍陣于平地賊以萬人素露楷分軍爲三賊攻
中軍楷令即連馬軍射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
死者又二百人賊長技惟銳刺人竹竹隙中急不得出
遂大潰計斬首共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械糧是千
戶洩俊言于楷曰賊急矣可掩而勝也其部下多麗水
龍村人父子兄弟多陷賊中昨有何受三人者自言于
陣前見其親屬願以受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今倭同受
誘榜入山反覆譬曉賊有降意楷復以老母百日與之
誓賊遁令陶得二赴軍楷厚資歸之于是賊首葉希八
楊希陶乘倫系其黨十餘人俱來降楷給帖令復舊閭
翁留安在曰死又矣前衣緋而中矢者是也明日何志
三等又楷降賊余湖四源川十餘下等三百餘家楷奏

張賊前後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口賊既
上得二等更銳繼來如故願以書招楷楷亦復書反
覆諭之他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無
何楷復乘三軍書撫諸降賊廣布恩信戒有吏勿擾滋
不聽撫者謂兵動賊遁諸丞倖入山再招之得二等始
盡焚其寨出降餘黨聞得二降悉解散楷師還克會
英宗北狩前主兵敗者從陷慶廷臣追論車轡之敗且
稱其詩句爲異興興聚首事官一冠之起慶廷入府破
一十餘縣江南諸郡爲之騷動同時造逆挺起者甚多
有鄭英祖陳鑑湖之屬而廣寇黃諸素尤劇
三十七
陳鑑湖
陳鑑湖麗水人同鄉宗留鑑銀鑄秘死恭議竺蜀後與
宗留消色稱善集陳唐其等四百餘人俱以紅帕裹住
咽喉七散掠福鼎縣洋江西諸縣境都指揮吳剛死王
連應善坊都督陳榮死于鉅山視公等知縣鄧顯死王

永豐伯揮頭顱死於遂昌皆其所殺集黨至二千餘人是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立統兵元帥都指揮諸官名編成什伍攻圍處州復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參謀耿定食事王昺千戶楊清百戶葉廣等又爲所殺會茂七宗留皆敗死鑑湖知事不就遁無大理少卿張璠等遣縣丞丁寧奉老人王世昌任雲里長陶玉瑞齊榜深入其巢招之自首出降械送京師有詔賜死免其妻子丁寧能宣布朝廷恩威獲賊首克有勞勛歷處州府同知就令履任王世昌任雲并陶玉瑞俱授以巡檢仍給賞銀十

卷一七

三

兩本後有能招誘賊首者賞格悉從此例鑑湖後遇赦克留守衛軍虜寇之擾私亡歸中途被獲斬之而處州賊見景輝等糾誘亡賴千餘盜福建寶豐諸銀冶與同盜者爭戰去以大王總兵太師自稱官軍勦捕屢被殺傷有支解者至是獲其十六人以聞正法其黃岩縣民周來保龍溪縣民鍾普福亦以饋賊叛入傷倭每來寇輒爲鄉邀殺獲洮大嵩諸處皆與焉至是復遣倭千餘欲寇寧清縣先登所偵之脫而倭遁去二人潛留縣竟往來丐食爲縣官所執械至京鞫得實磔死

倭永祚云賊徒因歲饑役重家產破蕩遂入深山被官

軍追捕原籍山場南無所依遂至相合劫掠各場官遣臣等巡歷不周望 聖恩聞其自新之盼許從招撫仍添差御史戶部官分道巡視并干處州建寧福州三府各除撫民通判一員附近山場縣分各設縣丞一員遇有或二三員專令招撫流民帶管坑塲其屬回籍或愿千所在官司附籍者聽從其便貧尤甚者量加優恤惟葉宗留寫職書稱大王已諱福州官軍擒捕乞 勅浙江三司量調處州兵策應會合搜山庶得剿絕奏下戶部請令朝廷會議、上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其請務選賢者任之

卷一七

三

三

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譴益採礦皆小民失業所爲今有罪今復業理當退散若復不散然後調軍則彼伏罪而 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遂令戶部主事楊謙同巡按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諭各銀塲曉諭是時 朝廷慮宗留與閩賊合命御史朱英同中官率兵千餘分守要地英榜諭脇從明示禍福示不殺之意降者頗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械于慶元謀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中官大懼欲逃英即夾松等屍于市大開城門以待賊聞而遁

黃蕭養

前蕭雲南海縣冲鶴堡人以行劫被獲械繫都司獄時年所臥處枯竹生葉衆咸異之曰此瑞徵也遂有異謀時獄中重囚數百人皆山海巨盜蕭雲密與結乘間盡出咸喜謀行賄獄吏飲酒携物出入自如禁益疎繼一日蕭各持弩中以伏其黨于外至夜脫衆囚械出之斧破獄門劫軍器局得兵仗挺而大呼內外響應如數千人諸司各壘石拒門不敢動遂開城門出劫民船囑聚縣東之潘村從者近萬人正統十四年八月據衆圍廣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都指揮僉事王清領兵五千船二百艘救授於九月十八日至廣船澳遇賊船三百

大事記

卷十七

餘艘安方醉臥舟中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奔水潰散安遂溺死清水淺舟膠有小艇載柴若魚鹽者急棹如避賊賊官軍出問蕭雲所在伏兵出巢中擒蕭雲城外以刃脇之馳使呼城中人開門千戶錢應立城上執手罵蕭賊我清曉他所呼如蕭惠又援弓射之賊遂殺清賊初起無器械至是得大鎗等器其勢益大遂據五羊驛爲行宮僞稱順天王東陽元年署其徒都督指揮等官巡按沈鍾以聞且請治領軍指揮僉事胡榮等失機之罪有旨與等姑不問兵部卽移文令盡心殺賊賊不盡絕不宥仍遣老成將官一人往鎮守遂令都

督同知道興代總兵侍郎孟鑑贊理軍務益以廣西江西兵并力勦捕又以前參議楊信民在慶恩信素著陞右金都往撫賊方寇雲梯呂公車攀塔將上諸將悉力守禦幾破凡四十餘日不解城中餓困死者相枕其流劫鄉村者又數萬人會信民先至冒圍而入賊見羅拜號呼曰公若不去我等何至于此信民深撫慰之方議降而信民死賊乃復堅然散去者已多勢衰計亦益攜衆明年二月興等率兵至時天大生風賊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申嚴軍令無輕殺俘修繕清遠城有白魚

大事記

卷十七

入我中戰曰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武王伐紂時有此雖不敢比然兆同勝可必矣蕭雲聚舟河南其勢尚盛衆欲請益兵執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根兵取之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南新畝以其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率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殺溺萬餘人蕭雲中流矢死由首南京師梟于赤餘黨僞總兵五府都元帥慶國公會賢等百餘人並伏誅興復封海寧伯信民賜諡恭惠鑑加右都御史信民之清也滿城人仇復奔走祈于諸利院審知其死哭聲振天賊亦流涕曰吾無生

路矣後請于朝立祠有禱必應于是以冲鶴堡地遠民悍秦建縣治折南海四鄉割新會北微益之各順德縣留興鎮守大赦而餘黨黃公廉潛引山往海寇爲亂陷欽州陷于交趾楊出沒流劫與左監丞阮能駐廣城不出劫會廣西兵共討遏延未登海賊乘之合攻新會薛縣與使都指揮食事杜信與縣丞之恭政謝祐副使項忠遣指揮張通等分路追之指揮食事王俊至清水寨不敢進退至荔枝灣獲白船一隻私取其物縱賊開洋而去事聞候斬與降秩二等立功巡撫揭稽生免官總戎仍任本以庸得用居缺觀譴多行不義與畏

卷一

三

能自取自盡廣人苦之始以玉璽總督論降瀝水賊與倭還伏以臥信自玉而後曰馬昂曰葉盛皆有戰功然隨撲隨熾廣西賊亦流入廣東劫掠各郡焚掠始用輿雍大征庶民至三市萬去蕭養之賊僅十七年蓋一人爲之始禍而廣中習習兵備日弛官府侵漁有以致之非盡賊之爲祟也

異於常曰漢人有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而亦知夫瓦解者土崩之漸也履霜堅冰至可畏哉夫智伯惡家驕會驕使窮焉山嶺岫之雄揭竿持斧之警何國茂有第先王駁之有道常予愚民以生全之樂而勝實

豪民以使過之种故其人兩不相附而恥無跡起即有之可朝發而夕擒能爲亂而不能爲大禍後世嚴刑積征以賊其民使變雄桀惡之夫得藉以煽動天下陳勝亡秦張角亡漢劉淵安祿山亡唐唐我國家中外相繼最稱久安然二百年間邊庭肘腋盜數猖獗二正之世猶甚焉始成于有所激而卒賴社稷之靈不旋踵而撲滅也假令土木之變閭閻未平洞賊方播宸衷中起此皆時事之不幾者也殷鑒不遠故傳其事以備衣御之戒云

大事記

卷一

三

蜀寇叛服

咸茂二州山皆深險諸奢結、國初丁丑討定立衛
中通一線之路數出剽掠餉餉艱難宣德初益兵征安
南當調松潘軍衆皆憚行千戶錢宏奸黠計惟蠻亂可
免乃與其黨尚清突入奢寨起衆發大忿阿用等出掠
殺指揮陳保 上切責三司官械宏入京誅之命都指
揮食事韓整三千人勦捕蠻五萬餘人圍松潘城焚上
下四關咸茂諸衛皆被圍命都指揮金事蔣貴同松潘
指揮吳璋招撫韓整伺其出沒之處果抗命進勦三司
官奏官兵未集賊盜生心乞命大將統率先有以底

卷之二

勅都督同知陳懷等會兵四萬太自洮河取路進方政
蔣貴爲左右恭將台韓整兵刻期勦捕其願從招撫者
相機處置蠻方攻圍疊溪指揮吳玉等遇之失利韓整
進至威州亦敗詭言混殺以飾已過効聚有之立功自
勝尋內臣令番僧失刺藏上等至諸族寨招諭番人結
弟言我同化四十餘年未嘗敢亂近千戶錢宏陳保等
率軍迫嚇逼索生口不勝擾害故殺餽等今 朝廷悉
有我罪復賜絲幣請改過自新又言所屬生熟番二十
族計戶萬餘已從招撫黑水生番二處就令結弟往招
撫占藏上等九族未嘗從耶今亦撫定都指揮蔣貴聞

卷之二

卷之二

三四

法諭納款即遣人止陝西官軍勿進且具本附奏上
曰蠻夷叛服無常若彼徂徠復生異心必有後悔蓋
等奏諭州上言地連生番近遭攻劫益蘇州治勢輕
理爲宜急使司修築城濠置軍鎮守庶幾民得安業
上曰龍州開治歷年已久生番接壤自昔已然近日之
事蓋因失于防備若能覺察豈致疎虞且彼土人若有
征調果則爲兵散朋爲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人保
性未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益衆難要
求若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又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
慎余銀須遵行善事不必更議蠻復出焚燬緝傳嚴
署民居大掠大害仍勦茂威等州官軍與賊所鎮撫侯
璉等死之 上曰果如吾料遂勅都督陳懷及方政蔣
貴等進兵明年懷等合陝西貴州兵六萬餘人錦衣指
揮何敬等四人將戰備放放鎗連等縣巡簡吳瑾山家
賊竭力守城大兵至合擊被走之懷等率官軍土兵分
道而進攻以精銳兵五千五百擊其西北大寨破之貴
將吳老千餘被任昌大寨而都指揮趙貴分道各進兵
以次討平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
崖赴水死者無算餘寇願從招撫其潰散逃亡者俾復
業遂班師歸師懷等並都督功貴右都督受賞者至四

萬八千九十六人增松潘衛前千戶所茂州衛前後二千戶所邊揚息不敢出六年三月陳懷泰路匪等寨生番不遵約束往往聚眾破甲持刃橫截道路殺傷軍士搶掠糧布攻擊關堡略不懼法已遣人招諭終不肯從請兵討之 上曰番兵或叛或服自是常情遂勅懷及四川三司巡按御史再撫諭之如復不悛必須勦捕毋遺民患巡按四川王經言便宜五事其一松潘衛臨極邊去四川省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為害總兵都督陳懷常居省城緩急非便雖曰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若令懷往彼鎮守則士卒奉令奮寇畏威邊境平寧軍

志

卷一七

三十一

民安便其二松潘茂州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百姓運送道途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劫掠若令暫于成都諸府州縣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額集有糧之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送布政司委官交費非惟道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 上曰御史言有理朕志在便民苟得民便豈可不從并勅陳懷往鎮松潘正統四年王朔出鎮威惠甚著酋貢商巴等感悅盡率各部來降受約束寇澤繼之被賊巢擒其罪魁董敬等莫不歸伏入貢者接踵景泰元年諸蠻並起并擒殺寇亂全蜀驍勦撫臣李匡以軍伍數少招丁壯九千餘人練習戰捷

會得罪去侍郎羅綺來代生平飯苗土豪徵蠻侮罪狀首惡不聽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銀牌頭允弄柯皆豪健各統精兵乘夜衝柵分道擒賊巢擒亦介胃從之及旦攻破撲爬諸寨擒剿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義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剽體面一切以簡易治與接杯酒惟番人畏慕終綽任不敢叛成化中蠻復大熾參將請益兵冕頃為巡撫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棟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黑虎寨最頑梗相傳有神衛先知故官兵未至已逃去或潛伴要害竊發屢敗我師按察使龔鏡曰我自不備

故事

卷二二

三十二

彼安能知夜半密勒指揮等官疾進凡三十里平明抵其寨蠻大驚潰斬縛各千人得其首惡投崖死者無算十一年大征破巢盡計餘斬五百級降者數千皆編籍輸糧副使東思忠于天石佛嘴鑿山開路人皆便之甲辰寇匪寨逆命勦之斬四十餘級明年平山寨竊發又斬三十餘級比童軒開府言松茂威靈戍守甚艱而邊溪一路尤甚盜所誘係宜調兵設衛令二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寨以便轉輸令二布政司官督察之復言松茂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東蠻夷共之關堡之設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之中羊腸一徑則關堡倉庫

可省兵無遠戍之勞民免難運之苦譬夫有坐困之機
舉盜失指臂之援凡八害二利畫一以聞議行大約蠻
不可窮治因我緩急爲起依民既相得益亦易興我急
在盜則借蠻爲軍鋒盜既勢窮則賄蠻以自處武弁交
關取贏有司束手受制每每大征幸蜀地頗饒不至甚
困然其禍相爲終始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八

朱國禎輯

雲南府司沿革

麓川緬甸百夷中最著者夷近西南海雲南既平分兵
 販蠻寨置四十府因兵威暫設流官土官兼用後強半
 從舊改爲司其地無里數但以程計東北至省城近者
 三十八程金沙江最大最遠各夷皆以爲界初開設土
 司衙門止設車里 木邦 孟養 緬甸 八百大甸
 五箇慰司及孟定 南甸 芒市三府 鎮康 淨甸
 大候 威遠四州 南甸 州府改爲 十厘 麓川
 天事記 卷一八

三宣撫司 高皇惡諸夷數叛賜姓曰乃彘罕永樂三
 年白樾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樾宣慰司四年
 孟指生夷酋來附 詔置孟良府遣中使楊瑄與雲南
 千戶孟景賢往諭百夷諸生部落於是大古刺小古刺
 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王倫曰八
 落格等處皆遣人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在西
 南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之詔置宣
 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賁諾印勅符往賜之一統志會
 登以其地小之極
 不能復通貢也先後所設土司爲雲南藩衛皆置長
 食其土歲各量出差撥銀多不過二千五百少者四十

兩或金十五兩連亘不知幾千餘里貢道分上下二路
 列金沙江之迤東麓川初設亦在江東正統大征後革
 麓川宣慰司改設隴川宣撫司餘孽遂居孟養在金沙
 江之西不許復渡有江枯石爛之誓地面最繁要者蠻
 莫十三處係各夷首歷年營殺爭競之地寬平爲迤西
 諸部襟喉其夷民住者約五六千家南牙關在南牙山
 頂東通隴川西通孟養南通孟密北通于崖東南通木
 邦議置衛不果諸夷有城郭屋廬臨水多竹樓出入乘
 象或平輻通文書章奏用金葉大紙次貝葉大旗標葉
 自酋長以下咸善酒好鬪喜殺故事佛自思任發後益

天事記

卷一八

習其教建寺莊嚴甚盛凡事抱佛爲尊必咨于僧而後
 決其產琥珀鎗石金帶錫銅犀象碧瑱馬號小豪豬竹
 鼈大如象蠟如巨藥是四足蟾蜍可解毒各色香樹頭酒樹
 類肥可食檳榔可解毒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鐵懸置實下割實
 汁流於鍾以爲酒石油不徒記黑可解毒白氈布氈羅綿
 鹽孔雀雉雞時而鳴正統用兵後成化弘治間木邦分
 立猛密構蠻甚久嘉靖初勘處一番稍得寧息緬最太
 分合輿替不一萬曆中用兵數十年至今爲梗爲略敘
 次并就記中所見者摘出存之志大都云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卽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
短狗爲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將兀良
吉解代交此經其所部悉降之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
領六旬後又請置耿涼路耿涼管孟弄二州洪武十七年
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酋力
過答內侵虜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 上先以使諭悔
懼還所虜及地入謝嘉靖間附於緬萬曆十一年官兵
擊緬宣慰刀猛猛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納弟居
小車里應漢其地東至落恐疊南至波勒蠻西至八百
宣慰司北至元江軍民府西北通孟連長官司臨樂甸

大事記

卷十八

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

孟養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邁西有香栢城與緬莫同
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東連西洋北
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
大據爲梗塞其通中華助于勝國置雲遠路軍民總管
府洪武十五年改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
司正統間宣慰刀玉賓敗于麓川思任因內奔後爲思
任所據自土狀願差標許之姓員金牌終無印信
凡通文告第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曆八年宣慰思

簡知禮義緬兵方盛力抗之求援中國不能應被執死
舍目思義奔永昌十二年思義來歸十三年思威敗緬
于密堵殺緬目多曼長十七年思達貢象進方物授宣
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復攻孟養遠率其干昏奔孟
西緬以曼覓住而據之其後又有思轟者迭款于衆與
蠻莫思正相結共據險抗緬三十年緬追思正轟率兵
象倍道馳救至則我已殺正訖于緬矣三十二年緬復
襲進西轟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華死妻怕氏領其
地緬中他目更番戍守連年募其兵從行雲南甚苦之
曰孟養不亡蠻何得至此轟之遺目曰放思祖有衆千
餘人不敵歸安插于崖

大事記

卷十八

四

八百大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
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招附爲宣慰司
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車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刺北至孟良自姚關東
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刺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
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

孟定

孟定府 舊名景府元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

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刀禰孟遠遁木邦舍目罕葛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嘉靖間木邦罕烈據其地奪印令舍人罕慶管食之是爲耿馬子粒歸木邦萬曆十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合爲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合死子榮嗣禁死弟貴嗣自統開南八日入其疆東接雲州南接孟連西木邦北鎮康土瘠人稀有景杏土城馬援管在焉

南甸

南甸府 舊名南朱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山巔北霽雪恒有南則炎瘴如蒸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

大事記

卷十八

五

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使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爲石後經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十五里層峯多陰林下有溫泉曰沙木龍南一百里有關立木爲柵周圍一里曰南牙其高其山延袤二百餘里官道經之上下石梯夷人據此爲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合于大盈江

芒市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又曰大枯賤小枯賤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麓川南至木邦東至潞江川原曠遠

鎮康

田土富饒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元年改長官司鎮康州 蠻名石賤在潯甸東南南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木邦有無量烏木龍二山水邦出入必經之夷洪武十五年設府尋改爲州

潯甸

潯甸州 蠻名制賤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東至順寧南至鎮康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熾盛水不可涉有黑泉如露濛濛時鳥飛過之輒墜夷以竿樹布浸而暴之以拭盤盂人食其物立死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六

大候

大候州 卽今之雲州與雲夢接畛土官奉氏世爲土知州從靖遠伯立功萬曆中有奉赦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衙學居下衙不受制于赦雲夢土官廷瑞其僭也相倚頻年搆兵萬曆二十五年討平之改雲夢爲新州而赦守大候如故子奉光不樂設流與其族猛摩奉恭構兵抗命二十六年再征之改爲雲州

威遠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漢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爲夷夷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莫家寨有河

汲其水練于炭上卽爲細鹽

干崖

干崖宣撫司 孫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衆岡棋置境內其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正統間隴川功陞宣撫司萬曆三十九年乃定邊平叛功加三品服色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俗呼撾家卽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安南黎利之變陳天平逃至其國永樂三

大事記

卷一人

年其酋備方物送天平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八百北至車里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府衣服飲食類水邦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有女居高樓見人不下倨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至其地

孟艮

孟艮府 舊名孟捐在姚關東南二千里東爲車里南爲八百西爲木邦北爲孟連自來不通中國永樂四年來歸置孟艮府後爲木邦所并嘉靖間附于緬與景邁莽廳龍相表裏然亦未敢顯背也

景東

景東府 土官侯陶本府人先有阿只魯在元爲景東土知府統底速州及案井母龍猛統阿龍三甸陶仍其職洪武中大兵至楚雄納款獻鎧仗馬匹并元所給牌印因校陶景東知府頒印世其職後爲恩倫所敗奔白崖立景東衛命往鎮漸以流官給符范之尋頒賜金帶上鐫誠心報國四字褒之陶死子陶幹嗣遂世姓陶後至陶瑞從征麓川有功加級至陶金以它未襲印被奪追得之乃襲後有陶明卿

沅江

大事記

卷十人

沅江府 土官那氏洪武初那中率衆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與學較嘉靖中那鑑爭立篡殺爲亂布政徐樾率兵討之鑑毒江並流及馬飲之輒死師少却縱衆馬蹙我兵徐中流矢卒官兵大集鑑懼而自殺遂華官收印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印猶懸那氏案每文移指揮取印必以夷兵蜂擁環伺之署訟復據去今土酋那天福鑑之孫也鑑兄自立

麗江

麗江府 土官木得在元爲麗江宣撫副使洪武初入貢尋以功授世土知府凡官兵征討皆在行間得死子

初襲恩任之亂有功後世居西陲吐蕃每有徵調輸軍餉免其兵治八世至木增值北勝播亂以兵擒首逆遣左軍與助餉二萬殿工又助萬金陳十事下都議可晉三品秩尋請老子齋裝

蠻莫

蠻莫宣撫司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累足自布嶺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猛密同東有等線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

孟連

大事記

卷十八

元

孟連長官司 縣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良其東爲車里西爲木邦部內有莫乃場出卅世專其利以致殷富蠻名哈瓦德悍好劫古不通中華正統間平麓川始歸

茶山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甯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五年賜印

里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亦屬孟養同受印

保山

保山縣 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諸夷有大雙蒲人曠曠其酋或稱百夫長或稱千夫長或稱實授百戶皆奉令服役役性勇悍不能驟格又爲市僧所誘漸習好佛

蒲人

蒲人 卽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傳與巴楚鄰並爲南土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訛濮爲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千之類是也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不知荷擔以竹篾負背上或傍本居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家自及教化三部十八

大事記

卷一八

十

寨皆號野蒲

貢道上路

貢道上路 錄永昌過蒲縹經屋林山箐險路狹馬不得並行至潞江江外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棚爲皆在三代爲徼外地過騰衝衙西南行至南甸千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巒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古茶西居之卽古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

下路

下路 錄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爲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有九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卽黑水之未流也錄車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苗之地也

大事記

卷一八



平麓川

思倫發本曰法法者夷中在元爲平緬宣慰司思倫所居本麓川地面與緬接壤皆在金沙江之南麓川居上而小緬居下通海且大思倫甚役善弄兵能自樹元人略地率緬人歸附卽以緬爲號授官不言麓川已包之爲已有洪武十七年遣其屬刀令孟入獻方物并上元所授宣慰司印西南夷種甚多惟此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方至其畛大兵下雲南思倫發始來附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麓川之名始見始兼稱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亦立宣慰司截然分爲二不相混矣未幾思倫尋叛攻景東土知府俄陶走白崖川都督馮誠擊之值大霧卒遇變寇我師失利千戶王昇死焉二十一年沐英進討戰于摩沙摩敗之乃悉其衆號三十萬衆百餘隻進寇定邊其勢甚熾新附蠻夷陰相連結英乃還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夷以萬人逆戰酋長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象與人皆仆大呼突陣斬數百級賊遂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一失守賊勢愈盛彼所恃者象耳向騎兵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爲也下令置大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

大事記

卷一八

十一

候象進則前行銳前俱發若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日分軍爲三都督馮誠領前隊都督同知蕭正領左隊湯昭領右隊賊悉衆出營酋衆象皆披甲背負戰機若欄櫓懸竹筒於兩旁置炮礮其中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至我軍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奔退乘勝直搗其寨破之縱火烟焰漲天復以兵逐擊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刺者最驍勇復率衆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卽傳令馳斬隊將俱奮呼突戰衆聞之無不一當百賊衆大敗斬三萬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

大事記

卷一人

十三

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枕藉思倫遁去上諭移軍漸逼景東謂與性頑獲必再入寇定邊去滇遠勢不相及須隨地屯田堅壁相持決勝思倫懼遣把事招綱等入山言性者叛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斷耶刀斷養所爲乞貸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上乃遣通政經歷楊大用脅勸性諭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豈特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巔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遣釐生蒙陰誘我邊陲藏匿有罪感衆招亂害及良民故地雖荒圯人雖化外不可不征遂與

師問罪悉平其地爾思倫僉發効尤梁王納我通達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困人民廣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致數生孽孽繼令諸曉將率師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于已皆刀斷耶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歸誠于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情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上責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向曉頓爲空大思旣至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遣麓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犯事刀斷耶等一

大事記

卷十八

十四

百三十七人百虎遂平二十九年諸夷相攻思倫數戰不能定仍來告難上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往諭皆聽命罷兵初緬俗本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爲因果報應之說思倫甚信之又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砲火銃思倫詭其藝俾繫金帶與僧位諸部落上其首刀斫五惡之將謀叛會思聰等至諭以朝廷威德得止思倫欲倚使者服其下雖留饒以象馬金寶不受且以書諭之乃率其部衆送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并着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上以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善各賜衣一襲而思倫終

程乏引歸下詔切責促亡運至金齒接濟右恭將趙榮至芒部出哨而賊悉棄符驗軍器部不能察彼勒紀罪降一執立功自贖副將吳亮等皆逮候死仍封勅章示昂昂復奏捷恩任亦致書于昂謝罪乞代奏衆以挾詐不可聽昂亦上書條攻取之策非十二萬人不可今僅得四萬六千其餘于各都司選調妥善戰指揮統領于秋盡冬初分三道由灣甸芒市騰衝約口並進下廷議則云勢孤非萬全策宜選智勇武大臣往總兵責其成功時王振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王驥屬意用安廷臣阿附有此議也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彈丸大事記

卷十八

七

地盡請官軍彼中督撫且耕且守宣揚聖化可以坐致不必勤兵侍讀劉球亦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擊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事備西北皆不聽正統六年正月命定西伯將貴佩平蠻將軍印克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安都督僉事劉聚克左右副總兵都指揮使官聚都指揮僉事冉保克左右叅將兵部尚書王驥總督太監曹吉祥監軍貴驥先往雲南會計軍餉糧度方畧安泰統川貴兵聚仰統南京湖廣安慶兵侍郎徐時食都丁塘都督同知沐昂三司官督運各長官司皆下勅令會兵驥薦廷臣侯璉楊

寧壽琳爲叅謀勦衛陳儀都指揮二十餘人從征皆許之陸辭上賜驍騎等金兜鍪細鎗弓矢蟒衣以行師至雲南報賊三萬到大侯川劫掠兵部郎中侯璉率兵擊敗之驍分軍爲二路十月初六日叅將冉保兵五千由東路往攻緬甸灣甸水寨十一月初二戰及貴兵二萬由中路出江賊伏兵四起守兵亦悉力來抗官軍擊斬千餘殺賊遁入寨圍之諸將皆以兵至合攻拒守益堅初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然其排柵成大潰自水門突出截殺無一脫者上江寨遂拔乃督步騎並進賊將刀放曼父子俱斃刀招漢父子殺其妻孥開門自焚生擒

卷十八

六

刀門項前後新賊五萬餘賊所恃上江爲厝至是蕩然矣益進兵由夾象石渡下江通山通間月初至勝安留李安守之別將以八千人哨至沙木籠山思任令其黨陶孟等二萬人據高山中立候寨左右連環爲七營官聚等分攻未下大兵夾擊破之乘勝進至馬鞍山十二月初直搗賊巢山岡陡峻周迴餘三十里立柵開濠濠廣不可越東南一面傍江壁立令前哨三千人往探賊其伏兵賊復潛兵出我後驍校中軍不動密以六千人襲破之賊驅象八十餘來衝陣力戰又敗之而原委叅將冉保等已從東路來會于是添造攻具畫圖分諸將

各次一門少卿李育郎中侯璉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廣積薪草會西北風大作隨風舉火燭焰漲天焚溺死者數萬擒斬亦如之思任妻妻于渡江道孟養等處平其巢穴報捷奏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沐昂嚴督之以水邦夾攻有功撫勞仍移生紫陝前來獻麓川土地人民悉與之進定西伯將貴為侯封驍靖遠伯贈方威遠伯諡忠毅餘陞賞有差惟都督同知李安下獄以貢山之敗言官交劾也尋召貴還京驍經理善後事安班師沐昂仍總兵時思任已遠遁其子思機發兄弟三人說言與父素相仇殺來居麓川者蓋地方永招撫守

大事記

卷十八

元

故地朝議以首惡未擒餘孽復滋命驍再鎮雲南又謂道險糧乏深入恐為所侮且軍機萬變難以遠度復命貴總兵同驍相機行事仍勅各司執思任自効于是驍等會合木邦等夷兵還緬甸追索累戰皆捷緬人用大金獲船載思任至江上因而覘視官軍虛實糧餉有無復用別船載回益緬人與木邦雖議送賊練勇勇相親地方相近木邦資緬人之鹽緬人資木邦之水相相唇齒不肯決而思機兄弟據以大大出侵掠遂麾兵直搗其巢大破之擒思機妻孥乃立隴川宣撫司以麓川頭目恭項為使時麓川既平恭項請除授官吏總兵官

右都督沐昂會都御史程富等等議恭項首先歸順屢効勞力乞量授官職于麓川故地開設衙門上從之加貴祿米五百石驍三百石驍召還留貴鎮守未幾思機入貢求赦思任逃入山中為千戶王政所獲已困將斃市新函首以歸思機終不可得克暴益甚屢入寇時沐昂已卒兒子儼襲爵未幾卒試嗣職屢討敗之王振意未慊必欲盡滅其種正統十三年三月復命王驍提督宮聚總兵張軌田禮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鑑左右參將帥師十五萬侍郎焦宏督餉自騰衝整師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達嶺

大事記

卷十八

三

井塔宰二渡口思機于西岸埋柵拒守諸將順流而下至管屯道所徵木邦緬甸二宣慰各領表兵十餘萬沿江兩岸駐劄緬甸酋孟者改等船二百餘隻接應官軍得渡江登岸併力奔攻所門排擲殺敗賊衆擒斬數千官軍乏糧縱兵大掠三得得殺四十餘萬石軍馬克尼思機又于鬼哭山頂築一大寨兩峰之上寨二寨副之三寨之倭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每寨排柵二層於大木石于上官軍夾攻先破左寨須臾南風大作促薪縱火烈焰燭天將士乘勢直進各寨俱破斬殺及墜崖死者不可勝數惟思機思小遁去上賜勅獎諭令驍

聚泰隨回京納留雲南見泰將鋤回貴州都司仍勅緝
旬宜慰使新剿領王委地方緝捕思機等有功俱陞
賞不各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方王師踰孟卷至孟郊
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
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驛還兵夷
衆復推思任少子思陸爲亂攻恭項走之復據孟卷地
驛等處師老疲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許以酋目得
部勒諸夷居孟卷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
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
增驛驛二百石通前食祿千六百石賜鐵券世襲伯爵

所摧敗亦足相當今乃占據我土不肯退江實屬之罪
能及時聽撫則悔禍從福之機也始獻銀器等物來近
和等進至金沙江思陸仍遣大酋孟倫索等再率所部
來見和等如前諭之思陸聽命退還前地掣回象馬夷
兵過金沙而歸又貢方物象六隻銀六百兩納款鎮遠
等官以聞因言蠻莫等地方原隸本邦成化間始爲猛密
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爲思陸所占連年擄掠今始平定
既不可復與本邦又不可竟歸猛密開設衙門則地懸
遠糧發難守空懸于騰衝威權官軍四百分番往來禦
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標之功今有悔禍納
款之實請賜以名目寇誓仍降勅諭之兵部議撥軍輪
守恐失朝廷之體仍勅鎮巡官勒酌奏處冠帶名目之
錫則貢使言思陸不願何可輕畀請降勅獎勵厚勞其
使有從之其蠻莫議之數十年慕漢民立千戶所守之
然不能尙時弘治十五年事也然諸夷憤爭仇殺如故
嘉靖初各訴于朝下鎮巡等官按問總兵沐紹勛總撫
歐陽重奏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偏袒諸夷以
禍福諸夷皆伏罪退還侵地而本邦宣慰司罕烈王養
賊孽思倫各貢牙象土鎗金銀器物求贖麓川逆舍多
鯨亦聽還職兄子多參至是紹勛等奏言本邦孟養戍

殺無辜多鯨手乃兄母律以王法罪不容誅但邊徼頑
夷忿爭警殺乃其常態今既輸服請姑寬其罪許令進
貢自贖仍請戒孟養恩倫毋交通猛犯侵擾緬甸未
邦罕烈毋黨助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孟養安撫司土舍
恩順以孤軍抗二強敢寬收捍禦之功宜加賞勵緬甸
土舍莽欲歲因祖效忠權得遂遭慘毒宜令襲職以全
宗祀隴川多參孟定罕忽宜令各還本境招復夷民其
蠻莫猛母等十三處地方土地寬廣諸夷歷年所爭初
議屬之騰衝司撥軍輪守則烟瘴可虞屬之木邦則地
勢遠遼夷心不順莫若仍屬猛密管食歲徵差銀一千

卷十八

二五

兩而割孟乃等七處仍歸罕烈則分願均而忿爭息矣
軍下兵部詔紹勛等撫處事宜區畫周盡俱如議而知
府屬時泰通判殷相周見恭政王汝舟僉事郭敘副使
周胃指揮馮鳴鳳王訓等皆與有勞績宜各敘錄以勸
忠勤 上曰雲南緬甸木邦隴川猛密孟定等處
土夷因忿爭警殺土民受害致勞官司撫處征調數十
餘年不得寧帖既該鎮巡等官督委司府衛所等官撫
處停當恩威兼盡恩倫罕烈能畏威效順俱准贖罪多
鯨罪逆尤重但遠夷不足深較姑令悔悟自新罕烈原
備方物許其進貢仍勅戒恩倫罕烈守疆界以圖保全

不得越境生事自取誅滅恩順敢禦兇強保全境土令
鎮巡官賞賜茶餼歲厚加存郵併恩順真准襲職多參罕
烈皆授以冠帶令各歸本土保管地方其餘蠻莫猛乃
等處夷情俱依擬處置時奉吏部覆用通判指揮等官
鎮巡官分別獎勵有奇功者襲實另奏而隴川益弱萬
曆十一年岳鳳勾竊其地十二年鳳既俘多恩順當
立以爲宜撫多僞爲同知居猛卯多恭爲副使官遣放
二十年緬人窺等練至其地恩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
於栗紫壩追逐之二十一年恩順陳用賓檄知府潘文
曰隴堡四關三十五年恩順子安民叛恩撫周嘉謨平

卷十八

二四

之以金牌畀多安靖俟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
安民之弟也昔亦附緬今寄居蠻莫猶驕驕內地焉
勅賜官撫與恩順金幣并錫印界之使與其下
勅賜安民司指揮奔省城鎮巡復發兵討之木立
經死朝廷以民不與安氏而不欲其萌劫仍以
撫使安置而靖令世其官至今食宜撫祖不替

平緬甸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蠻宋元至我明謂之緬因其山川延綿道理修亘名之一曰十緬其地通稱一曰緬甸朝廷所稱就中又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辭洞吾擺古皆其類大抵各以地相沿爲名惟擺古最遠而撣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徵外蠻及撣國王雍繇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寧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貢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跪九者諫諍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

未尋記

卷十人

二二五

之樂請勿懸帝不從遂作樂封麟調爲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驛國王雍薨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爲曲齊聲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是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驛國遣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驛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年驛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崑崙波斯等國遣白象一其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至元五年命元帥愛魯襲破之其叛服不常乃于蒲甘緬王城置都牙宣慰司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猛

未尋記

卷十人

二二六

密東北行三十八程至雲南有江頭城到騰衝十五日自江頭南十日至太公城又南八日至馬來城又南五日至安正國城又南五日至蒲甘緬王城所謂緬中五城也其俗柔詐標悍長于鳥銃有火藥必得中國麥麵傳之發乃迅速且無聲法秘不傳與麓川俱倚金沙壙爲險一水可達世姻世仇有鹽利海商所集諸國皆仰給焉洪武十六年大兵平雲南遣部較郭均美招之麓川酋思倫法最技猾首先納款上嘉之并平緬麓川爲一授倫宣慰使三十年倫叛黔公沐英大破之復降二十六年緬酋南還來貢明年六月始置緬師宣慰司以其長普刺浪爲宣慰二十九年倫侵境來告命行人錢古訓李思聰齎詔諭之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宣慰那羅塔朝貢三年來貢給緬甸等宣慰各夷金牌信符批文底簿中官楊瑄詔諭古刺緬甸諸夷皆謝恩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宣慰刀木旦警殺行人張洪持節數其罪輸服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節宣德五年麓川思任緬甸奉得刺各遣使言木邦罕門占據其地黔公沐晟內官雲仙諭使退地八年大征麓川緬酋雅補助戰有功思任敗父子乘舟走緬甸益夷離合不常事急猶相倚爲唇齒也驢論酋卜刺浪縛之來獻不應驢益進

兵緝旬伴好言恩任遠遁不易致須得金幣土地調勞方肯合力且欲以重臣來取驍難之時郭登請行金沙入緬甸不十日至其國上刺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氣阻聽命其國相刺劍以恩任載金樓船來獻時有忌登功者議留登守它寨刺劍至貢竟不見登遂還未上驍貴曰此給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裨將陳儀自詭知天文以爲榮感犯典恩緬可伐欲以貢致緬焚其舟進兵大戰一晝夜我師不利刺劍竟持恩任去貢子繼追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侍郎楊雲侯理遣使許以孟養之地易恩任上刺浪竟給恩任入山斬首并妻

恩處于思奔思福相爭走斯瑞體瑞體素懷恨乘亂殺恩奔立恩漢太子恩孫假途于琢以掠孟養留夷目卓吉年之未幾卓吉爲奔脣別混所殺瑞體破而執之即欲入寇覘內地有兵又慮他夷來襲過去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狀始設兵防禦傳諭各夷不許交通結納故事土司襲替皆勸實請命于朝隆慶二年木邦土舍罕援遣使告勸官吏展轉索賂不發怒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漢人不得通後之豐求于瑞體得五千登益感緬而志懷官遂携金寶象馬往致謝厚相結約爲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

二千里之謠潞江安撫竊貴聞之亦投瑞體日聚謀內侵貴因遣使召龍川宣撫多士寧士寧知順逆阻之且以其謀來告士寧寧死千崖宜撫刀怕舉亦死罕援與怕舉素有隙聞其死言于瑞體請襲于崖龍川無主必聞風歸附願爲前驅瑞體于于緬僭欲從之其子應禮悍而多智獨曰路遠難便取俟有內隙可一鼓下之遂西恩箇地廣兵強世警每欲乘我出襲我倘我兵遠事川崖彼以重兵順流南下其禍非細莫和精助援兵聽其自取則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木邦在我肘腋若迤西不爲我有安能出三宣內侵承勝耶瑞體然之信

撥兵一萬令性攻自率兵侵邊西屢爲恩固所敗領亦
退伴猛倫相持不決隴川拜弄日月之稱岳鳳見土望
新死其子多忠雅弱族人相爭計殺土望妻于奪印自
立投于瑞體請于曩烏守其地鳳獻計率制恩簡發萬
餘人出入爲疑兵誘贊莫頭目恩哲降之萬曆元年拔
及鳳屢道瑞體侵三宜隴川首被禍不支多忠等奔永
昌其族殘威殆盡遠據隴川擄殺茶山里麻二長官司
三年爲緬書稱南朝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詭辭侮慢
不可讀且合征密拒中國四年大發兵攻進西敗退先
是金騰副使許天琦憤諸夷附緬恐脇中國招諭恩簡

應衛一取永昌一取順寧蒙化去騰衝三十里副使俱
心得皆兵附守都司趙璽營城外永昌近城有姚關甚
險莽開攻破之會事尤照熙太守陳履之乘城獲奸謀
十二人乃得定順寧已爲賊據大候川一帶皆燒戮滿
瘡兵備趨磨力扼江險蒙化得全猛林爲潞江咽喉賊
欲斷之使騰永不接遂伏兵襲指揮吳興等皆殺之
都司王三聘重傷執土舍廖捷桂遠近洶洶會巡撫劉
世曾至與連捷重裕奏聞事下兵部尚書張學顏以南
管中軍劉鋹爲騰越遊擊移武靖恭將鄧子龍于永昌
各增兵二千人黔公總之徵比騰等處番土莊兵楚蜀
佐軍餉南給事湯景隆疏陳禍已深諸司皆從後用命
而新調土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諸土司之過彼
請變而我視若奇貨彼遇難而我視爲秦越以故諸土
司日以離異而緬人因得爲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
土兵與敵人非其親戚則亦皆我族我事不能不推遷
則生得失沅江覆轍可戒請以漢兵制之而後可如湖
江廣福皆可調用給事中楊利舉先爲保山令知緬情
僞頗悉條便宜十事謂兵不可輕用柔而仇怨勢難持
父宜守險待其整報關官兵漸集數與恩順有新獲將
木邦有孽子罕鳳與鳳馬舍人罕虎皆悍干饋銀數萬

人以壽州景宗真爲嚮導犯桃關參議姜亦恭將鄧子龍兵至過于攀枝花力戰大破之斬宗真生縛度罕等餘衆遁走乘勝追之賊屢捷劉挺出隴川其頭目莽灼來降應裡走鎮康順寧土舍猛效忠復出兵邀擊苗日夜奔北自癸未至甲申四月新一千二百餘級會璋起收兵議所向時罕度雖死巢居峭壁山盤數百里至顯八十里深險難登子招罕招色兵阻三尖山鄧子龍度道里分三軍罕遣忠一軍軍查理江右猛效忠一軍軍孟璉左陳信一軍軍三尖山前訪間道有馬罕者提蒲人華弩手五百人來言後山隙處乃分兵夜半攀藤

不事記

卷十八

三十一

上潛伏將旦表師鼓而登伏兵猝起應之罕人大潰獲殺酋長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五百一十九級緝旣屢敗則知不足恃遣佐岳亨等來降事聞有死處之金沙上游以招徠諸夷綏以屬有心計欲結之使爲用當路促之獻功亦會屬解屢縱輕兵二晝夜行四百里突入隴川屬倉卒郊野乃歸義鳥惜不敢動衆勢襲擊莫干猛密招玉養各酋獻出應裡所給偽印關防共誓併力拒緇隨獲于崖土婦罕氏及印信金牌各酋莽碎阿借莽摩等皆縛之酋叔阿瓦莽普亦求內附苗聞賊情諸司皆已率精銳先攻莽普走之諸司助官兵奮擊

乃連捷上檄送副父子五人告 郊 廟受賀頒賞初網許願不死故請夷罕降至是臣密恩忠懷後授緇中書莫思順孟養罕襲難附實與緇通緇之心腹大潰良久填其中別遣散率領二千人助守乙酉李材以按察使備騰衝謂緇之肆惡實并二夷爲羽翼莫不歸騰衝決不得安遣人間之令殺緇黨自效又遣把總寇崇德說孟養謂大潰長敵奪有陰謀將盡殺不司男婦據地少遲卽及禍孟養懼合蠻莫兵殺大潰長攻散奔走之應裡大怒聚三萬人馬二千匹戰衆數百屯堵密城臨阿瓦江孟養遣戶八童來告急且請火器謂非此不能破敵陣乃遣游擊劉天傳率把總杜杖等多載火具繼發戰于連浪破之功至三千餘級材尋陞倉都撫鄧陽草草索狀報撫按而材少時從其父兵部尚書遂于揚州禦後號知兵且諳學有名氣銳謂小夷不足掃方議築城建署設驛開屯並在數千里外民夷皆怨殊不甚省方戰急兵死水火疾疫者原不知歟初報至萬謂千古未有之捷御史蘇鄭至先請罷營建又上四事大指與材相反會有郎營之變材解任聽勸 上固不憚鄭遂勒奏丙戌之役材使游擊劉天傳詳言罕曩請援遣釋將杜杖等兵千人渡江而西未中道夷已退走指

不事記

卷十八

三十二

商人三十餘艘爲緬寇殺百餘人捕四十二人軍中瘡毒死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皆割首爲功蓋同知朱儒陳克保上牋撫臣世曾心疑陳厥之代任力爲譖事屬欺罔言可疑者七營堵去騰衝二千七百里去擺古一千八百里往來不及旬月一也七月望日粉生辰所司力行慶賀禮而謂屯兵境外此誰爲爲之二也密堵故無城守與逃魯博薛皆屬村寨相去遠甚而謂連破逃魯八寨且並在一時三也上功首虜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至一千託爲思化所焚四也奪獲夷民至一千二百餘人何不安排已乃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

卷十八

三三

所獲明建五也既乘勝追北積屍遍野何夷器止六十有三六也拓地至二千餘里何猛密至今爲緬兵所據蠻莫爲思化所略七也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實以不送奉餉錢誼董璽寨及於是陳厥之有猛廣之捷李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慘之盡矣幾無類書奏下大司馬及兵科案驗覆請奪官上怒捕材展之天降德克侯下獄沐昌祚罰祿一年世曾削爲民材上書自白謂蠻莫叛且三年孟養叛且二十年用間招而離之般三大頭目比賊來攻我師往援合兵擊彼此臣任內事報捷往來審驗申詳此臣去後事乃連浪之捷論

者謂土司力戰我師秋毫皆無所與則土司之歸誰招之其兵誰驅之爲我克敵夫雲南兵事必用土司土司之功卽朝廷之功由來尚矣至臣之身獨分爲二又盡歸之夷可乎又謂撫臣之功不可泯夫撫臣遙制于上道臣修力于下臣實在事上既有功下獨不可原罪耶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抵級大金沙江去五事實屯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居恒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之月洋洋鼓棹而至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病死者五百人卽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埋道左豈至數月皆聚屍一方尚毋扇朽而令兵士割抵既不忍爲

卷一人

三二

亦不可爲若曰駐城中生辰不出則從來道臣未有親在行間者一土夷歸款非拓地而何報功陸續計程各有淹遲戰歸之後暑瘴所侵且病且死我之器械且多遺棄何暇多拾夷器阿坡之戰實彼不法久爲夷民仇怨請于兩臺副總兵鄧子龍往征捕生口一百人斬首五十級民皆稱快猶未盡創而謂殺俘二千人無類冤哉死不瞑也天律辨亦如材厥之盡推天律皆不肖錫示鞠鞠等執辭不變理刑官李登雲奏聞送刑部尚書李世達等擬徒贖罪上令從重擬并責備承縱情市恩李登雲革任回銜應天府丞許宇遠與材交厚方以

陝西督學副使陞職卽揭言御史重待文法赦罪邊臣歸功夷黨已失大體且詞多軒輊于武弁寬之府佐怒之至撫臣則以事出不料原之獨効材不餘遺力夫材以虛名取忌謗言日騰駭機卒發此而不辨情法俱乖御史當九臯効于遠意氣憤憤不平矧友誼之當重不知國法之當遵見非實是意在中傷阻塞言路得旨乎速出位妄言降二級調外部院再鞠改請成餘降級詔依說議例行嚴之等皆革職獨責以徇情輕比堂上官免究司官罰俸一月部復奏前例乃太祖懸牌以繩面欺者後定律一以爲據三法司爭之凡從前榜文

大事記

宋十一

三三

條例俱革 祖宗朝未聞以門牌罪人者御史亦以爲言皆不報十六年蘇鄴奏騰永并一奏將止留兵三千蕭彥乞量留六千三月金騰姚營兵當撤將歸索月糧鼓譟遣臣姜竹游擊鄧子龍往諭不散劫掠殺人沐公調二十八寨兵三千防勦分調北勝等處兵五千助之事聞 詔騰永聲息一月一報六月中兵集攻之殺八十四級擒一千三百餘人斬四百餘人子龍提問斬調用彥仍供盛補建寧府龍溪縣人已辭京察李官乙未林陳那請立力十六年蠻莫思順亦投緇初 朝廷以猛密思忠等歸義授思忠宜撫使猛密思忠同知思順安撫使比 欽

頒符信二人已叛乃以忠母罕嫫順母罕迭各代領司印九月應裡兵至煥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征廣思化思蒙奔蠻莫迭謂蠻莫係征密轄地見思化之來度不能支棄之與化望子思華奔騰越巡撫蕭密令撫夷同知陳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蠻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助進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于蠻莫從之十八年緬兵破征廣明年蠻莫思化告急尋解去思仁與丙測投緇二十年應裡再攻蠻莫思化不能守奔于等練鄧子龍兵至戰于控搭斬百餘級追至沙州我兵無船不得渡相持各退去二十一年應裡以多墨守

大事記

宋十八

三二

蠻莫糾兵號十三萬分三道入寇一往臘撒蠻額一由放芒市一攻彬木龍龍者蠻語也巡撫陳用賓移駐永昌與叅政劉天衢督叅將王一麟等往禦賊殺其以羸兵數人浴馬江于前鋒擊而擒之如是者再遂復蠻莫聚驕謂易與鼓行而前賊伏崖箐伺我兵過半湧出大有殺傷奔退監軍同知姚允升收餘兵晝伏夜行僅免賊亦退走以捷聞先是隴川思順恨多俺道緬殺其地糾思化并芒市多泰等擊俺殺其子多荒俺益恨潛投木邦歸緬叅將吳顯忠招之不聽合思仁丙測襲進放我兵擊走之用賓建關堡與屯田以禦緬緬數數撓我興作

乃遣閩人黃龔使還羅與得榜內外夾擊二十三年黔
公沐昌祚疏賊歲歲竊兵皆由思化生聚乞安置潯
江小龍川等處即以蠻莫爲蠻哈等屯戍或給付干崖
諸夷或空其地使賊人無所略退無所戀衆議非便令
約京部位不得挑釁啟兵端多俺既敗走投木邦太守
添文昌將擒之謀頗洩欲奔擺古別將追及斬之無何
思化死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乘採井
之隙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罕拔次子嶺以木邦兵從
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逼內地兵備添文旨殺正以說于
龔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黃龔至還羅還羅與龔要約因
發兵攻擺古墟其地是後屢爲還羅得榜所攻疲于奔
命不復內犯矣

卷十八

三十七

朱史氏曰西南夷控引吐蕃盤山襟海兵人巢居穴處
自相若長前朝不聞用兵我明開設雲南比于中土
諸夷接壤不得不招撫爲我外藩夷性無常好殺喜鬪
不得不用兵以張捷伐黔公威之于先正統中前後征
討歷十年糜費財力分茅不爲無功拓地竟成烏有猛
密勒處大致紛紛緬人其始甚微久乃滋橫離合進退
機阻百年夫以歷朝布置方略悉本省兵力以夷攻夷
似非難事而奮起侵漁習成虛冒請餉與請兵無脂羽

書共捷書兼上任非一人每有投荒傳舍之嫌報傳萬
里不免臨渴掘井之憂迨于今歲氏小龍直叩省城安
氏震騰幾搖全省患不在外在內爰爰乎殆哉非聖
天子威靈與我浙有人徐起收拾其不爲遠左之續幾
布

明大事記卷之十八終

卷十八

三十八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九

朱國禎輯

北狩

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親征初元順帝父子相繼殞於沙漠其部落皆分散 朝廷屢出兵破走之洪武末年曰坤帖木耳永樂初年曰本雅失里皆稱阿濠和可而中國稱曰瓦剌小王子其丞相太尉等來歸受封者曰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王末幾馬哈木恃慢欲奪印其太師阿魯台來告難請兵封和寧王兵漸盛攻破瓦剌太平謀犯邊至煩 大駕遠涉

女事記

卷十九

逐捕尋亦爲瓦剌所破馬哈木死子脫驪繼之也先脫驪子也雄桀有智數悉并諸部號太師其主脫脫者花不能制要其孫相固結正統中屢入貢使至二千三百餘人是時麓川用兵東南騷動 太皇太后處三楊以大沒王振用事邊備漸弛虜使橫奪索賞費日多所司不能供稍加減約即怒肆譴言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遂答曰爲若奏 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示諸酋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亦不及也先大懷怒寇獨石馬營等處守將楊俊棄城走

進至貓兒庄參將吳浩戰死剛知院寇宣府圍赤城羽書狎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京軍四萬往禦七月虜悉衆寇大同城堡多陷王振請 上親征令英公張輔成公朱冕等治兵邸王監國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諸司連疏懇留不允十六日甲午發京師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鄭瑄學士曹鼎張益等從官軍移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時大同總督西寧侯宋瑛總兵武進伯朱冕參將石亨等與戰陽和後口太監郭敬制軍事兵無紀律瑛冕全軍敗沒敬伏草中免卒奔還入城辛丑 駕至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

女事記

卷十九

晴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羣下籍籍多謂行且不剋源等已歿死諸臣又上疏請班師振怒俱令略陣大肆威虐勇等有所白騰行而前又令王佐鄭瑄等老營佔壘先行怒罵跪草中至暮方釋天文生彭德清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疎虞陷天子於草莽振登曰設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鼎力言臣下命不足惜惟主上繫 宗社安危豈可輕進終不從時六軍前行虜漸退誘我八月戊申朔 駕至大同雷雨暴作振亦恐之猶豫不能即決郭敬警告振不可進振始懷初三日庚戌班師奉 駕東還是大奴塞兒爲營有黑雲

如金覆營上四外暗哨須臾雷雨復作營中驚亂徹夜不止初議南取紫荊關近道撫蔚州人因欲遷一營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初十日丁巳至宜府虜出沒甚衆或請留大軍以精騎衛一營疾入關不聽十三日庚申一駕發謀報虜襲我軍後遂蹕雷家站造恭順侯吳克忠爲後拒克忠力戰敗沒比晚報至又遣朱舅承順伯薛綬領四萬騎赴之至謁兒樓冒險進遇虜伏發盡陷無一人返十四日辛酉至土木驛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輜重數千輜未至留待之地無水草虜已合圍不敢動士束手饑

大事記

卷十九

三

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虜所據虜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繼拒戰終夜虜益增次日壬戌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南踰壘衆亂爭奔逸勢不能止虜勁騎蹙陣入奮長刀擊我師衆裸袒相蹈藉死屍蔽塞川野諸官堅宿衛士矢被體如噀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惟喜宣隨侍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曰此非凡人擁至雷家站見審判王上即問汝是也先虜是伯顏帖木兒應是審判王虜是大同王虜也地審判王驚馳見也先即命

原使臣二人來詔上呼其名皆叩頭回報也先曰果大明皇帝也衆聞然又欲加害伯顏帖木兒情怒罵曰皇帝自雲端墮下配軍中一無所傷大福未可量且曾受重賞只宜報宗送回國好名留書史上此狗輩惡言連天犯順不可從也先喜命伯顏帖木兒奉居營中較尉袁彬自羣虜中望見來侍上曰能書否曰能即命彬作書差前使臣納貴回京取金寶貴也先伯顏帖木兒執臣禮甚恭也先尋來見執禮如之進熟食寢具而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夷公而下皆死從臣得脫者蕭繼祖楊善等數

大事記

卷十九

四

人軍士脫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將半然虜衆實二萬人耳納貴持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縱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十六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頤聞放報穆音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繫至訊之音不知上所在是日遣使貢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車駕皇后鐵氏盡括官中物佐之十八日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鄭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敕事立庶長子見深爲皇太子仍命鄭王爲輔詔告天下陛下謀兵部尚書召石亨管團營封定遠伯

時內外海海干諫等合奏王振罪王諭百官請上
后徐處分諫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即典刑
旋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閣門
眾擁隨入有今旨籍沒振遺指揮馬順往來日順振
黨也不可違宜遣右都御史從之太監金英傳旨令
百官退眾欲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避辭色稍違給
事中王玠梓順髮喘其面曰此真奸黨也眾爭毆之或
就脫順釋捶擊踰路立斃眾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
人夾梓令此亦擊殺之一曰振既出二人情勢數變
也東三屍陳東安門外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

卷十九

五

錦衣指揮山反接跪於廷東罵之曰勿捶死侯正法百
官既毆殺順皆惴惴不自安于諫啟王降令旨慶諭百
官歸范事馬順罪應死勿論眾拜謝出是日廷中拂
檄議鎮定排眾具王留生袍袍為眾論壯之明日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即真之議陳鑑奉令京
振并其黨彭德清陳官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崇宏
器服寶玩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珊瑚高者七八
金銀十餘座萬萬餘匹皆沒官得山於市族屬無少長
皆斬山第樹亦為錦衣指揮從振死于廟林兒得九
婢妾百數十二日虜獲上至大同城門閉上詔

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
城不敢擅啟較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
安等出見獻袞服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
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又饑可令刈入城又曰
虜欲歸憂情傷難測且嚴為備安獻酒上酌酒飲訖
坐馬上無知平時眾曰處困能亨天命有在虜令城
中官松金銀共二萬餘兩未迎駕既結與虜笑不
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是夕駐城西二十
里郭登遣人告袁彬欲使夜不收五人入虜營奉
上往石佛寺乘間入城彬以聞上曰我命在天今若為

卷十九

六

此萬一不虞乃自取也不從適籍兒莊九十海千歷蘇
武廟李陵碑二十六日到金山哈銘父子先隨使臣吳
良留虜中來見留侍又得沙狐狸汲水取藉數見也先
善應對惟割寧降于虜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管在
焉上入也先營坐也先拜叩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
上壽歌舞為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
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親上膳日加虔敬每二日
獻羊七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
皇太后命王即皇帝位百官勸進王辭諫眾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聖母有命不可違令旨從之擇日

九月六日 景皇帝即位遙尊 上為太上皇帝明年

為景泰元年頒詔于謙入見請大治兵

謙初也先遣

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書詞悖慢朝廷復書

大略言中國已立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

仍賜使人寵著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

百疋賜也先太監郭敬素與王振厚且通虜時密造銅

鐵箭鋒用豐盛之遺瓦刺使臣也先歲用良馬雜物賂

振及敬至是敬家已籍沒敬潛回京注司執制罪當磔

命固禁之郭登及巡撫朱鑑又言通事指揮李讓以諱

和為名潛結也先密受良馬女嫺報聲息又詐傳 太

大事記 卷十九 七

上旨令守將出見計以口外城池多不遑詔下兵部議

以為欲加誅戮恐激邊患欲取赴京恐致奔策令郭登

密切處置時中外疑懼多主議和然未敢明言于尚書

獨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毋虜計凡

北來黃紙文書悉拒不受編修徐理引天象主欲遷都

于尚書力折之太監金英叱使去十月三日虜知 景

皇帝即位復奉 上為皇帝至大同城下太宰霍瑄出

見獻葡萄酒等物密諭瑄固守守將郭登謝曰荷天地社

宗之靈固有君矣練兵振武不可撼虜遂南由紫荆破

關入擁 上皇初十日大良鄉苑戶來獻瓜果慰而遣

之明日戊午次盧溝橋命袁彬作三書一奉 皇太后

一致 皇帝一諭羣臣守城力戰岳謙同虜使納哈出

至彰義門議為官軍所殺納哈出奔還也先遂列一字

陣直薄京城西直門于尚書已受總督之命初都指揮

而下不用命者立斬先三日帥諸大將管德勝門外各

門兵將皆身櫛溝自宜府石虎自涿州各以兵來援虜

焚三陵遣使言欲和以王復趙榮持羊酒往也先營

也先與其弟伯顏帖木兒方奉 太上至土城援甲胃

屬弓矢以侍引復等前露刃夾之復等拜訖也先揮却

羊酒取 初視審字 太上取初視漢字諭曰彼無善

大事記 卷十九 八

意爾等急去也先謂復等你小官可令胡濙于謙王直

石亨楊善等來 朝廷亦不應是日風雨 駕在虜營

于尚書令各營嚴兵勿交戰庚申諜 駕移漸遠出兵

虜以數騎挑誘我伏兵傍空舍中亦連數騎迎戰詐敗

虜萬餘來追伏起發大礮擊之虜死砲下數千斬其鐵

項元帥都督孫鑑戰西直門外斬先鋒數人虜稍却鑑

逐之虜益兵圍鑑鎗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 禮中流

矢石亨兵亦至虜乃引退王敬武與戰彰義門外興以

神銳列前弓矢短刀大之報效內官數百暗列于後虜

至遇銳鋒易報効者爭功自後躍馬出陣亂虜衆之遂

敗與中流矢死虜至土城我軍皆升屋避以磚瓦擲之
止王雄毛福壽來提虜遂見旗幟乃還石亨追之大破
虜于清風店虜傷死遂擒上皇仍出紫荆關北逃還
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緩追兵太上自紫荆關出乘
馬踏雪而行過險則戴彬執轡既入虜境也先來見索
馬拔刀割肉祭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十九日誅少監
破于兒土水陣于時廷臣爭獻策破虜貢士練綱曰
尤切設御史監生姚顯請國家崇佛建寺有禪師尚師
之號今太上被留僧衆談笑自若宜令往虜廷勸諭
仗佛力送駕還京蓋有激之言傳者以爲笑十月普花

大事記

卷十九

尋遣使獻馬先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舊約通和
爲言朝廷以其用計緩師不應胡漢王直言普花也
先君臣索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洩等言使入以退
款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全具視常年有加十月
七日癸未以虜退已盡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日冬至免朝賀節望拜太上聖節于朝天宮也免
恭于是日進龍衣雜皮襖裘馬置酒上書飲奉駕奉
陝西取南京或言天寒陝西未肯奉迎乃止恭士陳都
疏言守居庸關都羅通曉暢軍事宜令還京恭贊守宜
府昌平侯楊洪及于俊皆其職宜令所部兵留京歸衛

以通泰洪軍事上從之予少保奏宣府京師之藩
居庸京師之門戶洪俊既留京師則宣府居庸不免空
虛萬一逆虜來虛據宣府爲巢穴即不犯京畿而京畿
能安枕乎兼有逆虜犯邊俟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
十一城併棄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幸存宣府一城
有洪以守雖無救土木之危然足爲京師居庸之應援
遙接大同等處之聲勢今二處兵將俱無是棄之也彼
便存之疲卒羸兵無主將統聚自然離散乞推選武大
臣一員守居庸兵科都給事蔡盛亦言今日之事邊關
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車駕何以陷土木紫荆

大事記

卷十九

自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散邊關不固京師雖完
亦僅九門止耳如陵幾何如郊廟社稷何如生民
荼毒何况紫荆倒馬白羊等處虜退已及一月至今尚
未設守都督顧輿雖受命尚未行宜急擇人守宜府居
庸還兵鎮守報可乃以左都督朱謙保印鎮宜府紀廣
楊俊副之兼都王並鎮居庸先是邊城多陷宜府孤危
洪等入援京師人心皇皇或欲棄城還都御史羅亨信
依劾生管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
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虜
知有傳不敢攻至是譙等至人心始安通故有才善兵

昭既入京與于少保不相中數說少保怨之辭總督不允以通協贊乃分諸將爲三大營石亨楊洪各四萬柳溥二萬精銳三千爲游兵教場察分營兵西直門皇城門外操練又以都督范廣協衛統領大營一時景將並集兵勁皆一可當十虜聞氣奪十二月也先以上皇書至索大臣奉迎明年正月朔上於虜營燒表拜天也先邀至斷頭山營內慶賀時嘉寧爲虜卿導也先欲奉還太上輒以許進頃之寧又忌也先嘗誘彬出營將殺之太上覺其詐急召彬回乃得免又言于也先將加害太上傳命乃止彬嘗中寒幾死上親歷其

大事記

卷十九

十一

付許下卽食天寒彬以兩脇溫上兩足上時出帳房觀乾象謂彬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母及是銘彬言於上諭也先遣寧傳命于宣府楊俊索春衣而軍士面皆適以資賞至命與同行銘彬刻木藏書繫臂間以示僥倖因其來就之僥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營抱寧未拜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一日滿軍萬寧謀殺備蹟因于木片內繫書上令至宣府城下城上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峯與寧父子城下相見遂乘走殺遂掘寧屍下深坑遂輸入城于是虜兵向追寇宣府者朱謙戰數有功寇大同者郭登敗之沙窩又太敗之榜柁山寇山西者杜忠敗之倫頭關寇遼東

甘州皆敗去石亨佩平虜大將軍印重兵出巡石彪楊俊亦間出中國勢益重四月詣貢言虜請和乞答使援兵下兵部議于少保移文詰責貢力戰破虜虜入鴈門關遣五將軍兵三萬分屯真保易涿通州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先是也先屢遣使求和未允俾阿剌知院爲書使參政完者脫憐等來申前議罷兵因奉還上皇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論曰也先肯逆天道還留上皇誓不共天奈何言和備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剌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爲防禦上曰善初阿剌曰我朝與爾瓦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與師問罪也先又輒逃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

大事記

卷十九

十二

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與兵討罪復營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投賞乃也先請許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屬謀義不可從卽阿剌必欲和好得瓦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永絕不燃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窮使回朕加恩養馬賜阿剌客來意至六月虜奉太上皇至大府郭登結壯士謀奪駕入城不果虜驚遁去阿剌復遣人告貢也先又使完者脫憐等來請迎駕下文武群臣議以爲虜交兵兵既入士馬疲憊又失常年和好

之利度其情出於誠目 太上不可不迎當遣使 上曰朝廷因通和起秦卿等屢以爲言者何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 上皇在處理宜迎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日悔 上不覺曰當時大位卿等所奉非出朕心于少保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各使盡忠紆邊患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既退朝太監與安傳 旨爾等固欲各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直厲聲曰群臣惟朝廷是用孰敢不行 與安語塞於是遣禮部侍郎李質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同脫離等行 上召見質諭格恭慎言國勢不可弱所領勅書惟言報禮

大事記

卷十九

十三

寇殺之宜矣也先曰 皇帝在此我今伯顏帖木兒登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酒酪飲實等十二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所居圓帳布帳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爲移營之用侍者袁彬徐丁劉浦兒僧人夏福等三人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以改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于此者王振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成矣因問 上聖太后安好法然出涕又問 上及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房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大事記

卷一五

十四

大事記

卷十九

十五

何不迎用節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齎金帛賜汝未見送回今既肯托我每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也杜因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謙和不曾說迎駕皇帝前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阿謙是一個閑人諸事難用者朝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差差臣一二人老內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忒輕易了凡實等所與也先及伯顏帖木兒諸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酌也先伯顏帖木兒親戎胡轉其妻并排羅面垂府盤膝孟尙祖塊長嘆亦更互吟舞歌舞以爲樂十四日也先遣其右丞相把魯同實還

大事記

卷十九

十六

番花使臣放勳等復行遠有懷來之過實非以奉迎此等告以慈善曰得之免死勅書所無詎能以集事既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民者爲館伴來迎且有所探候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彼房于此前者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擅發遣太上幸故里止息從一不爲顧備故濟雖然虜幸而勝未見爲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三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拔擢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藥弩射命望自步之外洞人馬復造七札又用言者討治邊要害皆隱金椎三万所值踣立免刺各林立夜度營

其稱者胡語也善便因帛有十二剪裂幅不足者請
還事焉之也華露而謝矣即汝所進馬有劣而狍皮
靴豈法本意耶使人各賜金囊衣廂行又加實宴第
中優待是皆不得不附與沙溪野處不同間有在中國
處至若歸且得罪亡去何從難之也先曰者此果果每
小人所據善曰汝爲大難聽小人之言殺我軍民甚
衆而汝部曲死亡亦不少上无姓生汝得姓幾夫是此
賊有留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
穹廔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曰者吾因謂善
初書何以不及奉迎善曰此欲汝自作好事若獻之粉

大事記

卷十九

七

善而濟奉行是迫于朝命非誠心也也先甚喜且曰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佑也定難再易也先曰古羌
爲事如何善言羌讓位于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羌
爲事也先大服平革鼎克曰有何重寶來賜善曰得重
寶而歸我善太上表下後世謂官人貪重寶也歸我其
本意豈不索重寶天下後世謂官人貪信善賤貪賤今
各無所況我有重寶來賈以漸繼也也先太悅曰都
御史臣者平革鼎克非者讓善曰史書上好善者讓
姬傳傳臣遣使開南朝矣上皇更復使方可歸之也先
曰善善遣若臣善善會師至若不克是貸信也遂請歸

對善是正皇明月也先餒太上于其營善待犯先
與愛妾以次起爲善酒中令善坐太上亦日軍人着
坐便坐善曰雖某野不敵矣君臣禮也先顧美曰中國
好禮數明日安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宴餞如之又
再明日八月三日癸酉太上駕行也先伯顏帖木兒
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憐哭而勸仍令數人率五百騎
護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太上失色既
至乃昂克復得六條來獻受之乃去方李實既歸元使
使者犯死亦至賀奏房願送還太上諸大臣奉迎且
言有約期後必有誤景皇面問實領首言房必無誤

大事記

卷十九

十八

猶未信言下李實方同楊善已去不須遣使惟虜使
把亮歸以迎復意示也忽裏武大臣復以爲諸令再議
以恩李實復言失約則直在彼曲在我臣若不言今日
吾差人不用命必使推臣自縊遂期來不敢往則使此
虜藥將議不虞且是皇終不可復弒矣終不息連歸終
不與令宜是驛日乾斯來古楊善回定奪御史畢當以
爲言有報食計而讓諸追留虜使與李實同行報以急
來遂迎未現藥英臣方京請而景皇主大學出王爲
使收之龍斷以夷我常能次重有所索其欲驕虜無
降歸在理而不理天必懷虜房亦順天撫善無得虜情

學士高毅大畧言都人聞駕應無不喜理則人心可知奉迎禮宜從厚主上當選位懸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于載史書難免輟稿其書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理况儒臣乎王制曰典禮失而求之野者胡漢欲封還廷朝野同情以勸主心王奕見之志甚喜遂第非分請嚴禁第遂下詔徵丙子楊善報太上已入塞庚辰禮部始籌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太常少卿許彰至宣府奉迎用轎一馬二高毅引唐肅宗迎上皇故事以屬辛巳太上至萬全進哈銘至

卷十九

七

宣府論邊疆爲重虜多變詩總兵官不必遠迎壬午宣府總兵朱謙及子宋部兵迎降行發癸未許彰始至命爲義也隨免群臣迎諭祭土木陣亡將士甲申侍讀高毅往居庸奉迎太上將祭宣府命朱謙宴陟駕虜太監從百酋至居庸關商鞏入寫書與皇帝論邊位至雙泉以臥具及袍賜哈銘御衣及也先所獻戰袍腰表粉兩成太上至京公卿迎城外入自安定門景皇帝迎東華門內太上下馬相持泣各述迎意遂居上表出于南宮朝百官大赦天下朝野欣欣焉方入塞虜五百騎護行每夜五千人環太上宿衛入塞奉

門猶揭簾候視比入宮乃就館又五日太上宴虜使厚賞遣歸虜中之政也先專之其兵最多可九萬人普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足而立外親內忌院陷虜大得利潰圍直入謂所當無前比德勝之戰挫而引歸所部疫疾戰或不下萬餘上陷虜之三日月也先有青駝馬能食人縱令蹂上帳中方行雷震安又遣力士旁睨見有黃龍盤繞大驚却走而上所居帳夜有光騰起見者皆知爲龍文又天容穆然絕無慘沮虜來叩首略不爲動也先欲以妹薦嬖却之益加敬畏中國既兵事日傷虜戰數不利屢遣使

卷十九

三

求和皆不見聽以送駕邀金帛復不準中朝迎駕意亦益疑挹空臂無所得傍堡塞上欲獻則耻無名欲北歸則惜上威靈天且降謂中國又仗義執言將擣其穴部下皆苦兵思還故因乏使奉車駕歸勿論天朝益尊英皇善後而也先悔過歸正遠勝于粘沒罕之殘忍萬萬要見夷狄有人異類可化視世廟時脩答歸順尤覺直捷快人即脩答始而榮聲鋒莫敢當久而馴擾天若爲敵儼然虜王賜以老壽終逆順大機與也先稍異而享受過之此千載所無適以徵我明極盛之際也

朱史氏曰 英皇之得歸天威亦天意也當是時千少保以用兵爲正鋒 景皇王文以拒絕不遣使爲偏鋒偏本反也而更以濟正其中有莫之然而然者故能挽滔天之橫災維繫樞干將領而推本所自則又有謗方高皇驅逐 文皇聖庭雖深入窮追不遺餘力而所獲嫡孫則封而歸之來降頭目則賞而官之文告時頒撫卹並至蓋權域中不尚斯侯一以涵育化道爲主既已先天而峻大防存大體矣夫夷狄亦天之並生並育具有一點良心者寧不悅天而嚮順天意以報大恩乎合前後觀之自爲施受自爲終始人皆圖其中而不自覺乃知 二祖之規模宏遠而 列聖之享厥所以安中國制外夷者正未有艾也

大事記

卷十九

壬

後辭

上皇既居南宮十一月壽終正旦當朝賀禮部以請皆報免恩禮漸薄甚至受養不與皇太后居大監鳳等殿石殿都取去皇太后居大監十五年下詔三年改封 皇太子爲沂王自立其子見濟見本御用少監阮浪奉侍 上皇浪下內官王瑤住蘆溝橋抽分持所賞銀金梁扣結束刀綉茄餐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賊毆忠忠因見其斧刀非常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今浪遺瑤以囊刀資忠求外應屬東廠太監關禮治之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辱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煅煉苦慘備至卒不承死獄中猶欲窮治不已忠管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伴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追問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得止忠等刑科給事中徐正徐正吳江人進士遷授管衛諸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于所封沂州出 太上皇與俱以絕覬覦之心 景泰帝聞之不憚出爲雲南衛

大事記

卷十九

壬

經歷正復養所注者留京不即行乃請成遠東至是左
右有言其事于 上者收勒具依奏變勒籍其家軍餘
汪祥初與直同謀夕亡去一日入城有識者捕得斬之
王弁州曰陶正吳江人業微父爲人始刀筆詞訟不商
而面少美觀能文人見其貌能事中人見其能此其
近奉進士校給事中作 英宗左右 上愛之嘗撫慰
曰能與將大用爾爾然面小人貌給事中 上所以寵上者
英宗北昭廟還過于南宮正宿望口 上皇社慶罪
人今通奉并許且下成符乃奇貨宜有以處之夫爲天
下不顧家計下好愛此名也 帝心難之不問又數
賜酒已還大理少卿 英宗夜宿見止分日卿故侍臣
會事聖口召對賜金帛酒食而上亦止幸庭殿不歸矣
或曰得之 景皇能中想其進食飲之至則
或今自檢而 景皇不能對太易而好人事回遇送
中丞曰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木易而好人事回遇送
查代之 英皇甚驚畏得下諱探探死捕除正之遇見

卷十九

三十三

大事記
子嗣史者知苗余州更詳然此公幼奇多點綴陞大理
即在此路蓋與 景皇 景皇亦湛酒色得
妻皆易太子之喪也 未幾見濟厥 景皇亦湛酒色得
疾景泰八年正月朔免朝中外憂之于謙等合奏請立
東官恭復 憲宗云迷說傳已白 太后請召立襄世
子得金符將發者十一日左都蕭維禎副都徐有貞同
百官問安左順門外太監與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
應曰府部堂上并科道等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典
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
廷股肱耳耳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默然
退即日臺中議曰今日與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亡立無他患矣請蚤立之選起草其略曰 聖躬
不豫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焉 皇儲未立
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蚤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
事具會奏於朝集文武群臣議允俞通緒顧舉筆曰我
更知字乃更建字爲釋字笑曰吾常亦欲更也是日進
奏十三日得 旨十七日蚤朝請釋元良一節難准衆
其疏謀册上而先五日 景皇宿郊壇修營獨召石等
代行禮事知病必不起與張軫等謀立 太上即太常
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矣無能爲也曷圖之
徐元玉謂徐有貞也有貞亦素與亨等善十四日夜會
大事記
有貞弟有貞曰 太上前省出狩非以遊暇爲赤子故
耳今天下無離心謀當出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軻
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軻
等十六日薄暮再會有貞言報得矢計將安施有貞乃
升屋覓步乾象亟下附輶等耳言時在令冬不可失遂
相與密語云托言虜騎薄都城奉 旨陰納兵入內誰
不可者親等首肯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
與家大訣曰事處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福歸人不歸
恩遂往會軻等吉祥王驛物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
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

卷十九

三十四

守門內臣出入覲視叱之驚歷有員命仍領諸門曰萬
一門關外兵得入事去矣鎖訖即取鑰投水寧軌等莫
知所謂皆聽處分時天色晦冥衆皆惶惑有員趨行觀
顧謂其事當濟否有員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
鎗甚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有轉門聲有員等命
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
外兵合毀垣垣壞門遂城中驚無燈火輒等入見太
上燭下獨山間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
位乃呼兵士舉舉皆驚懼不能舉有員等助挽以前接
太上登舉有員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

事記

卷十九

五

太上顧問有員等卿爲誰各對其官禁有員等前導天
奉天門門者呵止之上曰朕太上皇帝也門者不敢
舉遂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擊有員
上叱止之時齊座尚在殿隅諸臣在推至中上升座
鳴鼓鐘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皇視朝既入聞南
城監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員等號於衆曰太上
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就班呼萬歲景皇聽
鐘鼓聲問左右云誰耶對曰太上皇帝曰哥哥做
奸朝退御文華殿命徐有員原官兼學士參內閣機務
召陳循等卓詔宣諭群臣午門外開議各朝服入上

升殿行卽位禮日巳正中矣遂詔等下獄明日臨朝謂
諸臣曰昨日弟頗食粥無恙因無與弟事小人壞之手
天明日加有員兵部尚書未幾封武功臣伯兼華蓋殿大
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軆太平侯張軆文
安侯楊善典濟伯徐各陞齊有差有員等嘆言官以逆
立外藩勿于謙王文等當族所司勸得金牌符粉見存
禁中辨無徵有員石亨等言華無顯跡意有之洪司乃
以意有二字成獄辭奏上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
員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上意乃決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節良王誠張永王勳論法本當凌剴從

事記

卷十九

五

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克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財
產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龍免死發口外永遠充
軍家小隨住蕭鐵商裕王倬顧鐸丁澄原籍爲民出繼
顧子南京誅前昌平侯楊俊俊洪之子也景泰初爲宣
府參將聞虜欲奉還太上密戒士卒無輕納及駕
還又言將爲禍本生平負氣與張軆等不合以剛暴得
罪罷侯家居軆等以爲言下獄軆而復位前一夕有知
者御馬監太監賴義與王誠等將發勇士擒殺吉祥等
不果并誅尋斬都督范廣廣勇而知義謙所信任最有
功爲亨所惡春二月乙未朔皇太后封諡景泰帝

復爲邸王所立皇太后吳氏皇后杭氏汪氏復妃遂則
漸仍世千十九日癸丑、邸王薨諡曰憲免汪妃殉葬
與二女出居舊府厚資給之五月遂溪縣教諭孫
二事一南宮之陷皇儲之易當究主謀亦應正春秋之
義一干謀等擅權時所舉文武重臣不誅寬惡變生肘
腋當發英斷漸先以設兵往邊不給俸請于吏部項
六雖爲侍郎阻之尚書王抑庵許而未與陳順兵部干
尚書譚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建與畢終至是陳
上衆互傳相煽動未幾邸城訓導盧欽黃廉人號選求
南方便地不得從望言陛下在南宮時臣子當扶顛持
太尊記 卷十九 三十一

危而尚書王直及陶備等包藏禍心顧位尙祿令一旦
失意未免觖望恐乘機鼓惑爲非或開邊釁乞加顯戮
以爲亂賊之戒京國中傷且希進用下錦衣衛執欽鞠
之論贖特罷爲民其他阿曹石先後疏攀者甚多賴
上仁明皆不聽有自尋與爭權從金蘭亭益賜志下
獄死籍沒吉祥謀反伏誅英皇數款息曰好箇于謙
憲廟立昭雪復官贈諡公論始大白而上復位後時
念南內數幸壽因增置殿宇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
日廣智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後鑿石爲橋橋上
通體鑄以雲龍躍躍幾欲飛動南北枋表曰飛虹曰戴

戴左右有亭曰天光白雲影其後疊石爲山曰秀巖山
山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
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圓殿一引木繞之曰
環碧其門曰靜芳曰瑞光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關
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
奇花果木於其中每春暖花開令中貴陪內閣儒臣宴
賞并修西苑後列聖時幸南內嘉靖十二年重修四
月上臨幸御環碧殿閱馬場有玉麟飛白玉駒碧玉
騮照夜璧銀河練瑞池駿飛雲白凡七召大學士張孚
敬李時方獻夫扈從共閱賜名飲又命至嘉樂館觀花
太尊記 卷十九 三八

曹石伏誅

逆賊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間征麓川福建諸定皆監督軍務收召諸蕃將麾下爲爪牙既與石亨徐有貞謀成奪門功亨加封忠國公廷彪定遠侯有貞武功伯吉祥經欽昭武伯其餘爲都督都指揮使者數十人因而冒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表裏擅權排黜異已奏罷各處巡撫朝士爭趨其門又強奪民田天順元年五月御史楊瑄奏畿內連年水滂民饑至于相食河間縣惟一鄉田在高阜忠國公石亨令人有至彼立標爲界奪爲已有知府王儉阿附之僥陽縣田堪耕者僅千餘頃太

大事記

卷十九

三十九

監曹吉祥家人抑逼有司欲俱占耕若不大加禁革恐效尤者衆乞下御史嚴勸章入上召內閣徐有貞李賢問之皆曰瑄所言公正不避權倖宜從其請上曰御史敢言可嘉其覈實以聞於是各道御史張鵬等合章欲糾亨吉祥諸不法事給事中王絃知之以告亨章拉吉祥訴于上云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之姪故結連諸御史誣已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諸御史歷舉所劾皆有驗上曰亨吉祥諸罪如實汝等當時何不卽劾乃至今始言命錦衣衛悉收下獄且究主使之奏上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副

都羅綺所使并執時詞連內閣復喉科道劾有貞賢欲獨擅威權排斥數書遂亦下獄是日晴霽西刻大風雷雨驟從西北來發樹壞屋須臾雨電大如雞卵至地經時不化奉天門東吻及下馬牌摧毀欽天監官湯序奏電陰陽陽也占書此雨電所起必有怨怒不平之事爲兵爲讎在國都往往在諸相任能用賢始可除咎上心是之三人亦懼請輕其罪乃降有貞賢爲參政九疇布政使亦參政御史盛顯費廣周斌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同鄭冕陶復俱知縣諸楊瑄張鵬充鐵嶺衛軍其餘當罰者給事中何玘御史吳頌等又三

大事記

卷十九

三十九

十六次上諭吏部留之而先是上陞岳正爲修撰參內閣密言亨吉祥等恃寵驕橫恐貽後患臣請問二人使各懷疑貶去之猶及掌因在語吉祥曰石亨常令杜濬來此欲何爲吉祥曰致誠款耳且曰不然彼欲觀公所爲耳公若辭兵柄辭結于川上亨計不得行矣吉祥疑之反言于帝帝即欲逐去至是正又言石亨將爲不軌陳汝官不安陸南書遂以黨附有貞請欽州同知許都伯趙瑄等則面有貞既行有以飛章誹謗者詎有其所爲自德州執還命錦衣三法司共治初有貞封伯倒給詔券自爲制文其語誇誕至是上坐文華殿

出示多官擬議以聞明日獄具謂有貞廉蔡聖恩屈
任顯要不能感恩報德乃敢玩法欺公詐爲制文竊弄
國柄自謂其文可比述于仲尼妄論厥績能希蹤于神
禹揚其才猷則曰吞弘毅而秉忠純誇其學識則曰貫
天人而通今古武畧無能乃自處禁中之煩牧謀猷不
著又自任壬室之甫申甚者敢以定策擁戴爲己功謀
謀欲沃爲身任妄自尊大居之不疑不臣不忠莫此爲
甚宏如律市斬爲人臣欺罔之戒上曰有貞罪不容
誅但犯在赦前有死發金齒爲民賢以原官復留內閣
加吏部尚書日親重用事錦衣指揮遠基機警善調事

944

上并寄周心差顧問賢右顧問吳郭維得見不甚與語
瞠目有愠色吉祥驚伏憤憤每出外宅與欽等謀言官
家負人叵耐日親內閣錦衣置我輩何地 上益習政
事燭照才品汗無所逃陳汝言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
多 上曰子謙爲兵部專且冬沒無餘物汝言未甚處
何賂多如此怒甚等說首不敢對方治大第 上一
日登翔鳳樓望見問曰此誰所居恭順侯吳瑾侍側諫
曰是必王府 上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作 上嗔
然時時召對李賢密言卿王不起秦臣自迎 上復
以此輩貪功先期擾攘駕言奪門內府門豈可奪事爲

卷十九

1111

武一先置陞下何地上大悟遂勅總兵官非宣召不許入諸武官不得候其門仍復各路巡撫官間令率巡邊安其心亨武夫不識事變尤乞蠲暴誅鎮大同殊致仕千戶楊斌等五十三人奏得上覺其詐命統織鞫之得實言官劾彪下獄時天順三年八月庚戌朔也南亦奏姪彪不才失于教訓請并下獄又自請避位皆不許且曰彪自犯罪於卿無預先後逮其親黨朱諒祖丸等一百十九人凡以奪門功陞者俱革職仍許自首吏部左侍郎孫弘等以亨薦用悉調外任施勇慶厓于亨所索出之遺錦衣指揮門達詣都察院會鞫得其繇

大事記
卷十九
三十一

蟒龍衣遠式震林諸物四年正月彗星見日累暈梟復上言石亨怨望愈甚與其侄孫石俊臣造妖言且言無賴二十餘人專伺朝廷動止觀其心實快悵懷不軌上以章示文武大臣皆曰亨罪大不可宥遂執下錦衣獄廷鞠籍其家二月癸亥亨死獄中丁卯斬彪于市辛亥勅諭廷臣又致書宗室述亨與彪罪惡不得已用法之意成化元年二月石亨子錡二人被誣給曾昌銀三千兩前奉京師天赦三年分入貳府王叔為馬賊于武藝德意寵錫至本湖南人司石氏未告取故則然從微公先受處想吉祥益自危時石亨黨雖革顯

而吉祥部下庇獨得免益招聚無賴繼以恩五年六月
有家人百戶曹福來得罪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別令家
人曹亮尋獲至家捶死上聞勅諭公侯等官謂欽任
情行事縱從寬有各守法毋自專于憲典先石亨朕
時預降勅戒諭朝臣然後收緊及今復然欽度不免遽
謀反會懷寧伯孫鏗兵部尚書馬昂奉命西征湯序原
曹氏黨也今擇日定于七月庚子天未明視朝遣將欽
因舉兵入爲亂幽上南宮立皇太子先父召諸達官
及其黨羣飲于家厚贈之時鏗候隙辭宿于朝房達官
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逃出走告恭順侯吳

大事記 卷十九

三三

瑾廣義伯吳琮瑋瑋亦以陪祀畢宿朝房急趨報鏗同
具奏從長安右門隙投入今日急變卽達御前遲則用
軍法斬三人皆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模糊幾不
可辨上得奏以意解之急召吉祥縋入宮城鎖繫今
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逃出知事泄
遂于中夜自性遂果家僅其出門腰斬之道其黨殺左
都御史寇深斫傷學士李賢凡五百騎突東西長安門
不得入守衛官軍折御河所磚石堆塞賊性來縱火嘯
呼百官方候入朝聞甲馬馳驟聲請西征出師旣而大
亂多亡唐鍾召太平侯張瑄同擊賊瑄不敢出鍾謂其

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宣武門出爾性號召之曰法司
強賊反獄獲者有重賞未可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
千人甲兵皆具鏢謂曰爾等不見東西長安門喊聲火
光耶曹欽反其黨不多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
皆諾從鏢遂驅至東長安門欽走攻東安門途遇吳瑾
發之射火箭焚門力攻時已有備沃水火滅天漸曙欽
黨稍稍散去欽遇鍾于輒于路輒揮乃斫中欽勝輒亦
被殺氣極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出不俱不
克復還死關鏢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
至發神機銃砲擊之有退走者斬以徇欽衆盡潰歸

大事記 卷一九

三四

家時大雨如注鏢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者卽與之於
是官軍大呼而入欽投井死毀其家盡掠財物其兄都
督鐸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源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
同謀之人俱盡逮官伯顏也先等逃出見獲初達果依
附吉祥石亨得陞官寵幸已而背之曰刺彪及亨過惡
以聞亨等死復刺欽吉祥事愈急遂激其反欽故自殺
之以都察院嘗劾治已罪寇深亦素與果善故殺深皆
取其首去賢被斃力傷首及耳欽極退持刀者持果頭
示賢曰我非此賊豈有此舉爾可代奏所以舉兵復仇
之意賢曰此人當死久矣旣死將軍釋兵待罪可以自

解扶至專長安即令呼守衛官開門不得數欲殺之更
部尚書王翺郎中萬祺力護且勸之亦會賊急釋賢去
獨聞官軍圍釣于家乃上疏曰賊雖被圍未盡擒殺宜
速曉示有能擒獲賊黨者即以其官與之餘皆勿問
上得疏知賢在甚喜報聞明日召賢裏傷入見慰勞之
仍命勲臣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賊黨尚
有潛伏故也又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民爲反賊
脅從無得驚疑京城內外軍民有假賊搶奪平民財物
者獲數十人杖之通衢示衆間有搶奪賊黨財物者釋
之癸卯出吉祥廷鞠磔于市并磔欽鐸等於丙午磔

大事記

卷一九

三三五

楊厚及提官陳宇忠羽順曰忠等停西征兵起王妓聲
師贈建梁國公諡忠壯少保護莊愍加繼宗太保賢
卿鼎俱太子少保鍾進爲侯馬亮等各陞賞有差
宋史氏曰曹石並權矣矣曹反屬下比姚令言朱泚尤
曹石氏叔侄不遇特功驕恣失人臣禮初無反謀亦安
敢反即幼時亦正由快快懷不軌而已乃俱坐死籍沒
與曹向事同受寵同得罪罪本天淵而議者不察與之
同科以罕職有功兩封侯之奇士不良死臨被殺各不
能自白情矣王公處乎居卒于城等亦孤殿其少恩其
當時李賢生也魏果摘之英宗恐恐焉識遺不賞其

功慮盤不留其種卒激曹氏之變夫石外疽也曹內毒
也治外忘內毒驟發幾至攻心善醫國者固如是乎天
祐 聖明一旦剪滅宋死賢獲存君臣慰勞至今談之
心悸吁亦危已

別錄曰寧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
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即奉事寧信之乃與其黨盧旺
彥歆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
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冊鎮朔將軍印北
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
而服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春虜寇延綏命寧帥
師禦之童先力贊寧成前謀寧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
處都司除代未遇爲之未應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寧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
大事寧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寧上初
念其功累有之惟罷其兵權因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
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誠之謀於是逮之及寧下獄死法
司請奪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
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是不從特全其
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即從之寧賢云人見石
童輩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益幽

大事記

卷十九

三三六

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
 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
 可恨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極天下精
 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
 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于早除此大害非上之
 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顧宗在天之靈有以嘿相
 之社稷綿遠端在于此右所載其人其事皆可笑等
 爲之雜糅之天順實錄南陽相業可觀此善孫不恨
 二特于少保告自營謀盡去公論又不少保廷及同鄉
 之項文應辱之口于未娶于之可人舉朝所登項未顯
 官也坐于得罪也人論決亦不此而歸者此一旬似有
 深怨口業可畏言不
 可不憐見于書云

大事記

卷十九

三七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

朱國禎輯

安撫流民

荆襄之上游爲鄖陽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山深
地廣易爲屯聚洪武初中國公鄧愈既平安陸襄陽卽
進兵驅勦之禁峯山塲人無敢入永樂宣德間有流民
漸集其中正統二年漢中府守臣以聞且言不卽誅悉
遺後患上以小民爲饑寒所迫奈何遂用兵誅之命
御史金敬往撫輯敬陛辭 勅諭曰彼亡命者皆朕赤
子比因徭役頻繁饑寒迫切遂至轉徙爾往視之其願

卷二十一

一

御故鄉者令有司善加撫綏歸其逋租願占籍于所寓
諸復其徭役三歲果有梗化按治鋤其首惡毋及不辜
孰至擄數人遺戍餘撫卹編戶伴聽命僅及百一經制
未定畝限不明而大好皆潛伏不出敬還受撫者復經
振故潛伏者起而收之勢益熾其魁黠隨遠近雄長
因部伍役使之綿亘數千里中無慮百萬錦衣衛千戶
楊英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路上疏請命有司賑恤臣
故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人不報三省官又多諉非已
境內遂日因循有劉通者河南人少負膂力縣門有石
磨重千斤通手舉之因以爲器言潛駐房縣與妖

僧尹天峯謀亂時有石和尚名龍合劉子龍劉子龍及節

龍苗虎四散劫掠于戶密約子龍共起兵成化元年四
月乃于大木廠立黃旗聚衆萬餘據梅溪寺稱王偽號
漢建元德勝進據南漳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治難榜
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狂爲故常終不肯散聞于朝
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二月甲辰去此
起十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爲靖虜將軍總兵都督同
知孫信僉事鮑政爲左右叅將工部尚書曰圭提督軍
務內官唐懷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之衆謂賊
巢在萬山中豆沙河之境於是決策深入先破南漳永

卷二十一

二

通存茲因留居鎮之圭與唐懷李震湖廣巡撫王倫進
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遠安進兵馬良坪喜信都指揮
平信自房縣進兵漢口河王恕都指揮劉濟自欽城進
兵洞庭廟賊見師逼通移居壽陽欲出陝西若龍移往
天市欲出遠安卽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路通退保大市
與苗龍合三年閏二月十三日都指揮田廣進至馬
坪遇賊擊之追及于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進攻
賊陣斬其子劉聰及僞都司苗虎等二百餘人進至格
楚山賊家屬退保後巖山二十四日賊據除懸架木觀
礮石各執鎗牌抗我師圭與廣倫等攻其右嘉信等擊

其左餉政等衝其中劉清等襲其後四面夾攻賊大敗
急追之破其巢穴焚廬舍生擒通等二千八百七十餘
人斬二千五百六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
餘人牛馬騾驢二萬有奇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會永病
愈更帥兵搜餘賊九月石和尚等燒劫至山大昌縣殺
戮州通判王福壽信等隨賊所向勦殺賊力屈食盡乞
降指揮張英英指將忌其功請于永開失誘之劉長子
縲石和尚送嘉信營既而併千斤妻連氏偽官常通王
端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皆擒
遂班師通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撫寧

卷二十

三

倭封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
紲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勣子被追急
復煽衆作亂勣子名原新鄭縣人寓居襄縣始與石和
尚等煽衆爲逆通等就擒原與其黨蔣虎一日等通免
糾合殘黨小王洪石奎等往來南漳內鄉渭南等縣
劫擄衆至數萬人偽稱太平王署其黨爲偽總兵先鋒
等各立一條蛇生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襲荆南
陽諸郡爲之騷然本年十一月命右都御史項忠會李
薦討之既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承順等處土兵從
之諸將請速進兵忠曰流民避聚山谷始豈甘心爲寇

勢多有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馳
軍列兵分布山口截其要路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
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攜老弱棄衆來歸會蔣虎引
數十人視軍且欄阻歸者出不意柳之兵部尚書白圭
等言虎已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安令項忠
相度機宜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
動調土兵疊擾地方忠奏賊在萬山中據險爲難復有
流民從之患將不附而分哨官軍不親行陣已行保靖
土官及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
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

卷二十

四

止土寇恐民聞之仍懷三心其蔣虎雖授首而元寇李
勣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請爲難事下兵部白圭
議征勦流賊必須有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
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勣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
矣宜行項忠等如去其已剋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
山者懸生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忠原主撫
散餘黨德意歸者愈衆原等勢孤潛伏山寨伺隙出劫
至是遣副使余御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原等遇之於
竹山縣盡死拒敵爲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衆五百屯
于鈞州龍潭亦被擒之報捷班出山復業者陸續共如

十三萬八千餘人餘混處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
者莫知其數諸軍前後共斬千級其人山俘獲脅附黨
與族屬老幼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戶選壯丁一人克
成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給田屯種
奏上命降勅獎勵等仍上便宜十事行之初思下令
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甚
衆而軍中有簡討張寬等謂善居常快快不聽屬上疏
言賊匪流民數年道途艱難相率從軍中聽勝忠因其
言而從之者爲衆所嫌于是給事中梁璟論劾白圭亦言
所上功次文冊前後不同請審勘詔免勘定促陞賞

大事記

五

忠疏辯且求法得錄帝制舉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所
不取今覽奏事理益明卿何嫌疑遠欲避退所辭不允
事加忠左都御史王忬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
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祭酒周洪謨謂其事爲者流民
詭其略謂山谷曠遠民遺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
間勢必不能禁若因而撫定之使以成推爲土著可
以填實襄鄧月口民糧省置松滋縣雍州事爲從中
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八朝廷雖申禁不能止也左都御
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又即洪謨所者說疏上之陞左
副都原保任任其歸山東博興縣知縣陳文偉亦奏制

裹流民非若蠻夷戎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者今嚴兵
固域勞民費財禦之若敵國然此可暫而不可久也臣
迂以爲不必屯兵久戍不必遣將分守欲爲良醫請示
南漳竹山遠安房等縣與流民相接界之處選選天下
知縣諳悉有智識知事體會輕重異者更易而用加以
獎勵使各盡其地設法招集便宜處置俟有成效不次
陞用仍暫寬其近賦徭賦足其衣食使之觀感興起傾
心向化令守備官用心操習官軍以張兵威則恩威並
重而彼易化矣且流民所恃以爲惡者樹木叢密路途
險阻也若進一里平一里之道途遇一村定一村之戶

大事記

六

籍匪繼獲辦汗陌使民各有分地地各有定主則將來
者無地可容自不復來復於要地立州以總制設衛以
防禦則流民之非必格而守備官軍可無用矣兵馬司
史目與會條陳亦如之并下備對酌處置俾得歷諸郡
縣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宣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
欲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者于是大會三省撫按
藩臬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道歸故土者二萬六
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十餘戶許各自占贖土官爲
計不於限額之學自墾爲永業以供賦化置郡縣統治
於是湖廣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歸縣地分置鄖西

河南劉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
陝西折商縣地為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為商州又
即湖廣鄖陽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
六縣且立即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
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鄖州知州吳
通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都境良吏有知其事者為
之文以地界三省無統紀為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臣
任得兼辦三省撫治八郡房鄖陽上悉從之權道宏
為大理少卿代陳撫治保藩三考進右都御史召還事
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涕為泣

水事記

卷二十

七

福建宏任四年陞南大理卿王濬以倉都御史任遂為
定歸繼者劉璋何經鄭時以及戴瑄豪右復多窟流聚
為劫令首實其開田匿稅者償其所費而沒其餘盜野
王剛何淮等通家約川湖兵討平之弘治九年沈驥巡
撫勅收大和山香錢賑饑比孫需至悉藉于均州使祠
廟廢遂行至令

改斷藤峽

廣東自永樂宣德以來素稱殷富間有止賊隨起隨滅
不為大害自正統十四年黃蕭養作亂調發廣西土兵
征勦因見民物繁富武備廢弛自此始于近界劫掠然
不過五六十人或百餘人蹟其來俱自浮樁越境所掠
財物即于浮州河邊貨賣守備官軍受其賄縱之以
致賊徒日眾遂至千百成羣天順七年十一月柳慶
賊視大軍俱會梧州乘虛擁眾攻劫上林縣村社四十
餘處殺擄五百餘人馬牛財畜無算本月十三日大藤
峽在廣西為梧州境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浮江其源
峽在廣東遂至浮樁州永安修仁陽江平樂諸郡縣

水事記

卷二十一

八

大藤峽在廣西為梧州境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浮江其源
峽在廣東遂至浮樁州永安修仁陽江平樂諸郡縣
梧州城時總兵官秦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
御史吳鐸副使周壽會事董應彬恭議應顧都指揮杜
衡舊政事瑛等平城中議調兵是夜三更賊駕梯上城
涇等不之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殺死無數大
掠城中執副使周壽為質殺死調專任廖運等擁軍自

徑不敢發一矢隨軍器械并備貨銀貨等物皆爲賊所
存致仕布政朱欽時家居挺身出以大業諭賊爲所奪
黎明賊聲言官軍莫動動則殺周副使塗等乃遣人與
賊議解圍時方始出城賊既出縱瑞還時官軍數千賊
僅七百而已天順八年奏報劫掠各處圍困城隍有經
年不解者總兵顧處都御史葉盛督戰斬殺數百然
未能成功遠奏班師軍情未週敵報已至于足巡按御
史王朝遠奏廣西流賊越過廣東十郡疆域殘廢過半
田畝荒蕪遺骸遍野道路幾無人行兵力衰微民情惶
惑今賊徒日益進蔓過廣東者已至江西在廣西者又

卷二十

九

越胡廣雖兩廣各有總兵巡撫但地廣賊衆力不能支
乞飭廷臣會議選募勇名將及有威望大臣委以重
權責其成效庶或有濟副總兵范信亦奏稱賊黨衆強
又多乘馬我軍單弱反止步隊猝于平地遇賊步不足
以當騎自來官軍取勝全藉達軍騎射乞調委都指揮
廉忠統領仍乞照廣西事例選衛所旗軍有才有勇者優
免餘丁三名令自備鞍馬協同達軍在討時遇大賊令
兩廣二司官各陳所見或欲分地守禦設法勸捕或欲
簡命大臣威望明作者爲總兵編修丘濬主事馮俊各
上封事陳討賊方略皆下兵部兵部尚書王竑會同廣

賊蔓延藉口招撫互相欺蔽絕無忌憚昨之小兒索梟
索之卽與愈索愈啼非流血提之必不能止且廣中用
兵全恃達軍爲吳祿備執而止葉盛既去禍一人豈能
兼任固屬浙江恭取轉奏督勇題人材兼文武屬以討
賊可紆南顧憂全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
爲會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佩印總兵右都
督和勇爲游擊統達兵太監盧康陳宜爲監軍戶部侍
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關外之事一以屬之
制曰將士有功者傳自署畧三司而下不用命者雖以
軍法論不從中制咸化元年六月癸卯至南京會諸將

卷二十一

十

軍營由兩廣總督監所在屯聚分兵撲滅游擊臨江
西及達兵由處營於廣東太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
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非曰不然兵
法云泰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賊所居爲廣西
心腹急舍此不圖分兵四出賊必據而沒海賊愈衆州
縣愈被謫所謂救火而虛之者也苟全師至德南可以
援高雷雷慶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物慶北可以斷
陽明諸路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何煩于遂所以兵
聞抽速不聞有逼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
全州陽朔西延南賊爲擾出偏師擊之獲先鋒指揮

李烈等四人將士散。九月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賊賊也，羽翼也不剪，則賊勢不憂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先從修仁窮追至力山。賊大潰。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月至潯州。是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菁重疊。三時瘴癘。其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大軍戰勝。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以待其蹙。難曰：不然。峽山迤邐。岐路分歧。輪圍六百里。固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後銳我衰。睥睨之奸。慮起衝塞。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捷。勇氣百倍。賊聞之。

本軍記 卷二

亦已。補綴因而乘之。可以立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總兵歐信、李府、孫麟、高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近。攻其北。尤萬二千人爲左軍。都指揮白全、楊受、張剛、王玘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左泰將孫震指揮陳文昌等巡守左江及龍山結五。截其奔路。應與輔開府高振勛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處。今。日。日。林洞沙田府江間道也。空。趙古肩雙等諸山。伏兵林。時。扼其東。奔。請將受命。十二月朔。齊發。賊。詭。青。袍。巾。數十人。伏軍前。訊之。曰：皆良民。伏。晝。役。者。及。于。賄。官。軍。果。絕。未。

管保人無緣自援。今公至此。方得脫離。屬。曰：皆。賊。欺。我。耶。陳。而。斬。之。果。無。短。兵。悉。支。得。懸。于。樹。自。擊。甲。擊。馬。直。前。首。曰：天。神。至。矣。夾。攻。連。破。石。門。道。祖。屋。屋。穿。刺。竹。路。良。廟。古。營。牛。馬。大。站。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磨。九。層。樓。先。開。兵。至。賊。探。險。立。得。拒。我。我。今。應。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接。戰。大。驚。流。生。擒。候。大。騎。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十。二。百。餘。級。連。磨。壓。石。紀。歲。丹。而。還。土。人。謂。自。開。初。但。能。禦。之。今。無。出。掠。未。有。窮。人。巢。穴。破。之。者。先。是。賊。有。大。藤。如。平。橫。兩。壁。諸。蠻。蟻。流。至。是。斬。之。易。名。斷。藤。峽。

本軍記 卷二十

張。兵。捕。雷。康。高。聲。諸。寇。先。後。平。之。相。乃。上。言。諸。賊。之。性。儼。越。官。麻。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陸。州。土。知。州。劉。輝。以。罪。在。禁。而。事。屬。賊。賊。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典。倫。請。從。其。感。又。以。各。處。是。檢。俱。係。流。官。不。諳。夷。情。不。辨。地。理。性。來。還。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陸。喜。等。効。有。勳。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稅。或。用。爲。流。官。之。副。使。皆。咸。思。圖。報。處。能。保。庫。二。方。又。請。務。周。中。巡。檢。司。王。勒。馬。夜。靖。寧。總。檢。司。于。歐。保。發。恩。隆。總。檢。司。于。君。龍。東。鄉。龍。山。各。坐。添。設。又。謂。別。類。蠻。人。因。初。曾。克。戎。伍。近。用。兵。存。道。千。戶。李。雙。招。之。多。有。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土。

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氏爲之首帥統之而以故酋爲吏目亦可聽其僱僱以保其地而又無事無處聚事海上上皆鼎納行之明年正月諭功推離左副都御史程督兩廣茂務廣一千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城俗世襲餘各賞資有差五年外報去兩廣茂務廣茂務史與員會事兩成俱立能幹于梧州別遣大臣二人總制兵部尚書白圭覆行之仍起程往加右都御史七年正月賊管上福山游擊馬升達官都指揮馬春等四面緣山而進賊不意官軍猝至潰散擒其巢穴前後凡斬首六百十三級追還被虜人民六百六十懸牛馬

大事記

卷二十

三

奏捷其果剿天去年臣到南廣自春徂冬連勝分守要地累戰克捷那浦等村同獲等山古平等地前後生擒八千八百餘人奪還人口數千賊又寇皆空懸參將楊廣嗣史孔鑄擊之追至白石山賊險以戰大敗窮追斬獲又數百人自是累敗皆捷奏論賜金幣十年太監黃沁忠威福于軍政極力求去赴之得冠右副都御史奏廣西徭復服屢報無有已時然徭亦人類尙有善化臣與各官議將撫治勸誘之方務務曉諭順事進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別有易波縣以山鄉

首李公至令其子扶實率家四十來詣軍門請謂本山乃古紫州之力山縣諸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勸處分守柳慶泰政表信復招出馬平等縣獲獲五百二十八人恭議謝殺招出蒼梧縣獲六里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獲獲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成効之日籍戶具籍復奏請處分軍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空賜前獎從之未幾廣西副使張致至鬱林等衛撫安夷獍有斷藤峽賊黨先爲副使范鏞所總分居桂林等縣賊

大事記

卷二十

四

變獲同知黎應勸之散還故地賊時以壁田爲家計不欲去強逐之且焚其居因聚衆其擊突出容縣殺千戶一人旗軍丁夫百二十人衆閉道鎗往撫乃定賊皆得罪去自是兩廣寇盜稍寧蓋剷除之役悍酋死者幾盡餘皆傷息不敢動故夷得施其招撫之是至今談廣事者曰大征日鳴騶勸誘時用之大征非數十年不一舉也縱功之卓學者必稱斷藤峽曰薛襄設要校之所關之勝中空截而釘皮爲鼓直參將府前登蓋慮之兵使移行臺即之無聲歸即如舊得民得寧居者數十載久之漸玩矣江伏莽中掠客舟都御史陳金剛

諸蠻不過刑魚鹽可委而暗也令賈置水濱使諸蠻以
次貨初頗聽約束而金亦謂此法可又疏其事易曉曰
承通父之蠻不與直且掠殺之必路求乃免得人為
曰承通不逼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驤為大害
劉郡邑如成化中嘉靖六年王陽明撫田州初留湖廣
兵誅盧蘇王受會蘇受降龍兵父老逃道言峽賊亂
請討之乃因歸師之便并徵蘇受合兵進南寧賊施不
為備我兵突進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攀木緣崖仰攻之
賊復敗奔斷藤峽又追擊之賊爭渡橫石江溺死六百
餘人擒斬其衆徧搜山峒無遺者復密檄諸將移兵勦

失事記

卷二十

十五

仙臺嶺相白竹古陶羅鳳等寨賊據險自固我兵夾擊
賊餘衆永安力山四面感之賊大潰走為恭將沈希
儀等所擒擒斬一千一百餘人於是斷藤峽賊眾盡別
有八寨賊生峽稍遠撤布政林富副總兵張佑拔歸受
討之夜銜校進昧奏遂破石門天險賊大驚棄勝進擊
狀且奔且戰既散復合我兵奮擊賊大潰奔入高山圍
之賊據險下木石仰攻不得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遠
連破其寨賊大奔希儀又以計擒斬其逆者有賊千餘
人奪路走柳慶追及于橫水江賊爭渡舟覆盡溺殆乃
分搜山谷間計前後擒斬賊幾二千人深入三百餘里

於是八寨賊亦盡一日布政使張鳳副總兵張祐等出
進剿人等諸賊亦盡分遣征之官佑率右江及思恩兵
江及永保土兵進剿賊寨於三月合剿賊之明日破
寨又明日破寨於四月三日合剿賊之明日破寨於
官軍糧石分道而下永保兵於盤石大黃江等處
安撫等別由新墟通街放夜發直抵入寨突破石門
五安等寨別由新墟通街放夜發直抵入寨突破石門
賊大奔逃二十四日破寨於五月十日破寨於
峒等寨於二十二日破寨於五月十日破寨於
入山者多墜崖谷死乃班師薦林富為都御史撫其
地守仁歸卒于道而武靖州守岑邦佐者故岑猛長子
利賊賄曲庇縱之峽以北賊復漸肆酋侯勝海據弩灘

失事記

卷二十

一六

指揮潘翰臣誤聽土目黃貴章香言誘而殺之貴章香
利其田廬也勝渾弟公丁不平集衆噪城下僉事鄭閱
參將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且請討之希儀曰賊未易
取須春江漲以數千衆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因不
聽使繼武以千人往擊粵難賊皆遁去僅斬一病未還
報賊已欲聚請立堡成希儀曰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
堡難守又不聽堡成聞即令貴香以三百人戍之聽取
勝海田廬於是諸酋大憤邦佐又陰賊之反公丁遂夜
攻堡殺戍兵三百餘人貴香脫走於是開與繼武以敗
繼武亦去位代者侍郎蔡經詔征之十七年正月

經集諸司議曰諸君虎視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
不過萬人蔡曰往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希儀曰非
八萬人不可蔡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已多乎副使翁
萬達曰二君言皆是兵法有侵有伐兩廣軍政有剿有
征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張言勦也沈言征也
然賊爲備又勦之無功宏從沈議會欲征安南事遂已
公丁益橫澤人苦之萬達復言于經乃會安達侯柳瑒
發兵以其事屬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劫之曰能
擒公丁貨汝不者死雄皇恐聽命萬達伴庇公丁謂營
家誣之捕訟者數人責其起釁公丁遣人自矜許爲白

大事記

卷二十

十一

之又界維百金貸諸徭取息而以本捐公丁益大喜惟
雄所爲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叅議田汝成召雄申飭
之雄給公丁曰澤人以爾爲口實幸官不信耳今分守
公新至何不往訴攻堡者他猶也公丁然之夾見汝成
刈寬狀伴慰諭而密使市民被害者候其出羣毆之一
市皆譁游散因逮譯者并公丁入並下之獄道雄論諸
穽曰寇堡事市民皆切齒公丁而公丁委罪於諸穽會
須鞠實果請穽罪其釋公丁如事自公丁固當與市民
共難之以自極宏明言無以一人爲禍本也諸穽皆言
事果由公丁衆無與乃擬送軍門磔之繼以自惡既磔

大事記

卷二十

十一

羣盜騰聚空虛進兵會希餓病乃以張經集左軍萬達
爲暨會于防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等屬焉以都指揮
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爲暨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
傑王俊等屬焉副使蕭曉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
餉議王省之師示威而已欲稍創之戒師勿深入萬
達曰諸君又恐勦之無功且樹怨何威之示經猶固執
督府不能決下會議皆從萬達言乃勦兵惟以峽南亦
剿賊但與力不能及姑緩之得專力於此乃以十八年
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一萬
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夾攻賊賊窮奔林峒而東王良輔
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我軍合擊斬一千二百級賊謂往
以結果故爲我兵所破乃湯走山谷間令我兵疲于追
逐曠日糧絕必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
之撤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伏械諸穽我兵以
計繁之盡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盧蘇得賊
賂縱之匿山谷人言羅連山險官兵從未至者賊已
深入不可窮追乃止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
諸穽亦據險弗靖移兵勦之降者三百餘人而峽以南
諸穽畏威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使平萬達汝成乃議
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

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復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者蓋陽明昔平峽時請有邦佐罪復知武靖州而邦佐故殘賊夷多離散請因衆情改州爲千戶所擇人任之卽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蔡經多採納疏行之經以功進秩一等柳珣加太子太保餘各班賞此後吳桂芳殷正茂皆有功別見

大事記

卷二十

十九

石城土寇

成化四年十二月土寇滿俊伏誅俊故元部落把丹之孫也行四故又稱滿四把丹仕元平涼萬戶太祖既克燕都兵至陝西把丹等率衆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散處關城等縣抽其壯丁爲平涼衛軍使自爾食飯以養生射獵爲計復無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牛羊數千者咸仍胡俗爲樂正統己巳之變阿剌出寇陝西土寇漸遭剽掠天順庚辰年來毛里孩統也先餘衆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之八九又會歲饑生卒漸荒成化二年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俊者獨以羊酒奉字來字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致仕都督張泰牧鳴沙州與土達相鄰牛馬多被賊掠傳聞非賊卽固原土達張把張等假之也丁亥春泰令家人狀把腰房掠事於陝西巡撫陳份下令亭蘇榮達問先是通渭遊戶侯滿俊以居縣道里長追捕爲俊所殺縣亦上於陳達之俊等素縱佚不知官府頗危懼會新任靖虜叅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儒索各土達馬匹鷹翎等物俊等皆怒之因謀於李俊俊奸惡遂倡謀從出虜俊之妹曰滿璋者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會事有司修文索劉把腰滿俊等甚急其衛指揮曰

大事記

卷二十

李

通籌緝取以敵誘人也了不知二人已有叛意遂率火鎮擄第火四等二十餘人往捕獲等知之候涼至給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奪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有俱獲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南有小山高亦數仞如拱壁狀兩旁空處并山後懸築牆高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城外皆亂山形甚惡至此毛髮聳然疑即唐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倭等常圍獵至此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搗

本事記

卷二十

子

地得前代行帥府印心勦遂以六月十二日人居之其徙相率僞尊僞爲招賢王李俊順理王散遣其衆劫甘肅軍牧所等處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寧來戰不利潰使益糾隆德節度使等處上達衆至數千人都御史份與鎮守太監黃泌等遣伯任等會遣都指揮邢瑄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攻二十五日戰於城下邢瑄先通官軍大潰殺傷指揮王茂等二百餘人遂命副都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監軍都督同知劉王總兵都指揮同知夏正劉清克左右叅將御史鄧本端監軍武選郎中紀功益以京營神鋒官軍五十役調

甘涼延綏寧夏陝西軍共五萬往討未至仰諤等聞之恐與延綏兵事其功時寧夏總兵廣義伯吳宗已到即與宗自固原急赴綏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寧士勞苦比曉即與兵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萬迎請降時軍餘馬信頗知兵言於督撫曰賊難誅爲巨勝然我軍渡夜方爲凌晨即行且乏水德無糧戈矛不可與戰始從使意退兵徐議攻討弔吃曰兵已至此豈可聽使誘退遂應兵遣賊先遁去至城華牛羊數千在面前精卒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統木棍而鬪官軍遂敗都指揮蔣泰申澄皆被殺任壽吳宗俱退保東

大事記

卷二十

三

則份欲自殘左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而歸盡成於賊賊勢益猖獗死傷士達俱遁入城而於靖寧州大路搶掠運送甘肅冬衣布花萬餘匹糧米甚衆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震怒等份達聞宗亦當遣以比部份哥失機爲輕戴罪殺賊更命游擊一員領京兵五千赴之勦忠等協謀賊功九月起服關南大理卿馬文升副都撫陝西協勦賊燭火會軍申十月九日軍分七路忠與太監劉祥總兵劉王總兵馬文升等由并金佛溝進延綏巡撫王銳將胡愷等由李俊瀟進伏羌伯毛忠等由水頭溝進右

松將夏正等由亂麻川進都指揮美盛由黑城子進副
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夢田驛母川進期三
日諸路各出精兵先挑賊且擇地勢賊來迎敵延緩官
軍特勇首先利陣亡者二十餘人而賊之受傷者亦多
至十三日會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毛忠與諸
將夾攻賊大敗追斬賊首二百餘級忠惟軍趨占木溝
水頭擒斬奪獲數多翼日忠督精銳四千進先登奪山
北三峯頭乘勝上攻又奪山西四峯頭忠與各路官軍
俱會進攻石城東西二門及山之東峯克之焚賊窩舖
百餘處擒殺甚多忠為流矢所中同至牛山而卒諸軍

卷二十一

三

皆却西路之賊乘勢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劉玉
被圍頑忠望見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某以獨諸將皆懼
復整衆登山玉乃得免爰升亦調度所領兵補空填列
以振聲勢賊乃遁走衆皆憂之忠又升日賊勢已屈且
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
言毛忠登山偶為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
平以安中外時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珪出西方
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白圭及撫寧侯朱永定奏
伯郭登議以滿俊驍勇恐其渡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
西陲乃文章擬益兵赴援忠亦奏俊被軍失攻勢緣

窮蹙然衆尚二萬恐河東衝突而出我軍一哨不支則
勢去矣乞調原擬宣府大同官軍於偏頭關捷路來赴
及勅撫寧侯朱永統率精銳亟來因原同臣等相機攻
守事下兵部以爲空從所請上用輔臣彭時商輪議
謂京營官軍未空動可勅滿擊將軍許寧統大同宣府
精兵三千往助時聞城既久城中無水芻粟漸乏官軍
復斷其路出沒者往往被擒賊馬或殆盡忠等日引兵
進城下拉賊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聖領兵數百駐東
山上覘賊出入戰兵將同聖兵先撤每被賊襲其後文
升謂忠曰孫聖兵撤太蚤也明日令聖候大兵還行追
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賊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曰若
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是日賊果出戰敗去
始大懼會續調甘州都指揮劉展兵三千至十八日復
會兵攻城賊詐請降欲總督總兵諸城下忠玉皆罕騎
請之賊數百人環繞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文升在溝
外賊來逃亦赴之俊齋等乃出訴激變始末忠等曰劉
參將馬指揮等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必有以相酬
皆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齊乞免因拂墮同管而使狐
疑復走上山明日請戰有李旗者自外報曰

大事記

卷二十

二十四

今使城中賊自相警控乘機可動從之賊果亂且潰

倒扼險力拒諸軍亦堅持固之且填壘以進賊開舊木
橋懸大石以防而賊死于銃砲者甚衆益懼漸有出降
者皆給軍帖縱歸仍令人招之時回楊虎徑馳勇有
謀略俊以爲將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一月十六日晚
出聽招恩等諭慰之劉玉胡刀與普曰爾能生擒蒲俊
或殺之來獻朝廷有賞格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獲
遂示之銀虎徑請以計移其精兵於山上密誘使出東
山口接戰可擒也且口都在明日厚通遺之而山口徑
延賊兵信地忠等不欲混乃謂其將領曰爾暫休予代
爾守遂伏兵其下令人登高視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

大事記

卷二十

三

即倒也而山上兵林立矢皆仰射忠等信虎徑言不違
俊既出諸軍說前捷之伏兵四起俊倉皇失陣墜馬
就擒將乘勝逼城恐賊堅守傷士卒冬皆歸營次日其
腹心馬驛南斗復率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
以捷聞且止援兵有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三日
城中復立平涼衛達官鎮撫大猷爲主以拒官軍凡逃
出者即殺之忠令諸將各遣夜不收數人偵城下賊北
行即報南行勿追以散其黨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
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
今縱之全逃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觀之至三

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去因悉發諸營兵
捕之擒斬數千數惟俊之姪太平舍人能最號號逃出
詢其黨滿洲云匿青山關用大蕪之方說擒併獲其家
屬百餘口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虜寇五百餘人切男
婦女不下數千盡分給官軍而歸虎徑妻于以石城天
險令萬人悉夷之惟普時爲盜者百十人走警備山置
帳房數十頂以居文升謂忠曰此亡命殘賊不足慮終
能得之方欲設法以勸忽延殺報北虜已入河套乃留
精兵三千何賊忠文升并諸營軍馬悉回國原其生擒
賊千餘恐生變即營中斬八百餘特留俊馬驛南斗大

大事記

卷二十

三

鎮撫等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俊妻解京明年
二月望伏誅而警備山餘賊於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
爾亦爲衆所殺傳首至陝於是石城趨北古西安州派
設二千戶原其國原千戶所改爲國原衛復添兵備禦
事一員奉署昌府肅州知州楊魁任之三月論功行賞
奉監劉祥歲加祿至百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
御史馬文升進銜並陞左副都御史徐皆陞職有差任
許吳璋陞廣濟茂兩廣劉清武傑生誅先李俊之姪遇
滿像忽姪逃亡去皆捕獲獲亦解京來市

平却蠻

四川三面皆夷夷依山出掠中國驅逐夷漸入漸深山亦險難立縣設兵不能禁其不爲祟也而都掌爲甚都掌地古屬犍爲郡宋時爲多岡縣卽今之都掌多峒峒地在敘州府西偏介川貴間倖而且饒與永寧芒詒烏撒相接諸峰盤互大壩爲門戶在東進爲茂甯又進爲九絲旁時都都寨宋福九姓蠻人誇太吹九絲謂山深遠莽雜如之也所在結寨無慮千百諸葛破孟獲後青兗于五斗壩卽其地宋黑罕蠻叛用白方子兵破之作誓誓文白方子卽今之民壯 國初詰大軍降隨地

大事記

卷二十

二十七

安撫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鄧水都四鄉皆隸茂縣水鄉平街縣逆者猶難逃匿山鄉深阻莫可窮詰遂以蠻稱宣德初始劫掠合兵討大破之正統中兵備稍弛蠻始縱恣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史劉幹征之擒獲大蠻賊走深等招撫旋師尋出沒益楠天順六年都督許貴再討畢撫愈加猖獗成化元年三月川貴守臣各奏蠻分踪攻劫 上命四川撫臣江浩總兵芮成貴州撫臣李浩副總兵李安徵原調官軍刻期會勦府國子監學錄黃明善上三策一曰竄徙隣境以離其黨二曰分屬漢夷以別其類三曰據險固守以待其整肅林侍讀同

大事記

卷二十

三十八

洪謨奏蠻各有主請擇素有威望衆所畏服者二人立爲長官司司統各寨夷民隸本府或縣流官管漢民稅屬既定邊境自空黃周皆敎人熟知利害並下議行于是李安奏委永寧宣慰者貴赴大壩欲順夷情就屬本司管轄明善又言若照許貴招撫事例玩寇養患有損無益若照李安所奏事情則者貴平日所轄土獍界驍尚不能鈴束以致近日攻燒屯堡殺掠軍民况能撫都掌之衆乎借使招撫已從亦難憑信又恐伴爲聽撫意在復仇則邊害愈開爲禍不已今宜因大軍之衆發爲定計庶幾安民而除害不至老師而費財 命下總兵等官審處而前成等先已進兵劉西華等鄉築寨修路分兵攻圍蠻不能支屢破其寨斬六百餘級獲兵珙縣進至戎縣攻普前等寨貴州兵亦至俱抵金鷄池合夾大壩都指揮周觀分守上羅計等堡指揮孫泰魯芒都等府土兵截賊後路永寧宣撫司土兵守落教山口賊潛引各寨蠻子餘伏近山營令阿圭等三十七人詐沐彝意欲劫營芮卽擒之圭果袖出小刀以旋官軍一萬五千分四路圍入各堡起伏對敵官軍奮斬獲賊首五百八十七級分兵攻燒其三十餘寨又斬首一百七十三級報捷而黔先殺五千人蜀且萬人不以秦芮治與成

又王許通給事中秦崇御史吳瑞往覈兵部奏調選賊
又出掠卽令崇等督兵討之事平勦奏二年四月虜出
攻則海擊敗之崇等會兵四川由納谿進貴州由永寧
進五月二十五日遇賊于小峽壩再遇青岡次等處者
捷共斬首四百七十餘級崇上言賊徒爲逆者旣被痛
勦聽撫者始知畏服道路漸遠地方稍寧部署蠻賊爲
患已非一日今雖被勦聽撫尙恐不服旋發宜命總兵
等官甄別真偽隨宜撫捕務爲經久之計勿徇一時之
安然竟草草了事報屢捷地方已寧乞還朝許之三年
五月敕功茂成加右都督汪浩石副都李浩加俸一級

餘歷質皆有差六月賊復聚衆出寇先掠戎洪四縣次屠長寧江安納縣所過赤地誠者謂非遣重臣大征不可乃命襄城伯李瑾佩征夷將軍印總兵程俱加兵部尚書督軍往討郡中李田主事鄧傑督餉明姜復陳征勦事宜酌行之信亦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鄉導請勦東川諸土司集兵聽調仍各守境勿縱賊遊竄從之而賊臨攻燒上下羅計十三寨殺掠無算十二月信臣承穿危期都督蔣成由戎縣進都御史陳宜參將吳經由芒部進都指揮楊景由晉市水隘進留參將郭寶常就泥寨兵兩營伯毛榮爲左哨時李天開進都御史趙

浩參將辛用爲右哨由渡船鑄鐵信與太監劉恒德兵
 李理居中節制左右遊擊將軍羅秉忠顧素由金鰲池
 進毛榮代水關路崖石成橋分攻勇擋等寨賊敗遁入
 深箐中官軍乘風縱火焚屋盡燬渠稭盡各路兵窮追
 攻龍背豹尾等百餘寨皆克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共焚燬七百五十六處禾倉三千八百一十一所共斬
 首一千五百九十餘級生擒三百四十餘人馬牛輜輶
 稱是明年進至大壩攻山都六鄉盡焚諸寨凡斬首三
 千一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焚寨一千四百五十
 七處禾倉九百八十一所獲銅鼓六十三面牛馬猪羊

盧甲鏢營原丁旗號弓箭無筈餘處通山管者仍督兵搜勦并按問九姓土酋平昔爲惡者誅之事奏地方寧靖所統軍馬各還原衛許之乃遷瀘州衛於渡船舖增置江門水流星洞稀等處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設長官司司分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允行加信義大提舉史三條裏城伯進爲侯餘各頒賞按舊李太師嘗以大提舉爲果毅或改爲提督綢緞米鹽發賣以熟年勸後遂入族之爲重李氏之族嗣後流寓天曉說者謂益李氏止及大壩不能成李氏之族以理辨之則自後營惕息不敢動正德中東藍之亂反徵營共協勦得定募靖中再出按番討之以撫爲名李氏之族庚戌歲師而已四十五年四川巡撫譚綸奏都蠻之患其

來已久，愁文未深，近草復肆除大征討，餉題請先將
關隘游兵如注訓練，而給募浙人所製鳥銃甚多，統發
口陞而死者數人，雖最畏之會遷去代者，陳給議將承
寧參將改駐歐馬，驅控之先後皆報允，隆慶二年六月
受補尤，勉勵舊部，其父母之形也。民鄉通等數人奏
告難巡撫嚴清奏，分枝四出所至一空，乞番區處有
古會安大朝議征尋以參將周宗游擊謝崇爵參政包
汴參議田應鑄用兵俱非所長，議設六將以郭威為總
兵而巡撫嚴清以他事改調，成與安大朝俱論罷，隆慶
六年冬會省吾會都御史代撫劉顯為署都督，食事總

大事記

卷二十

三十一

兵會勦省吾集議大約以故事招撫為言，且言不可從
者三：一曰山勢險，賊進我勢急之則逼徙，老師費財
耳；二曰地不可耕，人不足使克之無裨，且自困；三曰彈
丸地不足當蜀一腹，一腹病且騷動，全省而省吾兩為
富順，令督工伐木入山，卒與蠻遇，令卒藏谷衣間，復地
蠻至呼噪逐之皆退走，因訪問悉其利害，且素受知張
江陵，江陵新當國氣銳密者相約，乃列寸不同之說示
藩，其旨唯唯，惟制使李江初猶難之，密示以將用劉顯
兵若干，飭若于奉無遺策，江乃慨任，使軍中調度督率
江之力居多，是時右布政馬成能諱司，餉李江起下川

南參議沈伯龍巡主川南調土司并募六縣民兵合市
四萬米，民思土萬餘石，銀可七千萬兩，蠻言不怕，主萬
官軍，只怕市萬糧，蓋糧多則久因必不支也，時川中
諸將多庸弱，不堪用，成既奪官居敘南，其父前為蠻所
殺，憤在必報，又嘗用兵廣東有功，所領兵丁被廢散去
然，留者尚千人，改募顯麾下，顯雖能用，然未嘗不思成
也，起之仍付以兵助顯安，大朝貴州人亦自請死，死參
將張澤言及蠻寇目裂髮，堅并散起，尙一隊參効忠，未
寧宜撫也，切近都蠻兵頗勁，人謂滅都蠻非者，兵不可
然，勦忠說而會隆慶四年官調征蠻將破賊巢，是以要

大事記

卷二十

三十二

實復敗其弟祖亞死之不俟號令，輒班師去，因救兵不
至也，人多疑之，而効忠與水西土舍安國亨世仇，殺族
叔安智與効忠連親，亦仇國亨，此時劉顯以水西多悍
卒，欲並調二酋省吾曰：二酋相見勢不俱生，上國亨來
必經効忠境，効忠且為所圖，恐都蠻未滅，別開榮端，乃
令國亨但整兵聽調，且容貴臣臣禁毋掣効忠肘，而專
調効忠，安智屢願從，亦留之，率國亨故効忠一意盡
死力焉，時間有據凌霄阿三方三據九絲阿大阻，彝寇
尚為害，若稱王衣勝出入震耀凌霄城，城不能當九絲之
牛而高隆，信之傳有君要愛霄，賊星往月中過之，諱阿

劉素為糧民其失阿共為崇已亥有見見驗最有脩田
南義事以任屬為務每九絲盤出郭江安下帶必經受
寄武官兵廷廷事此即不敢近甚且反擊官兵營亦私
受部署幕官知其然招撫之又為荷請完帶初赴縣領
賞則惟恐其所故在日領長寧賞稍不如意即趨出拔
刀所縣門曰必破此縣縣官懼急倍其賞追與之猶大
罵法未幾則又反反則又賞以為常監生胡天錫長寧
人也荷帶去其妻男女家人二十一日即將妻與子
盡殺之止存天錫一人索贖長寧村民共結一寨曰實
報無賊阿大等出劫相持五日不下荷率眾來助立破

大專記

卷二十

三十三

男婦死者五百五十五餘存者止幼口三十五餘諸如此類
甚眾營中糧餉得居王得居顧名幼內寨得居蘇素
凌實為兩黨有公兒者年壽大盜通逆凌實為荷義子
勇而點相為首尾食議所荷不擒凌實不可殺凌實不
被則此為難圖為設問令同知荷荷道武舉李之實
誘出所有執槍諸將猶欲統歸者語嚴解收刑荷且
縛且笑曰公兒在幾當攻之必不能破我無益終當
受賞歸再四思半日曰願進兵殺伏馬草坡先襲落約
寨果獲焉誠誠無餘事矣進者初忠亦以兵兵萬入至
遠處亦復退還寨寨亦分兵放炮到其處益顯懸賞特作

來五月初一日破之生擒公兒斬獲二百餘級焚燬若
甚眾阿奇聞之見擒獲曰九絲城不可守矣時建昌賊
大安亦乘眾突攻行都司城守將顏壽擊破之賊處都
都寨與尤無相接為左臂必乘勢先關方可大舉而阿
顯為守部下勒苗千餘即調鎮雄兵協剿六月七日
顯統兵屯樂安進攻十五日鎮雄兵三千登其半山地
名盤盤城奪其阿兒寨郭成亦至營于尖子山與鎮雄
相犄角督兵直上大炮震天寨將被破而注久賊營即
堵守顯復縣賞三千金十八日顯與成各分兵二路攀
援仰文忽印壩山苗千餘來接發兵截之顯計阿墨無

大專記

卷二十

三十四

蘇阻險可勝獲也乃令魂清兵布列寨前官兵隨後各
列陣或坐或倚皆機臂笑罵阿墨果領眾下寨衝殺我
兵少却賊眾追疾魂清兵反進其後屢屢進斬阿墨等
於陣餘賊奔回守寨乘夜進攻變果無主各自奔竄遂
平其寨前後獲發三日此則近日耳聽等語曰重險已
破雖王香魂陷穴不與阿顯注虎結意必有異是吾聞
而獲也審啟省吾與馬方伯等議定亦欲用簡然迷
得所遣之人長官諸生正希忠素落魄不歸兵興以蒙
謂馮方伯請身入賊寨為內應為領之速遣王說阿太
而顯亦知瑛縣監生何鍾有機智可任乃令二人持銀

屏綳節招撫阿太。既內僱聽命陽就招撫而陰與尤
絲互相結爲聲援兩地雄峙相望中間隴坂幽僻繞繞
蛇結偵我兵走陳中將翼而覆之諸將謂實未敢進顧
又令人散招各寨原痛降苗羅蘭長等餌之于是諸蠻
咸願望不爲賊用且有密輸官軍者而賊復以間襲執
驛丞董思明誘使降不屈死之恩明督運官也初師行
議設遊兵一枝建察防護驛路肅清賊奔進不必更分
力乃止至是復設道路始免梗阻獨運舟從萬山中逆
流上中有趙木二灘亂石縱橫水勢建筏每船客三十
石者方可用人大循山高崖上牽引一舟亦須三三十

水事記

卷二十一

三五

大各州縣刷到糧船大小不一小則易覆大則難進轉
輸甚苦官山主簿陸龍音神主簿宋謙皆因運糧冒暑
病死連夫日夜勞役不堪至派及僧夫五千人成都知
府陳大壯鳩工鑿一難粉雲會梅雨暴漲督工巡檢劉
本勇死合江丞張本治火藥被焚顯又以間事被殲
心疑阻省吾歸之疏言劉武舉之名譽素所惜伏鎮蜀
以來未及期年防禦嚴勵有法蠻既歛戢民慶更
生爲書僕以祿補阿苟被麥霄都都勢如破竹若臨敵
易將恐蠻復生心西南無安枕之日得一言留用立功
自贖竊賊大勳曰此功不虛有何面目再見將士拔

朝廷遂分兵五路顯自將由黑帽山入其西郭威由印
嶺山入其南安大朝韓似甫由得安口分二哨入其東
張澤由殺雞寨入其北侯一位吳繼祖由西南入與顯
合周圍小寨盡數攻焚八月九日直逼九絲城而軍營
如連珠時山中豐稔禾稻被野衆軍資食省轉輸兩
方三等土城排棚九層鏢弩木石甚設我軍仰攻墜死
歸相持者且兩旬糧既盡困見糧無多我懸賞萬金鼓
士士益奮先是土司兵調攻壓背爲賊陷以金此臨
隙輒逗撓不戰以誤我師數勦坐此于是下檄切責鎮
雄各土司懷二黨賊日久無功事完移兵并勦九月朔

水事記

卷二十一

三六

各官俱奮効忠以銳卒襲臨營之殺傷相當退兵七日
成統所部與西陽宜撫卞維屏賈勇逼鳳尖山幾至絕
頂堅拒不能進然遂衝奪其地爲營賊咸震懼相告以
爲官兵所未前見也翌日雨大注蠻以久扞禦難糧食
九日騰蹙而平時官軍必黎明進攻今雨益甚腰帶不
虞我兵至統濟樂顯進播之陰戒戒德興歸周于德平
茶官舍楊正崇集漢土推鋒兵千餘人夜半傳各營刻
期我應遂乘雨擊敵賊極挽而上未明斬守關者徑薄
蠻所宋元豐四年秋九月自秋後冬無日不雨或化雨
後年秋九月自秋後冬無日不雨或化雨後年秋九月
後年秋九月自秋後冬無日不雨或化雨後年秋九月
後年秋九月自秋後冬無日不雨或化雨後年秋九月

門因山平爲固大挖令峻石門懸崖阿大罵下不給
門併力九然所大不僕仍難離難阿二而下九然
其後以月平聲當空一有人被髮此狀搖手說而到
氣垂天而下同爲何人傍有應曰此真天神遂驚無
戰日營中米無多西兵常糧食半時長鎗大響自九
絲絛下米及無多許見白雲降兵無算衣相長一文響自
是走被籍死者甚多可見地方大兵發醉驚覺起距戰相
天地鬼神實司之不盡由人力也

紛拏自殘被陷籍死者無算尋成大朝澤等兵皆至合
譚競前蠻不支大崩潰九然遂破阿二方三狼狽從四
五人出走壯豬寨諸蠻廩入巖嘗我兵席勝疏捕殆盡
餘便奔雞窠依阿大二十二日成攻破其寨阿大逃出
貽子綈追獲之有弔猴崖者四周壁立三十餘丈止一

卷二

子文

線窄悍人不可登疊據其上顯搭四敵檣各十二層上施百銳交擊賊窘出投悉斬之十月九日進圍牡猪寨把總龔綸手搏方三于陣卽拔其寨四二竄賊遂還顯麾諸軍進至貴州大盤山擒獲之他遺孽亦皆根逐踴係靡孑遺都蠻悉平郭成取所獲首級又易生蠻百二十人剖心祭父人皆快而壯之阿大等監果司侯獻俘侯反獄正晝登屋縱火都司徐仁威手弓偏袒登高一發中阿大仆餘賊紛墜遂成擒仁威數與北虜接戰亦驍將也先時阿苟監欽州獄亦反出殺巡是役也下險寨六十有奇小寨五百餘燭營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

千六百餘級得酋王三十六人招安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銅鼓九十三面爲蜀漢時物他器仗若牛畜不可枚數訖聞告廟薦勳受捷百官畢賀有吾陞右副都御史廕于太學生顯陞都督同知加銀幣餘各有差斬阿大等成都市初成化大征周文安洪謨上疏力言唐虞之時外薄四海成建五長宜立土官以掌都蠻不果行讀者終謂周得以夷治夷之法省吾謂開闢以來改土爲流則有之未有改流爲土者今都蠻所據巢穴既漢之土地而其人又隸縣衛若立土官則改流爲土棄地并棄人非制况險隘原土苗覲餽一旦委之與

卷二十

三
人

借寇兵何異目前大體既所不安日後隱憂又所難測
于是易九然曰子輩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霸曰
文印鈞猴曰降覺難寇曰金鸞內官寨地廣衍氣候甚
平卽其中築城曰建武而環四方墮壤皆沃可耕均田
授賦藉吐爲侮設總兵金憲填之顯仍留壘隸以府同
知一守禦千戶所一社學一其他寨柵皆築堡設戍爲
守總四千人遂成雄鎮入之巡撫張士佩議罷兵使劉
顯亦陞去衆請以絕代不報軍騎悍劫掠總兵沈思孝
遂捕數人用所私爲把總衆憤夜襲之走免縱火燒公
署時甲申除夕也巡撫難遵下令縛渠魁推問范國興

主謀范大龍等首難既縛大龍等十餘人國興自縊死
總等皆受賞主奢賓之亂其城復陷蓋與摘州相表裏
藩平立二府府不能守則此城如贅旒不足有無可謂
形勢破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一

朱國禎輯

江直專志

文皇卽位盡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特重錦衣爲爪牙心腹指揮使紀綱掌衛事議察內外權勢赫奕有請必從其禍立應猶以外衙門顧情面而東廠主刺好督以內臣國史不經見諸紀亦罕有及者設行事人員專緝謀反妖言強劫推埋及盜倉庫錢糧私鑄私雕印信等事下錦衣打問刑部擬罪其小小者片紙密報日有數次謂之打事件衙宇壯麗遂密有獄有理刑官權大事記

卷二十一

出錦衣上掌者不知何人其禍絕不及縉紳得相安無事惟成化中西廠最著法面主之國史所載頗詳亦不開始設日月顧其流毒甚廣大出理法之外閣臣彈爭廢而復立其後面雖罪惡亦免殊死至今以爲口實遺址在靈濟宮前上大夫公宴多借之云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師黑青見夜山盜者多死人皆裁刀兵自衛遠因致致京師城內不遠及城內自七月初九日以來妖術黑四散治人城中軍民驚駭不安茲因賊德或有妖術致然于爾神不能無責焉然無子心乎是用遣祭以傳愛爾神大振威靈此妖術神貴以盡服心少妖人李子龍等伏誅其見爲張山廣壽寺僧更名明雲僧長通方至少林寺還歸士拉湖推命後當極貴又通道人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

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于龍紅光滿室白珠盤繞之異得獲其誕遂更名于龍蓋其往來與保間交結不遠又有術士墨山者語云若遇戰禍風災之交得獲以與弟所言語信之道士乃守真引至京寓軍臣歸述則家道通仙有乃朝事聯合并夕壽符與交還內官山望劉林南戶朱廣素與入官府石精引至再歲舊馬服用石書報錄李局內官奉來交能皆羅拜稱爲上師得獲不爲禮勢日張大欺乃爲銘衣衛官校所獲其快權等下從將送都察院出門忽報曰革榮死宋鞠貴伏始設西廠街事督以太監汪直直廣西衛指揮切被俘入昭德宮點祭最有寵陞御馬監太監上懲前事設嚴置獄命在外爾察初出布衣小帽將乘輿或驟往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疑有辜瑛者市井無賴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緩目功陞百戶直收之領較尉

卷二十一

用事自置獄凡街市關殿罵言爭雜縱犬及一時迴避不及者卽加箠楚致煩上聽衆益致之多爲廣書誘人密以情告行事者捕下獄加以法外之刑竟死相屬托以捕妖言圖官賞無敢言者與楊舉之獄見楊文波及其侄郎中楊仕偉婿主事董序卽家拷及妻女并武選司衙門封鎖蓋偉之官署也且謗及諸大臣上由此信任之威勢壯烈吏部尚書尹旻引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濫瑛藉之通情款直益縱恣御史王本雲貴制卷還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坐罪刑部郎中武清勘事廣西還執訊無所得釋之不以問禮部郎中樂

節太醫院判將宗武行人張延綱使安南還浙江左布政劉福起服皆執下獄益達較尉四出內自京營迨外鎮守總兵等處採聽事情跟緝錙制沿河分布盤詰獨嚴于公差官員倚勢搜檢無復體貌道塗皆阻商賈不通直又日挾數十伯人所在穿窬號呼辟道雖大臣莫不引匿一日遇兵部尚書項忠蚤朝不避就左腋下呼名朝罷裁尉擁過而去直伴不見叱之始散法司曹郎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親詣赴殿覓日伺候不得一見東西長安門牌上用黃紙貼爲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名見者無不驚駭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謹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

之發南京章瑛益引進奸人王英專許人陰私以固信任人情洶洶五月丙子太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劉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輟拘執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驚駭人心震懼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官養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得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嗜膏耳目於群小如章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百官進退盡在掌握擅作

威福虛張聲勢其同惡相濟如王英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則以異已而黜之一如狼虎並無忌憚傷害良善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違累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鑒方妖物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立西廠驚動人心一如妖傷之狀以此觀之天道示儆不可不慮伏願 皇上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違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目奏訴必由于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四

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姦邪之輩其有謀逆姦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謔言不入於耳苛政不加於下國家長治 聖壽無疆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安危未可知也疏入 上震怒命太監懷恩單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慝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 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擬此奏未必四人皆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某等

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爲先珣奮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於青宮迄今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日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人必有言之者今既奏人貶謫黜罰惟命不違於是恩降色徐曰朝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富實同語傷上召問幸勿變前言格等曰唯恩等去格舉手加額曰衆先生肯爲朝廷任事如此格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青宮格以先朝舊臣忘上足疑且慮三人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恩等復上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五

直壞事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職卿等各安心辦事格等皆頓首謝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復還本監調革瑛干邊衛差指諸旗校在外者二十人俱撤還人心快之然上意猶未釋然也密信任如故仍傳旨用其黨吳綬于鎮撫司理刑直目不知書綬相曉文義能撰奏章有薦者故用之格等言雖行知其禍尚未已而項忠初具草令武選郎中姚璧等書也受素與尚書尹是不滿及璧又忤意欲注調邊近恐加議不覺撤散州同知地近加一上不從來得自聖斷人何得處以近地而廣陝西缺特赴吏部補選恩等明府竟以府薦數年病歸卒于家

尚書尹旻請署名旻曰日本兵部所擬常以兵部爲首壁曰公六卿之長以大書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卽遣人報章瑛曰日本兵部所寫某但以文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過珣與吉於承朝越曰汪直所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又事多故有所畏二先生入閣幾日死直加意扶掖何爲亦論列于珣然吉曰不然某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專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耶越無以應遂與吉疎時厥中所執人甚多皆無案藉倪革其人各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六

散去將武宗因服到案家人猶不之覺項忠等革職爲民本傳六月御史藺籍言近來災變洊臻皇上諭南京人臣同加修省天何訓誥彰彰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華吳榮等之姦惡高崇王應魁等之賕貪又如奏釋馮徽宛抑之軍囚禁襄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奈部下韋瑛等不體聖心猖狂行事已得大臣奏允卽將西廠革罷又見皇上此心卽古帝王從諫如流之盛心伏望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

弊準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并條數事其一
令大臣自陳并請勅內府各監及錦衣衛禁治上悅
其言命所司詳議施行續九年滿未陞久無聊探知西
廠雖幸汪直猶幸及假火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觀侍進
先以奏章示吳綬遂于直直得之爲言于上然後奏
之御史王億亦以爲言於是直復聞西廠誦察益苛人
不堪命緒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謗楊臺
投大學士高輅都御史李賓尚書趙方等賄求緩其罪
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籍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喜云其
月商輅致仕去工部尚書張文質執下廠獄上聞切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七

貞錦衣衛釋之亦不問也直威勢愈張江西人楊福詳
稱直自蘇入浙及聞所至官司望風跪謁左右索賄無
算爲鎮守內臣覺而縛之十一月面請嚴文武乘轎之
禁^{三品以上}武^{三品以上}又請查都城道進軍民皆從之直既屢
興大獄猶不快意或以邊功說之大喜乃謀之王綬越
日建夷可乘也而陳鉞撫遼東殺入貢夷人起發十四
年直欲自往體察關臣萬安亦以爲不可乃以馮文升
往比招安功垂成直又請行以處置邊務爲名許之至
遠不見虞因殺無辜掘死人謂張以報文升因之得罪
又與陳鉞比陷副都年俸侍讀學士江朝宗等皆得罪

初直之行也鉞先遣人賂朝貴與直相厚者爲之地又
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謁居人候直過群伏道左告保
巡撫官行事公當惠及軍民時直左右多有納鉞賂者
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
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喜與之合鉞前爲山東布政使方
爲巡撫有隙俸改撫直隸行事多不合人心如禁索私
租勒富家出張濟發動以千計絕京宦請託之類由是
怨謗喧然直曾往南京聞之未嘗至是係議事至京直
還朝鉞因噉直發之事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并
浙江僉事吳瑞鎮江府知府黎福常州同知柳演蘇州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八

推官華清吳江等縣知縣馮衡孟瀛宋瑞驛丞甘仲璣
義官王福民吳伯昌等時惟朝宗在京併下獄條命錦
衣衛差官逮治凡半年瑞等始至謂朝宗與俸有連仲
璣共奸也爲華清通賂于俸衡亦係鄉人飲民財以饒
瀛爲部民所訐黎福按之柳演代行賂并吳瑞按宋瑞
皆受賂俸不能察理刑千戶吳綬拷訊皆不實^{後赦下}
^逮逮^逮俸獨誣服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例
追入官俸不能辦連坐者共爲備納節擬俸等各坐徒
杖贖還職瑞及福皆無罪釋之奏上上以俸職司風
紀容通私賂請成朝宗調市舶提舉十五年加尹旻太

子太保所請也給事中王垣山東人以都給事中趙
民年老先陳直奏民疏詞不謹失體且輕浮難居言
路調盧山知縣蓋尚書直關學劉翊實主之趙東失事
直與定西侯蔣襄刑部尚書林聰在勅諭將降罪有差
尋宜大連東告傲直往行邊還陳銳復希直意奏建州
女直伏當加恨不得都督聲言來寇往年建州三衛擄
海西毛憐累犯邊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
因起爭端紛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
招侮莫若整兵而征討請簡剛正謀勇大臣拊其不備
擄其巢穴庶不縱寇長奸尚書余子俊等集議朱永珮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九

印總兵直監督討之直遂弄兵諸大臣畏其勢司禮內
閣又有結為心腹者銳奏得行仍命銳奏賁東征軍務
方銳奏上于俊以缺聞邊寇之永直將兵殊不及銳銳
疑為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大臣者
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益自薦遂得此命云
部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以其示弱損
威乃招誘夷人耶朮等四十人來貢欲窺之死且言建
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為邊患請錮于
獄從之分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
俾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

級俘四百八十六人陳四百五十餘寨 賜勅獎之加
直祿米三十六石著制內臣至太監無秋可陞但加食
加至三百石十六年直復與永越往延綏禦虜參邊兵
三萬聽調給事中孫傳陳時事中言較討不宜得大臣
直怒奏請同行人皆元之輩還
亦散及受賞二月襲虜威寧海子走
之御史強珍劾陳銳挑虜報怨之罪直反劾珍逮入京
坐成凡劾銳者并兵部官皆奪俸三月直與永越往遼
東備虜未行而罷命督京營十二月虜入大同直永越
會兵禦之十七年論功領賞其報捷人汪鉅陞都督會
事直之佞也從來所無人益駭之五月虜犯宜府直與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

王越赴之至冬請回京不許留鎮大同悉召回遊擊叅
將等官直怙龍輿功一時貪冒邪妄之徒競趨附之獻
謀畫策惟恐弗及邊方小警輒諷守將重報之與師動
衆殆無虛月而越等尤巧為設計每出師必討內官當
道及近侍者家人弟姪挾之以往有事責之以彌縫敗
則藉之掩飾或少有斬獲輒張大其功以圖陞賞而賄
金紫典禁兵職侍衛據津要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凡
奏不勘不覆盡失 祖宗之舊又因之造言與事妨廢
政務者有之是行所獻俘十人皆老幼孱弱乃以為奇
功其它大率類此絕功官惟命是從憚憚不敢出一語

反緣力得進用執事者心知其非胡盧附和取容諂媚
建州次威寧海子次大同報三大捷實開三大寨自是
邊境無寧日士馬疲弊餽運耗竭公帑私蓄皆赤立邊
民荼毒有不忍言而直與越典軍相習久交最密直時
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間以語其所厚者及征建州直
納陳鐵諸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
有盜夜越皇城入西門內竊衣米時索之急東廠較尉
緝獲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怒曰銘吾
所引用之人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
訪其事適越所厚者潛以其語語銘銘達于內因發其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一

交構事 上自直行後李汝省用事肅安結昭德官受
孟密金寶與萬喜等攬權通賂惡直交闊浸淫 上頗
聞之并得向欺罔播隙之狀漸疎之不使入于是科道
官交章奏其苛察幻擾請仍罷西廠得 旨朝廷自有
處置萬安約劉珏曰西廠爲害久矣今科道官欲輩之
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有疏必從珏曰西廠行事有
何不公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名以進 上乃
罷之中外欣然謂有慚色蓋珏無它腸爲越所誤說者
謂直狠而刻所傷國體安等盡而好傷在國脉一狐遠
羣狐復穴其中爲害更甚 上雖聖明不能盡掃也直

在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凡事均執巡撫郭鑑以聞
上惡之切責調直南京遣太監李榮超之行直之前後
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驟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
及動遭笞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爲僞以待直至僕
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
聞風畏避直至閭閻臥館中孤燈荧然適泰以迎謁
所司至直窘甚求食泰以所挾飲饌與共直遂忘爾我
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
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趣駕而去聲
勢寂然人以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尋有劾其八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二

罪者降奉御 孝陵司香趙奪伯爵戴縉仕至尚書與
吳綬皆爲民侍郎張願致仕章瑛調外餘貶謫有差項
忠臨珍復職陳鉞已先二年爲都督馬儀所許奪官後
坐事爲民馬文升尚在戍籍右都李祿副都屠瀨以爲
言奪俸半年益 上猶以建州事爲文升罪也惟尚銘
因直見疎獨擅權勢甘言悅色釣取名譽內肆陰狡賈
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
賂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二
十年黜往南京尋遣官較追械之還將窮治復有 旨
從輕釋赴京杖百覓淨軍籍其家得貲數萬輩送內府

者累日不絕而先有王臣者一曰王肅于左足偏短以妖術爲太監王敬所信敬奉使江南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從所至陵韓官吏壽言良善詳傳詔旨括取奇玩皆出臣所爲臣又多取美女淫亂在蘇州今生員抄錄子平遺集衆以妨業辭即逮至驛中亂筆之生員趙汴等攘臂聚數百人數其擾害諸罪段逐敬還京誣下巡按擬杖贖奏繳巡撫王恕上言王敬嘗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藥得收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取銀兩豈期王敬勤以朝廷爲名求賄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遣辦藥料冰梅蘇松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三

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于寧國等府通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江北廬州等府府衙江南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有幾十萬兩至蘇州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并南京沿途索害官民金銀又有幾十萬千戶王臣專弄左道王敬聽其操置舳舻相對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訓恩於壞事之小人明

正法典詔械三人下詔發會尚銘亦發其事 上太息曰民情常患不能上達王臣等矯詐爲奸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謝天下亟斬梟示敬英並克南淨軍時常州知府孫仁爲敬所訐被逮怒亦奏釋之章瑛調萬全衛計邀功起用自撰妖言陷巫人劉忠典等十餘人不軌告督軍太監張善捕獲毒刑取其家貨誣服以聞命官會鞠得白 上命斬瑛梟告惡黨論罪被誣者盡釋浚茂聞諸大害悉除莫不稱 上之明斷云

朱史氏曰國朝內豎之惡顯于王振別紀稱其起儒學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四

能戰同類至土木滔天之罪一死未足塞責 英宗猶追思立祠豈有他長可結 主眷愆當日承平既久大臣皆老于位日浸凋憊專取信注直巧黠亦用此法而加甚焉凡小人能乘人之所暗聲色貨利是也尤最能乘人之所明耳目齒頰是也 天子居高聽卑喜聞外事而其入又以小忠小信自固遂落其計覺有遲蚤禍有淺深惟大舜能察通言聲入心通善而實惡是而實非毫釐千里本不易辨况其言是其人非更有權衡必不能惑蔣琮有誅李孜省之功肆毒于南其伎倆與直相上下至墮而極至逆進而更極振瑾沒於貽餘三人

獨否直琬有間臣居中能奪聽不能奪權罪止南遷進并大阿竊之閭部而下皆爲之用故其禍尤烈中間

百年安靜 肅 穆 神三聖之識冠千古矣

近日汪文公作金鑑直和其人精悍刻核刺人陰事不勝相厚者謂門律之深恐不妄言無不覺而某某爲尤甚人皆如其必敗而中一部御史監書爾某早經爲云義不忍其方得志橫其舉朝皆廢以一望見指受其面取速改若待不承然運已難爲矣書則所得之未半而名亦聞其死六人成九人不治其承與不也人然其因故歸入京前運得免即詳大拜未果則陰爲之無意云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一五

開設益密

本邦舊名五都一名孟邦漢時木鹿王苗裔至正二十六年立木邦總管府 國初內附爲木邦府尋改宣慰司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緬正統中從征麓川皆有功益其地以放在六慰中分土最遠征密十三處皆在其中心征密有碑城無樓櫓淮瓜果花蔬與中國同有寶井金銀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寶井利多陶玉司至領之 聞孟者遠言頭目一宣慰罕標法歲取寶愛其女曩罕弄妻司至標法死孫罕乞法立嗜酒好殺曩罕弄自恃尊行不肯服屬結族人與之爭官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一六

互仇殺景泰中侵木邦遂宣慰據公署劫掠鄰境麓川孟養等處殆徧威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標稱宣慰每以金寶結內欲自立爲守臣所抑不得行守臣遣官往撫亦不聽且通交陞欲借兵自樹成化十八年雲南鎮守黔公沐琮奏聞謂用兵恐糧餉不繼宜先榜諭令省改如其怙終必須進勦兵部尚書張勵等力主用兵 命集議皆謂兵宜慎重琮等明言糧餉不繼乘安南屢攻老撾窺伺境上未可輕動第宜行榜文或璽書付琮諭之若彼能去逆效順還所侵村寨與木邦隴川絕嫌修好則前惡悉置不問果執迷已甚加兵未晚聞

臣萬安劉珣亦具題謂猛密止與木邦挾擊爭占夷境
木嘗犯邊其差撥進貢毋傲是以眾議只主撫諭今寫
勅付雲南守臣事理最當但彼處聽遣之人俱係武弁
惟喜與兵不喜撫諭蓋與兵則得支錢糧得掠于女金
幣既歸又獲陞賞此輩深有利焉撫則反是若從所議
則彼必仍謂撫諭不從而與兵決矣勞費固不足惜只
恐一不利必至再至三兵連禍結勢不容已况安南觀
觀已久別生他患追悔莫及惟聞命才識大臣一人還
熟知夷情夷語者往與守臣宣道 朝廷不忍加兵之
意宥其宿罪徐觀順逆別爲處置 上可其議時程宗

六事記

卷二十一

十七

以副都居憂即起與譯者蘇銓偕往初曩罕弄既侵削
木邦畏鄰境土官不平來攻用商人劉賓五計潛遣至
京懷寶石黃金賂安及皇親萬喜等奏乞開設衙門徑
屬布政司下關臣議安欲許之劉珣劉吉不可曰猛密
原木邦所屬曩罕弄叛而請命於朝若許之則凡土官
宣慰聞之誰不解體卽是周天子命三晉之意既壞舊
制更起兵端必不可許安曰不從是矣聞有欲與兵大
舉伐之以遂功者徃日蘇川之事不可不戒珣曰何以
伐爲罕弄果弗靖但雲南守臣嚴備使其旁干崖孟養
等宣慰以夷攻夷最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旣而珣

去安遂投意蘇銓謂內廷意甚堅奏萬貴妃方有寵欲
于得實密附和衆皆不知且連夷無甚介意者銓言于
宗宗大喜倡議右猛密衆皆駭之巡撫吳誠亦以爲不
可宗惠甚陰使人說誠云彼此俱利無爲異同不然巡
撫重任非公有也誠遂不敢言宗乃會守臣往勸凡木
邦訴告皆杖遣之而曩罕弄使至犒賚殊厚又獨踰南
山就見且命之坐罕弄撫知宗意略不及木邦故地且
謬言求他侵地宗皆許之遂上疏請分設再下宗酌議
亦無可議內外溝通文飾唯唯而已誠竟以曩罕宗代
之再奏營殺已久勢難再合已撫諸夷示以朝廷有罪
六事記

卷二十一

十八

開設衙門之意無不感悅從之立猛密安撫司以恩標
爲使徑隸布政司宗得入爲刑部侍郎陞南工部尚書
蓋自播囊以來木邦積弱不能報復雖屢常奏勅終不
得直議者謂劉珣之說甚正張鵬請用兵職方郎劉大
夏主之安既得賂遂細其說一主撫諭謂息兵安邊其
言班班可喜而實暗藏機關宗又曲承風指因而爲利
所謂退地實無尺寸歸木邦也邊人莫不怨恠罕弄益
大肆侵木邦如故弘治五年聞于朝宗時已致仕廷劾
僅止贖杖罕弄法亦益荒淫迎婦于孟乃塞恩標乘虛
襲之竊據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答落放卓孟

信譽等聚兵阻路法不得還依住孟乃寨者三年巡撫張誥遣參政毛科
又言死事諸副使判茂等請往密

曉以利害思標循不服乃遣參政方守僉事周鳳都指揮僉事馬鉉督理糧餉恭議黃東山副使趙燭都指揮僉事寶俊等督龍川南甸千崖三宣撫司積糧開路示以必征之勢法亦令人調土兵合三宣撫兵至蠻遞共圖之思標度不能抗拒去法乃得歸詔疏請頒賞廷議謂法雖歸思標循未見悔心服罪再委官召思標出見令與法歃血盡還故地縛叛酋來獻永息兵端乃行賞思標終抗命圍蠻遮甚急求救內地束手無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九

以應孟養思陸者茂川遺孽立誓書不許過金沙江至是請自效勦思標而夷俗相傳征密素畏思陸之兵科等以爲然遂請於總兵鎮巡官檄召之未至思標遣人賂思陸不受曰被汝實將焉往且有官賞乘機劫略地方官又不能禁也思標意阻密約木邦諸部爲內應且進兵法來告有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陳思標可擒之狀沐琮張誥檄東山科調官兵萬二千人防護各夷動靜隨宜經理烟科皆會騰衝東山先之龍川備糧科欲自爲軍備合罪人納贖米徵江土舍侵用歲例銀皆隨軍收貯遣蘭昇促孟養兵且厚賜之又

以龍川逼近蠻莫復增發三宣撫兵欲借此挾撫成功思陸遣大閭孟倫索領夷兵過江時神管等勸河西烟

管其東思標令閩宗思英等相守蠻莫東山別發騰衝操兵三百人將往合管烟貽書頗相左雷止千崖戒各倉毋與軍士擅兩軍喧譁科乃以所支賞功銀及自所貯給軍約扣各衛月糧價官一日科過烟議事指揮戴紀家人失火管燬喪軍器千數科恨狠移屯幾不能軍百計招集踰月引兵駐南牙山與倫宗兵會索初過江指鷹謂蘭昂曰我曹猶此鷹奪得地土即管食之何知其它科聞甚悔懼客曰此夷中常能公望爲忠臣孝子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

耶姑了目前無爲遠慮乃使人趨烟策進止時孟養兵營蠻莫寨前科烟議進尹銘及他把事招降思英不從伏兵傷孟養一人殺二人懸首棚上又射傷武定哨兵五人已而烟令夷兵乘高冒之恩英閉寨不出復遣人往諭乃以細書來言願講和孟養兵聞約降頗有怨言科患之願軍中所携糧原不多至是已盡士皆採芭蕉心食之科見思英未出又念倫索前語遂引兵退營孟都烟亦從之二人既去倫索懼思英經其歸路領兵取道千崖而去軍皆餓疲且聞追者在後爭走相蹂踐死者甚衆科至孟都思標使頭目曩方來請事責令獻象

二隻謝宜慰退所侵地仍備方物納貢饋官軍糧餉費
曩方聽命時省城傳言蠻莫欄上有死人首我軍失利
總兵鎮巡聞之懼卽召科還且戒子養養回兵各守境然
子養自是遂犯約款與兵渡江與猛密戰失利在道恩
欄令人隨科使與宣慰約息兵宣慰已憊甚許諾厚禮
使者還報科喜曰謂事成當得優擢鎮巡以二夷未嘗
面服委茂及東山往驗未幾恩欄與宣慰乞法所貢方
物皆至於是鎮巡等官奏請錄茂燭東山及科之功并
以科管失火宣傳殺傷多孟養欺誑書言兵敗狀聞求
遣官勘視科方奏表至京以猛密歸順皆已燬烟挾撫
大事記

之功顧欲參究失火并勘視死亡兵數茂等歸順後緝
一行功反居首乃具奏乞辨明功過下巡按通查烟亦
以猛密納貢及所行便宜賦詩十二首以進兵部劾之
并下按問坐奏事不實贖徒尋以科道論劾降鹽運同
知又與御史余本實互訐各降一級科尋亦致仕十三
年黔公沐崑等奏孟養思陞越過金沙江奪猛密蠻草
貢章等處撫諭日久不聽而本邦宜慰罕烈年幼不能
自立意欲助思陞以報猛密其本邦陶孟畢松陽良法
選選陰亦與思陞結黨逆節已彰欲集大軍勦之聞上
三策其上正名義以討之其中勵兵威以懲之其下

守至冬按諭詔姑用下策至十六年思陸聽撫渡江
去其後猛密酋曰思奔思混爭立緬乘之殺本而立混
改名思忠率司化司恨內測齋僞印來歸木邦酋曰罕
拔投于緬用事後被殺子進忠內奔緬追至姚關焚掠
官兵破走之進忠死子欽亦死其叔罕禮約暹羅攻緬
緬恨之以大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死立猛密
思禮領之一日思忠來襲獲爲宜撫忠死緬來攻珍罕
十八年緬復伐我軍敗思禮奔騰龍川而猛密先
亡而猛密又失二十年思仁以象馬入臘則爲宜撫矣
思仁所拒餘于緬

思以思仁食其地

蔣琮驕橫

弘治七年九月發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充 孝陵淨軍
初南京沿江蘆場俱係軍民開墾辦納根課及各窩廠
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段縣人
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沈江田畝之數其餘空地悉賦居
民出租供守備驛公用太監黃賜時姦人悉獻于三廠
盡收其利而畝額租課如舊 孝宗卽位遣 詔書悉
歸之民縣人奏下御史姜紹等覆核而蔣琮來視事屢
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紹等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
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三

揚言陰中有以必從因歷數琮牛罪且言今士夫側耳
人人自危軍民苦怨聲載道乞下琮于理明正其罪
刑部尚書何喬新覆移南京勘處此弘治二年二月中
事其時適有後湖勘田事洪武中設黃冊庫於玄武湖
中戶部委官同給事中一員管理五日一覽原籍冊及
有事查理移文內府請銷鑰方許過湖近歲守備人員
於過湖濶岸開墾作田致湖面淤塞人得往來弘治元
年南京御史余濟言於朝行南京戶部委主事盧錦會
勘錦時與給事中方向同管庫亦嘗於庫旁洲上墾田
種植蔬菜又於湖灘放牧牲畜及擅伐蘆葦易銀爲修

理費太監陳祖生等命巡捕百戶崔昇執庫夫姜信等
鞠之具奏何喬新亦覆移南法司司南戶部亟勘以聞而
琮先已上疏自辯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
等罪狀顯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
諸人違謀構陷因條析紹等所言而泥及御史劉愷方
岳及南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室
宏皆孜省同鄉姦黨而紹亦江西人也以故喬新不詳
虛實附和加參有旨行南京併勘先太監郭鑑奉使而
廣過南京遠應天府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趙璧大理
寺正聞昭會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四

事鑄因駕官舟過湖親望御史孫絃等以擅游禁地劾
之鑄還而自辯因言向牧羊湖灘之上 嘗官地蘆葦
而守備等勘問止坐錫爲民請向無罪所擬未嘗御史
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請遣官覆核 上遣太監何穆
大理少卿楊誼偕往而紹等及琮更相奏訴紹等凡四
章琮凡六章皆付種等勘治奏至謂各因私忿頑頑
聖鑒琮不當占管投獻蘆洲地私囑勘官及擅收莊匠
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會望宏爲李
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紹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
占種湖田事其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

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爲稽等所奏正是勘詞無前人款狀而琮籍籍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稽等重勘歸結於是琮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統紀傳曹王譚肅徐禮余滄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又假璽昭向俱順杖還職守隨候朝覲畢聽問得旨降調外任于是守隨調廣西參政壁降吉安通判同雲南驛丞而籍等逮至下部院會議籍等有乖風紀琮累辨誣人及太監陳祖生鄭璠等各因襲受獻盧揚之類并南刑部侍郎阮勳會都虞璠大理卿吳道宏守丞屠勳僥倖不當致仕南工部尚書程宗見任侍郎黃孔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五

昭因襲前弊俱宜逮治且琮與籍等計奏詞所逮及者百餘人經年未結官吏人民皆失業乞早爲決斷上曰御史不顧大體構詞計奏煩瑣朝廷委籍劉遜余滄孫統紀傳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惟階工級俱調外任蔣琮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璠錢能李榮程宗免問黃孔昭阮勳虞璠吳道宏屠勳各停俸三月於是籍調桂陽州遜澧州滄平度州統膠州籍官州縣同州岳泰州俱判官檀瀾陽縣縣丞初籍等下獄而琮猶治事衆論不平都給事中陳璠御史伊安各上疏爭之謂如按事者言則琮與御史皆當下獄如都察院議則

俱合待勘罪同法異難以服人且以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臺院爲空傳之四方殊累大體都給事中韓重等御史張寶以爲言皆不聽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琮獨蒙有人心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且言諫者奉旨皆以已發落爲言夫事有不當十易之不爲過若謂已發落者不可易則古之從諫如流者豈肯未發落者乎上曰朕以守備重任不宜輕動爲何復如此說不允至是籍等降調命下衆議紛然而琮之勢日重矣琮小有才頗通書史言事班班上且厭且喜之李孜省造成遇赦當還琮在印綬印監獨言罪大不可宥復械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六

至京下錦衣杖拷死上甚悅命守備南京至德州言都御史張門創爲新法于真定河間等陸路千有餘里築長垣掘濠斷欲以禦盜不知曠野沙窩南下不一一經風雨立就坍塌當此農月興不急之務愁歎之聲溢于道路上曰官得其人盜賊自息徒爾勞民尙益于事論止之又言自張家灣至儀真增設巡河官數多乞取回以其事委所在官司帶管吏部難之命查永樂以來各官名數以聞吏部爲革治頭主事及南直隸巡河郎中歸之兩淮鹽法御史于是愈自恣謂入莫已職屬忤不法姜籍之奏支詞強辨勘官右琮而抑籍人情俱

之無如之何至七年復計奏南兵部郎中裴性逞威擅
提欺凌軍職承委修運河輒于宿州禹廟後廟建生祠
塑己像其中及假托修造會同館武學使杜皂謙銀請
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任倫郎中盛洪御史劉璋勘問
未報而琮復奏性潛易案卷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南兵
部員外郎袁嫌侵欺馬快船價事亦連性性具疏自辯
遣太監趙忠大理少卿馬中錫按覈琮疑二當道庇之
揚言二家不法事甚多會廣洋衛指揮同知石文通奏
琮僭侈殺人爲軍民所苦請召還琮已入奏當道見之
密令增入琮開掘聚寶山有傷 皇陵王氣令忠等并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主

勘昔寶下南都察院遠聞九月徵具 上曰蔣琮掘斷
聚寶山打死人命違法多端本當處死姑宥之發 幸
陵充淨軍性亦乖職爲民

平晉安賊

弘治十年貴州普安州土判官陶暢既老子禮代職聽
營長阿保等之讒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乃雲南諸
益州土官安民女其姑嘗以罪見逐禮招之同居及阿
保皆通焉暢遂毀阿保室廬廢其財物阿保遂與禮等
僭兵作亂焚暢所部寨舍倉廩殺其從者久之暢遣兵
攻禮殺之阿保見禮死欲助米魯襲其柄乃與子阿鮮
莫阿及兒等率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人畜甚衆暢
懼赴之雲南亦佐縣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錢缺召
阿保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既散米魯潛令被暢上馬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主

暢中毒死阿保米魯等爲亂滋甚數攻寨堡殺傷官軍
屢撫不聽暢又有妾適烏生于珀瑛居南安衛城中阿
保欲害其母子乃於南安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
之又築青黑硬寨於普安城外阿及兒守之築猴場硬
寨於施長江東阿鮮莫守之又于江外築查刺硬寨據
險爲固四寨相去三百餘里復號猴場寨爲承天寨出
入備黃旗自稱無敵大王鎮撫及御史張澤命指揮劉
英率兵往捕不克賊益恣劫掠軍民焚燒屯堡聲言
欲攻普安安南二城鎮撫等官乃發十衛官軍及諸長
官司土兵萬三千餘人劉英與都指揮王導李雄等領

之英華由魯安衛分道進兵雄等由烏撒後所直抵拖
長江截英後光期以敕招諭諸藩從者由是賊黨歸屬
且八百餘人阿保父子連戰於後場寨兵潰奔查刺寨
已而復渡江劫營官軍擊却之死傷甚衆阿保等皆逃
去雄召安民賞之使訪賊所在民乃率土兵爲先鋒追
斬阿保於查刺山普米幾阿及兒亦爲民所執官軍復
深入普爾納阿解英惟衆皆亡走後餘等奏言賊弄兵
十年先後據夷寨百三十餘殺納稅民掠人畜財物不
可勝計至於營立名號殺傷官軍臣等調發漢軍土兵
分道進討賊酋或投首轅門或擊頸行獄但米魯及從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九

賊張保容等實聲亂階今悉逃匿安民家嘗乘勝追勦
竊恐復將蔓延乞勅雲南鎮巡官委守巡守備等官親
詣雲南州追責安民執送米魯等以嚴餘孽使之民既
還魯又轉之他所資以營兵五百襲殺通烏并其子于
修畏顧佑等逃米魯歸故營又劫諸寨大肆殺掠且言
從據普安屬其州衛毋得申奏事聞調雲南貴州兵食
勦勦賜之死也通烏數以賄求立并請兵討賊御史澤
許之米魯又殺通烏亦數以賄求聽撫罷兵錢斌及副
使周鳳都指揮劉英吳連指揮任禮張英楊芳皆受之
少監楊友德兵官僞倭至後文坐取而所遣人又需索

侵牟莊機根藉兵律益弛既殺阿保諸人遂自以爲功
報米魯等益遠避實縱之酬其賄也有旨令雲南總
兵官搜捕貴州副使劉福自詭知兵銳恐雲南之分其
功也遂倚福以擒賊友及總兵豐潤伯曹愷皆以爲然
任禮先以情報賊兵至阿馬坡賊已出怨言吳連又使
人索賂賊許之而兵益進福疏怒將却營千戶謝忠以
告遠不信禮與張英各竊馬以逃賊至無備軍遂敗殺
傷百餘人遠應奔折足死普安州幾陷鎮撫及楊友諱
益兵既而友復奏謂用兵出鎮巡意致官軍輕率失利
非臣之罪有詔切責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副都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九

督軍友又悉納之擅其功也乘其未至詭言賊已聽撫
約十月大兵不至當如土俗出財物賠償部議謂夷情
誦詐難信友攘功奏詞互異當治罪而賊已攻燒寶甸
復益兵進圍安南城斷絕盤江道路矣友無以自解促
劉福進兵懼亦依違不敢言至安莊巡按陳恪以賊衆
兵寡追及友等止之不聽友渡盤江以旗榜招賊與左
布政司鉅張樂宴軍中原調河城州土官王希求賞不
得以其衆先退福祐之黨說知復謀却督軍土羅斌以
告指揮史籍請移軍皆不聽都指揮李堂黃京以疾臥
營中指揮王通等懸去周鳳微服先渡江道阻復還

管賊至軍復大敗史格拒敵死殺傷溺水者千六百人
楊友被執福鳳與閻鉅李雄郭仁李宗武皆死軍資器
械爲之一空於是賊勢轉盛鉤罷去代以陳金斌在中
塗請調廣西泗城州土舍岑接土兵二萬管砦布河朔
廣清浪泰將趙殿管盤江東岸又行雲南領原調漢土
兵四萬刻期過界與播州西陽兩江口三土兵共萬五
千四面夾攻從之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軌進至查城
兵分八哨參將趙晨督清浪軍并永順西江口等處長
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右哨進兼督都指揮張素
李堂領普定等衛軍西陽宣撫冉舜臣等土兵從小盤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江左哨進都指揮崔鍾領永安等衛軍播州黃平安撫
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江中哨進兵備副使劉鳳
督都指揮黃京等軍泗州城頭目王傑等從砦布河後
哨進分委各處兵官嚴加固守總兵曹愷副總江東岸
遙制督責巡按戴乾布政黃璉參政羅安隨軍往來督
哨井經理軍儲餽餉約雲南鎮撫沐崑陳金會兵分亦
查孔雄州亦佐縣拖長江四路八面刻日齊發軌率都
指揮李政等親詣調度居中節制相機策應自貴州進
者先破阿舊等七寨賊奔過大江都指揮張泰等結筏
而渡共斬二百餘級賊奔入簡連山破之直進至安南

衛賊皆奔散圍解又攻破阿保利硬寨至江西波探賊
方開普安路將進督軍急擊共斬四百八十餘級曹愷
亦渡江克阿滿等寨共斬五百十餘級右都督王通渡
江遇普安賊所向克捷破蘆塘寨取出被虜少監楊友
指揮葉雲等克阿黑阿維等寨斬二百四十餘級劉鳳
自砦布河進攻長牌嶺斬一百四十餘級抵安南衛賊
圍解諸軍皆會移營至膠旗等賊潰連文石調魯泥坎
斬寨首阿烏獲級二百餘米魯等迎殺敗走至安南千
戶所圍解悉破傍近諸寨斬二百餘級擒賊首米朵等
數十人李政楊芳等往來督戰共斬六百餘級賊首河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二

宗等縛獻阿舊又計擒賊目波衣等自雲南進者布政
李韶參政張朝用參議張璠副使包裕參事王懋中都
指揮孫輔劉恒分哨至曲靖衛福祐正攻平夷千戶所
賊急往救城已破守將張晨遁走賊悉兵攻後所大河
扼勒等屯堡我兵追及斬福祐子阿咎餘皆潰散福祐
裨文樂民千戶所城遙見官兵勢盛俱退走追至陡崖
硬寨斬百餘級賊固守平夷本寨知府王嘉隆等襲其
後土知府鳳英扼其前大破之擒賊首機車共斬三百
餘級福祐等逃往馬尾籠寨與米魯兵合餘賊匿阿所
龍督兵追勦斬三百餘級米魯既寤令賊首李聰探路

將逃爲遲者所獲犬兵合圍米魯及福祿并其妻遇恩
首朕張保客張定王得俱降賊斬首惟馬尾籠寨絕險
攻之七日未克賊首阿宗聽詔送出主謀叛逆江西
賈人龍清監生洪子華張儒誼和妻攝受子阿雅等龍
清仍肆惡卽被格殺又攻云崖拖長江響水崗小竹
山練山響水等寨擒獲一千二百餘地方悉平總計雲
貴各哨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千八百一十六級
破一千餘寨捷聞賜勅獎勵續賞御史戴乾王何追
論起衆失事諸臣罪給事中張維新往按分別死戌降
罰有差間鉅劉福周鳳等贈官祭葬陰子貴州撫按劉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三

洪匡其効福幸功生事剛愎自用其禍皆起于副使周
鳳而成于福乞追還恩命從之安民先以匪賊逮下獄
坐絞上章自辯及大軍壓境始于獄中移文調土兵擒
斬賊二百餘人爲解雲南鎮撫亦言南方諸寇惟土官
是服安民不歸惡生他變徵勞可錄當從未減安乃得
贖徒復職

平清平苗

貴州地連湖廣麓塞險阻林菁蒙密易數匪爲寇諸苗
生長山谷性鸞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徭民多並緣
爲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
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倍阿皆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
山爲巢穴山周圍四十里高數百丈四面陡絕其上下
銜緣之糾合苗衆焚劫居民屢及興隆偏頭千越新添
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
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湖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還
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首固不聽撫事聞上下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四

書命文盛及總兵李昂勦之別勅湖廣巡撫秦金總
兵楊英會勦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
參政胡濂參議蔡湖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綸各監赫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進初八日諸將擣硤木寨伏兵
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擣羅機寨又擒賊從阿義阿衆
九月十一日指揮潘勳王言金堂等率游兵巡徵遇賊
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窮等四面邀擊
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土何副總兵李理帥湖
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西陽兵俱先
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知賊巢險易分兵五哨

命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而霖王爾視鎮葉營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會事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璉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居中節制御史周文光紀功諸將分道刻期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險惟隘路五處遂進上賊皆棄岩樞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等俱下乃用火銃焚其寨樞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梯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官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復攀相引上拔其外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五

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歛衆退復採木製楊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視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上兵先登官軍繼之竊開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二十二日伏兵崖下都指揮王言同衛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鐔弩下山迎敵我伏兵四起接戰賊復奔據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紐數處乃先遣人

入寨說降至二十八日百戶鄒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令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山前觀聽山後備稍寬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乘登賊衆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乘勝入樁崖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都蘭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六

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擒龍頭寨賊時江水深險沿崖禦之官兵伐木爲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備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搗都黎連日擒都蘭都達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斬數百其天漂天壩黎從楊保苗坪干等寨苗賊畏兵威悉聽招撫先殺占軍坐屯田悉還官給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惡二十餘人從賊何花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捷聞、上降聖書獎諭文盛等諸將較賞有差

而先弘治中有部苗阿溪有桀驁多智雄視諸苗養子
阿刺臂力絕倫被甲三襲連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
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
分畜產而倍課其人族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
司探捕必謁溪請討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
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
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
時時誣官苗以收鷸蚌之利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
得其狀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詰以阿溪
輩不能隱因問計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爲彼腹心劫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七

此兩人方可濟如其言誘出伏兵中塗釋歸磔于市一
方以安鑄自有傳

召對

召對盛典世皆以孝皇爲美譚抑二祖時時晉接不能悉書仁宣習見初無隔絕英宗冲切始定經筵日講成禮而退天語稀聞奏對亦罕薛後與李南陽始還舊觀憲皇詔諭時頒面對殊不數載以安福淳安之賢僅慈懿恭事力爭維文華一召初無它語至孝皇祖武之繩歷數十餘年再見乃先摘仁宣英三朝出于訓傳之外者用章盛美以及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一

孝皇再及肅皇依次而見大事中除祖宗征伐禮樂外許多煩冗可說可恨處論至此如日中天光明下濟泰交之盛冠千古後以尚已洪熙元年二月朔上獨召楊士奇至武英門間近日外間事對曰登告奸之風復萌且動輒加人讞謗禍及身家請諭法司禁止上曰不特此如自官一事朕所甚惡尤須嚴禁對曰此當用壁書行之上曰爾更思三二事通行

四月壬寅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召參議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言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閑政生民皆安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二

寒夏南楊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曰臣等觀上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飲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曰陛下之恩澤雖已覃被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總督糾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末一章言周王求藥事未從後亦悔之塞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既退復召塞義還諭曰汝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空均亦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閑榮每每有怨汝語爲何義曰榮之不足於義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怨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譏惟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當自定上曰吾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皆汝三人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宣德元年十月御文華殿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者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泰寧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一月至東嶽

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
五年又還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
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況後世千
朕以爲治貴有實效建符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
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
崇德報功事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衆若以後
世待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十一月 上將赦交趾命臺臣舉奉使者已定明且有
旨召諸輔臣皆入臺義更奏用伏伯安 上顧問夏對
曰不可用臺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楊士奇曰伏有種

太事記

卷二十二

三

行而無學識遺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臺何爲欲用
之對曰臺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當理雖蠻夷之邦不
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爲蠻夷所鄙 上曰臺事固非衆
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臺也蓋亦重其能言 上曰
臺不尤見與爾否對曰臺平日和厚無人已心況於國
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何因
爾言決不用朕已知爾心雖令但一志爲國毋憚違衆
三年庚辰召養義臺原古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
遊萬歲山中官傳士奇許乘馬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

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上指御
舟曰以操以濟綽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
叩首稽顙 上大專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
不可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
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簡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
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曠望旦傳
旨免謝

七月辛酉召養義臺原古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賜燕
於東廡 上御殿中召義等與語政務良久乃曰此傍
復有草舍一區乃朕致養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
之意然庶幾不忘先儉矣卿等可徧觀臺上臨河
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
義等至前賜金幣絲環玉鈞等物復賜燕于廡盡醉而
歸

太事記

卷二十二

四

四年四月御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鱸魚
醉酒加賜 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當醉獻
和章 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
幾不忝 祖宗付託
五年七月乙酉楊士奇楊榮進重修玉牒宴文華殿
上置曰古人重世譜蓋皆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宗族

之盛皆由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
折其所自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榮對曰周自后稷
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
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週周家上頌之曰然

六年七月丁卯漏下二十刻出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
迎上已入門馮欄矣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輕出
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
左右語既竟士奇叩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
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駕還官明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五

且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幸臨易不謝對曰至尊夜出
過臣追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士
奇曰今天下平靜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
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並能遍洽幽隱萬一有
冤大怨卒就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
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結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
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較尉亦變服如盜
入其羣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上既誅二
盜歐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弘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不復微行矣

上閱內庫書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詩一章
召詞臣示之曰幽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興
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
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
有所激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七年二月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留
南齋官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
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蠲書
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
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六

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誣
指此事爲說上怒稍解曰今欲罷下勅寬恤必舉此
爲第一事却於其未增云中奸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慈汝試言今日之事
當寬恤者對曰事有常變通者不空執一如近民一事
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爲偷生之計歷歲已久
朝廷雖赦有復業而家業盡廢非但歸無所寄又有公
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逃
聚山林相結爲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願得恩旨下
有司凡近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

願歸者聽於所在州縣爲民官給空閒田廬處之免差役三年歲以安其室家亦弭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蓋在彼在此皆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歸但得人安足矣士奇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倍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額流通空量減倍徵之額又言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爲一例 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兩折鈔百貫士奇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但有司中有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七

材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羣臣詢察舉保選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廣士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近待乎汝於勸諭中明書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并聽舉用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勅頒下士奇進曰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 上曰若多令人知卽勸諭漸下事已徧播于外矣士奇對曰大臣中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退同濙議增十款事通錄明且進呈 上悅三月朔 聖書遂下 八月 上在官中覽尚書黃福饋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 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文臣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勸風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

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爾豈不誠實士奇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日上命吏部改賜南京戶部尚書

九年十二月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曰聖論直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官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當須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九

天順元年三月壬午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門者薦其名止知不可問李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欺九轡何如賢曰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轡自陝西來達拜都御史深懷輿論十月虜酋哈木近邊求食傳聞賢璽在其處總兵石亨欲領兵巡邊索機取之上下召問李賢曰何如賢曰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賢璽乃泰始皇所造李斯所焚亡國之

物不足為貴上因稱所見極是賢若即遣通事禮賢賜與之賢曰聖慮如此誠為允當明日召尋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意順候回報處置寧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李來頒賞

二年正月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官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遊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講讀等宜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讀讀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法先其易者如二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十

典三謀大甲侯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上曰然為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筆任意尋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為字不佳賢曰為字亦不必求佳但無畫不苟且率易為善上曰然及定議講讀等官將二十人上二品第皆當其外早六月時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且服曹吉祥石亨干預察之無非私意招權納賄嘗於便殿展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曰惟獨斷可以幸之止由非不自斷如某事但依之則斷不從使佛然見於離側賢曰持璽果不可行有堂後夜

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覆彼之勢自治惟此最爲良法其私既不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爲然

上一日屏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事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因極言錦衣官較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一

曰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

十一月上謂李賢曰將見雄効勞其實譏配小人朕復位時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易即斥之及立東宮復曰其母何如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見選官人充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曰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遂絕之賢曰議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正月朔召李賢密示曰吾早晨拜天拜祖宗早

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即批出有可議者去與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望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迭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章奏到決訖即朝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者召卿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母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二

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今陛下敬天敬祖宗孝慈母后親攬政務躬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陛下持此不羣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上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憊何追賢曰陛下言及于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二月祭風雷山川之神壇在城外上不欲夜出問李賢可以助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祖訓以爲不可上曰今後當自祭但夜出至後無所止宿欲效

天地壇爲一齋官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同庶免夜間出入賢曰聖慮極是乃詔風雷山川壇壇創一齋官四年正月先時吏部舉布政使賈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萬山東巡撫年富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其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爲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三月上念耿九疇爲人清正但爲石亨輩所嫉一日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十三

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李賢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上憐其衰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逐其優閒可也初軒親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後上每念之爲人不易得賢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遂拜爲左都御史

二月上因錦衣衛所行江西弋陽三敗倫事涉虛召賢曰宗室豈願有此醜事被初既以爲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難此輩不敢辯理賢曰諾旨

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凡錦衣衛所行事枉人者與之辯理不許畏避人皆悅一日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十一月二十日早上召李賢謂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惟禮部石琚稍弱賢曰此人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十四

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都御史李賓亦俸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上曰吏部侍郎姚燮崔恭何如賢曰仁才器皆尚書之選上曰然帝皇銳然欲興茲太平上自宗廟下至服侍之類莫不裁之以禮本諸身微諸庶民效章章見吁十八年之中矣惟兵政卒難整頓創業自創業事自成自成事必欲發續決戰爲主則亦漢武好大喜功致天下虛耗而已當時開部諸臣持衡守正何愧王佐一代之盛卓越千古美不勝書其肅穆恬愉之氣象猶可想見自欺謂而外復指出互見蓋君臣共之精涉平事不妨道釋

也

上在東官好學禮度及卽位科道上疏者甚衆皆以遵聖道勤正學爲言無不嘉內惟侍郎楊守陳主事婁良二疏最當上意嚮而識之其時劉吉在朝日交結言官互相欺蔽上以次掃除劉健李東陽謝遷俱入內閣老成在列啟發弘多上之學問愈精進而召對日益勤大約因楊婁之言悉見躬行有是君方有是臣千載一時之盛錄二疏千後要見雖有明聖必資閣弼相與有成非虛語也

弘治元年三月吏部侍郎楊守陳言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夫堯舜之道一也精一執中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詢岳達聰堯舜之資於外者博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水雪降一層閣儒臣亦肅然進退

卷二十一

十五

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則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盡臣恐得於內者未如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六臣之風儀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官中之聽信者惟內臣之詞說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資於外

有未如堯舜之博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

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卽如舊儀若小講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至於義理政事興亡治亂必一一講之精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悔凡經史及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後殿日輪內閣大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或有奇與卽令解對陛下必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感少而理明則其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卽

卷二十二

十六

中筆官有事已具本者皆進揭帖略節至是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凡鑾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來見者皆條例地方之要略節口奏陛下今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業而於論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大臣於文華殿會議必人人盡其謀事求其當其餘章疏止召內閣面議可否其各官奏對之餘及辭見之臨陛下宜俯降詞色而於府政人才民瘼士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常陳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世日講視朝虛應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

監條旨批答則未有不立而未能及綱不舉而目能張者也。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務朕當舉行。

四月南兵部主事葉性請遵太祖皇帝用翰林學士宋濂等及太宗皇帝用學士胡廣等故事并成化初

年經筵日講事例命內閣大臣鈔選唐事翰林儒臣及行取守制養病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簡討陳獻章等

各厚其禮遇輪直召對其文武大臣學行超卓者亦時賜顧問并擇老成清謹內臣給事左右使邪佞無得而

間則聽明日廣德業日隆從之。正和元年楊士奇等請用幼學工夫滿以五通為度宜並者對上念一句五音應一句講亦依文直解想國初教太子及諸王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十七
子舊法以講為重故至今官序先侍講後侍講而上下通稱只曰講官

弘治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赴文華殿講唐李韓國與張后表裏用事。命中官賜食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

惟納賄華以此譏。上甚喜。十年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

遊田章方春。上遊後苑及鏊講畢出。召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十二年正月監生江溶言近來災異數見皆由閣臣杜絕言路掩閉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所致於是劉德謝遷李東陽上言內閣委叅機務不可處非其人臣等

才小任重分寸無補須因災異乞休未允及科道指陳時弊併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節奉。聖斷照舊

存留是皆臣等因循避嫌不能力贊乾剛別白忠邪物議沸騰殆有由然乞罷臣等別選賢才佐翊。皇猷

上優詔答之逮溶鎮撫司健等復奏當下詔未言之日正君臣懼災修德之時而使陳言者以臣等之故獲罪

則臣等之罪愈大乞霽。天威釋放江溶以廣獻納之路以成寬大之風得。旨溶妄言排陷故令法司問理

既卿等為奏請寬免姑釋之。十三年副都御史顧佐勘遼東事還奏總兵李昶太監任良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十八
都御史張王令總旗魯麟等轉督綿義衛衛官魯勳王璽計誘泰寧夷人入給鹽米因襲取之斬二百六十九

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魯詳鎮靜堡提調官錢其俱用勳計斬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昶等素無鎮禦

之畧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上曰勳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佐又千人眾姑從輕處

治勳及王璽魯麟各降一級帶俸差操和良王降勅切責餘免追究陸實事俱置不行。

五月戊午。上命太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屠淵諮以銓衡政事淵輒奏向日科道言臣事皆係扶

私科道職司耳目如何不察是非輕率妄奏其具實以聞於是瀾皇懼謝罪 上曰屠瀾召見奏對敕言已幸不達大體既服罪始有之已而科道回話 上井宥之至是瀾乞休見允給驛歲支夫米

六月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勇健等請 上裁決爲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畱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應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九

譚祐在管管事似勝劉福、上以爲然止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璉代之因問璉如何健等皆應曰璉在湖廣甚好東陽曰况新有貴州功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機營東陽曰譚祐掌神機久係伯爵若與璉同管即當爲副璉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體稍便上從之即令授勅藁即携几錄藁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竹司禮監官東陽復奉曰今邊方多事、皇上重意武臣親賜勅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升等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十五年七月 上召劉大夏問天所衛津軍何如大夏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違飛語帖官門誣大夏言者 上曰官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者所爲耳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 上曰卿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者比大夏曰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臣下以揭帖進、陛下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 陛下當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害難勝言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詔兵部撥兵夫萬餘人修清寧宮劉大夏知工少人多奏減十分之五督工中官訴于 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大夏不以 朝廷大役爲重事意減夫可謂 肯切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 朝廷溫言勉爾情猶未已若切責旨一出彼將不職回辭更

何處討遣等人替凡司禮監入告 上忻然納之六數悉如所募

十二月壬辰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爲得天下太平朕幾時得如古之帝王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愚但凡用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所與之人大難渠常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請薦副都劉宇也 上之知人如此

廿肅副總兵魯麟世歸附居浪之西其大同部落其衆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一

麟結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大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語其使曰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快悽病死

七月虜寇大同 上欲選京軍三萬出征關臣力阻曰當與兵議部乃召劉大夏 京軍不可輕動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塞逐虜數千里未嘗一敗大夏

曰 太宗之時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 皇上聖武固同 太宗但糧餉缺乏兵馬疲敝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且當時如洪國公丘福稍違節制十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遠在福下不如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悟曰幾爲人所誤蓋指內官苗達也師乃不出虜亦引去

八月召三關臣諭曰昨令禮部禁服色令可傳 旨外則 趙鑑內則鄭莊嚴加緝訪蓋近來風俗奢僭不可不治健曰緝訪最是 上曰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內官不知道理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二

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麟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上黃紫皂是正紫若柳黃明黃薑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但內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鑑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左叅議叢蘭經畧邊關鑑起山海關廟山口至密雲墓田谷關一貫起黃花鎮桃峪村至居庸關白洋口堡堅子谷關起紫荊關南山墩至倒馬關葦箔嶺口鑑等陛辭 上朝退及至暖閣 面諭曰邊關重事爾等往

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卽爲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勅內該載不盡者聽爾等便宜行事各賜白金二十兩絲段二表襪鈔二千貫而出

上御暖閣召輔臣神出大同總兵吳江本校劉德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端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德對曰臨時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遇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二十三

者許行此法東陽曰此事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德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諭德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齊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秦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纔有分曉謝還曰軍法亦不專是殺割耳賞罰失打亦軍法也只一是字爲宜上曰朕皆諾而退

癸卯太僕少卿儲曜奏陛下卽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

或綜核庶職以制馭四夷邇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偉績垂世無窮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臣賴有典諫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勳右史記言大率爲此臣備員班行每親陛下宣召群

臣登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何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舊聞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月日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難悔已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四

曾蒙召問者倘錄當日於何殿門欽奉聖諭及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行封緘付之謹審之臣藏諸深殿之地如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幾聖君言動舉然所遺奉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儵採臣言而行之正合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命下其奏於所司

丁巳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暖閣諭曰各邊殺賊功未行過核御史查勘多有經年屢歲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沾恩命無以激勵人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若

有故違令兵部查究皆對曰誠有此弊禁之甚當

十月庚辰刑科給事中于瑁奏法司會審重囚情真內
凌謝凌華二人情皆可矜下法司覆議而刑科三覆奏
擬失除二人名上覽之怒命二人減死充軍至是朝
畢召刑部尚書閔珪等至暖閣前誥曰人命至重于
瑁奏可矜二人令法司看詳何為延至臨決之期然後
覆奏刑科既知有前旨三覆職內何不為之則曰珪
等頗首言日期促迫之故退而具疏請罪罰珪俸一月
瑁兩月一日大夏人對便殿上語及對曰人臣執法
不過效忠珪所為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

大事記

卷三二

三

臣如此對曰臣竊益于見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
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上領之其好生慎刑重人命如
此

十一月御午門親鞠大獄先是致仕指揮楊興與其
欽詐為公文告革職指揮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天祥誘
殺虜人以開邊釁按王獻臣奏之獻臣尋以他事被
逮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王在會巡按
余濂協問一貫復奏委參政竇舉副使錢永德會事主
忠指揮趙承文究其事斌等皆承服乃擬斌造謀殺人
罪斬天祥及其叔淵指揮徐還皆從而加功濂盜用印

信欽授匿名文書罪皆校既奏得旨天祥等累上疏

訟寬天祥尋死于獄張洪訴本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
審勘聞上以東廠緝事揭帖情意詭譎逮等至京令
三法司錦衣衛于午門前會問與所勘獄詞異乃併吏
諸勘官至上御門親鞠之上曰彼虜人也殺之何
罪而當以死眾皆譏于一貫王謂臣武人不知書律惟
一貫是從上曰汝武人不知書律然亦知人之有死
乎問一貫對曰臣等固嘗疑之上曰罪疑則當從輕
何以從重皆語塞不能對戴珊從容奏曰一貫等議擬
失賞無所逃罪然亦無私子是天顏卿等都察院會

大事記

卷三二

三六

擬茂欽初擬絞罪已當一貫等推核失賞罪當贖徒洪
還于師族之際呈報欠明罪當贖杖斌事已白宜免其
罪上命茂欽依律處決斌准辦洪還皆有功並宥之
一貫王各降五級趙承文舉舉錢承德王忠余濂各降
二級調邊方獻臣降雜職天祥等兵部仍紀功已見大
其全之方降乙未上曰兩京堂上并方尚知府等官姓
名履歷吏部仍按李開寫揭帖進呈以便觀覽朝覲官
員果有才行政蹟昭著者用心訪察從實具奏照例陞
獎以勵人心

十八年正月庚寇靈川上謂兵部曰各鎮遊騎等兵

卽再行督發隨軍策應焉糧仍會戶部計處

都御史戴珊求退不允一日私懇劉大夏代請大夏見上曰珊在告臣往視之恐彼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時爲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以舍朕而歸大夏以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勝驤四衛軍士冗食甚多上召劉大夏密議革去又及裁內臣專既至楊甫上左右顧近侍解意卽退避大夏跪語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七

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日以老求退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吾與君踪跡疎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二月戊辰召兵工三部臣于奉天門諭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恤暨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從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戶部議上處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一因災傷斂重迫迫逃移者一因長懷軍匠通同里長漏報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八

才望大臣往會撫按治軍伍逃亡實錄統領人員稽覈及有司隱里人等容隱埋沒宜申明律例禁約戶部復推待卽何鑑撫治荆襄流民

又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謬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酌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諫於是主事李夢陽應詔上疏求及張后弟壽寧處乞約束保全疏入后母金夫人泣訴上前不得已詔下獄科道交章收金夫人求加重刑上不聽旣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宮獨召大張謬語左右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憂

賜之言効責其罪也已而召劉大夏奏事便殿畢上
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惟呼上
曰夢陽本內有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
得已下之獄及鎮撫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二人
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而釋之朕揣此輩欲重責
夢陽至死以快官中之恨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
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此行一事竟辭之仁也
四月 上御暖閣召輔臣議事 上袖出數疏指一揭
示曰此廣東巡按竊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着鎮巡
官劉健對曰昨所議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九

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官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
皆應曰諾又指一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南京堂上官作
何處置健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云云
見大略健曰 皇上每傾軋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
若大臣有職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
者須皆留辦事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者辦事之文竊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概如前旨即又該退之
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
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供職可耳 上
曰然又指一疏云大常寺欠行戶部錢鈔昨有 旨查

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
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在上如賞
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
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
理遂對曰昨今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不
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
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
曰今當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
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遂
曰昨今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

奏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
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
財之事不可不講東陽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
種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 上問商人何故
不肯止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
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
等又言王府奏討以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
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執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
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

但今後更不輕舉則不敢奏矣。捷復奏茶馬法云云。見前
上又言鹽法須整理還等費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急用邊儲
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數多
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
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屬精思治如此是
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講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
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幽僻
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換遞夫役若干名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陸傳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
制何得擅減李東陽曰觀奏詞恐所寄是則例。上曰
書自是書者不敢答劉健曰均徭率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阿爲不奏健曰此則有罪當加罰治。上曰今日
陸傳已見朝姑今回話縱不深罪亦須滿示懲戒皆應
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比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
部侍郎何鑑查已滿服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使
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
吏部銓衡衙門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
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
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以是字答之不須再
會吏部其餘所推官員須會吏部皆諾而出蓋。上既
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
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先是。上以久旱憂切于心欲降勅諭頒寬恤十五事
一內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議一內外輕
獲強盜妖言奸細多有貪功開利及覆翻之徒誣陷重
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冤枉即與辦理一監追
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者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二

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其役。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
意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達限官軍五月內到有俱
免罰班開獎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
以前災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
處畜牧畜養馬匹倒失虧欠買補追賠未完者一各處
稅糧并額辦生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
皆量爲寬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豁一各處解
運錢糧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及數者
該部查議裁處。一欽實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
外需索逼民逃竄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

馬槽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今在京適用一各王府
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
一各處盜賊有因饑寒失業嘯聚爲非者所司出榜曉
諭許其自首免非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反撫
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
草會上不豫未頒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兩官尊號
詔內行之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二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三

朱國禎輯

平蜀寇

四川之盜至正德初始烈其地山川盤輿民夷相錯而居最易煽動最難撲滅朝廷雖時遣大臣考察而互相掩飾法不盡行所在作梗匪不以聞宣德八年四川成都府郫縣訓導王敏言郫諸縣盜賊縱橫奪財殺人焚燒廬舍日益滋蔓乞命廉能之臣巡察殄除庶幾良善得安、上命行在副都賈諒錦衣指揮僉事王裕內官與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仍勅諒等朕平就於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一

四川巡視軍民利病諒等捕獲廣安等州定遠等縣強賊王洪等及其家屬并隱藏之家一百七十五人上命覆審賊首皆斬餘分別治罪又擒陰海等一百七十餘人獻于朝正法皆一時魁宿人方修其功而土豪王永順城堡殺人取貨官軍討之失利懸贖千金得而誅之如永者甚多惟趙鐸爲尤甚鐸德陽人以賂縣官求本縣陰陽訓術文移展轉歲餘不得家益貧自顧終不能償所貸者會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群盜縣官捕之急遂有逆謀時天濶濶賊楊瑋漢州賊僧惺昇花溪賊陳煥章連山河賊黃錫子等皆來從之流劫

銅陵內江攻入漢川德陽延至襄陽等處瑋等相繼敗死鐸比再聽招復業輒復爲亂糾合奢夷四散劫掠有趙王及安將軍席評事諸僞號殺知州柴良知縣劉宜勅巡撫汪浩討捕都督同知芮成總兵三司以下覓爲事官皆得拿問浩前爲四川副使殺賊有威名賊聞頗洵懼將散鐸曰軍門前者親在行間所當寡弱故勝今尊卑勢難自行不通調遣諸將率偏師以來我伴求撫餌而襲擊示威自當引去其又何畏焉于是連戰無功或言非撫不可曰賊易與耳專爲此字所誤何敢自蹈覆轍然諸將終畏賊且貪其賂徇倖自如怒欲行軍法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二

又以何洪爲戒成剛暴寡謀不相中終未能決策刑部司務朱貴奏四川強寇縱橫人民驚駭相率避兼比年旱勞饑饉有司撫字無術以致衣食不足變僞滋生始則鳩合爲偷既則蜂聚爲寇因而得計遂至滋蔓軍衛有司交相蒙蔽及至狼狽方始上聞軍民死者十諱七八劫掠去者百言二三皇上有罪之詔雖頒而彼懷疑之心未釋退散則尚畏國法之誅群聚則不免官軍之捕惟其進退之不堪是以無籍而亡命然欲消滅不過招安追勦二途而已乞於朝臣中選忠信誠懿才智明達者一二人使之齎捧綸音親詣巢穴宣布皇

仁指示生路凡拖欠虧損歲辦課役一切蠲免仍令有司不得煩擾則羣寇之變庶或可消而軍不必征調民不被其戕害矣 上是之遣給事中趙晉往四川訪賊所在諭以朝廷恩威如果真心悔過待以不死仍令所在官司蠲其徭役不許欺擾或別有意外之虞仍會鎮守巡撫等官計議行事軒過歷賊巢慰諭賊首王應高等後先迎迓開誠待之召與同飲食其出降者頗衆進都給事中得便宜行事而趙鐸終不可得所至屠掠愈甚蓋一時有司畏懼不用命且幸 朝廷遠聲息不卽聞互欺謾竊盜飽欲卽散軒乃奏四川腹裏賊盜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雖家招撫然面從心異乍服乍叛且言我等是聽撫官賊誰敢激變或以給領撫安榜文免帖背負在身每下鄉村任意攻劫軍民人等皆爲所制其敢誰何轉相倣效賊數愈衆宜分別處治從之尋召還朝復言安盜賊有五去貪官均科差蠲通負革總部有邊運下議行未幾都督何洪指揮楊瑛皆被殺汪浩後請益兵命襄城伯李瑾以京營精兵五千赴之言者歸咎于軒下獄將致重辟力辭未決或問賊勢何如軒曰蜀道紛披兵多不能騁少則不足以制二將自以輕信取敗捷報應且至矣果然軒亦得出爲知縣初鐸秉銳而前無敵當者

至羅江圍之爲知縣盛稱見本所敗引去諸將乘勢追

感屢破之鐸趨彰明縣千戶田儀等設伏梓童道間待之泰將周貴兵直擣其巢賊大敗是夜鐸與餘黨奔石子壩儀偵知之應兵急進儀手刃鐸墜馬斬之傳自成都或傳鐸爲龍州土兵所殺不知其爲鐸也儀舊識鐸長身黑面左頰有刀痕遂取爲己功好事者取鐸首稱之重可十八斤鐸連破郡邑將士皆寒心綿竹典史蕭讓率里長王志恭等數百人擊敗之其黨稍解散去勢遂沮旣而錄志恭死事贈百戶賞不及讓蜀人惜之鐸旣授首兵部尚未聞復請廣義伯吳琮會都吳琮自陝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四

西進兵報至乃停而先侍讀周洪謀上勦賊六事詔下採行亦未及至也成等復追討餘賊盡獲之都掌變出掠進攻大壩寨又破之尋與貴州副總兵李安爭功互討下勦尋有敘功加賞而大壩賊旣敗我兵不敢深入壩尋出據之未滅之賊皆投之効力勢愈猖獗兵部尚書程信總兵李瑾率兵六萬分道深入大破之鐸雅趨輔在廣東亦有大藤峽之捷封賞皆從厚朱永自主項忠原傑討流民撫定之滿俊反石城被擒皆成化初年戰功也成旣許李安不勝疑浩助安賊林指揮誣劾逮入京并逮成皆成開平說者曰其功雖不能當都掌大

應十一亦庶幾石城之半設撫鎮叶和一左都督一左都御史拾取矣而皆得罪以死可戒也後四十年有廖監之亂時劉瑾亂政流賊扇動皆不敢奏四川尤遠益聞歷久之議用兵自正德四年七月始至九年五月止川北起保寧之通江川東起夔州之東鄉爲一派流入陝西漢中及湖廣鄖陽等處賊劉烈藍廷瑞鄒本恕廖惠最著川南起重慶之南川爲一派原自貴州而來復流入貴州及湖廣偏橋等處賊方四曹甫一日最著東北廖賊先熾先滅其黨麻千連出與南川合喻恩俸即人等從之經成都返故巢復入南川結群蠻且降且叛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五

父之乃定此亂之大較也劉烈本名梟有州人嘗匿保寧山中自爲舉人尋逃去或傳由雲南入外番矣川陝中洶洶多竊名劉烈募能擒者賞二千金圖形購之竟不可得藍廷瑞鄒本恕廖惠皆保寧人廷瑞初釋廖五行山中得古樂印又得一劔自謂天瑞易名方四仁壽人本玉姓備于同里王克古因召焉徙貴州之恩南業耕販遊楊友之亂復徙石阡之龍泉坪與曹甫爲土官所擊奔真州及南川廖麻千疑即廖惠之族此賊之大較也喻恩俸而外又有任翥子 equal 長子之屬不可勝討或死或降或逃莫知踪跡已

正德四年七月四川盜劉烈轉掠漢中衆至二千餘人先是夔之東鄉保寧之通江皆有盜嘯聚分營立寨居民皆受其毒攻破旁縣及江陽一帶識者憂之謂山川深奧且陝西湖廣壤地相接一入竹山可抵江陵一入洋縣可抵陝右地方官互相推委兼有豪蔽爲患不小時劉瑾擅政莫敢顯言本兵王敏文移書而已十二月勅陝西巡撫黃寶四川巡撫林俊湖廣巡撫王綰各率將領備禦時俊起家未及一月四川各縣多殘破逮按臣陳鍾問狀鍾言各處招兵聚糧頗多斬獲有之奪俸三月尋劉烈自漢中敗還廷瑞等漸得偃蹇借稱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六

順天訓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五年春俊至所在峰起前撫臣王招撫賊狐疑且順且逆未能收拾也奏言賊轉略重慶夔保間自新寧通巴等處逼近漢中荆襄三省流徙之徒從者甚衆去住出沒無常請命大臣總制三省官軍并調西陽石柱土兵協助征勦未許至三月竟以洪鍾總湖廣陝西河南四川賑荒捕盜鍾既遙制稱伴陝西境上與俊議論多不合亦會中朝有實諸劉瑾之變奏報稽遲俊姑給賊開自新行禍至九月廷瑞廖惠等欲據保寧自固本恕等欲據漢中攻鄖陽由荆襄而下俊議發兵防逼江廷瑞等果

至以其城食事錢朝鳳等遊會官兵自他縣同賊疑援兵至亦退參議公勉仁聞變退屯右垣倭益發獵狗石莊等兵併力謀報賊至朝鳳驚墜渠中欲復走有鄉夫者抗聲讓之乃止督獵狗與賊勉仁亦引兵至列營赤日中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獵狗奮擊賊敗擒斬八百餘人陸崖及溺死者甚衆倭又遣知府張欽何珊等追至門鎮子斬首亦如之惠被擒廷瑞逸去率餘黨逃入陝西西鄉初重慶人曹福爲盜亡命播州復糾衆近千入寇南川綦江等縣劫略殺照磨潘堅等將與藍賊合十二月食事郝綰領兵追緝未至御史俞綱在江津聞賊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七

且至遂趨重慶士民留之不得因委食事王景及都指揮繩鳳聖之鳳要景俱亡景不可幸典史張俊迎敵手殺三賊矢被面亟收兵入保城已破乃大呼曰寧殺我毋殺百姓賊強之聲景不屈遂被害縣學生傅禮委金於賊得景尸欲之俊亦死既而綰兵至食藪又爲賊所紿被執知府何珊以金贖得釋六年正月分巡食事王源行部川北會藍鄂諸賊自大寧竹山轉掠通巴至營山縣源率典史鄧俊禦之賊縱火焚門源出督戰爲所殺俊亦戰死事聞兵部以總制洪鍾巡撫林俊屢奏克捷而賊勢猖獗如此請罪之乃降勅切責鍾俊又以江

津播州蠻寇非俊一人能獨任以四川左布政高崇熙爲副都巡視征勦專駐重慶初方四曹甫劫略郡邑積年計捕不獲至是移營黃巖驛將及瀘州俊遣人撫諭之四等陽聽因令曹瑄流劫小市廂瑄甫之弟也指揮李蔭等拒之斬瑄首諸賊移江津分七管將攻重慶蔭進至江津俊督發酉陽播州土兵助之破賊四管斬獲甚衆賊敗入民家土兵圍而焚之乘勝進攻老營賊發伏指揮汪洋爲所殺我兵稍却賊併入大營蔭復進兵至合山坪去賊十五里而軍甫偵江津空虛以疑兵綴我間道襲之數十騎先行追遇蔭兵而敗賊弗知也遂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八

合兵圍其營賊倉卒閉門土兵四面縱火賊大潰斬五百餘人捕虜七百餘死於火者稱是四月藍賊黨三千餘人復自陝西漢中流入寧羌州沔縣等處遂及略陽縣徵州成縣破其城指揮王韶屯沔畏賊不出及指揮王問卿徵州知州任寅成縣知縣聶廷璋皆不戰遁去畧陽知縣嚴順及修城扶風知縣孫聖兵敗亦遁千戶侯爵百戶瓦剌舍人郭玘等皆死焉林俊以賊未平自劾且請下廷臣別議長策及聽總制洪鍾便宜陞實倭恤以期成功降勅切責鍾令即赴保寧會俊及總兵楊宏併力攻守播州土官之亂曹安都御史高崇熙仍

臣實優恤條款上請五月賊自豐亭縣焚劫富村
又柳邊驛殺百戶買雄茂州知州汪鳳朝與賊馬駭而
死比總兵呂佐師至乃趨梓潼攻破之知縣馬和通于
綿州盜復攻綿之魏城遂至劍州知官羅明及其子介
率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等禦之城破皆被害賊趨江油
爲官軍所遏乃返豐亭循南部縣走去六月方四等自
江津之敗奔茶江象僅四百人流入貴州石阡李崖井
撫之不從復奔花水與盜任倭舟羅萬等合糾諸亡命
者遂至二千人號萬人其勢復張指揮李廉及土官楊
鼎珍汪譽與戰不利遂陷婺川縣龍泉坪焚烏江屯寨

大軍記

卷二十三

九

凡四十湖廣都御史陳錦調永順保靖土兵征之時以
官兵弱有警輒徵土兵然所至剽掠甚於流賊民甚苦
之藍賊復走漢中都指揮使金見土知州彭定等圍之
食盡力竭令其黨何虎等告乞還川聽撫都御史藍章
許之卽令昆護之出境蓋其分爾我縱賊失策如此賊
既困聽撫復違約不至且求裂地安神以旌屏官爲質
洪鍾委漢中府通判葉賢入賊營撫之衆稍歸服會官
軍殺賊樵採者疑懼殺賢焚尸大肆劫掠廷瑞以所攜
女子詐爲已女結婚于承順土舍彭世麟其後兵世麟
白于軍門許之因與約期既而廷瑞本恕及王金珠等

二十八人皆來曾世麟伏兵擒之餘賊奔潰渡河官兵
追圍之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捷聞加鍾太子太保
俊陞右都御史各加賞還錦衣千戶會撫按卽所在搜
剿梟示賄賊首即麻子亦赴世麟之會獨得脫未幾賊
黨復熾九月方四等既敗於江津散入貴州思南石阡
復合數萬僞稱總兵御史許事名號復攻南川茶江以
窺瀘敘使調土兵令副使何璵李欽等由合江江津分
道以進賊屢敗走茶江追至東鄉擄掠魯關乘隙擊之
多墜崖以死餘黨復走思南凡斬首千四百五十餘級
俘獲千八百餘人踣死者已幾萬人尋復犯貴州等處

大軍記

卷二十三

十

十一月林俊辭陞官乞以舊職致仕許之十二月麻六
兒自陝越百丈關復向川東副使馮傑率兵追擊于蒼
溪縣俘斬頗衆日哺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突兵潰餘
死之七年正月林俊東歸先是俊在川中盜賊方盛又
有楊友之梗以各寺僧多爲盜耳目且藏宿奸究師行
山陘取水不便下令拆寺穿井設各社長社正一切議
防悉按劄籍以爲非上疏謂遊僧無地自容貧官倚法
殷制宜皆暫停蓋有所窺伺之也俊亦嚴冷凡內臣朝
貴有所托皆不應故求去卽九旬民如失父母莫不流
涕賊愈熾無所憚洪鍾亦駐鄆未至三月賊陷梁山

勦主簿時植死之妻賈氏誓不從賊縛之解焚而死四月吏部侍郎劉春巴縣人上言領軍出哨素都指揮千百戶多畏縮托疾不行乃以史典義官充之則平日肅祿此輩者將以何爲自今領軍托疾者請革其職子孫襲替亦逐降部覆加等行之五月廖麻子侵園中指彈丘鉞等及承順頭目彭潮禦之追至蒼溪白崖鄉斬四百五十人遂奔東流與方四合閏五月方四至南川江津盜汪長孫應之遂破江津縣僞稱行軍都督營於鶴山坪施州土兵與戰失利棄勝破茶江僉事馬吳率僞徇土兵擊敗之奔葵川與甫不協相攻衆遂散乃變姓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二

谷潛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六月送于官甫等四千人奔寧走遂犯沔縣副總兵關繼督都指揮黃正勦殺指揮蘇討等擊敗之於木竹垓乘勝前追至老馬山賊與苗蠻合兵來攻嗣被傷殺及千戶黃虎等皆死七月總兵楊宏王憲副使張敏吳何璠都指揮李蔭等合擊賊於管山蓬州等處俘斬千三百餘人賊勢窮蹙制府遣人分詣賊營撫諭之敏遂單騎入南營甫聽命赴軍門面受約束仍還營撫散餘黨廖麻子不從且憤甫背已殺之遂拘留輒託而送敏出甫黨散解者幾批鶴木九月洪鍾被劫召還以左都御史彭澤代澤奏討賊事

宜請增兵選將發內帑并定賞格乃命時源掛平賊將軍印都指揮同知閻豐充遊擊給以馬價五萬兩擒獲廖麻子賞銀五千兩廖賊入漢中略鞏昌之嶽成十一月復還攻破綿竹寨至金堂縣都指揮許鳳指揮殷輔千戶伊佐等十四人戰死時賊勢甚張官軍畏之日潛行驅後報其所殺人賊以爲功土兵擾民尤甚故有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判之語八年正月廖賊僞聽招撫都御史高崇熙信之遣副使張敏等于開縣臨江市買田宅安置賜復三年上其事于朝將從之總制彭澤以爲僞難信下體察真僞傳命未至而賊疑懼以爲誘已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二

遂執敏屠殺數百人時土漢官軍悉已罷遣彭澤時源奏請益兵乃調延綏兵千八百人令杭雄署都督僉事領之寧夏慶陽固靖三鎮兵千五百人署都指揮僉事楊義統之聽澤源節制以崇熙僭事不俟命罷兵速赴獄敏等革冠帶并鎮守三司掌印官皆令戴罪殺賊三月成都衛軍餘范藻等作亂藻等見兵事不息人心動搖糾集千餘人屯管柳舖崇慶州知州劉永成指揮徐穎往撫皆被執彭澤尋遣兵討平之四月彭澤時源等督兵進討累敗賊游擊閻勳追至漢川平場賊夜走黃連垓泉潰爲二喻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珣敗之廖麻子

奔羅江勦追及于劍州之青林口賊黨馬奔山拒戰爲
勦射傷土把王臣以鐵底擊之連軍前回見等爭斬其
首陳珣追喻老人於富村賊傷降因得遂上走陽平都
指揮朱餐指揮高海各退保賊遂渡江于時珣及指揮
趙文等軍米倉關分遣都指揮姚震百戶周增追賊於
沙壩賊夜襲殺之趨東西鄉入巴山巴山賊故巢也尋
出走大安鎮珣軍不敢前海營留軍寧羌城會陝兵與
賊戰而潰賊遂越寧羌犯畧陽擊驚軍屯於柳池寺珣
海及指揮蘇潤千戶高載等駐兵皆相近乃大鼓譟恐
賊賊夜走珣且追且止海警及都指揮蔡琮還保寧走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上二

百戶周輔禦賊黃壩兵敗千戶何定亦不救賊度廣元
爲指揮袁珠所遏還趨通巴復招藍鄧餘黨自益是時
總兵時源病駐西鄉遊擊閻勳率都指揮任璽等歷竹
谿大昌諸縣不過而返諸將率稱病民兵復假賊名肆
掠事聞七月遣珣入京治罪九年二月喻恩俸既爲
官軍所敗奔入通巴僅百餘人據險時出虜掠彭澤時
源等督諸軍圍之賊窮蹙降散畧畧恩俸復率親黨走
臨西鄉山中指揮石璿巡捕楊迪等追至水竹溝夜擒
之并斬其黨數十人恩俸重創死于時澤駐漢中請班
師尋內江賊駱親祥等復熾又督軍計擒之并獲雷伯

定等械入京正法或言賊黨雖散若大軍悉還恐復嘯
聚則意外倉卒之變不無可虞昔趙鐸劉千斤之變皆
班師太蚤所致宜暫留澤鎮撫其地以便宜從事詔澤
仍留住保寧等處鎮撫俟地方全安乃具奏召還澤先
以所部官軍還京遊擊閻勳還陝西澤亦請解總督以
常職行事上慰勞之加太子太保尋土魯番據哈密
敗往經略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四

平江西賊

江西俗悍好訟每聚相仇殺成化中毛鳳之樂縣人與里民餘垵人爭田訟久不決廉人誣餘垵劫殺劫在縣官案牘千延無金糾連百戶蕭俊捕之役事四十人願募二百七十餘人操兵器圍其家索銀六銀二撫臣十八人盡得其餘送于官御史趙鼎至始雪其冤金紳至奪俸一年監司而下生降陞按察使閔珪貪都彈治執法爲豪貴所不喜李孜省又中之復調按察使弘治初建昌盜殺知縣莊英建昌有醴原其地深險盜徐九齡謝福等據之爲害出沒江湖間斬黃而下至安慶咸被其毒十七年討福斬之九齡招撫還鄉負固自如官府羈縻而已于是盜賊所在結聚姚源洞賊爲尤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五

劇洞連餘干樂平安仁貢溪都陽山谷深險有王浩八者庫吏盜銀亡命入其中與汪澄三等嘯聚登正德三年中事捕者勿能至官軍阻險輒爲掩殺衆且萬人僭王號部署其屬爲都督等官五年冬陷安仁縣巡撫王哲及叅政董林等會兵三萬討之既而兵後期且營於泥淖間賊乘霧發伏我軍擾亂陷死者無算指揮秦勳通判梁奎等皆死六年正月事聞哲取回代以任傑右都御史陳金方居憂起總軍務便宜從事廣東鎮巡聽總議江西及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各鎮巡撫皆同處置三司官悉聽節制軍衛有司得罪者自來臨陣不月

命者都指揮而下用軍法吏部尚書楊一清薦雲南副使吳廷舉蘇州同知李嘉言才略卽陞廷舉江西叅政嘉言食事領兵平盜三月賊破新喻縣四月破新淦萬安縣金奏調廣西田州土兵二萬人鎮安土兵一萬人及薄梧叅將金堂擊賊獲尤時奉新有華林之賊撫州有東鄉之賊南贛有大帽山之賊皆積數年不能掃它縣間發者牽連附屬積漸使然非一人一時所能卒定又所在與廣東福建接境二省亦盜藪招引窺覷莫可窮詰六月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府指揮樂正通判姜榮皆遁七月吳廷舉督兵攻靖安賊寨失利金請速治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六

有旨免逮革寇帶停俸戴罪自劾賊攻臨江府僉事戴敬知府宗周等禦之敗績九月廣福虎賊三千餘人入永豐縣知縣朱建逃去遂破樂安新淦叅政趙士賢知縣申惠等皆被執贖出之十月廣東程鄉賊張仕錦率千餘人攻賴之安遠土民何積玉嘗與賊通副使王秋及通判徐廷招積玉令計擒之積玉伏南徑口遂擒士錦并其黨十二人殺三十五人賊首李細仔等遁去仍令積玉擒捕七年正月吳廷舉敗華林賊于連河塞斬捕七十餘人五月土兵及漢達官軍已調至遂征東鄉賊叅議徐著都指揮陸潮等屯母城僉事高賓都指

揮王野等屯聚庫倉事李嘉言都指揮楊懋也野塘副總兵張勇總稅官軍土官岑猛等並統目兵分道並進敗賊于熱瘴冉克于南壕復捷于赤岸陸續斬賊首級五傳餘一揭端一生擒徐仰三前後斬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餘人被二百六十五棚是役也目兵之功居多然夷性貪殘居民大被屠戮巨族數百口有闔門無噍類者所掠婦女皆指為賊屬載之數十艘而去始率兵以強弩射賊趨捷如飛賊大驚既乃受賊餌殺之使逸于是桀黠者多不死糾聚尚數千人而大帽山賊益熾攻瑞金縣知縣萬琛率兵拒之力寡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七

被執不屈死南贛都御史周南合兵攻之賊首張時旺等拒戰于龍牙擊破之擒時旺義民林富攻黃鑄于鐵坑斬之指揮孫堂等被其諸寨斬二千三百四十八級俘一百八十八人兩處捷奏俱上言者謂土兵驍捷更甚于賊又口糧止于原調名數而一人所携不下二三入亦宜資給部議勅諭頭目約束所部違者執軍門斬首所携家屬許留一人給行糧多者追還然不能盡行也華林賊羅允權招集流亡立六寨攻掠州縣殺人以其討參將趙欽按察使王秩參議沈棟副使周憲都指揮胡王知府李承勛等先後敗賊于局洲貴樂等處承

勛又討扶岑猛擒斬于二百餘人賊既屢敗且食盡五月愈乘勝追之賊迎戰復敗斬首三十餘逢過賊寨賊突出圍之遂遇害其子幹援父被傷墮崖死通判汪頤面被創猶力戰不屈軍士死傷者二百九十人六月命給事中黎典往紀功七月陳金進兵搜大帽山餘賊何積欽獲之并劉斌陳鳳球等俘斬千七百餘人時饒州有萬春山寨地廣且險可容八九萬人屢有刀戈吐焰諸嬰王浩八將往據之陳金督兵遇其要隘賊不得入八月進兵討之參政董村軍餘千吳廷舉軍安仁食事高賓軍貴溪鄒宜軍樂平都指揮許時軍都陽布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八

政使任漢統之據山立寨分守要害賊出輒退歸路間發兵擒其巢俘斬十餘人股勇十重創死已而副總兵張勇等以廣西目兵至毒弩驟張所向破竹洪瑞七鄒成七等亦以次授首俘斬又十餘人賊悉所有路土官得乘夜遁去時賊不食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輒棄孺弱散遣婦女及抵貴溪境得一飽復轉掠徽甯間而土兵驍甚金藉其力不無姑息賊亦款師偈降上下厭兵解體遂主招撫之議來降者號曰新兵新民中多輪誠盡力者知承勛之勝亦賴黃奇嚮道設伏內應遂議設縣統之即東鄉立為縣隸撫州府并立萬年縣隸饒州

府養給新民使居焉九月金等復討華林餘賊斬顯光
權及其黨胡念二等加金太子少保餘各賞賚賊既就
撫上下欣欣然幸無事浩八擁兵不肯釋事叛去十月
破淳鄉縣吳廷舉禦之直前被執不敢害凡三月復得
出八年正月陳金被劫歸以副都僉諫代二月浩八念
四等劫弋陽上饒等縣衆復踰萬遂入浙開化境虜同
知楊磐等死者甚衆總兵官李鉉領兵由衢州會參將
李隆兵趨開化江西兵趨饒州夾攻副總兵李理趨饒
信與鉉隆合勦參將桂勇統保定達官舍餘千人趨浙
江與隆軍會四月浩八屯開化分掠婺源休寧諸縣章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九

仁者故石埭諸生也少習妖書亡命與浩八合五月副
使胡世寧僉事高寶以聽撫賊艾茹七等二百人往擊
賊茹七叛去縱兵虜掠執安仁縣官氏二女欲汙之不
屈俱赴水死已而茹七等復聽撫許之尋復聚黨劫畧
如故衆至三千餘寺臣匿不以聞臨川縣民陳璋等連
章奏之且言茹七等各有窩主潛爲間諜不盡滅亂無
時已仍詔相機撫勦其開化賊也據既久都指揮白
弘湖州府知府黃衷軍馬金鎮參將李隆僉事儲珊都
指揮江洪嘉興同知伍文定軍華埠以禦之賊黨劉昌
二蔡六二率衆萬餘衝馬金磯之執弘軍士死者殆千

人輒僅以身免主浩八汪十三復衝華埠洪文定擊敗
之追至孔埠斬汪十二及其黨二十人陸珊由昇口揭
其巢斬百七十二級脇從散遣者幾四千人乃合兵夾
攻隆當其前文定由後嶺進復斬百餘級洪率奇兵深
入賊陣敗走以金帛擲地衆兵競取之洪及指揮張琳
等五人渡溪賊反攻之洪陸馬被執隆等殿後且戰且
却募還華埠時賊勢已衰踰壕嶺遁還江西德興屯于
暖水欲聽撫且以弘洪爲質按察使王稊信之令知縣
龔淵等送之姚源復叛放兵大略初建昌千戶鄧俊追
浩八等於七公鑄斬獲其衆會暴雨收兵盜自後突出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二十

殺俊遂奔裴源連營十里諫與李鉉等議遣按察使王
秩軍方家墩副使胡世寧僉事高寶各據山岡叅政吳
廷舉軍武山島斷其歸路李隆及指揮賈鑑率大同及
處州兵乘夜潛進出賊不意遂大破之俘斬千計浩八
易服匿山中其黨翁亨四誘擒之王秩以前輕信失事
逮入京究治八月賊劉昌三蔡六二柳三十等奔入玉
山等處據險屯柵官軍進前後共斬二百餘級生擒五
百餘人諸賊首皆擒知縣陳寬所獲餘賊千餘人復奔
姚源與胡浩三合九月李鉉吳廷舉會勦逆賊黨自相
憤鬪悉擒之俘斬四日餘人徽州知府熊桂等亦敗賊

於婺源休寧各地方漸平李鎔亦還鎮餘干而為牛縣之變作縣初設賊王重七胡念二等雖聽撫實懷異志視官府若無所置吏胥又多賤黨官府動息必聞副使李情嚴臨衆益憤惟憚李鎔未敢發八月十六日鎔值發督卒念二等乃殺縣丞馬環等於菱塘徽公私解卒逐殺情及浙江督捕指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達泰碧照磨馬聰隸卒死者甚多推右都督陳輝代鎔討賊未至桂勇李陸買鎔等領兵分路討東鄉賊擒如七庚二馬三等九年二月賊首王浩八艾茹七等被入京磔于市劉廩兵至合諸將平萬年賊三月破臨川賊俘獲三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一

百餘人斬賊首陳元譚鎬昌等討桃源餘賊破萬斛峯犁壁山諸寨斬賊首梅憲三等前後殺級三百五十八六月討大池賊破之賊奔潰斬餘知縣劉天錫樂安知縣楊世傑會事王弘各獲其首惡凡擒斬一千七百餘人建昌賊餘九齡已招撫復出為患督兵討之九齡率親黨奔湖廣無何復率舟還諸軍隨而蹙之豐城知縣吳鼎聰率衆先登破袋嶺擒其從頭曰知等二十一餘賊衝高安主簿袁瑞率兵遇之賊敗走瑞亦戰死九齡急引衆冒雨夜走至青頭岡為副使宗所拏會南昌同知汪穎兵亦至合圍之斬九齡及其黨余長子

徐九辨等四百八十一人俘一百四十一人賊巢遂空于是諸方略定秦可休兵而然逆不逞者寥寥多收爲用練之出劫竊盜益深牆壁更固民苦之甚于盜多築寨自守官亦聽之蓋倡浚成勢既不敢問訴有亦不敢理其民各自救死諺曰無日無天惟有寨有王有盜却無民卒之濫謀反重以水災江西之禍于是爲烈而王陽明起兵又多借寨民之力妖由人興亦由人滅夫盜亦然在人所取矣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一

平三副冠

贛州爲江西全省門戶地接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山陰林深窟窟竄伺切略自內而出甚明甚偵自外而入幽冥密畫尚遠相近州縣兵寡勢孤左右隸卒皆其耳目一遇失事互相推諉甚有受賄爲之回護者咸化二十三年江西撫臣李昂言界連三省流劫之賊動以千計雲合鳥散去來不常剿則道路崎嶇不便利武守則士苦暴露飛輓爲難請於贛州會昌縣設行都司指揮使司分福建上杭武平汀州三千戶所陞江西會昌信豐二千戶所爲衛併南安一所隸之屯戍接聯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大牙相制設巡檢司於安遠縣之雙橋龍南縣之下屋並隸行都司互爲犄角庶盜賊可除地方以安部覆謂江西地狹難以置司請如梧州中制兩廣之意設分守參將兵備副使各一員於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益選民快六七千人分屯操守於事爲宜其雙橋下屋二巡司如議開設奏上悉從之弘治二年即改督漕尚未推補八年鎮守太監鄧原奏流賊出沒事無統一難于遙制宜增設巡撫專駐贛州兼理南安建昌二府及廣東之潮惠南雄福建之汀州湖廣之郴州等處捕盜其南贛兵備副使暫爲裁

革部應從之推廣東左布政金澤爲副都往蒞此南贛巡撫之始賜勅大約謂其地原添都御史巡撫總督

事卓華去今允奏重設務除盜安民以副簡任遂與三省撫臣鼎立有事會同徵發而所用則江西上三府之兵爲多然猶未及兼軍務也澤去韓邦問代之新昌益深入境內討之無功調用正德初逆瑾擅政革巡撫官不補時盜益猖獗執南安同知殺官兵甚衆據大帽山潛號攻陷寧化石城等處六年復設巡撫命周南以原官往治兵會征請旗牌分道刻期江西兵從安遠入破巢七廣東兵從程鄉入破巢九福建兵從武平入破巢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八獲賊首張時旺一日張謝得珠等報事平繳旗牌然營洞既多遁逃竄入凡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迨至集兵舉事雖有斬獲其黠桀者皆深匿莫可踪跡比及班師鼠狐又復叢聚西接潯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謝志珊爲首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洲頭諸賊巢池仲容又曰池爲首志珊號征南王仲容號金龍霸王糾黨鍾明貴蕭貴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將窺內地時宸濠又蓄逆謀塗毒地方形跡大著人心洶洶賊聞益縱不可制文森當代補疾不至劫開任正德十一年

王守仁左食都撫之明年正月至贛民爲溺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賊已先聞軍門一老練奸尤甚偵知之呼入臥室擒其宿罪今自擇生死禁乃吐實因許以不死試所言悉驗乃立十家牌法檢察奸宄又募土人爲兵以免征調蹂躪之害漳寇方棘移文三省各官福建則參政陳策副使唐澤僉事胡建知府鍾相廣東則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說刻期起兵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餘即率副使楊璋疾進次長富村遇賊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潰而出指揮單桓縣丞紀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五

鏑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不聽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勅各哨伴言竊眾退師俟秋深別議賊已覘知懼聲乘賊懈遂兵分三路俱二月十九日乘晦哨救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以死拒戰我兵奮勇自辰至午三省奇兵從間突登賊營潰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破水竹太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獲級七十有奇諸洞悉平路班師至臘五月立兵符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

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牌牌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選小甲於各伍之中總甲於小甲之中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皆以材力優者爲之缺則以次頂補授充者偏入伍副將得以副偏將偏將得以副管官管官得以副哨長哨長得以副總甲總甲得以副小甲小甲得以副伍伍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嚴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六

牌牌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都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都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因奏請設平和縣仍以賞罰事重乞照各省行軍法詔加提督軍務給旗牌八面副乃撫諭各賊巢虛河鄭志高陳英皆爲池仲容所脅來降以大庾賊切近先討之潛師乘夜縱火破賊巢十九處斬賊首陳曰能獲級五百一十議進兵

南左溪橫水桶岡諸賊茶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橫水左溪乃湖廣江西腹心之賊而桶岡則既廣之咽喉俯臨江西爲賊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遂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哨指授方略都指揮食事許清由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由上猶縣一自石人坑入一自白面峒入皆會橫水知府唐淳守備指揮鄭文由大庾縣一自安義入一自贛都入知府李敷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賊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趙奔軼守仁親帥兵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往來檣桶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去橫水賊巢三十里而軍賊酋集家力抗拒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實銃砲由間道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銳賊度我兵至發砲火相接又預遣指揮謝晃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發其滾水礮石仍入賊巢爲應十二日奪守仁等率兵至十八面賊據險迎敵忽聞山頂砲聲知雷烟焰蔽天起大驚謂我兵已盡入破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謝晃兵亦自內大呼殺出賊退無所恃大敗虜

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遁去各哨就進那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鄭文破獅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飭富破箬坑等三巢李敷破上西峯等三巢皆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卽兩地屯兵會天大霧雨暫休廿五日譚報潰賊收集諸崖險立寨或復棄未破小巢然皆倉卒無芻糧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未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伍文定知縣張賊兵亦連破數巢入會兵是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集議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龍湖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潮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月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論以禍福使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亦且反復籌議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手

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處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等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以十一月初一使人于鎖匙龍出告降賊方震恐見使至皆喜獨奔入之賊堅持不聽然皇遽未暇爲備乃遣使于鎖匙龍促降而別遣那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敬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進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龍候命忽聞諸兵皆已遂陰驚愕亟奔入內隘逼水爲陣拒官兵那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敬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敬右懸崖下連賊傍賊敗走卻富王天與兵乃由鎖匙龍入賊寨聚奔十八磊唐淳兵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字九

疑陣迎擊賊又敗會晚猶拒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那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島池巢張賊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天與破員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會湖廣土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餘賊俱避山谷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又令許清余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防復聚各營合湖廣兵會勦未下諸巢初五日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兵破魚黃等巢賊奔入雞湖穩下朱雀坑諸處諸將連擊破之於是三陰之賊畧盡賊首謝志鵬藍廷鳳蕭貴模等皆面縛獻俘

志瑞至守仁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對曰亦不容易問故曰平生見世上奸慳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釣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守仁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十二月初撤兵回輒計出師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議于橫水等處奏設崇義縣控禦諸徭捷聞聖書褒諭勉以盡平諸賊將士賞賚有差議征泐頭前用兵時恐泐賊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黃金巢帥五百人來降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

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效於是釋其衆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比征桶岡使彼路上新池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分召近洊諸被害者至詢之皆言池賊兇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日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請得濟師慰諭密畫方畧使各歸部集候期起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齒牛酒察其變賊處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伴信之仲安尚在軍

中又伴怒珂等擐兵擊殺移檄龍川廉實且令仲容除
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
無勞官兵當自防禦珂等奉來告變密使人語珂曰吾
姑毀汝汝當再來則杖三十繫數旬都無所苦別有
計爲汝除害慎不可洩也珂喜諾遂數珂罪狀杖而下
獄且召仲安諭意將逮其屬盡斬之陰使珂弟集兵先
期進詔武官論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
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喜事也又曰樂戶
多住龜尾恐招盜曷遷入城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
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顏曆三湘招之時仲容等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懷疑已既得盾稍安又別購仲容所親說令自來投訴
黃表又曰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言
無所入也仲容信之謂其家曰欲要仲先用屈賴州使
傾頂以往觀之遂率其黨九十三人皆得蕭不營教場
而自以數人入見南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
疑我乎仲容曰聽命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
喜出堂外時閏十二月二十三也士民洵洵慮不測賊
益自負謂軍門儒生前偶伴賸一見我氣憚不足慮仍
報其常事果無它論日辭歸論曰自此至三湘八九日
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嘗走拜正節徒自勞苦

此地今歲有燈易以正月歸千數日復辭曰正節當
循而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今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
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次第入金鼓大震路而
殺之無遺終宴不輟聲內外俱無知者至次日乃覺賀
成功歲前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勒兵防變及是夜
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湘賊故阻水石錯立
水中驢屠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摘百人懸旗
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
很顧門遂破爲正月七日丁未自則使楊璋指揮鄭文
知府陳祥那珂李教推官危壽指揮俞恩姚璽縣丞舒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二

富皆從凡被果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人從賊二千
餘餘奔九連山其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
達而賊已據險乃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伴奔潛乘
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伴應既度險扼其後次日
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
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監留兵防守而歸初未至
賴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
滅賊乃進文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
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舉
可撲則撲一舉盡其罪惡之淺深而爲勦撫之先後則

可以有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首
人援商之喻商叛而見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
之憤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
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驅從之輩耳
况狼兵所逼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
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備之計未息於湖
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援去而兒
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守仁又以
爲夾攻之策名雖三有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
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
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剝頭賊巢
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
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
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
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
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符三
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今併力於上
猶則姑遣人伴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
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耽延

介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
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
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
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賊
有不濟者矣疏上 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
廣兵始至恐其後勢遠涉卽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
即日回軍及計斬剝頭廣東尚不及聞也募設和平縣
陞右副都子錦衣百戶世襲九月上猶縣舉盜謝如山
合廣東樂昌盜高快馬千七百餘人掠大庾攻南康賴
縣主簿吳玘帥官兵六百人禦之大敗玘戰死巡撫孫

大事記

卷二十三

辛巳

燧以聞守仁又會兵勦平之于是江西幾若無寇先是
議者皆主招撫守仁獨云招撫之說可偶行于脅從之
民而不可常行於怙終之寇可一行於同心向化之徒
而不可屢施於生服乍叛之黨以故專意征剿不事姑
息又前者師出多以助成爲提督監以中貴人守仁諄
一切罷之王璉主于內力督其說皆得行益妙選偏裨
各盡其才以龍光爲腹心凡軍中動靜賊中消息一一
具知有逆僭來謁談祥理出不意獲之得七首級獲
賊謀亦用此法外若疎濶而內精密紛紜中料理神色
不動又度賊勢羸弱緩急密爲之所不增一兵不請斗

餉行之克然有餘講學者請見無不延納從容若無事而軍機沛發忽已獻賦于前矣其後自列陳亦云天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分權既重專征之責又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算成功也而伍文定邢珣兩太守與兵事皆善謀敢當先其他二司以及縣佐貳與一切武弁鼓舞用之初無總兵副總兵參遊名色蓋諸文臣各自爲一軍多者千餘少亦五百目總之臨期配合條忽變化或行數百里未測所向或兵臨賊壘尚未及知一以旌旗號砲爲節尤善用新民得其要領驅策登山度險莫不用命比賊破收兵咸相嘆以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五

爲不可及初亦絕無矜色也時宸濠逆謀益甚以大學士費宏持護衛之議既家居猶怨之不已欲甘心焉宏族人與縣民李鎮周伯齡吳三八訟濠令黠吏毛讓誘致之密諭以意俾專狀宏于是三姓者恃濠遂棄隱作亂日尋干戈費氏舉族避之縣城中伯齡等率衆新闢而入破縣獄大索執所與訟者支解之宏幾不免守巡官以下畏濠置不問三姓勢益張衆且三千遂發宏先家備極慘毒復劫掠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震動宏遣人奏懇于朝下巡撫孫燧議處燧以屢撫不服請用兵仍調饒信官兵概副使王綸勦之鎮等列陣拒敵父之

乃克鎮統轉伯齡解甲降三八走匿濠府諸俘獲者給命濠自多所縱遣且悉棄間走附爲用及獄上諭斬者三十人濠復欲脫鎮鎮覺殺之徐多擊死或從濠反戮於陣竟不肆諸市濠敗後三八走匿福建捕得乃繫於獄聞境快之而先九年三月江西副使胡世寧奏江西之盜撫勦二說相持不決以臣迂見則謂舊招者不赦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卽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屢遣官體察賊情及諸臣功罪不知事目繁多文案壅委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緣於徇聞忠臣耻於自揚薄夫巧於嫁孽必假以歲月方能置實至於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宜發勘報以定撫勦書二之論然臣又慮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寧府數年以來威勢日盛不逞之徒導以非法上下官司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產地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良民不安有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奏請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渡中專委一員或別選才望公忠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撫之責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從事更下詔戒諭寧王崇謀遠歸率由祖訓毋與外事嚴戒下人給還民業內臣軍鼓出府生事悉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六

乃克鎮統轉伯齡解甲降三八走匿濠府諸俘獲者給命濠自多所縱遣且悉棄間走附爲用及獄上諭斬者三十人濠復欲脫鎮鎮覺殺之徐多擊死或從濠反戮於陣竟不肆諸市濠敗後三八走匿福建捕得乃繫於獄聞境快之而先九年三月江西副使胡世寧奏江西之盜撫勦二說相持不決以臣迂見則謂舊招者不赦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卽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屢遣官體察賊情及諸臣功罪不知事目繁多文案壅委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緣於徇聞忠臣耻於自揚薄夫巧於嫁孽必假以歲月方能置實至於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宜發勘報以定撫勦書二之論然臣又慮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寧府數年以來威勢日盛不逞之徒導以非法上下官司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產地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良民不安有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奏請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渡中專委一員或別選才望公忠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撫之責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從事更下詔戒諭寧王崇謀遠歸率由祖訓毋與外事嚴戒下人給還民業內臣軍鼓出府生事悉

命取還惡不悛者趙問如律仍勅鎮巡等官格守

太宗皇帝聖旨凡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無意外之虞矣事下兵部尚書陸完議請以會謀提督兼巡撫世寧所論賊情令會總鎮等官計處撫勦之宜諸臣功罪則巡按紀功勦事官宜親歷稽考務求其實至於戒諭寧王事竊惟寧王之賢乃宗室之望夙守祖訓豈肯有違意者無籍之徒冒稱官較及各郡王將軍儀賓家人輒相假託出外生事宜令王約束之得旨賊情令提督等官審處以安地方各郡王將軍儀賓家人有假名宮人者令寧王嚴加約束未幾寧王果反孫燧死之王命仁擒之世寧先發其奸幾死得免皆浙人也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

平柳桂賊

柳桂在湖廣東南隅與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相接地險惡故多猖寇盤據出沒官兵果勦之不能絕正德初土人龔福全等倡亂聚僞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監友貴等俱僞稱總兵分據烏春山順果寨等處四出劫略殺柳桂都指揮劉受攻攸縣破安仁虜知縣韓宗堯聽選官郭泰熙朱隆等守臣奏乞征勦上方巡遊未之省也十二年湖廣巡撫秦金復劄其事以聞勅金與南贛巡撫王守仁兩廣總督陳金會勦泰熙楚將三年先已擒劉賊賀連廖瑋薛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

劉子等加獎賞至是約兩省共進顧地在湖廣兵獨爲主兩省特防遏壯聲勢而已南贛兵素練報至卽整隊境上兩廣申飭亦有次第湖廣集兵三萬留折糧銀五萬運米長沙衡州將發而總兵楊英病沒時刻期已定勢不可緩泰以泰將史泰代總兵適廣西邊山賀蠻賊入犯俘斬六十七人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璧監之由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廷貽統兵參議劉質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瑋統兵叡事王濟監之未順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由郴州進至紫溪後

哨都指揮劉宗仁親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
芭離堡約至信地並發檄知府何詔計崇道推官王瑞
之朱節協贊史春軍事副使彈羅駐兵兩路口策應石
布政方璉分部諸守臣督餉金駐郴州將中軍節制史
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廣賊眾請益兵金檄都指揮
沈鸞趙明指揮李韓分率帳下兵往益十三日右哨兵
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亦進十四日復哨兵進十五日
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
十等日分四路進勦對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一
番山等巢新賊魁藍友貴暨賊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九

十四人三十一日謀報賊魁李斌立寨烏春山地甚險
李璋等合沈鸞策應兵緣崖上力戰生擒斌子仲清暨
賊五人分精兵伏巖側斬賊一百三十五級二十
四至二十六等日連勦掌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
溪斜寮布洛角營莊山坑坎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
擒賊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一十五人斬一百七十級
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昌坑山溪西
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雞寨寨子園等巢擒賊十
二人斬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
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眾四百八十三人左哨以十一

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連勦義永秀才鄧家魚黃朱廣
老虎東嶺等巢擒賊十七人斬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
謀報賊魁劉福興在臘寨寨乘輜張黃蓋樹幟燄兵足
日攻寨破之生擒福興暨賊六人斬六十三級二十九
日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
巢擒賊二十二八人斬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二等日進
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
楊禮保暨賊十五人斬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前後
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三百六十五人後
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四

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龐海暨
賊二十五人斬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
進勦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背神鎗脚長灘橫水橫溪
坂前黃河冲乾溪等巢生擒十一人斬一百六十三級
十五至二十及閏月初七等日連勦盧田栢木白水塘
楓竹灣長江嶺塔家峒等巢斬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
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五百
三十八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
石笋峽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嶺等巢擒賊魁劉德才
暨賊四十四人斬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

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賊背宿窠老虎壽延白雲等巢
生擒四十二人斬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
勦東寮東坑黃圖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九十三
人斬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
擒賊魁二人擒斬二百二十一人計各哨燒房屋甚衆
俘老幼隨即釋放賊之墮屋谷死者不可勝算俱獻捷
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奏請將士重購能生擒
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一百金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
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諸將諱知福全率賊
巢避過走馬山木倉石據險立寨計除夕賊必置酒大
宴

卷二三

四

會且不虞官兵之至益馳傳乃選精卒梯險抵寨下及
破之賊皆散走彭世麒偕其弟世麟擒福全將士擒福
全姪秀暨賊二十三人斬九十八級俘福全妻女暨諸
賊屬三百餘人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爲官兵所
獲餘賊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擒斬畧盡金
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報捷上優詔
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慶俱增秩一級金蔭子一人世
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看福全等卽其地磔誅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四

朱國禎輯

平安化

庶人黃鑄慶靖王曾孫祖秩終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謚惠慈父遂璽封鎮國將軍卒實鑄成化二年封長孫弘治五年嗣王贈父爲王謚榮和母楊氏得旌表鑄姿貌魁傑附者給言有帝王相現王九兒降鸚鵡神言如術者每見鑄呼老天子因自負指揮何鄉局昂儒生孫別文孟彬史蓮等出入府中錦昂各貸錢日金加納都指揮景文等實主盟約時飲酒妄言當

大事記

卷二十四

王入下逆瑾亂政遠近洶洶疑有異志因密議朝政謂一日移祚置吾屬何地若推我爲主以誅瑾爲名必成大事時巡撫御史安惟學清刻數杖辱將士下多怨之而人理少卿周東來文屯地希理意督責嚴急率以五十畝爲一頃畝飲銀賂理參議侯啟東亦以催徵至人情大擾景文謂鑄曰殿下數有大志此其時矣遂與昂錦等決計反令景文家置酒邀請武弁素所被辱以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鑄多奇徵可輔若盡殺諸守臣切衆舉兵誰能禦者皆忻然從之鑄又令人往平虜城說戍將及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應各集

衆待報時遊擊將軍仇欽聞虜警帥兵出玉泉管防守四月總兵官姜漢命周昂簡銳卒爲牙兵傳申屠敬等六十八人昂領之初五日鑄設宴邀漢及太監李增少監顧廣安都御史周少卿會飲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酒半錦昂廣率其屬直入執漢增廣殺之往殺安周于公署啟東逃匿尋獲而囚之釋五衛重囚撤黃河渡船十七隻偽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還楊英仇欽令各以兵來會皆伴許之英欲帥衆往守王宏堡衆潰奔靈州錢帥衆還鎮鑄令釋兵仗入八即奪其軍錢單騎歸私第鑄乃遣其黨四出分據

大事記

卷二十四

諸要害徵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蔡公裕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收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爲犒師費凡萬餘金慶王台滋率諸王將軍行君臣禮獻寶蓋靈州戍將史鑑獨申飭守備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鑄大犒將士僞署何錦爲討賊大將軍周昂可廣爲左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魏鑑楊泰等各僞署都護總管等官令景文撰僞檄以討姦臣劉瑾爲名傳布近近有百戶鍾剛衛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民錢皆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遣都指揮黃正帥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撤楊英督靈州兵還取船隻防

守黃河御史周廷徵時在延綏開樂會榆林撫鎮議遣
總兵侯助參將助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
陝西兵黃正等發靈州順河而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
略船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鑄令周昂頒
賞張欽魏鎮資金帛往賞廣武管將士戍將孫隆開城
不納脫以禍福產又盡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奔寇十
八日英爲書密致鎮令爲內應鑄聞諸路兵集近地與
何錫議防禦策二十日曹雄親帥兵至靈州鑄等大懼
遣何錫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
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

二十三日昧藥鑄欲出城祭社稷旗幟等神使召仇鉞
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不肯出度周昂必自來請乃託
疾伏家丁闕城來得等以依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談
等拘斬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部下健卒楊興等
百餘人布中外至是昂既授首開門號召真等徑馳寶
鑄弟擊殺孫景文等諸首惡并寘鑄所親信朱霞王環
等十餘人又擒獲偵實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寶
鑄并官眷拘繫之釋侯參議馳報總兵官及諸將校又
遣人許傳鑄令召何錫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錫所屬
鄭卿等以擒鑄狀錫方帥兵還鄭卿等即以所部兵擊

殺胡軍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携眾心又往
河口將巡河劉欽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錫丁廣
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鑄前所遣徐卿調平虜城百
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閉詢知鑄被擒周昂
已見殺即帥衆還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遣遣人至
平虜城檄戍將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衆有令還城
徐欽軍騎逐至蘆溝爲虜所殺何錫丁廣走賀蘭山外
欲歸虜遇游兵百戶馬總等擒獲挾送軍門楊泰王輔
等中流失死張欽復走陳後堡亦被擒并獲申居敬等
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後至寧夏會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四

仇鉞于鑄府弟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等官劄印關防
符驗又獲鑄所造旗牌兵書等物及舊有冊印俟收
貯公帑其貨財爲亂兵所掠鑄起兵九十八日而敗變
初作守臣以聞起楊一清總制陝西各路軍務以楊英
掛印充總兵官鎮守夏仇鉞爲副總兵時傳鉞已附逆
特用冀以間之戶部侍郎兼左僉都陳震暫往調軍給
餉制討之震英皆理之黨也辛亥赦天下御用太監張永
督軍選京營壯士三萬人以往御史一人隨軍紀功戶
工二部各屬官下整理糧餉器械特鑄總督軍務太監

關防給之六月初五日一清將至固原聞黃鍾眷屬并何錦等俱械送北行欲以獻俘爲功駭曰事干宗室既無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稍疎恐生他變又叛人有厚謀腸後情狀不一一舉解京莫適爲託皆無生理亟止之時已渡河收緊靈州以待張永聞亦怒初九日會于平虜城厲聲歸罪鎮巡官一清謂各官豈有別意因人心驚疑蚤行一日省一日于擊而巳永又曰聞此皆陳侍郎所爲又曲解謂陳到此未久豈可獨罪一人永乃意釋震亦東歸理本欲借震立功尊顯之且謂一清疏辭未即上朕據堅城難破乃朕已先平一大事記

卷二十四

五

清亦隨後逮至計不得行震快快而去神英班師理亦隨敗實天心也十二日同至靈州親錄按律分別得免者百餘人七鑄等當即督發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二十日至寧夏撫慰之密擒斬指揮馮經等千餘人奏造偽符偽命手乃諸大吏有人心大定一清留總制永七月二日北還送至靈州定擒劉瑾之訖八月十二日甲午張永獻俘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橋東鑄及親屬十八人有旨送詣王館頒繁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於大內是夕劉瑾就擒九月二

日廷鞠鑄及世子台潛孫肅材賜死何錦等磔于市冀錦寬錫坐黨廢庶人者凡若干入慶王先以陷賊厚賞金銀後以屈身革祿米三之一漢之子與列父戰功及死難狀二清又列都指揮俞事楊忠在巡撫署中冀窺都御史馬賊死都指揮俞事手屏撼實鑄門大罵死百戶張欽抗賊死皆贈蔭李增與祭一理仇鎮封咸寧伯張永加祿米封兄弟餘陞賞有差曹雄赴援寧夏平後二日方至周廷徵敘功首仇擊次楊英理欲結婚于雄盡以功歸之陞左都督劉瑾已死廷徵疏云臣不知魏鄒變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柄者尚在要先

卷二十四

六

以給事中嚴榆林功冒者多懼理自益公署廷徵蓋以自誓而握柄則指張永也後數年中山僧大十和尚者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于朝廷逮至京下獄和尚曰我安化府肅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官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實族曰此肅材殿下也得免或送高牆竟不知當時代肅材歟者誰也

楊文襄曰寧夏地沃饒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斂軍餉不堪逃亡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通達時極矣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

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
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甚苛虐
撫臣安惟學嚴明以裁廢空虛庫政廢弛與總兵申禁
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馬匹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
又復嚴急遂激亂被害後總兵太監俱沾卹典惟學既
被廢錄又以言者追奪說者謂實錄何錦等蓄謀已非
一歲惟學添任未及兩月况此併公務視股削私用者
有間作惡者何人乃代伊受禍蓋臣賊子必假藉
事端以爲口實故錫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選
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七

又曰張總督永常語及地方事輒斤瑾曰天下事被伊
壞得如此瑾始方烈張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瑾腹心
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每名給
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
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
言曰不悉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
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
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惟
懼腹心重臣公今在外空有形跡不當輕起舉端張厲
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上左

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大有
功卒應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有肯父之後乃知瑾
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遲不及有所爲卒除盡
究於呼吸間然亦危矣其祖宗在天之靈實慨相之
主上之剝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周廷微奏曰字夏與論曰太監馬全朝御史由錦失之
馬錦兵強害深李增總兵姜漢所據以致激而生亂即
今廷實之途未審當察之慮未清忠孝之體未明宗室
之弊未滿科劾之弊未除軍民之怨未息尤是數者悉
空屬之太監則都御史馬錦議以寬代嚴應矣廣英
監錦少監馬良所過病貽宜取同宗室子弟宜更調
未使無昭實錄之失字夏應頂涉
勒等微俱宜免之下權節謹電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八

朱史氏曰劉瑾非張永不能除永非文襄之言必不聽
然豈未信而敢輕發哉觀其調停給銀一節何等委曲
而平日行事與輒面議論聲音笑貌皆有以深服其心
故棄間一言便能激發以收大功文成杭州之會儻亦
如之不然以岳季方之清近一施于曹吉祥即敗事况
庸庸者又安能希冀萬六文襄定寧夏文成定江西功
非不偉而妙在用張永其作用機權生平學問得力處
每以想見斯斯乎國朝第一人物也

平寧藩

寧庶人宸濠寧獻王權四世孫父曰康王鈞鈞母馮氏
兒故相也初生康王夢蛇入官喚人始盡心惡之欲勿
舉以內人爭遂匿優人家與蔡榮同寢處稍長淫宮
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諫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
年嗣王通書史事詞有勇力呼呼聲震閭閻舉動輕脫
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驕寵無禮搆殺淮
府長史莊與奪其賜曰寶琴養死士百餘人號把勢遣
入湖江間爲盜凡宿盜皆依之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
衛士李自然李日芳言城東南有天子氣殿下骨相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九

足以當之因建陽春書院以遊文西山春嵐龍口穴先
朝所禁者復以基其母將詢中朝事言輒喜聞言
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武宗所寵優人臧賢錦衣
管事錢寧江彬及諸內侍蕭敬張雄張銳皆受賄爲之
黨大臣則兵部尚書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相善至是
倚爲與主動費數千金爲朝臣饌上起居飲食皆月
報知始王邸故以罪削薊衛至正德初通逆璫賂復
璫誅璫輩正德九年又欲謀復大學士費宏持不許儀
制即劉滂執之尤力遂致厚餽滂下兵馬司嚴逐之卒
用計陷滂尚寶卿陸完今濠引祖訓爲言復疏允行

平文勝自稱國主誅奏宗枝日繁多以選用儀賓縣會
較尉爲由巧索民財肆其暴橫乞降勅諭革前弊其縱
惡不改者聽整治參奏嘉而許之校都指揮戴宣逐布
政使鄭岳御史范輝幽知府鄭璫宋以方殺幸魏二姓
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慮副使胡世望言王橫無道
不登我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濠亦甚懼爲繕
府數百十人伴示改過而揮金壁萬計遣奄余欽入京
路中朝文武大臣坐以離間親王罪欲殺之被繫凡二
年廷臣皆知其寃力救諸奸亦慮事未可知重犯公議
減死戍遼東自是無復顧忌江西禾生象諷三司稱賀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布政張頂折之得止又欲拓府居皆不從怒遣人覬以
四菓則棠梨薑芥也呼問曰我知之夫果囑吏部陸光
祿卿以去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脂造兵器自
于宮中舞劍四顧叱嗟曰此文皇白溝河大戰也既
見上巡遊東宮父虛令典寶馬銳益路諸姦倭欲
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司香爲名率事萬一成得自
取十二年府典寶周順典膳陳宣內使劉恨入京告變
濠發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武數百人令
承奉劉吉持金錄徧遺諸權姦殺殺周等焚南淨軍於
是逆謀愈急犯妻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癸十一閏

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殺掠時奄畢興自江西移鎮浙江井南守備劉環肯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嶺峒蠻都御史孫燧代俞諫爲巡撫均征賦飭戎備偵奸黨則其羽翼大不便陸完已爲吏部尚書致書請去之且云湯沐繁辰俱可主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士實養正春吉鏡日夜與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可以得志遂殺縣人盧孔章等分佈水陸要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濠必反孫燧日夜防遏連上七疏言濠反且在旦夕皆邀諸途不得

大事記 卷二十四

達既與錢寧重定謀寧矯上命以玉帶龍袍賜之濠喜令府中官屬衣紅者四十餘日及駕將東巡陰遣樂人於大院廣設勾欄雜劇令李士實等撰詞傳布兩浙及直隸旬日間張揚幾遍意欲邀上臨幸又諷諸生頌已賢孝求御史林瀚奏之瀚欲緩其請即以聞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欲發其事以傾寧乃曰舉寧王賢孝諷俗翁不賢不孝也上因怒曰宗藩行妻朝廷自知此奏何爲者令各首實以聞一日上幸誠賢第飲酒注酒盡楊澤

巧麗乃寧王所獻者上問所從來賢倉卒吐實上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啣之比罷歸小劉且扶且笑曰翁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翁翁物足矣不記薦疏云云上乃益疑而濠所遣人多留賢家藏複壁中外鑰木樹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及是事急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警濠自楊廷和初亦與酬酢覺漸有異欲華護衛免患爰爲內主上乃令太監韋霽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期今稽違非制於是御史蕭淮疏其結盜弄兵潛謀不軌既入寧猶匿三數日始達上甚駭忠彬等贊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之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給事中徐之覽御史沈約等又具奏不法狀上令廷和議處遂請用趙府故事遣大臣諭改因勅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書往諭革去護衛仍大索賢家偵卒林華匿其中遽走歸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槍刺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先是濠議八月十五日因入試舉兵至是六月十三日甲戌宴罷宿召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日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

集兵以俟比曉皆入謝殺穆許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布政使梁宸胡濂接察使楊璋叅政王綸劉斐程果副使唐鑑備銳叅議楊學禮許效廉僉事師夔濬鵬鵬鳳王曙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王杞鄭文等皆稱首呼萬歲深令各羈置之遂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宜春王拱樛瑞昌王拱樛鎮輔將軍觀鉉宸濠宸濠潭觀鑑宸濬拱樛宸濠宸濠宸濠湯宸濠宸濠皆相率聽命是夕叅議黃宏憂憤卒數日主事馬思聰亦卒

一日太監王安撫使王金土事馬思聰令廣府安在警廳聽安不食死

白晝皆在警廳聽安不食死

偕即皇帝位僞置官屬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三

十三

以吉暨欽萬鈞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
正南浦驛爲國師問廿四等各爲都指揮叅政王綸爲
兵部尚書李敦暨食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出布政使
梁宸按察使楊瑄副使唐錫都指揮馬驥于獄各視事
移咨府部傳檄遠近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苴滅節
高皇帝不血食凡十四年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
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
衆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官於宣府稱爲家裏驛資
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
民婦女索取貲財常佩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既

卷二十四

十四

奪馬指授妻桐馬皇兄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大勦兵戍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已卯襲九江兵備雷知府汪相指揮劉黥等遁屬縣聞風皆潰而余欽凌十一等兵先至安慶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乘勝剋期東下以王守仁在吉安多設疑騰還回將二十日至七月三日甲午排非實乃令拱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李敦說吉安而自與拱樞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統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莽軍務指揮葛江爲都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四

督總一百四十隊分五哨將啟行祭天奠牲凡折牲覆于地又封宸濠爲九江王前驛舟始發雷雨驟作濤震死彌憤復曰此雲龍之兆泊黃石磯濤問何名從者以對而南人語聲失石相類惡其音爲王失機殺對者乃出鄱陽過九江令師襲守之直趨安慶時余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固守十三日甲辰守仁進兵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養正等勒直趨南京既正大位江西自服不聽遂解安慶圍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譴之南昌已不守矣二

十一日壬子守仁偵知聞兵同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

盛宜暨登觀臺徐圖進止曰賊勢雖強未達大敵惟以
爵賞誘人今達不得退退無所歸眾已消沮若出奇擊
情不戰自潰所謂先人奪人之氣者此也會撫州知府
陳侃進賢知縣劉源清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瑜徐璉
戴德儒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之濠亦先使精卒千
餘人從間道欲出不意攻收省城我兵卒遇交戰失利
報至守仁怒甚即自率帳下親往欲以兵法斬伍文定
等首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將兵無統領必亂侯各奮
勵以圖後效乃止明日再戰時新民劉文禮素驍悍統
白旗麾衆濠陣中有紅袍而騎者相矢射文禮矢將發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五

文禮策馬奮矛徑前刺之洞胸而墜賊驚潰趨舟溺死
者數百人兵勢復振遂遣余恩所部四百往來湖上為
誘兵陳樞胡堯元童琦談儲王廉徐文英李美李椿王
冕王斌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兵百餘四面浪疑設伏
俟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齊力擊之分布既定二十
三日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瑄遠
出賊後瑄德儒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乙卯賊兵
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其文定恩伴北以致之賊爭
趨利前後不相及瑄從後橫擊重貫其中文定恩還兵
乘之兩翼並進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

實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
府劉璉兵亦至議以為九江不復則湖無外援南康不
復則我難後繼乃遣柳鎮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兵
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二十五日丙辰賊
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統砲間火燔其勢殊死
戰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賊聚樵舍連舟為
方陣盡出金銀寶士守仁審為火攻且使瑄出其左璉
德儒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合擊二十六日丁巳濠
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
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六

濠為知縣王冕執其世子眷屬及偽黨士實等皆為
諸軍所擒斬首三千落水二萬餘永甲龍械財物與浮
尸橫十餘里若洲焉餘賊數百艘逃潰分兵追勦戊午
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擒斬千計餘死水中殞盡
濠既就縛乘馬入南昌望見遠近衙衛行伍整肅笑曰
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見守仁東面立呼曰王先生
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又曰
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不納適投水死望遺葬
之舉手曰承教送至因所後得囊屍周身皆紙繩內結
極易辨妻父訪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濠亦哭曰紂

云云且言濠已成擒空解赴闕庭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仍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生意外乃日携濠由廣信至浙上命遣同另奏而張忠朱驥已率京邊兵數千自大江至南昌連遣守仁得濠入手可自掠爲功不聽膏以錦衣官亦不聽至杭張永已先至時聞勢方盛責撫接官由傍門入守仁早至門未啟排闥而入永驚起出迎與語知其可信遂以濠付之獻俘南京泊于江干衆疑餘黨來劫儼備甚嚴然已星散無敢生心者明年十二月上至通州賜死焚其屍揚灰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一

而先朱寧執于臨清又明年正法賊賢調戍追殺于潞河初寧獻王在遼西擄強兵多策略文皇襲而收之置軍中許中分天下故獻王効力多致勁兵爲援及事定知見謬邑邑不樂旗牌直指江西文皇不得已封之而獻王實以地據上游將伺隙爲所欲爲旣宣皇英武漢庶人就擒度不得還且年益高托方外自放而此一點希冀心終未能忘直至宸濠始發然濠雖謀逆意圖僥倖倚姦人謀得竊位及事急反狂惑失措遣人四出招賑又爲請下邑所遇不得行諸僞將皆賊徒未嘗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虛名不知兵

卷二十四

二十

而先朱堂執于臨清又明年正法臧賢調戍追殺于滌河初寧獻王在遣西擄強兵多策略文皇襲而收之置軍中計中分天下俟獻王効力多致勁兵爲援及事定知見設邑邑不樂旗牌直指江西文皇不得已封之而獻王實以地據上游將伺隙爲所欲爲既宣皇英武漢庶人就擒度不得逞且年益高托方外自族而此一點希冀心終未能忘直至宸濠始發然濠雖謀逆意圖僥倖倚姦人謀得竊位及事急反狂惑失措遣人四出招賑又爲諸下邑所遏不得行諸僞將皆賊徒末嘗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虛名不知兵

二心家。執猶望受賄。舊知憐且救之。或得釋而不知。森入罪。利虛聲相應。事敗。惟恐死之不速也。宗室拱樞。親鑾宸淵。宸淵宸沛。宸淵宸汲。宸湯宸澣。及已死。拱樞拱樞。拱樞宸澣。助逆皆與同罪。死者亦戮如法。陽王拱樞攝府事。明年七月。議黨附宗室。諸王除先已伏誅。餘皆迫脅聽其使令。不與謀。奪爵還處在城將軍以下。停祿三之一。參政王綸。授偽參贊。尚書。成服。聚江礮于市。僉事潘鵬。師。慶廣。西。參政李敬。取道過俱。被執。率皆降。濠爲之用。鵬誘降安慶。襲安撫九江。教養徽廣東皆次事記。卷一。一四。一八。

大身記

卷一

一入

斬餘戎機邊併停寧獻王以下登極祭告嘉靖十五年十二月有男子朱學耆自言爲宸濠第三子母趙氏育于鍾氏當濠發難時甫四歲未名濠敗學耆舅氏趙賢者自舟中負之亡命私命名學望之往來河南山陝間學耆稍自恣賢懼爲累棄之去學問母趙在高牆許霍丘縣陳壯欲見母守臣以聞詔下驗實太監王德訊之趙氏鍾氏其庚甲及體中疵謄良是于是注司議宜如濠弟宸濬例禁住高牆從之王守仁聞變報疏略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亂民心騷動尚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

且今天下之觀聽豈特一掌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公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以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陛下痛自克責龍奸諛以同豪傑之心絕巡邏以杜奸雄之望則太平尚可圖也

捷報疏畧曰臣頃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歸今宸濠已擒從賊已掃閩廣調軍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廣置奸細輩較之下以伺動靜諸臣奏疏百不一通初發難時其黨逆料大駕必親征陰伏戎於途欲爲博浪荆刺之謀今賊已成擒法宜得京臣恐餘黨未滅肅布奸人乘隙竊發或慮意外臣死有遺憾請得躬執符獻闕下以式昭天討時 上方至涿州不許令候駕至南京別奏

卷二一四

七九

世宗卽位論功尚爲流言所掩霍輅疏曰竊見宸濠初反海內震驚時江彬弄權中外人心多懷觀望王守仁伍文定謝源伍希儒輩獨倡義兵卒以破賊江彬張忠惡其功不自己出而紀功給事御史復附和之以守仁雅爲人望不能殺玷遂蔽罪源希儒當濠發難時有違表一官經吉安守仁亦欲留之以共圖舉義二臣懼惡

脫去既而悔之後見希儒濠被戮輒以前去爲幸夫禍變忽生人皆縮手觀望惟耆不顧身者適能以智見成功禍亂既平庸儒俗吏顧瞻口舌以繩其短此豪傑所以益喪氣小人所以多僥倖也嘗讀歷代史有書攻某州得某縣幾何戶口幾何者矣曾有書得財寶幾何者乎蓋破城克敵子女玉帛士卒所必趨禍變既定主將適得申號令封府庫此用兵之常也曾有督師鼓勇之初預申取虜貨財之禁乎當時省城初復強敵尚在江上正空稍寬約束以鼓士卒銳氣圖大計者可肩小苛乎使宸濠不就滅縱橫南北天下府庫不知何如賊人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二十一

金帛尚得計其多寡乎就使二臣果有贖貨之責猶當斷以大義勿恤小瑕爲忠勤之勸况此流言皆張忠許泰之所布楊嗣繡章給之所聞和平適起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朱史氏曰宸濠逆謀爲其強梁一以劫掠衆賄餌構近幸爲主此盜賊之行萬萬無成者只因 武宗無嗣浪遊出入遂起邪謀奸人誣誘衆皆陷溺甘心沒入其中不自覺後人奴臭味所投固自無怪外臣讀書知禮義亦當少窺一二乃才如陸完不能自拔反爲之用豈盡習昏于利幸善文難割亦畏禍始有是幾幸無事云爾

此際獨斷自非豪傑不能故胡鄭雅爲第一北地非奸
賄者氣高因其推尊亦爲所弄陽春一記幾不免焉陽
明航之掌上收入網中另是大賢作用奇而實正然形
跡嫌疑惹出物議又殉以一講學之冀元亨勢亦甚危
顧其時朝野一時駭運抑何草草決裂不可詰又何一
麾而收風過雲流絕無蹟也嗟乎安陸親藩雖然天叔
帝星甚明年已長矣卽一恒人屈指必及而賀賀如狂
釀此大變豈非天哉聞毛伯溫接楚朝獻皇得見世
子卽致敬致餽出謂其子曰吾今知江漢星明正在此
汝識之勿洩以天表合人倫大臣識力固如此獨江西
大專記

卷二十四

三

人物甚盛盜賊之禍數十年不解積漸至漆而極漆既
自肇開姚源華林遺種迨入者一時並盡荼毒中似臻
廓清之效辟之洪爐煨煉凡礫盡汰至寶斯光大爲西
人偷快乃若李士實劉養正裏足就死雖聖人不能化
而它又何誅焉
又曰說藩不靖自太祖時已見端文皇既正大位
漢王三子其危急時立戰功得濟恃有成言因驕恣不
法置之樂安雖經挫抑應必有勁兵數千然城圍時間
神機銃炮聲俱墮落不能出一步發一矢束手歸命如
孤豚何見然肯何然後何德也安化以郡王仗何錦等

千餘戍卒原非素拊之人驟舉非常之事旬日播如振
楊真同兒戲寧者謀已久以京輩結納爲上謀江湖劫
掠爲能事雖有延納不過老悖迂濁及一切逢迎之人
兵四五萬皆盜匪也既無勇謀更罕紀律一出而同一
戰而敗遠在劉漢楊諒下此皆富貴人行狂妄事殊不
足道抑國家于諸王初不得不假借固盤石之勢後
不得不殫殫杜掉尾之憂三庶人明鑑昭然其又有反
背朝廷通變如熾燦者甚微通虜則邊關利害所繫附
克灼于後九龍之生育既蕃百變之機械日甚安得讀
書守禮法盡爲二祖克肖之子孫哉
大專記

卷二十四

三

自來從逆之人多由迫脅儘有卑官末秩苟全性命者
爲之若二品大臣賢科名士如李士實劉養正者千古
僅見昔李太白有永安之樂郭汾陽曠以官爵得流夜
郎蘇眉山題碑陰稱其氣蓋天下下迫脅二字謂原不
與謀也李劉入漢幕中爲太師國師觀其問孫許挑陽
明直駭人驚死者而已吾友劉文簡曰天下有事大奸
人大不好人皆出江西信然存之有漆卽有李劉物未
嘗無對也

李士實附錄

李士宣字若虛南昌人輸冠舉進士爲刑部郎遷副使
觀浙江學憲擢山東左布政進副都入爲刑部侍郎謝
病歸士宣能文章談道理而尤以書法稱張元蘭繼倫
其鄉大儒也亦與齊名居官落落名高李東陽林俊揚
一清翕然譽之歸數載召爲右都御史年七卜二致仕
子一子官家近寧王王有異志欲交士宣不可乃縱其
下侵辱之不得已往見坐語良久王大悅曰公在子房
也遂爲寧王畫策厚以金帛結權貴公使日夜奉王
太后及上前且扇指曰上固壯好游酒色安得久
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王益喜所遺珍異甚厚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三

會謀露御史告變置獄上事急舉兵反因生辰殺孫許
親出城迎入半士宣謂曰王奈何輕舉事王曰縣官固
殺之不得緩則問孫廷在耶曰殺之矣用許達耶曰殺
之矣士宣意不懌然業許爲用起拜賀王卽僞位號士
宣太師兵數萬前發至安慶攻城不下死傷千許士宣
勸王無攻乘南都未備襲之可得不用會開南昌潰卽
日還遇官兵于江口大敗士宣被執見伍文定立不跪
文定怒提之二十創甚死獄中創其屍年八十餘家遂
滅士宣自爲墓桃花鄉甚壯使李東陽志之竟不得葬

劉泰正附志

劉泰正字千吉廬陵人蚤有詞華議論英發正德初領
鄉薦赴禮部試聞京師人籍籍言中禁秘事以爲信遂
焚試卷矢不仕爲隱者服談說性理得入觀聽又頗通
天文識緯言江淮間當有王者起其下而先王陽明知
縣事亦敬重與定交正德十一年提學僉事田汝紆薦
其學行詔勘實起用名曰重自監司以下與一時士夫
遇吉者莫不造其門赴宸濠招一見語合母死往見陽
明請墓誌實以漆事暗相邀結稱王有湯武之資可與
入道陽明日未知殿下能捨得王爵否不合而返呼其
門人王儲歎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四

意更不得一肯登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
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王公氣弱今天下大
事屬先生安所託託王公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
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且部下多精卒可使
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以基觀之未見其可劉曰談
然轅州砲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
哉府同郡周汝方羅念庵文兄之夫也附劉舟劉慮其
寢也不覺發露而周已悉其詳此已卯二月事後被擒
死陽明遇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曰嗟嗟劉
生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

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華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于子之母也同時附逆者除魯寧別見外有太監畢真劉都督蔡太監杜殷少監盧明泰用趙秀都指揮薛璽指揮陳喜倫自斬其初附劉瑾鎮守山東侵平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濠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爲出資會緣歛浙江真至即厚賞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資之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言濠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聖節表三司及府衛衆官當集于鎮守署真先夕收拔門繪令官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爲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爲大專記

卷二十四

王五

備真不得發 卿守備南京虐賚張甚欲自託于濠陰遣弟寧事之濠以爲南京有卿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手耳耶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推貯火藥軍器出城欲爲濠應事洩乃已杜殷守宣武門爲濠使出入所經大受其賂而館之盧明泰用趙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賄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計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族太監劉安典淮王奏討伐殺其長史莊典命璽往按曲爲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陳喜家販鬻第貨濠使至京僥倖不足期出以貸之其受賄得免者內則張鑑張璽盤結堅深是逆瑾起外則陸完功有可錄完自有傳

其御史張鰲山爲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僥倖不能卻河南布政陳正茂爲江西按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清皆與濠厚受其禮物至是并爲張永所發清璽山正茂革職初官兵克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餽送主名徧于中外多有累數萬少亦不下千李士實甚疑其太費濠笑曰此爲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鰲之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補遺

九月 上至南京遣先鋒張永張忠總兵朱泰朱瑄等至江西蒐餘黨民苦之撤止守仁使命旁午于道守仁至杭張永已先至守仁謂永曰江右之民久遭濠毒繼以旱災困苦已極今聞大兵至必逃匿山谷而背助濠者復以其說煽惑之恐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丁遂成土崩之勢此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云云於是守仁信其無他欲以濠付永無何江彬許泰張忠亦至欲奪功守仁適大會浙江三司以俘與彬等而夜乘小舟渡江稱病十五日停濠至 上與諸近侍皆戎服出城別俘寸簡爲凱旋狀

卷二十四

王六

以上所遺乃正德十四年九月事攷 上未至南京知濠已就擒遣張忠朱瑄率兵走南昌欲據其功守仁聞

扶潦至梳過張永遂以付之未必上所特遣異道而行者此着極奇此遇亦極巧當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江彬爲副將軍未聞有先鋒總兵名色彤隨行未嘗一日離上至南京在十四年十二月非九月獻俘在明年二月非九月十二日凱旋之狀亦當是明年閏八月駕行之日揚州替化慶賀可證獻俘恐未必出城方行此禮守仁渡江省父理勢必然又走丹陽見楊一清時起撫之命又下江西爲二兇所困佐文定在塗炭中亟趨赴任當之求嘗稱病既至報水災自劾求罷則其實也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七

宗人構逆

大同當虜衝勢最重太祖封建親王第十三子桂初封漢改封代國子大同性暴無所畏避遂托以北藩之任凡四傳至俊杖軍中再變避之走宜府宗人無賴者頗與逆軍相購又多連姻共緩急重以宗祿不給日忿言相競官府苦而防之真舟中敵國嘉靖壬寅以後虜寇數入諸宗益洶洶不安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性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爲大言相炫耀惡少群而譏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故稱特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樂俊棠俊椿潞城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八

王府鎮國中尉俊板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充燦充燦亦酗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市使酒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財物大同人張文博李欽李武張淮李紀數人助之當道以其宗人也啟代王戒治不悛以此亦惡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永憂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撫按以聞詔奪祿由是憤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由已而以掠數錢爲罪耶代王又不爲理奈何因死羣惡相和時有羅廷璧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其徒仲太與淮善知其謀謂淮曰吾師有神

衛能移天折地若來無事不濟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尚漏未諒或告約曰奉具知虜中要領有急可使於是約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後嗣等歃血盟廷璽見灼鴆大驚伏謁稱臣宣曰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且曰借虜取鎮城尋殺虜酋收其衆益彊南北可指揮定也狂惑不倫如此乃遣奉使虜口毋野略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衛小王子自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遣兵攻厲門關王廷策內應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爲帝既又曰必燭諸處芻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九

場使兵馬不易集我舉事可萬全今其當門四等持火箭火箭分往行事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城獨場決日火俱盡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謬請問屏人問之曰大同宗人可慮也詢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誕妄語耳還至鎮城見火發急有大奸下令緝捕得門四等驗治未決然微有狀私與巡撫詹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掩今反側千甫貼席一有所問則喧喧矣惟靜定以計掩之督府曰吾意也鎮兵邇感 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卽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

其走北于是召總兵周崗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則豈無我不還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心腹人密布之境上而徒求捕於案牘叱咤間候矣尚文曰固疑之必非里井小民城以內不足慮當備內出與外入者而內爲甚榮亦以爲然悉耳目多不敢及王府顧意已喻各各領略而別因懸賞曰得虜牒或私出塞者賞白金不三日詰遣之今已循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兒罕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小王子用爲識兵至城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九

日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昇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得奉曰當遣何故詰邊灼曰二日間六翼場火彼安得不詰求奸細耶然灼頗內疑心待其母泣諫行且止顧所居輒有光廷璽賀曰此龍文也時不可失又使衛士卜之兆曰南北混一脩中原宏龍緊束上天門喜甚決計遣行而令廷璽至汾州與廷榮約使潛爲火器請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察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趙小梭至鎮河墩詰察卒近出塞者曰昨

有數人挾余疾走當未遠現等私謂曰無遣人而曰遣豈庸碌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沒諸物密啟代王分捕叛者廷璽知事敗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皆就縛奏聞謂今歲虜患殊異昔年所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悖逆不臣敢爲此謀使其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黃鑄之千寧夏宸濠之在江西也俱械入京至午門前灼歎曰兆今驗矣不圖至斯死有餘辜伯負老嫗鞠實所犯決不待時事在二十五年二月上以方春未可行刑姑繫獄十月刑部再請允之灼等六人自盡焚屍不與逆謀造火箭降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一

廢人送高牆者一張文博等三十人羣市梟首代府長史孫質亦論死上歸功靈祐代王聞邊臣密啓即拘制群免率先馳奏忠義可嘉遣使賁勅發賜并宣諭聞府知之尚文加太保廢錦衣正千戶世襲萬達左都御史廕國子生榮兵部右侍郎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裏御史谷嶠等陞俸一級三十兩二表裏周現等二人授千戶賞百金

知城

嘉靖十六年五月晉府西河王府奉國將軍表襄與陽曲王府鎮國中尉知城知燦及輔國將軍奇澤所育目

姓子十哥儀賓鄭志海指揮張世朝等招納亡命圖劫爲盜知城父奉國將軍表襄首于監司稍捕治其黨燦怨父許發其惡因與衆等謀欲糾衆盡戍父黨及所警邊殺城中官吏據府庫起兵爲亂語頗泄表襄遂與家屬踰垣避匿城等挺刃入父宅見無人遂取其良馬五疋擁入豐實倉縱放寄監輕犯劫取銀休分給披挂以抗官兵焚劫街市達旦勢稍蹙官兵獲志海知燦十哥表襄等概慮知燦逃逸自持挺擄殺之知城與世朝仍馳突搏戰詣北門斬關而出世朝遷至中條山爲官兵所斬燦至五老峰自縊諸賊亦漸就擒餘黨悉平巡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二

按表襄案志海罪惡深重請重治法司以志海付吏而按例以正表襄之罪上曰表襄違訓作過法當重治但近有恩詔姑從輕降爲庶人再犯不貸仍命賞分巡會事王世隆等銀幣有差

直洵

二十二年肅府金瑄亡與洵所親張瑞犯死罪錮獄洵小衣持刀率妾婢官數四十餘人劫出將逃虜中爲巡軍所獲御史伊敏生以聞詔切責真洵奪祿一年令所司備瑞驗治

陸聲

四十三年陝西甘泉縣民李應乾自稱唐後裔與河內
民李元共爲妖言符讖惑衆陰約板汧叛人丘富及各
處群盜通虜及齊欲謀不軌匿永寧王府鎮國中尉賸
柝府中私製旗號刻偽印封拜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
河南約賸柝爲內應事洩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胙
城王府無祿宗室賸柝所權厚遺遺之既而窮無所歸
并其黨三十餘人俱就執事聞下法司擬罪詔祿應乾
等傳首以徇其黨與各以輕重發遣逃者行各官司緝
捕賸柝賜死賸柝發高牆禁住

入學記

卷二十四

三

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五

朱國禎輯

平河北寇

正德初年劉瑾亂政括天下財自涓凡布政入覲者人獻二萬金公差各官亦俱進獻不即得罪有死者罰米自公卿迨庶職無不被家查糧賄賂于鄉邑未秩早官倘至千數死亦不宥及親降在位解體貪穢成風民膏涸竭幸死盜落相結為盜歸德有張忠者以盜擒獄中或曰被陷曹州趙實素橫鄉里聚千餘人將劫出之為亂山東則王紹吉王平被獲論斬八十一人天津大事記

卷二十五

則仲良善副使陳天祥招降之用其力通賄京賞在畿內則白英最先著所在峰起理謂守臣不足任且多欺蔽乃命御史柳尚義駐天津審臬駐真定薛鳳翔駐高郵漸銳駐薊州分地督盜移家專理之果尤酷烈獲盜迎而出大嶧之示威金鼓聲日夕相聞璫尤器之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劉七劉八等聚名李隆揚虎朱千戶皆附之諸大寇多文安人茂通賄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隆結為兄弟因得偏賂馬承成于經谷大用遂出入禁中得進豹房嘗侍上雙蹄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

間泰將與鹿敗茂及諸賊茂籍乃求救于忠忠遣酒秋第招鹿與茂東西坐舉酒屬鹿宇茂曰此秀實乃吾弟爾今後奸相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援河間鹿畏忠不敢誰何諸將聞風脂腠及斬果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果意偽作拜拜吾優人入茂家具知由振某率驍勇數十人乘不備入擒之各折茂股截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逆罪忠與永成為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鼎沸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令劫近境莫以足所感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各歸鄉里大事記

卷二十五

其應力弓箭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擒捕有功後凡遇微皆令六七追逐以為常御史蔣瑞亦用而賞之或勸瑞并捕紀嗣本二人覺處去果仍圖形捕之連緊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感憤恚乃相聚抗官府搶行旅既劉瑾伏誅果亦被劾處下健兒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婦出自首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贖貝之令追捕他盜自劫正德五年十月事也尋復叛去在附白英與已馳至山東矣十二月徐州賊白益突入呂梁洪主事伍全官舍執全榜笈劫取檣草等儀始釋全趙風子者名鍾文安縣諸

生號男每大言自負六七等來切與家屬避立水中賊得其棄將汚之錢怒奮往殺傷二賊賊以計擒之說使降許諾歸家與弟鑄錫聚五百人會于河間齊彥名被擒囚于安肅劫出之由是賊黨始熾自畿南達山東徐淮倏忽來去勢如風雨六年正月兵部以盜熾蔓請出師乃命坐營署都指揮同知李理統京營千人往討御史吳堂紀功兼治糧餉理至德州奏言白英等約三四百人分爲二一切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自穆陵關南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馳數百里而官軍馬少何以追敵請于東充濟南及直隸養馬地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

方取給非馬所產者令給價覆議如請且言宜稍假瑾權乃命理充叅將提督捕盜三月山東賊殺指揮張英等六人薊州都御史李貢以聞且請調京軍并達官軍令委官統領會各兵備守備四路勦賊兵部議以山東巡撫蕭和及貢謀略俱可用宜令和督分守保定副總兵王欽真定守備孫懷河間守備袁彪天津兵備陳天祥節督分守通州黃軍守備涿州王勇三河王調集附近官軍兵快及見選達官軍會隨賊所在出奇勦殺從之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等州境大肆殺掠及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

城陽信曲阜等縣及泰安州皆破之日照典史余清義官司福禦之皆被殺泰安州知州請緝指揮王翟先遷居民驚潰都指揮高岱伏公唐遇賊家陰引却不取戰詔逮治拘等而錄清等子孫如創賊據樂安山東備倭指揮朱泰率官軍擊破之斬七十二級擒一百二人清豐滑縣復爲賊破進犯開縣叅將李理撥軍中護賊破金鄆縣叅政史學食事杜旻棄城逃還問時以賊久未平重其禁被賊破殺者掌印及守備捕盜官皆輕雖無城池罪亦如之然賊衆且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勢不能支遂開獻賄求免之駐議追大將命惠安伯張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四

俾總兵副都馬中錫陞右都提督發京兵討賊申定軍法然不能盡行也賊延入河南破鄆城李理追至寧陽斬百五十餘級犯信陽州都指揮金事馬振等督兵城守賊解去遂追至湖廣應山縣境戰敗振及信陽衛指揮陳鎮皆死焉四月破萊縣知縣熊驤遜去聞賊屯文子集與主簿韓塘率民兵五百人追至章丘紅溝村力戰殺傷相當日曉賊驛至皆死之攻鄆城縣知縣唐龍擊破之斬數百人李隆等二千餘騎自蒙陰山出破長山縣李理率兵追擊小清河斬三百級是時州縣鎮集騷擾二十餘處自正月來皆爲賊所破焚劫官廨應令

死者無等所過居民凡賊至反禁於供給棄家從亂者比比而是官軍一至卽閉門逃避懸賞召募亦鮮赴者蓋以供億之煩搜索之苦或掩殺報功尤甚于賊兵出無功賊愈熾楊虎一枝獨入山西而馬中錫既至以家在故城墳墓親戚所聚悉爲賊所害主于招撫徧徵諸路不得攔捕并給食賊聞且信且疑過故城戒勿犯馬都堂家于是衆聞然謂中錫通賊而賊別部楊謙等掠濟縣知縣陳滯敗之於達席岡斬酋四人擒九人遂避入太行山楊成等掠沛縣指揮費寧趙鳳標之敗績千戶劉經戰死官太保者永清縣吏級酒賭博糾集惡少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五

與劉七等合僞號大王所至屠戮五月爲天津副使陳天祥所獲磔于市李華者過瑾餘黨亡命山西聚衆至千人衣幟皆赤與楊虎等合大掠壺關縣之趙村潘王乞師討之。上切責鎮巡官令軍衛有司失事者俱停俸戴罪殺賊其流入河南者閩指揮食事趙玉于陳橋鎮指揮陳鵬與戰敗績宋振救之乃解去奔聚林縣山中復出掠衛輝懷慶河南按察使彭澤上言賊計有三或面縛來降變名潛避上也北有戴熊兵南有宋振兵惟中路衛輝大名兵寡若暫時假息乘隙出山仍借故道長驅剽掠爲過散之計中也若倚恃林輝濟源河

內以西臺關陽城陵川烏干以東地方險遠橋爲家計以圖久駐下也然此賊自論不赦必出其正憑山擊之險料合土賊招聚亡命迫脅善民則環百數十里之境民畜錢穀皆爲所有時遣數千百騎劫掠彰德衛輝懷慶三府使我軍不得休息錢糧日費彼合而逃我散而勞將來未可料定也爲今之計必須山西河南兩鎮官軍協同朱振表裏夾攻使其腹食不進進退無所不過旬日聞殄滅無遺若但移文山西鎮巡官截殺微調官軍關領軍器往返動以月計機會既失於因循士氣亦沮於牽制繼有後謀難以濟事時晉王亦奏乞發兵俱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六

下馬中錫督諸將循新例勦殺河南盜乘舟入湖廣由應山破雲夢掠黃州都指揮張垠追敗之乃趨江西掠星子縣都指揮趙錄敗之復還湖廣六月楊虎等復自山西十八盤山口還破武安縣蛟陽洛鎮掠威曲司武城清河故城等縣及景州東西關連窩泊頭等鎮由龍鎮店渡河復以文安與劉六等合時都指揮桑玉素受賊賂不肯盡力常相遇文安府中六七民家樓居欲自剽王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脇官軍敗勦齊彥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擊乎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王太敗命看

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都指揮使王琮充參將率京營兵千人往討七月賊破東陵縣知縣段彥死之初賊薄城守率衆捍禦斬賊二百餘人自領一人賊攻益急閏三月城陷彥罵賊死賊怒屠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參將朱振駐兵縣東門與賊對壘不發一矢賊尋引去山東賊連破武城樂安陽信霑化海豐青城等縣攻樂陵知縣許連敗之始邀攻日照縣指揮董鼎戰敗知縣李茂登樓呼指揮石盤萊應盤開門迎城破茂被執得釋賊至武安縣知縣吳敏政追捕重傷參將戴儀救之斬賊十餘人賊從臨洛關北去大氏賊均起畿內恃馬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七

乃倏忽馳驅樓野不占城郭陷虛不立方所每戰驅擄掠者居前號呼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稍遇勁兵前者俱陷自以精騎視勢爲進退莫可控揣用力頗難益得自肆蓋就中有二派其一割六七爲主七更雄點與六乍分作合率奔彥名等踰山東河南透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其一楊虎爲主率劉三趙銳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涿州頭處雪亦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爲散地所至靡獲殺陷無入之境乃各地方官互相推委

又皆以中錫爲辭中錫束手欲義則兵未集推則賊肆許實皆終不得要領然亦竟不悟又不可中變也死既與六七合復至文安密通近郊參將王琮副總兵張俊等會兵防守圍營提督內外宿選精銳備禦急京報賊嚴兵部謂賊應非京兵可制宜府廷殺二鎮遊騎兵數多違微稍稱用之必有功乃徵副總兵許泰馮麟顧承各領所部泰率千人由居庸關至涿州顧承五百人由紫荆關至保定麟調遠六等退屯德州之桑園中錫單車直入撫之賊驚官羅拜上酒叩首願降然將未次二三千人自稱劉六破南宮執知縣孫承植焚縣治放獄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八

四文掠奪晉皇莊千餘騎至阜城縣焚其東南二門入城擄掠復入獻縣八月申錫等奏賊劉龍等四十三人海邊圍首丑言龍等先以犯罪迫饑寒爲容罪惡雖不可原然其初心不退避死令既畏法侮罪乞下廷臣議處兵部以龍等果解甲赴軍門服罪即准自首如或詐稱投師防請會勦乃復冷申錫等密處以聞詔留下申錫逮入京之時也先有直劉六等不赦又惡賞格某能斬者免死申錫復至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莽勇出不留首於袖中拂衣挺刃而去朝廷知申錫莽狂京狀流伯毛銳兵部左侍郎趙完兼左僉都督

邊兵討賊完至涿州忽報賊在固安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內問曰賊在東而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欲令兵部追還完等令東何如東陽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二三日內可至賊船在水套自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甚易但恐人心不齊向來屢失事機上於此今官軍在此宜亟出勅東南諸將嚴備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奏畢上曰先生用心命賜羊酒而退賊奪官民船擁衆至侯安鎮將攻霸州都督白玉充副總兵領兵駐東安都指揮王景駐通州都指揮陳勛駐永清副總兵張俊往天津會少卿陳天祥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九

併力防禦傳旨張偉馬中錫玩寇殃民有負重托其取回京原統京營并各處官軍俱聽提督陸完節制賊破大城靜海二縣遂至青縣與濟滄州又五千餘騎復入青縣殺致仕寺丞蕭英中錫等尋被劾與張偉桑玉宋振俱下獄旋死巡撫趙憲蕭紳李貢停俸立功中錫竟死于獄偉放出奪太保被戍邊王監決憲釋後亦下獄釋復職尋罷歸人以爲未蔽法云九月劉六七入塞安張與南人峰縣楊虎西南入東昌又有王某者從東光渡河而西衆分爲六愈滋蔓增調偏頭等關備兵六百八人河南毛葫蘆兵千人各守險隘楊虎等二千餘人

攻滄州奪船爲浮橋列兵圍之數重連同李又英戰攻知州張奇豐運使楊鏗等分城守禦焚其橋圍三日不克將解而南劉六七等復至乃取車薄門下駕木爲梯使小船填掩城濠後四面圍之時浙江千戶滿正押解兵器至與廣東指揮顧歡俱在圍中以所帶弓弩藥矢射賊復投火銃焚其棚凡五日劉六七中流矢所逆謀者亦被獲遂焚掠城外民居及船隻而去副總兵許泰游擊鄧永等兵出霸州平口賊猶易之泰等迎戰斬數百人賊始懼南奔於是天津指揮賀勇等過之信安灣賊復敗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餘人永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

再破之景州鑑橋集擒斬亦如之馮祺破之阜城縣宋門店擒斬八百六十四人鄧永破賊於棗強縣禮義鎮擒斬一百三十人永及許泰復破之參老集及薛家屯擒斬四百餘人皆楊虎黨也賊遂東奔至小靜河遇都司田彬兵殺七十餘人執指揮趙文已而釋之至蒙山遇副總兵李理敗之得其神輿盧甲百餘副及蟒龍袍楊虎因自衣至楊頭賊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之虎等復破直隸威新河二城劉六等破山東日照海豐壽張陽穀丘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十月入長山縣與史李連與賊戰殺數十人中矢死劉六等攻濟寧州不

克焚運船千二百十八艘遂焚都水司執主事于龍
尋釋之劉六等寇曹州屯裴處集馮順許泰卻永擊之
賊迎戰斬三百餘級追至集北擒斬又千八百餘人而
賊首朱千戶者爲顧部卒沙長孫所得青州指揮李經
樂安知縣白珣聞賊至先迎益都知縣牛鸞屢有擒斬
功廣平縣知縣魏繼盛城破被逮十一月甲戌陷蓆縣
殺三千餘人楊虎破宿遷縣執指揮陳朋淮安知府劉
祥祭之小河口軍敗爲所執既而縱歸十二月攻靈璧
知縣陳伯友戰敗被執釋之攻宿州不克攻虹縣永城
夏邑虞城陷歸德虎由義門集率九騎渡河武平百戶

入壽記

卷二十五

土

夏時兵卒至不知爲虎也擊之虎復登舟听上土石如
叩身獲皆死指揮使石堅據爲已功諺云率兵一千僧
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擊沉死殺勳明時陞
河金銀提虎自河南入山西尋路達諸州陵川壺關高
平沁水陽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趙城靈石介休平遙
祁大谷諸縣皆殘破殺掠千萬計司府衛州縣官生逮
問者四十二人至是死天殛之也妻崔氏驍捷領其餘
衆號楊寨婦軍鍾等復立劉三爲首改名劉惠至蒙城
太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玉率兵來戰劉三率五百
餘人衝入殺官軍一千餘人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

器七千餘件攻沉丘縣先塞其城鎗等挖城而入殺都
司王保縣丞杜斌及軍民一千餘人至鹿邑縣官吏皇
風逃散擒十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
顧與劉三爲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祥率衆賄賊求寬
來許之至上蔡知縣霍恩拒守城破恩及典史梁連死
之攻遂平知縣王佐及縣丞毛緒死之連破遂平舞陽
至葉縣知縣唐天恩及其父喪七人皆死之固始縣致
仕縣丞曾基被執使控馬不從死息縣致仕主簿邢祥
詭罵死鍾等謂兵法無主必亂奉劉三稱奉天征討大
元帥鍾副元帥小張永前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孜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土

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其餘各有
名號衆可十三萬刻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偽牌帖
下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且戒其黨無殺
平民至舞陽破城劫庫釋囚有僧德靜妄言唐府官人
所生留之欲奉以爲名破封丘殺鄉官御史朱紀攻鉅
州知州李邦彥力捍不能克怒聲言屠城鍾繼至以故
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去之破寶豐縣金事孫餐賁黃
榜招撫鍾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
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土獨斷衆群奸之首以謝天下
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

尹妻子者殺之文裕州同知柳米都指揮詹濟拒守頗
有新獲賊增至三萬城破指揮辛澤伍倫知州李德仁
皆赴來濟獨死鄉官御史任賢助戰守并一家十三人
皆死居民死者三千人而劉六等在派官問卻永等追
之至淮縣斬獲八百級招降五百餘人賊黨張興張旺
馬五皆遁六等自山東立縣奔突廣平曲周威縣北奔
新河南宮寨強冀州轉至衡水縣攻入之以失事逮白
玉論死伏羌伯毛銳駐河南馮順時源金輔等兵屬之
太監谷大用陸完駐北直隸山東李理許泰鄧永陳助
王果熊倬劉鼎等兵屬之都督食事馬昂充恭將往風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一

陽等處聽調賊犯虹縣棠城趨徐州黃家開渡河官軍
不能禦治罪陸完兵至東鹿安州戰捷賊北竊州報至
爲七年元旦之次日京師火爲兵部尚書王鑑計續調
宣府邊兵已到涿州時夜已泥留城門鎗疾走火牌令
亟趨霸州都督食事溫恭守草橋衛男牛蘆溝橋指揮
同知福英守羊角各領京營騎兵一千守備太監武忠
督指揮陳璘嚴衛陟陞十一日上抵郊壇行禮次日
還宮上下帖然時京中伏奸甚多燕山左衛軍王宣及
其子與賊交通資以兵糧京中動靜賊報先知之皆
此屬所遺事覺惟奸尚有庇之者法司執奏乃得並悉

夜失通事王恭與賊約爲內應而王不知奸奸互掩
賊亦不敢發賊等次大破縣知縣張汝舟丞薄參錄
賊被殺匪湯德爲官民所敗文唐縣報三帥縣應項因
守不能死邢老虎病死伏羌伯毛銳敗賊于長垣復還
三月趙鏐等破沁陽確山遂平等縣賊奔走免擒其先
軍梓衣寇于鹿衡斬之曰恨不爲天下手誅此賊矣
永城西幸知縣玉鼎李景首死之訓都彭澤威寧伯仇
鉞提督軍務往討河南賊中錫得罪役內臣謂書生不
知兵有陸問者給事乾清官頗有武幹推往督軍復監
鎗名色以司設太監尹世領之各大用已先往陸完軍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四

奏者不可勝數軍中海河而津與完鄉調善處人心
少安賊掠利津殺都指揮周琮入萊州界殺指揮金事
蔡顯遂往斬黃等處陷離寧肅傷生擒金聲等戰延節
承廷敗幸墮示陳村店敗劉太等於宋莊共斬首四
百餘級助斬江市市報田果示百五級賊二萬餘騎
駐西平縣時縣劉顯周金輔擊敗之賊走其半奔大
鼓我軍獲其敗糧升屋追夜一火焚之斬千餘級獲
首級等擒獲賊公太劉顯進賊至原縣臣孟赫衛擊
獲本足獲首餘軍斬九百餘級俘五百餘人並得糧
有敗賊洪金休因陳除寇安民靜宜夏田率隊微起

有文安不過二三十人御史陸去于所屬申報漫不顧
意賊始聚至四五百人勢漸猖獗其後山東殘破州縣
凡九十餘處延及南北直隸河南山西此事機之一失
也隆虎轉劫河南山西而劉六劉七復自霸州流掠濟
南青州不過六七十人初不攻城殺人惟掠衣糧自給
意望招撫其後一隆虎合衆至三千餘人陷齊河高
堂及南宮聚衆殺人盈野國威已損而議者乃欲招之
此事機之再失也李瑾軍初至精銳青城之捷捕斬千
人乘勝逐北一舉可盡而困憊之餘不能前進遂令賊
得招聚勢復大盛此事機之又失也 皇上以師久無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五

功復調邊軍河南一遇彥名斬首二千餘級再遇劉六
捷又倍之若邊軍四合全功可收而黠賊詭計每戰則
置勝擄于前行小鰲則率親兵先避所以我軍屢勝而
罕魁終不可得也兵法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饑
今賊一人常兼兩馬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椎牛倒廐資
食于民而我軍所過積食易馬賊聞將至刈管待之則
是賊常為主飽而逸我顧爲客饑而勞又官軍一道而
行旣不設奇分兵合勦又不據險設伏邀擊及至近賊
賊又乘間去矣事之不克皆由于此臣聞冬月以未賊
亦困乏攻城不得掠野無資且南阻黃河西阻太行其

往復循環不越二略西北則自魚臺濟寧金鄉過小靜
趨河南彰德衛輝大名北走則自海豐齊化泊頭趨滄
景河間霸州宜分兵駐于濟寧德州海豐每處各二三
千人列管休士各一實以成功賊自河西河北被
擊而東者則山東之兵邀之自山東被擊而西北者則
河南直隸之兵邀之使其不得休息若官兵不足山東
人心思奮旬日之中數千人可集使與官軍相爲犄角
河南直隸亦然賊底可平不則其患有不可言者從之
仍留洪視事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西走紀功御
史雷宗先知汝陽縣欲往舊治自羅巡撫鄧璋亦徂于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六

一勝過汝寧朝唐王宴伏逃日賊得招集散亡其勢復
振攻鄧陵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
河南府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饑蹙率
衆迎戰恭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獨顧及時源神周方刻
陣而魏信所部京軍馳赴顧前失利先逃賊見陣亂麾
衆突至顧下馬力戰死焉後時破鄧陵縣知縣
孫讓僉賊得其金帶主簿王昱親城而逃死傷者三千
餘人致仕尚書劉璉家爲賊所劫亡其誥命五月王果
遇賊于家村戰殲虜縣之虜賊奔登萊隨完師次平度
州發御永溫恭曰玉趾勦討泰軍萊陽策應張俊軍來

別劉驥軍古縣集李銘軍南村集遂擊於是永超滿漢
坡村赤王超界河所向破賊驛過之於古縣集東都指
揮傳聲攻其右翼樁交其左賊大敗而鐵兵亦至乃合
兵追擊劉七等七百人西走驛別以騎兵追之及於
濰河賊拒戰復敗易服馬而逃凡擒斬二千六百餘人
劉六等畧羅山縣主簿王續宗死之劉三等自述平起
朱皇永順宜慰彭明輔及都指揮曹鵬等以土軍追擊
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八十餘級劉韓知事不
游奔降仇賊劉六等困郛州漕撫張縉調千戶張瀛破
走之仍護一帶運舟無所失賊遂渡河由鳳陽入湖廣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七

僅五百餘人由團風鎮奪船遡流至夏口南儲部御史
馬炳然自蜀携家赴官適與賊遇賊易服偽稱吏胥逐
之遂登舟殺炳然投於江妻吳氏亦自沉死既而賊焚
切漢口指揮滿爾等追及擒斬六十人共一中箭溺水
死獲其屍果以爲卽劉六云始炳然遇武昌三司官出
僱炳然接之僱時已聞賊在夏口炳然發舟果相視不
以告遂遇害劉驥溫恭敗賊於冠縣斬百七十八級劉
六子仲淮及劉彥高皆死指揮張勛又敗賊於平原斬
錢老虎等賊脫者僅二百餘人蓋賊屢爲邊兵所遏六
七氣懾不能復非餘亦猶散假息軍事漸有緒而河南

妖賊趙景隆以白蓮教惑衆自稱宋王復出糾集趙淮
蔣三楊林楊玉千餘人皆將色衣巾作亂自河南歸德
濟陽集轉掠至鄆陽城巡視侍郎戴蘭令武平衛指揮
石堅老州知州張恩齊等率兵擊斬之并擒其黨五百
餘人楊家婦掠離縣指揮俞剛禦之賊少却食事訖遂
復敗之於高苑令指揮張助進之於清州米家屯俘斬
二百七十五人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
都指揮陳表與戰敗之乃還掠羅田都指揮潘勛保靖
宜慰彭翰等擊破之俘斬凡五百八十餘人仇賊舉賊
於光山神周姚信爲左時源金輔爲右大敗之斬千三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八

百九十八人蓋奔六安州諸將進至七里岡敗之賊分
爲三神周趙風干姚信等追買勉尼二賊急復合周
信與戰於宿州應山皆捷賊遂遁去源及金輔陳均追
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城南召連敗之三夜從十七人
奔黃縣遁亡者半至土地嶺密甚自給指揮王瑾斷其
首張永兒以七百餘騎走輔等邀之於上蔡瓜皮店無
一人脫者前後凡斬四千七百二十二級俘百七十八
降者七百餘人都指揮朱忠恩廣復追擊買勉兒於扶
溝及西華小窩鎮賊奔沙河溺死者甚衆復追至永城
虞城勉兒屢貽變姓名匿於項城之丁村老人王斌獲

之餘衆遂潰歸等復進至上蔡縣瓜皮店及宿州張山
集息縣許家莊停斬又千七十餘人趙鳳子走德安
勢爲停匿江是護衛軍趙成復之悉送于官劉七等沿
江劫掠彭澤仇銀自湖廣而下駐南京陸完自山東而
南駐鎮江協勦分調劉單於鳳陽徐邴等處巡守六月
劉七等船十三艘自黃州下九江經安慶太平儀真以
達鎮江所過殘滅嘗泊船于和尚港去南京僅六十里
張帆上下迄無禦者操江都御史陳世昌武靖伯趙弘
澤被劫戴罪自劾七月劉七等欲自通泰登岸還山東
爲揚州兵所拒復溯江過南京犯九江賊在山東者雖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九

已敗奔聞復嘯聚少者百十人多或千人自冠縣劫朝
城大同指揮趙琴追之斬七人琴亦戰死復掠寧陽鄒
費諸州縣趙檢劉斌潘佑禦之皆死旋亦破蔡八月劉
七等自安慶而下復踰南京抵瓜洲殺傷官軍仍自大
江下孟清河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追至鎮江
留總兵官仇銀駐守溫恭以騎兵駐江北劉彈劾永等
以舟師趨江陰自率都指揮孫文傳鍾趙福山港七月
十八日賊至通州通判胡嵩指揮劉泰等禦之賊不得
登時其夜颶風大作舟壞乃奔保狼山二十日賊五舟
爲風所飄至西洋港文盡敗之二十一日完命同知羅

率等爲鄉導夜引驛等登狼山列陣以戰賊敗奔山頂
矢石交下官軍多傷者驛與千總任璽自山北來自山
南皆持盾自蔽揮刃而上彥名中鎗死賊黨多墜崖者
劉七率親信數十人下山欲奪小舟以逃官軍列岸清
齊射七中箭溺死餘十二人奔入泰興殺主傳黃連
并獲之九月命劉賊首劉七齊彥名屍梟首蘇州陳翰
與前所獲買能買魁兒麗文宣郭慶朱祿孫玉朱倉孫
隆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 闕下詔皆處
殊死斜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聽
尋以皮製鞍轡 上每騎乘之敘功威寧伯晉侯彭澤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二十

陸完俱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何鑑太子太保並蔭一子
世錦衣餘陞賞有差并普賞公侯關部大臣內侍加祿
米陰弟任隨帝官錦衣者千數是役也前後報功至數
十餘萬勅獎十餘次犒賞貲二百萬其殺降降功者獨
果爲甚果在劉理時已陞泰議理誅被劫以任外得免
復資緣內臣得陞保定巡撫益過阜城文河發兵追之
不及掠殺二縣義門等村居民王乘仁等一百六十餘
人斬首而去又于景州道上逐田中耕者殺數十人有
一家四五人俱死者又以賞軍爲名各州縣索賄無厭
累劫不聽嘉靖初誦成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

西塞下蓋祖發寶玉姚泓故說近日楊應龍亦如之此是數思何止好奇天下第一兇惡何但人不客天不容自家亦容不過一死未足償萬一蛇蝎之餘猶殘不食更于何處着脚如駱之才華姚之仁厚人憐之故爲此語兩人死去自有安頓處何至偷生爲亡命逃虜披毛野人也

高伯宗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罔已失策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

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耶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爲賞罰邪要之權賊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剔捕盜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騁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固耳使二寇據形勝接紀律相爲犄角豈宗等所能制哉乃若去釣州城不屠而入必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無良心也朱史氏曰流賊猶鬼風也有人于此勝理欠密卒然乘之幾乎遍體浮腫心腹不寧而要之五氣尚充有劍盾

難收之苦無瓦解必傾之勢元氣者本也本不傷則力猶勁奉陵所留厚矣易世未幾人心方固雖內豎逆天海亂宮祚而廟祔有靈俄焉殛滅事從反正才俊滿朝彭澤尚已陸完此于品而饒于略大武山人誠亦不凡重以選之健將精卒曜醜輩納江之涓海之涇人謀已盡即微風殘敗之餘其能漏網乎獨馬中錫清直之品用達其才置非其地實志以沒千古爲恨當時楊文襄秉銓條陳兵事班班中肯李文正當國並朝上夕下本兵王鑑亦非執拘倖事者乃獨不爲中錫地使之桑梓學府爲忌者所快嗟乎將方禍結人亦數奇真無如之何矣

卷二十五

三

劉瑾之變

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戊申劉瑾伏誅理陝西典平人本姓談勿自官授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員之又自稱云賜姓驚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孝廟時犯法當刑主事朱恩克之情獲不得志每切齒文臣幸宗大漸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謂東官聰明但未知好學先生每當當諸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既賓天上即位理方執役鐘鼓司與同輩各大用等俱得幸導上逸遊凡道詔中革監鎗各城門監局內官與大漢將軍千百戶俱格不行時時爲上言弘治太學記

卷二十五

三

聞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有空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自潤今後令代者各入萬金爲貢不猶愈于賄司禮監乎上從之悉更置如碑言諸中貴遂皆以貴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勝提先是苗達率師禦虜殺功多虛冒曲事遂得惟心回而濫叙者甚多衆不敢問然猶憚敬皇帝節制未盡肆及是傲然率其同黨先上意同迎而道之舊制視朝廊幸隨駕內官皆有定額每遇登極必一簡選至郊廟尤肅帶刀掖甲者絕少蓋敬天事神爲重不

敢過多夸耀也至是漸增且至數倍賜蟒玉內府乘馬不可勝數每出明監甲炫服擁簇看牲時宰填塞殿庭南郊尤甚元年正月傳吉劉瑾管五千營時已自鍾鼓司改內官監尋提督團營上既信任得自便視朝太宴時或微行大學士劉健等憂之先後屢疏力諍或報或不二月極言臣等伏見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傲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

卷二十五

三

之再援查革弊政則謂之糾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卹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言從中出界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且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見批答若以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

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輒以待料南行然理等盡敢旋節若遺九月太監梅果等往南京蘇杭織造奏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部科皆執奏不允尋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工部請勅使等言勅不敢揆乞收回成命照部初擬俱給價上意未決猶欲全予鹽引乃于日講罷召使等問曰崔果所請鹽引可全與之使等奏曰得價已足用矣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使等曰戶部亦是爲朝廷博節用度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即以引鹽與之聽其變而不亦兩便乎使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費多

大事記

卷二十五

王五

上曰何故東陽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曰此輩若得明白即于船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該短赫官吏酬應少課即加管等隱忍受之至鹽商寬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使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必有三四箇好人壞事者十有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如是有言至再登是時已有先人之說矣尋再疏得在時犬具意見五官

監候楊源以星變疏陳杜蘭死于塗使等極諫求去報以改過盡心輔導不允辭使等時涕泣至十月將勅上會司禮監太監王岳素惡理等密陳理馬永成高鳳羅神機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八人示使乃連章劾請誅之留中未下上命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理等南京新房開住之意使等以爲處之未盡皆正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辭伴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寬等辭去其意未決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聞之令李慶賜草疏伯九卿科道伏閣固諫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于

大事記

卷二十五

王六

八人明晨使等持之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臣相對泣上遣司禮請閣議一日三至使推案突執不肯下岳獨稱曰外廷議是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文者曰公疏云何文故不應托吏侍王鑒趨詣閣使使語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司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僕事上又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不能吐一語司禮謂文曰此疏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踐阼違安無度卿輩尋小文等何忍無言司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請大臣遂放退整前謂司禮曰
設上不處奈何曰我頸有裏鐵那敢壞國事是日諸
聞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猶不肯下夜理等遂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上恩奴倖且磔餓狗上
色動瑾又進口害奴倖者王岳輩稱上曰何謂曰岳
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
廷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倖
不過連結內外去其所忌制上出入自行移耳益伏
地痛哭上怒收岳及亨智于東華門外瑾又曰狗馬
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
本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一

計免方許時東陽葉內黨膠結未必勝閣中舊臣止三
人若俱逐必新進者用事次當屬焦芳同年也原以
侍讀請外累陳乞得復至今官切齒在廷諸臣又陰賊
無賴一日得與閣權無以壓之必內外叶應大逞其志
禍有不可測者故獨嘿無所言瑾果德之不允辭二老
去位以八月十三日戊午至十七日壬戌傳旨芳兼
文淵閣大學士并揀入宴加王鑒學士入閣進東陽少
師芳欣欣得意東陽委蛇難為前鑒悵不樂為後矣
既事出不意眾皆駭愕且為二老惜給事中呂柟上言
二臣受先帝付托隨事救正思以盡忠令輕棄老成誰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二

馮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各具疏言
健選 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 上晏朝廢事與六
七內臣新進倭幸遊宴馳騁射獵等事 上大怒差官
校械銳彥徵等下鎮撫司獄鞠問主事王守仁救之杖
三十請驛丞御史陳琳亦有疏降驛丞而任蒞王蕃詭
奏事不與知獄具請法司擬罪詞連承慶瀚珩洪猶范
承慶停半祿關住瀚珩各降三級致仕杖范洪猶等三
人銓等六人彥徵等十二人于 閣下昭道弘乾元
逮未至即南京杖之俱令爲民既而吏部擬降瀚爲浙
江右叅政珩爲兩淮運同俱致仕報可南副都陳壽疏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

救除名李夢陽以附韓文主事王綸以附劉大夏御史
潘鏗附王岳並予致仕時官寮以忤理意下錦衣獄者
管衛事牟斌頗善視之杖皆從輕 璉怒謂之南京以徇
私壞法逮杖降百戶開仕而先後大臣若馬文升劉大
夏楊守隨張敷數張昇閔珪俱去位璉芳在內閣與璉
爲姦中外附和凡璉所言與芳如出一口其所中傷無
不立應恨韓文李夢陽必欲殺之先逮文至京罰米一
千石又以文卷不明再罰一千石夢陽者逮至幸有救
得免禁錮嚴尚寶卿崔璠封副使姚祥履任戶部郎
劉鐸督餉工部郎中張瑋以乘轎璠祥釋柳長安門

璠張家淨凡歸家枉道諸告違限到官愆期者皆懸降
有二逮士亦與致仕尋隙嫁事坐罪者不可勝數人人
重足立惟工部員外郎錢仁夫得請致仕人以先見不
與難數美之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南祭酒韋懋太常卿
呂宣病歸爲榮列劉謝韓文等五十六人頒勅令鴻臚
寺宣讀榜示天下其文或曰焦芳所爲理既不通文義
大小章疏持回私家有禮部司務瑄聽其妹夫也不謹
黜歸囑大同起撫崔巖以贊登薦改兵部留京張文見
者率吾人爲諸生被革潛入京投璠門下用事所携章
疏皆二人間之模倣言付出施行多或累數百語任其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

恭維往往有不可解者引附私人曹元劉宇楊玉曹雄
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各大用先主西廠復
立內廠自領之惡少石文義沈彬左堂郝凱等信用入
錦衣詞察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
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抄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
通政司者謂之白本至有本內不書名稱劉太監者
院其各
咄責謝罪中外大權一歸璠不復知朝廷矣大裁內外
官五百八十餘員革河南山西西陽陽朔州保定蘇松
鳳陽雲貴巡撫魏公徐備奪無錫莊田撫按文襄勳大
有已奪還之民再遣往勘盡與魏公文會戍南海寧王

兩相交結復其誘衛屯田凡事先以威脅賄賂之選法獄情任意顛倒陞官謝薄者隨卽革職加誦又輒用之或竟自傳本或別本帶批惟所欲爲不顧理法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賄達故就爲苛歛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人稱立地皇帝創爲新例罪無重輕類決杖永遠邊衛柳號發遣柳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科道官下獄且杖且枷且戍以爲常都給事中許天錫至懷奏疏繼卽令其有降調爲民者反以爲幸一日蚤朝有匿名文書一卷傳 旨詰問後班五品以下三百餘人送鎮撫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一

司審究次日李東陽等奏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詭計正欲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跡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猝拜起豈能知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併置縲紲互相驚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繫數日人不自保惟望先行釋放然後密加體訪覈之典刑上從之得釋時雖而或者刑部主事何武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仲鳴而病者無算劉謝既家居爰不自劉二子恩生 偕南通政程文淵之子編修

弟主事趙皆革職意猶未已復勸 帝爲民先是詔舉懷材抱德之士浙江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

世徐文彪四人應詔所司未覆四人屢奏求用遂以四人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罪之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可應詔者何餘姚隱士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之弊遂下禮等鎮撫司鞫問吏部尚書劉午阿連意劾布政林符邵寶李贊參政伍符泰議尚衡馬輅知府劉驊推官諸聰知縣汪度訪舉失實而鞫詞連及二老連持至內門必欲連併坐且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理意少釋焦芳抗聲曰縱輕處亦當除名旣而 旨下如之禮等謫戍邊衛符等各罰米三百石聽度罷職且着令自今餘姚人毋遷京官奪馬文升劾大夏許進雍泰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二

樊臺官焦芳故怨大夏言藉其家可得金數十萬遂以舉濟事與潘蕃並連坐以激變王鏊及左都屠漸力救請戍極邊又并與劉謝諸公皆奪詔命因而連及者六百七十五人前尚書秦載以家人誣告侍郎黃景通致強珍以鄉人訐奏都御史錢敏以榮府祿米皆受害載家貧無所得強氏二子坐斬景高安人鎮新城人家入皆戍邊流離酸楚號慟之聲人不忍聞并連及在事諸司皆罰米三百石二縣人照餘姚例不得遷京職又用焦芳言江西人皆不得任京職載其科額至五十名獨增陝西試額三十五名爲一百名焦芳因之河南增十

五名與山東西皆增爲九十名。於于黃中怨不得鼎甲，即授編修。予子文傳改庶吉士，未幾亦編修。自謂西人，凡其鄉陞見者，必注目。有一少卿盤珊拜起，不成禮。馬永成等笑曰：「此公卿人耶？」璋大驚，嘗安定人吏部郎中，張綏至，貌偉聲聞，儀度閑雅，理大喜，退而引見，即填文選郎中。未幾陞左食都吏部左侍郎，代劉宇爲吏部尚書。用事言無不從，更出焦芳劉宇，上值大觀，各布政餽銀二萬兩出差。官皆有獻，給事中周倫過淮安，貨所親知府趙俊千金爲餽，許而不與。自劾桃源舟中，給事中卻囊查延寧功次，給于公署，所得不可勝數。張綏醒之。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三

謂利歸于人，得不過十一，乃更反之。飲餽者皆得罪，遣科道四出稽考，錢糧鈎查故案，賸凡缺少者，泡爛者悉罰賠補，動至數十萬。先後巡撫馬中錫、鄧璋、王宗彞、周南王嵩及管糧郎中知州連治數十人，皆押赴本治責償。嵩至籍沒所償之數，自上及下，盡皆分瓜，少亦不下千餘科。欽攀樂康有紀極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貨，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理謂國初無其事，一切停發，修邊銀盡取入京，廣東庫銀取三之二，省城至五十三萬。轉事者四出，南康民吳登顯

三家端午競渡，選卒以爲龍船，密報皆坐極典。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隣有暇河而居，無隣者以河外民生之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殺人取貨，官輒所過厚路之，雖遠方小邑莫不具威屏息。惟恐得罪，查各邊屯田倍增其稅，設巡鹽巡捕等官，搜索緊嚴，遂遍天下貪黷公行，盜賊蜂起。遣御史審杲等嚴捕殺，愈熾。亂從此起。參擅政三四年，疾視廷臣，欲欲噬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率叩頭爲一拜禮，跪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不敢仰視，即所厚者時亦厭薄。翰林官平掃以擴充政務爲名，改南調外爲民者二。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四

十人甚至重定官額，其家與不能致，且敬憚不敢加害者，惟康海一人。夢賜之免，康實投袂往見，大喜立解副使。蔡清按察使王雲鳳皆有盛名，召爲兩京祭酒，頗敬王。鑒信李東陽鑒戚戚不能安位，賸費俱絕。則曰：「王先生何自苦如此？」東陽有言時亦曲聽，諱文之得免。楊一清以邊費逮平江伯陳熊以漕事幾革，世爵亦得免。罰米輸邊倉者就本地皆其力也，而怙終不悛。卒聽鑒去，東陽托纂修誤字奪俸示威，雲鳳亦被劾。弄惟清先卒，不幾若楊廷和失理意出之南京，旋加尚書召還。人聞王璵以謝禮薄與南轉北，正與試職尋亦安位，無患似。

大憲所留亦未必非東陽之力而議者謂它有諂巧則吾未之敢信也京城南大起玄明宮占貓竹版草場并小民房屋墳墓幾千區奪長寧侯府或賜產衛士余曰明余給余子仁輩出入其家以理佐孫二漢者當大貴遂有不執圖一切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俱令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理鎮守兩廣太監蔡昭簡午爲造弓等矢皆私貯之其謀日急嘗策諸反率夏以誅理爲各朝廷已遣都御史楊總督太監張永監軍討之理復用其黨陳震先往措兵餉將取爲功未至冀鑄已擒永故與理在八宮之列理使嫉之言于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五

上發往南京榜禁門勿使人永知德也上前訴已無罪爲理所問上召理相質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爲解且置酒釋餽馬永成欲陸所厚邵琪錦衣百月理持不可丘聚主東服恣肆以它事忤理奏發其事調南京王秀建新第大內誘上居之因奏買人居積理怒罪其人得止同輩多怨之雖威行宮省其勢實孤至是永將班師楊一清說使誅理爲天下除害永許之初議八月十五日獻件理故令緩之若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十三日入理愕然以上方勸永未有以中之既禮成上置酒勞永理等皆侍比夜辭退永密白理

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被酒復首曰理負我永曰此不可殺殺則奴輩皆盡粉陛下安所歸乎永成等共誅理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乘馬繼後往時夜半理宿于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理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啟東華門繫于東廠復分遣官較封理內外私第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水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悉數之

卷二十五

三十六

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開住文武官員順從誠懇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卽令燒燬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同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施理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卽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重議擬以聞事倖從中發遣卒飛騎交馳道黃紙黑霧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間巷喧驚如沸決日乃定丁酉下瑾于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覲籍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偽璽二字官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及衣甲

李之屬。上大怒曰：「奴果反，乃以付獄。」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賈泰等列理十九罪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錫衣衛于午門前訊鞫。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俱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遷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補貽。范綱還米井，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返其田宅。韓福黜為民，劉休曹謚革職，開仕紳美奪爵，仍為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勘理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學異之。噤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七

不能出一語。諸公卿稍稍退，獨駙馬蔣震折之。瑾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聞威何賴于汝？」官校捧檄，是日微震，幾不成獄。戊申，大理評事熊桂成獄詞奏。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重典。會狃于市凌，刷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榜天下，行刑之日，仇家以一錢易一斃，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故事，內臣父母無贈典，理父雄先已贈都督同知。母劉氏一品夫人。兄景祥官亦如之。景祥病，贈三代給諫命既死，賜祭，差加等公卿以下，爭賄惟恐後。車馬日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設祭，重致錢帛，謂之

辭靈。初，京師私語籍籍，謂中秋日傾朝送葬，同惡已定，計為變。時夜禁甚嚴，見星後，寂然無聲。大聲有中夜痛聽者，聞兵甲鏗然相繼不絕，及瑾死先墓，期止二日方密。旨封門，曳景祥棺棄于路，既而剖焚其屍，人並快之餘，黨分別治罪。李東陽疏言：「臣誤蒙先帝及陛下委托，誠不足以動物，物術不足以收賄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傷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於下冊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同私宅假手他人，或逃出城黃道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辨白。臣雖委曲，臣持顯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七

間然玉毀，積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音，放歸田里。」上曰：「卿受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為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奏，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其最顯者者，多至百餘件。工部改正十九事，內拆理京城內外原立祠亭石，器止存其父母墓有旨朝廷內外官一體內臣建祠造墳，亦舊制也。該部不諳事體，堂上官奉傳二月，該司官三月蓋瑾雖死，內臣用事如故，各恣所欲為，乃于經者言于上，往通州張家灣置皇店，權商賈舟車微至，擔負之利亦皆有從中

外怨之然所進者僅八萬餘皆入毫僕隸使亦數萬建香山碧雲寺自治瑩域請祠額二作費以百萬計皆出內帑上亦嘗幸焉凡二日乃還并贈其父母張雄者其父鉅役妻悍甚雄被逐自官遂怨其父既貴不與之見同類亟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遂爲乞恩超授鉅後府右都督猶以支俸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義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詔令鉅帶俸朝參劉允爲司設太監正德十年往烏思藏賞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朝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九

成侯顯奉使劍道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璣爲禮懷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從人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爲之一匱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專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燔燼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而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申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

其地番僧說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賊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因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先所奏帶太監劉宗等八人錦衣等衛官舍韋祿等一百三十三人物故者十九所請勅書皆失去其後子經侍上上既感疾飲食多不常意經懷寵應對時有觸犯上怒曰此豎惡類至是其寢內書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月自晨至夕必常在館俟其知悔出言能懷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僞百與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四十

諸內豎自是疎斥不復得見上以死惟張永一人持正亦爲輩中所陷閑住幸上聖明知其枉九年起掌御用監虜患仍命總制宣大山山西延綏軍務因發營兵三萬京兵六千太監張忠督之楊永節制忠請自爲一軍不許虜退召還十二年甘肅告急復總制進兵斬七十九級隨護南征周旋王新建收善後之功而雄後入司禮監張銳居東廠得幸爲首皆弄權納賂賂勢行中外逆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稍不順卽中以禍人尤畏之張忠兇暴屢以提督軍務僞功受賞時謀武藝誘上巡遊宮宦軍不敢捕見流寇記

它如孫和謀管圍營挾勢通路劉養專領內官監督機
侵欺料直於欽役錢公私囊耗幾竭蘇進備保趙林島
英劉季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趙尤親昵劉祥丘得
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爲鎮
守復賄江彬卮 駕巡遊與進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
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 上爲此輩所慄天下莫不
恨之宦官之禍于斯而極 世宗卽位重者發 孝陵
充軍或司香弟侄封伯者皆奪張永亦不免降奉御南
行餘送都察院鞠治要不過革管事閑住其焰頓熄其
罪固不得而正也嘉靖五年楊一清召入爲首搭言于
天孫記

卷二十五

四十一

上永取同仍掌國營未幾卒立祠賜額

封

江彬亂政

江彬蔚州衛指揮也本千戶營祖父時嘗調開宣府

鎮城因家焉彬儀狀魁偉善騎射性權譎便辟人多悅

之正德六年畿內苦流賊京軍不能制議調邊兵彬隸

總兵張俊一日游部下戰淮上中三矢其一着面鐵出

于耳拔之更戰事聞上問識之七年七月部議益未

平倣各邊事例于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設鎮守武臣

一人事宰裁革咸寧伯仇誠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

次事記

馬俱病今賊漸平請留三之一討賊餘遣還邊俱下廷

議乃以劉驥成山東尉源成河南節永北車李鎰南直

所部各于入益以內地兵五千人分屬之暫留鎮守其

副參許泰白玉神周金輔溫恭陳珣李理姚信等軍俱

遣還鎮後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大同宣府軍仍過

京稍勞後三鎮軍上至京遂留不遣永繼延綏兵復召

本稱四鎮云上見彬聞前狼呼曰彬兒健能爾耶應

對彬言即言都指揮僉事置左右出人起臥與俱每搏

虎爲戲彬盛言宣府軍可用遂有京邊軍互調操習之

詭詞上喜正部議言祖宗成憲京軍等內不以無故

而外出恐有四方窺伺之虞邊兵捍衛不以無事而弛

備恐有一旦倉卒之患今使外兵拱衛內兵輕出恐非

居重馭輕安內攘外之要報云卿等爲國至意朕已具

奏可卽于宣府調三千人限十日至上京營赴宣府備禦

者亦如其數大學士李東陽等條十不便之說凡言府

部科道皆以爲不便臣等職居輔導若委順而從是滿

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無

以塞責矣亦不納許泰張俊等因得復入是後四鎮士

馬團操大內間以角觝之戲上或服臨之每出入彬

與上聯騎鎧胄略同幾不可辨各軍馮恃威寵出入

人事記

縱公市里畏而避之八年正月乙酉命許泰敢勇營彬

仲威管俱管操三月戊子改太平倉爲鎮國府又欲毀

廠口爲府廳工部奏祖宗稽古建官府部具有定制

今改倉爲府有乖舊典况位屬乾方乾大門也此地初

爲永昌寺甫爲新石殿又爲太平倉屢改屢廢推之地

理察之人事俱屬承便若憫念邊軍乞止將本倉中氣

樓廠口披簷折改安設門憲以便栖止其府名改廳俱

乞收回成命上不從且責工部曰旣以此地爲天門

宜當通達前此閉塞胡不諫爾責陳狀工部請罪乃

有之至六月于齊武營將臺遷西空地是官廳爲操練中

今之所名西官廳英公張懋請之太監蕭欽及彬主之也彬前與都御史輩果征流賊彬次新河縣蘇添村不進及盜去乃殺居民康強等四十一人又殺耦耕關學等九人指揮張銘亦於鉅鹿韓家寨殺耕夫趙五漢等二十八人至隆平又殺六人以目首功累爲言官所劾輒縱舍之姑令行勅至是給事中潘垣等覈實以聞上亦不罪六月辛卯賜彬國姓以彬賜姓者聞者同時賜姓者指揮千百戶舍人等楊瑄焦詹焦椿焦桂張天祐張廷賢且更其名俱改錦天衛帶俸初劉瑾盡取用趙高之術道上深居起戊辰之冬視朝月不三四嘗奏事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

臣僚陛見若辭謝者皆候左順門瑄西面捧官代上酬應戚福之權理得操之既誅錢寧爲上所變常侍左右有言輒用彬更內嬖道上起遊跡之上始躍然歎悼太后不敢輕出九年二月始微行至致坊司七月命造神銃箭廬甲倭刀鐵矢數萬又前于陝西造鋪花狼帳房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廉庖廐廂湯及戶牖棧板影壁園墓地壇之類皆具且有壇內遊幸出哨趕聲息諸名號至是進之凡郊祀皆陳設帳房不復宿齋宮癸十一月令鎮國府各兵俱聽官廳操練卽推堪任將官以聞部推皆不允揣知上意在彬言都督張

俊都指揮朱彬皆可用但俊已老彬官卑况彬先爲千戶有妄殺罪若掌中軍害事益多故不敢舉得吉彬事前已辨明乃命彬及許泰提調中軍不妨營務而兵權歸之矣十年六月辛未梁儲等言日者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裡宿而回不知臨幸何處臣等憂懼謂至尊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與南郊大祀不過一宿直趨拱衛將士數萬今聖駕之出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官居守者何大臣文武絕不與聞徒無故輕出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茲益爲餐之變出於意料之不及未知何以備之臣等爲之寒心倘以爲所聞不的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四

冒于天威明示黜罰安敢辭避不報十一年二月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園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張泰領之神周常以罪生譴亦資緣進用管勇士營未幾益以劉瑾皆賜國姓爲義子四鎮兵彬兼統之上又自領閑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馳逐呼嘯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銀照耀官苑上親閱之各曰過錫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示黃甲中外化之雖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細民亦皆披之黎及周等遞陽帽上飄蔽染元鵝翎爲貴飾貴者願三英次二英兵部尚書王理得賜一英冠之下教習自

部分將其後巡狩所經雖管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等不
表厭甲見 上者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于郊後幸南
海子較獵夜半還御殿行慶成禮次日以所獵鹿賜
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三月癸巳賜鈔券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是日 上騎出北安門軍較從者幾數人至順
天府大街而還比夜始傳制四月拆西安門外積慶鳴
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館并營義于府第開設教場六
月 上獵近郊問彬邊計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
甚明審 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熊鷹耶彬又言宜先
駐宣府觀霧且遠廷臣可無煩殆 上深然之密裝治

文事記 卷二十六

五

行欲自領西官廳兵馬巡邊八月 上微服從德勝門
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次日大學士孫儲赫冕毛紀
追至沙河疏留不獲將度居庸巡閱御史張欽自言職
掌 陛下即欲出關萬死不敵奉詔 上未問亦不果
行乃自昌平還幸詣御馬房尋還豹房不十日復夜出
德勝門趨居庸出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
繼出者既至宣府管鎮國府第居之晏然忘歸時時夜
出見高大門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
求免久之軍士無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焚市肆蕭
然白晝戶閉九月十九日壬辰移蹕陽和城自稱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調發皆以大將軍鈞帖行之庚子獵統
外大雨水電士卒有死者其夜星隕示異 上驚惟天
雨明移入大同鎮城以賞賜不足發戶部銀一百萬兩
輪宣府備用壬寅諭百官朕以懷柔等處切近虜境特
因巡幸嚴督將領振揚威武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
禮重難亦如常陳奏謀報虜五萬餘騎營玉林將入寇
上命諸將分布要地大同總兵王勛副總兵張輅遊擊
陳鈺孫鎮宣大同城遠東參將蕭澤軍聚落堡宣府遊
擊時春軍天祐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
軍陽和副總兵朱燾軍平虜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六

戊戌也既而虜分道南下管于孫天堡等處助輒鈺鎮
率所部禦之 上命春澤往援威靈及大同參將麻福
平虜參將高時尾虜後又亟調宣府總兵朱振參將左
欽遊擊靳英俱會臨和參將江桓煥果爲後援十月甲
辰助過虜於補女村督軍步戰虜南循應州而去明日
親鈺鎮與助復過虜於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頗
有殺傷獲甚虜傍東山而退仍分兵圍助等比賊大霧
圍乃解助等入應州城壘及守備衛輔兵至又明日助
等出城過虜於洞子村大戰澤春政時循等兵亦至虜
以弱騎迎敵我軍不得合 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

監張永魏都督江彬張忠自陽和來捷報殊死戰
却諸軍乃合會其地爲營乘與止壽明日虜米文
禦之助等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乃退明日引而西
上與諸將且戰且進迨至平虜朔州等邊上復欲進
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乃還遂令助及巡撫
胡璫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斬虜十六級我軍死者五十
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衆與甚危然助本宿將王
璫在兵部豫調各勁兵爲援虜亦幸非大舉僅能逐出
塞助未幾亦卒人以爲老而戰苦盡瘁云 辛亥 上
駐老王濬虜退還驛大同左衛既而虜復至上分布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七

諸將嚴備虜亦引去十二月楊廷和至京入閣率諸大
臣詣居庸請駕禁不得出而還閏十二月丁亥迎春
宣府備諸戲尉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娼婦數百共
載娼婦各執圓球車既馳交擊僧頭或六觸而墜上
視之大笑以爲樂前後論諫者內閣事有之至再至
三甚者引土木爲言都給事中石天柱劾上疏最後
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人皆危之其餘不可勝紀 上已
用江彬計概擲之不省亦無所發其喜怒也十三年正
月駕將還諭文武群臣用曳撒大帽袍帶各賜大紅
紵絲羅紗一其絲纈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

麒麟五六品虎彪餘條林料進不限品級皆與焉惟部屬
五品以下不與諸與賜者裁製一式皆聽明旦丙午奉
迎德勝門外頒賜既畢內庫告竭故文臣服色亦用武
麒麟之屬下逮四品云迎時具絲帳數十絲聯千數皆
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刻
名于下亦不敢稱臣又具羊酒白金絲幣手一紅氍毹
進御爲賀儀皆上意也此夜入上戎服乘赤馬佩
劍而來邊騎簇擁見火球閃爍矛間烟直上乃知駕
至群臣皆道左叩頭上下馬坐御帳大學士楊廷和
奉觴滿注滑溜見奉果稱毛紀奉金花褥賀 上飲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八

畢云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首對曰皇
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宿豹
房大兩雪群臣迎者狼狽夜半後僅得入城有幾殆
者尋南郊幸海子次日還已未賜文武群臣銀牌于左
順門一品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錢其上曰慶功五米
飭之貴以朱紅四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
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錢曰賞功貴以青緞又各被以
花紅而退先是群臣具絲帳及賀儀出銀以品級爲差
故所賜亦如之翰林以無賀儀獨不與賜辛酉上復
郊宣府三月巳卯太皇太后崩越三日上至自宣

府察長彬爲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遂詣於上謂相擅辱軍職卽降徐州判官皇太后將稱壽上如昌平四月祭諸陵幸黃花鎮密雲等處時軍駕所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也猶載以隨且令有司懷服之外別具女衣首飾爲賞譽費道近騷動多驚疑避匿哭泣相聞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永舉車駕必不遠遊此皆奸佞矯詐煽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敢稱駕至投民者卽捕治之或奏其言上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九

怒遂執送錦衣獄降三級爲雲南安寧知州五月己亥上駐大喜峯口獵於古北瀝於灤河將致翠額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撫臣臧鳳都給事中汪玄錫皆以爲言不報轉幸河西務皇太后薨期迫還京指揮黃鯁以供應爲名因而科擾侵盜事發劉士元按之鯁避至行在因發幸諸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而訊之時野次無林取生柳幹杖四十幾死囚繫於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下錦衣獄皆降詔六月庚申梓官發外上步送至德勝門外戎服馳馬顧侍郎馬逸

爲選卒所捲牽至上前遂乘之是夜宿清河土成神主祠太廟上入廟門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七月傳旨近年以來虜酋犯順兵政廢弛特命總督軍務戚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卽寫各地方制勅與之務期翦絕朱壽者上自稱也又欲以彬爲戚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擾祖訓問其事何以應之不聽遣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內閣九卿科道諭意大學士葉儲燕覲先入上問制書安在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劍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

起立曰不草制就此劍備免寇伏地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撫劍起乃自稱云云而謂此是日二朝臣入門門即閉尚書毛澄等排闥不得入皆感憤而泣大理少卿史堂被溺厲聲呵止欲以希龍泉怒群擊之走免雖武夫亦有不平者內閣喧呼聲不知堂欲止衆也責堂不參無人臣禮請外任卽日退出衆皆快之歸應州功陞實內外各官及旗舍九千五百五十人有差其餘冒濫者凡五步六十四百餘人七月辛丑諭兵部特加戚武大將軍公爵爵未內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

群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丁未度居庸關歷使來保
安諸城堡遂駐宣府初彬暫上于宣府治行官越歲
乃就靡費不可勝計復軍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
款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
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
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
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至八月自萬
全天聚至大同九月上自標鎮固公并製牙牌詣參
封朱彬爲平虜伯朱泰爲安邊伯世襲上欲自耀武
功假重兩人親定爵名十月戊辰上渡黃河次榆林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一

十一月火牌下兵部調西官廳官軍勇士人馬各六千
餘赴宣大接伏壬子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第納
其如十二月戊寅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歷石州文
水諸州縣初在偏頭關索女樂于太原有劉良女者晉
府樂工楊騰妻也以寵進遂當上意及自榆林還氏
子至太原復召之戲以歸自是大見寵幸左右或觸
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彬及諸近幸皆母呼之曰劉
娘二十四年正月三日戊戌發太原壬子還至宣府東
西往返數千里上乘馬腰弓矢衝風雪備經險阻聞
寺從者多病憊弗支而上不以爲勞也一月命彬提

督十二國營壬申自宣府還至是日先駐外教場親閱
所獲首虜器械申刻乃入文武群臣具綵帳銀幣羊酒
奉迎及頒賜銀牌花紅俱如前甲戌大祀普燕至夜不
出明日始得旨致齋丙子如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
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卒百餘人丁丑郊禮畢遂
幸南海子獵是日侵晨京師地震風霾至次日始息
駕還御殿行慶成禮已卯楊廷和以扈守勅書進繳報
以不時遲幸勿懲刑部主事汪奎以上將南幸疏言
不可南幸者九所宜戒者一所謂九不可者利害較然
陛下豈不知之尚待臣之強聒但邇來陛下好惡之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二

際未免少愆于度故以不可爲可者容亦有之臣以爲
非陛下之本心或誤于酒耳天酒之用不可過過則
亂性令人善忘又甚則致病伐生臣迂以爲陛下所
宜戒者莫甚于酒乞少垂睿察不報上嗜飲常以杯
杓自隨左右欲乘昏醉市權亂政常預備侯少醒即奉
以進或未醒輒令飲之終日酩酊凡事顛倒迷亂實以
此故金所言最爲對症已丑上自加太師初諭南幸
廷臣伏閣極諫者百餘人宣諭乃退彬患之數上怒
三月望日托氣疾免朝越四日悉下廷臣于獄考訊死
杖者十二人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

赴臨判乃于胸以謀法司阿彬意倏斬并杖死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于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南行之謀始寢顧怒不解意勃勃未已會濶逆謀愈急上亦心疑遲御七月及報至議親征下今有諫者必處以重法且加極刑彬兼督東廠是時張銳居東廠錢寧居錦衣彬兼兩人之任權愈重勢益熾命楊廷和居守毛紀贊之梁儲蔣冕扈行八月癸未發京師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仍軍門提督官較辦事神周協贊行事錢寧量帶官較隨李琮同太監劉祥統捕盜硬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護神器已酉杖樂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三

官藏賢施銀司鑑于午門發戍籍沒初賢以伶人得幸遂遣使厚遺之爲據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宮比賢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使盜往殺之滅口丁亥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第時都御史王守仁平宸濠之奏已至上決意南幸忠勸太監張永勸泰等各以兵從欲掩爲已功于是留守仁疏不下戊子上至保定府九月張宴堂上巡撫伍符巡按管糧主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善飲與爲藏閣之戲符偁勝上不悅故投聞於地令符拾之符飲數杯頓頽然上復大宴戊戌上至臨清山東鎮總官皆迎趨三日傳

令進宴宴具草畧上視之笑曰優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珣獻鴈步緩上目之神周因怵珣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寧漕都御史陶弘超進自言姓名益恐上誤以爲珣也彬從旁厲聲叱之並併罪兩人上不爲動時太監劉鑑家人有科歛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鬪鑑泣懇于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政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蓋上巡幸所至事每有容且聰察不爲左右所惑類此上之南征劉娘娘疾未即從與約召以玉簪爲信過盧溝橋因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可得及至臨清遣人召劉劉以非信辭不至癸丑上獨乘輦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氏俱載而南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有數人追及之道遇湖廣叅議林文繼入其舟奪一妾而去十一月辛丑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乙巳至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陽第所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鶯一毛者各獻金帛爲謝至是漁於浦者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陽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彙集戎裝徒行道路間無復貴戚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拷縛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奇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聲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四

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
較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驚怖不敢
詰，或稍拂之，輒捧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甲
寅至淮安，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顧仕隆將命，
管束寧於臨清，已未至寶應縣，溫於光緒十二月辛
酉，擢至揚州府。先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提
督府，將駐蹕焉。經矯旨，刷處女寡婦民間，洵有女者
一夕皆遁。人乘夜靜爭門避，不可禁。知府蔣瑞請經，
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欲邪？瑞不爲動。徐
曰：小官苟逆，上意自必必死，但百姓朝廷之百姓。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五

倘激生他變，恐將來有所歸。細愈怒，揮使去經密視
寡婦及孀家，夜半忽遣騎數人叩城門呼駕，至令通衢
燃炬，光如白日，細逼入其家，弄諸婦，比有匿者，破垣毀
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住尼
寺，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焉。爲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
厚以金贖，方得歸。貧者悉收入總督府士庫。上以數
騎獵於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出獵，以劉振謀而止。
總兵神周至泰州，搜取鷹犬城中，鑿然皆逆匪，不敢出。
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日，僅得麋
兔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途潦而止。幸未瀕於儀真之新

師，因視大江，命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
雄及守備馬良所選妓以其爭逐舟中，丙戌至南京。十
五年正月丁丑，迎春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復欲就南
京郊祀，瑞備疏止之。彬率邊卒數萬，恃恩跋扈，無人臣
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公徐鵬舉宅不敢中門不坐
中堂，因高皇帝數臨幸，避之一日，招彬宴，還故事大
怒，告以故，嘿然而止。府衙宇爲參贊黃壽守，正侃侃府
尹胡宗道，樓櫓數被辱，如傳吏憂懼，以病。五月，
丞寇天敘代署，與宇並哲而長，挺身協力，每事裁抑，且
募健兒，置左右，彬每矯旨有所索，必請而達其計，稍泄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六

素輕南人，弱可欺，戲命從者手搏不勝，驚怖人皆倚以
爲重。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
宇曰：守備春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執敢
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乃止。一日
至城門索不應，六月辛牛自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
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將爲逆，
俄際而止，理或然也。時有物狀如猪，首墮于上前，其
色綠，又拘留婦人之珣，滿壁皆有若人頭懸，相于上者
而溺繫舟中，泊江干日夕傳。上頗疑之，閏八月八
日詣幸陵，駐蹕已受江西，件丁酉自南京旋，蹕是夕

發龍江已亥漁于江次日知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至鎮江幸致仕太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其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御問文獻通考是好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聖諭問幾冊對曰六十冊問世間書更有多於此者否對曰冊府元龜更多凡二百二冊俱取以進又明日飲於一清第樂作上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呈上覽畢爲易數字是日一清厚有所獻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大學士靳貴第時貴已卒殯于堂上臨其柩嗟悼命所從耆僧爲之誦經薦福貴家亦有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七

所獻云九月辛酉蹕淮安都御史趙蘭總兵顧仕隆等進賀供金牌花紅綠帳上戎服簪花鼓騎入城進山陽縣學入焉視廊廡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資治通鑑等書以出是夜止故尚書金濂第勞多重陽殿上在淮安左右競進菊花旗牌官遂緣此貴邸城中大擾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登蒲島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進及臨幸太醫吳傑自京中召至上親之而責曰何不蚤有我僕奏萬福無恙請御侍衛問狀曰病聖奏幸可及還兩耳彬來問故寬之曰何害行即

愈矣十月庚戌至通州兵部尚書王瓊入見彬尚欲導上幸宣府恐一至京有郊祀廷試事淹留又恐廷臣習前事力爭乃說上召皇親勳戚內閣府部科道官俱至通州議宸濠儀彬上言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將濠迎黨申宗達等十五人并家屬擒獲乞明正其罪批答褒賜勅歲加祿百石蔭一子錦衣正千戶凡祿米皆本折兼支戶部壻之援慶雲侯例先給千石并所加俱本色時題奏雖有稱鎮國公者然未敢指名彬在上前談笑任情至是指斥若敵已云上之北還也每令濠舟近御舟衛足而行意甚防之既用彬言謂左右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八

曰吾必決此獄乃入楊廷和等已至通州請如先年處置高廟實錄餉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乃爲合體上使人諭意毋三竟莫能奪已丑賜宸濠死焚其屍然上體已倦前內侍更疊從吏還京彬計不得行甲午上至正陽門城旁文武百官迎于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件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軍道東西陞完錢寧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死者懸首于竿亦標白幟反接以白幟上戎服乘馬立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踰大內而小瀾望皆白幟者訝其非佳兆云丁酉南郊

初獻。上拜。唯血于地不能終禮。扶歸齊宮。踰宿乃入御殿。行慶成禮。免宴辛丑。賞百官。祿服銀牌。壬子。上方疾。視朝手勅。改兵部尚書王璉于吏部。十六年正月。上視朝如常儀。自是不復能出疾。漸劇。諸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鋒起。自效。楊廷和上言。聖體建和臣等。殊切懸懸。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攝爲上。層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

皇上慎重教誨勿使勞逸之失空調節飯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一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事遂得止

龍之曰初許還內今還久矣技止此能復加乎而不
起財無恨多忿恚或却藥不御三月八日庚申改調營
西官廳爲威武團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
伯朱泰平虜伯朱彬都督朱洪朱驥朱周朱琰俱提督
副管教場與威武團練營操練人馬令別開團營教場
十四日丙寅上崩于豹房先一夕上大漸惟太監
陳敬麟建二人在傍次日蚤召監陳殿倉皇來報
勅免少頃各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投一紙乃大行
大事記

朱二十六

三

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從我這病則怕不好的你每
與張銳呼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辰泰 娘娘與閣
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
楊廷和等讀罷聲哀畢卽定策往奉迎傳遺詔令太監
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來尚書王寔選各營馬步
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
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官所屬巡捕
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氣勞苦可憫令永勛
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
邊及保定官軍還錦華各處皇店管店官執并軍門辦

事官旗較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庫番佛郎機等處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還九門防守之命既下許奉意若不恤選兵部尚書王爲至東陽然有所言問則從倚不對而私相諱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稽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爲彬地且以脅也曰圍管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亦不應以舌澤哪作怒色且微語曰這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個賊問誰是賊奉曰李琮又曰奉家止有三百人防護蓋又以琮脅也廷和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族禍奉曰琮克狠平虜腹心也奉亦憂之曰有諸公存琮不足憂亦何能爲也若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奉意不明與江彬異則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曰君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降先帝親閱見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既而護從遲待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得江也江每罪從及近年反者內實歸宸濠外劉七藍五鄧老人俱隨起隨滅江親臣家屬在人掌握不比數賊從兵孽多

皆朝廷爪牙先帝遺愛在人餘威可畏假欲萌非意即顧盼間盡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君協力共濟嗣君至日開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請公本兵安所出策我青牛提數十管其何能爲鴻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得意者對語明快彬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人心惶惶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案不成服齋宿廷和聞笑曰豎子何能爲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難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朝臨龍密語同寅皆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曰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彬手推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臥彬入與工書李錄吉服行禮廷和等赴文華殿右坊寫上銘施大閱俱在廷和屏左右謂魏竊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云伐木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母滅王教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爲親乃勉奉大行命令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早請太后捨之恐彼不自棄將貽嗣君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鏡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如搜及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真死有餘魏曰實然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二十三

貌猶極力爲辯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任其責辭色俱厲陳厥贊之曰且收住侯嗣君處分廷和曰亦擬旨監候耳異日事在我等自當斟酌從寬即擬旨奏太后出閣中候命久未下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向百計權璫在官聞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數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諸公曰天祥我明必無此事項有報宣候右順門者久之陳巖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逢出初彬行禮畢張永知其謀留彬鑄于官外飯蓋欲以計擒之也未幾張銳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回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皇帝何在言安從得乎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就縛挾其頸幾盡頃之神周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豈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杰鰲鵬皆錦衣指揮并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三門衷甲裹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先以計安之後出不意擒之京師百萬流血禍不可言矣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廷和者曰一力士之介曰安得有許大力士時久旱連雨城中譁聲雷動爲之謠

朱事記

卷二十六

十四

曰拿丁江彬朝廷安穩益吻穩聲相近也周琮亦以過將得幸俱賜園姓陞至都督與彬聲勢相倚隨駕所至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之二三時各鎮奏報有爲彬進幣二三歲不得達者彬既執一時赴鴻臚投進者凡九十九卦赴通政司者七卦藏於彬案及鎮關府者三十封千戶當洪以彬僞旨探方物千湖廣其中多奇怪難致者巡撫官折價以進爲銀萬五千有奇北至張家灣洪聞彬欺潛逃去又曹成玉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設香案於鎮守府召致仕尚書洪鍾至謂之曰有密旨令汝傾貲產謝恩因羈之別所趣其家營辦然實無所奉旨也又王銳者亦稱錦衣千戶至杭以收誌書爲名索賂數千至是亦潛逃所司以聞太后命法司緝捕洪等銀貯戶部世宗立六月戊子磔彬于市子及神周皆斬領其圖于天下

錢寧

錢寧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太監錢能家爲奴能嘗鎮雲南移通安南爲巡撫王恕所發後召歸復守備南京能死寧冒其姓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因得見上環侍善伺察迎合又善射拓左右乃大被寵幸賜國姓目功陞錦衣正千戶景隆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從權日益重引樂工賊野回同于永及番僧等相比昵爲姦請于禁內建豹房斯寺誘上改遊爲娛樂雜陳伎術以取悅固寵寧朝夕侍豹房上醉帝枕之而臥百官候朝每至瞞莫得上起居惟探伺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五

寧寧來則知日駕將出矣都察院經歷錢發後陞廣南太子少保拜寧爲父任以腹心日令潛察中外官有非議已欲彈劾者輒先爲之計諸司事必與寧關白諸大臣造謠惟恐後有因以致懼要者小能其意輒遭中堂或事危急往往扣寧即得解內官武將欲轉爲鎮守總兵官率持重資投其門所得無算大學士楊一清先爲吏部尚書考察寧有所請不遂嘆武學生朱大周肆劾遣人賜鈔於浙鈔敝價重官押配於民布政方良永疏其狀請黜責令罷若懷詐遂非宜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寧大怒欲中以危生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乃止密

召所遣人還良永待罪久之以母老身極再乞致仕肯不允下巡按查勘乃得請初良永之上疏也常以書抵貴路爲寧所覺其人大懼請謝罪爲十二拜禮乃已一時相將者東廠太監張鑑中外懼日嚴衛衛較諍爭三法司道上司務林華出不避因杖之較語不遜許事洩光大復杖而囚之寧遂奏較乃執駕人役二人擅辱違例執光大華下錦衣榜訊黜光大爲民華降級調外廠衛勢聲赫奕較卒每至各部白事呼較佐爲老專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體貌蔑公事掣肘論者每太息焉寧富貴已極子石經山造寺窮極壯麗邀上幸焉數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六

日乃還寧濠久蓄異志寧得廉重賄因與國復讐衛屯田且令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尋寧又日伺寧廷動靜泄之於濠謀令世仔赴關爲立儲地寧爲畫計先以玉帶練騎附與寶萬銳馳歸詐稱上賜以駝象乘正副使胡世寧與寶聞順發其事寧又爲之隱蔽文致世寧及腹罪戾邊將江彬得進獲寵用寧寧思間之曰日捕虎名寧使祿縮不敢往一上笑曰誰謂汝勇者彬見盡趨進上爲虎所追幾傷彬力撲之乃解上事猶戲曰吾自足辦安用汝寧信爲然滑伺彬短言于上不應而心訝且厭之彬亦知寧必不相容乃探

大事記

卷二十六

王七

徵旨調邊兵與京營兵互出入操練又言宜府近虜兵
精合大同兵勦虜可立大功壯威武如前朝善降口故
事且山川壯麗民居豐密多美婦人可取何如在大內
邑邑爲廷臣所制日聒耳不得自由空享華屋細聽失
馳逐瞬息千里之樂耶上大以爲然私討謂掌掌
衛事居中刺奸勢不及從上一出園門獨侍側惟所
欲爲盤桓不歸可居外制中蓋反其術用之上亦適
投所欲自居庸至宜大以及陝西幾忘歸寧已失所馮
依竟不悟既度上必不宐子密主寧廢人一日事成
已輒土瓊爲功首彬在掌握中不復足懼瓊故有威名

其陰事收詣刑部當死刑部疑有冤併捕鳳鳴鞠之鳳
鳴使其妻懷胎赴長安門懸免因自經死門者以狀聞
乃仍坐鳳翔死而鳳鳴連及寶珙知縣周在并鳳鳴素
所讐者盡抵罪御史張仕隆詣寬以失入降級調外府
御史周紹漸傲亦嘗治鳳鳴事俱爲所撓鵬陰賂寧得
鵬杖復驟徹還按陝西踰年代還乃逮鵬仍擬降調都
御史申救姑免之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爲公費
而以囚糧之贏者給之積弊已久會錦承千戶王注與
寧結好扶寧勢緣恐有替者善歌出入注家警者之兄
與人譚不勝注爲執關者撈掠之死其家訟於刑部稱
注就寧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繼知其故
置不問員外郎劉秉暨代文繼署事再極泣又不發秉
監即據衆証成獄注聞而懼求救於寧寧曰我親戚人
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廠發盜因用糧事主事鄭應
德林桂相繼提牢遂收繫獄且言諸宦官皆利其贏請
窮治於是三法司皆恐請東廠求解乃知意出于寧子
麟及侍郎金獻民胡部造寧謝過寧停下獄三人者以
秉暨顧禍尤之秉暨稱病不出既而寧必欲改獄秉監
乃移兵馬司覆勘指爲病死注得改擬而死者之家以
誣反坐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客禮

及蘇大理寺亦即報允寧意既釋乃寢因復事不洽然
德桂本非其罪皆謂爲州同知獄內盜賊縱橫恭得宋
寶桂勇賈鑑等獲則賊申留頭趙祥何通及其黨九上
餘人千近郊賜勅獎勵提督太監張忠都督許泰而下
大加賞蔭既而審頭等六人越獄走匿故賊賴聚家兵
部募擒賊者賞白金陸二級匿者同罪聚乃首于官擒
祥等四人審頭及通皆格鬪死又以所捕他盜皆捕爲
審頭黨寧奏聞行在兵部以爲寧攻亦賜勅獎勵增俸
加廕初賊之逃 上在宣府聞之謂寧居守頗有此
變頃不悅江彬因譖之寧罷由是漸衰而潦反謀已露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九

朝諱退官宜論寧從中勸沮不可得與賊賢密報漆且
謂諱者欲離間宗室將坐以罪不知 上已先疑寧黨
附賊跡益顯通值天亡之期矣漆既反收賊賢杖而誦
成寧恐連及逮人殺于塗盡并其家猶務爲饒飾所免
罪 上親征數邑諸內侍及江彬以下皆從初不及寧
留之居守寧恐離 上左右爲人所殺乃私求恩從及
駕祭出正陽門始令寧俱南江彬討已得行至臨清用
間出寧董勳店僑隱白其通漆恭 上大怒曰我國疾
之黠奴乃敢爾時將渡淮遂令即臨清拘繫之又速遣
八至京錄妻子家屬并收其黨太監劉瑾都指揮馬勝

齊佐王率都督同知王穀子錦衣衛環初鎮浙江貴州
亡厥路寧改兩廣總鎮及還又路寧得再鎮河南過江
西時受諫劾遂與逆鵬構建人投附本臺廖堂員姓稱
爲弟與其子鍾銘皆員功得官錦泰堂鎮河南時鵬隨
往百計腹創公私一空及廖鑒鎮陝西復令鍾隨鵬前
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謀得親寢如鬼窟
事寧無所不至後寧南鎮撫寧奢借無度公卿士大夫
與往還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爲非鵬亦累員功起曰
身至都督侯德權俸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
弗其急用計傾之爲寧通賄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

與滿邊伯集皆寧鄉縣貢元明年 駕還城寧以從與
諸從逆者俱俘以入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十
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玩財貨不可勝計
會 上晏駕 世宗即位命磔于市仍揭罪狀并繪處
決圖榜示天下寧子永安甫八歲已爲右都督養子鍾
錦等十一人素慕惡相濟俱官錦衣併斬王準已先死
鵬藏佐鎧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爲奴磔
僅華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鎧死獄中
朱史氏曰彬寧皆奴才耳 武皇狎之一居環衛一隨
獨軍去國經年延遊萬里雖有新都富輔音漢乘龍又

水火不相濟此皆亂徵可危者然宸澤一發即掃南都
久淹終返擾攘中天下晏然亦不聞北虜之侵潢池之
驚似天假此爲 世皇開先成嘉靖之治獨惜 孝皇
仁厚遂乏孫枝 武皇聰明終斷嗣息余嘗拜 泰陵
在山之西麓臨河制度卑隘 康陵即在河西之涯相
望僅里許面河直渴凡二十里反折而去環繞 長陵
風氣完固二陵夾河上流當咽喉最獲創處義無所取
說者謂于法當督其然豈其然乎 孝皇爲我朝第一
聖主 武皇未命得賢輔拔 祖訓兄終弟及授受得
人卽 張太后從輔臣之 丁楠江彬絕禍本張永彌縫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內外以陽餘姚新都定大義大慈非其力不濟功甚
太乾坤駢復之交 二祖實式靈之文挺生奇才以濟
厄運千古未有迄今履平思危亦猶人之痛定思痛如
彬如寧并瑾具有梗概見龍德未亨必多狐鼠之跡太
陽將明允喧鬼魅之聲變態頗多關係不小而于三人
乎何誅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七

朱國禎輯

大體

正德十六年辛巳夏四月二十二日癸卯 上即皇帝位丙午諭閣臣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懸念可即爲勅遣官奉迎并官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兵工二部仍各差鄭中一員沿途供具於是遣太監秦文邵恩捧箋請安陸奉迎初 上之發安陸也不忍遽離母妃嗚咽涕泣者久之妃亦戚以此行負荷重母輕言在塗尤思慕不已故登極甫三日即有是命戊申命禮部會議 興獻

卷二十七

王封號五月戊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備今 皇上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獻王後襲封興王王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秦漢以來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爲考乃詔立濮王圖廟以宗濮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

爲父母而謂所生爲叔伯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 興獻王於皇上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 皇上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上箋俱署名任皇帝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爲後世法疏入 上曰父母可移乎事體重大命再議澄等執議如初因錄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 上仍命博考典禮詳以聞時進士張璁獨以廷議爲非言于同鄉侍

卷二十七

郎王璉諫言于人一時大臣聞之皆訕罵調嶺南京尋劾罷之至七月璉上疏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隆孝道今廷議乃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官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 武宗皇帝廟 孝廟十有六年未有備建比于崩殂而 陛下以倫序當立入繼大統救道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者爲人後

之義視漢宋舊事同異較然議有謂 孝朝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 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今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 禮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于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為人後 聖考所生惟 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于無自絕其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正 陛下今日之謂也故在 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順之至也 上得璽疏大喜此論一出言父子終可完也亟下所司議聞廷和曰秀才何知 上尋御文華殿召廷和以御批禮部會議稱號疏示之且諭曰卿等言皆是似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八月朔澄等復上疏議如初詔旨推尊之非其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真

詳於宋程頤之議因錄明帝詔進覽得臣謂策等亦以為言報聞 上仍命詳議以上而是時母妃奉迎且至禮官條上儀注遣文武大臣各一人迎于道至之日母妃由學文門入東安門 上迎于東華門不許已請由正陽左門進大明承天端門午門之東王門入宮又不許親定其儀從正陽大明門中道入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以往 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又論廷和曰典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殺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為朕委曲折中申其孝情務亦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為永久奉養廷和等及澄等復執如初 上曰茲匪細故大倫大義攸繫卿等懷柔參酌具奏廷和見事急稱病求去澄等上言一得之恩已盡茲欲仰體 聖心使宜于今而不臧于古協乎情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之地腹心之臣在非臣等有司所得而專也時為十月己卯朔母妃至通郊已七日聞稱號未定諸舊臣皆已晉秩光寵但世不肯上曰安得以我子子它人奴等恩澤從何自來大王王妃固是本分予貴父母獨不且入官何以致詞何以行禮我還任皇帝自為之可也 上聞涕泣泣 皇太后臨謝謝奉母歸藩官府皆大震於是 皇太后有旨命

獻王稱與獻帝妣稱與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后
母妃始入京謁 奉先奉慈二殿已而進士張璠復進
大禮或問反覆幾四言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鍾
鶴亦上疏議與璠合並下所司十二月論廷和等加與
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言 聖孝有甚不得
已之情臣等職在輔導不敢阿順以損 聖德封還御
批仍依原擬進 上諭以哀哀之情不容自己割極之
恩報亦無窮可承朕命以表哀衷禮官及科道官執奏
不允廷和等乃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
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

追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世號武上繼元帝
鉅鹿南朝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號
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琊王入繼
大統立皇太子爲王奉父共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與
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
英宗額下詔議而不受未嘗然自加尊稱也今與獻
帝后之加數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 孝
廟 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義臣等不敢奉 詔願賜
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推大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不
必拘於史志可爲朕申明于義勉旃皇號施行康安朕

母子衷心願亦無托此爲辭宜照舊辦事廷和等復引
古證抗章未退 上皆優詔留之一日文華殿引見
上復容語及推尊事廷和復引堯舜受命事爲言 上
曰堯舜之遭孝弟而已矣吏部尚書喬宇等侍郎羅欽
順等言正統大義惟賴一皇字以明若加於所生則正
統派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也報以 皇太后懿旨有
論朕不遠遼復奏諸大臣盡忠直諫乞降俞旨報又
知之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壽嘉等南京大
理寺丞黃華郎中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合疏爭
之而黃華曹嘉及黃偉沈光大等并劾張璠邪議霍韜
傳會宜罷斥疏入俱不報而璠已先去爲南京刑部主
事有歷城更檢房潘疏請蚤定皇考與獻王之廟號聖
母皇太后之尊稱一如禮議初魏大禮武問于禮部看
詳太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致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
生此論聖人後起不能易魏齊兩行掌磨石瑋語之日
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楊廷和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
璠曰子不應市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璠曰
吾雖彼乎哉吾爲禮而已而母妃初至欲入謁廟朝議
譁然以婦人無此禮宗廟非婦人宜入璠曰古者婦三
月廟見執謂無謁廟禮平九獻之禮后與焉執謂太廟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六

非空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然止謁奉先殿

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疏言 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

社大計特請 慈壽皇太后迎立 陛下先時未嘗有

之官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與獻王固 陛下

之父不得以漢王爲比而陛下之繼 武宗自 祖訓

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

爲後而以繼嗣爲名則陛下直繼 武宗爲之後乎抑

追繼 孝宗爲之後乎 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爲

之後 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 武宗而重爲之後

無一可者也且與獻王母妃無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

人事記 卷二十七 七

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疎屬接不必避之嫌割

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大禮以義起政由時

與今殊爵顯賞加於藩邸舊臣而使至尊至親獨蒙舊

號虛皇儀而不展臣所謂外也故與獻王宜尊帝稱別

立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上跡於 列聖加上

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爲太后

如慈壽之例庶義恩並行不悖下所司會祀南郊禮成

其日清寧宮小室災澄言發不虛生乞存憂懼以致順

天悅親之實又言考 孝宗母 慈壽詔頒布協于

奉情已復加恩本生尊稱帝后臣等將順無所不至今

御批直曰父母又各加皇字則於正統之親混同無別

恐不可告郊廟播天下科道交章請諫給事中安磐請

與爲藩國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爲諸法不可加於生

存之母御史李儼謂 慈壽母妃分均體敬慈生奉小

之心漸播兩宮之隙推恩竟謂虞舜不後晉昭光武不

封南頓禮無二本自古已然今帝后之稱既行廟享之

禮傳稱疑通之名不耳上鑒之統何承疏入俱報聞然

上亦因嘆不自安特未發二月諭禮部 慈壽皇太后

加上尊號爲 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

爲 莊肅皇后本生母與獻后加上尊號爲與獻國太

人事記 卷二十七 八

后憲廟貴妃邵皇太后加上尊號爲 壽安皇太后禮

成詔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與獻帝之號遣官詣安

陸州行禮諭問文稱孝子廷和等復言非古禮不敢曲

從封進原擬 上諭如初終不從起用尚書林俊言禮

當爲人後不得推尊所生稱堯舜至宋理宗凡十條以

獻南尚書楊廉引程朱爲證皆下所司治中王槐請就

安陸設祠祭署從之以王田伯蔣翰子榮除奉祀世襲

監生何淵又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如周祀文王遺意

命集議以聞壽安皇太后崩禮部議十三日除服詔

用三十日出日

二年毛滂致仕陞汪俊代高崇以祭發樂舞爲諸禮官議如夙陽例用蓮豆十二無設樂舞凡冊上不允御史忝贊言 陛下信一使臣之說委祀事于暑官與獻帝必不享請退宗室近屬主之沈灼言古有七世之廟無基祭之文廟祭當隆慶祭當殺今陵祭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冊崇仁王襲封以主世祀然後下廷臣議定祭制明于得中而禮部方議何淵之奏給事中章傑周祁那極言不可禮部會議謂八份既用於太廟則安陸廟祀當避二疏之嫌疏俱留中竟特 旨用八份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九

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其略曰禮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強附末世故事議者心知其非而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璠霍冀上議論者以爲千進人懷疑四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竊常所鑒誠非細故慨與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爲是豈君臣一體之義哉願 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 武宗曰皇兄 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大內 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矣臣又欲以清選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鄭一之部員外郎方獻夫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惕然又

埃臣言乃至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耶諫昧死請并錄二臣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尚未下也上曰此禮關係天理綱常須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詳議廷和知 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許之俟曰公去誰可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辯示群臣俊得之喜以宗法爲重曰異議者斬因大集廷臣言前後章疏惟張璠霍冀范浹淡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等肆言無忌情罪可惡疏入 上曰還衆議初武定侯郭勛與議即曰 皇上有折中之言不可偏聽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

俊與力等七詬科道曾鼎卿鄭本公等各抗疏請如部議上貴以朋言亂政修撰唐臯言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 上責其阿意二說俱奪修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曰大臣皆欲 皇上取法唐虞未有舉堯舜之事者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父尊腹也夏后氏神黃帝而郊鯀鯀雖凶德猶得郊享者以爲父也子焉而不父其父可乎代府長史李鈞奏曰高皇兄終弟及之訓應至深遠由 孝宗與獻帝然後及陛下則皇考聖母宜隆尊稱不辨自明南都察院經歷蕭祥言群臣牽引宋事強陛下考 孝宗而減 武

宗相傳之統絕與獻帝父子間極之厚父子君臣皆失其道幾于三綱淪九法數錫衣于戶彌能還言比者儒臣欺罔置與獻帝無祀臣武夫姑以武臣襲替言之無嗣者必及弟侄未有不卦其所生父母者而况陛下天下大君乎上得疏益心動有旨亟召桂萼張璠入京師會議越旬有五日下午諭曰朕奉宗廟正統六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至當以聞三月丙寅朔勅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詔告天下仍命于

本生記

卷二十七

十一

奉先殿側之西室奉獻皇帝而先是俊等言遷詔舊議竊謂與獻帝后已極推尊而聖孝無窮莫能稱塞請於與獻帝帝宇上與國太后太宇上更增一二字以全尊統庶上慰聖孝所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疏上復留中十餘日至是得前旨俊等復執議言陛下欲改稱廟號自尊本生立廟大內臣竊念此舉所係甚大陛下入奉太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故音壞獻帝奉藩安陸則不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與獻是皆制於禮而情有所屈也然進獻

帝不得迎養養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與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專祀與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俱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故不敢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爲合禮臣等不自揣度竊効其爲一請于獻帝徽稱之上仍宜冠以典字蓋獻帝初封與國議者知爲今日中興之兆其名大而實美則于本生不失尊崇而于正統無所嫌二聖孝彌彰而人心大定矣上曰立廟原無著議止于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朕追孝之情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當飾以爲詞者從實自陳俊隨疏伏罪切言而有之幸司務范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十二

詔等俸一月尚書衛宇等疏諫且言重本生者適中陛下易從之意上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專厚本生疏中何說姑不容而先正月與國太后壽節命婦朝賀二月昭聖太后壽節獨免言者皆得罪後又極言立廟大內從古未有惟漢哀帝爲定陶王立廟師門沛之豈以堂堂盛朝陛下大聖乃有此失終不聽戒以勿得執物拿摩尚書石瑄等國子祭酒趙永等疏爭上皆不省有旨大體既定張璠等不必取來時已在塗同上疏謂本生二字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與陰奉之也世無兩考之禮今之所加決非自上本心在不察者

以爲親親之辭 陛下不失爲獻皇帝子而在禮官正
借此爲外之之辭明 皇上爲 孝宗之子云爾不亟
去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夫此二字實禮官
欺 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
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臣等奉召復止蓋禮官懼臣
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逐其私而天下後世
公議終不可泯臣等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
繼統爲重並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大夫始有與爲人
後者故仲尼親射謂與侯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而宋
儒朱熹亦謂古禮壞于定陶王時謹條七事呈覽惟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十三

聖明裁察璫又疏 皇上入繼大統固非執政大臣之
所能授亦非執政大臣之所能舍也禮官執爲人後之
說致 皇上父子伯侄兄弟名實俱紊臣言之已詳伏
見 聖諭諄切于是執政妄竄 陛下之心故今日爭
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陛下之心日亦不帝不皇
爲歎既而帝 與獻帝以爲 皇上之心既慰矣故開
一皇字以視 陛下將來未盡之心何如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爲 皇考稱 與獻帝爲本生父子之
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爲而今而
後決然不可改者矣 皇上之不察誤 皇上以不查

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
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奪人
奪之乎會議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
老所謂宰制天子不敢作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知以
皇太后懿旨已定如何可背此正臣所謂留一字以視
皇上未盡之心者臣勿謂初奉遺詔繼大統非奉懿旨
爲之子也何肯之有乞再詔中外定皇伯考皇兄
之稱則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夢亦有疏至引唐
虞禪受夏商皆立弟不立子周文王至六傳無嗣爲言
上益意移併議且促璫專入京汪俊力乞休責其驕慢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十四

勒回籍吏部推買詠吳一鵬代皆不允特旨陞席書爲
禮部尚書毛紀蔣冕先後力言且乞致仕俱不許給事
中張蔣曾懷軍備安磐等各疏論蔣璫電駁首爲厲階
席書方獻夫私相附和桂萼竊衆議以附已私懷臂不
顧宜並顯斥以謝天下璫疏又謂今欲別建廟於大內
是知獻帝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 孝宗既不得考獻
帝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
之自相矛盾者也 上責其狂妄並下所司而意獨沉
吟曰太廟太廟蓋反開 上稱宗入廟之端矣璫等及
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同上疏曰今日典禮之議

以 皇上與人爲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 皇上爲人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如以勢則天子至尊無上敢誰敵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爲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議者任私樹黨奪 皇上父母而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不之圖乎比者奉命集議終日相向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竊恐玩愒弊不足以成聖孝皇上何不親御朝堂進羣臣而詢之曰朕以 純皇帝孫 敬皇帝祚 祚帝子邊 祖訓兄弟義本遺詔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十五

倫序當立入繼大統非以爲人後者也初議云云朕未及思遽詔天下有乖綱常今當明父子之大倫從實改稱爾文武群臣各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之天下如此則凡在廷之臣有不感泣而奉詔者非人也疏上報聞禮部奏建室之議謂禮部言大統公人後祗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等語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況當大明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且繼統則法堯舜而宗嗣何傷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孝惟欲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

廟制未有皇伯考之稱惟 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恐非所以加於 宗廟也前稱本生皇考實親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規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以前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若此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而以夢魂付法司論罪 上曰朕奉天命起自藩邸奉奉宗祀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本生 聖母躬親奉侍本生 皇考今廟享遠在安陸於卿等安平命下冊四爾等黨同敗父子之情儉吾臣之義欺朕冲業甚失綱常西室空所亟誅日興工四月己酉庚戌上兩宮尊號如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上言昔曾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十六

元以父癯疾憐于易養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 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群臣之議冊四詳慎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祭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爲 陛下忠謀也今不宗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臣歷觀前史冷褒賈豨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伏望 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

過以光大孝 上以爲出位賣擲下鎮撫司考試蕭冕
自効求退責其非大臣事君之道致仕稿修呂櫛因修
省自劾列十三事中謂大禮未定詣祀日崇忠諫日勵
引爲獻納無狀之罪治之如守益皆謫外遂有 旨定
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 勅中官賴義京山虞惟元侍
郎吳一鵬往安陸收題獻皇帝神主迎請來京一鵬等
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岡迎主入大內有安陸乃恭
穆啟封神靈所幾又 陛下能與之地王氣所鍾故我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番郡皆以王業所基永修
世祀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言改題神主奉安陸廟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十七

中觀德殿別立神位以慰孝思有 旨戒勿復瀆促令
具儀不必會議六月堯壽至京廷臣欲捶擊之無一人
與通皆稱疾不出數日後始朝退班恐有伺者出東華
門走入武定侯郭勛家助故狂馳甚急約爲內助給事
中張鼎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言
桂夢首倡亂階張璠再肆欺罔黃綰如厲犬張咏而旁
嗾黃宗明如奴隸操臂以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
夾攻之勢應書陰間謀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尚書之
命中下行取之旨而須大臣因此被逐言官因此得罪
寧瑾之奸流禍亦 至此俱下所司陞堯壽翰林學士

方獻夫作議學士於 元學士豐熙修撰楊繼聰節芬編
修王恩各疏言耻與 等等同列乞罷歸不省尚書喬宇
言席書以內旨陞尚書臣已兩陳其不可今復有陞聰
華學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于倖佞學士之職甚重
豈可施於曲學被劾之人 上曰任用賢才自古帝王
之治聰等執經論禮豐悅朕心于進者即令視事給事
中李學曾御史吉案等並言 等宜罷御史段續陳相
又特疏極論席書及 等罪狀乞正典刑時趙鑑爲刑
部尚書聞之曰旨下即撲殺之吏部員外郎薛惠上爲
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 上詰責學曾等有之積
水事記 卷二十七 十八

相黨皆下詔徹積相調外任慈惠爲民于是聰等議大
中而諸王府及小人之附麗上言希用者紛紛矣聰等
復言今日典禮之議是非異同業已明白猶恐無微不
信條十三事以上留中修撰楊慎等二十六人言臣與
聰等學術不同議論亦異 陛下取復棄此難與同
列奪慎俸二月餘各一月鴻臚少卿胡侍劾聰等越禮
背經據聰所條者尺覆論辯明其非是凡千餘言 上
罪其妄言逮問諸外七月喬宇致仕去醫士劉惠周序
言觀德殿名不稱尊親之義乞下禮部別立新名 上
怒重治因諭禮部去平生二字改上聖母章聖皇太后

尊發待卿朱希周言詔令之頒未及三月忽奉更定之諭則明詔爲虛不足取信於天下命遵前前行侍部員詔學士豐熙等修撰楊慎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余朝等郎中余寬寺正母德純等俱同其僚屬上疏戊寅群臣以前疏不下朝罷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于內是日上齋宿文華殿遣司禮官諭令退群臣固伏不起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爲首者豐熙等八人下詔稿于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掖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九

人悉下詔徵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九卿大臣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二十人又合疏以上中指張紳十三條倡爲朋黨之說黜以專權上責其毀若害政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具實對孟春言魏先以私黨示人且副本在通政司故臣等知之惟望辨其正邪就爲鯁直就爲逢迎臣等雖死亦幸上復責孟春等不以君命爲重肆行奏辯倡率者爲誣再上怒責以結黨懷私姑奪俸一月甫吏部尚書楊旦等疏劾魏可上曰錄用才賢出自朝廷魏等所言實

禮之正何以謂之偶合南祭酒崔鉉以災異自陳因言議禮一事獻議者起還學正者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沈詒贊宏以下皆爲邪黨且薦舉名官文其說報聞祭未殯祝五品以下編修王相王恩給事中毛玉襄紹宗張原御史胡璣張白韜郎中胡璣楊准員外郎申貞主事俞順作喻戚應泰張燦殷承策安聖司務李可登皆死杖下因文云然學士豐熙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紳劉濟御史余朝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母德純等皆南戌時霍輅方奉病家居未及應召獨上疏曰議禮有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

兩端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大倫之大經也徒崇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武宗曰皇兄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始在成祖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近者廷臣議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二父之失也獻考椒稱既極尊崇聖母等號亦二昭聖比漢人兩統之失也大抵此體本原既差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矣昭聖父稱聖母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惟願陛下之委曲承

迎務得惟心此可慮者一 昭聖禮秩雖崇然其勢日
輕章聖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使左右之太
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文小節遂據兩宮之隙此
可慮者二 願陛下啟聖母曰 皇太后賢大統嫡宗至
尊無對必時自謙抑以示尊敬至意 莊肅皇后母儀
天下十有六年接見之儀不可輕忽每致推讓不敢受
納之意俾官聞大權一歸 昭聖庶宗統正而嫌隙消
天下萬世無所非議 上嘉其忠義促令赴召而先給
事中陳浼有疏右侍郎吳一鵬駁其不經留中久之及
是得 旨以席書所進大禮考議方獻夫大禮論現等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前後三奏并南寧伯毛寬等疏下部集群臣備考倫理
以聞戒勿執悖時書已至京與璵葛獻夫大集廷臣關
在門辨議既定書等乃上言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
可改易世無二道人無二本 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
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
獻皇帝本父也己去本生宜稱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
本母也己去本生宜稱曰聖母 武宗仍稱皇兄 莊
肅皇后宜稱皇嫂名義如此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
主而別為稱室于至親不廢隆尊就而不入太廟于正
統無下尊尊親親兩不相悖一遵 祖訓允合聖經道

後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盡洗漢宋梓禮違經之風
有議入甚愜 上意九月丙寅始定大禮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上冊之
日尚書奉金獻民趙鑑趙瑄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
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綱徐文華俱不起御體祿科
詰責而宥之是月 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
毛紀乞致仕切責允之石瑤疏專崇典禮躬自聖心聖
心安則行之 孝宗皇帝 昭聖皇太后皆陛下至親
骨肉今使疎賤小人輒行離間臣竊痛傷不忍見堯舜
之聖有此過舉乞如斯岳徐文華及費宏與臣等原議
庶幾兩全無悖 上怒切責零岳文華徐二月丙子詔
告天下計立月方獻夫言大倫已明纂輯張璵等五臣
所奏旨以禮官之初議將以近日之義章編成上于奉
刊行天下許之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二

四年正月致仕縣丞歐陽鏊以其祖宋太師文忠公祠
先朝所給湖池地主歲久浸濶祠宇改僧尼庵觀不便
祭享乞為查處會中外方攻廟書寺欽因言書及現墓
引臣祖修近言以正典禮而諸臣爭之以被譴謫請寬
諸臣以慰人心給書等語會以示勸疏下禮部科臣駁

鈞託言大體求濟已私時書掌部事言其言出于假託言亦不可終棄請允行其所請實責者 詔乃令有司嚴湖池地聽給書等語命於是給事中韓楷言書等任未滿不當以欽言而遽封 上曰書等奮義贊成朕幸時思報功非以欽言也學士張瓊桂尋以柯細熊論各上疏辯且乞休其略曰履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 陛下擴大孝之心成專親之典是厚也以臣等爲君子則不敢當若以爲小人則不甘處惟 陛下辨之苟臣不去則諫不息衆不悛徒使辨治之朝爲聚訟之所而已 上優詔賜之傳內閣

太皇記

卷二十七

三

諸陵一體改 顯陵司香署爲神宮監安陸衛爲顯陵衛三月壬午夜仁壽宮災 駁聖所居也御史郭楠言阿意順旨者未必忠犯顏敢諫者未必忤邇群臣議禮至號門呼號其事似倖其心固忠也邇或輒行致死或視官前戾臣不意 聖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若此願虛心許察特賜優容復豐熙等官而恤死者之家以收人心 上以大禮既成楠違旨責奏命錦衣衛逮治而先何淵請立世室爲廷臣所憎選平京主簿屢爲上官榜笞自語得改光祿署丞至是復疏請立世室崇祀 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影聰等吏部尚書駟紀

等勳臣郭鼎等給事中楊言御史蕭忠等皆極言其不可而遂事已不可諫矣遣中官諭書必附廟乃已書又執奏責以佞衆飾奸書乃會廷臣議請於執城之東息城之內立一祠殿前殿後殿如文華殿規制祭用天子之儀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連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 祖廟獨尊之體避 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尋諭查議服盡桃廟之例部覆與 孝廟同祔但 孝宗在 太廟當藏于康殿 獻皇別立一廟遂藏之所當代未有之典百年後聖君賢相必有歸一之論難以豫定 上命冊議疏言 獻廟雖無

太皇記

卷二十七

三

左右昭穆亦有前殿後殿祔後一如 太廟不設祔祭歲暮出主本廟 畢仍藏後殿與 太廟同其悠久上曰世世子孫獻享伸朕孝思遂茂地子環碧殿舊址擇葬與工何淵謂神路迂遠宜與廟街同門重開一路以抵世廟爲常部覆勢須毀垣伐木撤神官監而後可請會官相度諸大臣又會奏皆稱有礙從初議便 上亦允仍令速議給事中韓楷等御史楊泰等以書諫持兩端連章論劾且言一旦砍伐舊物 列聖之靈不安正心亦必有所不忍 上怒詰責御史蕭忠復有疏責對狀與楷等各奪俸二月給事中衛道冊以爲言禮部

以諸臣堅執不便請仍議上命折監北房但容板輿通行議乃始定

五年六月丙子給事中智律言大禮之議出自陛下至性爲臣子者第宜飲水孝治天下之懷各供厥職顧邇來言事者每假借爲詞或乞休或告病或認罪或爲大辨罪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周寵乎已恐非此無以得陛下之歡故也乞嚴加戒諭凡諸司言事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聖德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據誠供職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十五

以贊成嘉靖之治慎勿假借議禮希恩報譽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王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皇考神像至部尚書趙瓚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祇皇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今立廟出於其左恐獻皇在天之靈未安宛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太廟矣觀德殿宜可勿更書耳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尙餘上復諭大學士肅宏宏乃請於部十日以建上易殿名曰奉先主贊堯王以世廟生成自朝樂示示宏等命更定

曲名別於太廟宏等謂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上既從之復命禮部會張璠議禮言樂舞以份數爲降殺不以文武爲偏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上從璠議九月復諭璠等聖母將謁世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璠等具列文獻通考所載唐開元禮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分禮官參酌舉行仍着爲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璠等所引大婦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石璠疏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已入宮未有復出者其曰后妃廟見即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十六

奉先殿也列聖相承累經參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致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說且乾剛坤柔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容悅幸臣阿諛苟循以成君父之過上責以語欠酌量非大臣愛君之心席書方在告謂禮質無據請上裁定上乃以是月辛卯謁世廟奉安獻皇帝神主越已亥奉章聖皇太后謁焉十月朔遣總兵馬永言議禮伏闕諸臣贊遂跪跪誠其自取今大禮既明羣疑盡釋聖心已慰而臣淹滯歲月無路自新乞宥罪矜釋以彰浩蕩之行上怒其出位妄言切責之既而

復爲成邊陸完乞郵典遂奪官安置南京御史魏有本
執和外請吏部尚書鄭紀因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
城守器械又皆廢弛前楊銳告往攝府而馬永近復安
置此天啟聰明爲根本之大計也乞寄以督務必有裨
益魏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有狂言召還原職報
聞

六年正月張璠上言纂要已成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
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今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
宋諸君也臣等之爭非爭今日也爭漢宋諸臣也前集
議成于禮部猶存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全書出于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二七

來館宜崇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行于下
時以覺凡愚不可遽廢天子之書傳於萬世以著令
典不可苟爲宜微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爲綱事關大禮
者必書每書必實諸臣奏議郊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
者亦存其繁備載聖裁見非天子不議禮也臣目
是議以來履歷所議采爲要略謹錄以獻方獻天衢
疏曰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于司馬光魏莫甚
于明帝漢莫甚于王莽主讓讓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
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最人最甚王莽帝讓者王
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最毒最深若魏

明帝以篡逆得國本名教罪人不足多論惟宋僞祖述
聖葬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似是而非不可不辯詔並
付史館張璠又乞休疏曰臣昔議禮之時與奉朝相抗
者五年而舉世攻臣者百十疏今又勅修大禮全書元
惡寒心群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而謗繁興使全書空
廢而誣陷益肆古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云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黨難雖聖明剛決臣無容憂第清明之
朝而有此文擊之風亦臣所不敢安也上優詔留之
六月御史虞守臨家居稱病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以守臨爲言官不聞獻議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有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二七

希進心下巡按提問是年郭勛璠等持李福達獄朝
臣得罪者四十餘人
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書成頒布天下加恩纂述諸臣勅
定議禮諸臣之罪楊廷和罪屬革職爲民毛澄病故削
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爲宇汪俊林俊冠帶閑住何孟
春雖佐貳情犯特重夏昆勝華部屬職獨深俱爲民
其號召衆人濟惡者當時已正法典茲不再究上諭
璠等曰爾等所轉果于理合則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
璠有貶斥之亦使後人無所惑璠等乃入廟書註論
王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于父子君臣大倫

有所發明者于是惠等先撰機進呈、上曰覽所擬其
是爾等盡心典禮常所係但諸臣所奏宜皆一一重
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起復南京刑部員外陸澄遠疏
自悔其議禮之非初爲人所註誤後以質其師聖學仁
言父子天倫不可奪今 上孝情不可遏禮官之言未
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然後大恨其初議之不經而悔
無及也疏下吏部尚書桂夢因言衆說出於人心自然
雖孩提之童無不明特以執政偏謬傳紀筆連百司張
羅設機更相傾搆故一時雖智謀之助知朝議之非
不過姑爲兩可之辭貳微示輕重之意未敢明言以觸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

時忌者澄乃修愿不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仍行各司
有如澄者聽自陳其過勒註誤之由量賜未減錄用如
故、詔可及明倫大典成 上閱之見澄初疏大怒遂
諭吏部澄嘗造悖理之論惑誘愚蒙逢迎取媚又假以
悔罪爲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譴爲廣
東高州判七月己卯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孝惠
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尊
號曰恭肅溫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 聖母尊
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

十年九月丙午逮原任霍州知州陳禾下獄拷訊未

上疏謂 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武宗遺詔
本謂 陛下乃 孝宗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倫序當
立非與 武宗爲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濮議與初
詔自相矛盾張宇敬謂陛下不當繼嗣 孝宗止繼統
於 武宗固以爲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 宗
廟既又明知其非遂誘成薛侃之謀以陰壞我 祖宗
已成之法廷和雖蒙黜罰而心跡不明張宇敬首開言
體之端而乃遺漏 天潢那移 祖訓誣罔 先帝疑
誤 聖躬所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按原奏
事情輕重各論如律疏上 上怒謂明倫大典朕所裁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

定頒行天下父矣采乃輒敢妄議執送法司拷訊
十二年蒲州生員秦理伏闕上書言 孝宗之統記於
武宗則 獻皇帝於 孝宗實爲兄終弟及 陛下承
獻皇帝之統常奉之於太廟而大學士張宇敬議禮乃
別創世廟以祀之永不得預昭穆之次又謂分祀日月
赫四郊矣大小尊卑之別去先師孔子王號撤其塑像
損其禮樂增敬聖祠配享皆非聖祖之意 上謂理毀
上訕君犬肆不遵令其封狀根究主事之人瑄服自去
議希恩賞無主之責比擬造妖言律坐死繫獄宇敬具
疏自白得 旨秦理誅君嘗生有自來者朕已悉其姦

惡卿不過奉行君命縱有一二建議行否俱由朕理不獨陷卿其實毀朕卿毋異小人自易初志

十五年十二月上 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時內閣傳 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尚書夏官兩兩宮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加而進之如此

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應復古禮建明堂專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師會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圖丘皆以事天大祀舉在圖丘

卷二十七

三十一

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享之禮即以太祀殿行之爲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則再造家邦當配以 太宗以親論則 陛下所自出當配以 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說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統之嚴不容或紊天既已稱宗未有帝系非親履大寶可列于 太廟者竊恐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不安臣等不敢妄擬疏入得 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說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再會議以聞於是戶部左侍郎周貞王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孝經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制于周公爲嚴父子成王爲嚴祖矣然周公廢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于成王也故朱熹曰只配以有功之祖故有周于朱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成王之父配耶熹曰只當以文王爲配又曰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

卷二十七

三十二

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爲嚴父之說所惑亂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于父明矣且 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孰爲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張璁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力行之 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 太廟顧今日乃獻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典禮爲宜若 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特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竊入 上大怒曰茲所論誣禮無君爲尤 文皇帝誰之祖 獻皇帝誰之父朕爲人孫子有輕重乎其情朱熹爲言不遵

敬人朱子每歎君臣終不若父子臣之於君未有真如
子於父也人臣於君固多不同人子然未有甚於自君
下錦衣衛持詔勅爲民尚書嚴當乃集廷臣議言孝季
秋成物之吉嚴父配帝之文 獻皇帝配帝備食允合
周道惟 文皇帝繼統首君獨少一配似有未安焉謂
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奉 文皇帝配冬至以 太
祖孟春以 文皇季秋以 皇考則禮文周悉於 皇
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疏入報問已復以 皇宗之
禮集廷臣議言禮稱祖有功宗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
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十三

獻皇帝錫封藩服繫天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
爲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
皇考稱宗實應古誼 上以疏不言附廟留中題作明
堂或問示輔臣凡十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
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旨也於是禮部
遵 旨議上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 皇
考與 孝宗同氣之親爲一世宜奉 皇考附于 孝
廟但 孝宗養恩不足容奉二主竊謂 皇考神主宜
仍于特恩遇祔享 太廟恭設神庋與 皇伯考同居
昭位則在廟有常尊之議在裕無不預之嫌云 上躬

視 幸廟亦以爲然乃悉如所擬是秋九月辛巳上
獻皇帝尊諡曰知天守道洪範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
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享太廟辛卯太享
上帝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送
二十年四月辛酉未市刻東草場大獄中人訛言火在
宗廟薄暮雨雹風霆大作入夜火從 仁廟起延燒
成廟及 太廟 群廟一時俱燼 成 仁二廟火先
發主不及收燬惟 睿廟在垣外獨存二十二年十一
月壬戌勅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時爲太祀典隨之大
事苟不安于心終難協夫禮意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十四

太祖肇基首建四親廟傳采遐觀幸從同堂異室之
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暨我 成祖率遵其舊率之爲
享其則不遠茲因廷臣之議咸稱 七廟之文是用刻
其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焉 畫失當往往有回祔之
弊天與 祖宗實啟朕心茲當再建所當釐正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官之外朕每事廟中 考廟未備豈
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祔祫 主往來深爲痛
擾是究定國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前爲 太廟後爲睿
又後爲睿時祔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甫四 成
祖及 群廟我 皇考睿宗神主俱同堂而列享獻既

畢則奉主各歸於寢處昭穆以明世次不亦可如則與
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于是興工凡爲室九一十四
年六月廟工成詔定太廟安神位次太祖居中左
序成宣寬庠右序仁英孝武進崇
之禮至是而極群臣無敢爭者張璉死已六年矣

大事記

卷之二十七

三三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七終

聖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八

朱國禎輯

更定郊祀

嘉靖九年正月舉耕藉禮先給事中臧言清理皇莊事竣請將負郭官莊削去皇莊之名改爲親蠶厥公桑園種植桑柘以備官中蠶事下禮官考禮經斟酌皇后親蠶儀以進戶部覆議不可而止及上有事于南郊言奉命分獻南海壇因上疏請舉親蠶之禮言按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考之於漢則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一

永蠶唐立先蠶壇于長安北苑中貞觀間文德皇后師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宋景德詔禮先蠶元豐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皇后親蠶于延福宮紹興初猶復舉行後因太常丞玉潔言始廢我高皇帝躬耕藉田未及親蠶豈非缺典臣以爲農桑之業不宜獨缺耕蠶之禮不宜偏廢疏入上方以大禮惠廷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優命戶部建置尚書梁材言安建于皇城內或西內堪供蠶事且便出入上曰周禮耕蠶分南北郊其蠶于禁中唐人便安之制耳不可爲法時上意方銳疑世謂因襲舊聞固執已見不達古先帝王典制

且戶部原非其職不必問泥吟者累日惟有會議一策

可以歸一而深仗大學士張璠爲主禮部尚書李時亦來不敢異同乃以言疏示璠遂勸禮部曰耕桑王者重事古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勸天下朕每釋菽自今歲始朕躬祀先農行禮其親蠶禮儀會官考求古制以聞璠等請於安定門外擇壇其制一準先農少減其數皇后三採桑三公夫人五刻俟九卿夫人九詹事羣婦言親蠶事有名無實皇后出郊難以避宿乞擇近地便上曰此禮萬世不可易之典卿素諳禮制何有此言又諭禮部曰疑議勿成其事在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意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

合並無毫末之疑恐輒奏一出必藉彼爲言破害政事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事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朕所納者以此今之非朕者有五中謂制禮作樂出御開創之君太祖神謀聖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爲亦非汝之所當行斯非作德明而何益上亦自知之自言之矣于是李時等請行于北郊餘四事以上酌治蠶之禮定壇壝之向制採桑之器擇掌壇之官罷車出入武從東華門或從玄武門用護厚內臣周廟官禁從之命罷車出入由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既

出採桑仍西內營機堂以終蠶事時又言觀蠶之禮出
于創見一時命婦倉卒入壇恐致愆度請以所繪採桑
圖授之俾各如式演習仍請定名採桑之所因名其所
爲採桑壇上將行耕籍禮禮部曰祭大社大稷奉
我太祖太宗配朕有疑焉夫天地至尊次則宗
廟又次則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禮也奉祖配天則正
矣又奉祖配社則失其序或謂以祖配社乃我
皇祖時禮官張璠之失然與否與又議者謂后土勾龍
氏乃其工之子祭之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
取之配社猶以后稷配稷也當論其人況父不善而可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

惡及其子乎至如奉祖配社屈其所尊義實未安茲
嘗改正空如高皇帝制大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大稷
以后稷氏配其詳議具奏張璠等各言祖宗配位社
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茲者天啟聖衷獨覺其舛所謂
禮樂百年而後興真有在予今日從之一月戊辰上
祭大社大稷畢出郊祭先農行耕籍禮如常儀工部上
先農壇圖式上上日所播席甚多不無靡費其酌處財
計量建一乃止治先農採桑二壇并殿及諸監室數
十楹餘皆罷之並月丁巳皇后親行蠶禮于北郊祭
苑蠶言既正議得行右都汪鈺條其說請以高皇太

明令禮儀定式與上所論通行禁約上益殫思禮
文動一代大典既以社稷配位試其端矣復欲自郊
祀以及宗廟將極追崇之典乃以其間問大學士張
璠書稱蠶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夫天即帝以形體主宰
之異言也采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
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
非天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令大明壇當與夜明壇
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本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
日月只一從祭朕疑之應對言古禮冬至祀天于南郊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四

之圖年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至敬不壇掃地行禮
其禮至簡及周公制禮冬至祀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
堂配以考漢成帝時王莽請事元后合祭天地比於同
宇而食之意殊爲繁濬宋神宗始議分祀迄宋終元屢
分屢合太祖建國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仁祖洪武十年始定
合祀之禮即開丘爲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列聖相
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爲屋即周明堂
下爲壇即周圓丘至丁丑月之祀國初築壇于郊之東
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凡壇今不復舉

行決當補者、上謂大祀殿擬明堂似近如以爲卽祀丘實無謂也日月宜有專祭今當議求禮復舊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 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日夕月之禮具載存心錄并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舊似無難者 上因決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問之大學士楊璧璧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向書李時時言人情狃于習見請少遲日月俟造化隆洽然後博選儒臣復行古制 上意猶未已仍卜之 太祖復不吉議益緩矣夏言復奏分祭天地本是古制况壇于南郊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五

坎于北郊就陰陽因高下原無崇樹棟宇之文至祖宗並祀舉行不於長至之日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會議 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疏入未報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 上切責之迺親著論辨折刊布文武羣臣限十日各以所見疏聞并下言疏務求至當丙申總言 聖祖爲一代創業之主爲子孫者億萬年所當謹守願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因進郊祀考議一冊 上留覽下其疏禮部令取 皇祖存心錄祭祀禮儀書照前旨會議審鞫則深非郊議疏 祖制不可輕改輔臣趨尚書卿不

能以道事君而苟諂論變亂成法異日必有任其責者且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見於周禮春官大司馬之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卽有虞秩宗典厭三禮意也故祀天神有禋祀燔柴禋燎之禮祀地祇有血祭醴醢臨臠之禮享人鬼有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馬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祇國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掌王太次旅上帝則具瓊案設王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六

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珪祀天兩珪祀地是天地之祀玉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祭地于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即陰則時不同也用圓鍾於震之宮取乾出震之義曰圓鍾象其形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函鍾象其容則樂不同也故宋儒葉時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爲定以其明於天地之性盡事天地之道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是徒知合祀爲 太祖定制而不知分祀爲 太祖之初制又知大祀文爲

太祖之定訓不可啖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決可遵且肯。太祖之制事從其是而巳。況古稱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揆理度勢有不得不然者。言官議禮豈曰變法。輯修大明會典。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援引周禮。天官冢宰文之何至議郊祀則以爲僞書可惟也。竊詳天地日月諸神壇壝規制傳在存心錄。二書不須創設。一準乎舊便自然合。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書以之享。則應合周禮。祖宗並配父子同郊。稽之經旨未能無嫌。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謂我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臣

大事記

七

謂我太宗足以當之。敢舉其愚疏入。上嘉納之下。禮部令速具議。以聞。別勅言嘉其爲國爲民于朝廷甚有裨益。耕蠶二事次第告成。比于周公事成王用無違之訓。加四品服。傳稱賄言疏以。上意尚不可測。乃貽旨書痛詆之。謂其亂成憲紊朝章。皇后出郊親蠶。環閭門之法。潰男女之防。顯悖祖制爲不忠之太。凡千餘言。復錄其章送法司備照。理本與輅意合。且深嫉言之橫思以傾之。法司各官皆其密黨也。書既發都下。盛傳其。上聞之。密問閣中。因申其謬。必震怒下治。惟所爲不但議格且藝粉矣。人皆爲言危之。獨據臂曰。果縮

胸其形而于手筆。恣睢必有它故。遂上疏陳狀。謂輅親臣也。受皇上特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最以此自負。愛人者也。既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膽盡忠以告。一疏不巳。則再疏。三疏至十。疏無不可者。何必投臣私書。又以書送三法司。其意安在。臣若有罪。請旨速送法司。始得而理之。且法司非詹事府屬也。原無移文體。尙安得以私書使之。備照耶。夫輅憑高肆虐。怙寵作威。深居簡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文武內外臣僚無不畏其威者。臣以愚愚知有朝廷不知有權臣。其爲輅輩側目久矣。茲者臣聞陛下知遇非常。特建親鸞郊祀二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八

議。嘉臣以其言不出已百端沮之。日夜思以甘心于臣。無所不至。輅之言曰。南殿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建東西郊矣。將自是而建九廟矣。郊祀宗廟之禮皆爾一人亂之。其欲加臣以不可逆之罪。乃文致若此。願陛下察之。因致輅無君之罪。有七并以其私書封進。上大怒曰。輅有罪。朕貸不問。始加詰責。全無俊心。願乃恣逞。朋黨非訖。先儒譏訓朕。妨嫉正使邪。要名賣直。罪在不宥。錦衣衛逮治。送都察院從重定罪。以聞。輅從獄中止書。詔大學士張璠再疏申救。上不聽。四月中九。題道南言。太祖初年草創。卽徵諸儒考定禮樂之制。其

分祀天地命儒臣各具郊祀沿革丞相李善長禮官鄭
凱皆以分祀爲宜洪武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
災異之說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
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事變之應禮緣人情者
也 太宗遷都于北未有建白以復之者直運之待陛
下夫豈偶哉至于 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
居中 懿 熙 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
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改建
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衣冠于座
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九

也周禮太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 聖祖亦
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
正徹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兆圓丘于南郊以
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 德祖配享以法周人
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 太祖 太宗於大祀殿以法
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
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 太廟大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敬親親有等
而古典復見於今矣下禮部議時替善孫昂修撰倫以
訓姚沐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

趙珩瑞御史陳謙請續皆以合祀爲空而陳言尤激切
俱下禮部夏言復議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
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空
奉 太祖配天于圓丘奉 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二
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辛丑
禮部集上廷臣議言主分祭者都御史伍銓等八十二
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
璉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
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
李承勛等二百六人它無所可否立言雖異納忠慎禮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

則同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以歲首祀
天序爲順 國朝用夏正則地先天食祀地先於祀天
逆也 聖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
永爲定禮南京大祀殿皆 祖宗竭心思就之分祀之
說行則 太祖所定之禮已盡變更大祀殿宇必且撤
毀 昊天 皇地祇正位 太祖 太宗配位必且另
藏則是不惟不當毀亦且不忍毀也况改建壇壝時諒
事屬恐未能稱 皇上節愛之意臣等竊謂禮屋祭曰
帝既稱昊天上帝宜仍於大祀殿而配以 二祖皇地
祇則壇壝以祭底陰陽之分明而精禋之敬伸矣地

壇之建廷議不一惟改山川壇爲地壇既免營建之煩
行禮亦便至於朝日夕月建東面壇專祭之禮此則議
典當修無可疑者又詳衆議欲改大祀殿爲明堂者不
應經義且聖祖以露祭太賢始爲殷字情文兼備
三聖配享自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有更改至尚書李承
辦謂山川徽實之失大查得國初天神地祇分類從祀
今乃但依方位委屬素祀宜悉加釐正又謂太歲月將
之當撤則祀典所載未可輕擬議入上令再議而自
爲說示禮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當遵皇祖始制
露祭於壇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一

行事俱以高皇帝配蓋報本之意也仍于歲首享帝
大祀殿以文皇帝配蓋爲民祈穀之意也朝日夕月
各以春秋仲月行禮於朝陽阜成二門外建壇一應事
宜俱從減省以盡事天爲民之實時上言得之堅案
方獻夫輸罪疏言前主合祀非是上曰爾職列大臣
不能考議正禮以稱朕誠既自知罪姑置不問爾職亦
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聖志乞恩輸罪上曰爾既省
改前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南御史歸文憲言郊
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穎未必非陛下賞言而
罪殆是幾諛而惡直也責其附和狂邪降邊方雜職而

稍既得釋其氣已綽餘觀望者皆不復敢言日需後命
然璽鑒於以二祖分配爲非疏請慎思審處禮部集
廷臣議亦如璽鑒言而璽鑒復合疏爭之上復報茲
事重大今日既求以正之不當復有毫髮錯繆夫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祀天以祖配天止一箇太祖
也止有一箇祖故今日大報天之祀止當以我皇祖
高皇帝配不當以二聖並配非嫌於父子實非禮之
正也卿素見道明白熟於禮經昔日曾謂人豈有兩考
若如今日所言乃有二祖乎祖者本也雖有始高曾
之不同乃以世言之其本一也我皇祖文皇帝聖功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一

大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我皇祖高皇帝肇
之若以周文武論造周雖自文王始然伐罪吊民實武
王事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只
以文王而武王配天配帝俱無與也當時未開爭辨功
德大抵古人惟知理與義耳朕是留數日每思自反冀
有所得惟前日之見是卿等皆畏危言不能從正其事
不如寢之已而前復上疏曰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
後儒穿鑿誤解經文致唐宋變古有二祖並仿三帝並
配之事皇上被千古之謬一旦更正之臣子當將順
不違豈宜復有違阻聞輔臣聯翩上奏遂至久延乞斷

自聖衷定百王不易之大典、上報曰所論詳明甚正
幽明無二理我 太祖 太宗豈不知禮者夫享帝與
祀先不同此說甚無謂禮部連會官申議以聞懇復特
疏爭之曰郊祀之議、聖見已定羣臣必將循默臣獨
不忍無言 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
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
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 太祖百有餘年之神
座豈忍言撤 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
未免有失於今也臣謂天地分祀宜從古禮 祖宗並
配宜從今制所謂酌古斟今繼志述事仰對祖宗願從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三

容而裁酌之 上諭璉曰卿戒於危言變前志恐非素
日之忠時 上見羣議不一欲停其事作告天罷議文
以示開臣次日戊辰禮部上配典申議謂 二聖配祀
天地歷年久矣一旦分配恐駭聽聞臣等不敢別議差
難不能盡合乎古而實即乎人心之安國立方澤雖曰
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 聖諭俱奉 太祖配大祀
殿我 太祖所制今乃不獲侑享於中竊恐 太宗有
靈未忍獨享似宜仍奉 二聖並配則禮意人情兩不
爲失、上覽疏復諭璉曰卿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璉復
疏曰 皇上議郊祀大禮本求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

以國丘方澤皆奉 太祖配爲 皇上新制大禮豈
二祖配爲祖宗者勛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
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
大祀殿既可奉 二聖並配國丘何獨不可臣之所不
解也竊惟今日之議本因天地不可並祭嫌乎屬雜若
祖宗並配原無可議況有大祀殿又有國丘同兆南郊
豈非禮制古國丘因丘陵爲之非積土爲壝方澤因澤
爲之非掘地爲坎或謂屋祭爲帝壇祭爲天思文之詩
爲配天而歌者也天帝並稱我將之詩爲祭地而歌者
也稱天不稱帝天之與帝原自無異臣惟今日郊祀之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四

議有易簡可行之通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北郊建壇以祀
皇地祇亦以 二祖配明夏方有事北郊王役可徐圖
耳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之盛典也臣
敢不將願祖宗者一代之祖宗功德俱隆並配天地當
代之定制孝子慈孫不可輕議臣安得無言至罷議之
說又天地祖宗共爲昭鑒今日月迭變風羅儀儀敘荒
之政責禮地力爲先請祭臣言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
此非臣所知也 上報曰如卿崇敬天地至謂 祖宗
爲一代之祖宗雖從周之意郊祀我 祖宗爲何如人

又以賓禮視我我又何如人昔滿見等凡遇災變皆以爲大禮所致如以今日之變爲郊議所致則凡前之災異適中奸臣之口矣又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但此事原是朕意遂直任之不責彼輩耳乃下部疏且責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爲懸爾諸臣同爲謬論本自內閣所主力爲阿從但朕所定前祭原因由全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 二祖並衛二至之祫奉 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僉詳擬以聞於是作闕丘於郊南稍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刻曜風雲雷雨從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祫室以五嶽五鎮

本事記

卷二十八

十五

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初朝劬劬錚錚張璠知建造事總督工程而軍役不足將馬直并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然二祖並配上意終不然也十月更定郊制書成新製闕丘祭器及龍床御案成浙江採紫竹花斑竹製二丘日月壇笙簫玉爵各因其色 謬戶部覓紅黃玉不獲言玉出西域于闐天方諸國空行陝西撫臣厚價購之鑿通南諸藉古樂章以裨盛典 上曰考定律呂必真知者乃可 詔鑾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鐘磬千神樂觀考正音律仍令科道官各舉所知詣曉音律之人以聞

言薦行太僕丞張鶚曉暢律呂聽斷清今時在告應詔至欲定元聲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一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法以十二屬象十二律律圖各有說乃下禮部請覆 上曰音樂即爲更定勿誤享祀之用乃請定帝社稷樂歌以進邇州同知姚文察進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與樂要論三卷因請與正樂以薦上帝祀 祖考教皇太子章下禮部覆言文察所進樂書其于古今原委類多前人所未發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越深合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六

虞書言志永言保太和聲之言空令文憲及太常知音律者選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該寺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諧協吹律候氣咸有應驗方授官與張鶚同事從之張璠言頃者生員李時鵬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郊禘之禮以前聖廟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稷孔子之生亦禘於尼山乞禘之說古禮有之然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溥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 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自鑒在茲況祖考之親者乎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 太廟

世廟以祈 祖考之祿以慰 聖母之心 上嘉其請
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克祈詞聯壇監禮使官
尋進郊祀通典賞銀幣并西苑農事曲風無逸等殿皆
重農務之意也其年易先師木主見大龍姚廣孝配
享 太廟十年正月 上幸太祀殿禮畢諭曰 二祖
配帝之典決不可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所殺祀
文儀法止奉 太祖臨改驚蟄日行禮于圓丘視大報
少殺者為定典初 太祖立四親廟 德 懿 熙
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合祭于
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 太廟同堂異室四孟歲除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七
俱合祭罷特享禮至 英宗升祔九室已備 憲宗祔
統 懿祖 孝宗祔 熙祖 武宗祔 仁祖獨
德祖不祔時享則 太祖 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
止論彌總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
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孟夏秋冬三享仍如今行時
恰禮季冬中旬擇日太祫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
以下同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
當代之制歲暮祭於 奉先殿其 世廟正行四五禮
歲暮亦祭于奉先殿庶祭義明而人情不至于疊勞可
萬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其即會李時議來或咨

夏言以助之以使嘗言祀典耳也等卽議 高皇四時
享祭歷于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文皇而下同堂
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王功臣分為臣
子坐于堂上而天子跪拜于下皆于禮不合于情未安
茲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春行特享之禮以尊
列聖季冬舉大祫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親王功臣
配食于兩廡以別尊卑清順理安真可補舊制之未備
垂萬年以常行矣 上乃命祠官設帶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 羣宗遙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于是始奉
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八
復出祧祭禮乃勅輔臣及禮官集議并問大雲稜報之
禮季時以聖諭并御筆所書禘祫時享三圖示夏言
乃稟禘祫一篇以進言禮曰不王不禘禘者本以審諸
祖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足
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殷人
周人禘帝嚳是也我 祖宗之有天正固以 德祖為
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於太廟歲時之祭者又
德祖也今 陛下定大祫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又
德祖也然則主禘之祭又可專之德祖乎夫既身為
太祖之始祖祭而不為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朱景

亦曰禘是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夫三代而下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禘黃帝帝嚳則既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塋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以爲宜設初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議入上然之屬又獻議以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并下衆議張璠曰言虛位者求之于虛則失之幻言顓頊者求之于遠則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兵部尚書李承勛等亦以爲然言復抗疏言禘德祖之議可疑而未敢以爲是有四于是復下部議既而論禮部祀始祖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九

所自出之帝於太廟奉皇祖配每辛丙年舉行神牌曰皇初祖帝神位初上諭欲于奉天殿行秋報禮於丹陛上行大零禮夏言言秋報宜于大祀殿奉太宗配大零宜于郊兆之傍擇地爲壇孟夏後零祭蓋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祈穀云者所以祈雨陽時若以大我穀黍也苟春夏雨暘以時則建官代零否則躬禘亦是稱陛下爲民之心而于古人之禮爲不失矣後秋報禮寢不舉上部題方丘并朝日夕月壇添蓋廟房上嫌其多令各減二十間夏言上言三郊地方惟北郊稍爲僻陋四無居鄰東西二郊旁有寺觀民居可暫就

寓于北郊朝房左邊欽定之數建設左右稍如神宗殿之制東郊已成者免令復毀西郊全不必添庶工程易完而財用不致浪費從之庚辰春分于東郊行朝日禮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日奉上帝神牌于圓丘上配以太祖既祭而神牌無所藏乃命建太神殿藏之上又急舊存齊宮在圓丘北是踞視圓丘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夏言言更起齊宮于圓丘之旁似于古人掃地之義未爲允愜且秦漢以來並無管室者正謂質誠尊天不自崇樹以明謙恭肅敬之旨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陛下前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

日考據精密豈今偶未之思耶願寢其議仰答太靈報聞禮部奉命考古太廟壇制言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祀典不載唯元有大興作祭於太史院亦無常祭之典至我國朝始有定祀是以壇宇之制於古無稽按說文太歲木星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爲天神明矣亦宜設壇露祭但壇制無考宜照社稷規制少爲減小庶隆殺適宜而祀儀不咸報可詔太廟夏秋冬三祭兩廡如孟春儀仍增誠意伯劉基牌位于六主之下禮部上郊廟祭盛支給之數南郊籍田皇上躬執三推而公卿共宜其力較之西苑爲重西苑雖屬

農官督理而 皇上時省耕飲較之籍田爲勸則二倉之儲誠宜分屬兼支以供郊廟祭祀請以籍田所出藏之南郊圓慶神倉若圓丘祈穀先農神祇壇 長陵等陵歷代帝王百神之祭皆取給焉西苑所出藏之恒裕倉若方澤朝日夕月 太廟 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稷禘先蠶及先師孔子之祀皆取給焉庶稱 皇上敬天地神明至意從之十七年定季秋明堂大享禮行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十八年春啟蟄節將行祈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顧嵩因請配以 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二十一年撤大祀

卷二十八

二十一

本事記 殿改建之擬古明堂名曰泰享然大享禮竟於玄極寶殿行焉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 詔可惟四郊如舊 范涓川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爲是而羣議皆非也大地分祀古今正禮而 祖宗訓制亦孝子慈孫所當世守而不可改者謂 祖制可變是以 祖宗爲不足法矣謂 祖宗爲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不至也 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于至善者十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整先聖之謨匪

其議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正尼父非之而子孫不爲之易商人尚鬼至于盤庚以鬼恐衆亦未聞其臣有以爲非而諫革者何也凡以 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參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辯言亂其視聽而紛更殆盡矣爲端甚微爲禍豈淺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制陋矣孝文固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真謙讓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制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

卷二十八

二十二

本事記 雖然無存浸淫易世大變三殿卒致新莽之亂有由然也貴溪郊蠶之疏豈真欲新 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踪永嘉安仁輩以爲進化之微耳變亂紛更之漸言蓋有所不顧矣善乎霍韜之書曰今欲二郊之說將自是而四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始將俱革斯言也雖所以妬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終也卒之九廟不巳而稱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使璫等力守其說而誠意以格主則 祖宗之制未必不終存者祭之何不命耳諸逆變其說至爲乞恩輸罪而不已乃知前之所舉非爲 祖制爲其議不由已爾後之承

非欲成美欲以自固已寵爾大臣以遺事特休休有容始不若是矣

宋史氏曰唐申郊祀之議皆以禮樂百年後與一句爲重夫玉帛鐘鼓不可言禮樂而直壇壝分合云乎哉典之云者又道化成太和元氣充滿之意非別爲因革動人耳目也 肅皇大禮獨斷張瑰佐之郊祀夏言佐之宗廟殿庭回祿佐之若有天意焉夫琄之原意主于考獻皇何嘗欲禪宗廟 太廟卽夏言主合祀何嘗欲撤大祀殿至于稱宗廟且撤而遂事已無及矣夫禮樂本以校弊而其流乃至於此于時爲遂于事爲揚爲博功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三

名不待後人推諉恐亦難自信無遺憾矣

顯陵合葬

嘉靖三年九月大禮既定附麗迎合者無所不至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于敷言 獻皇帝祥官宜改葬天壽山麓下工部尚書趙璜等言改葬不可者三 皇考體冕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昔 高皇帝定鼎南京而 仁祖之陵遠在鳳陽 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今顯陵規制象衛一如二陵制足垂不拔之基若上啟寶山下瞰金井祥官搖撼聖靈震驚非仁人孝子所忍言者請以臣等言下廷臣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四

議乃命禮官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言不可疏下并議而廷臣及閣臣皆主其說乃止六年十月間住御史虞守隨復進 皇陵正議數于言止謂守隨妄言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核問因論大學士張璉曰古者君去國還主而行主者所先人之精魂乃陽也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陰道尚靜 皇考葬已八年豈宜輕舉若萬年後奉 慈宮以粉陵室何不善也卿可與卿密議璉言葬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廷臣皆有正論惟聖明無二 上嘉納之十年七月錦衣衛千戶陳昇致仕金事衛河監生詹啓武舉

杜承美創籍兵馬周密諸生蕭時用儒士潘謙軍舍金杜厨役工福等復疏如全等言先後禮部尚書席書李時極言其非且請重治罪等上始報罷有下獄者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乙巳初禮工二部建顯陵於大峪山先是上數躬履祀周覽川原於長陵之西得大峪山深以爲吉壤也且卜之吉故决意營建將迎獻皇帝梓官合祔於是廷臣議上顯陵奉遷大峪與工二儀命京山侯崔元兵部尚書張瑄太監鮑忠奉迎梓官錦衣衛指揮趙俊管吉商儀仗又命朔國公郭勛等知山陵建造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大專記

卷二十八

三十五

知陵事兵部尚書張瑄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調度工作都督俞事陳寅監督工役太監高忠總理運元大峪功欲遷祔焉壬子駕發京師詣大峪山相度甲寅與工御史陳謙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皇考梓官於所善藏之地恐神靈爲之弗安臣謂宜奉睿宗衣冠與皇太后合葬於大峪山又以皇太后冠被合葬顯陵若必欲遷則顯陵之在承天者當爲一聖衣冠之藏以當制襲王氣藏入上曰遷陵重典屢經集議並建二陵衣冠交葬從古所無貴陳狀懇爲民已未復論夏言等曰朕意欲奉慈宮南詣合葬穴

中乃爲禮之正情之安朕須親至顯陵調度卿傳諭羣臣禮官當至上議諭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爲太子皇考陵寢日者建造狹隘雖常增修猶多未稱朕肅恭諸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闔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安皇考皇妣之靈擇二月望日子夜發京中外其悉知之於是禮部會議上言靈駕北來與慈宮南詣其理一也顯陵遠在江漢洩瀝聖懷今皇上躬擇大峪地勝而近不宜舍朝發夕至之地遠卽數千里之外且幽宅之中理難遙度萬一果有未善慈宮既南不可復返竊謂宜遣親重臣先詣相度以聞俟

卷二十八

三十六

上裁擇若夫乘輿南涉關繫匪輕又豈容造次輕誤也上曰茲所言只重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與卿執前議朕心終不安停崔元等行惟令趙俊星馳赴顯陵至日會同巡撫顧璘等奉啓玄宮據實詳具馳奏而給事中吳良輔等合疏請止南狩報聞十八年正月元夕上諭郭勛曰人見大峪工興遂以朕爲不斷是安知朕意卿其傳示禮部趙昨三令使南行奉睿嚴官候至慈輿發引諸事今各司擬行尚書顧璘請暫緩命使待趙俊歸報後發啓爲詳傳報以朕意已決卽擇日具儀聞已而趙俊自承天旋言顯陵玄宮有

水泉噴噴雨當北遷 上意欲躬往視決之 梓官暫奉憲李官侯還京議處遂以二月庚子朔冊立皇太子并封祁王景王為將有監國之命也定武陳翔國公勛總中軍成國公朱希忠副之咸亨侯仇鸞左副將軍東寧伯焦棟右副將軍尼烏士寅起前大學士福慶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充行邊使費四十萬金撫巡北邊兵部尚書毛伯溫總宣太侍郎樊繼祖督前州等處邊備戶部侍郎高公韶攝郎中六人齎三十萬金治道備供饌諸大臣許瓚等及科道咸以南幸為諫贍等報聞科道罰係工部郎中岳倫聽選監生陳良鼎特疎 上謂非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二

職所宜言皆下詔獄熱倫為民良鼎邊方雜職用甲寅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鐸遂安伯陳鑑為留守大學士顧鼎臣同留守諸大臣分守京城九門從行各官發永樂中舊鑄行在印以給乙卯 諸書作甲寅原曰望日子亥則乙卯矣 駕發京師 中官從行 上恩慕製造懷之詩丁巳至保定初定 駐蹕十處至是改保定真定鈞州要陽四處行急 上時披星月乘庚申至真定望于北嶽從官三品以上許乘輿癸亥至趙州有吐克者命錦衣衛執之掌衛事陳寅不在左右少頃傳諭曰爾等職在扈從道中 乘輿搖搖呼之不見但能俯首屏足效文

臣為偽恭敬 朝廷牙爪之官與文臣職事異自當有武勇狀趙俊等專理行陳亦容與散漫馳道而行其何以清蹕辟除可各分前後隊有衝突法駕者即捕獲以聞乙丑趙州臨洛鎮二處行官 駕發後俱火巡按逮捕有司官趙王厚煜迎 駕於磁州入見行殿降旨勞之遣英國公張溶禮部尚書嚴嵩送還賜書諭之加養增祿米三百石免王妃朝 中官皇太子遣使護行在起居留守大臣各府部如之彭德知府王胤失朝下獄太子文王少牢祀岳岳武穆王丙寅祭濟瀋丁卯整理糧料戶部侍郎高公韶先 駕行至河南磁州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二

有 旨責其肆意先往不候 駕至因奔同行在請罪切責而宥之仍戒以供億不辦責有攸歸無按官及諸委官違慢慢事者各以名聞 駕抵衛輝汝王廟村郊迎朝行殿 上以叔行避座受之崔銑新選官僚人見夜四更行宮太時 駕已嚴辦 上出御乘輿後官內侍有頸于火者法物寶玉多駁詔左都王廷相檢括災所戊辰抵新鄉鄭王厚煜來朝 上諭錦衣衛曰朕抵為 二聖南幸荆楚沿途所經之處各該有司官全不敬慎服勞昨衛輝行宮之虞官吏無至者亦無匹夫匹水之傳張衍慶亦不守義殊為欺慢其即差官載通該

府知府等官束止番一人護印條俱械繫送都護軍門
縛付前驛使監押前行示眾守巡道并布按工司學
官俱速赴鎮撫司拷訊各員缺行在吏部即於附近
補於是建衛輝府知府王聘汲縣署印知縣侯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府廷杖發邊方爲民速衛慶及河南巡撫
易瓊巡按湯震左布政使姚文清按察使麗浩左參政
樂獲會事王格俱下鎮撫司送法司提贖杖還職得
旨各官不恭王事俱違慢廢職悉黜爲民二月己巳
皇太子以下起居如前駕臨黃河親祭即渡有陰雲
忽爾爲三道祭澤道祭祀信祠改胡糞宗巡撫河南起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九
副都朱榮代總河道庚午 駕至鄭州周世孫朝嗣來
朝以諸王所獻馬匹頒賜尾從大臣仍各賜果飯牲品
咸章虔仇驚陳謝言臣班行在張溶下而恩賜惟均威
聖恩至厚止日大臣費有定序恩數出自朝廷驚稱
謝則也而引洛爲言何意其具狀以聞警復引罪宥之
聖恩撫保定等處都御史陸鈞起按直隸御史王應俱
德民休養奉來至鈞毋微王厚情來朝望祭中錄大學
士賈詠迎駕失朝奪其散官南京各衙門上疏起居
還官移州給遺恩武南陽祭諸葛亮襄陽祭羊祜均州
祭武當山之神 稱留穿諸臣已奏唐王宇溫來朝

皆如趙王趙王以行 丙子奉行在吏部尚書許謙傳三
次不棄險皆賜賞 丙子奉行在吏部尚書許謙傳三
月郎中五月 丙子奉行在吏部尚書許謙傳三
馳諭留守等官促大略工程伊王許淳誤失朝原之
迎 歡皇帝并官得 旨親見 庚辰 盡申刻入而賜見
在與 駕至承天府舍景雲宮謁 皇考於隆慶殿辛
巳御龍飛殿受朝即日謁 顯陵立表於陵寢之北周
寬久之命改營焉製初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尚書
李廷相侍郎張璧詹事陸深降傳二級隨軍科道四人
俸四月餘俱二月 分科通亦不判舉故也 壬午詔增
顯陵園垣遂定玄官之式甲申早 上帝於龍飛殿奉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
皇考配 上親製樂章禮成秩於國社園稷及境內山
川徧于羣祀居憂侍讀學士廖道南上 聖皇南巡江
漢賦付史館復上瑞應頌四篇畢祭告 皇考於 顯
陵尚書嚴嵩請舉實典許之大學士夏言請俟回京有
旨禮崇自上出亦不爲害丙戌楚王顯格來朝賜書慰
勞諭 皇太子回鑾有期調荊州知府李士燾於承天
府加俸一級勅工部侍郎顧璿同太監劉亨督理 顯
陵事務及玄妙觀更觀額曰玄祐戊子大享禮成 上
受賀於龍飛殿頒詔天下召承天父老子弟宣諭賜酒
食庚寅以回鑾告辭於隆慶殿學士張治降傳二級

明禮部郎中白悅皇開澤滿外官而止主辰駕發承

天府親之職及已以御史胡宗中提調尾行有差

陸食都兼詹事府丞甲午速溯廣布政徐乾接察使吳

永祿以私怨為中中所劾丁酉免諸王來朝四月朔戊

戌伊王至受之癸卯 上諭行在禮部曰朕思親吉壤

一節甚無意焉夫既重一何為此惟純鶴山者効順

於我 皇考聖靈安悅茲山流慶子孫夾勿遺之他行

宮道路止勿治是時 上意欲奉 皇考純德山而葬

慈官大略故微示其意如此丙午 上出道中御製詩

歌示恩從諸臣侍郎張璽等恭和以進己亥 上自紫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一

澤渡河見饑民發工萬金以賑辛丑革素縣知縣李浦

職為從諸臣諫 甲辰抵栢鄉自涉陰起至此兩日

行五百餘里有 旨少駐蓋以息人馬力也壬子 駕

還京師往返五十九日駐承天十二日驛路五千九伯

餘里迎駕不至者二千一百餘人奪休有差初 駕

用符沿途有司以供具不難獲罪自副使滿鑑知府劉

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縣等官進行在詔獄拷訊為民

甚衆及 上將回鑾乃諭掌行在兵部都察院事王廷

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馬糧草并以沿途

躲避官員責然治及入河南境抵祔州供具復不治於

是河南參政張恩賜副使胡廷祿陳返南陽知府王綱

垣俱逮詔獄為民嚴旨責廷相參糾諸忠弛者廷相發

各各撫按官俾指實開具及是廷相乘劉素聞自府尹

鄧鈔密雲副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永祚而下七十二員

得 旨各官建誠推避悖慢為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

撫按逮治從重擬罪以聞其平日貪婪及假公科歛者

仍各追贖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

級調外任金永祚等悉黜為民并照降給事中張守約

戴鼎猷等守約劾尾行恭將任願 上應得守約卿賦

不遵道又每程取逸先行切責照鼎猷疏請北旋 上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一

已回至中道覽疏大怒并前諫止都給事中曾挺左給

事中李達右給事中周琬給事中謝廷准俱下鎮撫司

拷訊並降遠方雜職 上將南巡有軍人孫堂至奉天

門登金臺往呼欄 駕又有賸偽帖以阻者皆不顧回

鑾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地有堯母墓佚于祀典 皇

上再圖鳳輦敗履山川累惡重處聖人之孝也則帝堯

之為其母可知已今者乘輿遠席千載一會伊者氏有

靈不以堯母之墓望 陛下乎乞下有司建廟或如古

帝至陵寢故事三年一祭則 陛下至孝達于古初

上嘉之如其言而曰帝堯父母異慶可知合葬非古即

拜少南爲左春坊左司直學檢討。上許葬事。南北分合之議。日漸明。中有傳即動而終歸獨斷。不以人意行止也。丙辰。諭輔臣曰。大略之疑。已就。可以二十七日發引。卿等與禮官面議之。已復諭禮部。以二十七日詣天壽山禮部具儀。如例。報可。甲子。駕發。京師兩賓館尚書嚴嵩。日給地空。棲。豈如純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旨。慈駕南。是日還京。顧取道。議尚不下。陸虞震。抵江漢。風濤甚。欲避江路。從浙入江西者。所在驚駭。久之。從舟蓋原。太后入京之舊。也。五月甲申。梓宮發引。至通州大學士顧鼎臣題主建。聖諭亭于永天府。榜其城。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三

樓曰顯親達孝之誠。諭禮部。皇批。大事已就。自朕且靜息。郊廟有事。不敢自逸。餘日暫免。嚴朝仲秋。如故庚申。頒。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羣臣及各王府。皆官通南京。用。若。袁。模。已。陞。副都。容。未。至。不。出。給。事。郭。劉。劾。轉。官。怠。慢。歷。華。閏。住。主。采。石。磯。不。可。泊。太。平。府。同。知。梅。山。鑿。開。維。舟。以。濟。至。漢。口。江。沙。淺。灘。有。同。懼。議。所。以。疏。濬。之。策。忽。西。山。太。雨。漫。水。增。深。梓。宮。直。上。撫。臣。以。聞。上。喜。曰。朕。仰。荷。天。未。厭。茲。慈。神。孔。安。心。始。寧。忱。免。文。諱。禮。部。曰。衣。夢。梓。宮。舟。行。風。撼。心。甚。惶。懼。即。躬。詣。西。內。金。海。禱。祀。玄。冥。專。奏。以。天。妃。經。卷。附。梓。宮。舟。

上用祈神。貽果。神降之休。朕心以寧。閏七月庚申。合葬於顯陵。新霽辛酉。以二陵禮成。詣神祇壇。祭謝。是日舉慰神之祭于永孝殿。后妃與事。上曰。此以盡子婦之情也。八月辛未。奉。獻。皇后神主。詣。獻。皇帝廟。文武大臣。以大禮告成。奉慰。溫。旨。報之。有人子之情。未盡者。莫如朕甚之。語十月。點湖廣提學江以達爲民御史黃正色。戊戌。邊方南。稍詔。許親王素服出迎。致祭。楚王欲先出。以達屬當居守。不聽。王怒之。許奏。獲親王毀祭器。正色奉命護送。劾奏。太監鮑忠。駢馬。崔元禮。部尚書溫仁和。受沿途饋遺。忠乃言正色。以護送官。擅於。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四

梓宮舟前。騎馬執扇。及江行。又不隨舟料理。反以風聞之言。播傳。誣害。皆逮。訊正色。所犯大。不敢得罪。重云。而先五月。捕治內官。閻綬。以所過道路。賄貨。估勢。與趙俊同被劾。上切責。俊改過。緩令解京。其嚴束左右。如此。十九年五月。錦衣衛千戶李拱辰言。聖母南。稍顯陵。災異屢作。乞。地。二聖梓宮。俱葬天壽山。上責其在梓宮。題下鎮撫司。逮問尋。贖罪。還職。拱辰獻女爲。嫁。得官。故敢於誣妄。亦不問。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九

朱國禎輯

世宗召對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佛講尚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佛以書義相關因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以納進講之言奉末竟 上曰已知補綴伏不及承旨已而上疏請罪宥之

五年六月甲子朝罷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瑄賈泳人見臺在後左門之左蓋門之翼室也宏等由東角門歷中左門至焉班臺門之外西面序立司

大事記

卷二十九

禮傳 旨曰來宏班詠先入榻前頓首訖 上復呼宏等前諭曰卿等前恭和朕詩朕亦偶作一詩賜卿等其用心輔導內侍以御詩次第捧進 上取手授宏次班次詠宏謝云陛下天縱聖明製作精妙豈臣等所能贊助欽承寵諭賜以詩章臣等不勝感激命賜酒饌頓首出一清乃入 上諭曰卿去年提督邊務勞助昭著特茲還朕作一詩賜卿卿其用心供職一清謝云臣等老病無用荷蒙陛下召還內閣分當委身報國今又蒙賜詩面諭不勝感激敢不竭盡心力賜酒饌亦如之是日大雨如注階墀間頃刻水深尺餘近侍傳 旨導自

東角門稍邇而入出復穿文樓而行 賜宏詩云睦茲忠良副倚賴弁阜彷彿康哉聲朕繼大服履昌運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令名賜垂詩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推制方在水類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他賜賜詠詩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青德業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鳴賜一清詩云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寬朕西顧憂戚名滿華表子承 祖宗緒志欲宜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張皇綱次日宏等上表稱謝 上批答曰朕以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京德繼承丕圖惟賴舊臣以為輔佐于萬幾朕偶成一詩以賜卿等惟圖君臣交修共成化理覽奏具見忠懇朕豈類古帝王稱頌太過專以望卿等協心匡弼以成一代文明之治十二月壬申楊一清上疏恭問起居報曰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併告卿知 詩見大 一清疏謝因率同官次韻和之 上悅命名為輔臣贊和詩集觀為序曰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虞舜作歌皋陶虞之卷阿之作周臣頌之朕以殘冬已盡陽和回春賦詩一首以辭殘比省過遷新比遷善祈以輔導交修之意諸臣恭和頌朕太過寓意良深喜得忠良詩之所開大矣非吟

咏者比質求道望之不覺形斯言也

六年二月 上問輔臣大學衍義中論漢明帝三雍解
一曰明堂二曰靈臺三曰辟雍朕觀歷代皆有明堂我
祖宗法古立制雖不沿名必有其實特後人未加考訂
耳其以闢楊一清曰臣按黃帝始祀上帝于明堂唐
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上帝而言周則
謂之明堂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
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而旁二室
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爲太廟太室記曰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祀上帝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中矣西漢明堂之論甚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
明堂辟雍監臺至明帝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乃頒
時令勅學后遂登靈臺望元氣自宗室子弟輔弼百官
郡國計吏九夷百蠻皆有陪位仍領養老之令于辟雍
命諸生講經書魏晉至唐宋皆有之宋仁宗以常朝大
殿爲明堂合祀天地臣謂明堂卽今之 奉天殿也靈
臺卽今之司天台也辟雍卽今之國學也我 朝享祀
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早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上
深以爲然于是每每設祭于奉天殿後于西苑建大高
玄殿以寓靈臺之意終以古制難考議論未一不欲顯

堂之也

五月乙酉 上退朝令議官及翰林官日輪一員將經
書通鑑撮有關君臣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簡
所未曉庶心得其肯而理自通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皇上孜孜勤學茲當炎暑之時暫輟日講猶欲錄經史
之要言日命儒臣論議且博取人善議官之外兼及翰
林是皆 睿旨之傳宣非出臣下之建白臣等以爲經
書周微通鑑浩繁有難一一研究切見 先朝經筵之
外日以大學衍義進講甚爲有益空將此書令議官日
輪一員講析大義恭以時事明白敷陳 上是之且日

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庶得探
索精研不徒勞精神虛延日月一清等復請於經筵講
官內與日講官各分爲兩班每逢三八日各輪一人進
講陛下溫顏降接虛懷聽受有所疑必形諸顧問有所
得必見諸躬行仍以別冊置便殿以備清閒之觀至春
秋日月和煦享義之時經筵日講俱照舊規惟三八日
專講大學衍義 上曰講學爲治之首若道當先朕虛
懷以受卿等及講官盡心講說開誠啟法以資朕學至
於春秋之時不必以三八日訂於該朝 兩官之序既
定以講只於午後進講衍義庶并行而無廢一清等復

言進講大學衍義以五月十三日爲始一如日講於御案上對講切近 天顏恐汗氣薰噴合當于地屏下設

一小案張經筵例令講官看講從之

六月 上以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一章序一首寫示內閣一清等依韻恭和以進 上覽畢賜聖書諭各有忠誠懇到之衷及勉以協恭輔導罔命以御製并一清等詩章集成一冊題其名曰翔學詩

甲子 上賜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程璧禮部尚書兼學

士桂萼各銀圖書二一清文曰耆德忠正日繩愆糾違

總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違鑒曰清謹學士日繩愆糾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五

德夢曰忠誠靜慎日繩愆匡違一清等各上疏謝手詔各日朕念國政重大事機當謹有過不聞厥過愈深故以銀記錫卿以識封疏覽所陳謝朕具知悉夫自古明良相遇必交相儆戒朕本不明上荷天眷及 祖宗付托特求嘉猷以匡治政過爾等宜竭力贊襄用輔不逮勿憚勿諱庶盡交修政沃之職

九年十月新製圖丘祭器成 上親視于文華殿召輔臣總同視已新製圖丘龍床御案成 上親視于文華殿仍召輔臣總同視畢進跪至後殿諭至再復出手札承鴻即令祁寒之候王役恐難惟令于申前辰後辦

料卿可思處稱朕體天恤民之意

十一月戊子 上出詣郊壇躬視圖丘及神庫神厨等

牲亭畢還至大次命司禮官宣武定伯郭勛宣城伯衛

彝大學士張璁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工部左

侍郎蔣理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左給事中李鳳來監察

御史盧問之至暮次前 上諭日朕違 太祖高皇帝

敬天之制圖丘大工告成朕心懽慶實賴卿等効力贊

成賜酒飯助等各叩頭出

辛丑 上親詣郊壇習禮于圖丘禮畢 上至大次命

賜各官酒飯訖遣司禮官宣大學士張璁禮部尚書李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六

時至暮次前 上日朕今日習禮有差失否璁對日

皇上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上日有差卿等還要說又

日今日太常寺官奏初獻禮差了一臣未及對 上日

祭祀重事祀天禮九重時對日是 上又日卿等還要

看他每演習璁等承旨叩頭出

十二月戊寅 上安設先聖先師神位于文華殿東室

行安神禮先二日諭少傅張璁命大學士程鑾禮部尚

書李時祭酒許詣備諸日講官吏部左侍郎徐綸詹事

俱服臣左庶子穆孔輝侍讀學士夏言張潮各具吉服

同進膳拜是日四鼓先開長安右門諸臣皆進惟李時

至遲命內侍促于承天門內問至齊。上方千內殿行告知禮禮畢始出文華殿東室行禮。璽守九人皆候立于殿門外。上行禮訖璽等進內上香行八拜禮。璽畢上御殿西宣璽等至御案前。上猶未釋皮弁服執圭命璽等近前諭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于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爲進修求學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賢啟佑于冥冥之中然欲決交修之力實望于卿等卿等用朕棄恩對曰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何幸身親見之賜茶叩頭而出仍吉服候朝于東閣少頃。上命

中官齋手勅諭璽曰朕以奉安先聖告于

祖宗 皇

大事記 卷二十九

考禮成朕惟 祖考鑒臨在上聖師鑒誨在旁豈無加教于朕者須卿等言茲可通示尊鑒時稽顙臣誥孔暉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既講解之尤要啟沃之實交修之誠切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卿元輔空敷朕意于諸臣已又以祭品脯醢酒果頒賜諸臣越數日諸臣各撰次講章進呈 御覽

十年三月己丑初禮部數上言 皇后出郊親覽不便 是日 上召諭大學士張孚敬等與尚書李時議移之西苑脯時 駕幸西苑亟召二臣趨者相望于道二臣

急趨至太液池 上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宮內書

官 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官前進土穀壇官後爲

盤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可否二臣趨出視地 駕轉躬

和殿 上期二臣於此還復命曰官後垣宇仍舊增飾

足稱盤室官前欽定土穀壇方位極正當 上曰盤壇

第增一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省約賜二人酒飯

不悉責 於殿西後廂尋遣中使遣以珍餌二人復入

殿謝 上令近榻目時曰北郊盤壇卿不必奏諸即移

文工部拆之又出 御製西苑視穀祀先盤壇位賦手

授孚敬曰朕適有作卿等看濁二人請出恭誦入奏曰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念民生衣食之本重爲農桑勅此三代盛典何幸親見

之 上因命賡和以寓儆戒之意孚敬復請 上手書

各賜以爲子孫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亦各

賜手書御製賦如所請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賜之已復諭璽曰朕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

之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見賈生因語久

麻衣帝爲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洽功安成卿

昨退還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有失輔導大臣與他臣

不同故曰導之訓教傳以德義保其身體此不可以在

朝之輔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入奏無拘時

而來面相計處朕又欲於今春奉 兩宮春遊後與卿
宴二遊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亦以見勿孫之率由
祖道當有宴樂預與卿言之

八月戊申 上御幽風亭召李時汪鉉翟鑾夏言至諭
曰茲當秋成之時朕今看農夫收穫特與卿同觀時對
曰 皇上務農豈本自足以風勵天下 上命打撈太
監鮑忠奏打何禾 上曰打穀須吏打訖鮑忠乃以穀
進 上看訖命四臣看訖復召入亭內諭曰農之勞苦
見於紙上不如見之於目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
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這等看來委的粒粒
大易記 卷二十九 九

辛苦時對曰自古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 皇上者真
所謂知稼穡之艱難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召時鑾二臣
上御無逸殿東室曰朕惟這西苑官殿近命修葺令工
告成但這官殿原是朕 文祖之御欲於殿中設 皇
祖位祭告之不知可否鑾對曰好時曰仁壽殿久已廢
圯 皇上一旦整飭煥然維新追慕 皇祖行祭告之
禮益見聖孝 上又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文武三品
官以上俱令與宴時對曰盛事 上曰卿部裏擇日具
儀來看承 旨畢 上曰這無逸殿之行雖以寓勸農
之意勸學之意在其中亦用宴以落成之經筵日講官

俱與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即命書無逸篇
于殿壁 上自爲文紀之

十月建欽天追先二閣 上命鵬欽天記頌祖德詩二
碑以闡覆之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
頒以訓等從經筵賜和

十一月陝西傳 上幸仁壽宮召李時翟鑾汪鉉夏言
入見問曰百姓艱難急生賑濟民乃天之民也豈可不
救前遣戶部侍郎葉相相病空何所處諸臣未及對
上曰吏部侍郎唐龍何如時曰龍有才幹又曾在陝西
無知彼中民情最好言曰到彼須要斟酌緩急如地方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

已安財用就在彼中別用 上曰要斟酌于是以戶部
奏本授鑾批行 上又曰吏部事重唐龍去了一侍郎
豈能勝任方獻夫不知來否說他病重朕欲用一人爲
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時對曰在廷諸臣才識長
短俱在 皇上洞察之下 上曰雖然朕在官中賢否
豈能周知鑾曰九卿中隨 皇上選用 上曰這等是
挨次用了時曰冢宰之位久虛外面人心屬望 上曰
已缺一年矣時曰朝觀在邇考察百官誠不宜久虛
上曰考察官必須先看揭帖知道賢否方好臨時黜陟
時曰誠如聖諭 上又曰吏部考察必須會同都察院

都察院總司風紀其任至重鈞不宜輕改吏部何人可任鉉對曰尚書李時侍郎夏言俱好時奏曰臣不能勝任上曰卿時朕有別用時因奏曰吏部俱有定規但公心的人就可委任上曰可知要公道守法的時又奏曰六部中且用一人管管吏部待獻夫來上曰獻夫等他來別用時因奏曰戶部尚書許謙小心不敢壞法可以任此上曰戶部也要人況他纔轉過來又曰刑部也缺尚書朕欲用王時中爲刑部取王憲爲兵部衆對曰甚好上又曰吏部朕欲取王瓊來用時對曰瓊舊在吏部甚好上曰就着唐龍在彼替他總制時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一

對曰聖見允當曰是如此行時等承旨而出

戊辰幸西苑行落成禮祭畢召李時至無逸殿東室曰昨卿等進與宴揭帖尚書王時中蔣璠列於門外還着殿內坐時對曰殿中地窄僅容八卓上曰再添一卓時對曰恐礙官門上曰礙門也不妨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國戚上曰親親不如親賢時曰聖明所見非臣愚昧所及

已卯御南城崇光殿西室召時鑒問宗廟之禮已又曰明春係東作之時古人云使民以時如今正是農隙時來春就要行禮部裏即行題奏夏言繼至叩頭曰遵

宣喚臣送唐龍來選上曰卿不必介意又問唐龍幾時得到陝西時曰二十日可到上曰早到一日百姓早蒙惠一日時曰龍先行文與兩司去了鉉曰巡撫劉天和已經造冊完備何者爲極貧戶何者爲中貧戶上曰恐與唐龍意思不同鉉曰唐龍至便可給銀上曰各處災傷罪在朕躬時曰皇上事天敬神修身謹學三代以下史冊所載不能多見四方災異皆巨下不能仰體聖心所致上曰朕不德致四方災異如此鑒曰皇上只此一念便可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時曰近日和氣漸復了言曰近日四方皆有祥瑞上曰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二

祥瑞亦不必論只在牧民官任職如何時曰只在知府知州知縣鉉曰又在巡撫巡按得人上曰巡按尤爲要緊若撫按不相得顛倒不好鑒曰撫按相爭只是小禮節上曰爭禮猶可還要爭利時曰巡撫官舊時無有是正統年間添設上曰然有事方差出就如唐龍一般言曰後因地方有事就留住管事如今久不了必更改上又曰時享之祭古人用在何日時曰太祖初用節日三年之後改用四五上旬上曰與合祭同改朕欲用迎氣之始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端午人熱了前日夏至祭方澤人情已不堪鑒曰禮記載霜露

既降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有休惕懷德之心正謂是也
庚辰日講畢召時鑒于文華殿西室諭曰近日有人奏
遷陵一事卿等意如何遂以告 皇祖文并卜卦文授
時府對曰雖 聖祖見許但卦名未濟又詞却好時曰內有征
成也宜慎重鑒曰卦雖名未濟又詞却好時曰內有征
凶二字鑒曰征者往也 上曰遷陵事體重大 聖母
亦論朕當慎重時曰國家極重大事遷後萬一有事悔
之何及臣豈敢不盡忠 皇上宜差人踏勘 上曰近
汪鉉說循州卿風水好時曰他也曉得些 上曰往時
曾祖也好時曰臣近會御史徐汝圭他也知風水又曾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三

在湖廣作官曾到顯陵以爲風水第之前有大江山
勢至此盤旋住乃內結一穴所以 皇上天性高明皆
此之故人家墓個吉地也就中舉中進士况 皇上龍
飛九五地吉不待言又曰 皇上如此誠敬聖嗣不久
當蕃育又不在風水上鑒曰臣等正爲這一件大事不
敢妄動萬一小有不順悔之何及 上曰 聖母意正
如此鑒曰臣等正爲 聖母意有未安所以不敢說今
聖母既令慎重 皇上宜仰體時曰當時臣衙門編修
滿韶初鑒時中解元又入翰林後來遷葬見棺木有紫
藤纏繞其氣上騰家遂遷葬 上曰這個就是了鑒曰

小人家尚如此何況 皇上時曰凡進言者皆失志之
人臣嘗與鑒說豈可以朝廷大事爲千進之階臣敢不
盡言 上曰今人不肯先作變死生晝夜此何足足鑒
曰古之帝王多先作變 上曰此事着禮部不必議
鑒時曰臣還與夏言說着這一本來朝廷批出 上曰
就待批出去時等承 旨出

十一年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夏言知貢舉條
上三事曰變文體以正士習貢主司以定程式簡考官
以重文衡 上曰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
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爲害治宜明禁論務醇正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四

典雅明白通暢如仍前鈎棘奇僻痛加點落甚則主考
具奏奏處治

三月庚午御平臺召平敬時鑒至御榻前曰此戶部籍
實出征官軍本鄉等可看出征官軍只可在東官廳聽
征內挑選如何昨內外提督官遂及團營子弟對曰兵
部原題只用東官廳聽征軍不暫聽團營 上曰若用
東官廳軍可用一將官統領乎敬曰昨日臣等呼張觀
至關問以邊情見其知邊事欲用他後因吏兵二部尚
書俱薦趙鍾素其謀勇比張觀爲優所以用鍾不然用
他兩人去皆上曰只用三人時曰趙鍾素經戰陣可用

上曰他在保定時日聞今已到 上曰還是邊上人中
用京軍似不必出給事中張潤身曾說字敬曰京軍雖
無用然天兵一出自足以振揚國威時對曰亦是先聲
之意樂對如之 上曰虜人詭詐這等的事他也曉得
因曰選用掛印時曰此只是遊擊一般非大出師乎敬
曰此不過前去策應 上曰大同宣府兵也去了乎敬
曰袁綱趙編俱已前去時曰虜人見榆林地方連年饑
饉糧草不足所以深入此時不足慮但恐秋來草盛虜
必大舉 上曰然此時政要預備 上又曰昨兵部言
募兵一事最好時曰邊上儘有閒人若與他一石米自

太事記

卷二十九

十五

當効力 上曰然乃辭出

九月己酉御文華殿日講畢御西室奏事傳 言李時
方獻夫翟鑾三先生且莫出去須臾奏事畢宣三臣入
西室 上諭曰如今吏部缺尚書誰做得時曰在廷諸
臣隨 皇上簡用 上曰汪鋐何如時曰好二臣亦相
繼曰好 上曰錢超吏部何人可替他時曰總憲重任
未可輕授 上曰聶賢何如他曾大獄去了的時曰臣
不敢其人聞之方獻夫曾在廣東巡按說他好獻夫曰
巡按時甚有丰裁登曰臣嘗與同朝甚好 上又以吏
部一本授時曰此是吏部推的兩箇六同都御史大同

太事記

卷二十九

十六

地方要緊這兩箇人如何時對曰是何棟與韓邦奇兩
箇都好何棟平日有才韓邦奇曾在彼中做參議何比
韓為優 上又曰不知何棟曾在邊方否獻夫鑒俱對
曰他是陝西人知邊務時曰他也曾做御史又曰大同
先有叛軍地方難治才短之人不可過剛執一的人亦
不可必須得中正之人方好 上曰是要箇中正之人
過猶不及 上又曰聶賢取來掌印佐官也要好的
毛伯溫着取來管事鑒曰如何行 上曰汪鋐寫手勃
聶賢毛伯溫着吏部推用時等承 言出
十二年四月乙酉 上演御馬於南城召字敬時獻夫
鑾至環碧殿諭曰朕今日演馬至此召卿等同遊看馬
引至嘉樂館看訖命太監鮑忠偕至重華殿候 駕少
頃 駕至御殿左室召四臣入 上曰今日科道官互
相糾舉本如何字敬曰今早蒙聖諭仰見 皇上至公
至明 上曰他每不遇應事塞責奸惡顯着的不曾糾
舉如御史李循義不過因公給事中張潤身只是子遵
都留着用四臣對曰是 上命各賜服色三件行至東
華門命司禮監官宣回至重華殿西夾道有 旨令以
今日同遊為題各賦古樂府二首七言律二章來看時
天將雨四臣僅賦律詩二章止進少頃鮑忠捧 上撰

古詩一七言律一命潤色四臣觀畢仰贊人文煥爛非
臣所及忠復命乃命退明日閣中各補撰樂府二首并
和御製詩以進

戊子召學敏時獻夫樊赴西苑候於平臺少頃駕出
乾明門至寶月亭召四臣入見曰亭方訖工命卿等同
觀駕過清復殿趨四臣進見上曰錦芳亭原在南
城移置于此因是荒落所以添蓋清復殿工完時卿等
敬亦不在亦可同觀命內侍持御製占樂府一絕句
二令四臣卽和進詩將成命賜芳樂花一盤傳令各簪
一枝於紗帽且令各自進詩上御殿後翠芬亭四臣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七

各以詩進復命四臣福觀花欄觀畢有旨不必簪令
中使送出西安門次日閣中各賦絕句八以識恩私恭
進御覽

五月己巳聖諭到闕朕覽江西造到青爵色甚佳以
爲殿陛祀天之用欲卿等一看今日雨後稍爽卽酉刻
可與助餞言共吉服來至南宮之重華中刻上御重
華殿觀祭器畢御殿左室召郭勛等人見上曰朕因
疾靜養久不與卿等接見此心甚歉今養平復特
與卿等一見勛奏曰臣等今日觀天顏不勝欣慶上
曰此江西燒造殿陛拜天用的爵與酒鐃臣見其顏色

鮮明甚佳美與卿等同看五臣奉命出視畢入見奏曰
祭器制度精美仰見皇上事天之誠不勝欣仰上
又以御案所置扇分賜五臣曰今天氣炎熱茲扇與卿
等共涼既出上復召學敏時至御案前示以御書
宣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御書恭和宣皇帝閱輿地
圖詩學敏曰臣等謹排出外面拜觀上允稱首退

十月壬辰召學敏時入煇殿御座前問曰重寫的青錄
如何學敏對曰尚未完暗日寫到英宗了寫不難只
一時較錄不及五學士看了方送鼎臣等看上曰卿
等也要看上又曰刑部決囚事前日看他早些奏如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八

今近郊天了如何行刑將日審錄遲了些三十一日已
交十一月節祭天之月似不可行刑學敏曰如今營造
九廟及啟祥等館都是吉祥事亦不可行刑上曰今
歲暫免得冬至卿等可擬票來時曰如此誠所謂仁覆
天下矣學敏曰臣等連日不視天顏今見聖容充粹不
勝欣慶上曰欲行郊禮所以靜養上又曰久不與
卿等相接朕官中亦曾念及學敏奏曰當今只要聖躬
安泰萬生聖嗣爲第一事以慰聖母之心時曰聖躬
雖好還要保養上曰卿等說的是朕身安則聖躬
安矣學敏時曰誠如聖諭上

十三年正月辛未 上諭予敬時鑒曰朕數歲前于宮中閣子內座之上正中奉 祖訓一帙左奉 皇考手澤一幅曰發思問每于元宵之夜設一練燈即燈益輪懸一絕五言曰於赫皇祖訓於昭展聖澤孫子時瞻敬夙夜慎兢業卿等其和之乃各製二章以進
三月 上納夏言議下御劄曰叛卒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云云見大同
七月命建皇史宬 上諭內閣曰 祖宗御容實訓實錄宜有一尊學之所因命建皇史宬于文華殿西南角館閣諸臣重書九朝實訓及實錄奉御容于閣上藏訓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九

錄于下

九月文華殿建九五壽齋西曰恭熙室爲祭祀齋居之所至是落成命于敬時等以詩紀其事乃各上五言詩四章

十一月召輔臣等觀恭熙室 上諭于敬時曰文華飾新但九五壽齋軸未成精一堂屏額未懸朕以此爲衣冠所在不欲用前名特別作之朕稱其名今日可與禮官一至觀之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于西壁繪敬一主揭之門左右楹隨召夏言黃緒黃宗明至詣恭熙室觀北壁河圖東壁洛書西壁鳳鳴朝陽三圖乃各撰觀恭

熙室及東西室頌併詩以進明日 上有事南郊駐蹕齋官詣賜張于敬等以自製大報歌命和于敬等恭和以進

十四年正月壬戌朔 上御文華殿召張于敬李時郭勛汪鑑夏言至示以所製元旦詩一章命康和丙戌 武宗 莊肅皇后崩禮部以謚請 上命會議張于敬曰 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冊謚之文宜二字四字夏言曰今在廟 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于敬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謚者禮官之職定謚者翰林之事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十

今衆議未協當俟上裁王迺相曰莊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謚似宜 體 肅 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大行威名 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古人制謚止嚴美惡之法無論謚文多寡但莊肅作配 武宗他日神主祔享宗廟謚文不一似無以稱媲美同尊之意此在今日所當講者言乃具聞 上不悅曰會議動輒紛爭朕與皇兄雖不同父母是均一視無彼此之分前日喪儀朕謂羣臣不可不盡二十七日之制此大義所關但朕遇皇嫂之喪無事嫂如事母之理非朕自尊矜一兩官在上勢有所壓宜謚六字曰

孝靜趙惠安肅教皇后數既用事且陰六又合勸養

康陵

三月下卯日講畢御文華殿西室召字敬時諭曰今年選廉吉士翰林官何人可教習時曰舊例用二人上曰只用一人罷字敬曰待臣等疏名進請點用上曰卿等可即舉一人時曰教習的人還要德行爲主文章次之土曰必須有德行的方做得師範文章是末藝字敬曰學士中蔡昂好上曰是好上又曰翰林人少前日留得少了些時曰皇上所留六人甚當內外羣臣無不欽服上曰朕只慮卿等考的名太留了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十一

上曰前日顧鼎臣教習朝卿時曰老成停當上又曰如今內閣缺員卿等以爲孰可字敬曰請皇上自擇上曰古人薦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卿等知而不舉就是蔽賢不忠了字敬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請選機務者機乃發動之由若少差爲害不細不可不慎臣時曰如卿之樣少差毫末遠處就差尋丈上曰固閒說可時曰某人好但見有委任未畢上問字敬何如字敬曰好他甚勤勞上曰輔弼豈可只取勤勞時又曰某人也好上曰朕初即位與卿同日請時曰是名次還在臣前上曰爲太宗時內閣官都是職事小

的以後獲不同了時曰臣字敬臣時不是皇上前任不能進此地正德以前多進不以正內閣也要儲養下幾人後來得用臣在內閣三年事尚未盡知上曰卿諫言上曰先朝內閣如楊溥楊榮都兼管各部事時曰只是體不便他進本又要擬旨上曰臨時着他迴避時又奏我太祖不設丞相命六卿分職如今六尚書就是六個宰相他每若是得人朝廷上就可無事臣等不過備顧問他本來只擬得個是字上曰六部固要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緊要今都察院王廷相好二臣俱曰好他有學識又老成時曰皇上所簡任舊臣如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十一

王黨泰金華都督好上曰肅賢還健泰金覺衰了時曰梁材甚正上曰他去了三年還是這等卿字敬會薦他做吏部字敬曰是已又曰人甚難知初間好往後又變了上曰如今臣正有這些變詐又好求勝不肯認錯時曰書經說若有一個臣斷斷今無他伎其心休焉其如有容場臣下只是個誠實便好上曰是誠實有容是大臣之體上又曰汪鉉在吏部何如二臣俱曰好上曰昨日考察怎麼行事時曰憑撫按官考語及科道官糾劾上曰也有給了的人字敬曰鉉爲人肯盡忠上曰忠便忠只是事無定見少主張字敬

曰近日部中常與霍韜爭辨。上曰若是爭辨還是汪
鉉達時官霍韜若是做尚書事都壞盡了時奏曰昨日
王憲乞休未蒙允俞。上曰他前日告病後又好了如
今邊方多事他知邊務如何可放他乎敬曰委的有病
行走不動時日有隱疾不敢奏。上曰這等着進本來
准他去乎敬曰豈加他些恩典。上曰是與他以見優
老之意時又奏曰臣等在閣中常與方獻夫議先朝有
午朝之例。皇上午間命大臣等於左順門朝見就奏
事亦足以聯屬人心。上曰先朝還有晚朝之儀朕嘗
思謂之朝者如鴻臚奏見辭謝恩是朝儀若政事另行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十三

為是如今通政司奏事却是行政。時曰通政所奏事
都是虛文乎敬曰午朝亦難行只可間或宣召大臣於
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
事亦可知人賢否。皇上英明千載一遇若臣下一言
欺蔽。皇上便覺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
官侍時曰科道官看見也就奏他。上曰說得是待廷
試後舉行。

先是張孚敬以疾給假癸酉文華殿講畢。上謂李時
曰孚敬閣中專決卿與爭否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
爭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如。莊濟皇后議慈即
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時曰孚敬亦只以弟
妹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上曰也是忠愛也大執泥
了。上又曰他不肯愛惜人材時曰他只是行法太過
上口人多怨他時曰還因大禮大獄所以人心至今扞
格。上曰大禮大獄當初原無甚意時曰。皇上一於大
禮之人至今都大同任用人心甚感。上又曰王憲放
了去誰可替他時對王廷相好。上曰都察院要人不
可動他時又對其次唐龍可。上曰唐龍還早些邊上
着他多住幾時纔諳練邊事。上又曰朕看來惟張瓚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十四

好昨日大同事辭他去。雖是將就了事也少不得如
此處時對委的虧他處他平日幹事有才非推前廣不
曾加得他職事甚虧他他已辭朝去。上曰推了取回
就是。上因論劉淵清誤事時對曰他心也忠赤只是
案詳如今問他死罪似過了。上曰以警將來。上又
因內閣缺人還取費宏與卿相處時曰安不但處臣人
人處得。上又曰官小者也選用四人各兼部事着他
歷練時曰。皇上處置最當。上又因論大倉銀兩時
對曰近聞所積甚多皆是革了許多冗員所以在官者
多。上曰這是即位初詔書革了的却虧楊廷和時對

曰楊廷和有才。上曰但非輔弼之器耳。

庚寅召李時至文華殿西室親以制策題授之曰此殿試策題卿可看了潤色來時恭看畢對曰潤大典則真古帝王之言。上曰古歷年又遠皆是。祖宗精博及後來守成能盡持盈之道所以長久朕問的意思是這等時日誠如聖論。上曰今日乎敬又有奏至乞休職見他病勢何如時對曰臣昨在朝房齋宿今早早敬速臣到家泣告說昨夜痰發甚危喉童便一碗方解又以大義責臣朋友立倫之一如何不與處。上曰他要卿替他奏又問他病好得否時曰他自言若放回靜養還可遂好如今天氣漸熱得早回為幸臣因他說得迫切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五

故且留著外甥致仕祭酒王徽同行遂哭泣自言感皇土恩未能補報豈敢負恩委因病勢不好。上曰准他去罷時曰且着給假。上曰准致仕明日起用時自不得時曰這等望與他些恩差官送同。上曰卿模稜來看。上文曰教庶子要箇學士時曰昨日張孚敬已舉蔡昂。上曰蔡昂與顧鼎臣孰優時曰俱好前日鼎臣教習逐日在翰林院甚勤。上曰蔡昂篤實才還是鼎臣為優時曰誠如聖見時又奏日上科庶吉士選二十一人合年還照上科數目。上曰今年人多可送

三十人時又奏曰考庶吉士是重事望。皇上親賜額題于文華殿門外考試。上曰。祖宗時也親出題文

華殿門外亦可間行

四月乙未廷試

以

賜韓應龍孫陞吳山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是日讀卷畢。聖諭曰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天周道善而傳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基之禮

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卷論仁敬大敬而能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二卷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卷却違離與題

不古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

張孚敬以疾在告。上問李時曰乎敬欲求靜養非盡

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未疾也刻日可愈。上乃遣中官齎藥餌及手札諭之曰昨李時且言卿病苦然朕

惟近古之君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為卿擇清心寧神藥火保肺者為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念亦見朕意。諭賜輔臣等。御製春雨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十六

述懷詩命和禮部尚書夏言言莊詞御作仰見。皇上欲大率祖愛民重穡憂勤惕厲之意及恭讀。聖訓仰見。皇上思親好學謙已誨人不自滿假之心甚盛德也乃恭和一章以進

已巳大興略寺宋御史譚演言。皇上御極命京師內

外毀寺宇汰尼僧申初天下臣工勸諭僧人還俗寺家
天意可驗其甚廣宜改爲習儀觀聖之處上曰寺
既毀永不許復習儀照舊此故地豈可用僧大慈恩寺
三應修齋盡行革去部議請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併
遷姚廣孝牌位散遣僧徒處住各寺願歸正從化者聽
上曰歸化者還議恤典

六月戊申御平臺召郭勛李時夏言進見上曰久不
與卿等接見此心不安又曰朕畏熱久廢朝參各官要
盡心供職時曰昨日聖諭臣即傳基臣各仰體聖心
不敢怠慢上又向時曰訓錄寫得何如時曰已寫到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

孝宗還官圈照應本放在皇史宬原舊本放在通籍庫
言曰也放在皇史宬上曰朕欲留在官中不時觀覽
時曰最好上曰昨日休文俊進來二十一史甚好板
在那裏時曰在南京國子監原是舊板臣在禮部時與
方獻夫訂過修理的言曰這本還該取來時曰司禮要
刻也不果言曰宋史板在廣東時曰宋史甚不好向要
修過未曾修得上曰修史甚好既要公又要出下人
之手乃好上曰乾清官後面是坤寧中間殿叫中圓
殿不知何謂時曰是俗名上曰朕欲扁做交泰何
如時曰乾坤交泰甚好上曰官後門扁曰廣運廣運

是用的實名似乎不可三臣皆曰是上曰就扁做
寧門好上曰卿等緩到大善殿否中有許多銅鑄的
邪像甚非禮言曰可撤去時曰海印寺初亦有邪像臣
在禮部時多毀了上曰大善殿論該拆去時曰是
祖宗之舊只撤去邪像可也上曰今後重見不必行
叩頭禮又曰暑熱卿等今日却勞一時曰臣等當効力

上起命三臣隨至殿上及三門二門各看說乃回官
七月御史曾鼎勳論勅南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
聶賢戶部左侍郎張雲陳璋工部右侍郎甘爲霖大理
寺卿王經國子監祭酒吳惠南太常寺卿洗光甘肅巡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

撫趙戴各不職部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用
上覽之不悅召李時諭曰年來官路不開外庭咸歸罪
張孚敬不知科道官陳奏太良多私今體此疏亦是私
意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上曰人才固當愛惜須有
分辦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舉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該
薦上曰第遲鈍耳南泰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
府聶賢何如時曰無過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
覺衰老宜令致任聶賢宜令自陳以全體貌上又問
王經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
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何瘡趙永之流留之無

用時曰恐公議未允，上曰如此則外調，上復諭張
雲誠怒甘爲寡有才趙戴無過此三人悉留，又曰吳
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可調南翰林院用
翌日命下

乙巳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至曰今日朕召
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
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跋其後函風亭東
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咏曲風圖長句 上曰朕
志在恤民卽今工作亦非得已奉天奉 祖皆當營建
過此卽無事矣 上又言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二十九

與李時夏言許品率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似
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時曰
頃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成 上曰
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陳謝而出

丁未 上召見費宏李時于無逸殿宏曰三邊今缺總
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爲誰宏曰姚鏤往在延綏甚得
士心時曰鏤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
守仁徒虛名耳時曰遠東項用馬永甚好宏曰聞家丁
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查不
專在勇時曰遠東初定須用有才智者如永甚好至

出逃起鎮兵部尚書仍兼前官三邊總制

庚申 上召見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曰西海子
每歲端午奉 兩宮遊賞止望祭以祀其神今宏特建
祠宇庶有所瞻依言出因 上言禁內西海子者卽古燕
京積水潭也其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堯
山後匯爲七里潭東入都城滿爲積水潭南出玉河入
于大通前入謂積水爲海且在西內故至今沿稱西海
都城之水悉於此瀉玉河城濠大通漕河皆食其利比
諸五祀之神其功較大祠宇未立誠爲缺典但祠必有
名西海之名悉嫌于四海正號乞特賜嘉名庶稱祀典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三十

從之

八月召費宏至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論盡心供職
有聞入告先是 上手諭夏言曰朕官左右小殿東貯
見丹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左曰端
凝右曰懋勤以進、上從之卿所擬取端疑疑懋學
勤政意義甚善 賜言金幣表謝

九月給事中薛宗鎰孫應奎交章論汪鉉奸邪誤國議
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鉉疏辨 上慰留既而御
史曾翀等相繼劾之 上召費宏李時曰鉉九卿之長
被論如此何顏復立朝宏等以大工未訖請留 上

曰鉉邪佞詭隨留之無益宏時請令自陳 上曰他邪
青自陳色甚怒乃出諭鉉引疾乞休許之時又選郎中
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斥去鉉罷 上乃出耕蔬責
諸言官曰言官空隨事故正乃疑君負主肆行報復人
君奉天豈敢私其好惡亦何敢拒言子敬何嘗導朕拒
言神謂三年杜口是誰使之其速詠詞連宗鏡皆廷杖
削籍孫應奎落級外補

十五年三月戊午客星見於天祐星旁 上諭李時曰
今紫微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曰古人謂天道遠
人道邇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未必一一合但在人君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十一

修德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災寇退舍况 皇上修德
之所感乎 上嘉納

上躬視宗廟工程召見李時夏言於龍德殿示以 御
製躬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即事紀實一論罷免
諱官溫講一議 宗廟寢楫門戟設置之宜一議葬禮
之正宜百附從時等各依韻恭和三章以進

上謁七陵諭曰朕非弱文人上戴星天隆春廟續 祖
宗大寶師 列聖陵寢禮當躬謁 皇祖 皇考道所
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祭告天壽山 長陵等七陵朕
躬叩拜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

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既又諭茲修
謁陵之禮必一同奉 聖母行天后妃官眷當從俱令
禮部具儀以請于是二十一日丙子 聖駕發京出德
勝門次沙河次日至天壽山 上初至陵下立行宮門
首祇候 聖母駕至親侍降輿以八百官咸親仰贊聖
孝之至明日謁 長陵登明樓拜陵碑次謁 獻陵

景陵又明日謁 裕陵 茂陵 恭陵 康陵又明日
駕發詣西山謁 恭 章皇后 景皇帝陵禮畢 駕
還先是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勗夏言諭曰適過沙
河一帶見居民甚少野無農事此地 祖宗闔陵所在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十一

甚切朕心今日昌平州官率耆老生徒來見宥有詔諭
是夕即自草勅稿滿下二鼓復召李時捧出因問時曰
七陵在此須人守護卿等何如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
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
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
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爾軍民稠密 上
曰卿等可勘議以聞 上至行宮奉 聖母觀九龍池
巖下設一黃輦殿以奉 聖母 上坐胡床巖樹下在
聖母帳殿之側張小蓋召勸時言侍左右復命中官引
觀龍池泉實賜勸時言乘馬各服新賜蟒衣飛魚以從

回奉 聖母受舟西湖觀玉泉山 上製行舟次序圖

諭示言等御舟居中左一舟稽書少保文臣二員賜聯

言共之右太傅武臣一員賜助舟共二十五艘 聖母

及官眷侍衛皆序進壬午還京既而賞恩從功賜工部

尚書林廷樞侍郎甘為霖銀幣郎中劉應授張聞員外

郎郝守正勞傳相潘瑞左僉事主事 皇甫訪劉燦等俱鈔

幣及言此詩曰百年不離朝陵等文光耀時言各

恭和 皇上御製祇謁七陵并奉 聖母觀玉泉山詩

暨恭紀危蹕詩十三首以進嘉納之

癸卯再幸天壽山議作書官先是 上謁七陵召郭勛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三

李時夏言及欽天監監正夏祚等侍從 駕親詣天壽

山相看迤東十八道嶺風氣翕聚堪為大吉之地 上

猶諭言訪求精知地理之人不拘此山博選吉壤言曰

太宗文皇帝營山陵于昌平縣命禮部尚書趙玘以明

地理人廖珣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 車

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即七陵所在是也今宜訪廖

氏等子孫必有秘受祖傳得其真傳者既而謁告諸陵

畢率欽天監官親擇吉地復論曰適觀吉地咸可為陵

朕惟 祖宗所遺未諸天錫既越 列聖之地恐朕未

可當今日既定空勿亡適還京可即議營造否則必貽

前為也卿等其力贊之勛等言山陵之事前古帝王皆

所諱言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嘗預修陵

寢至今相傳以為非常之聖乃有非常之舉言因上言

禮君即位為裡普漢文帝自表 西唐太宗謂管九

則是古有皆預造山陵蓋既達始終身後親見且有子

孫經營不煩費人力此高世之見也我 太祖 太宗

悉先有事故二陵地理並獲純吉福澤無疆今 皇上

因謁天壽山陵親覽十八道嶺可為萬年壽官遂勅臣

等以預建之事仰見睿智明達真出恒情萬萬臣等敢

不勉從聖志謹將營造事安條例以請翌日復論曰預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四

建陵墓大臣已諾但恐衆有未知可行可止爾百官以

及國之耆民可一言之于是掌宗人府駙馬都尉京山

侯崔元宰吏部事左侍郎霍繼井寺院科道及宛大耆

民等合辭勸建 上從之

賜百官端陽宴于奉天殿召李時夏言郭勛沈舟西苑

先是 上駕回暫住玄福宮賜時等酒及諸品物論曰

端陽日朕奉 兩宮西苑沈舟賞節因命言接致語既

而復論時曰昨奉慈諭罷免今欲為君臣一賞以寓交

泰之意卿其與助言計之至是賜百官等宴畢 上幸

西苑預命助時言候于崇智殿遣 監賜以艾虎絲索

牙扇請物助等致辭謝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助一舟自芭蕉園歷玉鍊金橋橋至澄碧亭頒賜御餽又命梅人湯藥近龍舟賜頤問登時復宴于無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云自宣宗賜塞義遊萬壽山楊崇同遊西苑今僅再見云

自是聖母病日侍宮祈禱尋睿宗入太廟比兩年大喪卜葬往承天夏言益疎被逐羣鑒以二千科場事削泰夏言再召嚴嵩領之死于市庚戌虜患出御殿諭羣臣時已居西苑間遣大內士寅宮變上顯于苑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五

中修長生御札賜嚴嵩者必多嵩敗不傳徐華亭得者所奏所答今皆見世經堂集不盡錄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

朱國廟

甘州兵變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世宗皇帝即位已八月
矣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史許銘銘以
直諫至今官與總兵李隆同里性素矜嚴每事持正於
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恨甚且慮得罪
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遂
有異謀密令指揮楊淮族諸部卒請銘告增糧價銘掠
治爲首二人隆令諸部卒各備衣鏡具三日燒符操再
大事記 卷三十

以增糧價請須劉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許且銘先往
公議府衆軍圍擁呼噪且拋磚石銘馳入守備太監董
文忠繼至擒五人與杖隆後至厲聲曰此是軍不是賊
何事而打衆遂大鬧尋殺許都堂左右勸銘越牆避銘
曰有死而已後一步何以見人被捉而什再一人入問
部堂安在曰事至此我輩拚一死不可中止也遂以火
衆齊入皆狂醉削肩焉銘遂死隆騎導而還文忠懼且
走且遣人覓銘幼子二哥藏府中則衆卒已毀銘所居
公署盡掠其衣物矣遂大掠城中劫庫釋囚命劉經
匪庸府承家得免劫運銀五千餘兩越三日乃得收

欽銘餘骨重大監獄軍三十餘名每使守備一女指初

聲印小二哥下軍未幾見堂上一人看紅袍據奈而生大

隆赴市銘附離城而不見銘蓋見軍圍開之憤不暇一至於此

若監則云因迫脅文忠以銘趙糧激變關陝西巡按喻

茂堅疏必有主使巡河許翔疏鎮守總兵等官不得辭

責兵部尚書彭澤言銘之死一則因其執法太過失士

卒心一則鎮巡官忌銘威嚴乘機緣禍然銘死雖辭不

失爲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兇謀一旦有

急過揚言勸諭不從使銘受其怨而巳得脫免即不與

謀亦難逃罪及副總兵李義等畏縮坐視法當併論得

旨西事未寧隆文忠降勅切責與義等皆戴罪領職倡

亂諸惡巡按驗實擬罪以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葬隆
一子入監使使衛其家屬還鄉陞陝西按察使耿九疇
爲食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既被旨誅責乃復殺士卒無
罪者四人名爲首惡下獄者三十餘人覲自解九疇與
茂堅盡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文永助逆罪御史史梧等
南科給事中角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
重典遂下撫按勘實以聞隆職職代以右都督徐謙明
年九疇等奏許銘之死實由李隆獄具上請 上以事
情重大逮隆 閣下集官會審隆至覆奏法雖罹于謀
殺情又涉于謀叛 上乃詔法司錦衣堂上官往勘給

事中陳明時疏李隆罪狀已明乃復運動所司向也卒
數十百人于闕庭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
三人往數千里外探求巨猾鬼蜮之情又安知果當
聖意否耶不從 命大理寺卿鄭岳錫衣衛都指揮使
王佐往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肅置是時苗亦
卜刺等牧西海數人寇甘涼御史劉翀將至衆譴曰監
軍領涼州兵來沈城矣遂潰上山九峰倉皇四出撫安
衆疑稍釋來歸方徵調防勦外虞內虞諸惡黨掃燭
僅獲李自當渠不老等四五人而等至陝西與巡撫王
珣會鞠具得隆謀殺節及諸惡倡亂罪狀擬隆謀殺逆

大事記

卷三十

三

意律斬渠不老比殺祖父律凌辱同惡楊淮等各論死
董文忠副總兵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扶同奏文忠
宜罷義降殺用法司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
臣搆成大亂幾危邊鎮處決梟示李自當及楊淮等各
如所擬文忠仍舊鎮守李義降二級用

大同兵變

嘉靖三年大同軍亂殺巡撫會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
鑑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眾譁噪欲爲亂巡撫
楊志學方臥病密捕得首惡張的祥等會總督侍郎臧
鳳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
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
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
驍兵爲梗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
素強悍自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
宜如鳳等言從之戮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時

大事記

卷三十

四

文錦已由太僕少卿陞會都撫大同代志學文錦前守
安慶抗逆疎以才略著名及至銳意振制大同因虜患
多棄地至謂野有稼穡適足招寇于是城北背腹皆耕
爲茂草一望曠然絕無亭障虜人即叩城下文錦曰鎮
城外卽戰場何以示重且宜大並築也虜犯宣不數日
不屢戰不能近城以爲略白陽諸堡爲之外蔽也大同
何以獨否百里內皆頭可尋安得終棄于是議築紅寺
驢園塞山墩水盡頭沙河五堡左恭議韓邦靖估用二
十萬文錦不懌賊風聞之曰五堡修不成矣張巡撫視
國家財如身上血安能捨此邦靖疾歸復至者減爲三

萬泰聞典工泰將買鐵催督嚴急軍心已怨僂既就劫率太甚每軍營房一間當發戍軍二千五百即于鎮兵內摘撥衆皆悍行或請招募不聽總兵太監咸以爲言文錦愠曰是今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非鎮撫親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矣三標下皆素游佚有良室家宅業聞當發大恐告願單身分番而往不許益忿曰人各有妻子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以能容且莫說胡虜來只秋派一陣大風雨合家死矣等死不如殺賈泰將投入北蒼子是郭鐸柳忠等倡配殺鐵裂其屍走出塞屯焦山坡蓋七月二十二日也文錦慮其勾串

大事記

卷三十

五

時總兵江桓託病不出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再往乃還諸卒相約勿散聞砲聲則聚由是率數十百人辟行衢市中時時橫劫不可制既而文錦陽管隊官關山等廉得首惡欲捕之衆已刺知二十七日復糾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統獄囚攻都臺文錦聞變踰牆走陞宗室博陽王所亂卒圍而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總兵而下或走或匿遂閉諸城門焚公署出革任總兵朱振于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陽時陳爲奉乞宥迺換王官以事聞上各文錦撫取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

侍郎李昆宜勅曲救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太監武忠代鎮守陞前僉事韓邦奇左叅議往分守即邦靖之兄也各起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尋以母憂不至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代敘軍中劉祺通政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克逆以正國法侍郎即至大同衆洶洶疑懼曰寧有殺都堂泰將全置不問者見

大事記

卷三十

六

還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紀綱廢壞爲國家耻計惟急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散卹朱振有勦諭鎮定功免罪欲用允之邦奇聞命戒行或阻之自處與鎮人素無讐嫌且弟戚惠素著城中無文職一人速往庶衆心有所繫屬遂直抵西安驛去大同六十里衆聞皆驚駭兵以爲然不敢失迎接應既入人心稍安天祐桂勇繼至密捕逆軍八十人杖殺之時尚書金獻民方西抵泰將李賢帥遼東軍趨甘肅經大同城外各堡皆閉不容止宿

東軍罵曰會與延殺兵殺此反賊戶部至事李枝喬案
濟銀來或曰此實征大同軍之錫因此奸人乘機相恐
動十一月初七日夜二鼓變作發火砲喊聲震天先叩
參議分司出見再三諭之分兵至李至事索部撤驗視
遂圍帥府躬挺身前氣甚勁衆曰既無它心何將家屬
贈送出城乃出妻女以示見都臺亦曲諭乃止明夕火
復起則大同吏胥因變殺知縣王文昌也連日夕燭呼
不解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其諸亂卒狀天祐
疏中亦不敢盡言也因令集諸司會議軍士隨之期曰
權非我有留此何爲即趨出邦奇掖而止之因諭于果

大事記

卷三十

北

曰朝廷已赦汝輩何復作此諸軍曰赦有之奈眾官意
在必殺即如捕盜只是指揮今乃用遊擊兵此兵必虜
患始謂非欲殺而何邦奇曰汝輩固未見遊擊兵巡捕
吾亦未見明陞甲仗曰日劫王府者如此爲盜則如此
捕盜何疑衆曰請徹去遊擊兵此後再爲盜者自相擒
至決殺何如許之又許編火甲調虛糧乃散代王俟秋
糧禍矣宣府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
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諄諄兵務大
臣總制宜火得旨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議
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

專爲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
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督綱領營兵三千勦鎮拾兵
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宜勸曉諭鎮人擒獻首
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剿無赦戶部仍遣官
資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
懷德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況此
寇顧總妻于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未必敢輕犯舉
戶部左侍郎胡瓚可用詔改瓚兵部兼左僉都總督宜
大軍務網克總兵官賄陳等從行前往相機撫勦擒首
惡者賞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三百兩陞二級先

大事記

卷三十

人

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觀及華任總兵江桓賄陳等密
疏首惡姓名觀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
行間所見宜確請勅瓚據名擒捕即行奏示上然之
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用兵之道宜
密宜速今重兵壓境各賊震驚之餘未免反側伺備煽
惑之際難保人心不搖乞且留瓚勿動密降勅書付臣
與諸將定計臣往來二鎮彼不甚疑可以立擒并及王
文昌被殺事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勅曰王官既欲定
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既行王官協同贊來毋得狐疑
觀望已而天祐疏言桂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

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青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等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何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等處變生不測故請發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解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而覲等所報首惡尚未徹論該錄天祐固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桂勇及千戶苗登玉祥等外密引首惡十三人入後衙門事飲酒極殺之蓋皆頭目謀各麾下最惡者揭示勅旨斬首梟示衆無敢譁隨撫定五堡軍士而增意猶未已促時陳進兵再索首惡郭奇自往止之不聽城中復變郭祀子等殘殺勦家屬十九人燬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九

登細等家擁勇出于市欲殺之惟韜英隨後天祐自出扶朱振力斃曰爾輩亦知殺都堂恭將當討得首惡則餘者免矣桂總兵實活汝奈何警之乃以勇付葉游擊曰定即盡殺復推朱振爲主陳等兵退走於是聯言龍軍乍順乍逆必天兵臨境擒獲乃可底定有。責責天祐等擒賊自贖贖暫駐宣府候事定回京主官言桂勇委身立功被賊慘殺宜加褒賞乃加勇都督同知召還別用即以振代之勇猶在囚中久之放歸四年代王還自宜府天祐等擒首惡徐璣兒等四人餘黨未盡殄尚聞城抗守文移或扞而不通贖等未敢輕進朔州總兵

馬永請督軍與諸將進討從之并議遣官看詳而璣已班師上言首惡已誅二三逆黨在旦夕臣等奉德意置之不問示大信于天下仍以病乞歸。上嘉其功慰留之停看詳官勿遣吏部左侍郎孟春言郭祀子。郭祀子尚未獲或潛入虜境誘引別謀將來之禍未可勝言乞仍令胡璣或別遣大臣亟往務在必獲革下所司璣列上功狀盛言文武大臣科道巡警協謀及諸鎮巡督勦聲援宜以次受賞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言桂勇誅郭繼在贖未任之先璣在事無功克多逃遠旋師敘功且大同構亂以來在廷諸臣誰進一籌佐緩急璣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

僂後言以此媚之。上責璣班師不俟命賞桂勇銀三十兩部下有功人員命候覲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捕得郭祀子等四名功逆黨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祀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梟示刻榜文錦裏李氏上疏辨雪且請卹。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又屢爲言皆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諛言文錦邊關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過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妄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嚴名分全而紀綱可振

上謂洪讓山位妄言勿責之將宜大歲饒發大倉銀二十萬分給并行各巡撫查倉糧實在之數酌量分給宣府缺餉河東運司通負至十五萬索之不能應軍士互假貸自給官定息二分富人故闕匿不發私自倍增而出入高下又不與焉七年十二月戊辰朔宣府滴水崖堡官軍郭春小慈旺等數十人怨其債主李訴煩數群聚報甲不服追還官司應生變為逐其債主下令撫諭之春等益橫肆無忌鼓行劫掠主毆擊燒荒官軍奪其馬匹器械偽稱大王天師知事等號巡撫劉源清密遣軍卒捕之為春等所覺遂放火燒官草二萬餘驅堡人

大耳記

卷三十

十一

登城拒敵傷官兵甚衆副總兵劉淵遣人執旗曉諭散其脇從春等四人自刎死小蔡莊等十餘人就擒正罪未幾大同再變遠東又繼之鎮撫以下大都委蛇苟幸無事甘于受辱人多追思文錦以節省受禍非它剋削者比且安慶之功當自錄萬曆中始加卹議謚下所可贈右都御史諡莊愍

朱史氏曰嘉靖初年邊撫被殺者二人越十年被辱者一人最後南管殺一侍郎四公者考其生平皆清勁之品所當見節立効或軍功或直諫或執法彰彰在人耳目如千仞鳳中流砥柱極一時之選用之皆不克終

者信意直前微有不近人情處登守正不阿則有餘撫機應變則不足跡其自處雖死無憾雖慘辱湮沒無愧必委于國體甚傷反增志士仁人之痛呼時為之乎抑運命一定不可逃乎人才不同恢復持危定傾為上殫殫堅城壘驕廉隅欠之僅僅支吾補偏救弊俾漏穴盡又次之上不必兼次次不能希上之量哉然然髮難強持衡者量材就列者自量庶無敗事近見士大夫中文學議論氣岸甚高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輒以邊才自詡幸其不用庶幾裁拙又有一種凌厲眾傑自命者淪棄封疆錮獄棄市亦可恥可哀也已

大耳記

卷三十

十一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大同兵亂殺總兵李瑾廖自秋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於天城左孤店等處設深塹四十里以遏虜騎督役甚急瑾持法素嚴大同地慢之後力矯其弊今在必行及茲役興衆益怨求假一日製衣裝不從乙亥夜前叛卒王福勝王保等鼓譟圍帥府瑾聞變乘屋下射至四鼓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執手東向曰我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羽殺之初瑾電諸將約有欲舉砲各以兵至及是三舉砲無應者蓋失職前總兵李振所嗾衆與之不敢赴瑾既死謀而

大事記

卷三十

主

往撫臣潘倣倣方新任倉卒不知所爲未敢出聲焚其大門及客房時已向辰聚者僅數十人因肆搶掠閉四門宵做乞宥撫朱振攝指揮事代王聞變潛走宣府之西城倣奏李瑾性過嚴急與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蓋歸罪于瑾也時巡按蘇祐初至宣府謂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曰變難成於激起羣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經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違有制乞集廷議以正國典兵部尚書王憲言軍卒習亂戕害主

大事記

卷三十

十四

帥此而不諱天討安在據報被殛者止六七十人則此外皆良善也須其中又多迫脅宜諭安良善其脇從盡捕諸渠魁置之極刑一切撫勸事宜責諸總鎮俾便宜從事 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宣大總督劉源清總兵鄧永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事姑息且降黃榜赦脅從因以西官廳都督金事魯綱代理促行徵數上疏爲亂軍巧宥給事中曾忬等劾之詔徵倣倣官陞江西參政樊繼祖爲食都代徵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衆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始自危師大陽和大同

掘認獄先是諸叛遣人賞金帛使北虜有二人爲通者所獲源清得訊具得掘受擁立規畫城守拒令使爲已請節欽諸狀及至詰之不服出獲者證之掘懼是夕飲藥死一日諸事必自明四言記明日兵至城東亂兵開門迎戰殺逆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關廂入之卻永因與遼東遊擊武鎧據南關參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門廂三面攻城城中亦將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半不可破指揮馬昇舊爲中軍以事繫鎮撫獄舊把總楊麟時爲卻永族牌官聞變後方回章任參將黃鎮及王安郭全等族

大事記 卷三十

十五

無賴亦繫獄遂受衆推戴爲頭領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水滑不可上倣與鎮國將軍饒繼等六人論止之不聽後繼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兵南襲金陵以社朝娶源清大聚募驛尤中疑城出謁言將士妄殺狀源清曰汝毋以母妻在圍爲賊遊說欲四之尤中遂留懷仁不敢歸源清多設邏卒遏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爲然疏請得 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鳳傳鐸譚鉉充左右叅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

都御史都督俞事江相佩印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運倉米十二萬於懷來城令戶部侍郎張齊督餉給事中俞嗣憲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仲等言往歲大同兵變相實總兵兵便辱國今不可以再辱 上責兵部舉用非人令於勳臣中求之憲復推遂安伯陳總等 上悟大同驟變不足煩重兵報曰源清永已有專責總兵官及錢如京可無任第令趙卿率兵聽源清調發止責巡按紀功給事中亦不必違若數日漸飲疏言兵變已定源清永貪功妄譽以政激亂及今班師亂可遣已源清則漢詆儼謂其煽賊取僥倖非人發時大學士張宇

大事記 卷三十

一六

致力主源清譴舉朝助之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輅言用兵之非然不敢遽陳也十二月虜入邊城人既有約發砲聲相應將欲東走爲官兵所遏詔源清內討外禦勿致疎虞官兵圍城外城中無採路絕叛卒乃斬王府及諸公署民房爲薪夜旋城拆屋多爲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徵給 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原罪十三年正月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人出樵採者三百餘永悉執之城人滋懼源清永所堅招降賊亂卒悉取裂之截其竿時府開門突我軍互有新獲已復潛勾虜

至和出視營陣。虜伏素馬易服而遶我兵大敗。亂卒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滿城。皆巷哭。虜衆徘徊不敢進。亂卒張樂宴虜酋。城內明日攻東南。二關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驅亂卒爲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亂卒不足恃。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刀擊之。大詬而去。虜騎南掠朔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已得一意。攻虜上不許。源清乃百道進。攻慕黑夫。穴城而入。爲毒烟所燬。穴中死者相藉。二月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

大專記

卷三十

二

書往視等。論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叛軍戕殺主將。罪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卻永無諱。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說。傳城中。致使劫囚勾虜。抗拒官兵。既說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宣大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警。可以衛項目乎。況此地此入皆祖宗所逃。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是即使破城。異日如何修復。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計。擒挾賊。庶免老師費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

源清亦知事不可爲。自効求去。上責其避難負託。奪驛。開住兵部。請并罪永。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米素著謀。勇留之。遂改戶部侍郎。張璣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會虜已引退。叛卒有從虜者。多被虜使旋復。奔歸而城中積困。外攻益急。諸叛卒處士民有變。乃排擯先後所不與同計者。閻室戕之人。情由是乖。剗管糧郎中詹榮有機略。出納平允。且曲計供餽。慰接誠懇。甚得士心。亂後倉庫絕無所犯。方有父喪。不能歸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軟血計。賊乃陽令寧持軍較士庶狀。請源清爲

大專記

卷三十

六

黃鎮等乞原。卽陰以榮等謀告巡撫樊繼祖。繼祖問計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爲賊所逼。非本心。且昇威行賊中。誠貸其死。可令計賊自效。第須損數千金。募死士爲用。繼祖以其謀告源清。源清業已解任。欲圖後效。振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璣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率家丁五百入城。主事楚書復以。上所諭閣臣德音。檄示城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耆老迎曹入。歡聲如雷。其父昇麟等逐擒黃鎮等九人斬之。已丑。繼祖單車赴鎮。昇麟先後捕斬首惡計輩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璣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壽。又次是

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南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進賓
格各養有功將士項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請共留郭震
史俊兵千大同東西二路備虜事聞部戶部發銀十一
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宜府撫臣以兵衛代王還府代王
既還疏言亂事既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
三月禮部尚書夏言覆請大同之變本軍士戕殺主帥
罪首當誅以一獄史治之足矣延鎮臣表報張雙雙動
大衆戒律不肅遂有洗城之說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
廉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宜德意
乃廣調諸軍及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銳士物故
大事記

卷三十

十一

大多而重鎮益及及參領 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
一擒兇渠授首地方底寧第該城久困嚴閉生靈荼毒
功罪未究國法未伸奏請屢聞明旨未下竊恐積疑生
變更畧大畧宜如代王議請忠亮大臣一旨令會同總
督撫按官撫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伴功仇事之姦責
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
押所在騷然今大同已平請罷其令追回詔使第以其
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自倍疏入大學
士張孚敬持不欲行 上諭之曰大同一事曷逆誅逆
賊終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

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卿不究正理人皆曰
卿獨與言爲忘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
思之遂降 旨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簡序等下兵部
會推堪遣賑撫者部擬俱不當 上意特命侍郎劉綎
往領永革任同衛先是南京禮部郎中劉宇益請告未
得旨即歸爲吏部尚書汪鋌所糾且言綎特攝部衆黨
同欺蔽罪得 旨調綎外任蓋字敬撫之也綎上疏自
理言大同之變字敬力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
以此爲字敬所忌 上竟留綎茲復奉特遣云綎至大
同悉用鎮人供役城中宗室軍民多逃道訴官軍暴掠
大事記

卷三十

十二

無告及亂軍者綎亦絕不問衆心稍安有關錢薛源揚
月者最易點爲亂軍使虜至是錢自虜歸綎執付獄反
側子遂流言籍籍綎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衆始帖
然又有請招源月歸者綎曰此輩庸奴虜牛馬驅之耳
何能爲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而懲之
不貸則勿索時諸亂卒方挾虜恐惕內地聞綎令大陞
百姓知綎足恃凡前懼亂卒害者始歸至陳勝綎作不
省面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殺之刻期遣捕獲
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尚欲殺一家三人懼不免
操乃鳴金倡亂歷數數術無一應者遂被擒拘復出未獲

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捕之於是城中軍民始欣欣
鼓舞知不復有誣誣果矣縮誠言大同所以屢變者始
由於情罪不明終成於積弊不解臣惟王用三驛寧失
而禽故設法密擒又或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述
而執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敢入鎮城爲地方害則善矣
或又慮其急而走虜爲邊患者是不知彼已情也虜
得漢人率奴隸之不則易馬道矣且使虜果雄策即無
難此一二輩如循常虜也則得此百輩奚益兇虜性得
利則起遭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
使來貨則失刑殺則害信反使彼得恃通虜之勢以快

大事記

卷三十

王

訥上下非計之得也竊謂今日安機之要莫先自治但
使吏此上者仰體 聖心公平廉潔飭法詳刑勞來安
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逸而徐捕之則地方保無虞矣
又疏大同街衢廣衍故兇狡曉夜羣聚肆惡若嚴設樞
門仍立十家牌編爲保甲互察姦萌隨城四隅各立社
學群民子弟擇師教之作典禮義之風潛化其非僻之
習庶幾邊鎮永安何服有賴皆從之自甲申倡亂及近
日擒獲兇渠惡黨各以其名上諭死者三十三人未獲
候斬者四十九人餘遠戍有差紳復疏言源清和貪功
僨事之罪瓊繼祖施書榮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

乘機撫定之功昇麟雖爲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
微凡中功足贖罪乞是次賞罰給事中劉忞等言大同
亂卒殺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曲從輕
比於注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往爲進賢令寔深之亂倡
衆死守有保陣功當家八議之貸况又非激變者也書
榮趙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瓊繼祖冒昧掠美無
功可錄微凡中親蒙自全降志辱身得免爲幸何得視
類朝刻疏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義勞未
減微凡中錄用非宜瓊繼祖等功次宜如縮誠得旨源
清永情犯深重下法司依律議罪緝奉命勤勞可嘉陞

大事記

卷三十

王

俸一級仍賞銀幣瓊繼祖施各賞銀幣有差書榮振寧
等各陞級微凡中復原職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
恤典又以忞等欺誑奏擾阻亂圍是令錦衣衛拷訊已
而釋之初綽勒疏既上御永不履反奏自解綽亦悉永
及源清未盡之罪兵部欲逮一給事同御史再勘已得
旨矣綽言臣所勘者法司尚未議覆而兵部遽請再勘
則爲罪人謀者工矣妙固法何且永造飛語抵臣又令
人狙擊中塗茲復浮言詭辯勘官一出大同官軍人人
自危爲患不細疏入 上悟殺之尋遣源清永至京問
訊又各奏辯綽又上源清謂臣文致罪狀狀顛倒枉殺

天下忠臣義士此何言哉臣奮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
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又以此發衆陰窩議臣臣往
謝恩疏中乞勅該部特用表章風示四方垂之國史以
爲將來勸懲而該部竟以鄉曲姻煙賄賂之私匿而不
舉乃至今日猶有此說凡臣所用以擒首惡如把振王
鶴等雖陞三級皆置閒散周祥衡至今不陞夏陽反
以考察去無感乎源清等之肆志也請從公據實查爲
會問因者其大略有五一曰明事機二曰明情罪三曰
明職守四曰明獎誥五曰明欺詭言源清聞於事機會
功同上之罪詔下所司議報十五年六月釋以憂去

大事記

卷三十

三

上從部議源清爲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遼東兵變

嘉靖十四年遼東軍亂執巡撫呂經經清勦有名特爲
張羅峰所知布政聽補卽撫遼東執法大杜積弊遼東
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二給牧田五十畝
其來久矣經委指揮武勳清革阿經意毋軍給餘丁一
餘悉編入徭冊卽老幼不免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
衆並怨之三月撤將吏沿城築圍牆及臺栽柳種田督
役嚴急左所馬軍趨懇見一日倡首大噪羣擁詣經丐
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總信用時
遠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益鬪爭起毆

大事記

卷三十

四

尚德及指揮李銀經倉皇踰垣走匿施馬寺幽室中衆
軍遂取徭役籍焚之鳴鐘鼓糾衆盡閉諸城門出故遊
擊高太恩於獄欲擁以爲主尋搆得經盡裂其衣剋執
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會
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鐓入城宣布恩威
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給禍佑終官田仍令
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勸經疏政多苛僞生民
宜取四別用器俱如擬時巡按曾統按部金復聞變
行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預置爲衆不便者悉
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如關高太恩自投於獄統

按遠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此秦劉尚德等遠避
鄉失撫字秋而爲軍士乞恩職下都察院左都王超相
言往年大同逆軍成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
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
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而不相合且首惡當正罪
今一不議及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御
史王超亦以爲言兵部再議以聞終以純言爲是請卽
懸榜有諭其開端誼諱者不過數人聽巡按查實遠聞
上從部議尋陞左僉都轉邦奇爲副都代總總既得報
遽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濟素諂事總總扣諸軍
大軍記 卷三十 三五

類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督鎮守太監王繼綱
兵劉淮等各疏言琦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使總
兵劉永侍郎周述赴遠撫鎮鎮聞遣武舉轉承慶宣諭
衆伴聽命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遠陽之變固生於
有激伶重賦苦役皆已改正冒然而起誰復激之於法
不宜復寬請令邦奇督兵壓境索取首惡部覆得旨寬
從總等請遣官較遠總總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問止
邦奇母行政山西巡撫任洛撫遠東卒而以邦奇代洛
東經同鄉相厚悉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
軍士誤傷故或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
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拮据欲怒總等夜擁衆入其室
大軍記 卷三十 三五

史 天子重臣庸謀下卒敢執縛囚而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亦被囚繫在侍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反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 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較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 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降欽州知州趙慈兒等聞庭棉將至乃請廣寧與獨見合詐稱休待郎領兵盡洗兩城謀于六月二十五日俟眾官拜表齊集作亂總兵劉淮覺之值天雨命各軍盡散至天明拜表賊不得聞乃密結死囚王果劉向上於獄為流言脅誘城大事記

卷三十一

王

中人為逆謀益急銳密刺二人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略於副總兵李鑑參議高登備禦韓永恩等起期擒捕於是應兄等八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經等七人同日被獲有陳年兄者亦賊首也宿于如家往擒執刀迎敵傷而仆曳至市街殺之鋤遺百戶崔捷傳示各城仍以專聞且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出有假借之法則不多悉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忠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次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

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愚獨矣而厥或不伸威行奏而法或未盡養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特欽遣大臣按覈其事據兇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處可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 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展擱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勘明具奏等勘 上詔慈兒蠻兒王經等俱坐斬即時處決吳示尚德壽永成極邊革世襲餘戍邊衛總革職開住欽吳令歸別用號候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十八年閏七月廣寧衛建軍佟伙糾惡少四十餘人於朝日之夜鼓噪為亂城中無應

卷三十一

二八

者欲奪門不得出登樵樓鳴鼓駭眾總兵馬永帥家丁三百餘人攜之千戶張斌先登被殺兵士憤怒進擊悉捕斬之詔陞承左都督遼自呂經繁後士驕悍日洶洶思亂 上問將大母士李時薦承且謂家丁甚驍勇可用 上曰將文武兼資豈專恃勇至是承果立功將士始驚又不敢肆矣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鄭懋官先三十四年零倭直叩南京大安德門凡兩晝夜閉門無一人出禦徬徨而去給事中丘橈劾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浚皆致仕去陞刑部左侍郎張鑒代時徹副都張泉代浚既至請塞鍾阜清江二門以便關防臨江一帶宜設險屯兵遙爲控遏林陵淳化江陵三鎮原設巡司弓兵單弱宜增堡添戍覆允惟二門恐碍神京風水下再審得止又上留都安撫實政五事一南坐營舊用都指揮等官事權未重請視京管例設都督大事記

卷三十

五

一員提督參將二員協理昇以符勅旗牌凡坐營官軍悉從督總有警同內外守備調發一兵法必奇正相須添營二營各三千人二爲正一爲奇於江官北衛所指揮等官選智勇者署爲隊總把總卽令各官擇正軍餘丁精銳者充爲奇兵遞相教練以督參等官總其事部覆旗牌例不預給提督營務近已設二都督但申飭分任管事參將不必設營兵如議乃選南各衛餘丁補正軍三千以都督監堂領之使防守京城又選 孝陵衛餘丁三千以豐潤伯曹松領之使拱護陵寢各開管團練賜名曰振武而餘丁吳儒不入選別募驍悍充之大

都江淮間遊手無賴者舊例南京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六斗其儲自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州縣派解原有定額戊申邊餉索餉甚急 廠督借發尚書方純皇懼不知所出上言督藏空虛狀因係便宜七事申中原派南戶部倉糧該徵本色暫借三年改折一年轉解太倉銀庫清還其南本色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拖欠者改進折色通限一年內完解銀庫由是南額大虧因定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伍錢及馬坤爲南戶部尚書奏減爲四錢諸軍始怨然不能訴也坤召改北部懋官既至按籍纔給半年奏請每歲北運量核大事記

卷三十

三

倭前貨報罪寔甚凡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代垣有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疫米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懋官謂事宜奏請未許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猶未散給諸軍遂以赴操日二月鼓譟圍懋官第懋官問變急踰牆出因仆地不能起其僕扶之避民舍口語刺刺不可辨益曰馬石浩方員外誤我時司藏爲員外郎方使踏石沈坤別號也諸軍嚴前撲殺之初懋官妻有數千文數日而盡無所遺謂爲吉喪陳至南邸中呼見一婦視者生堂上懋官王始後給主曰是我妻先人來也幸不害其何疑懋官一僕臥其廬上俱死懋

其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脅尚書張黎求賞鑒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若所欲眾稍定世延年仇脫絕許至十萬金一應事宜披機當之目中似無文武諸大臣輿論噴噴疑有異志然賁炳灼作婦人狀苟取悅眾心無它也明日九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備廳恐目攝莫適主先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一冬世延坐亡事關任先尚書張黎奏幸五府屬將軍延方掌府事欲使之早歸示國公徐順等名于陳多牽引黎陰私事未肯從世延年乃陰署黎等名于陳多獨遣人入奏黎上朝辨誣陷過顯黎大以爲恨刻上章自理謂世延年以私怨欲幸指揮余元任與黎不協乃假借職掌爲詞自誤然其與國字何所而故罪其名也事俱下南科議兵部覆得旨令世延年開俸賜奉等

樞將入司馬門都督徐珏勒所部貴乞以待眾遠巡退因與都督陳規巡察擲十餘人杖之百多死追至新街斬其魁馬三兒事小定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驥舉薦准侯李廷竹內普黎等俱以事聞各軍流言朝廷將盡誅營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與黎謀曰叛軍雖從宜撫定然百惡不治非注元魏禁軍火燒將軍張翼之事可鑒也事勢如此迫旨下方處分曠日持久驚疑萬端必有他變頃早發槍之餘當自定鑒謝曰余託且休特事急不可言去又不可推叩一惟公主張乃與黎托疾閉關臥給各軍安家小酒以安其心密召坐管官華恩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把總張敷等入臥內受討令刺訪首惡得勵山等二十五人一日掩捕下獄疏報南科道劉行素趙時奔等言諸軍激變始於馬坤之議賊折銀成於黃恩官之查軍妻糧而尚書蔡克廉病不任專員外郎方倭疎主事安謙給放失宜何綬徐驥舉李廷竹張翼俱屬有罪先後下兵部部覆請分別首從行法並議守備官制取失宜之罪上曰營卒聚眾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戶科其詳嚴總督官駐減狀以聞守備官始今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係激變所致各捕爲首者餘黨勿問克廉恩官馬坤致

仕攸躊躇熟爲民徐廷楠亦有功留用程規新任未逮降倭綽等自陳把總指揮張鵬而下二十九人降殺逮治有差綬等疏陳乞罷御史趙時齊又疏論綬等驍兵無狀恩威不行卽今兵將相携之際非擇人更代勢不可久因言管軍近以倭亂汰減土著舊兵而以新募之兵充之譬之蓄狸養虎易與爲亂今卽不能盡遣當以振武二營軍分隸大小神機教場新江等營令坐營等官各自訓練不相統一斯亦滑消竄充之一策也章下吏兵二部會議議廷竹當更代鵬等當留用何綬請上裁得旨令鵬等策勵供職廷竹閑任鑒致仕綬降

級徵還。營軍散練之法。仍行內。外。午。備。酌。議。以。聞。改。戶。部。尚。書。江。東。千。南。兵。加。太。子。少。保。黃。光。昇。爲。南。戶。部。尚。書。西。寧。侯。朱。廷。訓。代。廷。竹。尋。論。紀。軍。二。十。五。人。戕。殺。大。臣。逼。脅。府。部。當。即。時。斬。首。梟。示。上。復。命。三。法。司。會。科。道。官。詳。議。改。比。謀。殺。制。使。律。俱。斬。秋。後。處。矣。上。曰。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斯。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剔。黃。懋。官。心。存。欺。誘。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盡。皆。爲。首。可。再。議。聞。乃。止。坐。周。山。三。人。餘。各。以。於。袁。調。發。未。獲。者。悉。貸。之。蓋。三。月。間。前。中。允。弼。希。顏。上。旣。有。建。帝。立。儲。四。字。上。

大怒下詔部會法司擬罪坐妖言惑衆律卽家斬首傳示愆猶未已南疏適至黃素與郭厚郭家居管過南京上疑交通與聞示意云然亂軍因此從寬廷臣震懼不敢爭逆得信鎮三首惡餘悉發各皆同一久拈死無得免者衆皆快之南給事郭斗言亂因乏糧糧多拖欠由提督侍郎不兼憲職無舉劾之權故所在有司皆玩視不理積逋巨萬宜如舊例專設憲職董之且言南北二運均爲國計所關而人情每重北輕南法不畫一請略倣京漕之例施之南京凡各處應派南糧者歲遣戶部司屬一員令其一體奉勅監兌給事馬貞圖亦言南糧

[illegible]

部覆舉宜調用自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遺屬

明倫彙編

者藉丁既有舊例不必議革俱從之東回籍聽用

起兵

部刻書理或攻山李遂方爲兵部左侍郎陞尚書代東

恩有宣大卒于官

通既拜命請以淮上舊用把總指揮陳忠沈周學隨行

許之勤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隨管操練部覆請

兵非原額止令選精銳五百人往報可給事中張益言

南京連年軍變在倖效尤漸不可長督責之任全在參

贊非重其權不可令陛下擢用李遂正人心改觀之

始請下部議更給以勅凡事體有當增改者一一載入

令其便於展布部覆南京五府會書都督既分轄諸營

人專記

自當悉聽節制應天淮揚撫臣事有關係者悉與咨

議副參遊守兵備等官悉聽委用諸所未備咸得便且

行事另請勅諭給之報可乃勅下更有無督請換則不

政道讀又與原奏不合自以意從權行之上下帖然

恩官自是分調操練塹坐營官家丁軍政漸肅其冬

見事

光昇奏南各衛所官軍與新增各營家丁當用糧九十

五萬餘石而歲派止九十一萬石不勾支給查先年南

糧額派一百七十萬石迨嘉靖八年尚派一百二十八

萬石以多出少常有贏餘至嘉靖十三年後派九十八

萬或百萬自十六年後或七十八萬甚者折銀解北配

萬或百萬自十六年後或七十八萬甚者折銀解北配

所由生今雖復本色全數而通負深及民運多虧乞查

復先年額數者爲令甲除浙江金衢紹三府仍舊徵銀

其餘俱徵本色

其餘俱徵本色照京通二倉例雖遇災傷不得蠲免其

部運不到及棄批逃回者一體參問下戶部議覆見派

九十一萬石外再增十二萬石餘悉如議報可南中雜

定明年五月榆林六月井陘兵民皆效尤矣

榆林兵亂

榆林兵亂

榆林士卒素馴飭初因前總兵李輔與巡撫蕭威有御

談諸軍習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振武管教一侍郎益

猖悍凡給糧總督官稍違其意即肆爲流言時延接巡

人專記

一孫慎微遊擊高廷相督兵築三分川堡方歲饑與工

多流民應就食相與掠田間蔬菜充之廷相本以嚴

急失衆心副總兵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衆之大譟廷

相懼軍騎走琮與遊擊孫世連范國輔陳力等悉奔避

諸亂卒乃入城肆劫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

周爵指揮葉采等各率衆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始奔

潰率聞詔下巡按官覆勘至是御史董驥刻上琮世連

國輔力廷相等罪狀且言基禍自李輔始詔下琮等即

付覈逮問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兵亂

井陘民兵耿繼等擁衆入兵備道露沙鼓譟脅副使李一翰索去歲乃春月所欠月糧一瀚不得已各給兩月糧其餘陳各郡已卽付各兵自支之乃散巡按王漸以聞詔捕治甘肅誅之一瀚不及調用

太原兵變

初山西以虜患日熾巡撫薦薦募標下卒二千添設分安太原參將一員召募壯勇三千名類皆市井奸黨惡少參將高鵬初至取下頗嚴其魁李廷甫趙雲牛汝清王慶等於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夜聚衆執鵬殺之因焚太原府陽曲縣公廨釋獄囚劫繫獄都指揮畢文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徵奉以作王支不從遂殺文大掠賊中入明各官軍壯快漸集賊散掠人家者多被擒斬廷甫等乃聚衆由西門而去越汾河屯西山指揮鄭印勒兵入山勦賊得警延甫等下獄巡按楊美益以事聞詔奪縉俸一月指彈馬應期革任并參將盧鎮百戶唐鏞等付按臣逮問指揮王世臣等准贖印等各賞銀十兩逆犯審決梟示然其衆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爲邊患是時守臣姑以計二案竟餘俱不能問也

定海兵亂

五十八年七月浙江定海縣戍守客兵久缺糧餉知縣

嚴正道把總吳江以半月糧銀給散之兵遂亂毀正道寇服仍拉江入舟越宿乃歸之總督胡宗憲檄海道副使譚綸總兵盧鉉給銀二萬以安衆心擒治其首事者因劾奏寧波知府周希哲貪肆勒取常例致激兵變又言正道識昧機宜參將張四維等鈐制無術乞行究治事下吏兵二部言希哲宜令回籍聽勘正道宜調用江宜逮問四維仍聽原問官從一歸結詔希哲革職并江等令宗憲逮問具奏正道調用如擬

蘇州打行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惡少咸奮腕稱雄傑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

群聚十百人號爲打行紫火團詭詐劫武斷坊廂間三十八年吳會廉發各郡邑時有攘竊應天巡撫翁大立既蒞任嚴緝之密訪徵府縣捕治督責甚急十月大立携學來蘇州誡劄諸惡益懼先以術試而脅之伏小巷中俟大立與趨躍出批其頰而去如飛鳥莫可蹤跡隨後得罪者甚多大立患甚曰鼠輩敢爾必盡殺乃已其鄉人有邊成有善拳毆歷角數十人皆勝適隨行密與謀曰事將如何此必有魁汝能出潛察搏之否對曰某一匹夫之技聊以爲戲臨場乘巧取捷動人耳目亦所遇非硬手稍稍得志其力鉅藝精者熱視寧避不敢

角也此輩盤伏甚與且夥大人包而乘之自然銷伏不可盡亦不可與爭大立亦意阻且止而巡徼者欲贖罪且欲借以見功捕之甚急愈洶洶不安則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譟抵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率妻子踰牆逃去諸惡乃縱火公廨及所奉 勅諭符驗金字旗牌等一時俱燬諸惡復引眾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列隊禦之戒勿輕躍砲鼓間發諸惡不敢縱將曙乃衝戟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十一月丁丑日也官司遣兵四散搜捕獲首從周二等二十人

大事記

事聞 上命

大立戴罪嚴督勉其肆

乃知王王道行等知

縣柳東伯等住俸勒限捕賊指揮朱文正等付按臣逮問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一

朱國祿輯

平田州蠻

廣西諸土酋岑氏最大姓同而派籍各有占地惟田州稱府最大其餘諸州皆岑氏主之通婚姻互相吞噬蓋夷俗然也洪武元年始祖木納罕與田州知府之祖岑伯顏來納印請命同時有朱安府知府岑懷忠等即仍舊官其云岑彭後者弘治十八年族人岑九仙之說奏于朝兵部尚書劉大夏發還之大約舊木姓岑而其地故有鎮撫鈞宗與保靖宣慰通族雄兩江間人合稱曰岑彭 中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人知書者迭入其中謬爲口實岑亦喜附名將後認爲祖說而錄入者在在皆是非其實也自伯顏至正統初幾七十年知府事者岑紹兵頗勁數聽調效勞思恩知州岑瑛討賊亦有功加田州府知府銜仍掌州事瑛輒欲兼管田州府事與紹交惡具以事聞下總鎮及監司議處安遠侯柳溥等請陞州爲府俾瑛緝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事在正統四年十月二府並設夷俗終以田州爲重亦其地勢如此久之紹奏劾子鑑嫡出當襲頭目呂趙挾庶子鑑奏襲事下所司柳溥謂父命已定安得復變鑑乃得襲緒德之致千金爲謝却曰我世臣也豈

因此爲利汝殺賊報國足矣方征徭賦責公萬廣等經親率土兵力戰有功紹既老趙擁兵自恣遂鑄于鉞督府不能制令鑄寄駐省城鑑遂得襲趙于是縱兵攻破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府州上隆思城上林並受害復爲鑑鈞吊掛之刑賊雖僞稱名號私通交趾復夜殺鑑既而鑑子珣亦死趙遂以幼孫嬰肩珣名襲巡撫葉盛會兵以討執趙誅之鑄得復襲成化元年泗城州土官

岑豹攻上林長官司殺土舍岑志威滅其族奪印占境土二年岑鑄率岑瑛等從征斷藤峽力戰有功 賜諸命鑄卒于潭襲十六年爲頭目黃明所逐奔思恩兩省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合計明斬之乃得復歸弘治三年五月思城州土知州岑欽攻破田州潭奔投督府同時泗城土知州岑應豹之子也復奪據上林長官司及貴州鎮寧等處十八城鑄于鈞殺擄二萬六千三百餘人與欽分割田州官軍往討鈞出境迎敵敗走應復援之入城巡撫秦紘奏請調貴州湖廣官軍土兵會兩廣漢達兵勦之兵部言兵不可輕動惟令守臣諭應令其縛鈞自贖必不得已再議時紘已親督兵入田州以洩歸府留軍二千爲防朝議謂兵寡再委都督馬俊接察使陶魯各帶兵剽近地爲聲援諭鈞使出事乃得定十二年潭爲其子統所襲

于日說 海二子猶長失愛變作諸土目不平之貌亦
自發次子猛方四歲海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赴總鎮
告髮歸至南寧頭目李蠻遣兵來迎驍意驍欲分已權
怒之殺其使驍不顧迎狂至舊田州驍懼驍將爲變
驍訴于總鎮調恩思土知府岑濬率兵同送至府濬受
驍賂緝其女約分府武龍等六甲地遂携猛去至恩思
幽之事竟安副總兵歐磐等援濬久之乃出猛發省
寄居請于朝驍屯兵自守待猛得奏猛報知府驍濬怒
稟泗城州土舍岑接東蘭州土知州韋祖宏各起兵攻
驍接兵二萬人先入田州燒劫遂據歸順宏兵五千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據甯州殺掠驍溺水死者無算又舊田州遂據之驍遂
去副總兵歐磐奏政武清等請田州勒治遣兵截猛還
海源惟匿獨下家先是潮黎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
以江道以括商利官毀之潮以兵拒不從會驍等自
田州還即督軍毀其城潮兵來救殺官軍二十餘人竟
擊敗之俘其目兵九人總鎮請治潮等罪奏政清持兩
端將潮叔業少從中官至京任爲大理寺副內閣書辦
或請勅業往諭部議以潮等餘惡業其宗人難責以善
萬一不從損威致侮宜下鎮巡等官召集潮等諭以朝
廷威德令反侵地納所劫印井官私財物乃已若不順

熟計其便從之劉本盡節于猛按兵守土初無二心驍
首亂潮扶擁祖宏黨惡以致滋變清受潮等金寶萬數
潮貽書清稱恩父每遣人至省必居宿清以是曲佑之
誣劉占據府治阻兵弄權互相讐殺事竟不直驍頗有
威信且思効順識者方欲屈以招徠之事已爲潮所殺
不達矣清雖以貪暴黷亦未得正罪故給事中汪文盛
有疏謂田州爲廣西之屏蔽李驍爲田州之干城武清
致亂之源岑業助亂之黨撫按亦以爲言止調業長童
運同乞開住養母去蓋弘治十六七年間田州之亂于
斯而極總督清請兵合勦許之十八年 武宗卽位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四

番及總兵毛銳等集兵合十萬八千餘人分六哨副總
兵民倫參政王璘由慶遠參將王震王臣及湖廣都指
揮官纓由鄒州參將楊玉食事丁陞由武穆荒田都指
揮參堂副使義綽由上林那學通威都指揮何清參議
詹豐由丹良都指揮李銘泗城州土舍岑接由工差各
取道共抵果寨賊分兵據險拒敵我軍直前拔崖而進
潮勢威逼以舊城南軍合圍破其外城直薄內城急攻
潮死城中賊有思恩遂平斬捕首虜四千七百九十自
遣兵及遊師僅逾月捷聞 聖書勞勉廣西布政馬錦
赴任言前調土兵往返道途所在殺畧其害甚於岑濬

乞昭示憲度以爲不法者之戒以後土兵不許輕調下
兵部知之乃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福編達
平海所千戶猛尋賂劉理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
巡撫輯遺民共威復振稍蠶食傍郡地自廣甯自言督
府有調發願立功其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
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徽猛討賊猛兵
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舍避之爲之謫日幸林興來亦
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逼崇祿
賊手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真復知府秩授官不
僂初意遂怨望驍寨恃兵力凌轡鄰府日甚柳州致任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五

知縣王紳田州監生申翰交通撥置嘉靖二年都御史
盛應期疏猛反狀請討報允調湖廣上兵進勦應期去
都御史姚鏞代復執殺千戶張廷輔三疏請征五年四
月鏞調到兵共十萬二千餘人分五哨副總兵王偉副
使王顯高爲右哨參將張經會事申惠爲前哨參將李
璋泰政胡堯元爲左哨都指揮洗希儀會事張邦信爲
中哨指揮施震知府葉鼎爲後哨副總兵鏞與總兵
撫寧侯朱麒駐南寧調度六月初二日並發猛亦合叛
目王丕學關等據險力拒別以精銳二萬令其子邦芳
爲總州陸綬崇聖工堯待戰前哨攻定羅肇敬之右哨

追賊宜現亦多斬獲中哨至工堯賊前鋒三千自錫場
泉突出連擊走之進戰希儀屢與力鬪陣斬賊嚴賊
潰邦芳中箭幾被獲易馬而逃猛將內甲數千人于手
馬再戰亦敗父子號哭奔竄猛不敢入城將奔交趾先
走歸順州爲岑璋所殺敏育初下令諸土官進兵擒猛
者賜三千金爵一級昇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兵方集
鎮希儀開討對曰俟旬日當探止情以復希儀察都
下千戶趙樞者雅善璋乃召樞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
吾欲遣說之藉其力破猛如何樞曰璋多智善疑直語
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樞曰鎮安與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六

歸順爲世警督府使人往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
歸順疑公今誠恐樞微兵益安迂道遇璋璋必詢故伴
好言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樞
往微鎮安兵既遇璋所璋果喜來迂曰久不見故人今
肯念我來邪樞默然伴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頃乎曰
感故人厚意久契淵故迂道來見何嘆也稍與語須臾
復歎息起璋疑之明日置酒款樞愈不豫若有沉思者
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曰無之曰鄰壤有
所控節將建勦邪曰無之遂投樞臥內鹿叩之樞潸然
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君何秘不告我樞乃曰託君

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也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狂婦翁必黨狂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驕驕爲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狂娶吾女奴視之吾何難焉吾欲殺狂久矣無聞也也曰君有此心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亦有藉也璋遂強桎梏疾留傳令亟遣人馳詣布儀所陳狂反狀恐連及顧搶狂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拒返以其事白鐵鑲喜乃不備璋邦彥在工堯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七

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款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大捷及狂欲奔安南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我三四夕可達彼境再與復本勝狂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伴涉泣迎處之別館盛供饌列侍美女左右無一田州人璋說狂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安南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狂喜不疑胡堯元等請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據其功頗聞狂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請歸順璋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兄諸將頓首謝曰狂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遂擊之狂目

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連呼爲幸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後龍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委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今人上之如何猛曰周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猛實印所碎置酒賀狂作樂持觴酒一盃歎曰天兵竟能此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臣老奸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聞道馳詣軍門上之蓋七月十四日也而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衆搜及解爭擊殺擊殺十餘人賊馳軍門則狂首已前梟一日矣邦彥既敗走與諸姦目據險自固或深入林莽鐵鑲督追勦親往田州以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八

王熊兆攝府事申軍令連破李定隆戎諸山寨九月諸首惡據被波農攻兩旬不下以毒烟烈火薰之巖石崩陷乃出降益樸共搜獲獲狂第三子邦輔四子邦相而邦彥爲官兵所逼實死齊村并獲其妻及子嬌童次子芝而猛長子邦佐出後其族岑玘爲武靖知州不與逆謀又以兵聽調惡目元等兵皆逃散束身自縛得免死降秋仍職凡斬級四千八百餘級標五萬餘人捷上加鎮左都御史太子少保是時希儀功獨著鎮專委任同事者忌嫉因而觀望不肯盡力賊多逆散有盧蘇者率海餘孽也造假印說言猛尚在交降借兵二千萬復故

士衆信之響應十一月二十八日入據田州將張經奔向武州主龍兆亦携印奉舊田州明年丁亥正月十五日惡黨王受及入思恩府執知府吳期英守備門祖蔭等勢益海海蘇又詭求招安請還龍兆治事受亦放回各官求依田州土官事例分城頭督理賊從出兵聽調鎮不得已許之乃請調兵番征而御史石金劾疏已上先御史謝九儀與鎮不叶金至入其言又篠果諸司素不爲鎮所喜遂反和盧蘇之言謂猛實未效鎮爲歸順所欺靖江諸宗室聞流言至欲出奔遂劾鎮張夷無策瞻信罔上固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怒勒

卷三十一

九

致仕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守仁未卽至鎮候代左布政顧統益恃慢任九月不一見蓋兩廣自韓雍用兵司道以前失事皆貳罪立功過見用庭參禮至絀獨詭譎參議鄒觀會事張邦信皆互搜明言去任官不當治事時敵兵已入萬縣文欲平賊受自贖鄒張給郵吏東西交賁誤之皆不至并阻絕將官李璋不赴會議鎮志甚前後上疏乞正體統并糾各官沮兵養亂狀然亦無及于事也十一月守仁代至梧州謂兩廣兵政久弛有事專調土兵長其弊甚事平又歸功于上彼不得與憤激生變故岑氏雖有

可誅之罪我實有以致之今山獠海寇乘隙動搖如破舟在狂風巨浪中且田州未設流官之節出土兵三千以應官府之用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三千以防土人之反覆故思恩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又其地切近交趾中間深山絕谷徭獠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獨當之自撤藩籬後必貽悔疏上兵部尚書王時中持之揚一清當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宜亟行者聽便宜勿懷顧慮明年戊子正月守仁至南寧盡撤調兵止留湖廣兵千人自衛

大事記

卷三十一

移檄招蘇受等米降初二日聞守仁至惴威名大懼既聞兵敵且得撤犬喜猶竊竊然曰軍門素多許將無謗我用池大贊故事一中其計悔將何及已復日以重兵往將奈我何乃悉其驍悍名投降陳城外凡四營不肯入軍門屢遣人諭之再四往復如初時致仕縣丞龍光隨在幕下與守仁親相素以膽略毅然請行旣入管憐慨雄辯二人疑曰此軍門也耶因言其情請陳兵以田州人盡易左右乃可充入言之守仁笑曰噫蠻子我欲取汝頭豈縱汝將兵至城下耶許之次日陳兵來見數其罪杖一百二人不釋甲受杖杖者亦田州人解釋

馳諱而思田猶難有苗未格何以加之乃若八寨賊
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
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小腹病也八
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之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
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有八善焉
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調遣一也將思田之降衆得其死
力二也所誅有積年果惡非他濫殺之比三也師本宥
飽無轉輸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而衆皆不擾
五也元惡就誅餘黨畏服得撫勸之宜六也大寨既平
諸賊可漸次撫勸兩廣良民得安生樂著七也徙建城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三

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八也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
言守仁受命撫勸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
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事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教梁之詔遂破吳楚紀仲淹
築大順城以拒敵期月奏功當時且未聞有專責之嫌
况守仁又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
臣誓死討賊者僅守仁二三人止耳功成之後乃爲忌
者所抑至今未白今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
西鼎居於兩廣功實未見施行查勘似乎掣肘臣恐機
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修築遺賊復爾猖狂爲地

方慮不淺惟陛下察之上曰所言已有言處分修

建城邑防患事宜今守仁會官條畫便宜上之務在一
勞永定勿貽後艱時守仁已病疏告未報十一月行至
南安卒林富先陞鄖陽副都加侍郎代克主守仁前議
降田州府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
寧府治惟命張佑充副總兵鎮其地許三年得代將邦
相年十五六佑兒子青之而蘇矜與復功專制生殺威
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據虛位
而已遂與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未代
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贈送必厚比行治具供帳如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四

伯大怒潛語蘇蘇曰仔夷中編無狀何不庭捷之伯
言慮變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捷邦
相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怒遂與
佑比批格邦相祐得代將行邦相祖饒甚盛置酒中
竟死而邦相次子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養田邦
相侵奪之二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梧州就軍門明倫彙編
勸商議代十三年張璁代未任錢如京代十三年隆慶
代明年正月芝襲賊十七年竊經代未如事何軍門不
相無涉

芝然于告襲蘇又爲芝疏上于朝十三年六月遣其
黨黃封紳邦相反爲所殺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
伐蘇蘇覺之稽疾不出會其翼生日諸土目率與子來

賀遂入閤蘇伏甲寢中謂曰疾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衆驚問故且曰誰敢異心因指玉慶大聲曰二豎是也甲與卽座中斬之切請土目曰主人之不備公等所知也獨子之實翠氏嫡裔不於此時林立後難圖矣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留妻子爲質卽日以甲士千人劫衆偕圖那相宅計誘出而縛之是夜蘇及死氏以弓統勒那相死而那佐在武靖兵頗殘于是鎮安府土舍岑真寶說那佐入田州因勸泗州土舍岑施共內邦佐據之真寶既出則鎮安已爲歸順州土舍岑載_{子一}之向武州土舍黃仲金所破載蘇之僭也真寶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五

走還蘇追圖之武陵寨聯等遂整真寶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據諸洞峯真寶訴之軍門督諭聯等不退又之乃解官軍歸真寶而諸目民武告聯或告真寶及盧蘇互相訐奏於是軍門以爲芝承襲未定田州無主致令鄰封觀覲當給劄與芝管理蘇又請蚤給芝冠帶以撫田州而身自悔罪願裹糧立功以贖前罪及追補累年遭糧十五年撫接潘旦誦演以聞且言土夷獸類當以獸畜彼自相仇殺無敢犯華請從末減盧蘇革官令自備兵糧立功三次方准贖罪拖欠秋糧照數補給岑真寶岑聯黃仲金革冠帶真寶聯俱立功二次仲金一

次方准贖復那佐責令改過岑芝聯襲侯有功乃給冠帶從之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歎曰殺人不抵抵主無怨吾輩手足臂膊皆懸僕妾矣十六年平思恩岑金之變初岑濬既誅岑鎮安立思恩府設流官錄銜五章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叛者數起至是又思恩乃說計潛召諸酋長出一人長大而效託言岑濬子金謂酋長曰汝小主也諸酋咸泣擁歸鎮安聚兵五千人將攻城郭復故地先時濬故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至是欲殺金以還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懷恐與金相表裏乃好語之曰汝弟往我裏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六

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若欲官必無殺人劫城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遂與銀及花符方摺之納留袖中爲我寄金留南金如言大喜率兵五千人來見希懷希儀以金見巡按於南寧托爲之請金以衆從而密報巡按用計消彌之法既行耳語之曰南寧人皆言汝叛今以衆往人益疑不若散遣三千還徒卒二千人往是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復謂之曰汝至南寧又候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以千人從便金亦以爲然金入見巡按巡按慰之曰吾爲汝表居五六

日希儀度其衆衣糧盡復謂金遣其半往取之其于人
管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希儀聞請於
憲按且往柳州而以金從至思龍驛忽報率徐將兵襲
金希儀陽罵曰金得官不得官唯朝廷命汝安得私譽
之時金尚駐近地聞言復還希儀曰卒金汝不知死貴
五兵至可疾入賓州匿吾幕將庖則無嫌汝何來金馳
入賓州然其衆尚千餘與楊留所統千人皆在賓州內
外希儀與兵備討以護憲按往柳州爲名公可遣留往
而謂金盡將百人護送憲按以自結金至柳州是時諸
酋獨四五人從留所部與金兵各百人皆營城外希儀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七七

因置酒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詠又懼費五追遁
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醉夜就縛之黎明
召留城外兵次塋立留與其黨三十人是希儀大言曰
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勞之銀幣留愕然希儀曰汝爲
之而汝可辭乎金固臥也非汝同心誘之至此吾安得
縛之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遂令留費屏散遣金衆
之在賓州者留惶恐發病死乃撲殺金恩恩復安十七
年藤峽之役南江土官咸集而盧蘇及其子鳳以兵從
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逗遛不進且貽良輔
軍于他所而父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

監軍副使翁萬達密與副總兵張佑參議田成謀曰
峽賊雖富誅不過殺人剽貨耳蘇之罪十倍未止釋此
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責羗鼠也吾欲與公等
倡義斬之何如兩人意合同討萬達曰上舍翁仲金者
蘇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蘇黨于岑芝名而圖之無不
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
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中令其軍帖然
不動經等遂與歃血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狀達于督
府中言姚中丞討之而未終主新建撫之而有待事出
有名機不可失都御史張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七八

奉 勅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卽日遣
旗牌馳營中生鎮于是機事頗洩蘇夜遁萬達頓足歎
曰惜哉焉也得不先發後聞耳

龍州

趙楷廣西龍州土官族子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子宗壽坐常茂事誅責不服發兵討之懼而入朝乃止五傳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湊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嘗立楷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不自爲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何不購乳子而撫之世世有龍州也岑深以爲然遂以庶僕韋隊之子璋說云遺腹駒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逃奏尋實源于當立爲相所篡事下

太事記

卷三十一

七九

督府未決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挾錢寧勢以別務至左江楷言于猛賂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偽徵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士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猛縱兵掠殺二千餘人未幾璋死指遂得立先是相二千長姚次寶相枝得寶亦枝得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密訪寶去竟爲奴賣于楊布家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爰聞而猛復賂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燈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執姚州人惡而逐之立其族弟燦楷復潛入殺之州目黃安黎客等密往田州購寶得之言于督府林富富念楷誠逆節顧其勢已

成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寶長議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爲富家翁不猶愈于爲官乎楷不從再論之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易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賄及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置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且結侍人王良爲內應十六年九月糾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以千人伐寶統而斬之變聞都御史蔡經屠副使翁萬達聞之遂行部至南寧故滯不爲理

太事記

卷三十一

二

州人群訴陽曰趙氏之族幾何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平我且運之楷聞頗慰乃遣人謂楷曰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昇汝益喜聽命愈厚遇之方議征安南時稱楷智勇冠軍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留語旬日楷浸弛不爲備部兵多以乏糧還歸乃召楷及鄧瑀等人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宜自爲計楷死必及汝子可爲書論汝實勿犯也楷皇恐頓首曰門祚衰薄我配類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與

之盟借乃流涕曰指知罪矣爲書論其黨已盡已如此
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即杖牒之以楷書論
其州人楷子匡生四年奏立之二州悉定乃以十三村
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憑祥

李震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
憑祥洞歸附授巡簡永樂二年改縣治昇知縣事其後
部落蕃衍當交趾南鎮開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
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子于震其季也廣寧死諸
子爭立祀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死族弟

大事記

卷三十一

王

珍瑄爭立珍瑄印奔况州况州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
妻之且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川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
桄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人也失
守宗祧若以力得入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黃朝喜遂
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瑄奔營柳父之
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紹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
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公耻之珍遂候
約不屬思明蘇寄桄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
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父瑄爭立時避
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急祥弗克而李珍曰荒淫

酷即手刺人州人患之竊謀廢立而珍妻亦以失寵憤

竊因通焉十七年三月竊謂紹賢紹曰李珍不道賊虐

部民吾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試往

探之以嫁女失所爲言泰憤然曰是不有其父不自有

其先人也謂之不孝還報震曰泰非助珍者震遂約李

滿蘇寄桄將爲亂思趙琪掌外甲以兵劫琪襲珍殺之

已并殺琪琪討安南翁萬達主兵事言于蔡經曰此賊

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爲邊患不若因而用

之相機以取反掌間耳乃遣人諭震曰天子將有事

南邊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震遂自薦曰願

大事記

卷三十一

王

效力因益厚待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
亂者汝也欲必首汝泰大驚辯曰萬達曰無多言能擒
李震心事乃曰泰許諾遂遣指揮錢希賢徵兵于泰部
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擒黃滿寄桄等論死李瑄李時
芳復爭立時芳倚黃朝通路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
等復控督府言時芳與李連子廣寧孫也萬達立判明
論時芳死黜瑄而立李琪之子佛嗣
田叔禾曰廣西古羈靡之域也 明興諸酋納款者因
而與之俾掌其土爲我外藩父子繼兄弟比封建之
遺焉珠節濶目恢而不隨黨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

皇發大杭四隅既同時彈歸觀衆驚誠莫不重足疊
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畧外諸苗稍
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會無怵異議正德
中權奸橫江大開棄之紀綱瀾漫邊機暮議非昧不行
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啟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汝汝
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勸展
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阻請寄淹留歲月諸苗
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舉微兵禦究又以甘言誘之罷
役論功視然食約致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尤甚迫乎
逆節滋蔓僂屍喋血莫敢草綠徒以文核按驗叱咤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三

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劫孽爭立劫喚
不誅多歷年所貽屬國觀陋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徒隨
笑言設仿剪削禍本功深而不報其所經畧魁勉則子
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悅
而不釋賢墨賤軌二者一居可勝數哉

平朔貴苗

朔貴之聞有山曰蜡爾又曰樂爾諸苗居之古三苗遺
種也山之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草子坪長官司
隸湖廣其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
北隣四川西陽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二十里周圍則
千數百里矣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
德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藍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藍
溪田供穡役惟地險懸崖鳥道竹青叢生彌望無際人
非側肩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
志我從外觀內則間雖有長技亦莫能施至苗巢所居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四

深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禾哺即已晡宴
但遇稍陰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好
殺喜寇宜德用兵十二萬攻圍九月勦賊過半正德七
年用兵五萬攻圍四月勦少撫多然先年土官守法易
以駕馭苗夷權魯易於牢籠自內外多故土官初調反
顧情此苗爲前鋒比土官搆讐亦此苗助攻由是土人
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伎倆亦爲苗所窺被讐復
畏憚嘉靖初苗寇有草子坪土官田興爵者性以罪繫
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略吏以計脫深匿苗寨
主奉之典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

概其室連無日相蔓引漢漢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親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施寧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遺欠責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草印進苗苗悉驍然動矣兩省計之不能定事聞嘉靖癸卯朝廷召萬鎰為副都開府辰州令勘處夷情相機撫勸李應德與集諸路兵及土官彭宗彥等共計之有言鎮漢指揮田應朝為諸苗信服足辦此事鎰用為巡撫指揮鎮漢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五

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衛不食俸祿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雖稱土官少曾為辰州府學生見巧聽多智術能誘煽苗苗多信之往年承順保靖相警殺皆應朝陰播詭而兩利其助苗之無忘應朝實使之至是得巡撫益大肆率發往撫實扶求重責反獲苗實木家懸刑謄報云臣輪服交鎰乃召苗魁龍母則來見苗謂必得贖始肯鎰以千戶往母史既至執以歸鎰之李應德應朝惟其家後遺兩省監司挾所錄土官親請賊聚招撫備以花紅半濟給銀鹽又計口給糧養苗應朝謂保給冠帶遠班師條養後七事召鎰還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六

為刑部尚書未幾賊首龍子督復率餘黨亂御史廖文龍劾鎰欺罔下二省官勘明奏皆恭將李經所議于鎰無與乃得止遂命湖廣巡撫姜儀貴州巡撫王學益會勦湖廣集兵六萬餉二十萬待師期貴州兵不至所調土兵又偃蹇不肯苗苗往往竄入四川御史蕭端蒙乞促三省兵會勦并奏恭議楊傑指揮吳時春奏寇罪俱停俸自効四川巡按袁鳳鳴復奏王學益玩兵貽患鄧邦詔逮京鞠治以李義壯代巡撫而師久無功巡按賈大昇等俱請罷兵姜儀亦言賊潰散入山箐中方春水漲師難窮追乞暫撤圍再舉有詔責儀老師費財降三級調恭議停用兵計前後十餘年兵愈鉅壯苗止三千人愈散漫不可制皆由土官土軍通苗不用命李義壯等請切責宣慰彭彭明轉彭蓋臣設總督節制三省得以軍法從事且言官軍遇賊龍魚寨指揮張部千戶錢用皆被執詔賈明輔等立功移兩廣總督張岳右都聞府辰州撫勦時嘉靖戊申六月也苗至集議聚多謂林箐深窳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及石阡府岳被切責劉傑請知撫無益又戊亦非策以李義壯堅持撫議勦罷之方主用兵時湖廣苗聽撫奉恭政王崇約東顧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諒惟近貴數家爲梗而龍許保等在貴爲黨援說者謂
貴苗不喜則湖苗之撫不固然巢穴相連近湖廣者地
稍曠兵易進近貴州則補天之咄用力萬分艱難苗狂
我于湖而額衝突于貴我亦不得不隨勢爲緩急也苗
乃大集三省土漢兵沈希儀總兵兵邦憲方以印江失
事被劾解任羣留之節署湖廣分乘四御船等七寨
四川分呂鵬普杓等八寨貴州分兇提麥地等十五寨
監以副使趙之屏參議張景賢庚戌九月二日三哨並
進至十一月終貴苗寨俱破苗進駐銅仁府督兵接剿
新獲招撫益多明年五月捷聞謂自大舉以來四月有
餘斬賊且二千八百有奇近伏林菁饑餓死者甚衆雖
賊首龍許保吳黑苗未獲而妻母子弟悉已受縛通寇
穿山漏網入於土司者計亦不多時下春深宜暫遣土
兵歸農量留精銳防守并挾捕未服招撫殘黨其靖甯
山諸苗寨糾同貴苗作孽屢撫不從估終已甚嚴行永
保酉陽各土司合兵攻勦下兵部知之龍許保吳黑苗
等窺匪鎮草苗寨糾結甯山冷水溪及四川小平茶落
寨苗辛亥二月服土兵衣甲詭言永保二司兵出哨突
入思州府知府李允簡視事執之并知事王曰謙經歷
盧懋劫獄出囚徒盡獲倉庫并民財斂殺極慘緣火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焚燒而去蓋酉陽宜撫冉玄寶主之也右邦憲等聞報
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節等逃歸由小徑各
趨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
人巡按御史董威以其事聞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仍
督軍兵部尚書趙繼左都屠僑奪俸二月苗仍會兵計
湖苗助逆者數寨其鼎玄助劫思州事苗以事狀未明
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擒斬數十人餘黨復撫定
田應朝既忤權擄永保慶又合酉陽兵攻平茶殺人阻
抗官兵岳檄使來見不出應以渴語然應朝雖諂不習
騎射無武勇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與苗先以計
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窺苗寨累遣人自
刺苗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
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窮諸土官多警嫉之其
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投見軍門借以時方用
兵恐激他變杖而釋之令從征至是苗寇略平秋殺之
五月龍許保吳黑苗糾諸寨殘苗出平頭司欲攻石丹
府不克還過省幾千戶安大朝等伏兵捕見圍追擊之
斬獲大半盡奪其牛羊器械于是殘苗益懼石邦憲乃
購回等順苗所釋等親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誘至
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來取岳疏聞

誅之盡平諸苗獲其魁李通海苗羊仔等磔于市于是苗情大定諸守臣任權等欲逐罷兵苗酋前事持不可謂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親黨盡釋使去密督諸土官索之壬子八月土官四興邦舉得其所居新第築遣兵劉前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諸苗欲獲其功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求重賞金事能遂給賞衆得之驗實乃賞至軍門苗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撫其地留岳爲之其年岳卒于官初鎗之出而勘處也議用兵六萬餉三十萬半年爲期既至雖有總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九

兵以下及衛弁數十人皆乏謀勇所徵兵疲弱不及萬人土官率與賊相表裏求賞索糧無虛日實徭徭無戰心一進兵勢且中變楚撫車純性迂緩爾不特接所伏者湖廣總兵宋寧伯調給同心移撤摘發精銳爲助巡按桂榮惡之以它事奏劾遣人兵尚書毛伯溫亦致書言某按楚具知情景苗雖爲害輒事體落落難奏手用兵未易言乃具奏靖爾山接連三省當險絕之處一夫拒守百人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諸苗得減爲三萬以勦之威行撫之恩苗衆易動難安日前雖寧而後患尤當預防

因際上方畧大都一主防守及岳受事總官尚書去之已五年矣猶執前說爲書貽朝士具言地利天時之難而詳近土兵一節謂其伎倆爲靈窺破無復畏憚用之不免復萌前弊欲措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愆之情不但引誘簡藏在所必有其或僭兵廢糧豈能盡防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出于數者無幾至于貴州舍西陽平茶之兵愈少愈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沿途搬運尤不可言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

有正第三場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湯潛藏又云不怕軍多只怕糧多蓋山窮深險兵力未易施糧多固久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梗運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役調巨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自古用兵未有不得志于南夷者前此官司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亟欲滅賊然而莫敢主動者亦畏其難耳况遠得乎傳聞者多失其實旁觀于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慮功生事則以爲勞師費財誰肯冒艱險而末指摘乎積習有年槍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讀者慨然時虜患方棘讀且得莊岳均既受事勢不得中止且

苗遂將不計平吉以身殉可也嚴氏方盛得清節絕不與通日夜諮訪謀求進兵利害凡事親兵政大體而地遠勢迫思州之破幾被連賴徐華亭救之左都扇僑等曰此搶據一入即去太守自以病死與失陷城池不同乃得免降一級仍任此時嚴雖貪黷尚未敢盡違公議獨其子世蕃恨曰閩士才子立名好上人難忍必殺數人及後復洩憤于李默張經一如其言協成功先卒得贈太子太保謚襄惠益特與亦天相之也繼者屠大山縣保餘黨龍阿仔復叛衆議撫曰不可此積賊種而屢動何所底止道恭將孫賢討之列左右降未幾親率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精兵輾服散行深入苗不之覺其黨譚細奴自他道至出不意擒之勉勞賞衣服令爲間報中秋夕率其妻妾登碧光亭賞月亭在山之絕頂苗寨環結後有間道可上臺以石甚峻召隊兵伏于前後令壯士月初升攀藤而止圻石直至暮次即席縛之苗大驚伏兵齊至盡平其巢會倭僂移撫應天馮岳方撫湖廣爲代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總轄軍前勦功水寨破之酉陽平茶出據請兵三千由間道撲折二百殺擄州苗阿頂驍勇善戰煽誘眉潭諸苗爲亂令石邦憲進討斬首數百阿頂恃山谷間故以屢卒挑戰不出鹿其饑疲難久駐西去千里

許有大樹二十餘株每樹隱一卒以伺而揚兵于東以疑之果突而西馬故能騎日馳千里飛山越澗不能及諸卒競出其一伏地掠馬足驚而躍起項璧擒斬之苗皆震恐來納款輸賦未幾賊沈雅寬高快馬等勢甚猖獗據龍潭等洞官兵又討平之蓋自張岳開府總制歷八人皆有戰功苗頗欲建言者謂地在湖廣應臣自足通制其官可省又言楚地遠卒有緩急難應去貴州最近兼制爲空乃裁革以其事屬貴州在嘉靖二十四年而官皆楚官名爲屬得彈治實取裁于楚不甚豐承世萬曆中皮林阮平又以清浪四衛隸之原一兵備駐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割數入省城往返動經數月同知等官與衛弁益自寬弛縱侵漁苗亦漸出爲害訴于楚順旅亦須十日歸則月餘俾往即往得達亦以黔爲解訴于黔檄下楚又偃蹇不即治謬曰已解散矣凡搶掠多以撫爲解苗亦伴總撫益益其毒其後貴撫張鶴鳴用兵苗圍施秉縣四衛皆震約湖廣共勦不應反捷之請設總督亦不聽功竟無成黔滇之亂作說者謂此時解楚夷之圍還兵討仲苗可以立盡因以咸水西貴可長保無事然苗亦決不能盡餉又未足離用大兵非計又與楚撫按司道顧輻事焉彼海黔愈貪愈弱奢酋發難水西效尤凡更二

進臣陷其下又更三督府又大敗勦鳴復甯姓不久
法位衆頗歸咎云

宋史氏曰鄂臺之設爲流民也度臺之設爲頑民也地
所三省之交指臂之勢既不相及秦越之視又不相關
彼皆中土之民據山川之險易亂難安用兵數十年重
事勢不得不設設而安靜至今即有小寇旋即撲滅益
其心何常終亦畏朝廷俾官府死以節缺臨之雄除
拊卹狼心自馴而黠者亦願出自效凡各衙門之謀役
撫軍以下之旗牌大半皆此種人應墓所謂民可使由
口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者至川廣湖接境無之非苗與
大軍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卽度又別川則西陽爲險勢不相及雖屬湖廣道里甚
遠難于節制主貴甚近兼攝頗便然貴土瘠民貧方俾
給外皆其勢甚弱自保不暇安能制苗乃廢十五年已
設之總督而歸并于貴庠林之役又以四衛屬之窮山
極坐之入責之伸手百里外撲久聚之盜窟可不可受
世之奸猾多從團聚處潛伏而大奸猾又從散漫處漏
數自武昌而止抵貴州名山大山限隔數千里苗猶自
憑其穴豈無不逞者遊奕上下輒起非心中間無一重
臣作鎮衆勢何由聯絡號令安得流通若開總府于沅
以責之銅越川之歸變危之衝永辰常長隸之兵自足

用與以楚稅十三川稅十二就中卽以三之一濟貴載
川貴雲之下際控楚江吳之上游前特漢中後引兩廣
百貨流通節宣有法不但諸苗俯首聽命而湖山大盜
亦資彈壓夫爲之其未亂也治之其未形也前之龍計
保已有明徵後之獨應龍又有顯效奈何聽其日虛日
殷視若罔聞置之度外惟曰貧不可多設則卽度亦豈
以富庶而故爲此費麗以自累乎滅楊之費至四百萬
勦安之費何止千萬設麻陽鎮章之間苗皆率服則貴
州之苗自不致動安氏既無黨助亦安敢生心辟之孤
鼠然門戶淨而後堂與安貴以安爲前門楚爲後戶戶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四

外無人其孤鼠日聚而窺內亦相應前且蜂擁而入貴
日急取給于楚楚亦益傷無救于貴至今相仗則謀國
者之誤一失而萬有餘喪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一終

皇明大車記卷之三十二

朱國禎輯

李福達之獄

嘉靖五年七月妖人李福達謀逆生處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正德初與妖賊王良李銀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逆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蔡山海衛復逆還萬陝西洛川縣倡勸佛教其徒惠慶衛進祿等互相煽惑騙誘鄉民福達用是貨日起誑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老等聚眾俟我回還山西二人遂作亂殺巡捕指揮陳正陷洛川城進祿等遂正德七年慶攻宜川及大事記

卷三十二

白水等處榆林都指揮李良敗之于爛柯山分界屯指揮崔嵩敗之于三塚園都督楊英都御史監軍禦之于白衛寨指揮剛銳張滑為所殺副使張益兵追擊于麻線嶺破之慶遁去五復窺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府徐溝縣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賁入京窺入匠精輪果為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所寵久之復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亡入京官捕得大義大禮繫繫福達窺乃自詣獄實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愬胡偉證之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凡三

十八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免英既去巡撫畢昭獨謂福達非張寅仇家証證之也反其獄以居民成廣等為證生良罪擬發口外為民獄未竟昭乞侍養去五年御史馬錦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勛為貽書錄囑絕錄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弗勛書于勛於是左都御史孫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重辟而郭勛文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生已報允福達論未沒入其財產妻子為奴勛令對狀勛具服謝罪上特有之給事中程輅劉琦王忬鄭自璧張達南京御

卷三十二

史姚鳴鳳潘壯威雄等先後劾勛請正罪勛亦累自訟且以議禮觸眾怒為言上實不問也是年十月錦與巡撫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奏祐御史邵卿及自壁達復各疏言勛罪惡貫盈乞速問如律勛故以誣陷與張惠生等爭奪上死向上一棍廷臣執難脫寬意猶未愜勛與張桂因合謀為蜚語謂廷臣内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諸禮諸臣志且快上患甚將大有處分而人不知也方謂歷舉明確中外協力持之必不動尋得李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成母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成母

猶私賄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爾壽等奉詔於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泉證李景全韓良相石廷舉等共指爾壽違謬塞而證中有成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證薛良之証者訊之則曰我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爾壽等以其詞上上怒曰爾壽等徇情偏護扶引入人重罪豈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昭先勘良証今又勒實何也侯爾壽祀畢朕將親鞫於廷大學士楊一清言君主要臣主詩今案牘具明詞證咸在弟今請可虛心鞠審則真情自得何至勞爾衰之尊親獄訟之事上乃已仍屬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爾壽違罪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狀甚明疑獄不枉上怒黜為民願壽等懼乃雜引前獲讞詞指為疑獄上切責願壽等令減罪辦事仍械繫馬錄下鐵撫司掠治御史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上怒皆令逮繫於是願壽等復更議出爾壽等下獄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杜瑞署刑部主事兵部左侍郎張鴻署都察院御史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學等搜馬錄應中有成學士賈誼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伸賢大理寺丞趙福主部侍郎閻楷私營及郭勵屬番凡八紙上之詠

書別以榆次知縣尹倫指揮王龍為托弊等類及爾壽事上責誚對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過問仲賢等英書詞遲及侍郎孟春春亦并逮勘事已前決置不問其私書未獲者令追索之等又上言薛良始証張寅素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至郭勛為之救解錄素憾勛乃窮治寅事給事中常奉劉琦員外郎劉仕咸佐成之遂以寅即爾壽達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和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謂奉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忬鄭一鵬秦祐沈漢程略右評事杜嵩南京御史施鳴鳳潘壯成雄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四

皆誣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達御史尚世魁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誣上行私此數人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莽司屬恣意橫行殆非一旦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上以為然乃詔逮科等并詔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成雄於獄等既已廷鞫乃言於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管出錢貸薛良素無賴欲殺寅以通債因妄指寅為畔縣逆黨李福達寄囑寅父子怨家周僕石文舉等誣證入寅罪後僕等懼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為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入

不聞里中信耗抵武定侯郭勳求解爲致書御史馬錄
錄故怨勳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以惑亂
朝聽而一時嘉黨甘心于勳實者藉藉起矣以天之道
賴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生罪如律有旨各犯朋
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成石文舉等誣譖布政
使今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
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
御史程瑋充盧瑔挾私彈劾亦發戍邊衛給事中王科
張達秦祐沈漢勳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
書顏願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寺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五

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
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
希工部侍郎閻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制各職職聞
任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伍倬逮捕未至如
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達副世
魁御史施鳴鳳張英許事杜鸞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
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威雄下南京法司失公
案廣副使周宣給驛送四副使王昂指引證佐知州杜
懃聞朝鎮撫鮑王下該省巡按勘法俾毛伯溫命差官
代還二人前在都察院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獨

巡撫畢昭以嘗歸罪薛良與張寶父子俱免罪還職從
上覽之至再處分畢因命都察院刊布部條使中外
知之然猶深惡馬錄下法司另議欲生以奸黨律侍郎
桂萼等謂張寶未決而馬錄代之受死恐天下不服宜
發煙瘴充軍今錄及子孫以示分錄乃請戍廣西南
丹衛遇赦不宥既而復論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
罪有所歸與其侈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以從典罰
弗及嗣之意一清等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今錄無
當赦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文將實緣以法
爲市人無所指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隨召璵等獻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六

夫于文華殿勞諭之仍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給與三
代詔命後璵以先後獄詞及上所裁定并所賜勅諭
輯錄成書爲上下二卷較梓進呈名曰欽明大獄錄請
頒布內外諸司上曰大獄類卿等問明輯錄刊印頒
布尤足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如奏行後張潤張英聞住
餘皆爲民南御史吳彥疏乞宥願壽等失入之罪請赦
賜與張桂等氣勢益張自是廷臣逮杖爲常那其敢視
矣至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賢及已而就擒鞠
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
自吐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教假稱唐番當出

御世咸民結衆倡亂以大獄錄姓名無異無按官論同
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臚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編
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播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
可謂烈矣郭助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指紳而梟要
之人悉願枯氣使一至于此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
爲禍可忍言其亡將助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
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廟從之凡當時效事滿
成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張居正總裁實錄爲瑄傳則
曰奉詔勒勅重獄獨達衆議脫張寅之獄蓋二人專懷
相僂曲護如此然不獨居正後人習舊聞謂張桂議禮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七

未必是斷獄平反最得古人欽恤之意即賢者猶執此
說夫議禮自父子上起是貴爲天子誰敢與抗且理各
有當達之何妨即極于入廟稱宗猶曰流弊非其本心
乃極明極久之獄敢挾主翻案但欲洩憤廷臣逐爾非
黨逆賊此心此行難對天日死而有知其難免枉法之
條矣

朱宗正諱曰嘉靖初張璁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
驟致通顯諸朝臣敬之如仇璁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
大獄興三子乃協此僥倖以據積愆部寺而下無不被
楚毒者衣冠之戮履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難

由小人構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朱史氏曰福達之事正德七年一案甚明妖繼鼎結富
貴人多爲所惑郭助收而用之挺身居間不但俗情兼
挾盛寵入臣執法則已矣私書似不必發助等新得志
豈謂一書便能扼吭而制其命從罪人一線到底則刻
猾無可措手旁引貴臣據簡牘堅坐以黨逆之罪飛龍
在天毒龍在側穆曰人可勝天神能制毒傷之多也固
宜況私書之發原古人所耻其後許太宰發覆嚴兩閣
臣書至選司奪官許亦罰俸事雖可駭屬托者雖可羞
要之大體宜然世宗真聖人也乃若四十五年龐中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八

丞之去僅見之奏疏類抄中疏本之文集確確可據而
國史絕不之及并不見有追雪追罪款項當日江陵執
筆惡而削去無疑偏設人短使朝廷刑賞大凡終歸不
白敗于自用如此此鬼神所忌猶謂之才今之才固若
斯焉矣

張容

張容司禮太監永之弟也與其兄富皆以承軍功富封
泰安伯容封定安伯 世宗即位辭免爲鑄衣指揮使
承察南京司香尋與富永皆閹倖先討黨錡與楊一
清共事相善諸璫中最秉正且有功爲人所稱一清召
入爲首擢上言閹倖大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實錄
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
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
擒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
手握軍權人心惶惑 武宗晏駕遂密計擒之若永者
誠不易得乞賜起用則內臣皆知爲善之益勉于効忠
然之起永提督團營永奏賜祠額曰褒功一清
爲之志甚詳其時卽有交結內臣之語于中丞至刻之
文集中然識者不謂然也容等乞遣恩得錦衣指揮食
舉爲副千戶先是官中寶冊永市金供用家人朱經
宗實司其事永卒追其值并乞侵盜貨產庶不應恐
而以之繼宗因計奏永勘江西時益宸濠庫金二千兩
以其半贖一清轉應容等官容隨疏釋 詔下法司推
鞠時郭勛憤其一清因事奪其兵柄并欲保傅族雖復
用而郭甚目與副相張璉語于 上前 上雖陽示尊

卷三十二

九

禮意已移璉益凌抗非人情所堪一清奏其狀慰留陞
朔疏勅璉革職勝朝指憤而疏爭中變諸惡乘間亂起
中外望風歸敵遂不可解獄上謂永存日節一清牛
賀金百兩及容米文銀二百兩無饋宸濠金事擬容違
例乞腰牌從革職一清請自 聖裁 上怒容依擬將
重處一清然璉志止舉逐亦知其才且無罪衆望所歸
不可害也解之于致仕所受金令追入官都給事中趙
廷瑞復以爲言奪職開仕繼宗釋不問從是刁風漸熾
都市無賴子成府挾持內外陰懷煽動重賄不得則羅
搆事端奏許之更相証助諸司皆惕息軍匠童源初協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
賄于容不得乃許永墳犯龍脈下勘何無礙第修汰越
制誥責損減如式源復嘆容僕于謙李科餐容請不法
事都人張雄者憤劉文爲科具詞偏証廷臣若汪鑑許
謙許諸屬道南史道及內臣黃錦等數十人皆以爲受
容賄源自上疏助之詔下法司及錦永衙會問于是鉞
等皆疏乞罷俱下法司鞫得其情具獄以聞 上以源
累辟曾奏結黨誣詐雄撰造誣詞變引害衆俱難依
官典命兵部各定發極邊衛分充軍其所誣搆內外官
悉置不問是爲嘉靖十年閏六月直至十三年容奴郭
祿被逐慮有以預之乃祖源故胥沈都永墳犯龍脈不

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塋兆內致哀冲太子不
承令其子郭麒麟陳陳錦衣衛帶俸指揮闡紀所使之轉
奏紀麗妃間氏父也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曰
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其積後人禍則在祖父爲之
顧朕不逮皇祖皇考仁厚耳誠如所言則舉皆可
以如是有是理耶輔臣張子敬等因奏近年京師小人
裁爲刀辭挾詐人財錦衣衛雖見任官無受詞側犯係
帶俸乃受郭麒麟告詞爲之轉奏其爲郭麒麟主使甚明此
風漸長未免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
郭麒麟詐害人主使闡紀噴奏其令法司逮訊從重問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一

陳沈附李繼宗疏
嘉靖四年給事中陳沈論處省爲民沈廣東韶陽人初
以進士晏居無行多不法縣令宋元翰亦貪酷不相能
沈因令其子柱許元翰就理於是縣人被元翰虐者爭
奮起陳狀元翰坐譴戍以是怨沈乃摺據沈諸放利惡
跡併其帷箔事繕成帙曰訴冤錄刊布之然多溢辭也
翰尋遇赦免沈後任給事中會議大禮窺上意知時
貴人決能違志折疏力贊外轉復番因奏近日議禮之
臣大肆欺妄甚至跪門叫哭致傷國體皇上雖罪謫
數人猶未盡其黨如大學士費宏持本生之議而主其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廿一

報紀姑貸祿計窮乃復具疏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
通中有大姦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情疏聞入午門前爲
輿聲冤詔鎮撫司執付法司知前旨從重擬報法司
乃論祿醜及諸造謀姦首俱邊衛充軍詔如擬密比三
被奴告吳事初聞衆儒懼典大獄賴上明察其延
置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訐之風少衰

洪禮部左侍郎吳一鵬劾汪俊之忿而抗廷論以楊廷
和心腹得大司馬者其部尚書金獻民也往復內閣而
獲毛紀等出跪者禮部左侍郎朱希周也侍郎汪偉以
汪俊親弟而居吏部是爲朋奸尚書趙鑑承毛紀風旨
而欲下桂萼于獄是爲比黨倡率晚門高聲叫哭則禮
部郎中余才吏部劉天民附和禮官妄排正論則吏部
員外郎薛惠給事中鄭一朋之數臣者皆爲邪黨乞亟
賜誅諫而復薦廉紀御寶等以附公論聞者皆畏而惡
之鄉人見其勢日盛度不能免盡發其奸狀入奏詞所
連者百餘人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監田等交章極論

其惡因以訴冤錄上聞沈亦疏辨謂因議大禮致華奸
劄目詔遣刑部郎中葉應鑾錫衣千戶李經往會廣東
巡按能蘭鈞同應鑾以沈險倭爲衆所惡欲與沈干法
紹州知府唐昇意合遂下其事深効凡詬覓所義及沈
怨家陳應一切證成之坐沈妻姦罪經舉子杜際殺人
父諸逆連死從者甚衆是時沈懼爲應鑾所囚因詣闕
此日聖恩應鑾卽據昇獄詞覆奏併請當沈竊強盜分
贓律上疑之命法司再問刑部郎中黃經謂沈獄情
無枉請如應鑾擬論死詔特有爲民併原其妻于大理
寺卿湯沐等爭之言法者天下之公據沈情罪淺重詳

入罪記

卷三十一

七

審無疑而陛下特出之令爲民是輕重辨科而法不
信于天下也乞赦減命必從原擬庶法信一而人心畏
服刑部尚書趙鑑等給事中解一貫等亦連章論其非
法俱報有旨已而桂夢署刑部沈復上疏言以議禮爲
奸黨所誣御史藍田知縣朱元翰郎中葉應鑾按察使
張祜周宣知府唐昇相與羅織成獄而應鑾宜復杖死
其連坐者幾三十人充軍者十五人乞引例辨雪事下
刑部桂夢遂爲沈言通盜無狀而其子殺人無屍非盡
逮諸臣從公鞫問不得其情上以爲然詔錫衣衛悉
逮前後問刑官葉應鑾等并取干証人及柏木文案至

京下三法司會九卿錦衣衛朝科臣復言詞所及不下
三四百人今詔并逮捕必有無辜蒙害者請較其輕重
非奸盜殺人証佐皆下所在撫按官勘報不必樂捕致
擾地方從之七年五月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以獄上得
旨應鑾元翰俱爲民沈冠帶開住絳降二級遠方冊藍
田時已考黜上以其不知大體取諱書入奏致與大
獄唐昇永望風旨銀鍊成獄俱令巡按卽其家逮治以
聞各御史隨勘上二人罪狀詔田爲民昇降三級遠方
冊未幾桂夢陞吏部尚書與詹事衛軒復爲沈訟免言
臣始被召通沈復命聞臣有疏卽公言贊助當道戮之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七

遂陞詹事賴聖明垂察特賜復職沈因盡力排衆正
論得申然因此府怨遂陷禍機使助禮之臣與謀叛同
罪今事雖暴白尚坐問住宜視故職量陞官以舒憤鬱
從之夢給方用事以此自彊衆不敢爭而沈田土事下
撫按勘報又命其家人洪孫奏應鑾酷刑枉死數多知
府鄭漳顧遂承委不行勘報又令個人翁典奏仇陳浩
等重賂居鄉御史陳大器檢討蕭與成共囑漳遂使之
漏斷詔以勘又未報顧有編狗俱下法司叅看復行巡
按具奏先在事者俱停俸久之御史李美奏死者皆有
狀非應鑾罪貽禍編狗皆無事實上曰沈鄧行不能

無過第獄情起于議禮朋比云云數有詔勘各官推避掩飾固當重究緣歲久人眾姑從寬應聽旨釀冤獄法當抵罪其謫戍極邊陳浩造罪深重加等謫戍漳遠大器與成及先御史邵蘭行各巡按連問具奏

李鑑

嘉靖初年長沙豪民李鑑與父李華流劫村落拒捕殺巡檢馮琳琳子春震奏狀華坐死于獄鑑後以劫盜燒燬為勘章家事覺當所奏上詔下所司跡速知府朱捕鑑甚急時尚書庶書方巡撫湖廣論劾朱卿內折李鑑罪為卿故入上遣大臣往按還言卿所犯無實鑑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五

已捕獲罪不可原上遂命逮鑑來京重治鑑至繫獄書為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測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為文飾歸罪李鑑欲為出宋卿地也乞勅法司會官覆勘以伸冤抑上下其疏于法司而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柏賢皆訊其事乃各奏言鑑之罪至于殺官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音衆證而獄成今親審而詞服原問官覆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故輒為奏辨且以議禮為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以挾陛下壓羣寮壞亂政體甚矣唯陛下下深恩將李鑑明正典刑於是刑

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官再勘上曰鑑事既虛書縱為伸理必有冤抑不必再勘死發戍遠東其後給事中陳臬謨又劾書不報

張福

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謂其母為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與其隣皆証為福自殺之也七月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鞠之罪改坐禍而東廠執奏語連法吏上怒以應召擅出入入罪命三法司及錦衣衛連問且覆按其事右都御史鮑汝淵應召已得情議如初上意決徇情曲護福決磔下應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六

召與柱等皆拷訊侍郎許瓚以下皆惶惑待罪給事中陸粲言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聖王慎之粲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訊則罪在張柱為禍殺人較自法司訊則罪在張福為子殺母凌剔夫殺母以惡凌遲極刑罪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從法司會審自福之親族鄰里証証逆狀而其姊痛憤發于至情決等擬據此定獄猶未敢決請再會審蓋慎之至矣宜令拘集証從備刑審問參訂互相考驗則殺人之獄必兩斷歸而為張福謹總憲大臣且不免其餘難教自保如今日會審侍郎許瓚則禁不發信少卿劉直讓辭

附和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人務自全也且東廠錦衣衛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人多畏傳一有所違法司則常依案擬罪心知其冤不敢辦理而今敢與之爭者實恃 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也 陛下獨奈何詰責之漢載風紀大臣議獄不當意斥而去之若胥吏然無乃傷國體乎臣又恐法吏以法為戒無所臣正弘治時郎中丁哲辨樂王之獄 敬皇帝不以為然因罷哲有小吏徐珪為哲訟 敬皇帝 輒召哲還並珪錄用之帝王之威節如此臣願 陛下 森威嚴降溫 旨令貴等虛心研問則守法者無所顧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忌而刑罰清矣給事中劉希簡亦上疏曰獄情幽隱聽之實難今詔詞嚴切臣恐羣臣妄意風旨所當不實窮羣臣之罪愈深夫都院嚴衛俱為一體秉公為國則無與同顧明初在廷俾無疑忌勿主先入之說勿執一己之見勝平其心以得其情庶幾罪人無誤入之冤而國是明大臣無觀望之過而國體重矣 上大怒以會問未報衆等妄言俱下錦衣衛誘訊其後贊等竟如原操以張莊抵死應召及許証俱發邊遠充軍并 禍之婦百族以錄吏禮姑令華職期正

張廷齡之獄

嘉靖十二年二月建昌侯張廷齡下詔發 廷齡年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 廷齡年昌齡廷齡者 昭聖皇太后弟也父御封侯卒 廷齡嗣弟廷齡封建昌侯 武宗崩鶴齡迎 世宗于安陸私語左右欲得召見申 皇太后意 上不應而心惡之 道中數有仇夢陸馬傷臂轅取者至死 上聞大不憚 普令在道死者于棺具所由以聞鶴齡頗亦悔懼每率諸大臣朝夕候拜仰瞻威容心降膝詣其弟曰 新天子賜我時有怒色只為一馬卒何 廷齡此廷齡惜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初不為意八年盡革外戚世爵二張在革中以 皇太后尚存得免止襲一輩方鶴齡封公尚書胡世寧言名器當惜保全外家須限其制陛下天授庶臣奉迎道路奔走初非難事加以金帛亦足酬勞若曰定策有 廟訓與 先帝遺命在誰人敢居免公爵止以贈不以封不宜使外戚封公自陛下始 上心是之以前詔不欲改也考我朝 孝慈馬皇后兵亂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祀 仁孝徐皇后中山王長女本元功無可加 仁聖張皇后三弟半以軍功封此後孫周二戚雖封伯加侯贈公斤守禮法令終 昭聖儼 泰

陵時二張甚橫數人禁中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窺御帳文鼎持大爪筆之幾死泰陵無以罪也多有民田歲請官寺舍豪奴姻親凌官府募獄囚金玉積如山不厭市肆壟斷在在皆是揚州府同知蕭元嘗辱張僕人元至京羣僕入吏部撲元尚書馬文升護元得免言官時論劾不問至正德時待外家稍薄十年日者曹祖有子勛爲延齡家奴祖行其術頗有驗廉嘗語同僚馬景等謂其父通六甲六丁神術能使鬼下景等初信之言于延齡出入關說後祖父子不相能景等亦厭祖譖逐之祖忿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景等陰謀不軌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九

詔逮祖下刑部獄鼎等下錦衣衛獄景等下東廠獄有旨將會多官廷鞠祖仰藥死上疑之擬獄主事陳能巡風主事曹春皆得罪尚書張子麟奪俸昭聖居間徃來二張亦厚有所獻乃得解尚免朝奏延齡爭喝天文生童昶爲草奏求進爵不允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張銳太監谷大用等伏法及產延齡擇使美者抑僂買之爲山池臺榭僭侈踰制而是時上以外藩世子入承大統母妃至通州未正尊稱閣臣固持之大不喜既入宮昭聖猶以故事僭居益不堪遂排群議專爲聖母章聖皇太后而愷昭聖殊甚怒無所發遣鍾之

二張嘉二年延齡以強占人地土爲給事中張原所糾自是稍稍欲貶鶴齡雖以定策功進爵然謙退自保終不敢與卻拜亦無有疵議之者延齡婢嘗竊金施僧事覺執僧與解杖之死奴畜指揮司應委之行錢應負延齡五百金被索急遂謀於和子至拾曹祖所奏事將許延齡至陰以奏草示延齡邀其賄延齡密遣人執聰發後得奏續榜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之昇慙不敢言然常忿置甚至恨其遂拾聰前牘奏之事下刑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諸奴勒結言其擅買田宅及杖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云陰謀不軌無左驗延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二十

齡係應議親臣請上裁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賢等竄比欺罔令戴罪其曹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避具獄謂司聰以絞死曹祖及鼎爲妖言與景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克殘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侍郎張論楊茂元郎中視濟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皆宜追問奏上上曰延齡犯在寸晷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証今但以多收無辜僭僭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輩其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等

俸一年延齡具疏自明 上責其獄中擅奏通政司直
皆奪俸已子麟等逮至俱革職爲民方獄急時在十三
年七月將致族誅 昭聖計無所出乘 上生子欲過
官相賀且求解 上辭者再乃止遂令內官口傳張延
齡事將就罷 上怒錄其語示閣臣張字敬議處字敬
力爲解且云殺人罪該難恕然恐傷 皇伯母心卷之
議親之條待以不死削爵毀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遠
而編戍爲民皆可 上曰婦人以夫爲家 皇伯母上
配 孝廟宜感恩發奸曰傷心是導之益私庇必欲害
國也朕欲保神器正法紀如欲不問亦自卿等行之字
大耳記 卷三十一 二

二十一

敬皇恐依部議票上 上即欲論決時馮恩以星變上
疏郭宗鼻以奏疏忤旨皆繫獄將并決半敬又力救宗
鼻杖四十釋爲民方獻夫亦力言不可且云何人導
陛下爲此失德事 上屢詰問字敬對如初 上不悅
諭卿等受重囚煩奏自古強臣令君一矣又以大禮爲
言欲悔已以從廷和與此本要朕批朕止知殺人必以
殺罪字敬再引罪 上不得已停刑仍諭之但當承君
之意勿曰某某之幸實非爲亂賊而屈刑焉又因字敬
乞休論之曰卿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或以今日之事
爲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爲 昭聖太后恐若上

大德此皆不足慮字敬進詞以謝時字敬方堅欲討大
同無效慚而引疾故 上云然已而南兵部主事劉世
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請杜詔諛以正風俗一請廣
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惡龍爲非罪固難貸
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慰 孝宗昔日寵待之意安
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 上責其誦上庇連械入京黜
爲民延齡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厭晚故不令
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益寬假之聽其家人出入扶
侍因通親知往來置酒譚諧爲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
鄉人陳邦憲者亦坐死繫獄虞臣置之延齡相得甚
歡常爲延齡草奏而罪繫邊將卻永朱寶王祿亦與延
齡燕飲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
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于其端十五年奸徒劉東山
以他罪坐繫獲釋不受囚東虞臣督之恨甚圖報遂撫
奏延齡前事謂惡言譏謗頗結連官爲外援招匿國仇
爲內黨其妻趙氏動以官聞藉口又自謂有先朝恩養
終不至死且有賜田產業百餘畝令子姪奴屬多通賄
賂以希脫罪奏入廷拷訊具狀 上謂延齡誦上法司
非人類乃與死囚爲黨備查先令提獄官執送鎮撫司
鞠之員尚書唐龍等欺公擲法戴罪聽處分提獄官主

卷三十一

三

事沈椿林允宗陳鉞周大禮王梅儀堂吳孟祺施南胡
永成劉昇沈龍昇韓朱懷幹朱冕劉思趙澤舒覆及已
陞郎中蔡克廉署員外郎林華高世彥改御史何其高
調兵部主事何成政光祿寺丞葉泰司獄陳大川典史
張鑑及虞臣俱逮下獄其公差主事陳公陞徐伸陶廉
趙維垣方舟考察不及主事張憲革職謝載給假主事
鍾允謙丁憂主事褚室俱命各巡按執赴京師弁詔又
有劉琦者亦許奏延齡陰附權閹使通官禁金幣暗結
將官賂遺真人邵元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
百餘人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都察院
大事記

卷三十一

王三

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寧等俱仍原
擬繫獄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琦發遣還衛得旨
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說等席故皆富厚擅
行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判其所有率危言恐嚇之索賄
不遂則首諸首分六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
捕及中官戚里鶴齡自南京逮赴詔獄度死明雲鶴以
誣奏遣戍而言者猶接贖東山又自配所逃歸京師巡
視東城御史陳謙檄兵馬鈐捕獲之東山遂許奏延
齡未獲父子應魁現明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併讓班
檄致之仍取張氏奴陳又紳奏同一紙連封以進諸奸

猾顧永洪等和之詞連大學士張學敏遂安伯陳總西
鹽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等所蔓引凡數十
人章下錦衣衛訊鞠獨令鍾良臣赴訊奏請生殺已致
仕錦衣衛以爲言上曰延齡事與字故無與勿問於是
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爲推鞠言東山等所奏皆無
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僑等如佐言獻上因言
是齡罪狀多端父昭禁獄其子姪驕溢欲殺致奸克垂
涎財物紛紛告計動輒指斥乘輿干犯宮禁於國體實
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處決時 上聖方病 上徧禱
祈禱命釋鍾等照舊管事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號發
戍延齡仍禁錮決宗儉宗說等調發南京盡沒所賜
并今之戎政府即其故第也東山舊較死二十年 昭
聖皇太后崩二十五年張延齡死西市

大事記

卷三十一

王四

夏言之獄

曾執揚州府泰興縣人妻蘇氏

又稱得爲新

夏言江西

貴溪縣人先妻徐氏繼娶唐氏最後獨女夏不知何故

婦于揚州或奉才色或因鉤聯合或納爲妾寵任如婦

皆不可知司以議郊祀驛貢官禮部尚書加至少保請

下上封爵一品夫人統以御史定還學官大理寺丞

麟游亦江西人科第先

人京留較大典言性傲凌輕公卿萬貪婪屢被劾濫居

所鄙見其恭謹惴惴可憐反安之既入閣卽薦爲代

上忽意移言被逐歸萬迷入閣領罷空創緒宴然首控

大事記

用事未幾上召言復歷萬上言益以氣陵之多所不

堪子世蕃侵盜事發長跪榻前得寢大愾益自匿乘間

將逞志而言不悟也鉤已總督陝西三邊一十五年七

月虜入犯殺掠銳進參將李珍夜出塞劫營斬百十一

級生擒一人虜遁去既有功謂西事可身任客聞于司

蘇綱往來道達言其甚謂可立益世功名結于上鉤

乃先上修邊疏復言河套自受降三城內徙虜遂據套

爲穴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彼套虜

不除則中國之禍未有量也臣密覘機宜較量彼我當

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

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識之時也及冬深木枯分帳散

牧馬無宿葉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

戈矛備具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謂

之時也今之禦邊者不務乘虜之謂而用吾之利常使

虜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謂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之

計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

春夏之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

於官驛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歲歲爲之每出益屬

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臺延置衛所處分戍卒

大事記

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

烈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勅下所司預理

財用益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舉事先于來歲

三四月間陰選武銳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

倡其勇敢所謂兵戰而時動動則威矣大臣方議修邊

又議復套者蓋修築不過數十年計復套則振揚威武

驅斥凶殘天險馬池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久遠之

計唯陛下裁之疏下兵部併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

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大欲率數萬衆趨五十日程深

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

不若修繕滑聖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緩一審地勢延緩主難沙棘民居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以千五百餘里之地實戍于三年之王恐未易集議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銳等會議畫一具奏 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開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銳能倡逐虜復套之謀朕敬壯其本兵乃久之始屢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銳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先發銀二十萬兩予銳聽其修邊備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二十六

大事記

三十一

主銳議意甚銳擬以惡虜罪惡深重乃敢聽信詭言輒驍游詞代奏者嚴兵防禦勿得執異阻撓 上方齎旨亦不爲異也三月虜以草青近塞駐牧零騎往來侵掠就道總兵王相繼等選銳卒出戰斬二十七級生擒胸腹虎餘斃于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千計虜移帳西北間以輕騎入掠銳復率諸軍擊之虜遂遠徙捷聞陸統倅寸級餘各加陞賞又追錄前功賞銀三十兩給結立表募餘賢陞陞贈死事指揮楊相官賜祭餼益造舟車修器械諸大舉出塞人情恒懷中外皆知其不可貪圖遠言之甚力不從教甘肅莊浪肅經兵三千往

湖州應授御史楊博總兵官爲督以本鎮兵寨爲辭銳効之贊罰祿半年博奉傳四日其科部給事中齊某等言宜大總督翁圖遠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至形奏所今欲深虜營務機旁午而博等與銳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 上是之令兵部查參尚書陳經等言銳博已罰治乞通勅諸鎮自後總督官務虛心酌探勿執已見撫鎮官毋循察面等語奉 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正爲禦戎專權一軍令孫繼魯首肆用執銳博效尤已各加誼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日銳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

大事記

三十一

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陳練將士曰買補馬廐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積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濱曰管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詭言曰寬文法曰處革肅奏下兵部覆言銳經略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廷臣各疏所見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銳復上管陣圖八曰立營總圖曰過虜駐戰圖曰遠鋒軍戰圖曰騎兵逐戰圖曰步兵搏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受管長驅圖曰獲功收兵圖 上覽而嘉之銳復奏似歸沮抗軍機歷歲其科趙善吳忠生等違問司既立其說得意甚謂功

成在指期聞作應宋傲一朗通所善吳晉至抵濟河之
索和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何益蓋之也莫大乎尋逐
之不便復入而翻出入門下與巡倉御史戈朴通賄作
奸爲衆所嫌嵩父子暗弄機軸不知用何術轉發一上
意只候會議一上便大有處分因召入拜中矣二十七
年正月部議復套事略曰虜掠套爲患懷除宜急第錢
糧兵馬非旬月可辦請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馬起時
糧買漆該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通紀亦
欲遵行事其餉銳奏計山東徐王河南水未及神機營
火藥偏老甘肅各邊兵馬悉聽一聖斷裁定給發疏入
大事記

三

上諭閣曰養勇征逐爲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果
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工部結
必殺錫子于信遠歸家歟及兩妻罪狀周而長延之約
乃信者判下千金銀五級年終大同等渾入大馬連德惠
社老與有三善則父叔前以死從事其神止之林父
具女吳道至關口水地從以驢酒爲業搭棚一年半日
謀在此處年久失在衆徒小房被擄去同下榻於此
豈能自給相見此離魂獨手日病何活在此不圖今日
兄弟悲涕淚交下三怨之以因無慮處窮當伏獄治
使君流落幸免日得志當以國弟又語飲宿旅故變少
酒爲糲飯三頓之不疑代客謝狀現又酒飲宿旅故變少
此夜悲辭不能爲錄由二因請以行至其餘勞苦備

至道呼伏見代表與太師其酒三斗伏見以留待而飲
醉爲期因命小房出金遣之依此差亦甚惡國懷
臣已伏見代表三對酌中使出小房伏見日夕三
基因小房亦醉甚難保舍中使請之不覺伏見乃與
同曰三年擊賊不日亦須用兵不覺其兩醉臣亦
曰前次何擊賊不日亦須用兵不覺其兩醉臣亦
將大服報以爲功去條天鼓張派不能起入連北
上殿報以爲功去條天鼓張派不能起入連北
官正平臣三年各百官官正平臣三年各百官
之平未論功實臣下有執心今欲行此大事一統何足
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此非他欺罔比與言幾家幾
民之命不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職任
輔弼果貞知真見富卽擬行之言等不敢失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論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再
大專記 卷三十二 手
會說以聞于是大學士嚴嵩疏曰套虜爲患久 祖宗
時力豈不能取之而卒不果復者蓋有深意今兵力不
逮 祖宗時逮甚且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
師橫挑強虜誠有如 聖心所慮者臣聞曾銳所奏征
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百五十萬兩銳又
云此特大畧其臨時請給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費
已不支矣民何以堪銳以好大喜功之心爲窮兵黷武
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
該部和同上奏幸賴 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法全陝百
萬生靈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導如此舉持係國

平

家大計不能先事匡正至靈 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
效勞爲多臣獨毫無所補有負委任請從顯職 上曰
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止夏言于銳疏初至時乃密疏稱
人臣未有如銳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爲不
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魯銳所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
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既以爲可
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疏會奏果行
之豈可真從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九辭
時 上已大疑言懼不免因疏曰北虜久據河套擾我
疆場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况當國家全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一

盛之時 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
魯銳所奏不採固陋妄有議擬第識本短深慮欠周詳
茲承 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馭遠弘謀好生
大德非臣愚所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舊議紀無異
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勅意實專欲護臣自解所幸
軍旅未興 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 上曰
爾等朝廷倚之政本爾爾自宜先以邦民爲心如何事
徇私情強君脅衆昔竊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
奏又無引罪詭辭院恭看以圖於是舊復疏游銳疏利
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止罪無可忘臣與夏言同典

機務事無巨 聖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主不
惟常務不獲與聞卽興兵復奉事體極太自始至今亦
並無一言謫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遇列署臣名昨奉
聖旨請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銳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
知也至于每擬誇許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顯 上意于
外而示親厚于銳故廷臣皆謂 上意欲行無不恐懼
卽臣不知亦恐 皇上別有論于言也昨蒙降兵部會
疏于閣言獨留看三日後出一密奏袖中令臣一閱應
卽騰進並不以片言商確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
同在直所言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一

票本間以一二遠臣看而已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視
顏在列乞罷疏入得旨嚴嵩不能先事收正朕已恩宥
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 上意
且不測而尚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
臣與嵩並受眷知曾同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
也臣每久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多不肯至卽至
亦漫無可否是嵩故爲推避以諉罪於臣而謂臣不使
干與將誰欺也復奎覆議嵩謂臣獨留三日出奏稿袖
中令其一閱隨卽騰進夫奏稿出諸袖中臣之過于謹
密也會看然後騰進臣與之商確可否也使稿不自收

而委之他人磨寫已成而後與之會看此則可以責臣而無辭矣。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至謂臣每擬請故欲以此顯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讎夫擬議雖自臣下一極御覽即係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況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爲銳危懼而以爲示親厚宜抑也。嵩以奇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國體何臣不能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至道八詔部院并恭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全事宜言虜兵強據險爲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不宜與之較曲曲爭尺寸宜令銳嚴督各鎮蓄兵養成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奪一應事宜悉停止果虜侵犯則須督率將士大張遠伐無得推避誤事其鎮所請延綏積欠月糧三鎮原額騎征馬匹宜爲給發至于所奏招降用間二事非獨可行之復套宜勸九邊一體舉行以觀敵情虞虜黨上曰套虜非新近事先朝但防守耳銳無故輕狂倡議雖奉命旨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爲國爲民深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恐心一旦敗事將何味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官二年銳令歸衣帶械聚至京問王以旂姑令兼右會都察院代銳盡忠極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

何寂無一言錦衣悉逮至廷杖之各罰俸四月餘事宜戶兵二部速再議以聞已吏部尚書剛淵等左都御史屠僑等參夏言輕信狂言輒爲贊奏事惟任意跡涉強君及奉自陳復無引罪語按諸禮法俱違准平明裁其進退上曰爾等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端即豈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創奪餘官以尚書致仕嵩父子計既得行代爲營脫自理且劾銳謀國不忠御軍無法虜人延安殺擄數萬定邊營境外覆前哨指揮鄭霄等軍及各路殺傷官軍由掠牛馬又不下萬計供匿不圖起取軍發鉅萬密遣子劄淳託其親屬鄉行賄當塗以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故事久不發銳自知罪重倡議復套希冀大功欲以自解嫉臣議異自計攻臣臣目擊陝右兵役繁興怨聲載道竊恐變生不測不敢避盡臣之怨以讓國家遂下渾錦衣衛道給事中申份錦衣千戶李永往勸銳隱匿科索諸事情尋六科齊奏等疏劾銳罪詔以黨奸逆事無一預言輿降二級調外餘罰俸三月朔上銳獄開銳安結夏言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托言妻父蘇綱致之其所朋謀爲奸妄議復套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獲捷具如仇讐所評上曰會銳妄議開邊應臣從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擬銳罪律無正條宜

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柳上曰就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擬所犯正律議擬聞于是法司請當統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統于市妻子流二千里言已行至丹陽聞之自投于車曰噫死矣四月十一日縱騎果至逮下鎮撫司拷訊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業起自舊家恐一旦卒然死于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一見天日避血上前即死不恨往者前統倡議復李仇鸞未嘗執以為非既而上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勸疏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僞撰精營口以陷民中間操擬臣妻父蘇綱與統交關往來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五

來林皆重文巧詆茫無證據今天威在上讐口在旁臣不自言復誰為臣言者上方怒不省既而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朱廷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勛據律宜在議能議貲之條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擬上謂言辯疏已報寢不當議覆奏茂堅等俸議之曰爾等任曰執法豈不知恩威當自上出乃敢借意朋護朕視言為腹心言則視君為何方統疏上時即密奏強君朕何嘗一言論答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以罪故作怨語曰前主用不奉戴亦中為朝廷討非以

身家是入臣體數彼正以四內二三日直候不得見網為辭爾等又為言直侍內苑堅態朋黨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定擬以聞于是竟坐言與統交通律斬妻子流二千里暗中外惕息道路以目不敢發一言蘇氏疏請代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言猶望未減上亦遣使會京師地震應在大臣當復密囑宣麻以廣微聞謂廟眾數萬自鎮安雲州等處入寇將逼居庸上諭兵部行鎮撫官翁萬達等多方捍禦并遣聽征參將王佐許策等往援諭工部速發火器又諭成國公朱希忠等曰通聞邊警及地異之應未必不因套妄之致况統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六

雖伏辜醜虜或以茲報復不無也各當徇國忘家毋惑邪狂還懷兼示內外提督坐營官各飭備以待十一月二日癸卯斬言西市言方逮家人奔逃獨一老叟侍行甚謹訊之則句容知縣徐九思之僕徐鄉以素素附從不見證者又前以違專下同鄧平陽太守誦對于獄曰人皆眾憐憫且阿其意音問不通竟一土塊為枕不可得獨卿左右之既轉赴市無它言惟曰速速亦下大雨如注監刑主事劄乾平湖人驚而仆地移時乃廷姻禮部尚書費榮竟以梓卒案同郡人即文憲弟之弟與言甚厚薄嚴高且侵之案為上所眷幾入相湯從中力阻

言既不免來自無完理幸得善終宋師與盜摠 上意

不能格惟見之于溫曰文通來非尚通者故以此抑之

費氏通籍者甚多從此無一人在朝懷保者十餘年比

勘敗乃安枕復有仕者言無子一妾有姘蘇氏逐出遇

難後收之生子貌酷肖木幾爲其門人訛稱別有子藏

宅所非實說終不行隆慶初復官與祭葬賜諡文隱建

祠廣信城外其狀石鑄 御劄數十州兩傍衆謂非體

宜別建亭供奉亦未能行脩副使 配享初範既

得罪部下諸將李珍田世威郭震皆逮入珍雄勇尤用

事以戰功起從中爲游擊既逮羅織謂珍威軍餉萬餘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送範子至京饋遺被拷掠極慘毒幾死卒不肯承差

恐以賊累及範子也人皆慕之陸司阿高意竟論死侵

盜銀繁親屬監過田世威郭震滿成

王聯

河間人王聯以陽武知縣考察開任聯性克陰淫暴居

鄉以武斷稱且歐辱其父良良告之御史聞都論劾父

之聯之黨迫良息詞保候愈肆猖獗殺人數多事發仍

論死繫獄百方求脫不得以是憾其先後御史胡植馬

瑄張洽等遣人入京奏訴屢獲剌知 上書告計謀設

奇動宸聽爲脫罪地有年矣方任陽武時屬 駕幸承

天巡撫胡繼宗委聯供行殿役不辦怒笞之隨御史陶

欽夔以贓罪劾罷以是亦恨二人乃撫繼宗迎駕詩有

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爲引虞周不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祥事陰肆詛諂且言屬之刊布聯不奉令遂假手欽夔

劾之鄰相等應聯以繼宗詩聞乃相率爲羅織抵之重

辟其詞多誕設凡意所不悅咸搆入之若都御史劉隅

榮將朱鴻漸則知府項喬賈應春推官蔣珊知縣郭威

休田旬高儒給事中鮑道明苑馬少卿袁准等無慮百

十人令其子朝東于二十八年冬至日詐充常朝官闌

入闕門于班中聲冤奏之 上覽疏大怒趣命錦衣衛

分差官較械繫續宗等至京下三法司會訊聯詞悉誣

指無據續宗詩全意皆頌盛德語非詛諂乃獻上之聯

仍坐原殺人罪朝東詐假朝官當斬續宗等悉赦勿治

明年四月癸亥卯入上不悅曰王聯孔門之徒何不忠不孝至是獨宗令人刊詩財力非民出而何卽此細微百姓之深所重累可知姑俱依擬且疏內欽獎一人稱曰俱任何耶于是刑部尚書劉訥等具疏引罪上曰爾等迷于回護之堅不以朕寬爲重繼宗詩旣曰稱領何又有派不磨語疏寫亦不經心是人臣禮與禮部都察院參看以聞是時上意且不測大學士嚴嵩爲之申釋聖怒少解及部院疏入手批曰劉訥等急於市恩全不以職任執法爲事稱頌之體豈足知此訥熟爲民三法司堂上官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逮鎮撫司拷人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九

詔授宗錦衣衛杖四十爲民輔臣劄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文大學士俸滿疏辭免許之仍封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爲恭誠伯以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中張秉壺言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已力於是仲文疏辭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景累效職名鈎獄非卿事也果畢恭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者且允辭待奉勅另行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三

朱四續輯

俺答入寇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宣府巡撫李良報大虜東行兵部尚書翁萬達策虜若從鎮城出深井掠順聖兩川蔚州等地則總督麾下及主客兵猶足相持又南而紫荆諸關亦已有備若從鎮城出雞鳴趨保安懷來白羊居庸等處圍南下則宣府北東二路戍兵方與金字河長水海賊攔抵不得離太而南山戍卒又非慣戰深可慮第聞督府已摘勁兵由間道遠出賊前截東何之路抗關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一

南之防似爲得策今移機各督兵策應在關北者計在必戰在關南者計在必守毋疎虞取敗上亟下邊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虜至諸將皆力堵過去十月萬達父憂歸陞吏部侍郎丁汝襲代二十九年三月邊事日棘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窺延岡俺答小王子盤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奏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卑昵白馬關逼黃花鎮傳報不一而威寧海子之虜最強部議謂各守信地捍虜人乃將帥事廟謨所當先者惟急備薊鎮爲京師屏蔽諸發河間兵三千駐密雲保定三千駐通州俱聽聽劉撫鎮節制其涿鹿

涿州等四衛亦聽徵調各隘口戍守詔如議仍修土十事行之六月虜犯大同由小營圪塔墩口入總兵張達帥所部迎戰挺身爲士卒先虜望見縱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副總兵林榮分兵擊虜卒騎於彌陀山間達被圍引兵西救虜四面騎皆會矢下如雨達遂死焉中樞亦中流矢死總督郭宗臯巡撫陳睢各奏二將雖歿虜亦旋退官軍被傷者少得旨住俸視事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殺獨二子張世傑張授異道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未有之大變宗臯等憂語彌縫有逃罪譴死何以見二將生何以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

謝二子上是之語達二子同廢宗臯耀遠至校于廷燭死杖下宗臯戍邊兵部左侍郎蘇佑暫往總督宣大兼提撫恤營總兵起翁萬達總督趙錫巡撫七月俺答脫脫辛受移斷頭山合套虜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命保定巡撫楊守謙移漢達軍六千於通易二州圍練東西官廳總兵劉鼎等六人各將兵三千分戍關隘候警啟行八月壬戌朔俺答住金字河甲子犯宣府南河仇覽引兵趨懷來宣府總兵趙國忠亦趨龍門拒之不得入上嘉智忠勇令兼將前路客兵國忠將本鎮兵助之

癸酉虜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仇覽軍居庸

開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蘇鎮臣謹以便宜應授或遣賊搏戰但慮通州防守京師惟上所命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謀報言虜向西北本兵亦以爲然請亟止營兵勿東還備大同上令營暫駐居庸待薊州報緩乃回鎮及大興州報至詔營開營入援命王汝孝嚴兵守薊鎮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都報我師從間道黃榆溝等處拆牆入汝孝兵大潰丁丑遂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園之關保定兵駐城中乃解而南遠近大震有言虜細作潛住京師焚各場馬草者從給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

事中王德卷中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場商人運入城准上納之數發壩上等處御馬于州縣牧養廠衛五城議察非常太僕寺解到馬匹俱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薦錄用運軍未同者發通州守城各官能出奇計上聞者聽虜既聚入御史王斤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戊寅虜果至阻白河未得渡營河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分詣文武大臣守九門吏部侍郎王邦瑞英國公張溶總督詔仇鸞等前禦虜微劉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其日楊守謙五千騎至營崇文門外

副總兵朱楫奏將祝福爲登至彰義門外城中人心稍安已邪虜分遊騎散掠各鄉村去京僅二十里仇鸞二萬三千騎至通州到陳河西自固節謀及朱楫等遂管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請備內寨於是巡捕官軍管東西長安街及十王府慶壽寺陸續來山西參政艾福浮爲食都僧工部侍郎孫椿督治濠塹禮部尚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虜未至毋輒先開關自困庚辰總兵趙國忠孫昇奏將趙國孫時謙袁正游擊賀慶姚晃山西游擊羅恭各以兵至錦衣衛炳言大同兵逼虜已久遠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爲寒心上切責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四

戶部尚書李士錦停俸戴罪即日計處命部御史商大節便宜募軍發五千金聽用參將劉錦同都御史王儀三千人守通州京營官軍坊市民兵上城者給發器械糧賞大通橋漕糧分給諸路客兵辛巳日補虜自通州渡河西向南鋒七百餘騎至安定門北教場仇鸞銜珏邀虜後騎斬十三級奪馬十四壬午大虜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河大小榆河等處總兵高梁元都指揮楊昂徐鑑等連營城外禦之朱楫以兵應援不能却城中米勝貲預給九月十月糧俸仍發米十萬平糶低谷糴所虜湖渠馬房內官楊坤持番書入城求貢上召對輔

臣于西苑禮部尚書徐階集議屬下司業趙貞吉抗言
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東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
耳時上遣中使密覲會議諸臣聞吉言心壯之曰
賊計已起張嘴言虜勢急姑暫許之務虜出塞而後不
許不說也中黃人指以其語聞上是日日光輝未微
勝安定門北民居皆蔽上使馳騎召毛起至西苑賜
之酒食令爲修邊而于直吉陳內城權左恭訪左論德
兼監察御史等語謂金宜諭行營將士按此時賊
當欲暫許者恐不止毛起一人世宗召起賜食安何
召者貞吉非起也宜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
因請急遣近侍有才識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
將營賞軍激勵士氣得一首級即賞銀百兩退還觀望
不戰者誅無故退虜不難上覽奏嘉之賜食即陞左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五

諭德兼御史給事中銀五萬令宣諭將士以仇鸞爲平
虜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
以下不用命者俱軍法從事擲守謙兵部左侍郎兼右
副都同提督營兵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外悖而觀望持
死虜首六級以獻徐階請釋敗將歐陽凱論從之又請
御殿臺諫亦以爲言癸未上視朝勅示羣臣是夕虜
退四散焚劫初虜之入也兵部尚書丁汝璈奉清謹士
兵事非所長又聲息淆亂卒難分別援兵雖集一視大
同兵爲進止仇鸞拔重不可制謀于大學士顧嵩嵩謂
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虜志在搶掠欲飽將自去

惟聖壁爲上策守謙雖爲總督然應調三者原非素親
倚郭門相伏無戰心策之亦倘伴不肯專守謙獨薄虜
營而陳虜故以輕騎來挑不應內外聞然皆以爲怯且
云本兵密下教禁諸將出戰諍浸傳入上心愠有
旨召前邊臣楊守禮等次襲不自安自請出城禦虜不
許次日虜大掠呼譁聲徹禁中比夜西北火光燭天
上馮高望內臣環泣訴國亭墳墓盡燬弗任軍丁盡死
且言戰不加係文臣牽絆故虜至此上恚甚輔臣謹
候命不敢出甲申徐階集議言虜逆天犯順義當必誅
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文書皆漢字真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六

僞難知求貢必不可許宜遣通事賁勸諭虜酋如果悔
罪求貢當飲兵出境具表效塞聽朝廷處分不則惟有
勵將集兵聲大義致討旨下勦殺不得輕信僞書致
應虜計通政使樊深條繫虜七事申言仇鸞未聞一戰
非士不用命即主將養寇要功已密遣近臣詰狀具對
將上方倚鸞破虜惡其言懇爲民部大臣奉旨陳
狀引罪下次襲于獄王邦瑞攝部事戶書士翔華職工
書胡松住傳械通州都御史王儀參將劉錦訓治陞御
史王忬代儀參將歐陽安代錦儀爲御史姜廷願所劾
忬先至通州城守上覘知甚喜至是亦勦儀等縱士

凌虐大同軍仇鸞將大同軍素無紀律往往往耕發效虜
入民間幽掠又稱遠陽軍所爲備捕得捷之警通州欲
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於機疲令免窮治送
鸞收撫于是鸞兵益驕民間苦之殆甚千虜而上憤
守謙不職責問無以應也則以未奉部檄爲辭有旨
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旨運
應援兵部豈不奉行何得稱部檄未至權來自全遂捕
守謙并次襲廷鞠文希淳代領守謙兵并逮王汝孝及
總兵羅希韓皆虜漸引而北丙戌撤守門軍分遣郎中
王冕董懋中等督諸將躡虜趣貞吉復命言臣奉宣明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七

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鸞乘雨築虜乃傳諭城東西南
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忠兵在沙河臣未辭朝不敢遠
去上曰貞吉奉勅宣諭所領銀未見處分如何云復
命且妄以未辭朝爲言逮錦衣賁實聞尋上狀得旨
貞吉沽名欺上實非真忠且言周尚文功未報沈沈未
放及至委用却畏縮敢肆誑言代人報怨杖五十降邊
雜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
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
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奴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嵩聞大恨乃伴薦出城資銀勞軍方虜騎充斥徵發旁

牛戶工二部官皆得罪輸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奸貞
吉僥民軍致銀仇鸞所營不受虜退已稍遠貞吉計無
所出資勸巡城外備諭諸營而還遂得罪降廣西荔波
縣典史丁亥虜退至白羊口以道狹恐我軍邀擊擊其
半由高崖口鎮邊城半由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出鸞
軍不意虜東返猝與遇不戰而溺死傷千餘人鸞幾爲
所獲裨將戴給徐仁救得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
趙國忠陣紅門前拾之而去蓋亟欲歸巢無心再戰入
掠也法司坐汝襲守備不設守謙失機軍機律斬俱秋
後決上怒甚曰汝襲罔上毒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八

有餘辜卽命行刑以刑部侍郎彭鰲左都御史大理卿
沈良才議徵運援各杖四十降倭五等給事中張侃杜
汝植易從善達旨覆奏各杖五十恤黜爲民已丑敘入
援効勞卹仇鸞等銀幣有差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
饑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口之敗竟不敢過但尾送
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其前後禦虜有功
者十八日大同游擊王祿于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
匹二十一日山西游擊柴紹于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
十二人二十三日都督仇鸞襲虜于海店生擒四人既
而鸞報功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劄死虜平民首云九月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九

辛卯朔 詔優卹被虜民用米六萬石銀三萬兩遣侍郎駱驥督司屬查給仍覈傷殘田數蠲免重者先蠲後覈發大通橋所積倉糧二十三萬五千餘石給散官軍充本年正數汝孝之被逮也 上方震怒虜未盡退官較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虜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漸解而汝孝等復以首功聞故得不死與希福皆請成再發米五萬石賑開州被虜之人吳嘉會罷乙未改孫稱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督領州劉璽會都撫宣太徐階薦起聶豹即爲食都撫順天責吏部補密雲天津瀋陽井陘四兵備入援續到者山西最多悉加賞資料道

官往九門正奇營查閱軍馬實數缺伍者一萬三百人見存者悉老弱遊惰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鏞罰俸餘皆治罪諸公侯悉解營務許之守陵軍三萬七千六百餘人存者止三分之一多內臣占役清出特設外守營督之防秋更議營制部推正副提督官四員仇鸞列第二 上曰此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乃可事權歸一查精壯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員管理軍務文大臣一員陞王邦瑞兵部尚書往仍裁革內侍官逮職方郎王尚學論死劾鎮復報虜在近邊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一

暫留保定山西兵二枝同劉淮等六枝應援 遼山西延綏山東等兵悉聽孫稱調度工部侍郎劉輝督理九門濠堽石壩錦衣都督同知袁天章同五城御史國結保護居民大發銀各處召買芻糧修通州新城吳鼎會復撫順天改京營提督官曰總督京營戎政鑄戎政之印給仇鸞自後營任兵政實資同上又開馬市凡二年殲死市亦尋罷虜求入貢皆不許歲入犯倭變復作南北用兵紛紛重以水旱天下宴如則 世宗皇帝所收攝者大矣

造我仇鸞

仇鸞咸寧侯鑑之長孫也。鸞爲寧夏游擊，與鎔反。方駐兵城外，欲邀去自度子昌孫長生在城，昌病風不足惜。長生鸞小字也。六歲鎔誅，可念恐爲反者所屠，遂自大壩還。師解甲，以入計。諫反者封伯，伯從流賊，歷戰功。進侯。敏卒，鸞得嗣。兵部尚書彭澤爲製名字，伯翔署曰：「枳齋。」延譽公卿間。居崇文門內，儉約如京官。讀書能文，頗有勇略。同鄉趙時春以南宮第一人有名，貳拾往來而內忌。險賊時春言語小得失，處密啣巨澗人未之悟也。已爲勲衛嘉靖七年鎮兩廣，十六年改鎮寧夏，十七年議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一

征安南。佩征夷副將軍印，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督軍。尋停行十八年。生神機營會。上幸承天，設左右副將軍。劉領左東寧，伯焦棟領右。鸞因奏臣係左副將軍，爲前鋒左右前後悉聽臣節制。上不許曰：「朕軍獨在中軍所設左右副將軍行參將二人爲前鋒後衛，其以翊國公勲代掌中軍，成國公希忠副之。途中被賜復請，照勛希忠另疏陳謝，報曰：鸞只依舊例附名，不必自異。時上以遠符勒武陣，雅尚整厲，見錦衣衛官奉旨進退，雍容不悞，明言武臣當雄勇趨事，非書生比。鸞聞盛鐙甲驅馳踴躍，上頗屬且因之，自負視希忠禮貌如勛。

六事紀

卷三十三

十二

方被寵且有機智見之，蒲伏不敢抗禮。間談舊事，亦喋喋可聽。勛喜而稱之。蓋二克潛伏肘腋間，閣臣又吞餌爲之用。言官聞一奏彈，率亦就事論事，又或以愛憎起見，未有中其病根者。幸二人相暴，不過如董卓之流。上英明，聖主而制之，若弄蛇，終不能爲害。既還，復征安南，再佩印與伯溫出師。明年至廣西，挾勛書陵機總兵安遠侯柳珣責或服入見，珣不聽鸞遂劾珣，珣亦自言于朝。兵部不能決，奏請上裁。上責鸞輕傲，令回京。即以珣掛印代之。二十三年鎮寧，肅其冬，上破虜功。言曰：「者聞虜人寇，督兵出禦，追至朵蘭地方及之。」日几五捷，斬首百餘級，并斬吉囊子狼台吉，謂爲擒獲虜王。又以昆季斯養姓名竄入，藉中俱稱有功，事下部覆。兩營奏捷，辭多虛構，意涉誇張。計璫璣望日仲冬，晷刻極短，朝夕才五時耳。質明聞警，發兵追躡至沙河大路，又至朵蘭雙莊，軍行不啻二時，乃于三時間五戰五捷，得功百級。何雄速如此，且往歲大同黑山之捷，謂賊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爲狼台吉，濫引擒王之語，妄意封侯之勲，不知果何所據，且又竄入所帶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宜行勘覈。上曰：「新復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太子太保任一子所鎮撫。」

入事記

卷三十三

十三

被劫不聽在鎮久食肆臨處恐為不法二十七年總督
俞統以復套調兵不慮鉅劫沮捷軍機且歷試科剋乖
戾狀上以秋防屆期勢姑奪俸查實驚知不可掩益
在倖無忌銳再勅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覺
故士衆離心紀綱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旦
恐致土崩瓦解之患覺罪擢髮不可數且云虜殺無辜
歲以百計誣設不恭肆為欺罔永昌果關堡之捷報報
虜酋狼台吉為我軍所殲今狼台吉固自在也上大
怒逮治既而巡按張雨選撫楊博交章疏其欺罔會暴
三十六事俱下部勘明正法尋反計魯統稍屬嚴殺陷
大營起為大同總兵及庚戌入援言中見虜授邊
上言賊巢俱在大邊內我墩軍夜不收往往出入虜中
與之交易久遂結為腹心虜首飽答脫脫辛愛尤憤四
大營賊至分據大邊墩臺虜代墩軍聯望軍代達虜收
馬故內地虛實虜無不知逃民洗經榮叛將王臣等虜
輒撫而用之以窺中國於是邊事益不可為夫虜中生
齒浩繁事仰給中國缺用則求求不得則搶掠彼聚
而聚強我散而寡弱往時虜求進貢廷議未從周尚文
懼虜執望必將肆毒乘其効順之機技以貨賂之利虜
既如願邊亦少寧尚文非得已為之也夫通貢之事固

大學記

卷三十三

十四

不可行然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關利歸于下孰若朝廷
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即今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俱有
互市之例皇上需然發詔遣人至二邊外諭虜遠塞
許其市馬如諸邊例仍嚴立限制量加賞給則彼之威
恩慕德世世為外臣比于軍吏日相結納者功相萬也
上曰此說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即詳議
以聞又奏本鎮設擺邊軍及大小城堡本防虜人入輒
不支宜以小堡歸并大堡將擺邊軍止留老弱有哨
望精壯者盡掣回守堡摘取選鋒隨營截殺又牆堡築
于北口之南麓虜擁眾據山下瞰我軍則險為彼有難
斷奈何益疏入上嘉其忠謀命亟議行兵部請總督酌
議上曰邊臣所見甚審爾等職司本兵自宜從中擬
斷奈何他議其詳定以聞于是尚書丁汝璈等覆奏所
言皆是但老弱當掣回守堡精壯仍令守牆餘行該鎮
酌議報可蓋兩疏俱經邊臣發明不果行勁祖其說遂
當上意比庚戌虜患入援佩印加太保倭假大邊益
肆其惡矣既軍圍營上言京營軍止宜守城難以格戰
請分遣四御史謁各邊兵防秋大同中東西三路各三
千甘肅寧夏延綏宣府各三千延綏家丁一千及應援
宣大游兵六千俱五月至京因擬總兵王繼副總兵時

陳恭將舊職等十三人堪任調兵將領游擊張嵩玉棟
宜更置部屬各邊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肢體固輕若
舊維盡撤則堂宇何適宜因編說而善用之宜大甘寧
各調三千廷裁家丁通事五百諸鎮獨甘肅延綏去京
遠二月欲行五月至京餘各留本鎮候警報赴調將官
從本部選委王棟訓練新兵勿易輒滑調內地用 上
從部言鞫固執前議部覆從之惟調兵委之各巡按所
薦將官止用其半報九仍遣調兵御史 上諭覺日卿
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驍胡虜三四千里乃可
驚對方冬虜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五

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賜息懼罪何暇謀虜得 旨下鍵
鎮撫司拷訊停兵部官不遣仍以驚言復還遼東固原
保定達漢官軍入衛先是虜散處邊外高牧邊將貪利
掩襲往往起釁奏聞嚴禁然虜大舉入寇必糾集各部
精勇其管帳留牧自如無反顧憂至是俺客留吉囊諸
子駐威寧海子而吉囊舊巢近延綏謂虜銳卒亦有
限惟聚之乃強吾欲得志于虜宜有以分之請勅西方
諸鎮選兵乘間致討惟以敵戰為功不以損軍為罪虜
必圍聚自保歲可省勾引糾集之寇且使募遠塞月可
省零虜抄掠之害從之十二月鄭奏革薊州總兵李鳳
陽大同總兵徐珏為京營副將成勲代鳳陽密雲副總
兵徐仁代珏 上皆報允故事正副總兵統兵部會推
二人請 上裁至是從中下獨驚定擬尚書王珣瑞等
皆不得與聞乃奏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之公論斷自
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豈有京營大將
定擬點陟各鎮之帥今驚坐名擬任擅自更易其于國
體政經關係非細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托况
朕有密語非其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諸將集練兵卒隨
事効忠比常加意何待伊言矧令君自勞心今一矢未
登先自文譖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耶三十年正月改

趙時春山東會事分練民兵凡數千人紀律甚整習認之審遣人說投募下將縱火俟其出列之一夕異風驟然起左右格之多傷四散走時春素善大乃輪舞如飛及是奮呼而前莫敢當者榆軒無遙明日梟首止曰盜糧不明言都城內外已盛傳矣王邦瑞原與劉共事團營議多不合邦瑞回本兵奏安撫大討內言邊兵不可常調上指為虛文塞責章冠帶尋自縊放為民三月庚卯宣大求貢市總督蘇祐以聞上方主用兵未許意營力足辦且有疏諫止問于嵩嵩方與劉厚惡戰必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七

不利力言暫許紆綽俟大軍練成一舉捷之非晚上不得已准行然歲止一次示意猶未知營利而遁之也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力陳不可訊杖請典史驚藉貢市得自寬益恣睢自擅都御史商大節本募民兵經略京城內外所統者止巡捕麻宗一軍驚輒調去且責以有警分布大節疏其狀謂重兵皆營所將并調及捕管不令臣知所留九門兵脫弱廢一旦衝突營兵在外相持臣安能抗上怒其推諉避事論斬劉獄中六月營奏據報建賊約會入寇請領京營兵及民兵迎戰邊兵分遣追零賊又欲載煤燒隨營應用且許軍馬食民田

不願謂軍馬經行地方各有督餉都御史預備糧車分畫已定今又令戶部官載煤炒隨行徒見事體煩擾至於殺馬食民稼尤非美事古之名將行軍紀律有損軍民一物者即斬以徇嘗使虜退田苗食盡不可下此一今又調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人衛京師備戰今遠邊兵出外地以待零賊而用京兵兼民兵為正當以迎大賊此則臣等莫喻其意云何也報聞蓋頭錯無謂即謂亦知其不可上固已心識之矣又請收民軍備戰守上以戰車造完正之八月營言朵顏諸夷影克哈哈赤哈丹兒陳通事等屢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復行詭誘請亟加征討兵書趙錦阻之得遂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至通州屯西直門外乞守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營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反命上促其進以勢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上命營領兵至白羊口分布備邊步騎十八萬營已通傳營使其家丁騎義往來桑干朝唯誇虜強盛志在勝和其出也索列鎮將領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稅甲奪馬或藏斬中軍將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馬豆下需無慮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歸京疏言妬臣者謂臣家丁妨趙時春所統民兵營被其殺戮夫兵雖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八

有軍民之分悉臣節制臣何怨于民兵而今家丁劫之由舊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郎中尹材進募民兵之說阻撓軍機值臣出兵遂駕浮詞搖亂國是伏望收臣重權俾得保全首領上手詔慰曰卿竭忠戎務今秋賊果未犯豈可以羣賊求退十一月駕奉還苗岑舟兒陳通事罪狀下總督計擒伏誅舟兒甘州衛人史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俱陷虜久之逃歸爲朵顏衛夷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板卜等帳下各爲通事進更名哈丹兒志允更名昂及時時引虜各關口索羊米酒食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幹堆板卜等喜之遂令舟兒冒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九

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累侵犯皆二人導之二十九年俺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來探舟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移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仍詐傳虜兵西返緩我邊備俺答遂由陽子洞黃榆溝入犯幾旬南獲甚富虜德丹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賚之今歲虜已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諂媚不遂乃屢誑寒辛謂虜且以四十萬衆入寇京師爲之戒嚴總督阿棟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獵因以計擒之械繫赴京磔于市輔臣嚴嵩等以擒逆具疏稱賀上手書諭曰卿等人賀歸功於上彼群邪無上之徒心

猶未滿也自王三入寇下汝變故縱至國門以羞主焉乃莫賸若歸矢心爲主一意殺賊累密請乘春大加擢果朕累不許蓋爲計恐人害之以過後來爲國之臣耳今之爲臣者一律謂之姦固不可皆謂之忠尤不可爲心各一爲類亦多至於卿等直贊事玄尚目之爲姦佞或有口同心異對人自解者今已死二三矣因加贊太傅兼太子太師歲益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十二月勅請改操大寧外衛班軍于薊鎮防禦從之暨旣因馬市餌虜以史道領其事虜旋市旋掠邊人苦之朝議召史道回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一

得益爲盜無虛日其冬三入邊擄人畜甚衆督撫官遣通事責問他答則謾應曰諸貧虜無從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國法難嚴民間豈盡無寇竊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卜吉哥之市益擾邊不可禁朝議藉藉咸追咎馬市之開非計會歲行盡猶悍然不自知矧初嘗藉觴高力釋罪復用媚事不啻所養既恃上恩權勢益重餽候不盡如禮當其眇忽處目中若無歡父子啣且恨之錦衣陸炳任奇心督與覺謬相敬重資相軋且又潛素所結內表慕應和其謀秘甚將還志于

鬱鬱固入雲霧中日灌酒色汰不知節人固策其凶紆

而幕下所聚都游棍兩利市權大言欺人直曰取單于頭封狼居胥實不堪一卒之用也三十一年正月朔圓所自解處見譴上疏曰臣所爲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虞款其憂負市約而因以疑臣于陛下臣無足惜如國事何乞下明詔切責諸臣俾各修戰備且令每鎮選敢死士萬人待臣調用虜如入犯令古北口諸將勿邊縱其南下臣當死戰于內出精兵健馬搗巢於外內外夾來破之必矣上曰所論備虜事安兵戶工三部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如此其各查兵馬弱糧實數以聞於是兵部尚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一

書趙錦獲京營士馬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守護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軍部下通計營操出戰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近又改大寧都司班軍五萬六千發新設十二參遊戍薊鎮將士關關倍於往昔何謂無備且臣觀言縱虜深入遂而擊之非也蓋薊州與他邊不同畿輔重地豈可使虜衝入即盡能擒之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費已多况我兵積弱難服注重營壘之建馳猶苦不前而可據令勿過乎銅本附錫至是衆指鄧通處有跡嵩亦內懷恩自全徐階裕鄧論以禍福且密言止已疑嵩故覆疏甚明疏入

詔以所列士馬數京營行大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加意訓練待督戰將官臨發奏請士辰房掠威遠城辛丑虜請將營兵出塞上問嚴嵩嵩謂宜從其請須斬虜首方爲上功上悟報曰若零虜無勞卿行虜虜並入塞駐牧邊墩反在虜外人月給糧二石覺言徒費無益第滋交關漏泄等弊不如盡擊惟守內邊近墩傳烽便報可三月戊子詔嵩赴大同勦虜時春密除盧塞大教場結草處嚴飭參將詣里夜殺公時春密除盧結陣整兵北戌密雲又諷參將劉繼先妄報虜十三萬犯喜峯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三

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去謀不得行乃止勦在上前每言虜不足平妄自矜詫及是督重兵至邊畏縮不敢發一號令嚴嵩既與驚相失乃言鸞不戰非計四月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導者多罪浮於虜今春如此秋舉必然鸞去須一大創始可卿傳諭令必戰勿守兵部以示鸞鸞言前月遣兵出威遠搗虜戰於泥河斬二十餘級奪馬馱五百緣遊擊時陳臨敵不勇故未致大捷臣茲秣馬礪刃惟伏遊擊張堅兵至當分進出塞用收聲庭功以慰聖念鸞不得已其月三日帥師出鎮川堡行二百餘里至貓兒庄

虜伏兵起溝下我軍陣亡二十八人傷二百一十二人失馬二百餘匹斬虜五級獲馬三十匹報捷賞銀幣時留在大同侵剽視前更倍大同守備少湖不堪會自刎又與家丁爭納女奴人情憤怨尤甚兵益不振五月延議京師天下本宜大虞所逼也言事機則虜有動作二鎮先知之若能戮力出兵虜氣自奪即或內犯亦可星馳入援非如他鎮兵遠道絕也言形勢則二鎮京師門戶縱虜入而與之格危矣今大將欲調陽安等統二鎮選兵入衛臣所不取蓋今之宜大日弱而虜日強盡二鎮之力以自守不足而況選其精銳乎宜留選兵于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三

願親往代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輟出乃詔此勅勅印命侍郎鵬鵬奎暫掌戎政陞遊擊賄陳爲都督僉事改戶部左侍郎孫椿于兵部兼僉都督軍餉督餉疏覽通廟議國狀 上覽之大驚命錦衣衛密訪炳素惡驚常使人微伺動靜及其左右行財用事者銖兩之好悉知之驚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遂乃陰令人誅其家丁賄義侯榮令亟赴虜中途禍不然而槍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遮縛之因悉發其初鎮大同與虜私通要約竊遣虜貨幣諸物虜亦遣箭盡持此爲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俱事發進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 上大怒即命炳會同法司擬罪鵬已先一日辛酉死法司奏當援陳反側律當追戮奏入得 旨鸞背叛朝廷引虜入犯死未盡其事仍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賄義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屬流三千里諸黨惡者發遣發配有差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四

郭勛擊死

郭勛武定侯英五世孫字世臣父則嗣侯以爭襲家中落正德二年卒勛嗣侯雄黠有知數家多藏書頗涉覽遊士大夫間獵聲譽實錄中貴六年鎮兩廣貪暴累被劾見宥十二年入掌三千營世宗即位得掌團營時江彬壞亂之後營務廢弛上擢官軍連年工役勞費有竊焉遊者有私家佔役者虛耗益甚兵部請行訪補助請如弘治年間例許令自首收撫部覆此輩多係投充冒頂額外招收有名無人先已查革冗食稍減今若聽其自首恐仍蹈前弊宜查祖籍爲據從之勛又條七事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五

首曰新法今壯國威乞賜勅書得行斬罪不許既掌兵將逞其志上英明事多獨斷首撥楊廷和兵部尚書王璉銳意釐革不得肆會大禮議起張璉進專親之說上已意移和者益衆揣知指會下廷議勛有折中之說與禮部尚書汪俊諍爭上聞而善之尋張璉相孽等徵入京廷臣交臂將俟入朝排擊主已數日不敢出後伺間潛入行禮衆呼噪奪是出東華門走勛第勛出迎厚遇且曰諸君子善自愛上意已定但堅持必勝因左右之益爲上所眷大禮既成張桂益重勛亦加太保兼太子太保恣行無復顧忌陳洸之獄卽張璉亦嫌

醜穢譚之齷齪勛獨入其美女明珠之貺于霍輅曰此公卿人同志者內外官敢汗巖至此衆非爲陳實意在公設此光景耳霍憤然約桂萼同爲昭雪乃獻夫頗不謂然曰廣右亦仕國也松筠枳棘故自不同奈何因積臣一言分左右袒蓋一時贊大禮者甚多若名不過十餘人而薦居其四前三人外又有彭澤澤小有文墨而貪險譎譎張璉以吏部郎中考察得留薦爲諭德授入勛幕互煽動作奸者藉又深嫉之大形辭色因此與璉亦相左澤密報于勛恨甚遂乘間短輅于上藉之微忽公卿自張璉外視之蔑如席書亦以言禮入爲尚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六

書代汪俊既相接卽極口冒俊書曰其見未達其人品自佳益獲臂膀狂悖不可聽書色變退語其弟春日追崇大輿乃使此人得與羅峰見山之號簡之爲重因失其親所損多矣驕不可長當借事折之丙戌恩榮宴主席歷年位皆居中書宴圖故左右列弟聞奏上命如舊規行比宴仍分列不得已就席再疏爭之上責禮部不奉詔令以後務遵故事勿再爭擾勛憤貨狠傲居郭虎責左衛欲得之托其弟勛衛指揮王璉等詣工部言衛署敝隘不足容吏士有郭順宅深廣自願相易尚書趙瓊奏許之順本勛舍人居吏更願爲言官所劾勛還

所易地不問歲侵草場租銀數萬兩受賄保官墮斷販
利奸惡郭彪等爲爪牙官再勅疏辨 上諭以勉勵
酬委任無忝世勲又再勅以奸試積以酷濟貪爲妖賊
張寅請託爲逆黨陸完雪寃當治不當諭 上終不聽
更加慰藉張寅即李福達所稱欽明大獄見前自是氣
餒益張有請必聽陰鴆擲喉中傷人甚衆舉朝惡而畏
之風靡不敢出氣獨御史魏有本請勲用馬永人皆
稱快 上雖奪有本官未幾復職勲又爲下獄將官賄
陳請宥竟不從七年明倫大典成頒賜勲戚關部員化
伯邵杰帶俸後府當給勲時掌府事遺其名不得給又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七

不爲支祿杰自疏請下詰問勲錄邵氏前後爭襲重奏
言杰異姓不當兼引尚書胡世寧疏爲證且言吏部
會議時臣不署題宜仍下所司復勘 上曰勲與世寧
何不疊言使杰真異姓哉 皇考爲邵安乞恩豈肯竊
爲母弟我 皇伯考豈肯許其授官吏部查據明悉
列聖成命不可更易其勿復勘仍命卽支祿照前旨給
大典勲又言大典乃朝廷所以正風化明孝道以傳萬
世豈可賜異姓襲爵者不聽勲在團營充事任處專斷
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李永助兼提督多所執正因嫉把
總滿清以復職事紛紛投牒請承勲阻抑而日喋喋語

侵之承勲自以大臣不當爭辯上疏求退且言臣任提
督而爲把總所呈告聖風紀而爲將官所攻擊既辱君
恩亦傷憲體矧歲當朝覲臣與有考察之責一武夫心
不能服何以服天下士大夫之心 上褒其忠誠公正
勿辭勲強復爾甚承勲復數其懷詐面欺指邵杰變爵
事爲言臣孤踪安敢與共事請解管務專理院事 上
復慰留之勲亦上疏言臣不私湯清至邵杰題本臣實
不與諸臣首先爲題承勲上欺朝廷下欺同僚臣不能
與共處乞免管務 上戒以因爭小情肆意奏辦不許
再擾給事中王準等言二臣構爭非在公庭私之誼請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八

加特諭 上曰朕都置不問自今勲謙和無復自用承
勲亦宜平心易氣不必自生嫌忌仍以湯清挾私呈擾
下兵部參看首揆楊一清深惡之八年交蔭取回欽發
軍犯金整擅縛指揮王臣被劾罷督營及保傳旨階奉
祿三之一尋與張桂領一清逮之九年仍總五軍營四
郊興工以勲知建造事時兩宮積穢勢輕重日甚 上
亦自疑不復朝 昭聖重治二張崇奉 章聖調 陵
時有進入 勝稱宗之說者 上心動勲逆揣先以第
祖英伯廟享試英爲 太祖親將有戰功然洪武十年
官止都指揮使十三年加都督僉事十四年征雲南封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九

係叙化成王弼之次侑享定于洪武二年以後續封者
遠不及格勛有修心又粗知文墨纂門客編中山開平
武定三家世典鼎立又倣倭演三國志撰國初英烈傳
盡以禮文辭諸大功隸英名下標目故祀祖各示非已
出流傳禁中證實其役如此遂賜號以請廷臣持不可
侍郎唐賢言尤切意許誠意伯本列六王之下奉公之
上復請以爵叙顯高爲禮部尚書附其意覆名明年
獻皇亦稱宗人 太廟躋 武宗之上勛進朔國公加
太師張璉猶及兄之然失其初指矣時鎮守內臣俱已
盡革勛獨請置并欲取礦課以資國用兵部覆言此輩
官民在 先朝已極煩 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
復 上曰鎮守原非 太祖定制今且著書貴閩廣江
浙兩廣四川大河每用一人內監俱選以克不得作威
生事給事中朱隆禧等疏諫得止而礦則稍稍開取矣
章聖既崩 上幸承天觀 慶勛領中軍護行方張桂
盛時給事中夏言倡起與抗 上心喜右之言益發舒
議南郊當 上意官驛進張桂頗訕勛不能平既自承
天還言被切責勛有方焉言深怨思有以報之嫌隙已
開都下藉藉知二人必不相容有違寧訓導蕭翽芳奏
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涉屬心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九

蹟未一宜召見賜坐以杯酒釋之建鎮撫司勦爲民誅
以風竇勛請大臣自陳從之而勛當貴已極福建父子
之衛用之已久方士段朝用者盛州合祀人亦以衛千
勛號進用試之良驗得冒羽林千戶又妄言化銀皆仙
物以爲飲食器用之當不死勛製爲器自用并獻 上
上諭勛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仙銀器朕豈可獨用已
盛食設 二親凡上不得及 八朔欲通奉又迫期難
辦勛曰臣別製以待 陛下命欠矣悉反進之 上大
悅加歲祿一百石時大工頻興財用告訥朝用復托乘
一真人陶典與銀萬兩助建雷壇工費歲以爲常
上以爲忠愛矣賞授紫府宣忠高士然皆幻術勛密
銀爲之尋異居不可攝衛始窮其徒王千巖攻發諸詐
藏隱悉日開典與所典真懼爲所累上章自理請禁繫
子嚴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
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勛初薦朝用及所進萬金朕亦
信之以其足代民膏却屢試不效始知詐僞卿本納忠
彼敢爲欺何與卿事子嚴朝用俱執赴鎮撫司考訊勛
得票深執其時誘勛奴張潤掠奪之其女死上言勛奴
飲行拘焉已所發逐逐放禁 上怒下鎮撫司究治沒
其妻子財產朝用與死獄中合前後體之朝用似已出
獄并犯死罪 上本寬假乃上故前罪幸庇而復頗
情少緩也二十年四月給事中戚賢勸勛迭肆克任徇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一

遷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恣爲貪穢田園甲第各併
徧于京師水運陸輸拾剋盡于天下助疏辦乞罷優詔
慰之已而六科官李鳳來等以廟災陳言內一欵稱邇
來熟威權豪之家廣置店房盜收無籍索取地租擅科
私稅舉放子錢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即挾以官刑幽繫
私獄竄下左都御史王廷相每復申其諫令指實陳奏
于是下巡城御史嚴勘凡四十餘日未覆給事中章允
賢劾其畏豪勢侵朝廷遂下切責衆懼五城御史車邦
佑等查京城內外諸勦威店舍惟郭助多至千餘區英
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鐸皇親指揮錢惟垣夏勳方士段
朝用等次之勸助驕恣貪縱民怨入髓足以干天和
致災變其黨孫雲孫准李福鄧欽等黨惡爲甚詔雲等
悉逮鎮撫司助從實陳狀副都胡守中復許助以族叔
郭憲理刑東廠而禁四後府虛無辜甚衆上曰助朝
廷自有處懲已辭退餘令鎮撫司併治助疏辦雲等衆
機生事臣多不知上准助辯而先巡工科道以各工
軍役姦弊乞勸助與團營提督文臣王廷相勦臣陳謙
同派孫上允之命給以勸然非助所便也勸具人不
領至是科道復參其抗肆作姦植黨能法助疏辦中有
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勸等語上大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一

怒曰國家有重事賜勸抗拒不受疏語豈是對君之
言強悍無禮陳璉王廷相扶同亦不奏曰各貴對狀璉
廷相引罪且言勸列名勸前領出即收去非臣等所能
諍上曰勸書威重人孰敢違璉奪祿半年廷相革職
于是給事中周時等盡發勸姦利事中言交通張延齡
憐其下獄代管莊店產業上益怒曰跡此一端槩可
知矣捕勸下錦衣獄科道官還無一言記罪周時盡
加俸一級益二十年九月中事夏言亦去位且削籍矣
御史童漢臣等再許勸罪狀下所司尋諭衛司念勸曾
贊大禮并劾和傳等勞釋刑具即問明處分已奏上
勸罪當死係藏人孫雲等先協示請成報可上復
諭曰枷號諸人不必無可矜者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
偶形夢寐俱免即發遣郭助罪犯多端議擬不明令法
司同錦衣衛及科道查照言官前疏即審確具奏于是
御史周亮等因參鎮撫司指揮孫綱納賄曲庇刑部尚
書吳山袁孝依違郎中錢德洪不諳刑名主事馮煥任
意供招與鎮撫司掌印指揮倪景扶同推鞠故將勸重
情隱飾不究乞罷斥孫綱罰治吳山等孫雲等贓物嚴
追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吳係
三月雲等賊候會問奏治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勸助

未盡表惡數其 配朝政凡十二事若請復太監錄守
改領勲臣折俸 用失事將官因違並用吏胥委計外
衛軍糧私與俸 將軍要宴許令運軍夾帶乞免邊軍
格朋擅更軍政 員議革督餉邊郎為祖繼乞配革監
令武臣乘驍皆見前章奏可徵者并列其榜殺官軍數
多請併究聞已都察院據德洪罪贖杖還職 上曰刑
官不習法律必致誤情冤枉為害非細昨法司初擬勳
微但知置人重典全不審究獄情何以服罪人之心
既令衛司寬刑故敢如何又敢違旨即與不領勳者罪
同錢德洪仍 鎮撫司再訊於是法司集各官會報盡

卷三十三

三十三

依科道諸法 乃指勳罪狀據律坐絞餘各擬罪得 旨
勳令法司詳議孫綱依擬并籍其家燬燬降邊方雜職
錢德洪幸職為氏孫雲等俱發烟瘴永遠充軍家產沒
官未獲流離并覓銀等百二十餘人行所司嚴指治罪
復命刑部以淹禁人等亟為開結公疏潘伯煥鑄指彈
錢維垣夏鼐等輸贖還職餘如擬比法司再會官詳議
郭助情罪仍依前律斬妻子給付功臣家為奴財產入
官併追一應公私侵奪職銀百有餘萬盡奪封爵鐵券
誥命其霸占強奪店舍莊寺等俱給還原主疏入留中
不下蓋 上本欲寬勳先示意免刑後示意家人孫雲

等免刑而廷臣甚惡勳盡法 上亦礙公論不即釋明
年指餘黨方士尋瑞增杖戍于塞人惠輔條口外而深
尤夏言則其三罪此居一焉且曰千羅百職則勳之獄
固其自取而所由來抑可知矣高時考察當調外中旨
降二級益 上又以此意示群臣終無有請寬者十月
乙酉勳死于獄法司以聞并列上應決罪因 上憐勳
并降刑而以前有 旨不許按延迤近冬至遂指以為
罪下禮部參奏 旨當已入閣尚書部事奏刑部尚書吳
山侍郎趙相屬 俯市恩廢法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
左副都周 會都劉初大理寺卿戴金少卿楊行中

卷三十四

三十四

寺丞董福 約同於稽緩刑科給事中劉三畏等失
于糾劾均空罰治而吳山事屬總領其罪為甚疏入
上曰刑賞大綱豈臣下得專觀此則當者亦非賢善秋
後決以剛度朕意實止市恩且郭助既問謂畧其不軌
之某不軌罪名古今無可畧之理既曰不軌却又擬案
不合令死獄中是何律法通當拿問重治從寬伯溫金
等各奪俸三月相繼各降俸二級留用三畏等各降二
級邊方用山微職為民郭助已死此事情未有發落今
生法司擬議以聞於是素相等會議勳已瘦死乃足示
懲原議妻子為奴財產入官似應於有還官人官給主

贖房屋地土俱宜查照原案歸結除賈及追奪鐵券誥
命合行吏去一部查議奏請議入楚之并刑官亦就死
祭極邊永成監死楊紹元錢從民翁守洪等妻子財產
亦從獨有後二十九年准其子守乾襲爵

二部議 上以伯辰等言問大學士嚴嵩言南京有外城 成祖定鼎北京以草創未暇及此今外城之築乃衆心所同果成亦一勞永逸之計其掘墓移舍等事勢所不免成此大事亦不能惜臣詢知南關一面昨歲興築工已將半若因原址修築爲力甚易且物貨齊集所覲觀城之足杜下逞之謀 上曰 成祖時非但外城未暇還有本重如九廟者今須四面興之乃爲全美不四面未爲王制也嵩對誠如 聖諭俟部議上遵行已會跪入具如伯辰文華言命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協理侍郎以論錦衣掌衛事陸炳督同欽天監官同

入事記 卷三十四

三

閣臣相度形勢釋日興工 上曰外城須四面修築以全王制一應合行事宜爾等其議處停當詳具以聞尋覆城外四面逐一勘度形勢叅之堪輿之說就高增卑前方後圍應築城約七十餘里其城垣制度合用軍夫匠後錢糧器具與工日期及提督工程巡視分理各官開具上聞并將羅城垣制畫圖貼說隨本進呈允之五月上諭嚴嵩等曰建城一事固好但不可因力傷財柱作一番故事如下用土上以磚石必不堪又須圍垣以土堅築門樓碑包而後可此工一二年定難完朕聞西面最難用工茲經始不可不先思及嵩傳示在工諸

臣覆言重城四面原議用土堅築其垛口腰牆及各城門始用磚砌惟西面地勢低下土脈流沙稍難用工宜先完南面由南轉東北而西以次相度修理 上是之令嚴督工匠以漸修築毋致虛糜財力務求堅久是時上慮工費重大成功不易屢以問嵩等嵩等請自至工所視之隨上手劄言臣等今日出視城工時方修築正南一面自東及西延長二十餘里詢之各官云前此難在築基必深取實地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今基築皆已出土面其板築土有纔起一二板者有築至四五板者其一最窄而至十一板蓋地有高低培墊有深淺取

入事記 卷三十四

三

土有近遠故工有難易大抵上板以後則漸見效矣上答曰卿等以工議具聞謂委實難重然既作之必果持久方可但土質恐未堅或曰且做看此非建大事者所爲又或曰仍以原計議說止先作南面待財力充裕之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周之制可同里等一詳計之于是嵩會主等議覆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衛護今丁夫既集板築方興必取善土堅築務可持久築竣一面總算支費其餘三面應用錢糧多寡即可類推前此度地畫圖原爲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橫闊凡二十里今既止築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當收結庶不虛費財力

今擬將見築正南一面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併力堅築可以刻期完報其東西北三面候再計度以聞報允十月工完命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惠明年六月宣大勦鎮謀報虜衆入寇兵部請勅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等部署營兵分屯各關廂待虜虜果濱口入薄關廂則總兵時陳進勦于外圭拒守于內中外夾攻務求萬全圭因言營兵素未見虜乞如故事檄調邊兵四枝用爲先鋒上是之令兵部議行部議往歲調取邊兵以京師重城未完兩關居民繁富聞警

恐易動擾而主是時總戎方數月將不識兵亦難資戰
今屹然重城即足自固管兵操練日久又非不教之兵
以此特虜虜必不敢復萌深入之計主亦不必復借邊
兵自衛且陛下更新戎政者四年矣正期管兵日強可
以漸省邊兵入衛之費今大將方議出戰乃無一將一
兵可用者是京營素十萬衆將焉用之况不守邊關而
守京師又棄近都不守而守京城撤門戶之扞而屯兵
堂與以爲衛此違鸞誤國之左計可復踵而行乎奏入
得旨爾昨言賊果潰口入薄關廟主當拒守於內今
又言虜決不敢有深入之萌詞涉反覆其意何在歲調

邊兵原籍入衛京師今既稱嘗守門戶其令時陳分布要害力遏虜衆使不得潰口而入陳圭止令防守京師後四十一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雷禮請增繕重城備規制謂永定等七門當添築甕城東西便門接都城止丈餘又壕口平陷濠池淺狹悉當崇寬深濶上善其言命會同兵部議處仍諭閣臣嘉禮爲國盡心令益殫謀爲以副知遇

宋史氏曰歷代相傳有家法有國法後嗣世守規模不
甚相遠 高皇創業卽日廣聚握高築牆幾稱王攸初
克和州便分工版築自後建都應天以次削平諸郡下

此皆愧憐焉世之塞外如寬河會州莫不皆然承平既久漸圯漸縮匪但形勢隔遠抑亦物力艱難然于少保整頓敗局先復八城余尚書收拾河南多創繕堡城分爲堡堡聯爲牆牆又時以臺因山川之險狃形勢之宜網膠牆戶綿亙萬里禦戎長策由今邇昔若合一轍處至嘉靖最劇其備禦之法亦甚詳督撫中最著者劉松石翁東涯楊虞坡譚二華分合調遣與一切機宜因時變化有成筭而無定形不可詳述惟守邊之舉起自京師南鄭推及各鎮與兵車選練之制尚有可資爲次而存之亦一代創守之大略也

新鑲邊防

廣吉北邊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其禍獨注于越寧塞直
叩都城攸動北三衛西接宜府自開平失守衛兵移入
即爲廣興古北口原通開平相離不遠虜由獨石四海
台則犯密雲由青山則犯喜峰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
即當戒嚴朝廷令宜府守臣自獨石遠信武見虜大隊
東行輒飛報傳報使得先事設防密雲視諸道最要害
簡馬蘭谷太平寨燕河營三路官軍千人先期訓練五
月後游擊官統之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總兵
官領三屯營士馬并赴爲三路聲援此二十五年派定
大源記 卷三十一 四

其年六月巡撫郭宗臯言邊牆之設乃一鐵藩雖而城
堡則家室也未有藩籬之概能保家室者今本鎮防守
之法但嚴於城堡而疎於牆殊非與國之策請嚴督官
軍于邊關要地畫界分守有怠廢者罪視主將不設防
備律從之再奏薊州爲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
帶虜衆可以直闖內地黃花鎮拱護 陵寢極稱緊切
湖河川可容萬馬虜所必經非大益兵糧以守不可部
覆添主客兵馬三萬六千簡精騎爲戰鋒餘皆分守隘
口密雲兵馬僅萬有八百量調京營八馬二枝相兼防
守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彘顏三衛官堡聯絡原可

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廣
衛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爲權宜之術今東路往往
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時令總兵率官軍千人西往
合守餘皆行留東路再調大管一枝往順義懷柔等處
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遼西三路策應京營將領
悉聽巡撫節制九行十月奏所轄薊州鎮地漫衍諸於
遙隔各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孤懸
難守若桃兒衝寨可併入靛察子關營子谷寨可併入
師坡谷寨并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
入黃崖口關下守寨官員回衛別用并酌量地勢更
大源記 卷三十一 八

調步騎皆報司二十八年侍郎范純經略湖河川居庸
關等處事宜湖河川自先朝重開密戍防禦甚備并於
古道門外峰窩嶺增墩臺一座爲外屏深溝設槍以防
衝突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內寨
戍兵爲兩班番直鎮戍東西要害更于龍王師坡二寨
之中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薊州邊鎮安於五里塚划
車嶺開邊口慕田谷等地各設墩臺要谷紅土香爐石
等地各斬崖壘若居庸關外口在宜府視爲內地居
庸則爲邊藩是以彼此推調宜以本關東路諸口今宜
府撫臣估築中路諸口今居庸將領分修東中北三路

臨城墩臺舖舍亟宜修創其燕河管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等路舊議修築未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有奇新度要隘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十九丈有奇當設墩臺四墩樓一舖十二約工費銀一千八百兩有奇俱爲捐發蓋本鎮一牆之外皆虜地虜爲土壘往來窺伺東接三衛尙受我羈縻西則俺答額鈔宜雲薊雖有兵不甚習勒又料虜各分部落未必大合深入也故土營本元前尙無名號可以統攝諸部獨自恃貴種不屑與伍諸部雖廢朝會尋事之卽俺答還盛未敢抗拒邊事棘俺答屢求款不見許至欲取土

人事記

卷三十四

元

蠻自效中國疑懼終不從于是復合而三衛又爲之道虜引而東其患日甚庚戌虜退卽設勦遠保定總督起何棟兵部侍郎兼僉都視事議分薊鎮爲八區後增區二區後增區各一將領之又以本鎮選練未完始奏調邊兵二枝分後增會仇鸞用事通虜許于宣大開馬市虜驍騎塞上且市且掠甚至欲縱入內地與之混戰三十一年八月謀犯喜峰口鸞倖疽發背死侍郎楊博兼僉都往經略時昌平設都御史苦無事權百凡掣肘言于朝革之山後通七陵路梗移宜府速議修築黃花鎮原非虜衝反設叅將渤海所切近虜巢止設守備宜互換令其往

來督理古北口潮河川及鎮邊長峪橫嶺三城虜人要害雖有亭郭城垣而三城近虜每宜增置叅將益兵防守仍先撤提督時陳移兵二枝駐近地爲援又言勦鎮往歲建議聽民間合數村築一空堡不惟收飲無及亦且勞費不貲乞如甘肅地方五七家共築小寨中立一墩上蓋樓房天棚設柵馬槽塹塹置板橋大村令其左右夾峙各築二墩或四墩六墩隨處可築數人可守其費不過百金分置步兵與土人相兼按依賊小人可以邀擊昌平等六州縣殘傷不能舉役乞發真定等府所貯民夫銀二萬兩助之俱覆允明年五月擢還朝虜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上

薄古北口霖潦河溢不能入時方會議督撫才品分去留棟致仕歸推棟代三十二年九月乙丑東西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衆數萬自虎頭山突犯潮河川分攻龍王之丙寅虜盡銳攻龍王谷親掠于甚急一日數十進我兵馮猶擊之虜多傷者是日沙嶺柯嶺俱有虜攻其夜以數百騎襲孤山口俱不克丁卯虜大衆薄古北口攻牆首道並進博環甲率大將以下分道登陴止宿力禦凡四晝夜不克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駐虎頭山夜火光滿野連數十里聞募死士執火器潛入其營中夜齊

發廣警巡徹旦乃解去時警報香至上爲之肝食連
敕衛卒往討盡得其壯甚喜發萬金犒守牆將士轉益
昌各服色衣一襲傳尋入本兵代以王忬博愛歸許論
爲兵部尚書

三十六年四月虜酋把都兒山流河等口入犯永平還
安副總兵張承勛戰死上諭閣臣問兵部防所當預
者對流河口牆缺乘機入犯幸各墩堡聯絡不敢深入
二日卽退上聞修牆果起何時祖宗因革何朝爲
上對國初徐達既克元都卽起古北口至山海關修關
隘以爲內邊一成祖於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凡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一

有缺敝卽爲修築後又專設東南兩關巡關御史二員
每歲閱視滿日造冊奏繳昨庚戌後凡近畿邊牆通議
加修費銀百十萬兩古北一帶廟稱完固冷口并亦修
畢昨賊從流河口桃林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
賊不能到牆修將半不意賊卽從此突入看來牆堅者
得濟各牆原分三等極衝次衝之處俱已畢工可恃偏
僻處委未會及今須嚴飭督撫官過閱已修者增倍未
修者作速起工務在責實兵部復條七事中以修牆充
實主兵爲首報曰前鎮修邊已六年所費不知其幾今
却稱未完以致賊入督撫官怠忽誤事始記罪王忬等

其至嚴修築之數未聞在鎮主兵卽召募補足以備嚴
守不得專恃入衛五月兵部奏鎮外隣大虜內護京
陵形勢與他鎮迥異然他鎮皆設關隘如大同之三邊
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崑崙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以
壯形勢而都城獨無根本之地尚缺外障一入邊卽
闖門戶護無限隔臣思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
口實爲扼塞之所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十里張灣
至通州北塞離村四十里有白河水深沒馬可據爲守
惟塞離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多
築敵臺界之以牆各設兵以守提督率所部邊兵與京
大軍記

卷三十四

十二

兵分管其地庶幾互相夾制卽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
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命廷臣雜議又令按臣相地所
宜皆以爲可允行
三十七年許論參職爲民起楊博復任以牆子嶺白馬
關修築率皆苟且破冒公帑旋築旋圯速先巡撫吳嘉
會遣官勘明議處尋黜爲民時右衛關急留博宣大視
事集兵齊進圍始得解虜仍駐牧近邊聲言欲犯獨石
獨石孤懸乃虜入宣府趨薊鎮之路朝廷每歲發宣大
兵戍薊鎮名爲入衛事傳聞內陵京有變應薊鎮總鎮
官調遣不佐關外之急又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使撫

臣議處之責。巡堡中事。又不決。謂大同禍已。然有當
救一時之急。宜勸募在。層層當萬全之計。是議於獨
石。城中選募。易爲衆所推者。委之守城。勸募入衛。俱
聽宣大督撫便宜。謂道互相應援。夷來降者。厚其賞
給。不得殺之。入內從之。悖又奏。勸募古北諸口。川原
曠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操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登
出。曰。舊有旨。令勸募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卒不
總。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況彼此紛爭。令
兵部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
數多。詔着兩關御史王漸肅。九峰。親詣查稱。上曰。勸

人耳記

卷三十四

十三

與不遵旨練兵。而特調兵。幸。毋不至。輒相玩。必令諸兵
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
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即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
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迫。其嚴
責王忬。歐陽安等。逾期操練。防禦毋再。是延其各邊兵
馬。哨。歲量爲減。關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行。又授主秋
例。請復調遣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石。便以備禦。東。又
議。以官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
當衝險。一。主曰。往年調遣兵多。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
口。今又餉。可復關卿兵部。其與科臣再議。既而部科

議上。皆言。宜勸二鎮。勢無偏重。請量調遠兵。以守畿輔
鎮。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隆之間。防獨石。而命大同
入衛遊擊。趙伯欽。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庶東西有備
可保。無虞。有旨。遣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時
順之家。居又有重名。起南兵部。轉北。署城方。郎中。事。推
往。還奏。勸募兩關十區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
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亡三萬三千有奇。旨。漢光武。以
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
北。古所謂其人。懷德。勇悍。而沉鷙。卽今。勸募之兵也。以
臣所見。不惟又籍耗。減非復舊時之舊。卽見在守邊者

人耳記

卷三十四

十四

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管。古北。燕河
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屬兵。德馬。朽
甲。鈍戈。徒糜虛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變。及
近日寬佃。流河之寇。土牆之寇。至於近畿。宣遠。敵。更
固。以禦之。甲胃。蟻。於道。途。杆。軸。匱竭。於轉輸。蓋。值。獎
之。極。其。勢。不得不出於此。然。事起一時。本非經制。練主
減客。聖諭。又。頒。不謂。歲以徵。發。爲常。使鎮兵。置而不
理。誰之咎也。今日。權宜。且可。獨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
兵。以爲戰。終。鎮兵。練。成一部。卽減客兵一部。至於舉軍
盡練。更。議。免。調。目。今。軍。額。既。寡。練。習。又。疎。所。據。總。督。王

什總兵歐陽安巡撫馬佩及諸將領袁正等俱宜坐贖
貳誤事之罰疏入旨下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
練督撫官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叅看以聞給事中王文
炳等因言有兵則有糧今兵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并
清查以懲欺冒軍亦下兵部於是部擬五什等分別罰
治上曰劉鎮兵馬缺弱已極督撫不問殊為負恩王
忬歐陽安姑降俸二級留用嚴督將領取見卒實練務
堪赴敵每歲五月奏請遣官閱視期以三年有成計功
行賞否則叅劾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
人建白大學士嚴嵩對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五

賊之側並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祖宗四征不庭及各
邊有警皆發京軍至正德七年流賊猖獗攻陷山東河
南州縣始調邊將許泰卻永等領兵殺賊繼而彬統宣
大兵至京危武宗南巡識者憂之云使此輩入窺京
軍軍弱必驕橫輕內地矣隨大同叛軍之變禍實由此
興戊後遂當奏遣御史四員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
共十八枝覺自管領防護京陵未日午薊鎮也至何棟
任總督奏劄鎮選練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鎮
兵練完即撤還至王忬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
各將主歲則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

已犯邊搶殺一空調邊兵之由始此今年復一年調之
不已由約鎮邊備廢久互相因循耳上本超拔提望
以任事至此大不樂順之復條劄鎮兵食九事其為補
兵言者凡六其為築牆工食及邊糧言者凡三補兵六
條云一清弊源以收進卒今邊鎮窮軍生計惟月糧而
有司升剗斗除以充撫賞之用衣糧既不滿意工作又
盡其力在人情既所不堪其奔竄亦無足異若夫石塘
古北衝虜苦寒資生之計全無哨守之勞獨甚而給餉
與它軍等故進益甚且國家傾向帑以供邊歲出絮綿
銀數十萬兩撫夷三萬兩不啻足矣而又以之累苦衛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一六

兒坐耗伍籍臣不知其說也自今以後凡操練則一身
不能兩役臺牆工役自須別議至於撫夷支費宜令督
撫別為區處一不煩軍使此貧寒之卒每月得私其一
石之糧保育妻子而以其暇日專攻練習自然逃亡可
省而武藝可精矣至於京邊折銀皆六錢五分而薊鎮
獨四錢五分尤為偏創蓋始因米賤節減原非經制宜
令戶部量視該鎮窮邊塞瘠之地照例給銀六錢五分
其餘近內管屯土沃米賤自應如舊此於司計亦無大
費若必謂銀不可填則如前時總督楊博所請鎮邊橫
額額悉與本色亦是一策否則雖百計搜練而軍之去

者日甚矣一專責任以嚴勾補餉鎮發內地衛所之卒以戌邊關必邊關衛所氣脈通貫而後軍令可齊一也今軍士遠近在營官則謾罪於衛所爲淵藪在衛官則歸咎於營官之股劄各執一端以相持抵是以影射其究而伍籍日虛宜特勅兵備官得兼訓之營官以遊軍多少而輕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議罪亦如之又得論補軍與遊軍之多少以爲兵備之功罪其補軍之法遊軍先本身故軍先子孫不足則均之同族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族操正軍於勾補之中需繁充之法務取盈原

天耳記

卷三

一七

額而止一定班戌以便人情夫古北石塘一道曩以近境被虜蹂躪遠軍當野聚者迫於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於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露居旅宿勞役饑寒遠代無期營送不繼始而潛返馴致久逆拘解頻仍往來頻投蓋惟人情不便是以法禁難行臣反覆籌度揆情審勢求所以通變折中兼利軍國者有一道焉凡戍卒係六百里外者或分爲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爲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成虛費實用兼可久行且戍軍在鄉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是一年止食半軍之米在邊

扣其餘米亦足雇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數更議改編其近戍在五百里內及額軍不係募者無得援此爲例一處民兵今餉民力已竭役無可加而卒伍方虛又當亟處臣考永平舊無民壯正統末以備虜設二千五百人今宜以本府被虜之所設復爲本邊備虜之用無事則州縣駐操有事則調赴所近邊關協守通計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又山東有馬民兵三千人本爲餉鎮而設今暫用南征事已須還若不用其人而征其費以爲本鎮雇募之用可得七八千人又餉鎮舊有歲餉減存民壯工食不知積之何所得三萬兩足募三千

天耳記

卷三

十八

人凡此皆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萬餘人甚便計也一處募兵軍中欲得驍勇必以召募召募之法莫善於遠東先立招首而後招軍視其招多寡而輕重其賞過亡則於招首責補又往者兵部募餘丁於延綏原議四千五百人因事急止募千五百人餉鎮兩年多賴其用宜如原議募足其數可當延綏正兵之調又遠東流民苦於無食若募三千人可當遠東正兵之調又各邊將臨陣全藉家丁居則同苦樂急則共死生使軍士有急鳥獸散耳遊軍缺額在百名之內者得令家丁充之而食其食焉至於並塞土著丁健堪戰守者立爲保

伍給以塞下之田廬以飲軍之餉任其耕作有警則藉而用之此召募之道也二處班兵蒞鎮主客若足原額將及十萬卽令月糧半折亦須米六十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臣常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行糧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歲月糧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糧又在其外主兵一人之費足當客兵七人而有餘焉亦如之然則調客代主他處之增費蒞鎮之省費也補主代客他處之省費蒞鎮之增費也若欲米不增額兵不遺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臣聞蒞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餘誠於京班中或原衛餘丁務足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九

三萬人以充鎮兵此則糧不增而兵足可久之道也其築牆工費及邊糧事宜三條云凡築牆工費今順天八府操工民兵遠者雇役近則派夫以派夫計之每夫月給銀二兩若派夫計費銀二百兩而百夫築牆月以二丈爲式仍給有鹽菜米十兩以雇役計之每牆一丈費銀十五兩則派夫二丈之費可得十四丈矣今照以銀雇募則官得七倍之廉民免去家之擾其利如此一復本色以存文計蒞州倉糧過洋總二十四萬石本無折色正德末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石其時建議之臣偶見一時米賤輕議變法不慮歲無

常餘糧無常賤今年漕東饑一石折色曾不足以糴四斗諸軍困乏又况昔者蒞鎮無大寇聚兵少故減米增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銀七八萬而米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告急無所糴買不得已則乞運京師脚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爲復本色便一處轉搬以便支給漕東之軍舊於永平山海等倉支糧後海運罷始移蒞州去漕東遠者五百里故軍有轉輸之苦而虜有乘間之入徒以戶部惜脚費耳臣計漕東須米三萬石自蒞州至永平脚價可六千餘兩而足國家歲爲蒞費百萬而乃斬此百分之一乎宜置一戶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二十

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蒞州郎中相爲首尾增脚價六千兩兼漕輸本折便又臣所謂脚價者非必歲歲用之也隆慶率十歲九豐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於蒞而短三萬米於永平則脚價亦省卽以所省復糴計十歲豈可得米十四五萬石賤糴貴糴收其美利還充脚價而本米償在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脚價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邊之一策也順之又上練兵事宜因言陛下於貢馬常賜之好歲發銀三萬於蒞州爲撫三衛之費然北虜信使無日不在三衛蓋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迤北把都兒打來孫二虜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果遠蒞之

聞放往時時止寇秋今兼寇春皆諸夷陰爲之嚮導耳
夫中國之於夷狄譬大家之於盜賊不慮其強而慮其
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流河寬佃之
失可鑒也宜令督撫諸臣深慮熟計指財帛以結其心
振兵威以奪其氣時用秘計以誘其交縱不能以夷攻
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虜導竄入俱下所司議
覆無異其石塘古北二虜戍卒如遇凶年穀貴許於下
半年折糧銀內計直量加行漕運衙門定期修補運船
以爲全復本色之地得旨允行順之尋入浙與胡宗憲
軍事然土兵難練積弱之餘卒難驟振練未幾虜已臨

入事記

卷三十四

三

邊所調客兵各自一軍以戰不用命且不可用以守則
號令軟易奔走支吾備多而力分兵日益銷日糜上
日益憂勞切責時有不測下日益踟躕而竟相仗莫得
要領

三十八年二月虜酋把都兒自潘家口入進逼三屯營
駐內地凡五日始趨鮎魚關大安口而避上日前奏
調宜大各處兵馬入援數多如何又今虜得入境撫臣
降調總兵速問并連俘寇死傷博尚在宣大復移往代
尋召同部復許諭原官往勸還

三十九年虜寇創西禦之不得入許諭奏禦虜之策無

過守險當於各口關城外虜所入之道對築臺二座
或地形不均相其所宜量爲增築臺之主牆二十步而
近每臺置軍十人輪月戍守設火器于上賊至以火器
夾擊其臺今各處善地與內守者相爲表裏斯門戶永
固堂與亦安乃即鎮西黃花等五區鳩工先築太平以
東漸次舉行職方郎王叔果往蘇鎮開視練兵還奏本
鎮舊兵疲勞餓渴弱而不可練新兵烏合應募驕而不
服練邊城曹家寨大水峪避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
必練今當先擇主將上曰薊鎮練兵三年未有成績
姑俟明年開視

入事記

卷三十四

三

四十年許論奏宣大督臣李文進建議與薊鎮相關者
三事其一謂增修白龍潭等處防守已下鎮巡兵備按
地固險調兵嚴備矣其一欲於陵寢後山固險築垣如
居庸牆式但禁山地脉所經即使勸議可修仍須請欽
天監官相度無碍乃敢議舉其一謂南山牆墩不足特
欲別修牆設軍蓋自庚戌虜變後二有大舉聲息即先
受南山當欲建牆爲守而因軍力不繼乃設聯墩相去
百步中界以虎尾牆上設十人守以火器遇虜薄牆兩
墩攻擊虜不敢近三千軍人已自足用今以歲久稍有
廢墜使謂墩不足特增修牆墩則當益至萬人糧餉器

使所須不貲力未易辦莫若仍舊加修似爲便捷之
其山南山北事宜下兩鎮各從宜爲守兵部處虜情形
不露謀窺動鎗上言今之九邊太率以勦鎮爲重蓋履
心既安四肢自無可慮必宜大先驅之干外獨石謹探
之于徽昌平居肅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陸慶永寧
四海冶相爲唇齒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
策應但使虜馬不能近關卽爲首功仍于年例外添銀
四萬從之虜酋夏月會駐青山之後謀甚亟郎中許汝
驥閱視還奏勦鎮送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既施行矣
而成效未睹其弊有六將官私役買關解一精卒健馬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三

多遜爲大將親軍獨道老弱守邊解二科欽無藝弊三
藤閣將官冗食皆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
餉不時解六下部復列十四事酌行俱如擬八月虜六
萬騎犯居庸岔道口官軍禦之總兵美應龍先進遇于
南溝虜縱騎圍之應龍身被五創墮馬胡鎮鹿所部兵
力戰射傷數虜奪應龍以歸虜遁去上諭輔臣虜入
已久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諸城堡可通給火器以禦
兵部言今歲虜謀異常志在截輔各臣嚴備虜逃西行
總督楊選係地方極弊十五事申言勦鎮防邊固不容
虜之入然果修築城堡便處處可防居民團地接伏

兵馬不惟坐制零寇亦且豫伐虜謀令乃泥新前軍
堂之謀棄而不講謂何益所選重在城堡枕輦條陳
味以解不特兵不振爲解上亦以邊兵之調終屬權
宜練主兵爲急兵部亦請免巡按調兵責成本地訓練
漸爲試撤選京營兵爲八部都足三千騎居十一傳報
步居十九列守者成居虜令封疆之臣按行塞垣之外
相地爲守毋待邊疆爲固仍優哨探之賞徵甘肅療院
之制設險預防山海關一片石等地去勦鎮數百里軍
士給糧不便當隨宜酌處皆允行題又言注兵多饑羸
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糧糧不給所致上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四

嚴諭措處
四十年八月楊博言各邊有警勦州山西爲急在勦
鎮則盡地分區步兵列牆拒守騎兵按伏應援以守爲
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增布兵馬在大同則速哨廣備
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楊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
荆等關以戰爲守又獨石三關房白草川爲虜入勦之
路宜責守將哨掠馳報又議輔有警各兵不能卒至勒
宣九總督移駐懷來以備南山宣府鎮巡官移駐隆慶
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移駐懷安以便馳入居庸
山西鎮巡官移駐廣目以便馳入紫荆宜鎮保定巡撫

移駐易州總兵官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仍於京營選精兵塔戰者以備調發

四十四年五月總督楊選賢奏苗匪父子十月下卯晨自牆子嶺潰牆入大掠懷柔順義等處我糧兵亦集兵部分布護守京陵諸將胡鎮等皆力戰殲腹死之虜僅風雨又各營相拒撲打不得逞遁去遇及巡撫徐紳俱得罪適坐市斬流其妻子細請戍米裁劑東復報虜敵上以虜中內逆多于諸賊問閣臣京練宜整虜亦不至四十二年各邊俱安堵其年譚綸撫福建戚繼光總兵連擊倭大獲之復興化抵諸督撫中復有言邊牆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五

九分不若粟兵夾戰中部未及行四十四年虜稍犯遼東宣府肅州邊將有敗死者有報捷者蓋嚴嵩既除徐階當國階既清軍政漸肅我邊備頗嚴士亦益習虜各出擄集有功虜亦憚不敢深入非復向時之糜爛矣
隆慶元年九月虜破石州東虜寇薊鎮黃台告窺及慶嚴皆深入久停上日譚舉問閣臣邊事命條東西兵務徐階因集議列十三事以上召輪回兵部繼光協京營戎政階之言曰用兵必審地利薊鎮天險可固當主于守修邊之工必不可廢然虜狡計百出率數歲一大

入又不可專恃守而不習戰比歲地方失事總督皆受重辟總兵反得漏網資糧復用以故議者遂欲專責總兵殺賊是矣然主將所以能制偏裨與偏裨能制卒伍者號令嚴耳今總兵每臨陣不能修一部卒而副將游原受總兵節制茲與總兵各領兵三千無異察案如此令安得行宜立定制臨陣退縮者總兵參處得斬把總以下恭遊副總許總兵勒死狀報總督奏請仍定文武相見成規無得輕凌辱將領侵奪職掌至軍士在薊鎮者既役以修邊不暇練各鎮專恃家丁所部卒亦不及練以此禦虜宜其不格須將所部清占冒沐老弱選教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六

師倍糧餉演武藝歸重火器而又闢民兵以固戍守處久任以責成功廣招納以散虜勢庶幾可望有功上久之于是改給總督勅諭繼光練兵薊州則陸慶戎辰春復問事也給至鎮上言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墜曰設險然計薊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半皆老弱又分隸諸將散布各區率盡地數丈而守一軍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侔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誠爲上策然行之有四難虜長技在騎我馬弱不能敵非車不可賴虜勢既重吾即車戰不過三萬人此三萬人原無見伍難

不得不召募召募必取強壯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死
又無歸老之計用車便無馬料自非稍優軍食必不樂
從計三萬人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計歲
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古以爲強今以屢餉而弱必
募吳越間習戰之卒萬二千人雜教之方可有成此
二千人者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事完可
立遣而時方謂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虞無不他是
尚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也尚能任之專哉此
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邊人素驕驟見軍法必至
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

八耳記

卷三四

三七

且陳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富虜而勝之勇不心
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
舉奇禍或至昔年覆轍尚可寒心此四難也臣熟思之
不如姑就見兵議求戰守之策除乘陣應援者旨如故
合臣標兵及各營兵共十枝凡三萬人列三營分爲三
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一營駐三屯中軍屬總兵
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參遊各一員訓練專待戰仍付戚
繼光以總理副遠保定等處練兵總兵之職巡撫劉應
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
近邊兵備參政監和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勦小

營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牆以戰過之邊外此爲上策
萬一乘弊潰入亦願 陛下少違罪誅聽臣等決一死
戰牧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
能戰掩取微功荷國塞責是爲無策至中國長技無如
火礮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爲衝鋒而勦習邊
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以
濟一時之急期三年俟邊軍既練散遣願留者聽疏下
兵部主其議請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副昌保
定練兵事務總副參游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并受繼
光節制仍統于總督給 勅書符驗開防旗牌又請遣

八耳記

卷三四

三八

錦衣衛官二人往浙募鳥銃手三千人參將胡守仁李
超將之而北無誤防秋得 旨繼光以原職總理練兵
事務秋防已還所取南兵令巡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超
選募督發不得違怠致誤軍機六月辦番上分立三營
事宜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營
巡撫劉應節提督之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
爲三屯營總兵郭琥提督之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
兵二枝爲密雲營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紀其遵化
三屯二營以繼光往來督理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
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

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蔚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本營禦之三屯遵化各出二哨應之兵皆據牆爲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訓練補練主兵辨以罷調客兵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能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臣與繼光專任其事勿使延按巡關御史攬輿兵閒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枝卽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卽罷調客兵五千

卷三十四

三九

大專記
責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頻年虛應故事不可同日而語矣疏入報可已而巡撫劉應節言勳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爲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泰越視之宜於振武建昌二營各設副總兵統領訓練庶聲勢相應體統亦無所牽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副朝廷委任應節所言分省訓練與諱給原餼不同未見同心爲國之意秋防期近其令會議詳確以聞應節乃不敢言而巡關御史援舊例以爭亦復之三年正月繼光疏論訓練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

多亦少訓練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遙遠旣鮮驛遞使者終釋將士逢迎是參遊爲驛使而管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無救於事三也達軍邊軍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隙不擇衛緩備多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輿轉乘隙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懾服其心分數刑名又不能稽察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若不練三也入衛之卒練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

大專記

卷三十四

三一

班軍暨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止一人敵將旣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軍中之事也徒有虛聲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兵法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棄而不講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習皆置之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反以資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觀且不美實又安傳四也聞之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訓練之地有三年易交衝內地百里以

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即臨林薄翳
邊上之形也虜入平原則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
虜到邊上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僅習
千馬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游兵能之臣發贖浙
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及各標下兵在在散守勢
不得總練止總督標兵三枝付臣圖操而浙兵三千分
發十區練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
況官衙出於新設邊將漠而不協舊一有失百口何辭
願陛下更與臣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
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
又專記

卷三十四

三二

臣統領車騎各練軍中所需皆宜處洽方今朝議紛
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
人督察行事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章下兵部謂
薊鎮既有總兵通繼光又爲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
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
路事皆責之使無他議其督撫總兵宜令互相應援不
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
便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
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
病又奏薊鎮邊城延遠兼障疎濶防守甚艱宜擇要

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大牙泰鎗築一墩
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可費五十金高
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
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
聚攻之虜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發銀五萬兩給費從
之而張居正諫上大閱其年罷太監閔視至秋行之
軍容甚盛給乃一條析毫尤所奏以上中言募兵之
說有五一日議班軍班軍本係十二路修守之事頃臺
工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乘障之外使恒餘六千人
付繼光練練精即發防守又取六千人練期三年嘗練
大專記

卷三十四

三三

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盈宜於
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各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
班每年依期赴鎮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鎮巡官詳于本
戶正軍而畧千餘丁宜稍更其法食取餘丁補伍三日
勾攝遊軍南直各省不必言矣顧法行自近當先令畿
內八府嚴責勾補每歲以數多寡爲殿最四曰廣召募
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一百兩二鎮守總兵各六百兩
聽其自募充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價說
名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曰議行糧土著之民不利爲兵
而爲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費故應募

有人爲今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咸繼光三千人予楊四畏各充標兵訓練給以行糧至車騎合練之說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十人今勦昌一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分東西二路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卽有數萬之勇無能爲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遲不相及夫用兵之法有分有合車七營豈聚爲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

大馬記

卷三十四

三十三

奔逐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既無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况虜馬爲我車所繫勢不得疾而我步戰長于火器以車馬爲衛足可遠施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人馬便安不假壕塹爲固堪用二也車不須食步不須馬以車爲蔽步又牛不須甲省費甚鉅堪用三也虜入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不敢久住堪用四也若夫鼓舞犒賞兵車火器之費則古云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請令繼光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副總兵各二百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傷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

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速宜催足其七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徧重守險不昵臣等得以便宜處分至於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繼光爲大將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次舉惟在陛下精選寬其文法使得自効巡關監軍之設則逃亡之額既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於工役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請將畏罪曲事彌縫況較募衆於一日程工能於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勝算也宜令御史無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

大馬記

卷三十四

三十四

責成而孫實効疏入覆議俱從之五月因奏山海關乃薊鎮咽喉守衛權輕請改設叅將割一片石所轄三道關寺見略二堡隸之見兵甚少宜令叅將自行選募以備戰守允行而臺工初興難主客官軍築之事在創始號令既新人情競勸務從堅壯重以道里遠近險易不同原估不足議增犒賞銀十兩猶不足于要路築千六百座以原議三千座之費給之議者遂謂建臺未能阻虜先伐沿邊樹木是臺工未賾自撤藩籬如昔年胡宇中故事非計綸乃直陳本末求罷請遣大臣開視臺誠無益卽治臣之罪如臣諫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踵而

成之詔以堅持初議毋或人言獨部給事中溫純言邊
事可慮謂士兵未練敵臺未成有積弱之勢即兵練臺
成一旦代去致廢前功誰與善後于是議定久之畢功
頗賞時給已入理戎政加兵部尚書視事繼光左都督
而車營已先就速東都御史魏學曾亦行之廣寧車營
偏廂之制每二輛中設拒馬鎗一架塞其隙車上下用
綿絮布緯障之遮矢石每車載佛郎機二杆下置飛砲
快鎗各若干所練卒皆可用虜悍不敢入其孫那吉來
歸執叛人以獻邊事以寧五年三月起少傅吏部尚書
楊博于兵部陳薊昌二鎮秋防事宜一定戰守今之議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三

者咸以守牆爲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或欲牆外邀
擊猶害七而利三或欲牆內奮擊則利一而害九矣蓋
因牆拒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名雖守實則戰
也臣總督時嘗拒東虜打來孫十萬之衆于牆外先
帝誤以爲功錄臣臣益習勤事以爲當守牆無疑借令
潰牆而戰雖有功下矣况未能戰乎又敢必有功乎今
加以重臺益爲險固宜令邊臣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
牆守臺之說者以軍法論一明應援夫薊鎮之兵雖已
分布而鄭鎮之邊猶須預擬宜令遼東保定宣府各部
署人馬謹偵上望若犯薊鎮則各巡撫自守遼東總兵

李成梁由山海關而直李男由保寧而北趨虜由居庸
關而東總督王崇古亦入關應援率以保衛 陳、京
爲主至於宣府大同之鎮秦陽和之會城仍多留兵總
以防西虜之反側立申駐守近者大學士高拱等題註
本部侍郎四員各有專責第所統之兵尚未定擬令劉
應節等先期部署兵馬薊昌平通州駐守二侍郎調度
二侍郎亦宜赴所分地先期經略事已還京一處京營
往者薊鎮有警往往撤城守兵分營城外甚爲未策宜
令顧寰等不時操演營兵晷照內城外城之規分別信
地毋誤皇以政人心驚疑亦毋疎畧以致事機幸刺此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六

外每門量留精兵備臨期調遣一諭屬吏朵顏三衛陽
順陰道宜棄他答效順之際使邊臣馳檄諭以 朝廷
威德被其交通土蠻之計其廣寧開原馬市夷人曉諭
亦如之 修內治夫臣前所陳者不過防秋權宜之計
若修內之策薊遼保定三鎮與宣大七鎮皆須一體整
飭各臣等將閣臣所議備邊八事下總督等官隨宜修
舉候次年十月以後分差大臣通行閱視果有成績視
驗新例行賞若復應獎與失機罪同仍 賜勅總督鎮
巡勅諭一道許以便宜行事犬舉勤遼二鎮勇警未見
比之宜大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閱視大臣

至日亦當稍從寬假允行而劉遠督撫劉應節楊兆言
劉鎮主客兵在繼光添調南兵一說持之甚堅前總督
譚給亦斷以爲可行今邊倭稍息第當散遣其懷土願
歸者而更募紹寧金台兵補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
減兵銀入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餉之日每南兵
增一人則鎮兵減一人即以所餘糧草充餉如議行六
年浙江巡按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湧正賦多違儲蓄
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倚隱憂且今鎮餉徵兵八
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倘閩廣間復有此諸
徵費愈多靡深耕易耨之良陳帶牛佩犢之俗以下農
不耳記

卷三十四

三七

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爲農他日
戍歸必群起而嘯聚故金匱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
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故願罷客兵以恤
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卽戎如就
死地妻子號慟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貨而天下往
往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島夷始也
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況北人剛
勁有骨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兵者待本
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於浙兵之可
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 上是之自是不復增

劉而人猶時時口實有等即言浙兵萬曆壬辰寧夏之
變浙撫自募千兵往往受賞末年廣寧之役有祖從賈
神假兵部應募浙兵二千撫按皆不能察亦不聞轉咨
兵部要實指餉給之沿途劫掠至蘇州巡撫勒兵城外
護送市民各以小舟載米鹽雜物沿途平易不許登岸
遂得無擾漢江事敗其衆皆散神下獄復得出投山海
關被薦益內有要人主之以其矯旨召募才果不足
附于使過之意也而兵律之弛亦可概見神偉舞在杭
城兩人扶掖而行輒落無用之物一見可次內外俱廢
要人不敢盡法兵爲兒戲一至于此已冬奴犯都城
不耳記

卷三十四

三八

徵授兵三千劉嘉言總兵至涿州路梗不得進奴東行
乃抵宣武門操練尤世威未幾撤還兩役所費幾二十
萬一受欺一束手前後事勢之異如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四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五

朱國禎輯

宣大邊防

遼鎮惟大同最當廣衝其地周爲大同川秦因燕趙之舊置雲中郡水經注曰趙侯於河西造大城不就勝焉見群鴉遊於雲中經曰有光氣在下乃卽於此處築城故名洪武二年常遇春兵至克之置十衛稱重鎮旁引宣府宣府秦之上谷兩鎮特留翼蔽山西虜不得入宣府鎮城外尚有葛峪白陽諸險大同直北平漫無山川可據虜登北嶺而望自大邊至三邊二百里舉在目前

入事記

卷三十五

一

瞻望者無所容按伏者不能掩至爲難守自成化中巡撫李敏修築邊牆據聖墩臺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七丈余子俊又照延緩守牆法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堡一百七十七座內增築四百四十座凡十月告成弘治中許進納虜貢加修宿兵獨多本色外解綽然有餘鹽商四集漸號殷盛其險則五堡外障虜至格戰內兵一出便卽奔去自武宗巡幸至番供給拮据始盡五堡之變叛卒往投越十年番亂益復凋敝虜衆蹂躪甚易軍餉轉輸極難鹽利衰息田無苗裔官民困竭莫甚於此

各處滿坦棚場小修繕不足爲固舊設宣大總督旋設旋罷

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起毛伯溫總軍務行邊與大同撫臣史道欽請復第五堡許之其時總兵梁震雄勇善戰多蒙大同大深仗之堡成而震卒家丁多走虜爲奸導患益夥

十九年虜分道入塞大同人顧與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攔阻虜竟越大同由宣府犯山西三關京師大震遂修三關險隘添戍兵厚爲備

二十年議築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謂虜必蹂躪我登

入事記

卷三十五

二

應塞而却走徒費工力無濟保障巡撫龍大有以爲外邊遠不可籌計邊沃難爲力俱乞停止部覆大同地方祖宗朝設外邊復設次邊所以界限華夷雖尺寸皆金湯之地也今祀燹年久恐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唐蓋蘇頌陝右多事西海弄而甘肅多事大寧塞而蔚州多事三岔河塞而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十難獲宜之計但地方廣濶公私置竭果難結力

二十一年衆議精工當舉于無事之日鳩工并力庶幾堅完卽風沙摧壞可以補冬令方多事虜騎長驅猶之

築者尚僂牛築者可起而越頃刻間卽成年陸事勢顯
然上以去歲虜深入得利今秋必來宜以整兵防禦
爲急修築暫止兵部尚書張瓚奏山西朔州遠東奇機
兵十枝候征宜大總督移任朔州便調遣各墩堡莊近
邊者刻期趕完或謂撤宣大以守三關是舍門戶禦堂
與非計瓚不得已覆留增調遠兵總督韋鵬姑諷言自
解謂虜騎充斥必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起關南保堵因
守侯賊情歸決戰毛伯溫爲兵部尚書請下大同迤北
自鎮邊堡東端門抵陽和後口搶風崖又自鎮河堡西
界抵老營堡接境鑿壕削崖築牆修堡以原發賞功銀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三

備經費顧久弛難卒辦言者聞起謂虜惟恃馬力請刈
去諸路秋禾使虜騎絕食則勢自困其可笑如此而三
鎮防邊本意初未能有及者蓋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
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四千五百人備禦大同而內邊
寧鴈等處仍有官兵防守隘口爲大同聲援及與宣大
各路分守舊兵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
分地擺守比因大虜透入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爲
不足恃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刻兵守
之後因兵力不敷添設太原等處恭遊兵馬七營招募
及調新舊民壯屯大弓兵大率六萬餘人公私搬運內

地騷動宜府亦自慮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
而北路遠慮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遠陝兵馬不下五六
枝費用糧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勢益汗
漫毛伯溫憂之謂各邊正奇遊參兵馬原有定額邇者
徵調則伍籍稱虛給餉則額名俱在其爲耗蠹莫此爲
甚行總督諸臣嚴軍實新舊登減之數并盡區收補之
法至千里徵兵供億不貲一經調發則彼實此虛兼之
警報東西不時未免疲於奔命惟飭邊臣預探遠驛知
虜所向專力爲備有警卽鄰境策兵往援上亦傳示
兵部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爲山西畿甸藩籬往者

六事記

卷三十一

四

虜賊入邊殘民爲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爲故常失
事已甚矣今能極力戰守俾虜一挫去則先賞宣大
諸臣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賊獨衝者治罪無赦仍發
太倉銀三十三萬兩備宣大芻粟
三十二年虜駐河套犯延綏宣大幸無事撤回督餉侍
郎趙廷瑞
三十三年增設大同各守備官詹崇自甘肅改鎮大同
議邊牆修築其費誠多其險原不足恃然舍此又無可
用力國初兵燹長驅二千里方尚有餘今兵散且
弱縮于跬步猶不足明于步之義而後可以言守古曰

進寸退尺無端一退不可復止虜騎直叩鎮城是無邊也。以城爲邊不可久之計也。今兩年中虜悉兵渡河而西未卽東行我得稍稍休息。此天假之便。及早程工實爲至計。方議上而總督稱鵬得罪不果行。其冬侍郎翁萬達總督。

二十四年兵部尚書戴金謂伯溫之說不可廢。音撫可伏疏言。紫荆密雲係國門之藩屏。宣大偏關又爲紫荆密雲之捍衛。故添設重關以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勅一重臣相度亟爲修築并勅萬達議處以聞。乃命兵部侍郎路迎兼會都往尋停行掌。

卷三十一

國營萬達銳意肩邊事。謂大同爲山西外護。守大同則山西自然無慮。遂主併守之議。蓋外邊控虜四時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但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足。秋高馬肥。虜必狂逞。若拘泥往來事散處城堡。臨時攝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違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往年潰端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卽欲堅壁清野。已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方始皇皇計討。勢已無及。設險守國。聚垣乘障。必資人力。虜凡寇邊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湯則難禦。有牆則難者亦易。無牆則易者亦難。故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足

憑也。若遇虜千空曠之墟。則失一狼走千羊。徒飽虜腹。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其垣塹之險險爲我。專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自不容已。乃先度地自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逶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凡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邐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邐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峯。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閣。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總而較之。則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同內邊可通。大舉者紫荆寧屬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臨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寇。紫荆必自宣府入固未有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六

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遂與巡撫總兵周商文定計先于五堡外添設諸堡其長邊修築必資內帑少不足用又爲酌處一

二十五年二月疎大同東路自陽和口暗門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紅山臺邊界長一百三十餘里有鐵寨門鴉鵲峪瓦窑口等處悉通賊要路未有牆垣擬于山南二三里許添築邊牆一道沿邊建堡填墩立哨使宜大聲勢聯絡且可以南護紫荆屹爲外衝通計經費約用二十九萬餘金期以三月初土脈融動及時興作其督視之任當一付之總兵周尙文俾如中西二路一體悉

卷三十一

心料理乃發兵部馬價銀九萬兩戶部贍發本倉銀二十萬運赴本鎮周尙文廉勤諱勇守邊有勞修築之役悉以付之三月又疏大同修邊初議起開山口邊山南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八十一里至宣府李信屯之紅土臺總一百三十餘里雖地平易然紅土臺必由西北築四十餘里始與西陽河合不若自水磨口改從東北嶺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越平地渡溝而北十里又東一十八里至宣府西陽河界之鎮口臺共一百三十八里雖其陡峻中隔西北相懸應援轉運微有不便而西陽得藉一面之防省四十里之力李

入事記

卷三十一

八

信屯以北京成之兵亦可罷去如此宜大雨鎮均蒙其利兵部以爲大同初不欲修大邊者正慮應援轉運之難也又鐵寨門鴉鵲峪之間舊有三邊一道可以扼塞諸邊若加修治亦足保障何爲舍此大邊十餘里之牆而不爲塞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於三邊內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垣開山鑿石增墩築堡工力相去豈不百倍上曰塞邊之議守臣躬所相視必與遠度者疎其如萬運議行宣府典築費計大同當餘四萬兩更察太倉馬價四萬兩助之已萬達復奏項者臣請據西陽河而本兵以爲疑臣惟修邊爲守邊也不可守則不必修矣新平堡北故有牆十里今參議錄志阜所築在山巔不可汲是以臣欲改築於麓德而省且易守也其鴉鵲峪二邊前歲賊從之入岡崖阻隔聲援不聞即鐵寨門之軍咫尺千里故臣又以爲不便非聖明獨斷幾搖然更有請者陽和堡雖隸大同東路實近宣府防秋士馬宜令大同列守宣府應援庶爲犄角上曰大同邊牆總督議甚具兵部從中改請幾壞成事堂上官始不問奉耶中稍實俾半年而鎮官兵應援事宜俱如議由是在山西者已極高厚大同本路與宣府之西中二路次第告完連亘千里形勢甚壯又言古稱吳狄之衆

不當中國大縣然所以能爲中國慮者彼悍而我怯後簡而我短發事而我漁近虜且併西海右屬審掠我民資爲耳目諸酋所市約增數倍每一大舉動得十餘萬人而我沿邊伍特縮于舊額尋常師旅其能遮遮蓋時勢之大略如此夫度形勢之便則計于外防正以捍內量爲內備所以資外接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于昔而後所經畧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至各兵必帶甲登牆列營待敵者蓋有險而不設與無險同有牆不守與無牆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力重大事記

卷三十五

元

責成量徵調實邊要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固垂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國家雖費要非得已其修邊二事一定規畫宜大西鎮與虜爲隣最衝者北路則龍門赤城至獨石雲川接連龍門所百二十里西路則洗馬林至中路羊房常峪葛峪小白羊聯絡龍門城畫界五十餘里亟當繕修其餘稍緩者每歲借用防秋兵糧從宜補築一度工費前工約費糧實銀十六萬六千二百餘兩今所餘止三千六百有奇乞命戶部再發如前數以便興工其守邊八事除慎防并兵等項外其明出塞者小戰之利大戰之始也兵練而

不試一旦遇敵則驕銳而難用故出塞襲擊乃試兵蓄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駐牧或零虜並塞窺伺及虜大舉入寇其營帳老稚婦女孳畜留塞外者計兵將得擇便出塞掩襲勦殺獲有首功一體陞賞上是之尤行

二十六年兵部請山西內邊寧屬諸關額有常成官兵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岸山陰水深遇秋但加戒嚴關東及宣大地面亦不必列兵止是預擬信地分布土馬防守先所設兵壯俱羣罷還陝客兵亦免調所省糧費且六十餘萬蓋事重大同移山西兵出關從萬達

卷三十五

一

原議也山西巡撫孫繼魯奏三鎮各有信地自紫荊居庸山海東枕濱渤自馬門寧武偏頭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衛國家縱使宣大有警諸關據險嚴防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守重關洞開延敵乎夫紫荊拱護京師馬門等關屏衛全晉一也不掣紫荊以併守宣府及掣馬門以併守大同非臣所解況自偏頭寧武馬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起至雙溝止一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一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

山西大同並急此皆密運河李時之雙園門斤山西歲守左聞大同歲守右聞均爲緊要山西前日併力中左尚不能支今分力守大同之右豈得無憂近年虜不敢犯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今三關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失之必有歸焉達復奏繼章謂丁角以西百餘里之邊舞支然則寧屬八百里之邊萬一過虜其多支則分一百四十里守以內地之兵爲可危然則八百里之邊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邊始干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邊軍實係中要之意今議移寧屬權量之兵量移併守而冗修之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一

兵漸減額設官員仍留關隘正不失爲復舊繼疊動以危言相恐始于謝恩疏內已知意見相背近復貽臣書云宣大山西各有巡撫各有總兵各有地而立法具有勿諱見在變亂者固蒙不遑况因而失謀軍機者乎朕屢奏准律有明條敗蹟用功明主不貸往年建雲中之議率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有兵伐木毀防隱禍深憂難以輕洩夫以臣伐木修營房敵臺等用而執以爲犯禁臣先奉欽依于北樓口採販若緊切路口存以捍虜其由盜伐販賣者何可同也今秋防已逼使撫鎮諸臣

嚴督所屬相與周旋猶恐經營弗逮乃沮排成議安望有濟兵備劉璽則又雷同附和搖惑人心乞將繼章別處不然早賜罷臣勿候邊方大計兵部集議以上奉旨修守事宜令翁萬達嚴督各總鎮協謀整理周尙文亦勿得疑沮繼章初至輒于謝恩疏內排詆已屬不敬今又騰播私書牽指往事譏測 君上敢背 明旨挾制總制官沮壞成事錦承衛逮至京處分鈞璽行總督官逮問而修邊之費戶工二部已發三十七萬兩工已報完尚未查覈至是又欲重修請發二十餘萬戶部覆往宣大所修甚多工完已久總兵周尙文請修築餘銀籌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

賞軍夫臣以爲事完而後有剌功成而後有賞既有剌且有賞是邊牆俱完無可修矣今又奏討前數且其疏內稱修過邊牆低薄不堪保障必欲重修果爾彼時朝廷發銀時固非欲其低薄以圖節省又非欲有餘剌以賞軍夫也而低薄者卒不問則牆何可恃工何可完其耗蠹之弊難保必無當加核實報可萬達等言去年修築乃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西陽河等極衝之地今所議修則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路蓋量地衝緩先後舉行原未重修但臣等心目不逮耗蠹之弊誠不能免乞命戶部官二員稽其出納併查往年工費戶

部覆修邊非本部職掌崇華好弊亦非官司事所請難允。上曰兩鎮修築邊牆幾八百里請發值六十餘萬邊臣區畫已詳此與前時無事歲耗帑銀餘百萬者不同爾等不看詳章奏率易題覆雖意在節省言非事實以致邊臣有此論奏部臣不必違背撫等官宜盡心共事不必瞻顧該司官罰俸一月

二十七年二月萬達奏昔年幾棄大同坐困全晉今量軍量留與修邊次第俱頗就緒而臣猶皇皇未能解于心者誠見邊臣襲先年守臣之謬噴有煩言致中外傳聞疑信相半夫守大同正以守山西也臣不量力經營

六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三

聚守之役而重以邊工其始也衆咸危臣請候秋防無慮然後定議臣惟天下之事有的然而足防然而非者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嘗即幸而無他猶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猶當守之故謀國者不以成敗定是非況任事者敢以異同爲前却耶臣敢繪修完三鎮邊牆圖而以邊關形勢冠于首簡進呈聖覽所有未盡事宜如宣府北路龍門雲川一帶新築牆內多膏腴田宜分撥附近軍民耕種永不起村隨便增築堡塞營房聽其居住獨石馬營赤城各墩共計八十六里并敵臺一百七十三座及滴水崖四海冶永寧

等處宜次第修築工費以修邊餘銀給之三鎮已築之牆隨時繕葺大同大邊二邊遠墩及牆內烟墩非緊要者當革宣府山西牆外墩臺既薄者當修其臨牆舊墩宜悉減撤移墩軍住牆上敵臺哨望仍修甕城房室量給荒田令其携家住種覆上允之大同邊事從此益修蓋自二十四年萬達初至參將張鳳報效生員王邦直力戰歿于陣虜死傷塗地我兵大集遁去自是憚不敢入者數年間入周尙文督諸將數出塞破走之大同幾振大商俺答屢遣使求貢萬達聞于朝請善處時方主收套之議不從萬達亦上書言套虜未可輕逐主議者亦不聽果受其禍

六事記

卷三十一

十四

二十八年有曹家莊之捷虜知不可犯漸引而東奏往年修邊之役宜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財力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冶之間素稱險峻奈額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或可無慮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以險遠者自阻而朵顏支部復爲所逼徒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數倍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馳邊者僅得

二萬有奇又復摘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遙兵力弱守備疎虞石隆慶永寧之間倉皇發擄南山諸口山梁乘虛漫走則畿輔內地不免震驚又安得不為之寒心也事有緩急勢當變更宜之北路給谷餅仄地產貧瘠庸未即窺者避其險遠無所於利故也近乃入寇至垂以志在內地又知內無重垣故爾生心若內垣既固虜計斯踴故今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衛右腋龍門所滴水崖一帶俱當厚為補葺以絕所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由獨石馬管而南逡巡觀望於谿谷僻仄之間而我內垣之守已堅攻不可驟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歸

借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牧率然相應之利也尚文尋卒萬達召為兵部尚書愛歸賊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久賊奔西北去我兵逐息十八日復由松樹墩據牆入大同右衛地方又于平虜城條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一半留據牆尤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大學士嚴嵩以聞下按臣劾實兵部奏八九月間虜犯宣大潰牆深入大同者抵寧武入宣府者抵鎮城分別討治

二十九年虜自古北口潰牆入直抵京師敵場大略而去偽警以入援被寵用事請開馬市剪旋市旋掠市亦竟龍大同無歲不被兵

三十二年總督蘇祐上言擺邊無益兩鎮之兵計里而分每里不過七八十人既不許移又多避匿虜聚而多我分而寡勢自不支一處潰入千里之守俱為虛設虜既入邊我兵反後不若聚而守堡相據出戰足以禦敵部覆邊牆為已成之業一旦舉而棄之似為可惜隨宜修補撥軍巡贖贖可為耳目之先乃得止山西巡撫趙時春有文武大略請併兵拒戰擺邊失策宜止守墩堡仍屯大兵據要害以備應援每營務足五千人一鎮約立三四營選官兼領設法教練輪大營之精騎往來

巡邏以連聲勢隨虜入之多寡走報赴援以遏賊鋒成
功頒賞不吝千金異姓妄報即行軍法寧武偏關老營
軍士各存本處操備免其更調軍無更戍之勞官省行
糧之費其年九月虜犯神池利民等堡時奉合兵自出
禦之虜方縱掠八角堡忽謀者報虜騎二十餘去此兩
舍計疾掩之可盡得時春環甲欲馳總兵李沐等固止
曰虜悍狡未可易公第駐此沐當督諸將盡力抗敵必
不貽公憂時春大言曰虜知吾來必邀少緩即不能及
矣獲臂而前及虜於大蟲嶺虜伏兵四起鼓譟來感沐
太息曰公速去吾死於此矣時春棄衆而奪虜欲取時

大異記

卷三十五

春沐等殊死遮關遼巡虜騎益衆沐與其子松及大同
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
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皆戰死沐所將全軍
皆沒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卒以繩接之而上乃免虜
尋引去

三十三年總督許論奏前尚書劉禹達議築大牆於大
同禦虜此今日安邊長策但以兵少不便擺邊於是變
守牆不若守敵臺之說又變改敵臺爲空驍臺之說一
彼一此皆非久計臣思之萬達所築邊牆六百餘里沿
牆有敵臺六百餘座皆在牆內每賊攻牆臺兵既不得

用力賊已入牆率震駭逃去宜將各墩臺改築牆外每
三百步一座俾矢石相及其離牆俱不越二三十步之
間每墩底闊四丈五尺頂三丈二尺高三丈上加女牆
營房以便棲止下築月城穴門以通出入墩各置壯士
十人守之遇防秋量增其數約工費可九萬金作治不
過數月從之發太倉銀三萬兩太僕寺馬價銀六萬兩
給之

三十六年桃松寨來降桃松寨者黃台吉之第三妾也
月大同新平堡來降守者滿之宜大總督楊嗣昌等
功以未降黃台吉歸還之湖下黃台吉倫谷子其土馬
雖地諸部且免稅無輸北邊畏之惟失其婦懸懸是凡
守舍及其親屬百十人進騎未嘗不得乃樂騎探案邊
大異記 卷三十五 十八

大同左右諸城堡爲所攻略盡且日若歸吾婦願以
銀馬駝駝相易不斯料家內任使爾十年內奔命不保
于是大同迺無外憂言此百聚運阻寒且不解甲入春
今隆冬草枯糧罄嗚呼使吾歸運阻寒且不解甲入春
何以善後乞坐令諸部譯審挑松寨撤令等情仍從
長議處以再達恩已虜酋布滿山谷關右衛城數重
惡乃言虜願以我旗人趙全丘官等易其逃婦今諸
以爲東塞奏許之于是連二入還行至白登廟令諸
今將楊松寨於寨自西陽河東至塞下召其諸婦環視
而逃騎道之及于黃河岸後至塞下召其諸婦環視
于虜州知顧等無能爲敵放底平陽攻固右衛益急
三十七年右衛聞急上驚遽發兵糧往救時楊博召
爲兵部尚書上憂邊留暫總宣大事集兵奔進圍乃
得解博請預處兵食以備將來右衛又因城中今僅運
米萬石孤危之地非積穀四五萬不堪固守而左衛平

平沙陽和五處密邇虜巢亦須預處其中東西三路
俱當添設墩堡東路尤急請發兵部銀三萬兩修牛心
山雲陽鋪各舊堡別察新堡於紅土鋪黃土坡二處仍
於各堡空處每四里修墩一座分軍戍之墩堡既修則
當計處軍馬牛心堡設守備一員募軍一千人給馬二
百匹紅土黃土雲陽三堡各設操守一員募兵五百人
給馬百匹仍計處車營左衛造偏箱車二百輛右衛三
百輛俱有虜警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
西聲勢聯絡可保無虞至流移之人加意安插漸使復
業便宜勞米令其修復私堡再免應徵毀柵三年凡新

八事記

卷三五

一

堡軍管合用火器宜令工部給發拒門等六堡皆還鄉
虜境比之右衛尤爲剝膚請以時修理各建倉積穀千
石以備緩急尋疏大同各處邊牆傾圯城堡破壞雖有
士馬不能退虜之不南請以修復爲要次則塞銀釵驛
馬等嶺以絕虜窺紫荆側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道以
絕虜窺陝寢畿甸之路修陽方神池諸處牆壁以絕虜
入山西之路三路既不能進虜即馳騁平原而我堅城
厚堡以待之自不得逞若計萬全非修復邊垣不可而
事大不可卒議因條十事以上申言修築堡寨請如甘
州之法發令堅厚渾源以南如磁窯諸口驛馬銀釵諸

嶺乃天設險阻爲紫荆側馬外牆宜經理重其守將仿
行保定巡撫發銀助工修築番陳修築事宜自右衛至
左衛每四里加築二墩左衛至高山站每五里加築一
墩高山站至鎮城每五里創築一墩其左衛高山站之
間總築一大堡一小堡大堡設操守一人戍卒五百人
馬百匹小堡把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鎮城亦如
之率以秋防稍暇請大築邊牆爲經久却敵之計約用
銀二十九萬兩取於本鎮半給於內帑兵部覆大同自
併散之說興而三邊之斥堠漸疎聚塞之防禦而右衛
之藩籬不固遂至胡騎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之不遠復

八事記

卷三五

二十

事之鑒也博所請工鉅費少誠救邊患關宜發太倉銀
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略工完
之日具籍以聞俱報可
三十八年博改督薊遼代以張松言守邊要務莫先於
堡寨宜將堡小人稀虜至不能自保者量地遠近歸併
大堡各置戎器擇堡寨所信服者一人督率未盡事宜
聽其酌處仍責鎮巡兵備查理約束又言虜犯蔚州天
然堡壯夫驍鋒能捐貲率衆力抗一堡幸賴保全且以
木石擊死數賊收有虜前賊急攻欲得之鐫今盡取達
箭約二車許悉脫銳中斷之授堡外虜乃引去其智慮

給與袍帶責令守堡以風示寨下詔可時大同諸將數出擒巢有功虜數犯疆遠宜府我亦益習戰不復畏虜如往時矣

四十一年總督江東言北虜自二十九年侵入之後謀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則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而一時中外倉然謂可恃以無虞及其虜之潰牆直下曾無結草之固又有爲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基布星羅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戢則掠及小堡小堡

入事記

卷三十五

三二

空則禍延中錄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取勝爲功不以敗亡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兵銷滅殆盡凡此之計臣已日見其困矣萬不得已惟有保全邊堡一策最爲切要而邊堡之所以全者在於積穀增城浹池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又造輪車以備戰守擇任將帥和陸行陣陣師間謀嚴禁邊軍通虜此確然可行可久而諸邊大將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務爲粉飾習于因循亡羊補牢固爲已驅方病蓄艾尚猶可及朝廷是之然修邊夾戰之說皆

不可廢兼而用之斯爲完策

四十四年山西巡撫萬恭奉本鎮邊河東起老牛灣西及河曲與李虜止隔一水先年拒牆而守至嘉靖壬寅總兵王繼祖始倡打水之說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朔風嚴烈隨打隨結軍士寒苦多至僵仆其於防禦終無足恃計自險崖連陰溝爲極衝當亟築牆二十里自陰溝至石門爲次衝當漸築牆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於次衝則事可漸舉天守牆則逸而有成打水則勞而益守牆則我常恃以待虜之來打水則虜常可伺以乘我之敝况

入事記

卷三十五

三三

昔之虜患以冬春今在夏秋此時水涸虜衆可渡冰何足恃此修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邊自平刑而西至於老管堡五百里外以大同爲障而虜節年屢犯山西率由平虜以西而入蓋平虜之東有威遠大同左右五堡等兵馬氣勢聯絡平虜西至倫老則四顧荒涼墩堡爲墟朔州乃河西之地絕無人煙大同勢孤不能遠顧故近年虜專事西掠而馬門陽方諸要害之處遂爲虜衝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至此鉅穴及肅患也今如臣計自老管東二十里爲買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店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衝廢堡悉

在急宜修築分堡屯軍五百人每五里爲一墩軍勢相連烽火相發遠近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脈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管之咽喉此修復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討臣任其必可行工費亦不取之內務括諸司贓罰改班軍折銀庶幾一勞永逸禦虜之策無出於此

八里記

卷三五

陝西四錄

陝西地連瀾重河李印樞柳城爲鎮搜查者前後二寸餘年去而復來余子俊制屋設牆爲固于是延綏獨重與寧夏相首尾又西北千餘里爲甘肅通哈密要道孤懸河外合日三鎮始命王越爲總督有戰功封威寧伯越去虜數入寇以上見弘治中秦紱總督改開城縣爲固原州建府其中以西靖甘肅四衛隸之築淨臺石峽口雙峰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築石爲垣裏鐵爲門邊牆延袤千餘里自後始稱四鎮以歷年所造兵車前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車用二十

八里記

卷三五

三四

人推輓其行甚遲少遇溝渠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始改造隻輪小車參呈孝廟賜名全勝車且戰且守虜始稍戢正德中楊一清築白馬城堡以絕東路之寇嘉靖初王瓊築下馬房關中路之患得免十五年唐龍言花馬池定邊管之境乃虜騎入犯要衝請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澗池堡寧朔堡一十七里之間創築新牆自寧朔至永濟堡昌平墩九十餘里之間增築舊牆以固疆圉十六年劉天和奉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其中故有堡寨率多頽廢請一切增築倍使高厚歸并小堡編立保甲堡擇有力者一人爲之長多備

矢石遠設斤斧燔火及時收斂人畜各自爲守大虜入
境有能控險以管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牛馬
因以與之地方在軍衛牧所者責成將領兵備苑馬及
衛所監苑之長在有司者責成守巡各道及郡縣之長
巡撫都御史每一年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諸臣
皆以輕重受賞不則有罰由是邊防漸饒因奏紘車制
稍爲增益其上置銃炮鎗弩大小兵器以百五十斤爲
率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獅虎之像兩傍各施虎皮以蔽
矢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挽之
又二人翼之虜衆卽入倚牆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輛

八五記

卷三三

三三

戰則各隨地形連環布陳騎士居中敵遠施火器稍近
弓弩又近短兵接敵走散騎士出追夜用火箭虜騎合
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制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旣
可擺列以遏虜之入又可控險以扼其歸諸邊佛郎機
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多不足用
省城貯有神臂弩相傳已百餘年其矢不存自以意創
爲弩矢射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穴鐵開四穴
入傳以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入幹處用膠如
筆毋論中不中一著人卽落虜不得反射蓋虜之射藝
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制之蓋夏邊牆三百里前尚

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修築其中典武營一帶七
十餘里不堅卽爲改築自寧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增
修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總兵紹震復於李乾溝
要路大加剗削乾溝之中挑挖墩塹以制虜人在延綏
則乾溝之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定朔十七里之工以一
萬六千在寧夏則典武營邊牆七十里之工以三萬六
千共七萬餘金典武營之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虜每
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
飲牧數日而後出泉上有小堡增築高大包其泉于堡
中兵百人一千戶將之據守其地堡外空地甚多令堡

八五記

卷三三

三三

軍儘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又其傍石溝有鹽池
卽令堡軍采食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遂不能深入惟
西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十餘里地勢曠遠終難保
障今江寺堡東南起至徐斌水鳴沙洲河岸可百二十
里總兵任傑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於邊
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二十
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召軍
佃種可省餽餉爲給事中朱國禔等所駁誤以棄地甚
至謂命十俊修邊不以黃渭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予
從撫陝西史可法議安邊當平賊難守宜退守中州據其
河套史可法復以安邊當爲便退後李繼宗言開邊展

土乃壯固之圖是地崇水遠守通之策則計通河渠以
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日空曠守則定遠花馬池原以
防守若日糧運艱則守更難言臣嘗請求古今守
合後子後為兵節向者固守前漢言臣嘗請求古今守
過事宜安邊及新與永濟等處水少苗花什流守節更
必難水南險永樂間棄永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
可守寧夏與山後諸夷為隣實蘭山其界也自王瓊
棄鎮遠關創為新邊而賀蘭山為虜所據遂使延寧二
鎮受患至今其誕妄如此節不敢主謀格禮部主事許
論謂固原為堂與響水溝至花爾全為二門花馬池為
三門不守門戶守堂則非計請移總督于花馬池大建
城堡添設參遊分屯重兵于清水管令三百里間聲勢
連絡此亦居中乘便之法天和謂河凍後虜處處可入

八事記

卷三十五

三七

不止花馬池套無大虜仍居固原若群聚套中勢將入
犯則總督于五六月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延寧二
鎮延袤廣闊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管一帶有相去九
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毋為添築使聲援相接可資
保障又言堡之工大難辦墩之費省易為且有二利民
便于趨避烽火相接足恃虜心盡據水草善地虜馬不
得飲牧即宜大三關亦宜舉行從之楊守禮勸報延綏
東西三十四城堡獨當黃河一面之險宜增修仍統以
都指揮其定南定北乾溝乾潤併兵番守張行言花馬
池至安定諸堡長亘二百餘里當虜之衝乃全陝要地

宜于舊墩舖空處添築墩臺二百六十三座精築四百
一十七座鎮遠關黑山營乃寧夏門戶近為犬羊牧地
當議復各沿邊諸堡多無室家視如傳令改為千戶所
今有定居聽開墾近邊地土為屯種計綏德為石閭襟
喉延鄆門戶崇山巨障號稱險阨自築牆後直控河陰
綏德撤備近年虜乘虛入犯仍設屯堡增守備把總各
一員二十六年曾統疏延綏與河套為隣前都御史余
子俊修築邊牆一道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管止約
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以虜
數自本鎮西境入犯乃修花馬池邊牆一道復自寧夏

八事記

卷三十五

三八

橫城接築至定邊管約三百餘里為障而自定邊管至
黃甫川一帶無牆連年虜入率由是道所當亟為修繕
顧地廣工大難責効期月宜分地次第修築西起定邊
管東至龍州堡長四百四十餘里為西段迤邐慶保安
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州堡東至雙山堡長四百九十餘
里為中段自雙山堡東至黃甫川長五百九十餘里為
東段歲修一展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功完全陝攸
賴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衛營二十萬兩給之然
鉤志在復套其銀皆為車馬器械之備尚猶未足歲用
百四十萬金無暇與工得罪恐王以旂言延綏一鎮邊

總計用銀二十萬三千六百餘兩三年次第釐成先發十六萬餘兩明年再發先是西虜惟吉囊最強合俺答屠戮秦晉吉囊既死子吉能等聽命俺答大入蔚鎮宣大山西無寧歲間犯延綏寧夏陝西殺一總兵餘皆散去西埵虜寇姑蘇甘肅一鎮自陳九疇破賊後楊博遇水利屯田墾荒永不起科嘉峪關外諸夷時時竊發遠里寥曠斥族疎隔增築榆林泉諸處聲勢聯絡易于哨守莊浪當海套二虜交馳之所邊鄙荒殘行旅震懼舊有遊兵一枝移於安遠堡適中駐劄東制鎮羌谷口以達莊浪西制黑松古浪以達涼州永寧有尚家等堡可

朱史氏曰暴秦長城千古口實然先趙靈王業爲之蓋皆以人工當天塹此夏受厲民作俑之續也而蒙恬之死乃歸罪于絕地脉恬之當死恐不在此要之禦胡中策舍是無可仗者漢主于戰二萬人可成緣邊九郡唐務廣地一蹶而縮都鄙數驚宋失幽燕無險可據專恃識和其初使命往來等于兄弟既乃支吾狼狠釋臣降爲奴倭辱爲俘因我朝斥地萬里初自大寧田開平

直接宜大繞河據東勝帶寧夏出甘肅包絡沁岷并收
青海域外之域盡經搜捕險外之險皆作藩籬威以畏
之恩以招之控關修隘以防之纖悉具備無以加已二
冊傳後餘威震于喜峰陷 駕猶然迎復規模尚在厓
廼無虞亡羊補牢未足爲喻失馬操籌其出不窮自翁
青神而後天約以修築邊牆爲主虜之所短在攻我之
所長在守因山起伏隨地回旋推之各遵寸寸壘之人
人力之歲歲增之東西何啻萬里秦越之一旦而有餘
我需之百年而未足此仁暴之分一以亡一以長世判
然華夷之大界也往事班班皆有可述中間用兵調度
分合以至偵探點聞雖不專恃一牆額趾定而後心不
搖身依而後群不渙藏無形之險于有形寓不測之威
于可測未及乎上且得其中謹守其中亦不落下此勞
臣之極思亦 聖祖之遺意也廣寧而西本有邊牆遼

三圖安藏城共分三路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
滿洲營遠鎮爲西路沿邊河分界冰結則人馬可行一
十里廣寧東二百里有通河分界冰結則人馬可行一
關底至統十幾年兵燹有漢字不能辨亦已有助險成化
年小正統十四年兵燹有漢字不能辨亦已有助險成化
十二年馬市岸造大木十數墩列河屯道旗鐵索上如
木爲岸橋兩岸相連不致誤至其後鑄鍊一帶鐵索
將時修葺添補鎗炮連前尤爲妥善嘉靖中朵顏部寇
爲內竄幸盤桓紅螺山宛向劉等我牆垣掘挖茫無界
限庭撫於放而遣使犒師北抵小紅螺山查此係舊邊
遠見四角五方修築城寨凡一百五十餘處其末安堡

三山營之中與開原之遼海界并計千戶也

北自大寧既失與虜共之奴伏于東初爲嬰壁後乃虎

狼方危急時速修廣寧之險多築臺堡指募兵十一之

費三月可成半年可遍旌旗相望刀斗時鳴奴決不放

輕入卽入堅壁相持三日而餒日遁矣乃言戰者輕

一撫固爲失策言守者三方布置用兵十八萬添餉

五百萬何處着力茫然望洋昔耿恭在西域數十人可

支半年誠質在鐘離五百人可抗百萬守者自遠多多

何爲卽以其人之言反詰之將何以對憤盈已極粗復

難醫全咳筆陣之鋒大笑同舟之敗封疆棄矣山海

存而日入國門蓋猶欲卸罪于賊也賜劍蟒玉委草土

以無慚破帽因圓尚咆哮而求脫斯之豪傑千古未有

真國運之一厄也

邊儲

國朝邊費自屯田子粒外商人納米中鹽米無甚貴之

時軍民皆素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

城皆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用南

京折銀例每一石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

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者弘治初

戶部尚書蕭淇變鹽法輸銀運司邊方米價騰湧正德

五年侍郎蕭蘭整理陝西邊儲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

五錢正德初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瑾以爲祖宗朝

無此例命尚書王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對以

無初未及引榆林銀米本末也瑾怒遂罷年例之送瑾

誅復舊嘉靖三十一年虜勢日張仇鸞誕上邊各邊兵

入衛卽募補大同二萬宣府一萬逾年不增一卒堪任

戰守者總計不過二三千人蓋養兵之費戶部以爲非

年例不肯發鎮臣亦以非年例不敢請又自馬市興邊

牆爲虜所壞者十五萬無隄防屢奉詔尚未興築兵部

以爲言下令着實修塞仍留二鎮選兵待戰大發餉銀

薄之三十三年總兵岳懋戰死虜屯聚大同左右等衛

我軍餓乏士馬物故者枕藉于道上聞怒逮前總督

蘇祐發銀十萬以賑仍區畫召買以濟戶部總計歲入

糧稅馬草絲絹布疋戶口食鹽開稅鹽課等項除存留
及起運邊腹外額該漕運京通倉米四伯萬石解京庫
銀二百萬兩有奇京邊用度資此仰給其銀舊以七分
經費存積三分備兵荒爲常儲蓄已困以前歲支最多
不遇二百萬少者七八十萬庚戌之警有時增設邊沿
爲常例者如各修邊銀自庚子歲節發且八十餘萬客
兵銀自庚戌後每歲增二百餘萬之類是也有逐年加
派達倍於常額者如京營馬匹草料歲支草本折各二
十餘萬募軍調發等銀歲加共一百餘萬之類是也有
因循日久糜費而不可省者如京營官軍月支米至四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三

萬石光祿太常尉役月支米六千石神機營銀生各
監局匠役月支米七伯餘石各衛官軍歲支米至三百
一十二萬餘石其間冗員未併冗食未汰之類是也有
侵冒日甚牽制不可禁者光祿歲供用外每歲用銀
數十萬各邊修守每年據前用數外無慮數百萬其間
統領收支之人不無陽出暗藏移移入多與夫一切編
製分付無法冒濫不實之類是也嘉靖三十年辛亥所
發京邊歲用之數至五百九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一
萬癸丑四百七十三萬甲寅四百五十五萬乙卯四百
二十九萬丙辰三百八十六萬丁巳三百三萬計太倉

歲入銀數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爲一切之法其然題
增派括贖贖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與焉
其初亦賴以濟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值四方多事有司
往往奏請請免知浙直以被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太
以兵荒不惟諸軍與徵發停格即歲入二百萬之額且
虧其三分之一而內庭之賞給齋殿之經費上時以夜
半出片紙有所徵取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
大同右衛告警今歲自入春來發宣大銀二十六萬有
奇而天下民運至太倉者銀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
萬兩邊臣奏計日棘尚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四

間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七事大約不過增鹽引徵施太
處賦罰等其一借南糧前張天啓議上切責鈍謀固不
忠今再議皇恩謝罪請先發太倉積收銀五萬及近地
米豆三萬石并聽選監生願輸本色者悉赴大同乃得
解上復問大學士顧嵩嵩對帑藏雖匱然天下之財
大有可通變足國者若革裁冗費追追折解咄咄間即
可得數百萬顧司計之臣束手不能措畫當下廷臣會
議于是改鈔南京代以賈應春諸大臣條陳理財二十
九事亦不過加納徵折增課下及廢寺庵觀水榭餘田
與減車船夫役驛進鋪陳而已得旨允行惟充軍先

後議贖皆不許言者一以選兵汰冗爲主四十年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鄭州三十七萬四千兩密雲十四萬五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完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運倉米四萬二千石赴鄭州抵年例之數蓋浩繁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餉銀連歲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歟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後懸絕若是各邊皆有侵冒尤莫甚于薊鎮前總督許論坐斥戶部侍郎霍冀往覈覈與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五

總督楊選會議上言薊鎮主客錢糧日庚戌年京運始發至庚子年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舊只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充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三萬矣往時薊鎮主客兵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副參遊守添設至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度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遠保分番征調已十餘年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顧民運遞欠動逾萬數乞命該部申飭責成以釐宿弊詔可四十二年發邊主客軍餉及在內供億之費共五百六十三萬各項正賦及節年欠所入額止二百四十七萬兩

此後積欠歲四萬縣龍未出分半清還當一百一十萬出

浮於入凡一百一十六萬兩檄會議各項銀六十五萬事例銀五十一萬僅能支給今各省會議各項銀解納不前事例之開三年限滿前項庫例不足銀數無從處給其寧夏年例主兵銀二萬五千兩客兵銀二萬兩延綏主兵銀十九萬兩新增募軍料銀三萬兩客兵銀八萬兩甘肅主兵銀二萬兩固原主兵銀七萬兩歲以爲常無所加減宣大山西三鎮四十二年共發過客兵銀三十三萬兩明年增至三十九萬兩又明年增爲四十五萬兩至薊密諸處視昔更爲倍增其時各邊例銀惟宣府最少尚可考自十八年前歲用年例京運淮廣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五

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本鎮歲徵屯田地畝園種之數其本色米豆二十八萬八千八百七十石有奇草二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束有奇折色銀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自是而後雖有不同要亦不甚相遠迨三十年以來以新募軍馬而增發帑銀或以內帑不敷而添補鹽引或以增給芻糧而加徵民運脚價遂多至銀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詳推弊源蓋由十九年前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豐田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故雖有虜患猶足濟用三十年後邊地之豐高靡常民屯之逋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

且日加於往年將新增銀糧東益其間庶足以給於是邊臣將新增三十萬之數留本鎮另貯名曰歲餘母得輕動俟年例民屯等項月給糧餉不足之時始呈部借支後仍以正項之數補之其客兵守牆煩費不費出塞爲尤甚故一歲之支至有四百五十萬以上者自十九年至四十年總用經運銀引及鹽引銀五百九十五萬六百兩此皆年例之所未有歲入不會者也虛耗財用孰大于此自三十七年以來豫發召買曲計出納以地量兵因兵度餉仍故論路分衝緩以爲蓄積更量移諸鎮陳粟泥爛者隨宜處置由是軍餉漸充數亦漸減此四

大漢記

卷三十三

三七

十三年總督江東巡撫楊鼎鑄等以各鎮皆行此法之計稍紓總論各邊增費在舊鎮十七在宣大山西十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其甘肅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在甘肅五萬一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至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三十餘萬以分守迂遠之邊無所不察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封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三十四年會計延綏舊設軍兵六萬六千餘

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止一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浮費不下十萬甘肅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總費之源與耗財之弊約有五端藩臈歲增借移軍餉一也兵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

大漢記

卷三十三

三八

舊米賤折輕今米貴折重三也舊邊兵盡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如增四也召募無定數性賞多冗見五也至於逃亡倒失朦朧濫支此詐冒積習之弊通負侵蝕因緣爲奸此微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太出兵則以少爲多地里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登或應擊故雷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宿旅實繁有徒供給饋遺冒支儲糧此支放積習之弊今會議酌費求經久可行之策以聞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五終

足於陽首四也九卿重任當以應之今陽無可否其
副計費亦甚巨是也而京之北給餉之區夫臣之
足於陽者五也私門納賄如兩市甚而重賞賄賂
然我於中門者亦受其弊如兩市甚而重賞賄賂
者六也凡此六者皆本國之地自爲國之不足於
者未之有也幸上賜及翰林學士劉各疏陳米穀
乞賜心供職安安心直無不九卿既而九一海晏亦
其官用後之罷之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未久勅罷四
十年辛酉妻歐陽氏卒其年南御史林潤劾其密黨
法都御史鄒應卿 劾貪官五罪肅宗命俱罷罪一受
三處殺平民罪四加減州縣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
至微殺罪五總州縣罪惡皆供職 盈而漸降之罰免
先凡 御札下問辭旨深與西苑玄修陳設齋懸 聖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躬起臥不當外庭得失時歷于懷內侍傳出或驚或甚
閣臣在直房疎息以俟嵩臺而知昏多瞠目不能解世
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 上意又陰結
內侍纖悉馳報必重資一大錠爲常先有以待事事
奏泊 上意喜益相安蓋 上一日不能含嵩嵩又一
日不能舍其子也既專政日久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
嵩躊躇未決世蕃即援據已事參綜陳說言之可聽嵩
以爲才每請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見議之甚
日與東樓議之蓋其別號也世蕃益自恣多交文學幹
局參士張聲勢得心腹悉據要地願指禍福遂竊國柄

以吏兵二部爲整明目張膽大啟路門一時狡倖無行
之士自趨鄂外劉伯躍萬家眷戚朋黨交通爲之關節
因而各張編局于外諸偵帥墨吏群然趨之擇官選地
取如探囊朝督暮獲捷若影嚮趙鄧藉資俱奉使江南
撫按以下咸望塵拜道左供費腰背血餽道竭 府藏中
外切齒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取世蕃九歲嵩亦
相敬如賓傍無姬侍此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鈴山堂
十二年清寂那一介書生得此已過通而不挹必傾嵩
甚愧之世蕃亦具憚每得貨賂奇珍藏之不取使見時
亦僮僕侍側母顧不喜數目攝之曰汝父辛苦起家汝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四

以廢得官廢之爲義庇身而已非汝縱恣得意時也歐
陽既卒 上曰聞嵩妻果不起夫婦並八十者不多有
其示禮臣議卹典從厚後不爲例賜祭三壇所司分治
喪具世蕃當議喪歸嵩上言臣年老無它子乞留侍許
之以孫代行世蕃因大佚樂 其子預各司事如故然
不得出門潛入直房代父擬議聞飛札走問則世蕃方
與諸姬諸狎客徵逐酣昏胡盧不甚了了 卽展轉探索
亦不能泰透如性時中使守直房催促父引領外片紙
若景星卿雲不時至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咬大抵故
步三太多有抵牾 上不憚未發聞聞世蕃淫縱心惡

之會方士竊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神懸判
吉甫 上以爲神一日從客同輔臣暨各道行遂許爲
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
之詎曰留待皇帝正法 上嘿然適萬壽宮衆官在西
苑 文皇舊所御者 上自壬寅官變卽移于此不復
居大內其年十一月癸亥夜火作禁衛皆不能撲乘輿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上諭禮部祭告不必詔示修
省暫居玉熙宮隘甚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以 列
聖安駕于此不報高請徙南內以 英皇幽銅之所太
不樂大相徐階與工部尚書雷禮議疏并力營新宮

入事記
卷三十一 六

五

上喜報允卽以階子尚寶司丞璠督工世蕃已公除嵩
言臣子受恩深重請効力止令外巡視防其入也從是
凡軍國大計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尋常符錄之
類而已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噴噴將有舉動顧自
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紳請戍後無敢以身試
者御史鄭應龍等之謀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
之矢中東有塔臺樓其下甚壯樓俯平岡有米草覆其
上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蕃之爲義
居然可見四十年壬戌五月壬寅疏上言工部侍郎
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

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
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
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
項怡元以一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滿鴻業以二千
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
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雁際耶至於交通賕賄
爲之屬節者不下百千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
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某帥數人之中嚴年尤爲
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貴爵自世蕃所者年率
十取其一二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

入事記

卷三十一 六

六

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富
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
置良田宅於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
僕嚴令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
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耶猶有異
者性歲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當年老特留侍養令其
正朔代爲扶視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家會
宴擁侍姬妾紗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扶其
之前至於鵠本豚鼠無知習聞賊穢視祖母喪有同奇
貨臨輟道路百計需索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趨奉郡

邑爲空則世蕃威福太盛之所煽嚇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其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括地日棘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剝民皮骨欲償已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下灾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示爲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效而溺愛惡子任其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教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之首以謝嵩父子之恨并爲言官欺誑者戒疏入 上曰嵩小心忠勤祇順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

入事記 卷三十一

多年矣却一念縱愛悖逆隗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有司歲給祿米一百石疏內有名各犯逮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畢當有特加待陞左通叅世蕃等訊畢送三法司處罪嵩上疏爲世蕃請罪且求解 上曰朕事上玄不承恩佑逆邪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二十餘年念此忠勤已加優處何以兒竟積愆高甚皇恩不敢復言乃自引治家不嚴之咎請即重譴詔知前旨致仕於是法司坐世蕃烟瘴衛分餉鴻龍文邊遠衛各充軍年劄于獄候追世蕃賊完定擬詔俱如擬特有鴻爲民益 上

猶念嵩故也後治元逮至瘐死錦衣獄中鴻業冬俱訖在戍然 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即不欲違大義人情必天下皆仰奉君命同輔君上聞玄修仙乃可嵩當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同鄉屬龍俱斬嵩知 上意已動仍密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通行帖寵招權及矯稱 上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下獄論死 此例官彈 上怒之先是黃阿羅奸民胡大以奸欺事嵩嵩作文書供事嵩濟官仲文死大服全帶一校諱攝呂祖所作得之嵩等且言呂祖投大服三九大神丹服之如灰不老遺其子玉玄隨妖人何應玉

入事記 卷三十一

內官監太監也繼叙之監田王貴原江西撫莊官道以逮法上乃方此三人者故廷王以厚賄致順意附託之因王等遂以其書奏進上覽其書問曰此其書也其書如何不來朕未明言召之也田王等遂詳爲聖諭大順又來京至則奏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贈曰胡令朕莫不降旨召見王等遂行下獄遂百辱殺之胡等今大順可仍用舊名隨口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知法度而監田王尤其觀其妾自稱妾即胡某子也胡某已今官接已不顧其妻不顧其子不顧其父不顧其母以官果是又不敢保其不別生事端似不必若如前治之治之爲正也 上怒乃報曰監田王無理之本主冬無代何廷王進水銀藥遂詳得密旨取大順至此不無以戒來者隨對水銀藥可服食詳稱聖旨罪惡尤重若等之不問往復群小益無忌憚互相誣惑惡成犬順等罪不問述厥不知其奸山也此諸奸邪具上獄

胡若計得他日不肯有意意之有所指擇若之聖旨至其
 李實當預防必領重法乃保那深盜之極且富集惡黨
 舊中判問薛王上府大順等申解上大具實司理
 監押詔其得王等通奸姦殺持法司典大順田蕭驗
 監廷王至公俱論斬於市而赦司官失不如法
 請致得上以遇囚舍獄於是刑部尚書吳昇等
 率其屬引異詞奏陳中乃具繕修二月該吏論罪六月
 御史鄭溶劾大理寺卿萬案刑部右侍郎鄒懋卿太寬
 寺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賊不職得旨案懋卿屢稅
 人言納賄有跡令開任降虞龍爲四川僉事九月戊戌
 詔工部左侍郎鄧伯躍南刑部右侍郎何遷南右通政
 胡汝霖南光祿少卿白啟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
 大事記

兩廣西甌使表應樞論德唐汝楨南太常寺卿管國子祭酒事王材俱幸職閑任伯躍文適嚴嵩之甥應樞嵩燬遷撫江西時厚欵以遺嵩父子欲致崇熙汝楨甫會肆不檢啟常匿爰遷光祿入世蕃幕中至以粉墨塗面供其驪笑汝楨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嵩亦兒子嵩之與材俱出入臥內交通請托至是伯躍等爲給事中趙灼所劾甫爲給事中沈淳所劾汝楨材爲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治罪明年四月嵩具奏起屠井進祈鶴文檢及各宗法穢上優詔答之仍賜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給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即鐵

杜觀延道士田王等爲上建醮祈禱王自言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姜儉王大任訪法秘嵩乃索王所藏諸符錄以上又之疏言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鶴俱赴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殉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復事惟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恩待矣竟不許世蕃未達戍所龍文則潛歸聚謀甚閭多養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以洩此恨階闥厚爲備季勇士密布中外一夕數移多以候首爲名撫几假寐而已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聖恩重

歸汝雖行戒旆在枕席上又可望赦若作此意外勾當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廷臣大開必指及于汝上方春徐厚陞應龍官一震全族沉矣莫若歸命于徐少自安密爲之計先在閣中徐肩隨者且十年恭謹周飭事之幾不敢譁鈞禮嵩本柔媚又懲貴溪之禍接封王和事必與商語多曲聽徐更深愛曲慮每訟言松爲鬼國不可屈又倭患焚掠幾盡不能屈力請于嵩曰江右德義之鄉願庇宇下遷居求結婚自附嵩亦喜從之卽買宅建坊于南昌徐旣善藏嵩亦善遇外若相逼內多潛消故彈劾臣者非階門生故舊卽其鄉親形跡大

者亦兢兢得免于衆惟世蕃多行無忌非人情所堪徐既曲忍父不盡知也方應龍疏上徐往謁慰籍甚至自誓身任調解萬喜叩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爲托久留夜半而別既歸子迎于戶密啟曰犬人受侮已極如石壓首常慮傾壓不乘此下手更待何時大罵曰吾非嚴公曲亮包容不至此舍日報恩而負心爲難人將不食其餘萬又遣所親探之語具如前蓋徐亦明知上猶眷戀未能即割也萬既去書問不絕每遣人致饋甚厚徐必受必加答情意殷勤萬信爲真即世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釋然無後憂焉工大治館舍外色假塗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人耳目陰賊彌甚才又足以濟惡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高既歸造較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劫殺取前貨并其妻以歸其他睚眦必發必很亦其性實然高亦益老所值官司謬益恭示可憐之色其待鄉人素厚人多原之終不能少禁其子子據那瑪之賁挾虎豹啞人之餘殆鬼矚其室天亡之期斷可知已御史林潤既劾黜德卿自知仇在必報雖罷去時著于心又勅祭酒沈坤三十九年勅坤非刑打死住居人胡某等共捕于胡某等德卿用八等收牢梟首不食棺開官將德卿引皮私刑團防門子動抽投銀車放私備將監生員解刑打過取派妻女以私德囑官監禁母舅占其家資逐弟賈世成

并及其任南新發縣堂房私宅等事上覽其手五款之元嘉縣吏負集不能論從鄉里人等以鄉里所居憂會後犯江北逃文武吏望風奔避鄉里防衛有犯今者顧德營之故居民舉鄉以保全而後生一應嘉素與坤有隙事坤應嘉余黨及府署德言其請之干瀾張劫應嘉復從劣力謀殺普謙諺指實其所謂到手胡塗者固無差也然若微此及坤達至竟將死獄中庚死獄中非其罪人多寬之口語籍籍洞亦深悔思大有建白自解會袁州府推官郭謙課人己未進士以公事過嘉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當至其里不起役人強以死餘鄉郭謙亦不帶武九生口我眼孔大家堂科道有與生公門比座謙取勤至皆嚴氏事得之大喜四十二年十月奏臣巡視上江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進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第深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素推嚴世蕃爲主事之若奴隸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克頑日夜與龍文排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濶逮捕至京問濶下郭謙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祈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一云初亡命爲通近鄉黃延江御史林潤移檄徽州府推官栗祈捕龍文龍文微知之走匿世蕃家是時世蕃官於建寧宇梁康後四十年辰集夜數語私回徽州府推官郭謙臣曰諸監司微道之說而世蕃聞同廣許宣城拉其家復陰書家字千餘人備之出是人心疑懼

實不已焉
乃上章

四十四年三月二人至京渭仍疏列世蕃居鄉驕奢注

虐諸不法狀甚具疏世蕃罪惡滔天實非一日近時不

萬文爲羽翼惡別創項一等爲爪牙所見其無所不

地以侵奪平民居房又所吞宗室府第見其無所不

中府居編序而與進藩兩所居編序而與進藩兩所居

舍環垣數十據四方之亡命爲盜衛之張丁森然分封

此其害世蕃已踰天爵諸子各寵東朝始處民窮益甚

家貲孔家貴亦無倫焉聞開帝寵制始處民窮益甚

職此之由而誇口朝廷無如我實秘矣才床間金絲群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歌夜鼓右對左尊至百無失牙現稱等而語以朝廷無

大事記

卷三十六

十三

尚衆傳通謀畫極工各以策獻自裁之每拍掌曰任它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四

燎原水自有倒海水私謂賄之一字自不可掩然非
上所深惡必殺惟楊鶴山沈青霞之獄 上最內忌填
入必激 聖怒至聚衆逼使之說直以言官設語逼使
削去便可脫身謀定其黨班班揚言如此如此一則申
楊沈之冤可望昭雪一則慰士大夫憤懣不平之情可
以得各若牽扯所無之事人既不信 上亦生疑非計
之得盡就中臺省居多伴秉公論陰主奸謀其語漸聞
于當道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
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說具稿詣徐階第議之徐固已
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問畢曰法家斷案良
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生乎死
乎曰死不足贖罪又曰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
沈正欲抵死笑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諒出其謀謀犯天
下萬世公惡然楊以計擬 上所諱取 特旨沈暗入
招中取乏旨 上英明豈肯自引爲已過一入覲疑法
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平
平打發出國門矣放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辭責我亦何
以自解我不足惜諸公方負物望權居要地且夕冢宰
此舉又衆所瞻仰如斯而已乎衆愕然請特歸另議曰
離此一步達此一山洩此一語從中攪擾者必多事且

有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闡發聚衆本誅以試上意
依次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曰天上事惟相公能測
階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請公以爲何如皆唯唯
因曰前囑携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志之乎皆曰已至印
喚入仍局戶令疾書用印封上仍囑法司當日日子午
後到朝房携印吏候某出閣即相會不可維一人輕發
一語乃散去世蕃見前稿自喜計行謬謂龍文曰諸人
欲將我與爾情楊沈令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
且飽飲不十日釋縲綬善歸上因此念老父別有恩
命未可知徐老兄本欲先取其首以快我心姑容至今
大事記

卷三十六

一五

亦是老父欠斷養成其惡今落我度中且暫歸用前計
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勿言且看徐政疏
云世蕃負性悖逆積罪不道生死朝廷之威福乃敢假
之以恐喝於外爵賞朝廷之名器乃敢奪之以飲貨於
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武賦大小將吏歲時致餽名
曰問客凡助報功罪以及修築城牆必先科勉銀兩多
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遇大選
急送推陞行取等項輒備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遺
名曰薄錄及已陞官履任即搜索庫藏剗削小民金帛
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

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太

牛歸之世蕃政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送還以致
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間聞涸瘁胎國家禍害
迄今數載未復曩年逆賊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
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十萬金于世蕃擬爲投官
虎藩典機陰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護持向非
聖神威斷或徒或誅雷霆不測幾致縱賊殘民胎憂宗
社江西南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聽督官彭孔邪
謀請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倉廩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
規制擬於王者又以揚州財數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違
式第宅縱家奴歲冬在彼管業侵佔民產網奪商利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六

所專擅僭越淫佚兇忍之事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
謫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快懷怨望安居分宜
足跡不一至戍所龍文亦自漳州衛進歸相與謾言詛
咒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
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爲名陰延諸曉兵法
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警殺人備制
衆口至於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
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集汪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
與世蕃外投日本共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徑自山
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響應世蕃于紹慶以

其體錦衣在京窩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詞伺其父腹
背溺愛殘法留世番原籍仍敢崇飾偽辭奏祈釋成欺
罔不忠莫此爲甚按世番所坐死罪非一而鞫望誅上
尤爲不道請同龍文俱擬子罵父者律處斬世番量追
贓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
官揚州第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償銀解部其間強占
民田田產給還原主于徑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
創奪連黨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賊及朋謀亡叛等情與
其家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竊奪人妻女房
產田土等事宜悉下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曰此

大事記 卷三十一

逆情非常竊等皆不研究只以洞疏說一過何以示天
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鞠訊具以實
聞 旨下徐和之即兩房官都不使見出長安門法司
官俱集並催錦衣官同至城隍廟取二惡略問數語仍
逮至私第書印如前先後形跡甚闊外都不知世蕃雖
善探亦不得而窺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虜
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
神人之憤得 旨既會問得實世番龍文即時處斬二
人相和哭家人謂爲通屬謝其久及妻子等戰不能成
一字婦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行刑時李
成川先生公事亦往看後五十年余偶譯及問故曰如
猶一驚言言肥白面以不曉焉恨爲死傳余衆買棺殮

之於官道傍已亥余使事過之下車一掃地不及半
樹上有一物如木段有石刻像人等記其官與號虎二
八字數息而已遙見直北峰巒雜豆秀所盜用官銀財
貨家產親識人等侵匿受寄者追償違者即行捕治嚴
罰畏于欺君大負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劾職
爲民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
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都人鼓舞擁快有與憎能翦
大慈者感額曰政本須得人同官在合德合則和衷事
主天下可治彼自取罪予之不幸多此周折豈得已哉
又曰彼殺桂洲我在事又殺其子人必不亮知我其天
一聽日後分解或又曰世蕃如虎縛不得不斃笑曰鼠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也非虎也說者謂階深中于嚴氏盛則柔之卑與太甚
敗則傾之機局大深然前非此必不能一日安位安位
將以事 明主撥亂返正厚其終也假富貴自汗儂然
若蜥所全者大也後非此又必不能除奸如林中鑿穴
中蛇連之則受傷繼之則貽害不疾不徐因物付物以
人巧奏天則自來君子待小人未有得法中肯如此者
益寬而實嚴惡而實不惡青天白日中雷轟電閃無留
害至今可以想見既而江西按臣勒鞠彭孔及嚴氏家
奴得其蔽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侵匿工
料等銀罪狀 十七人各遣配有差法司奏上世蕃籍

沒貨產解部濟邊報允內承運庫太監崔敏奏先年緣
沒逆犯江彬等家金銀珠玉器皿段幣盡送內庫備賞
眷供用今內藏鮮儲請如前例、上詔戶部尚書國太監
其贓銀宜以一半官用一半濟邊金銀珍寶玩好有飾
器皿等物悉收進內庫散失者仍於林涇並無檢有司
處追補無令縱容諸奸逆作富於是戶部先進巡按御史
孫丕揚所沒貨物金四百八十餘兩銀五萬三千餘
兩諸珍玩器皿福是餘俟江西解到續進、詔該庫驗
收仍令江西揚州二處財物速行追解八月江西巡按
成守節上籍沒嵩家藏、勅諭三道、誥命二十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九

勅命三軸 御製詩一軸 欽賜大道歌一軸 御筆
珍藏二冊冊副三本 御筆珍藏三封 聖諭五十六
軸 聖訓一百七封 欽賜銀牙圖書各一面俱沒入
內府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
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
餘條金鑲珠項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珠玉帶綠環
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六百八十
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項件府第房屋
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
餘畝餘珍珠寶石并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討受奇之家

及諸常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疏入

詔戶部會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
銀兩宜送太倉邊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
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
房屋或宜留或宜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
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卿萬家副使袁應相通判章
澤經歷熊襲同知趙謙等朋比為奸俱宜革職帶行巡
按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於嚴氏父子儉邪濟惡今
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為逆本惟 聖明裁斷 上曰
嵩已處置矣萬家等依擬田畝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一

與巡撫及南贛軍門為兵餉邇來有司變賣田產往往
徇情作弊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三其令具籍送戶兵二
部稽考餘俱九行九月 上諭徐階曰昔我諭嵩服一
習武彼曰佳兵不祥言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
不次報北情博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於先勝似
成功於後何如階對保邊固圍莫過於預防嵩肯妄引
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論其見諛矣今北虜強悍
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於預庶無大失傳自知利
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置邊事
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

調遣人馬必用錢糧而戶部則每稱缺乏傍人則勸議多費其所能自主張者惟數將官又苦無權近奉明旨重將權而文武黨結不奉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聖明爲之一處也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焉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今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之於巡撫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卽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成罔

八事記

卷三十一

二十一

委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於星火而開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於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恭送爲領勅之官巡撫至加轡管其他跪拜稱呼卑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過於聖鑒無多出類然使能不加挫辱以作其氣當不致萎頓至此尚可責以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私意一生漸至於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天語叮嚀令各將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二氏既籍沒量追之數又在其外

聞報後散失已多遂株夢願爲地方累往返書劄無等大都付之一火獨直隸巡按王汝正以胡宗憲私書進先宗憲以侵盜軍餉爲言官所劾書抵龍文托世蕃爲內援書中自擬旨以囑世蕃會世蕃已敗書未達仍留龍文所及龍文伏誅汝正搜得以爲奇貨疏上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爲用相與誦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虎已正明辟宗憲獨以倖免恐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受

八事記

卷三十六

二十一

指何齊矣使六一得亡走倭中恐南事大可慮者又將在此疏下都察院叅覆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其子錦衣千戶松奇職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歷敘平賊功并節年獻瑞象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許汝正私受所屬贓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汝正宗憲互許事情行巡撫操江勘報從之宗憲尋死於獄詔免勘十一月山西巡按張積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皇上納言官鄭應龍議悉寘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好諸臣如吳鼎來鄭傳策

張璠王宗茂等或難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
赦過錄用以勵直臣之節疏入上大怒命錦衣衛逮
繫至京聞十二月諭戶部取沒犯銀四十萬兩入內庫
部奏江西布政司及揚州府並在京解到沒官銀共二
十五萬四千三百餘兩除一半濟邊餘尚未到今先進
十萬兩餘三十萬兩俟解到續進上曰三月決囚後
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
亦無還果何在耶撫按官并林潤聞言數次欺視不理
其令刑科叅奏請原任大理寺卿萬榮充邊衛軍廣西
副使表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右侍郎駟懋卿於巡按
八事記
卷三十一
三

遺戍
朱史氏曰世蕃之死擬以謀殺說者謂非正條死自不
枉只宜坐以奸黨是已余每見鄉曲中蒙橫陷人至死
者大都枉入其後積惡取罪一切可死之案都不及正
更枉以他事坐死有甚于前之陷人者因思三尺神明
若死當其罪亦所甘心惟我枉人人又枉我報之恰當
天道好還至妙至神不可思議乃至于此世蕃之惡千

古無一經尺之麟蓄疑含怒反借之以張威福八旬之
父戀豆逐塵反振之以投網羅非違非叛而何林疏天
實牘之部稿天實成之華亭作用善承天意至今令人
心快也

人海記

卷三十一

三月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掌鑄衣衛事太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陸炳卒贈忠誠伯諡武惠隆慶四年九月追削

官職贈諡精其家錦衣天子之親軍也其創設職事見
官制中永樂初掌衛事者紀綱誅死綱山東臨邑人由
鄉生殿上人全

川門官錦衣衛指揮使陸師指揮食半日見信任恃恩驕橫比開上與指揮食事莊敬等與販居處服飾器

此作參上用音韻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詔旨
役臨邑之民營制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
賂道及侵盜官物不可勝紀竊勢顯中外事覺時使往

海上達至。上命磔劉頌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戍邊。

後使腹兄幹僞爲詔下諸司盛塲酌盛四百餘萬還復

太平記 卷三十六 三五

又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寶二十枚奪

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值金三十餘萬匿避
官子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在籍故皆上沒黃金五百

御龍服王冠遠軛衣故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鞠保
進真吉祥等妓伎衆奉觴上壽吁咄咄徐勞卿等無恙

敬舉卿之賜讀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帶飾玉壽王
水池現瑞翊犀毗玉束帶紅鋪床玉石馬几火侍交龍

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爲言見

怨之過於大內持雙雙祿首腦裂幾死祿慙不敢言又

家蕭養亡命托山劉等多造鐵甲方弩數計竊取良家
子十八以下鼓百人充左右後詔總徵材人庭試可

今暫出待歲終親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案莫敢聞
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代法高皇鑄沒其

© 2004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255: 111–118

林奇寶十具異緒綉四十疋願得從省御刻爲外府站
廩歲致聚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鹽百石布帛以時進食
餉差果以月進納許之仍詔文慶吾後庭未充若爲弄
哭中發行省不納後文慶因是

士誰何者綱一
子、上射柳編私詩野蠻撫關英曰我故射不中而士
折柳鼓噪以觀兵節尚書御史既射網認爲不中矣抗

爲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摧綱裂不足數罪其
餘指揮藉敬表江千戶王謙奔春此間爲臣因當死并

諸應坐人以較重受
傳記曰可頒示天下
天順中遂杲爲曹吉祥所殺門達

請戍正德時朱學誅死其賢而有名者爲表彬朱驥牟

之平湖人祖顯諱錦衣衛興王之國安達恩克義

入事記
卷三十六
二六

衛司總旗子松陞千戶 上生于潛邸松妻得爲乳母

又三年卿生擯入共寢處上稍長日侍左右既入承

文籍欲應有司試父曰吾家自有環衛可奉天子何必

走寒士路從考功門下頰首聽黜陟爲乃以世職千戶

應武舉會試高等歷官見本傳中己亥上幸承天至衛輝行

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
上出于火壬寅

官變之夕，婦心重帶，衛士急趨，候門外，門開，皇后慙
肯出，立應縛逆人正法。上與聞之，甚喜，兩淮燕喜，即

數善迎合 上意時虜倣多招勇士爲較尉凡萬餘人

[illegible]

月支太倉米四萬石鮮衣怒馬出入市中人皆目而畏之庚戌虜寇都城諸大臣分守九門炳勅所部門各三百人議察出入其餘巡諸街巷有乘機搶掠者縛其魁治以法中外賴之仇讐方入援言大虜驕視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驚兵扼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邊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爲寒心宜趣兵部發兵應援戶部發銀充餉劉鎮守臣何蔚歸路避警上深然之切責戶部尚書李士翔等不以國事爲重俱令停俸待罪即日討處兵倉運送各營不許違誤劉既被罷用事來結權陽應心勿善也曰是豺聲能食人必負國見上倚信未敢示

入事記

冬三十一

二

吳同陰伺察之銖兩之奸無不知者鬱前督師廣東過杭繼要其壁兩家互內飲妻歸罵鬱曰汝自誇富貴乃陸煜飾首奇應我勿逮逮甚令我愧見侍者暫慰借其飾令銀工效爲之咸駭愕謝不能盡得之西域是亦非人間所有也鬱乃令勇士二人劫取炳管早起坐室中士透簾而下夾立墮有異謂曰汝何警到此任汝所當勿害我曰無他夫人飾若干件安在此路池故掩奉令求取幸勿斬且勿疑也出與之腰幣去寂無人之心知物所使甚怖亦甚恨鬱本通虜使家丁瞞義等往來密煽煽成馬市專鈔宣大勿犯蕭鐵騎久已刺得未敢聞

上奪厚本備時于射所事略明廢大應恩寺徵錦衣衛射所工部及都督兩院言大明官制以大興隆地爲射所安之門外有廣寧關隘地宜典隆地亦通崇德不場獲此而後射所於民兵欲射所武備地改爲演泉縣眼差操之所得言允行其地在宜武衛軍坊之西率至今人雙驚之曰射所或曰演泉所莫知所自沙也率親兵練習挽強命中聲微策中盡密請于上因欲動聽上在西苑聞之問方士陶典真曰此陰朔耶問知上意所習診曰天生神將采備陛下肘腋上喜因遣小監來覘勅方自大同回亦率其徒至與角顧勿如愾見顏色徐本屬謝曰大將軍能用衆將三十萬騎空房庭書名雲臺如其一較之任用寡拳捷取快僕有羽林

入事記

冬三十一

三

期門患有飛騎驍騎止衛宮庭非大軍比也爲甚憚之小較歸報上默然由此益眷行且悉營不足任疑之妄劾勢愈熾鬱支吾二年技窮當出師進發背上前命收其待印代以他將鬱立死奸狀盡露先一夕密林親挾黨自居庸關走大同遣人中道遮縛爲證上大怒收其琴下獄拷訊陳刑具問反狀妻故素相識認中表者呼曰夫君有謀惟公知之何問我爲衆皆失色炳恚甚加刑獄成常割指戕尸傳九邊梟首大同妻子皆斬有旨褒諭加秩較尉徐永康等各陞二級後患方熾朔少保用兵糜費被劾妄罪餘大猷逮至出二千金及

他珍寶贈之賄嚴氏得不死其與嚴氏相處坦然雖互以權勢附麗而吉用不露跡即世者恣睢亦入籠絡中不敢肆特厚餼草亭出爲保護甚受上知雖處疑逼終不能擊澤有力焉自其父管篆時力救湖南江蜀人所稱緣其意有加凡下獄者必善視杖從輕故賢察罕幾獄者上亦以爲疑呼而詰曰汝杖下從無死人云何曰前陛下刺衛生簡易方賜群臣皆服之下者曰真王發原天官書衛皆不死臣即用嚴刑陛下先造命奉世仁壽矣上方好長生之術以爲然益信之得行其志自以陸宣公之後家世詩書徵禮儒士弟輝已爲中丞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書合人實級舊例惟試職者得應舉癸卯年特疏代請許之遂得中式歷太常少卿子廷芳不可教延東陽人趙祖鵬爲之師益文華之族其所薦者纔數日趙庭拱揖如禮大喜厚贈因納其女肅肺腑銳力爲地中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願指所使無不如意祿賜既厚本簡傲相芻糧歲入數萬金京中富厚者多投門下求庇所獻不貲其時白蓮教盛行布滿畿甸虜謀至入甲仗庫皆經摘發亦其耳目多爪牙使才足運用也因而夷滅無所顧惜亦僅有救之極窮活之垂斃學士大夫下至走卒片言即解者至今人能言之王佐在事炳爲

之屬年未二十佐器其材貌教以愛書公移之類曰錦示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薛子不肯降尊縱飲有三別墅炳已得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指以狎邪捕其黨與家奴證成其罪子窘甚其母故去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與僚列坐將脅之子始亦固抵毋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志諒母曰兒頃刻死乎母忍助爲虐乎母叱曰死即死何能怕炳坐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肯下天道也復愛得炳煩發赤趣遣之此事遂聚衆費巨萬豪侈起祠室即不中建孔娘廟于西湖立宣公書院塑遺像營別太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宅十餘所皆崇麗備甲第分置姬妾其中統約寶玩所在充初僦帳不移而具炳時游處其間東西惟意置良田宅於四方若臨清揚州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店聲勢震天下惟內臣猶執故事不爲下乃劾司禮太監李彬盜帝眞殿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起丁字大麥壘據山陵大進不道宜賓之法上命錫衣衛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祀神御物律與其黨杜泰李庚王愷皆論斬餘發遣如律沒入貲產銀四十八萬有奇王帶金寶繚環八鎗餘不可勝計由是威行宮中有內外飭息不稱官不稱諱

曰陸堂至用以止小兒啼云出司巡微入直內殿几刻廟以至諸禱祀皆得與焉親近專信即勲賞大臣莫敢望一夕暴卒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爲國發過盡忠直稱之功贈謚祭葬有加仍官其子繹本衛指揮僉事還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在禁近二十餘年上英明時有不測禱事無頃刻敢怠夜半呼陸炳即甚寒昇風雪披衣馳馬繞官城入矣當時有大臣曰本報無實弊天上忽降旱且神龍顯下時門衣欲假說和爲曰此自違吉耳豈可分傳上聞立死矣與機貴綱繆纖悉周到折節廣交惟恐失重以應酬獲選酒色留連自非石人能得又乎存則蟻聚殺則星散受

人事記

卷三十六

三二一

禍有嫉妬者環視而起上上恩愈隆家怒愈甚燼木及旬吏部印出祖鵬爲湖廣僉事尋老察閑任居鄉縱誕不檢與族弟驍有隙驍因詣關告祖鵬怨望誹謗并其他不法事有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江巡按勘報鵬自獄中上書奏辯謂驍實其家人以負責通逆仇家因而賾之妄奏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詆乃永嘉王氏所者仇家私寬其名欲以陷臣奏公上怒復令移實詔獄已按臣勘至言祖鵬兄鵬及鵬子賢造賢選皆怙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爲奴輩之致死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謂宋魏倬王之裔因修譜以續

其系私祭宋代陳靈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葬其妾於妃嬪之側縱弟驍冒報軍功及事覺被逮輒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蟠承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宅皆僭侈不道至於作書得訕尤非人臣禮因論鵬坐死賢造賢選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司論罪于是法司當祖鵬罪斬報可仍錮之錦衣衛獄候來時驍氏已敗世番市斬于綽廳陸之僮也携案依其家華亭靈園優假之或以爲言曰上信臣殺而悲傷自當照題頭其生平雖富貴已極間有恣睢然于士大夫無失禮中間保全實多某亦賴其力得存至今日何可忘即如

大事記

卷三十六

三二二

祖鵬不過言語舉動粗率第狃觸上怒儼死非正條且嚴氏遺孽必欲窮之所往何居因此陸氏擁贊自若高靳鄭故與華亭相左先講誼驍驍引嫌不敢懇有揭邸中較射于嚴衛者實奸謀冀搖動以此爲試不敢不以開烟衙候官問射上欠申起坐榻上傳問外妖如何府中有朋諍者不對玄威所震咸遠遁人人洗心澄慮盡下清淨望上勿疑以無事處之動必有驚乃得止其年某邸之國華亭知其事既致取問以語子傳于人如跪穆宗即位祖鵬被屬朝驍帶出管吏部授指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

流毒其罪有十世蕃既已就戮炳乃得保首領宜追戮其屍逮治其子釋侄紳家人顯籍其家詔錦衣衛捕送司問併逮疏中諸有名者是炳故怨家各詣關陳訴獄具刑部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賄賂殺人顛越取貨擅侵戚里按匿守財莊房地廣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釋綽習餘虐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賊匿嚴緝旋於家夜得不道釋結宜稱職炳宜戮屍削爵籍產追賊弟焯宜革職嚴黨芝宗等五人宜永戍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旨炳負國擅權播弄禍成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既久姑從寬免其官職追奪誥命祿祿俸俱革職爲民餘如擬其莊園物如數籍入紹興縣口外爲民化邊道永戍籍入莊田一百二十畝賜皇親錦衣指揮李廷

皇明大事記卷三十七

朱國禎輯

青州礦賊

嘉靖元年山東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役一巡檢執指揮爲質流劫東充轉入萊蕪新泰臨城間都指揮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邈山賊據山爲固紀麾兵進攻殺賊數十人而濟南指揮辛楷等校兵不救賊見兵寡無後援乃馳下山急擊紀督戰壯力會臨清指揮楊浩所部千戶湯鸞率衆先遁紀兵少見驚潰溺死之紀中掣僅以身免賊乃大振脅橋抄殺序誦鎮殺傷情

天口記

卷三十七

燒軍民千百餘家日益猖獗兵部調知紀等敗狀乃勅東兗道守巡等官玩寇殃民敗不以告及巡撫撫捕失宐之罪且言魯橋諸間近連曹濮通河南封丘延澤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被兵今宜急遏賊使不得奔突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有謀宜以河防委之令督率管河管閘等官發湖河丁夫晝夜拒守有還賊者以重論上乃切責山東巡撫陳鳳梧奪守巡官俸令戴罪殺賊而勅侍郎瓚如部議會鳳梧奏至劾湯鸞及辛楷等七人乃詔御史逮問營簿楷等罪令捕盜自贖然官軍終畏賊莫敢擊兵備李鉅王浚所遣兵遠巡前却莫以出

境爲解山東兵獨臨清差強然一敗不復振議者頗以爲憂御史朱洗請委瓚兼制諸道許以軍法從事給事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官軍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府漢遼官兵趨山東亟勦平之上頗采其議乃勅瓚及各巡撫悉以前詔從事而令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統選集漢遼兵備調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行劫魚臺金鄉開官兵追至寨里集敗之賊且戰且行至荷村諸道兵大集就圍之俘斬以數百計賊大破散東土稍寧而餘賊突至曹州者欲渡河奔河南及保定兩巡撫咸告賊狀御史盧

大事記

卷三十七

二

璵言河北且合漕舟聯絡以千數關國計甚太宜於要地嚴兵防守無使害及漕河福延隣省兵部以爲然復申明前議因請發太僕寺馬價銀二千給李瓚聽以便空犒賞勸諸巡撫及守巡官皆協力會勦不得彼此觀望留指揮何浩兵於德州以防不虞上皆從之因諭兵部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切身失計自墮不能復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撫按官榜示大開首免之路除首惡不赦外餘黨聽其自歸復爲良民有司仍加意安集不得復問有能自相捕斬報官者以常人擒賊之賞賞之鎮守撫巡官嚴督所屬務求安民弭盜如仍前因循推調

重貽民害者所司皆責具奏處以重咎時上不豫百官日赴闕問安傳吉朕躬已安免休聞山東盜賊亟宜用心平定給事中汪應軫疏弭盜之策大略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推擇守令而勝之之策則有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網告奸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之法與禦夷不同禦夷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為壑也請為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一同坐罪報可先是陝西套虜深入為寇固靖環衛間所殺傷萬計與東

大事記

卷三十七

三

盜焚劫積行官吏莫能支相與巧文諱匿展轉嫁禍苟幸無罪於是兵部請特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叅覈以報其被寇地方請量發太倉庫賑濟即日降勅遣科道官各二員分行按視別白功罪以聞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於陝西三邊四萬給山東等處不足則以各司府州縣庫銀佐之通融計處務在民需實惠仍逮青州兵備副使黃昭道會事王濬下法司問東充道叅議呂經會事謝芝蕭端待事等一併具奏十二月堂等劫陳州掠揮劉俊戰敗且殺被掠逃歸人報功達聞賊進至荷村遇官軍戰敗別隊王友賢剿劫河南直隸州縣有言山

東河南二省官各顧其土不相保攝故盜久不滅乃命督糧都御史俞諫提督山東河南南北直隸等處軍務以便宜節制二年正月流賊二千餘人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珏都指揮凌備等各率兵擊之頗有斬獲賊勢少沮諸部驕怠遂掣兵賊復聚堰廂城中都留守顏愷率兵千六百餘人會會事郭震禦之河南守備廖運指揮藍佐知州顏木等師亦至俱次郭村廖運獨退縮不進河南募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體達前與賊對壘張進言賊眾我寡且俟河南兵畢會乃戰值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後援奮死鬪張進隊中忽搖旗者三

大事記

卷三十七

四

遂先却賊乘之我師大潰藍佐等欲兵不救指揮趙泰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任溶以聞且言各巡撫名位相埒事權不一往往推委債事乞暫設總制大臣奉勅開府庶有成效下兵部議言顏愷輕率寡謀廖運引兵退縮宜逮至京下法司究治藍佐等十五人宜革冠帶充為事官郭震等五人俱住俸李珏交備有斬獲微勞姑免究俱令戴罪殺賊張進父子指旗先選疑有內應下河南撫按密訪處分各巡撫刷季鳳陳鳳梧何天衢並降勅切責令督兵平賊自贖仍勒總漕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以肅士心重賞格以購賊首尋

各巡撫奏流賊已平俱賜勅獎勵而樂安縣盜扇經劉龍等起膏光縣知縣孫峻以都境預備勇士備之無何詳知賊且犯膏光卽密勒所選士爲正兵又調集市民爲疑兵夜襲賊巢圍之喚號令素嚴身自督士殊死戰遂擒斬經等二十九人追獲二十餘人餘黨悉平巡撫陳鳳梧上其事命賚銀幣擢爲兵部主事南京御史林若周言頃者山東多盜皆錄守內臣殘虐誅求所致請自今罷遣天下鎮守內臣并行撫按官罪其參隨軍件不法者詔下所司始設顏神鎮兵備起僉事牛鸞任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五

青羊山賊

嘉靖七年正月討青羊山賊陳卿山在山西潞州東北七十里屬潞城縣中多蔚林以形似得名巖險多盜卿世居其中有勇力兄弟數人皆強梗善鬪時出劫掠官兵捕之輒爲所殺其勢日盛巡撫常道以聞發三關兵討之仍詔鄰境各嚴兵以待守巡而下皆駐休一月諸軍並進卿據險邀擊官兵大敗知州王朝雍郭鑑皆被執殺傷指揮秦訓知縣韓廷學等勅副總兵趙應以三關事務付遊擊邵定常管轄選精銳召募鄉導鎗勇相繼進剿河南諸軍悉聽節制仍頒賞格三月黎城知縣

王良臣自入山說之卿等悔罪還還所擄州官擒餘賊自首巡按楊相請遣官撫處而常道以爲廢法養患請調兵山東擢其省副使牛鸞爲僉都往勸朝廷兼用二策今遣等協議以安地方別勸驚還善戰鎗手聽調而陞良臣通判軍前聽用給事中孫應奎言賊累抗不悛徵兵數千饋餉糜費謀謀勇將官督之不能成功乃命總兵魯綱還所部兵馬赴之山西巡按蕭揚言疏陳卿等招諭之後不卽解散且欲坐邀守臣入山講和昔既戕殺官軍今又背違明詔竊料賊衆堪戰者不過四五百人日用所需一切仰給于外又備多不暇耕獲誠先遣兵斷其蹊徑會兵近境以河南兵攻其東山西兵攻其西奔命不暇可使食力俱困今三關既有虜寇邊兵不可內移如前旨調用山東副使牛鸞與兩省協濟而以山西兵屬僉事陳大綱河南兵屬副使程瑣巡撫常道潘垣移近地節制如此我兵既集賊且喪膽然後因而招之其黨可散而卿父子家屬可擒也從之時諸軍相仗莫敢先進累遣使諭之好言以謝而終盤伏不歸廷臣至欲罷兵俟其自定大學士楊一清言賊陽順陰逆以緩我師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我則奏癰蓄虎示自弱之形蓋自御史穆相主招撫之議山西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六

諸軍爲所牽制又惑于通判王良之言監臨生李克已之策一人從往來爲賊遊說使賊勢日驕我兵日老恐民窮盜起相率效尤爲詭方太張璠特疏言國威不可不伸引唐平淮蔡爲比而魯綱亦言兩處兵止一千一百人少不足用請益河間保定官軍五百人許之而以撫按不和勒備道回京代以保定巡撫王應鵬已而官軍四集賊迫脅近山居民籍記姓名編成甲伍簡取驍銳令其弟陳相陳良等率七八百人守洪梯井腦等處禦河南兵卿與弟陳訪陳奉等率兵守李莊口禦山西兵仍遣其黨葉間掠近境州縣常道聞命懼得罪乃與大事記

卷三十一

陳大綱督山西兵駐潞城牛營以兵來會潞城翟瑄以河南兵駐彰德魯綱兵駐潞州十月甲辰諸路並進瑄乃分兵爲五哨取三路入掩賊不虞攻奪并腦賊悉衆爭險我兵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煥安陽等巢燬以山東兵由潞城入破賊鋒于李莊東其夕瑄分兵夜發直搗卿老巢卿力戰不支乃分其衆爲三瓚麾衆追卿及于榮莊山復敗之斬賊及招降甚衆隨引兵攻神河小寨破之賊黨賊得海等勢孤來降大綱以山西兵自北入頗有斬獲卿窘迫無計乃請大綱會降卿父瑄及妻子家屬俱爲山東兵所俘于是各分兵窮搜斬獲

略盡其被脅良民審察寧家者一千三百餘人遁損竊遂各以捷聞詔兵部議功罪兵科都給事中夏言等奏諸賊本皆良民因常道撫勦失宜以致猖狂及會勦之時綱坐潞州未嘗與賊會戰遣飛章告捷詭爲已功宜議其罪其他有功軍吏請遣給事中一員馳詣軍前會撫按官分別以聞即令言往勘明年二月言勘上且言潞州地寬冒險盜所穴窟加以宗室軍民雜居難治宜改州爲府設縣于青羊山因繪圖以進遂改州曰潞安府設長治縣附郭而創壺關潞城黎城三縣地立縣于青羊山口平順增潞安兵備一員控制之牛營所獲賊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中文冊及賊名籍以獻悉燬之其地以安

海賊

十九年計海賊秦璠王良平之海賊多依崇明三沙爲窟唐武德中海門之南騰湧二洲名東西沙漸積漸旱利漁樵者土著焉嗣是壘閘爲田民居稠密迨立崇明鎮於西洲屬通州海門縣宋天聖三年鎮漲一沙與東沙接壤而前兩沙之民徙居於此大成村落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沙於西北相距五十餘里即今三沙也元至正十二年立爲州隸揚州洪武二年改爲縣隸蘇州濱海地大物衆元朱清宅其上爲海運出沒之所立太倉

衛控制海口崇明當其衝若贅旒然民依海以魚鹽爲利盜賊因而生焉故海外不可無此沙是蘇之障水羅星也因而張官置吏設立軍屯禦海保障是蘇之外戶也洪武十二年分太倉衛官軍之半立鎮海衛領崇明千戶所復于南沙建營每歲二衛指揮千百戶各一人率軍千人至其地巡守戍化中鎮海衛小卒劉通少服役爲官奴既壯長身有勇力不畏矢石駕六舟販鹽江海他剽掠及通匿者必曰我劉長官船於是過之名大著通一日出偶值二商坐水濱哭問之言財物盡爲劉長官劫去故留此悲慟通曰我卽長官汝識之否商曰

大耳記

卷三十七

九

非是問盜所往追及之叱止舟悉收縛投于水金帛盡以歸商遠近聞之洵海傳其欲戾十七年操江都御史白昂患通強議發京軍捕之其部尚書陳鉞以問職方郎中陸容對曰通水盜也用京軍何爲必用之所過擾費民將弗堪誠如某討一衛官足矣昂既不得請與撫按諸臣會太倉大集舟師通所恃六舟每官軍出追則揚帆走止則下碇無如之何乃爲檄赦其罪遣指揮武政持往諭政素知通篤於奉母而厚善其故人卽單舸攜其母及故人至海上呼通出示檄且與爲普通泣拜請降昂聞報坐生官召見通復縱還率其衆來歸旣而

遣通至府城執送南京洪武十年分崑山東郡及常熟嘉定之南北隅立太倉州以崇明爲屬未幾有施天泰天常之變天泰兄弟四人與其黨錫東山等居崇明之半洋馬腰二沙同舉董企冒家天壽等販鹽必厚饋企求庇久之漸起企怒首于官身任剿捕之責事漸浸害官捕之抗不出格鬪殺數十人所司治兵將進討七年七月方月食官皆殺獲乘潮率十二舟入大誦縱火殺掠甚衆都御史魏紳招諭久之來降免死戍雲南除黨施安等復猖獗都御史艾瑛知府林世遠擊敗之遁去至正德中海賊胡天惠劉湧等聚衆自崇明行劫江

大耳記

卷三十一

洋間內使王銘入貢回賊方邀掠商船銘引弓射中賊賊就攻鎗執殺之下詔捕賊甚急常熟知縣胡鳳偵知賊所在陰令指揮郭淮等陳兵江徼爲虛聲自簡健快數百人與丞鄉勝直抵賊穴擒天惠等十三人餘衆解散據江都御史孫修以聞詔卽處決梟示胡鳳等獎勞及是鄉民最著瑞通州人良當熟人並居崇明南沙有勇力家高壯丁可百人巨舟裝魚鹽泊近洋小舟分載入港托貴官家爲名州守以下皆有饒官府一舉動無不知凡所警恨執殺之投海中爲常積奸既多縣民屢懇鄉良等盜狀副使王儀使招之疑不肯來委太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

州判官石魏集兵船率衛所千百戶勇武善射者分五營往捕之密戒魏等賊舟出沒惟將六洪口但堅守洪口賊舟不得出食之自降無輕動會風發信音民吳嚴等言輕進大敗瑄欲乘勝犯州境良曰守此尚可求生苟壞大事則無救期矣然不違者喜亂樂禍張大其事粘書南京衛巷語多不遜言官爭劾魏等罪請姑息又宜大劾詔逮魏等繫刑部獄魏等任倖立功逆言無忌傳播都門留守官不聞馳奏切責對狀湯慶為總兵官捕賊慶邳州人卽邳兵千餘至餽與知州萬敏謀舟遣人說之敏曰非某自往不可八月十三日至沙上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

歸瑄良怒戕其卒始大出焚掠北入涇市南入吳松江繼侵七鴉港將至沙頭鎮以潮落而還所至戍兵望風驚潰慶未卽進兵爲撫按所促乃始登舟與賊相距數里官軍望見賊銳甚囁嚅請倖退誘之慶不聽舍所乘巨艦棹八繫船督衆直前有小却者卽截其耳諸舟競進賊迎開不能支欲避湖湧不能去復回力戰遂圓之數重矢如雨注發銳炮炮焰滔天斬二百餘級獲舟二十一瑄死良等以五舟遁去儀敏懸千金以購良黨宋文盛斬其首來奔諸軍破棚斬級儀下令以生擒爲功嘗實多釋放散者數百人捷聞陞賞有差惟良以降

河南賊

三十二年河南盜師尙詔作亂尙詔歸德府柘城縣人初以販鹽作奸結山東響馬賊攻剽官府不能制由是黨與漸盛人皆知必爲亂先任巡撫謝伊儒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一日同得督諸鎮民訟由是肆行威虐殺人不逞謀爲不軌其黨凡數百千人剋日舉兵適府中遣二邏卒至所居鎮落追捕他有罪者尙詔黨見之疑來偵已白而執之昇二卒至關侯祠斬首以祭率衆馳薄

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倉卒乘城而其黨先布爲中調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其黨勿犯學官勿殺辱生儒以故城破知府尹一仁等多避匿學官得不辱惠簡較蕭綸出拒戰衆散見殺仍劫獄囚掠帑藏捆載出城去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巡按霍冀以聞巡撫楊宜發兵討之初尙詔未叛時剽奪傍近富人家已巨萬金買一娼女爲姬至舉兵窺府城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犯我者而縣人某素狡諂聞尙詔出卽率俠客數十人掠其家傾所蓄淫其娼姬而去尙詔歸聞故大恚恨詢姬其由姬頗識其舉以對遂率衆圍柘城索其人縣官

大事記

卷三十七

十三

不卽千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執舉人陳聞詩脅爲主曰不從且屠城伴許出境自縊大掠公私庾藏而去復圍太康縣亦索所素仇一二人署事楊通判懼不能守執其人縋城下之卽城下斬首示威都司尙允詔指揮李瑋率兵來援戰于鄆陵敗績賊益猖獗聚且萬人八月辛丑諸軍擊賊于霍山毛葫蘆吳峪二軍犯其鋒賊縱騎圍之後兵無敢進副使曹刊輔挺刃驅之誅其最後者士卒乃競赴敵賊不能支潰走斬四百餘級生擒百餘人遂奔臨潁西華等境敗者稍集比至太康其勢復振九月自永城而東攻臨潁宿遷督漕吳鵬

以謁陵駐其中得不潰僥乘虛犯鳳陽取高牆罪宗奉之爲王官軍急追及于五河縣賊奪舟分其衆爲水陸營以待允詔督衆四面環擊潰史水陸營皆破賊遂四散奔潰不復能軍于是指揮袁燦擊之千家城張國彥擊之于商丘各有斬獲諸有名賊首多被俘獻尙詔乃棄軍城變服散其徒而逃十月庚子獲之于莘縣楊宜被賞諭存儒以養寇貽患械入京治罪尋釋之尹一仁爲民賊起且四十餘日九破府城一州縣城八屠燬鄉鎮殺錢十萬餘人三省爲之震動至是乃平

大事記

卷三十七

十四

馬祖師

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烏鎮民沈松家幻術感眾剪指爲兵即持刀林列陣勢奮擊以水照人欲得何官納賄論品級臨水見晁旒文武冠服皆如所許其黨有毛岑詣中江升高仙許達李福蔣明等更相誑飾鼓煽遠邇異民爲所誘煽甚衆皆以布裹首號曰白包中合約其徒聚某處某處待令于七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司急捕之於是李福被殺岑申升仙達明松皆先事擒送至期馬妖樹青白二旗放火縱掠兵備發政劉憲急督兵擊之賊潰走追及于大喜記

卷三十七

十五

雙林盡殲其衆獨馬妖逸去流入杭州已復由紹興還寧波民間競言馬道人分徒黨徧擾村郭或以人物器血投地人得之以歸即舉家擾亂不可遏逐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男婦涕唾時爲所壓不能展轉寤則氣索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開每伺夜則具刀林震響竹追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鏡饌饌四字以厭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竟不可得民驚擾逾三四月始息記言有馬精者其來也見火星隕地婦人犯之輒昏仆必扶出以桃柳枝撻之過縣否則必死郡境戶懸桃柳夜則聚婦女露坐男子環守之鳴鑼鼓達旦有可

揭榜諭禁不能止有司劄者嘗符于市捕而訊之搜其囊果得所爲火星象始釋然而妖亦遂斃至萬曆壬午五月復有此異薄暮余在沈氏阡步書壁立水次前去烏鎮雙林可二十里遙聞喊聲若數千人奔衝擊鼓噪甚厲漸近在百步內立處皆震主人以小舟遁去余無如何獨身待斃樹頭皆有火浪史通紅照如白日火先中甲士揮戈之狀土人或見或不見似因其強弱衰旺而分別者久之匝四圍皆遍惟余立處尚暗未能越河而犯也呼嘯與啼哭聲震天余心知幻術不足畏酌數杯航枕天曉寂然歸家問夜來事一一如昨然未聞大事記

卷三十七

一六

有見形入室作恠與惡少搶掠者蓋昔年奇禍父老尚得之聞見深自懲戒子弟家衆閉口勿駭呼毋遠出毋鳴鑼但剖竹作大片在門內外隙處若庭中曳而鞭之其聲激烈聞者毛髮寒豎又以白土遍牆壁作大圈蓋土人謂口周則氣洩步遠則衆湧鑼響則音渥反爲奸詭所乘不如靜謐以待徹夜分番燭火燒硫黃而竹葦非所習聞即前聲圍白如覺只可入不可出皆妖所畏理或然也凡數日有黠者窺見小舟中止一二人剪紙作人馬長不數寸密報添設館來捕獲至將就縛已隱形不見夫噪收其囊沉其舟囊中符籙之類皆不可

辨悉焚之乃息然已經旬餘廣數百里矣一儒生云上虞有宋姓者藏符籙久不發一孫慧甚啓而冒之剪紙人二十八皆能揮杖擊刺其叔臂見謂爲族滅事比之皆散有八人至餘杭大爲患死者甚衆餘散入各處辟步其一也然極久四十九日即滅

大事記

卷三十七

上七

閩廣賊

南贛自王陽明投討大定招撫者爲新民嘉靖三十九年楊伊志爲巡撫安遠縣新民葉槐學岡李文彪結黨固壘自如安遠知縣韋彬之偕從其巢回死疑中毒用奸民王昭等之策繕軍門徵集兵攻之反爲所敗率岡之賊激于鎮守指揮同知李种等輕聽王本之誑李又彪妻弟之婦判歸王本示推抑起發取之爲利文彪怒發兵圍龍南縣時知縣張叔祥恭將谷賜俱以事至府觀望不前居民被焚掠甚慘益南贛諸巢惟槐最盛又彪最久所部各不下萬餘人從此益肆近巢居民無敢不附自軍門而下一切公役皆有奸究寬跡其中大者充千百長悉爲之用透漏機密雖會廣兵討平馮天

大事記

卷三十七

十八

鄧天爵等皆而廣民洪應舉至廣直隸使已而逃賊均賊官軍被守備王北文解之後自奉和議間趙湖廣爲南贛兵所逼擒天爵并其金帛輿馬等六十五人餘賊餘孽益熾既二寇相繼激變諸賊競起進寇石城瑞全南安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南康之戰典史王元相死之贛縣攸鎮之戰百戶程龍死之進及泰和副使汪一中僉事王應時督軍禦于鵝湖鎮先是福建都司張啟讓送廣兵黃鳳表三等七百人還家江西都司王端協送啟讓送表三等四百人于端適與賊遇

今之進擊而賊先已交通俱委仗奔走我部署未定賊
五路掩至軍皆驚潰一中及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
卿等俱被殺應時為賊所執置之營中數日贈還御史
段鎮言奏聞仍志坐華任陞布政使楊代又陞布政胡
松樞江西俱兼理軍務給旗牌浙直總督尚書胡宗憲
兼節制江西參兵應援松議設三營于省城南豐萬安
又于守巡兵備常駐之地各練千餘人翼之視賊所犯
策應守禦而諸縣邑村鎮則行保甲之法命曰守堡為
官兵助奏以都司劉錦為遊擊將軍統之宗憲亦遣參
將戚繼光自浙引兵赴援兵部尚書楊博言江西之寇
大事記

卷三十七

九

始于南贛賊巢合廣西級兵益以本鄉惡少遂至延蔓
不制前奉詔督責諸臣以九月嘉靖四十年報平今且過期
不効請更申飭諸臣剋期蕩平仍令照邊方事例半月
一馳奏賊情臣又惟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閑韜畧
可就委以兵事居憂副使譚給管練土兵兄稱智勇素
祥多故之時空令墨衰效用以靖地方且閩廣之賊所
倚重者數巢穴耳使以勁兵乘虛掃取攻其必救賊必
牽于內顧亂乃可平報允綸領浙兵殺賊又命南京坐
營參將劉顯以川兵往助賊已入王山縣屠掠空城而
去并攻破永豐崇仁縣矣繼光破賊于上坊巢擒斬甚

衆賊奔建寧追攻宜黃縣為兩贛兵所敗始遁嘉靖四十年
以征倭入閩議者謂巨寇三輩其一秦和殺汪副使其
一攻新淦清江其一陷崇仁而餘聞風逃出于湖之東
西者復不下數十種近山賊張璉等亦聞驛報江西蓄
謀未發不富以目前小勝遂為無事又謂詳盜雖衆然
彼此聲勢相倚破一巨巢則諸黨自應魂魂一巨寇
則脇從自當欲跡戡定之策本無難者第三省心力不
齊互相推諉以送出境為得計故大功未成乞下明詔
申飭兵部覆上仍賞宗憲松繼光副使盧岐嶸會事徐
拭等各銀幣陞亡者贈卹餘分別調治會兵進剿事宜
大事記

卷三十七

二

各督撫官併力協謀隨穩奏盜賊之生其故有二蓋各
縣僻居山谷憲臣巡歷罕至有司得以恣意誅求民不
堪命橫戈四出以進須臾之死一也倡亂之徒飽恣而
歸鄉里羨慕以為生計莫利於此故雖良民亦相率樂
從二也盜賊難勦其故亦有二軍門權輕威令不行凡
相近有司不過遣人問賀呈遞電綱一冊至于一切練
兵給餉事宜概之不從促之不至如人元氣一病四股
百骸全無統攝一也道府各官計日遷轉盜起不即撲
滅苟云招撫撫之不聽則勞之冠帶計其立功夫為盜
既有利矣吾又榮之人豈不從二也臣以為內政修則

遠人服議除盜而不清吏治非根本之論也請勅部院重會吏之罰守巡兵備等官加俸銜留聽軍前奏用不得別補府縣正官亦俟次勦事畢方許離任或計功超擢以償其勞從之其時流賊入江西界者甚衆自泰和殺周副使及官民六百餘人外唐昌宜黃崇仁之寇由寧化石城入殺五百餘人會瑞雲嶺與國永豐等縣之寇由福建武平入殺二百餘人爲同知袁棟等所敗龍泉萬安泰和吉水等處之寇由崇義縣入殺五千餘人官軍與戰于河均大敗之王山永豐之寇推袁三等爲渠帥殺虜二縣人至二千餘臨安東鄉金谿之寇由長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汀轉掠石城而入有衆萬餘殺官民七千四百餘人被虜者二千五百餘人劉顯敗之于鄱陽湖乃遷寧都廬陵等處之寇亦由福建武平循羊角水堡入殺守備任鑒及居民二百餘人副使陳柯引兵擊走之南豐前山塔灣李原芳龍池等處之寇分三道入殺虜千餘人遇官軍敗走貴溪鉛山弋陽之寇由火燒嶺入浙兵擊敗之于是諸寇畧平獨程鄉巨賊梁寧林朝賊徐東洲等出沒贛吉二府久之不定陶穆檄參將俞大猷引兵夜襲寧樂寧權先遁東洲走武平官軍設伏擒之朝賊復約河源賊首黃樹山謀大舉我兵乘擄山無備文舉克

之斬稿山首惟朝賊未擒御史顏泰功大加賞上方齋居以南孽北氛未靖命戶兵二部計處於是尚書楊博等暨言南方之孽在廣東則張璉蕭雪峰林朝賊王伯宣謝高山李達時黃景政詹世旺徐東洲在福建則李占奉呂尚四汪一峰蔡錦塘許陸鄧惠銓在江西則李文彪謝允樟賴清規報已相次擒滅張璉定計進兵林朝賊見在立功李文彪近行勸處廣兵袁三等皆殘寇易與蕩平有日上稍稍慰顧璉狂恣日甚璉饒平縣之烏石村人既死族長懼誅亡命入害賊鄭八蕭晚即蕭黨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殺諸池偽泗水得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二

之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相與歎血推爲長後鄭八死璉與晚分部其衆而璉爲最強知縣林震愬嘗親至其巢約降給冠帶璉益橫甚與晚兵合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連城瑞金等處又陷雲霄鎮海衛南靖等城稱號改元開科造屠僞部署王侯丞相總兵等官所居黃屋朱城二重蓋又泰山王始之流也璉慕密德時泰山賊王始僭號被擒晚刑戮日死則死矣終不失其尊號其妻罵曰只爲此可以致族諸同輩自右豈有不亡之國衆聞曰汝父及兄弟受諸盜峰起在日太上皇家璉從衆紅百死于亂兵之手推爲盟主三省騷動先是守臣以璉與介三饒之閭閻而皆山未敢訟言勦之璉雖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至

是兩廣總督張臬疏至始議大征逮承間率眾攻福建平和縣署印者府知事胡平與典史談繼率鄉兵出城迎戰時方議勦調兵未集賊偵知平和空虛乘間驟登不虞其能軍也見其鼓行甚銳以爲有大兵至驚駭奔潰繼率眾疾擊擒五人斬首三十二級廣東兵亦擒程鄉賊首王千雲陳福寶等二十五人時上深以南寇將患聞報大喜諭兵部曰勦賊功殊荷上玄威應效勞人員通查請奏以勵衆心于是部列諸臣名上詔賞臬穩及總兵陳王謨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恭將俞大猷僉事金潮指揮李維表辛繼各三十兩二表裏餘各十

大事記

卷三十七

三三

兩一表裏尚書楊博因言朝廷不愛重賞以勵士爲人臣者不狃小勝以立功上下之間乃爲兩盡今大賊猶在蕩平未期乞更下嚴旨申飭若特勝偷安罰亦必行報可而福建都御史游震得檄坐管指揮王豪帥三衛軍福州通判彭登瀛帥鄉兵先嘗賊失利歸罪於豪震得執豪咎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會副使汪道昆至教場閱操遂大譟格殺鄉兵數人求役登瀛不得屯城南久之乃散于是張臬兵十萬分五哨駐于潮游震得以詔安哨駐于漳尋以倭倣回省城江撫松堅建昌穩兵可六萬爲和平哨并詔安哨駐于汀

劫期並進劉顯總兵俞大猷副之犬猷言連每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捕鹿熊據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則奔命氣竭因而感之似拉朽矣且三省會整其期已定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哉於是兵萬五千人疾趨稍嵩嶺連果奔還我兵連破數巢賊且守且放穩獨與江西兵逼賊壘而軍止隔四五里許望其城柵甚麗周遭小巢無慮數百每戰輒勝會領賞恭誅止首惡無論官兵賊黨能獲捷者予萬金授指揮使獲賊者千金投千戶餘皆不問能殺別隊來降者并賞咸

大事記

卷三十七

三四

與惟新賊黨郭玉鏡僞稱千夫長投總兵俞大猷願爲內應五月十四日^四十誘連出巢與本哨官兵戰斬獲賊甲蔡八等首二百餘即陣上生擒連廣兵數萬奪去是日并擒蕭臘賊中稱爲剽平王斬獲僞封丞相都督蕭樂等首七十餘級朝賊遁入廣東從銀場坑間道出攻程鄉知縣徐南宰嚴兵待之遣主簿梁繼棟招安因而說散其黨朝臘窮急官軍追擒於陰那山并弟朝敬等其流劫江西福建陽豐招而陰結賊者巡撫松合浙兵從建寧擊賊賊由崇安大掠而西松以千人伏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鐵疲不能軍卒遇依大

駭北奔夜脫服幃舟伴爲賈人裝奉船欲入鄱湖出江水兵先已扼險盡就縛捷聞兵部請以賊首送京師獻俘正罪餘黨未平者亟行所司撫剿并令巡按官詳覈功罪以聞得 旨悉如擬已 上復諭內閣曰獻俘一節 祖宗久不行題文華以假賊冒功竇朝堂而火夫此地自國立成爲歲殺進香帛之處若夫平一國或用其儀今此大逆草邪可即彼地利之首梟三省以雪民怒爲正遠惡獻俘從穩奏設平遠縣于程鄉之大平營復于與寧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設伸威營大猷行總兵事陞寧國府知府方逢時副使僱兵俱駐本管罷大猷記 卷三十一 二五

南贛參將改守備一員添把總三員分駐要害悉聽副總兵兵備節制欽功陞賞穩改南兵部侍郎吳百朋代督軍先期規業已就撫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賊首謝允樟下歷賊首賴清規謝報已給相與結黨構亂號三巢時時出沒攻城殺將前後具奏請剿無處餘疏以俟患方棘廣福多故不服及至是文彪已死其子珍與謝賴二賊勢益猖獗眾且數萬近與百姓畏威反運糧給之根盤深固借擬稱王逞其故智播弄官府尋招尋叛督撫曲加慰諭終不悛相近諸縣版圖業已蠶食過半應徵錢糧有司皆不敢問間議征討兩省

官民積威所劫皆爲昨古卽老將知兵者亦以爲積年巨寇必須合四省夾攻兵非十萬銀非百萬不可百朋既至訓習將士皆可用決計討之先說謝允樟等質其妻子帖然聽命李珍江月照等亦畏威僥倖不敢妄動惟賴清規同熱水賊首徐仁標汝龍賊首王鳳陽胡坑賊首胡應川小石堡賊首吳樞大石堡賊首楊明甫洪堡賊首劉裔嵩信豐上里賊首袁尚信廣東龍川羊石寨賊首李世栢饒饒寨賊首宋伯顏等踰據江廣六縣恃衆負固逆命如昨于是議用兵必先自下歷始移鎮信豐部署將士專要嶺北守巡蔡文佑同知李多祥等

監督分道直搗其巢破之然不能盡也又合廣東兵肇山賊李亞元等分五哨俞大猷督之擣巢擒斬一萬四百餘級俘一千餘人奪歸八萬餘人降一千二百餘人聽撫四千餘人賊巢一空惟程鄉益余大春范繼祖尚未下大春等皆廣東大埔人前賊首藍松山起兵屯三河溪口大春往從之屯古野各有衆千餘既而大春與松山泉合流劫漳延興泉諸郡官軍追散奔永春與香寮益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德化爲都司耿守元等所敗還趨漳平嚴聲言聽撫緩我師欲漸歸程鄉北溪舊寨自固百朋知其詐檄各道罷兵納降而誘賊黨爲內

應因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遂大潰松山爲程鄉知縣顏
若遇所擒大春逃匿銀山爲饒平知縣張孔修縣丞
章良臣所擒繼祖勢窮率其黨十餘人束身歸漳平縣
請降亦被執蘇阿普逃去阿普龍巖人既敗官兵追急
求降同知鄧士元受之安置其黨于龍巖漳平二縣間
然劫掠如故尋爲龍巖人所擒漳平人欲要以爲功相
競途中爲其黨乘間奪去阿普因結果西溪以拒官軍
久之勢窮龍巖知縣劉淵源遣重賞購執之而惡國相
者既降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謀分寇江閩二省平
遠知縣王化先其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身自帥鄉兵

大事記

卷三十一

擊之賊乃綴反問于會昌言化已戰沒化妻計氏自刎
化聞大慟未及發喪急追破擒之又擒田坑賊首梁石
子廣平縣知縣管惟乾擒賊黨丘萬里等於九峻山初
上杭縣下水賊首葛鼎亮等爲官軍所擒其黨逃入程
鄉賊溫鑑溺迎輝卓鑑等合勢甚盛出巢窺伺王化逃
擊之賊敗趨瑞金過嶺北道副使李佑兵三職皆敗鑑
等窮迫乃歸程鄉故巢廣東僉事徐南宰乘其營壘未
定急擊之擒道輝於大坑口擒鑑於沙羅塘餘皆逃入
廣東廣有卓文昌何子愛李富三賊衆約二千餘人占
峒凡三十九所又有大小羅山賊數百寇攻曲江之黃

村遇參政馮觀舟環而擁之挺刃索賞觀以所携酒米
金帛傾舟子之而去觀乃執諸邑所獲賊謀馮應科等
數人指爲圍舟賜賞者戮于市以自解既而購得文員
子愛富撫按官遂盛張功伐以爲觀勞然是時英德河
源諸巢峒賊踴躍如故文昌等雖亡其勢不爲衰洩也
于是張臬被勅罷代以吳桂芳^{年三十三}又以兩省地遠
不便兼轄能總督止以提督撫廣東桂芳既至即破侯
于鄒塘先歸善縣盜伍端溫七精行不可制參將謝勅
討之遇伏潰走未幾溫七兵敗被擒端自縛軍門求殺
賊自效端即所謂花腰峰也總兵吳繼爵倫人獻受其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降桂芳因使爲先驅嘗賊官軍繼之圍倭四面舉火一
日夜連克巢焚斬四百餘人捷聞端責罪授官蓋廣川
貴江閩接壤山深密土司間錯盜賊與獍獍連綿屯
聚生聚前後戰功甚多三十四年廣東巡撫鮑象賢有
勦餘餘之功斬四伯五十餘級南廣總督侍郎譚懷有
勦陳以明之功斬六百七十餘級三十六年廣東提督
侍郎王鈞有剿天恩之功破巢二百斬七千八百餘級
三十八年總督侍郎王崇有勦龍老大之功斬千餘級
遁起遁撲小者不勝書大者韋銀豹黃中吳平曾一本
後先並梗而伍端雖撫持有功入城耀甲馳馬揚揚自

稱總兵一出郊關且行且掠良民桿禦及坐激變之罪其黨葉丹樓王西橋賴時清互相煽結各占峯嶺大費征討并敘于後總督自嚴正茂而後吳文華最著譴給于聞于川于廣閩征倭有功川廣以禦虜召還不能久也

宋史氏曰天下之生又矣一治一亂亂世荼毒不必言不忍言世廟英明號稱極治乃南倭北虜蹂躪內地先後二三十年飽鋒刃者何啻百萬財物畜產不與焉天心悔禍似可以已矣土寇處處竊發群人身軀自手足延及肢體重貽腹心之慮其不古一時群臣

大事記

卷三十七

所以事上使下者有所未至而妖孽隨之與焉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占天下兵謀則又氣運使然生其地值其時中其毒無可逃者猶賴聖主憂勤百職事效力終歸戡定顧其煩費亦已甚矣治世猶然何況于亂稍稍葺而存之千百中十一雖其人不足掛牙齒其事不必係安危合之所關生人休戚甚大且亦當代得失之林也

章銀豹

章銀豹廣西桂林府古田縣獠也獠種甚繁曰章曰閉曰白最犇後皆并干章景泰間章朝威攻破古田獠之

縣官儒學俱寓會省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銘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銀豹與其伯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之嘉靖四十五年提督吳桂芳固以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諭降諸獠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銀豹勢孤亦請降事聞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令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量陞本縣主簿俟其政成卽擢爲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爲撫免道所持

入事記

卷三十一

三

今諸獠雖納款犬豕之性難保其終欲爲地方長久之計莫如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鎮守仍許便宜行事部覆加都督銜兼制柳慶慶元陞擢如擬然銀豹拔其五子據鳳凰連水二隘巢據略如故襲殺漳平知縣魏文瑞又自永福乘夜突入桂林劫布政司庫署印參政黎民表聞變以爲宗室也出而諭止之爲賊所殺凡劫庫銀四萬有奇及金珠各若干仍取原道緹城而去官兵追不及久之臨桂永福各縣兵始得賊黨扶蠟土藥頭等三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竟未獲也初兩廣總督兼撫廣西陸慶三年朝議廣西事設巡撫提督

推江西按察使殷正茂會都往合土漢兵十萬按圖審勢將參時八寨助逆已久勅書有先八寨徐圖古田之語蓋狙于歷征之敗也正茂曰改收者堅兵法所忌況有自從之分不見上六里之事乎先給榜諭八寨皆喜聽命乃分兵七哨副總門崇文恭將王世科黃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錢鳳翔連擊下山各專一哨總統於總兵官俞大猷監督則副使邵惟中參議葉大器敘事金由以至郡邑分任限十二月各至信地統攝於左布政郭應聘自昔屢征屢潰緣進兵之初戒嚴疎略以致伏弩竊發大帥先列人心解體下令各哨分所屬土兵爲

大耳記

卷三十一

五十一

二隊更番清道清五里行五里從此別無疎虞合營進勦卽陣上擒朝猛梟其首凡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三十餘人撫其不爲寇者六百六十餘鄉銀豹窮蹙令其黨陰覓肯已者斬首以獻王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證之遂以捷聞其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茂令僉事金杜蹤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杖致之麾下至是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以諒有肯械豹至京正法古田悉平八寨并龍哈喇哈爲十寨皆願設官司聽約束議立長官司設守備練兵生鎮守禦以黃昌爲之肅紳陸雲騰俱充土舍名目悉聽守禦

調度陸古田縣爲永寧州條善後十二款議行

黃中

黃中四川萬縣人與父俊入湖廣施州龍潭安撫司據支羅山洞會暴不法以睚眦殺人坐告係獄會白草審反中因爲父請黃罪自求爲副立功安撫黃執指揮杜過入其賄爲言於軍門許之俊出益驕乃與中及群盜李仲實等連命白晝擄兵橫行四川奉節雲陽萬縣間官軍捕之反爲所敗三十三年副使熊遠奏議萬文朝僉事陳其學等承總督侍郎馮岳檄計擒俊與仲實等俊死獄中懼肉袒詣同知田助降執俊餘黨譚景雷等

大耳記

卷三十一

五十一

自贖撫按官以聞俊追戮梟示仲實等論斬中免死請戍固脫歸舊巢築牛欄坪寨守之廣袤六十里自號天賊流劫奉節雲陽等處官軍討之不克四十四年十月川湖夾勦中懼乃請湖兵降巡撫合中虛告捷四川撫按官劉自強李廷龍恨其背約受降乃上言黃中實挾楚中重質非以窮降且餘黨方焚劫奉節縣奪南浦軍糧湖兵實陰助之固劾叅將洪達守備湯世傑等罪詔下所司問狀仍令二省守臣協心撫勦會中虛自強俱陞任兵科都給事中邢宇庭乃追論其同事異詞非人臣協恭體國之義戶科給事中鄭欽亦言中虛奏捷不

實中雖誘降然官軍爲質于牛欄坪者陷沒幾千人自
強但知與湖共爭一黃中而縱蔡伯月等伯月等足跡人本以
白蓮教聚其後殺之者日盛遂決其爲亂爲賊大原
自寶元元年四月之問建統合開六邑制蔡蔡昌安居
以壁山七州縣歸附蔡德爲首自強及各守臣德請之賊
以蔡德相率其部衆常爲亂所在起然實與合無紀
律過官兵輒賊賊不支一時瓦解諸官軍遂果擒之率
其七百餘人伯貴還走大足縣是官軍破果擒之率事
居三十六連破七州縣各有歸請切責二臣今其削
日而滅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四

平餘寇方許交代上從部議詔二省會勘以昭斬中
梟示院而中虛聞川臣破壞其功復奏臣初定議降中
先遣指揮馬圓入寨撫諭乃以誘賊非爲質也中既約
降我兵不亡一矢何名陷沒楚中所謂止承順兵一校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徑抵支羅未常入四川界何名助賊下并勒給事中舒
化泰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乃上言賊巢在楚蜀之交
擊殺之害在蜀不在楚故川必主于勦湖必主于撫川
主于勦然大兵數舉未得其利乃遣千戶魯景泰監生
陳一言等往寨招撫楚主于撫然開縣雖行首惡未出
仍督宣慰彭坤南令把彭宗賢等進兵攻殺惟兩省撫
勦互用于是黃中投降之志始決其所以不之川而之
楚也以結怨在川川必殺之無怨于楚可求生耳今議
者徒見楚實得賊妄置低昂雖楚蜀當事諸臣亦然故
其奏捷也在楚則曰撫之功賊黨俱散而不推功于蜀

在蜀則曰勦之功諱言丁撫而謂徐黨尚存其實支羅
自黃中降後餘黨千餘人皆已就撫惟兩省持論不決
故降人稍自疑懼潛有異謀而四川南岸之民必欲盡
滅支羅之族每遇爲播揚有司亦因此藉口以證撫者
之爲非勦者之爲是非公言也臣謂兩省撫勦相資功
當並論支羅餘衆俱已聽撫惟寬恩亟處地方可幸無
事兵部覆議兩省諸臣身在功罪之內故其言私化身
在功罪之外故其言公今黃中既誅當悉放其妻子弟
姪并諸黨與以慰小夷之心全國家之信至于兩省撫
勦二議原未相忤仍令川撫譚綸湖撫楊瑄孫會各巡
天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四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四

吳平
嘉靖四十二年廣寇吳平船四百餘艘出入南澳浯嶼
間謀犯福建把總朱璣協總王蒙擊之賊奄至圍官軍
璣豪俱陷沒事聞詔閩廣鎮巡官進討平乞降總兵俞
大猷受之使居海嶺殺賊自効尋復叛聚衆萬餘築三
城守之倚海出沒行劫兩廣惠潮及詔安漳浦等處皆
苦之福建總兵戚繼光督兵襲擊平盡移輜重入舟率
衆趨于海保南灣繼光將陸兵七隊將水兵夾擊大破
之平僅以身免奔饒平縣之鳳凰山其衆稍稍集勢便

振時繼光留擊南澳餘賊獨大猷所部恭將湯克寬李超都司白瀚傳應嘉等引兵蹙平後連戰俱不利平遂趨樟林掠民舟出海事聞大猷開往繼光兼鎮閩廣平戰敗奔安南提督吳桂芳檄安南萬官宣撫司發兵會征遣恭將湯克寬都司傳應嘉等以舟師會之夾擊平於萬橋山下會暴大風我軍用火攻焚平所乘舟平軍大敗赴水死者無算官兵生擒賊衆及斬首共三百九十八閩撫汪道昆據食事畢覓立報吳平投傳應嘉案中被縛桂芳獨以爲平素號稱賊必不肯自投以就顯戮今初報生擒之妄已不待言卽自沉一證亦止據賊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五

供報彼時風火交熾之中昏黑莫辨何由知其必死固効應嘉妄報當罪而克寬不能乘勝窮追亦當議罪其後應嘉實縱賊逸去坐斬

曾一本

隆慶二年六月廣東海寇曾一本突犯省城屯海珠寺者月餘殺聽調知縣劉恩顏先一本以海盜係獄脫出聚衆劫掠其勢日盛官軍討之求降見許已而復叛入犯井及福建哈帥大猷等出海迎擊于鹽埕等處大破之前後擒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計明年三月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所官軍禦之無功雷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五

環恭將耿宗元御下素嚴及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鳳凰曾德久廖廷相等皆大懼謀作亂會宗元聞兵敗廖雲翔等忽鼓噪躍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一本合邑而潘槐自賊中誘擒鳳凰獸之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勦而韓撫張紳亦遣恭將蔡汝蘭等兵至於是共趨大浦白雲屯以入平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內生擒倭酋丘古所一人從後一百餘人牽歸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走成部卒擒之正法廣東巡按楊標言耿宗元憤官兵戰怯欲以軍法治之遂爲周雲翔等所殺而當事者謂之殘暴莫爲昭雪恭將馬良涯所部兵多缺伍侵餉銀三千六百有奇貪黷無厭而吏不敢問請恤錄宗元治良匪之罪以昭勸懲從之乃肅宗元都指揮使章良匪任按問四月一本等突至南澳窺福建建文鍾哈撫按官塗澤民王宗載疏請大征遂命兩省夾勦調俞大猷率兵會之侍郎劉燾往督大猷及李錫先與賊遇於柘林澳三戰皆捷俘斬甚衆賊遁入馬耳澳整衆復戰會郭成及王詔率廣東兵至以萊蕪澳分二哨進攻一本勢窮自駕大船戰益力成等復敗之遂焚其舟

賊多赴水死詔生擒一本及其妻鄭氏并族黨尾叔等斬首五百餘級一本幸死僚屍

葉丹樓

嘉靖四十三年葉丹樓葉萬等流劫廣惠潮三府副使方達時督兵討之失利丹樓遂據中溪達時遣守備王詔循經歷郭文通部兵萬餘未進因賊請撫罷兵劫掠益甚時伍端已死別部王西樞出劫東莞殺百戶五說典史蕭承命執郭文通提督吳桂芳集兵進討帥大猷將中軍游擊魏宗瀚將左軍參將王詔將右軍副使張子弘監督參議陳紀主餉大猷行至平山西樞已出東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策我兵抵周家村遇賊敗之西樞走粉壁嶺賴時清者丹樓黨也同西樞先出及是合群走梧桐山又敗之殺時清西樞保三田山乘夜襲殺總目徐良我合軍圍之王瓊所部縛西樞以獻餘眾走下梅攻之不克招降三百餘人始議立縣 穆宗即位大猷策賊獷悍不可勝得西樞 明詔可參稱病旋師餘眾尚千餘流出破義容烏鶴等處尋以安撫報聞順德舉人葉春及應詔上書二十五篇其一言盜賊曰臣五月離惠賊巢百里之內破三十餘圍殺萬人 陛下豈聞之乎報聞二年歲貢至京乞討賊置縣報下撫臣覆置縣之議三年立永

安縣以魏世熙知縣自元年後賊歲加甚舊者死新者繼一巢又分爲數巢環永安山溪立寨大小無慮數百而賴元爵監一清尤克悍爲之魁恣意殺擄沿海亦多倭類六年殷正茂總督先後檄船之舊艘船者從來殷富商人造大船出海販鹽編號報冊于官但遇海賊即行併勦無得脫者後浙直倭患請去二百餘艘兵夫萬餘悉陷沒不還其制始廢益益縱橫乃發三萬餘金造六十艘募商併力海賊許瑞先曾聽撫尚在狐疑至是遠頭目林萬樹告招頗殺倭報功贖罪許之合踪進攻斬倭千餘軍聲頗振廣東海上蒲田細民修築成業伐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石山場石匠衣食所關勢要之家百計占奪給帖軍門爲據卽魚蝦微利亦必有大戶覓總甲而武斷之交通官府科罰太重狡黠驅而爲盜山海合倭寇浪賊爲四害惠潮二府大賊首一百九十餘名中賊首七百餘名緝紳士民有司畏之禮之慶弔相通和光同塵無復體貌市棍強梁動稱其家有人在巢以挾制良善僅有對衆一言夜果有賊破門而入矣乃申明憲綱盡革豪占諸弊嚴議用兵之先後緩急兵將之衆寡勇怯歸重于錢糧藩司歲入供辦軍餉計銀二十五萬兩水陸市船樵稅約二十一萬兩今止存七萬因各賊出沒無常路

經千數百里徵報一至調西援東顧此失彼徒勞費而無成功歷年以來用兵費餉山賊如四會二源張璉等海賊如吳平魯一本等每費餉多至七八十萬少亦不下四五十萬司帑如何不聞逐查歲入歲出數目水路陸路兵將員名詳審既塞據險設將隨將督兵分布監司駐劄應起運者解司應存留者貯府監處賊起發隨處之兵隨處發兵支隨處之餉議立畫一章程執爲定例在在有兵亦節節餉既無調遣支放之勞復無曠日持久之累部署既有次第即賊亦自知難敵多爲泛海討九月申飭文武始議大征分五軍恭將王詔出師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九

善訓以守備陳璘奏議顧養謙監之恭將李誠立出海陽參政陳奎監之游擊王瑞出長樂副使蘇禹監之恭將沈思學出海豐參政唐九德監之指揮祖萬松出永安亦參議顧養謙監之總兵張元勛將中軍居陳田副使吳一介總監諸軍慮各果并力名討藍賴二賊許各果納質安其心十月陳璘祖萬松兵至永安賊卓子旺守橫坑曾仕龍守田子巡惟曾宗繼出降十一月永安令陳立中令義士黃讓假道諸果皆遣兵助戰至南嶺賊江萬松據險以抗七日未下立中又遣黃讓說之賊稍懈破斬之曾仕龍曾志良皆遁十二月吏目黃道計

誘監一潘并妻子執之明年癸酉二月諸軍殺進生擒顧元鼎等數十人葉景清者必誅之賊也諸果未破陽撫以誤之遠武中張邦聘領景清兵五百人捕餘賊之匿山谷者諸將皆會進破施山禽曾志良遂破李坑諸果禽卓子旺等斬二千餘級惟永安尚有曾仕龍仕龍先固乞降破秋溪禽歐宗政等自贖引至城下宴而班師即階下禽之殺其黨七百餘次日希謙釋仕龍泣語諸首念有功不忍殺蓋欲致葉景清也景清果不疑養謙諭從居城北隙地詰軍門請罪不獨免死且可得官喜而聽命遂就縛坑其衆千八百餘人捷聞陞賞餘賊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四一

破下石圍李如桂擊之從猴頭嶺進賊遁月角嶺恭將沈思學自海豐至戰敗賊上松子園勢復振張元勛兵至賊遁追及嶺之山寇盡平癸酉四月報捷陞賞

礦賊

四十五年浙江開化江西德興礦賊作亂劫掠直隸揭寧等處官軍捕之輒敗二月終突入婺源縣焚燒縣治大掠而去給事中嚴從簡請加浙江巡撫劉繼盛督江直軍務職銜責之剿蕩南科道甄沛劉庠等請設兵備於徽兼管江浙附近州縣應天巡撫周如斗請增設兵備於嚴衢兼管饒徽疏俱下兵部議總督宜暫設事平

卽罷兵備宜設於浙江以杜盜源其雲霧山礮洞宜嚴
加封閉防守兵備官事兼三省毋得參詞撫按致廢職
業上乃命陞畿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浙直江西軍
務仍撫浙江亟徵三省官兵剿賊設兵備一員總轄徽
饒嚴衛劄于衢州陞江珍蒞之裁革全衛道僉事歸其
事於新設兵備江西廣信府玉山縣并屬以防礮賊
自婺源流劫玉山縣還掠遂安與西安新賊東西相應
勢甚猖獗移駐衢州遣都指揮陳大成成大器等分
道追勦檄守備盧相爲援相用大器破西安賊于紫家
村大成敗遂安賊于樟村餘黨奔逃我兵乘勝追擊盡
殲之捷聞廢識一子爲國子生賞銀幣珍大成等各陞
一級盧相等賞銀有差

大事記

卷三十七

四十一